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六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六一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4・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7）

宋元學案敘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為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為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蓋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為學而傳授淵源遂亦不能強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為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區分本末識者數之故元史仍為儒學至我朝纂修明史仍從班孫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諆偏且隘矣何與聞道乎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昔讀結埼亭集知黃梨洲先生於明儒學案外尚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寧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為蒐訪歲試未畢余奉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㩳厓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第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譌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剞劂之費克日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湯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垚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梨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

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道州何凌漢撰

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縣之齋壁以明祈嚮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訶戒之道光壬辰督浙學至寧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雘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栞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喜其有成欣然作敘也及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版燬於兵火幸雘軒所呈印本尚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雘軒曰是擬重刊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為補脫正譌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橐以營剞劂先是癸卯之夏余集同人匄資創建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軒亭靜爽因請雘軒下榻其中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庋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譌漏甚多手民亦悉萃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海內同志諸君子若湯敦甫協揆丈潘芸閣河帥師賀耦庚制府丈祁淳甫大司農李石梧中丞但雲湖都轉唐子方方伯羅蘇溪方伯勞星階觀察何根雲通政栗春坪太守楊墨林州牧聞有是舉均出資相助且敦促其成時仲弟紹業已先歿與校字之役者叔弟紹祺季弟紹京及兒慶涵姪慶洙也烏乎先公拳拳於是書非視浙學則無以發其扃其已刻而旋燬燬而復刻固非先公所及知慶幸鉛槧逾閱歲時悚與愧俱敢云負荷邪雘軒於重校之次偏涉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為錄副墨以俟續刊此尤黃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見也丙午秋初男紹基謹識於京師之西甎寓齋

宋元學案攷略

後學 鄞縣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梨洲黃氏原本

全謝山吉士爲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年十四補諸生又云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又云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又云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于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

梓材謹案南雷黃氏序賈刻明儒學案云宋儒[illegible]及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所各有[illegible][illegible]不可施[illegible]梨洲黃子[illegible]爲學案而並錄之[illegible]之並錄宋元其著述之先後及觀謝山所作梨洲神道碑知宋元儒學案之作實始於明儒學案之後宋人作唐會要五代會要而後儒更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之作也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爲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二老閣鄭氏校刻梨洲先生宋儒學案卷十七條云男百家纂門人楊開沅輯錄分輯如唐書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纂之編輯者實梨洲季子百家字主一號耒史者故主一案語較多於梨洲

鄭南谿性與沈樊城書云年前中丞在粵屬其師聯覓黃梨洲先生所著宋元明儒學案目欲刊之其宋元底本已失梨洲之孫證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

梓材謹案中丞爲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其師乃錢江胡泮英中丞楊梓偶受業於胡梨洲第五孫千秋跋明儒學案云胡泮英言廣撫楊公今子某欲刻之與鄭書合鄭書往而泮英殁未幾而中丞亦殁故宋元底本遂致遺失後日謝山先生所修補者殆即取之楊淮陰久而復得之本歟

謝山全氏修補本

鄞縣志人物傳云全祖望字紹衣南工部侍郎元立六世孫四歲入塾即粗解章句十四補縣學生又云督學王蘭生極賞之以選貢入成均舉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所答策歎過其[illegible]竟日出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嘗謁尚書楊名時楊稱其博雅卽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名時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會詔舉博學宏詞尚書趙殿最以其名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是年試詞科以先入館例不預次年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遂歸又云晚年兩廣總督延主端溪書院特試爲之因語諸生曰是以說經爲媒也託疾辭歸又云嘗續宋元儒學案以補餘姚黃氏之所未及卒年五十一學者稱謝山先生

雲濠謹案謝山先生爲梨洲神道碑文述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不言卷數未知其實爲二書否也謝山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爲百卷宜合稱宋元學案其專稱宋儒學案者舉宋以統元也

董小鈍明府秉純編謝山先生年譜云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居京師紫藤軒與李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又云乾隆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十一年丙寅仍續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蓋寄抄至湖上遂自者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舟中取南雷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夏過維揚館馬氏畬經堂補纂學案十二年丁卯二月至湖上上巳後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十三年戊辰秋主蕺山講席重定黃氏遺書十四年己巳校水經注十五年庚午仍校水經注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畬經堂仍治水經兼補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修補學案歲月之可知者如是其卒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前歲甲戌猶治水經兼補學案是謝山之於學案[illegible]於吳門而修補未了故月船盧氏鈔稿自注云宋元學案係耒史謝山兩先生續纂尚未成書耒史即梨洲季子主一先生別號也又案小鈍先生鄞人以乾隆癸酉選拔知泰安縣謝山高弟謝山之卒也其年正月手定文稿刪其十七約五十卷畀小鈍先生[illegible]所學案先生屬盧先生鎬全先生[illegible]先生[illegible]鈔錄謝山門人梓材案即之董茂才秉純曰謝山先生[illegible]以遺稿歸先[illegible]外編五十卷以續兩上書[illegible]先生補庵亦爲編錄成編以宋元學案屬之盧月船先生月船鈔錄未完董其事故嗣補手云茂才爲小鈍先生族子當有所本

二老閣鄭氏栞本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歿又以學案稿刻于鄭氏鄭所刻止序錄與

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序錄爲謝山先生定本百卷之次首尾完善月船盧氏所藏底稿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少序錄者九葉其未定稿也橫渠學案原本完全故序錄而外先以是卷付刊其第十八卷已刻數板而繼董刊于謝山末年謝山卒而其事亦廢矣

梓材謹案序錄與第十七卷並標後學全某謹修鄞大節毛鶴益校鄞鄭二老閣後人南溪先生之子也南溪之父爲高州太守寒村先生梁世家晉邑謹按寒村受學于梨洲其父秦川先生嘗與梨洲友善嘗居相與論學故名其藏書之室爲二老閣云

月船盧氏所藏底稿本

月船外翰鎬和姚江黃稚圭見贈原韻詩云南雷正學源流長亭林夏峯遙相望甬上前賢多入室蕺山俎豆傳馨香小東翁既不可作典型無復如中郎遺書散漫孰收拾末學執卷增彷徨區區校勘力未及敢效東箭補詩亡覃思幸藉下帷客助我尚虞求友章何期鸞淑老孫子荏苒不勞覓鄭莊黃茅白葦正彌望忽見秀幹方榮強秋雨閉門共商榷足本擬續續鈔堂從今剞劂庶可望告成五緯重輝煌自注云梨洲先生宋元學案經未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尚未成書稿本今在余處久思補完之不及也又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即入梓且欲續成宋文鑑宋余平圖攻媿諸集、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卒其書多歸同邑盧氏學案之稿亦歸入其中月船先生字配京乾隆癸酉舉人抱經之從子而謝山高弟也任平陽學諭卸歸特取學案于抱經家人而稿已不全因手錄之謄寫者半未及謄寫者半而月船又卒其稿與謄本並度藏于月船家者已八十年始月船外孫黃女山孝廉稱孫嘗以是本攜至安徽康中丞紹鏞署儀徵前江蘇子謀梓是書未果中丞舍歸廣東又訪學海堂諸子亦未能克任校董者黃文山自粵歸還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墮水中唯是書之篋撈得水而月船之孫革人茂才亦念先世藏之不敢以示人已而其家被燬稿僅獲存而學案一帙並屋外盡是書之得存者亦幸矣

梓材又案月船先生謄寫學案十餘本有謝氏而無百源有明道而無伊川有晦翁而無三陸蓋皆梨洲原本所有而未能成遺矣者又所謂謝山手稿字迹模糊而月船未及謄寫者三百餘頁其中又有梨洲學子主一先生手鈔本而謝山修補之迹宛然可據者兼本又謝門諸子小傳謝山學述稿與董與晦川李氏謝鄭氏學案時所草月船與梨洲後人相往還又以共成學案是任故主一鈔本有在盧氏者

梓材謹案梨洲先生嘗寓晉邑謝浦其在甬上則自幼從忠端公館于萬瑞董氏後梨洲亦館于董氏與月湖鄭氏又館于管村萬氏別數舉謝人謝社謝山述其謝社弟子二十七人爲陳夔村先生赤夏登學案先生汝夏萬蘊仲先生口口陳弁園先生紫芝范鉅山先生光陽陳怡庭先生錫嘏董在中先生允瑫萬其弟證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道權陳夔山先生自舞董侯真先生允璘鄭寒村先生梁萬公擇先生斯選萬其弟充宗先生斯大董吳仲先生允𤩽仇石陳先生赤衷萬貞一先生言仇滄柱先生兆鰲王孫堂先生之坪萬季野先生斯同張天因先生士培與其弟雷汀先生士塤張梅先先生九英李子貴先生鄴張鹽蔣先生九林陳和仲先生賓夏錢果齋先生香梧張寒村而外多爲鄞人故月船詩云甬上前賢多入室詩中又云續鈔堂者謝山所作梨洲神道碑言其建續鈔堂于南雷思承東發之緒萱欲續其日鈔云南雷梨洲姚江蕺山正傳而姚江黃氏文獻之傳實繫于稚東先生璵乃東發先生再傳弟子也萱亦同出一徵故梨洲宋史之爲學案往往稱先文獻公云

樗庵蔣氏所藏底稿殘本

梓材謹案蔣氏藏本後歸樗庵孫婿董茂才樾董又歸之同邑阮明經鄭董其本多與盧氏本複然其不複者如張南軒弟子李悅齋聖傳徐宏父弟子趙晦庵希館傳謝山甚難稱許言光片羽皆可寶貴不得以殘本少之其本缺尾有六十卷之目是謝山未定序錄時之目與歸來史所編之目也

梓材又案樗庵先生名學鏞乾隆辛卯舉人爲謝山母氏阿賀姊壻歷先生試之之子蛟野先生學鏈之弟嘗受學于謝山謝山謂弟子小錄月船多首從于外而樗庵先生則以名孝廉家居從者最久樗材先高祖太學鮑夫公諱娣學于王養堂先生爲梨洲再傳弟子大父謝學循齋村公諱鎬則嘗從樗庵游而梓材先君子喜學館齋公諱燧之受業師龍外諭射軒先生懋衍輩學于續村公後又及謝門是得父師承所自出謹附識于此

餘姚黃氏校補本

梨洲七世孫直垕跋云先遺獻公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元儒學

案尚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公纂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大父曾向全氏索觀而不得全氏歿配京盧氏寄示底稿二十冊續寄序錄一卷大父得之欣同拱璧晚歲里居爲之鈔輯者有年無如展轉鈔寫多有闕略舛誤魯魚亥豕更不待言而全氏手筆又多蠅頭細草零星件繫幾不可識別先子于歸田後復爲之正其舛誤補其闕略併其件繫命直垕鈔錄而次第之是書始克成編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之元孫璋號大章鄭月船盧氏所與和祖黃稚圭者也六世孫徵乂號平舖嘗校孫鄭湖集而刻之其學季于學案圖宜所云大父向全氏索觀而不得者謝山歿年修補其稿時宜行董故欲觀而不得也抑梨洲之孫從孫既得原本于謝山謝氏遐大會平舖父子校補稿待盧氏所藏底稿是亦如學案之書如全氏修補矣

梓材謹案謝山補底零星件繫誠如所云然悉心尋究仍復就緒貫通梨洲使人校補本爲卷八十有六而謝山百卷序錄于昔黨亦以學案次第書之序錄特欲如謝山卷數而不得故以泰山徂徠各爲一卷而不知徂徠之當合泰山也高平盧陵底稿無存鄭缺其卷而不知高平本學可分自安定盧陵學派已見于盧氏藏稿也華陽景迂說齋皆在藏稿而是本無之象山流派與慈湖諸儒藏稿有之而是本亦無戴李滄洲獻黨嚴溪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卷而未別其卷較學江蔡卷第所無而不知較學之當附北山江漢之當附魯齋北山四先生合爲一卷而分卷者四季發胡饒李敖九江亦卷第所無不如各歸學派而錄冠序錄于首亦覺爽然盧氏藏底所遺如百源伊川三陸面具有之則是本亦安可少哉

校刊宋元學案條例

一古人著書必有凡例是書剏自梨洲黃氏標擧數案未盡發凡至謝山全氏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錄之作卽是書之凡例也今欲校理是書舍序錄無以得其宗主故仍二老閣序錄刊本之舊冠諸卷首又分載序錄于各學案之端庶使學者睹其大要瞭如指掌

一是書既經謝山歷年修補自當從謝山百卷之目梨洲後人亦列謝山于續修而別爲八十六卷之目于序錄未能印合故是刻以百卷爲準取盧氏藏稿細心校理具見百卷條目井然不紊

一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所有而爲謝山增損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者則標之曰全某補本又有梨洲原本謝山唯分其卷第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梨洲原本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補定蓋次定無所謂修補補本無所謂原本修定必有所由來補定兼著其特立也其曰定者謝山稿底嘗自標之

一每學案中所采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爲梨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爲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于學派諸小傳有梨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者則注修字有梨洲無傳幷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注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至兩家混淆

一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爲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爲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一宋元儒異于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尚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餘稿爲之仿補以便觀覽

一謝山原底未全有采錄文集粹語而其傳已佚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褁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師反無傳者有著稱于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凡可攷見輒爲參補惟于各條下注明參某書以別之

一謝山著述之功莫精于七校水經注莫專于修補宋元學案董小鈍明府謂七校水經注之未就者可取鮚埼亭集水經題跋整理之而宋元學案不無殘缺失次自當就鮚埼亭內外集諸作之有關學案者分附其中亦以全氏著書語相通貫自可參攷而見

一是書修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籍著述閒或采入蓋聖門列四科意也觀者勿以無關學案少之

一宋元學案之末謝山特立新學蜀學屛山諸略以著雜學之紛歧大都重闢禪學終之以三略具有深意至若元祐慶元黨案爲兩宋道學興廢所關謝山序錄謂以道命錄爲底本仿春秋大事表以書之特其稿無存今本其說而爲之編補賢否具見灼然千古亦觀學案者所不可廢

一梨洲原本有待于謝山之修補卽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

一校刊是書頗費心力其開頭緒紛繁訛闕迭出有非一二人所能周至者彙錄諸本蓋董逸莊岡范小蘇邦會濤雲坡章之力爲多而盧卓人茂才杰盛醒樓都講炳相與會對衆事繙閱至所參諸傳則張鐵峯孝廉恕分任之有所資益是皆宜書

宋元學案總目

卷首　宋元儒學案序錄　全氏定本

卷一　安定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　泰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三　高平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　廬陵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五　古靈四先生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　士劉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　涑水學案上　全氏補本

卷八　涑水學案下　全氏補本

卷九　百源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　百源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一　濂溪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二　濂溪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三　明道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四　明道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五　伊川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六　伊川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七　橫渠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十八　橫渠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十九
范呂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
元城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一
華陽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二
景迂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三
滎陽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二十四
上蔡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十五
龜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十六
廌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十七
和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二十八
兼山學案
全氏補本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三十五
陳鄒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六
紫微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七

漢上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八
默堂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九
豫章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
橫浦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一
衡麓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四十二
五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四十三
劉胡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四十四
趙張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五
范許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六
玉山學案
全氏補本
卷四十七
艾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次定
卷四十九
晦翁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
南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二
艮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三
止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八
象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五十九
清江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
說齋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一
徐陳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六十二
西山蔡氏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五
木鍾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上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
滄洲諸儒學案下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五　絜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六　廣平定川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十九　丘劉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　鶴山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一　西山眞氏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三　雙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八十四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五　深寧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六　東發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七　靜清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八十八　巽齋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九　介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　魯齋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一　靜修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九十三
靜明寶峯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九十四
師山學案
全氏補本
卷九十五
蕭同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九十六
元祐黨案附紹興學禁
全氏補本
卷九十七
慶元黨案附晚宋詆晉諸儒者
全氏補本
卷九十八
荆公新學略
全氏補本
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略
全氏補本
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說略
全氏補本

右宋元學案一百卷吾鄞全謝山吉士因姚江黃氏本而修補之者也其詳具見慈水馮君五橋所與同輯攷略蓋黃氏原本創于梨洲纂于其子主一謝山修補之其稿辗轉歸于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樗菴蔣氏而梨洲後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梨洲謝山皆爲未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而猶未成也比歲壬辰何大司空仙槎師按試吾郡首進梓材而問及是書梓材對以明儒學案見有數刻宋元諸儒學案則未之見也退而徧訪始知是書原委其明年陳少宗伯碩士師代督學事又以是書命題俾爲之攷馮君五橋同在試院互言其詳既而同出碩士師之門碩士師已獲黃氏補本思得謝山修補原稿參校之月船之孫卓人茂才又深韙之不肯出而碩士師亦遂謝世嗚呼兩美之合其難也如是自是厥後賢士大夫泣吾郡者每訪求是書而卓人茂才亦慮是書藏稿之終歸散佚也馮君五橋慨然以剞劂自任而梓材適有晉都之役勉爲留行出其藏稿與馮君散者整之雜者釐之兼以黃氏補本參互考訂蓋自孟春至季夏而謝山百卷之書凡六閱月而始克成編惜乎碩士師之不克見其成也行將教習北學敬奉是書質諸仙槎師而鑒裁之必有以教其不及益以見葛然垂問之非偶然矣道光十七年丁酉六月望日甬上後學王梓材謹識

宋元儒之有學案也姚江黃梨洲先生既輯明儒學案因溯宋元諸儒而爲之述其學派也顧梨洲僅舉大要至其子主一耒史先生始編輯之其稿書歸吾邑南谿鄭氏而旋失梨洲之孫證孫復得之淮陰楊氏厥後吾郡謝山全先生續修之以補黃氏所未及攷其年譜蓋自乾隆丙寅以至甲戌之春幾無歲不修學案明年乙亥遂卒而其編次序目草創甫定修補之稿遞歸及門盧月船氏月船劇思完補既任平陽學博歸即取稿本手鈔之以冀成編且與梨洲元孫稚圭號大兪者往還商榷未卒業而月船以乙巳卒距謝山之歿蓋已三十一年其原稿與鈔本庋藏于家世守之迄今又五十餘年始出諸其孫卓人而蠹蝕之蓋謝山手稿字迹致密其未爲月船所鈔者猶二百餘頁月船同門蔣樗庵氏亦有學案殘本多與盧氏複其不複者今亦闌入卷中第黃氏原稿不言卷數謝山修定序錄列爲百卷而蔣氏藏稿帙尾乃有六十卷之目黃氏大兪及其子平翰別見校補本分卷八十有六案其敍語蓋嘗見盧氏藏本者特大兪平翰所補原本有盧氏藏之而黃氏遺之者亦有謝山修補之本黃氏補本有之而盧氏藏本無之者互見雜出增宜歸

一是用不揣固陋與同志王君履軒悉心參校彙爲一編邇如
序錄百卷以付剞劂經始于丁酉之春告竣于戊戌之夏海內
君子得有所藉以資觀覽庶梨洲耒史謝山諸先生拳拳示學
之意不至湮沒云道光戊戌歲七月既望慈溪後學馮雲濠謹
識

戊戌之夏是書百卷刻竣于鄞上版中譌脫舛已攷訂是年冬
梓材以內艱歸自京師五橋同年屬再爲校正因相與讎習舊
業隨輯補遺亦至百卷而是刻版本之宜整次者又復層見疊
出遂于初刷本逐一標識以備修改辛丑二月梓材服闋北上
亦照寫一本并攜補遺稿本而行時海氛不靖未克命工修理
版藏五橋家既慎且固而是刻之不即印刷行世者亦以昭慎
重也未幾夷匪深入吾郡延及慈水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
被燬是版亦燬幸而梓材行篋所留一部巋然尚在五橋復思
重刻敦屬梓材勿輕旁借其志甚決而道州何子貞編修與日
下諸君子亦謀刻于都中以公諸宇內梓材因以學事之餘重
爲校訂其有明爲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攷
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又其學派初未審定者亦多爲更
正蓋自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再期而畢事始克重付剞劂
爲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春二月初吉後學王梓材更名楚材重
識于都門宣南坊香爐營頭條衚衕之寓齋

宋元學案卷首

鄞縣全祖望定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宋元儒學案序錄

梓材謹案學案序錄刊本得之慈谿鄭氏二老閣鈔校盧氏所藏原底閒有異同詳略特與馮君雲濠附識于各條之後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第一卷

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儒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第二卷

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兗公並入學宮已而不果今卒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第三卷

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兗公之沖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第四卷

梓材謹案高平行輩不後于安定泰山而廬陵亦當時斯道之疏附也謝山以梨洲編次學案託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故以高平廬陵次之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關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第五卷

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第六卷

雲濠謹案序錄底本古靈一輩句下有江右則有李覯大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盱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今本補入康節非朱子原本也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第七卷八卷

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秖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第九卷十卷

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游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第十一卷十二卷

梓材謹案涑水與二程同行輩百源在程氏父子之間若濂溪則二程父執也視安定稍後而與高平爲遊友宜在高平廬陵之次而謝山序錄與二程相比反在馬邵後者殆以序論爲次不盡拘其先後歟

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第十三卷十四卷

雲濠謹案底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則先儒謂其近于曾子十一字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第十五卷十六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作祖望謹案伊川于六先生爲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于伊川之手即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閒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第十七卷十八卷

梓材謹案朱子有司馬邵張之稱橫渠當次于馬邵之後且爲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謝山亦以序論次之

慶歷以後尙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劉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第十九卷

雲濠謹案盧本是錄中兼錄作范劉公呂申公之子滎水韓持國王彥霖之子明道呂汲公之子橫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擇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第二十卷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謬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第二十二卷

滎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滎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滎陽學案第二十三卷

雲濠謹案是錄盧本無希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趨亦有甚于諸公者東發言之詳矣

梓材謹案滎陽之于小程子在師友之閒故宜在程門諸子之前猶西山蔡氏之先于朱門也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五峯籍溪皆嘗學于龜山之門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第二十五卷

廌山游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廌山學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第二十七卷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第二十八卷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荊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第二十九卷

梓材謹案震澤以私淑入程門故次于程門諸子專學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幷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第三十一卷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啓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第三十二卷

梓材謹案呂范諸儒總承張程之學而周許諸儒有以橫渠再傳而及程門者故又次之

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嶓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授辟咡

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温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子又爲旁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第三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末云且趙豐公從子文遊卒能成中興昌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參呂皆嘗從籍溪述武夷學案第三十四卷

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第三十五卷

大東萊先生爲滎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第三十六卷

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二易象數之說未嘗見于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建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第三十七卷

梓材謹案全本原底無漢上學案序錄

龜山弟子偏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第三十八卷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閒一傳爲延平則邃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第三十九卷

梓材謹案默堂豫章並及伊川之門與震澤同第震澤先事龜山而卒業于伊川默堂豫章則及事伊川而卒業于龜山故列于此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略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第四十卷

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皭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第四十一卷

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鄉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第四十三卷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會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頁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第四十四卷

雲濠謹案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得並疏雖不足以羞元祐之馬呂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二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第四十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范許諸儒學案序錄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湍石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第四十六卷

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閒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最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第四十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槐堂之三陸作二陸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偏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壘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

梓材謹案自楊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之也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第五十卷

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第五十二卷

梓材謹案艮齋爲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後于朱張而次于朱張呂之後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爾

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閒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殁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第五十六卷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爲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沚以進程氏者也而龍川亦嘗及鄭門宜次陳葉之後

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第五十七卷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第五十八卷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淸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偏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淸江學案第五十九卷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第六十卷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第六十一卷

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第六十二卷

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第六十三卷

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第六十四卷

雲濠謹案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愐齋有以緒其緒爾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實窗荊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第六十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第六十八卷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

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
述滄洲諸儒學案第六十九卷七十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續伊洛淵源錄者宜合諸儒
門下壹歸之朱子何爲斬然今皆釐而正之
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
文定公之勳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
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
案第七十一卷
雲濠謹案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
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
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
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
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
案第七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承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
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
皆傳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
之意則固有賢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第七十四卷
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
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第七十五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有再傳而有蒙齋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嗜是
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
史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第七十六卷
梓材謹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後八年而廣平卒又二十五年而
絜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則定川僅長慈湖二年謂楊袁
之年輩後于舒沈尙未的實其先舒後沈者以楊袁舒皆象山門
人以類相比非有軒輊也
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
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尙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
學案第七十七卷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
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
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
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第七十八卷
梓材謹案張祝諸儒亦推天授之徒且與玉山同時則是卷當在趙
張玉山之閒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
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
醇述邱劉諸儒學案第七十九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張祝諸儒邱劉諸儒二學案序錄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
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梨洲
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
學案第八十卷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篤信而不
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眞氏學
案第八十一卷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
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
第八十二卷
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
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
學案第八十三卷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
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畈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方回以爲東澗
晚年始宗陸誤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原底所無而二老闕稱本有之但其作息庵
晦靜存齋學案息庵與存齋互譌今特爲正之而與其辯說于本
卷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
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
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齋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
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
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湯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第八十七卷

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攷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第八十八卷

雲濠謹案是錄底本云補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真者也歐陽巽齋之爲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畈之爲陸學不知所出而其節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疊山兩家其有光于先師者乎世多推巽齋而諉徑畈予特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爲巽齋學案並徑畈疊山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矣

梓材謹案巽齋與江古心同時並亦晦翁再傳也嘗友于介軒而師于三瑞

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盤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第八十九卷

梓材謹案介軒爲晦翁再傳與雙峯同爲勉齋之傳嘗友于雙峯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第九十卷

雲濠謹案底本于魯齋云當元之時至與二程橫渠南軒並加公爵從祀廟庭則似少過矣

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第九十一卷

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第九十二卷

徑畈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第九十三卷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第九十四卷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尚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榘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第九十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蕭同學案序錄又案勤齋榘庵與許魯齋同行輩而殿于有元諸儒者以所附諸儒不一故統敘于此耳

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大略用道命錄爲藍本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胥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

梓材謹案自元祐慶元黨案以下原底並失序錄茲所錄者謝氏刊本也

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及蜀學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

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嘆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辨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唾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第一百卷

宋元學案卷首

安定學案表

- 胡瑗 高平講友
  -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 范純祐
  - 范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 徐積
    - 江端禮
    - 馬存
  -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 錢公輔
  - 孫覺 附弟覽
    - 邢居實
    - 李昭玘
    - 傅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 滕元發
  - 顧臨
  - 汪澥 別見荊公新學略
  - 徐中行
    - 子 庭筠
      -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 曾孫 日升
  - 劉彝
    - 子 庭槐
    - 子 庭蘭
    - 子 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 鄒夔
    - 鄒棐
      - 弟 括
  - 錢藻
  - 苗授
  - 歐陽發 別見廬陵學案
  - 朱臨
    - 子 服
  - 翁仲通
    - 子 彥約
    - 子 彥深

- 杜汝霖
  - 子 彥國
  - 孫 陵
    - 曾孫 旗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曾孫 旃
    - 曾孫 斿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曾孫 旞
    - 曾孫 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莫君陳
  - 子 砥
    - 孫 伯虛
- 張堅
- 祝常
- 管師復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 管師常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 盧秉
- 林㽦
  - 子 玉勝
    - 孫 俊民
    - 孫 朝价
  - 子 用
- 游烈
- 徐唐 附師吳秉
- 饒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 陳舜俞
- 周穎
- 翁升
- 江致一
- 陳敏
- 戚儔

孫復別爲泰山學案
石介別見泰山學案
阮逸
並安定學侶
陳襄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楊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倪天隱——彭汝礪
吳孜
張巨別見廬陵學案
田述古——呂好問
　　　　　呂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潘及甫
莫表深
陳高
陳貽範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安燾
朱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趙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節孝同調
羅適私淑
附師朱臨

吳儆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以下安定續傳
汪深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安定學案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　梓材案全氏序錄本爲卷首可以見全書之體裁茲復分列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猶周易序卦傳本十翼之一後之說易者往往分列各卦也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于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句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景祐樂議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采錄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偸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百家謹案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說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　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愚魯辟喭

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爲己任　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爲孔子　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爲之說如此

冉求有爲政之才故曰可使爲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于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稱冉求可使爲宰又鄙爲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鄉童子

春秋說

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書伐而不書敗書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取敗而書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弑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先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諱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尚行于此也勢既已去爲能必勝哉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八月弑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用幣者爲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三十年宋伯姬卒

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于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閤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蔡襄大肅子一條移爲其人立傳于後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峯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命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寓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雖不思公亦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其孫滌曰先祖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補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補

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證墜簡之說補

又曰程正叔解頗與翼之相類補

薛艮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于章句誦說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皆無說邪昧者喜少恩之害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時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兼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習者觀之不待辨而章矣

梓材謹案此條自謝山原本所錄艮齋語移入

陳直齋曰王晦叔周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甫二家易何也南軒曰二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二家于象數掃除略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補

黃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百家謹案先生之學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且同學始終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學與明復避不相見此邵氏後錄之謬正與主癰疽寺人之誣同也

安定學侶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為泰山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別見泰山學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官太常丞皇祐中與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與安定同典樂事相與論樂以為安定學侶可也餘姚翁氏注深寧困學紀聞云安定先生門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別為古靈四先生學案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安定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為伊川學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純祐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從安定學惡衣服不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為壽卻之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除揚州司戶參軍母歿廬墓三年雪夜伏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廷臣薦其孝廉為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年七十六 梓材案原本此下有東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類傳文移為附錄于後 政和六年賜諡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 雲濠案先生別有節孝語錄采入四庫

荀子辨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制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辨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桮棬之類也何異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為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辨曰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為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辨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能匍匐矣既能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走之奔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于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辨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百家謹案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繼以規矩以為方員平直因聰繼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為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辨曰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為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謹案飽煖安逸固人性情然已既飽煖安逸而見父兄之飢勞試問此時之為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飽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飢勞之心性之善也讓代其父兄順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于陶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

而生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辯曰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言僞言性惡者將以賁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賁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百家謹案荀子固不識性實由乎不識禮義也夫性即土也而禮義非瓦也性即木也而禮義非器也況性不可以土木喻哉夫性果何物也即此心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應萬事于是聖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爲經曲之禮羞惡之性而爲咸宜之義是禮與義即性也云順其性而爲禮義者幷多此順與爲字至若土與木曷嘗有瓦與器來而以之相擬乎由先生之辯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摶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溼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

百家謹案天下未有無其物而可強爲者即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斲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後可生瓦器豈無是土木而陶人工人強生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不知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即此有欲爲之心已足驗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顧孟子之意似迂彼既主張性惡豈顧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桀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于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爲何如

百家謹案荀子之學與告子極相似而有辯陶人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棬之說也禮義爲僞此義外之說也以性爲惡即食色爲性生之謂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棬喻義者以爲人生所有之本質惟此知覺而知覺無禮義也欲得理于我必須向天地萬物上求之使與我之知覺合而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而不知此知覺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即禮義也然告子之東流西流亦只言性無善惡須復求理于外而荀子則直以人欲橫流者爲性竟云性惡反禮義爲矯性之僞物矣嗟乎性道難言也孔子明言求諸己孟子明言性善萬物皆備程子明言性即理也朱子明言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彼告子荀子以禮義爲外人皆知爲異端猶可言也欲明爲儒者不識吾性之即爲禮義猖猖焉欲以沿門乞火爲秘旨凡有反求諸己者即便妄詆之爲禪不可言也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于外而欲攻于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閑也養之而弗充則性之弗固也況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鮮矣于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汩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于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蟊賊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爲君子卒而爲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

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曾爲父亦舍父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
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語錄

先生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不若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欲求聖人之道必于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故必觀于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有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閨房衽席之閒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以其養之至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爲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則喜怒爲氣之所使必至于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唯小人爲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于不閑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至于殺人殺身者皆爲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謹案志與氣原非二物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持志無暴並無兩樣工夫故孟子止言養氣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遺獻曰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矣所以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爲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爲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爲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強哉矯蓋矯者強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爲正豈不強乎

百家謹案離情無所爲性但觀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諸中而自然發諸外而中節氣血卽是義理子劉子所謂中和皆是性也若無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則小人之無忌憚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卽性也性從情中看出彼釋氏之情不附物是無情也非聖人之道也先生言聖人非無情甚是但解強哉矯謂矯性之曲而正之則非夫所謂強哉矯者乃矯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矯哉先生辯荀恐未免仍蹈乎荀之說也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訓學者文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附錄

先生三歲而孤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攜于陝右外家事母篤孝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褁幞頭服公裳晨省其母外氏諸婦大笑之先生彌恪久而亦不復笑也先生嘗曰吾之持敬自此始也又一日爲母買膳先過一賣肉家將買之遂向市中買他物而歸途有便道稍近且亦有賣肉家將買之因自念吾已有所許而忽他之將無欺其初心乎卒迂道就故所賣肉家先生嘗曰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辭罷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漿甕日中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常曰吾于安定之

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于是請其叔父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閒而已其叔沒家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事母謹嚴非有大故不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皆手自調味爲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奉養充美無須臾不快也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雪夜號伏呼問太夫人寒否如平生因委頓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墓知狀垂涕曰想見鬼神幽明不隔鄉里瞻仰先生如神有爭訟必就決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于墳域必逾月墓左有杏兩枝連合至孝感應如此

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以與人或問之曰吾不忍其母子相離也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教孝女事見徐節孝集亦見呂縉卿叔夏集莊綽雞肋編采之確是淮陰節婦

東坡志林曰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晝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徐仲車教門人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 補

汪玉山書節孝行狀後曰節孝先生嘗語東坡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曾直曰爲政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友則事舉曾直謝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媿徐仲車之徒以之 補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待制呂先生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院錢先生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學于安定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立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先生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歷知諫院宰相富鄭公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從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主薛向更鹽法出滕甫于鄆州先生數于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諫職出知江寧府帝欲召還安石沮之徙揚州以病乞祠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 附弟覽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安定遊安定之門弟子數千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先生年最少儼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先生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于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先生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先生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亨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功近利則王道可成矣帝語以欲用陳升之而罷邵亢先生即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先生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審官院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安石怒因遣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先生疏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反覆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徙福州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祕書少監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年六十三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初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孫莘老易傳 弟覽字傳師亦歷官龍學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卒時相遺貶

百家謹案先生之春秋經解多主穀梁之說而參以左氏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者則補以所聞于安定及己之獨悟晁公武稱其議論最精覈哉斯言初王介甫與先生交好三經義外原欲解春秋以行天下見先生之解其心知不復能勝遂舉聖經而廢之目爲斷爛朝報其始由于忮刻而終之以無忌憚先生既與介甫異議連遭貶斥不以介意介甫退居鍾山先生遠訪道舊追其死又誄之嗟乎學問之德量不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稿本于古靈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是先生又在陳氏之門

附錄

游定夫曰莘老少而好易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于易而後行

章敏滕先生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初名甫東陽人也范文正公之甥從安定學安定門

人以千計先生之文常爲首以進士第三授評事通判湖州孫沔方守杭一見奇之曰名臣也他日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累遷戶部判官英宗召對書其姓名于禁中而未及用也神宗卽位方求非常之士而進之先生入見奏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耳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進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先生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亦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聞先生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先生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間之而帝信之乃阻之且造謗焉帝雖眷先生然竟以是出知鄆州徙齊州再徙鄧州帝眷倚未衰先生之妻黨有犯大不道者小人遂乘之下石竟欲殺之帝知其無罪但落職貶筠州相傳倚有後命先生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焉乃上書自訟曰巢羊無功謗書盈篋郎曇何罪毀言日聞帝覽之釋然詔知湖州先生去國既久而乃心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詔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悉罷民氣和天意解矣哲宗立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論者以爲昊賢將也晉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卒謚章敏安定先生之亡公累割俸以賙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修

學士顧先生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學于安定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先生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學士蘇文忠軾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其無人在朝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先生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恂時宰意劾先生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司成汪先生澥別見荊公新學略

隱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嘗遊京師就忠宣公賢之薦于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稱唐劉執中得執經于安定敎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葬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敎授遠近來學者肩摩扶勵其爲敎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擧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藏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中書瓘謫台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

知州劉先生彝

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力居多爲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擢水官除都水丞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著正俗方訓斥尙鬼之俗易巫爲醫加直史館代沈起知桂州時王安石用事求邊功起以平蠻自任不納交人互市交人疑懼先生代起値交阯率衆內犯遂陷欽廉邕數州貶爲民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有七經中義洪範解古禮經傳續通解明善居易二集子淮夫累官朝散大夫以孝弟稱有賢行

祖望謹案東萊先生有云執中始抗荊公旣而爲之用宋史遂與沈起沈括同傳是其晚節爲可惜也

學士錢先生藻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之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生昭慈昭慈生順之先生其子也雲濠案先生家蘇州擧說書進士又擧賢良方正英宗時爲祕閣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子熙寧中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智名以希世寵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先生刻勵爲學于書無不究極其見于文詞閎放偉麗動一時爲人淸謹寡過拘守繩墨立朝無矯亢亦不雷同處勢利淡如也神宗嘗問安定之學幷門人于劉彝首稱先生之淵篤神宗素知其賢且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莊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父京嘗守麟州以抗趙元昊先生少受學于安

定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後從王韶取鎭洮累立戰功官果州團練使遷至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麾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麾使徙鎭保康知潞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莊敏先生平居恂恂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 參史傳

大理歐陽先生發 別見廬陵學案

著作朱先生臨 附子服

朱臨字正夫浦江人其先家吳興先生從安定授春秋安定著春秋辨要惟先生所得爲精晚年好唐陸淳之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申公薦入官歷光祿寺丞乞歸以著作佐郎致仕守臣徐仲謀築亭列詔書褒語以表揚之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子服字行中熙寧進士元豐中爲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廬州以與東坡善被謫安置興國 修

開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幼時賦竹杖詩先輩劉巡深奬之後師安定長于春秋舉進士調山陰尉遷武平令僉書興化軍復令黃巖所至興築陂湖控遏盜賊武平陋不知學先生建學教之在黃巖驥民輸錢代米民免流殍以親不逮養致仕累贈銀青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彥約彥深彥國

杜蘭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受業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邃于易學者宗師之李公擇常敬仰稱道不置至曾孫旟字伯高兄弟皆世家善古文

進士莫先生君陳 附子䃾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少從安定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熙寧中新置大法科先生中首選甚爲荆公所器重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䃾知永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 修

庶官張八行先生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聞安定教授蘇湖負笈徒步往從之日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期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授徒從遊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自給嘯吟自若當時稱爲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安定學操履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覆辯難之遂忤安石出令平陽終殿中丞著有蓬山類苑元浩正謨諸論及清高集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助教管先生師常 並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龍學盧先生秉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聲嘗謁蔣希魯希魯坐池亭希魯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希魯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累遷制置發運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擊夏酋有功遷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元城論之降待制提舉洞霄宫卒著有文集 參史傳

文學林先生晟 附子玉勝用孫俊民朝价

林晟字美中福清人偁□世孫弱冠有文名從遊安定之門元祐選文學假官副館閣校對御前書籍先生與焉子玉勝尚幼問難亹亹能助先生校勘事館中目爲濟南生次子用以薦假承事郎甫銓注蔡攸提舉秘書省薦以校勘力辭攸託其戚龍圖許份訪之乃佯狂歸隱于巖山與諸子講學論道所著有經濟要覽玉勝二子俊民朝价俱以明經聞人稱林氏之世學

職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從安定學官至職方員外郎邵人之經學實先生始之

徵君徐先生唐 附師吳果

徐唐字守忠寧化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果不兩月誦析如流縣令奇之俾受業于盱江李覯盱江曰胡先生講春秋于上庠子盍造焉于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旁洽羣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薦之神宗召見講易嘉祐三年奔母喪廬墓不出

饒陵梁先生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 雲濠案先生世居烏程 強記博學從安定遊舉進士嘉祐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在貶所日與太傅劉凝之相

材案劉彝之爵顯上今據官此稱太傅宋詳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曰白牛鎮青風里詩書皆傳于世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是師歐陽文忠而友司馬溫公者有廬山記口卷郡官集三十卷今存永樂大典本十四卷

校書周正介先生穎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從學安定以行義稱與趙清獻抃交清獻爲諫官先生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強人主無以私喜怒褒賢士大夫清獻以書進神宗喜欲用之不果熙寧初詔舉節行材識守胡瑗以名薦召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感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先生氣岸雄豪行事似張公乖崖門人私謚正介有正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從安定受易第元豐進士出仕以廉謹稱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以黨禁錮賢士大夫籍先生于初等自是沈于選綱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偏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

江致一字得之休寧人從遊安定之門宣和鄉舉首選靖康中伏闕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六奸臣復李綱相聲震中外尋授承信郎

州守陳先生敏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年十一而孤廬于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定奇之曰此錫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諸賢爲奸黨令郡國皆立黨人碑先生守天台曰誣司馬公是誣天也倅立石先生碎之謝事而歸

司業盛先生僑

盛僑未詳爵里安定在太學先生已仕安定使爲堂長中庸講義一卷先生所述見宋史陳古靈嘗薦之

梓材謹案先生嘉興人也樓攻媿爲盛夫人墓誌云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端者仕吳越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從嘉禾國家籍又云元祐中夫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則先生之爵里可攷矣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壻也古靈三妹長適劉執中次適先生並學于安定而少適鄭閎中與古靈爲四先生之二學者稱先生爲千乘先生所述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雲濠案今周易口義十二卷吳玉墀家藏本入四庫經部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晁氏止載其上下經而繫辭說卦不載唯宋藝文志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無二書也先生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子千人其爲桐廬令葉安道作題名記戒之令飭善懲惡無爲石峯時人傳之高弟子曰彭汝礪參

吳先生孜

吳孜蕭山人有尙書大義二卷見宋志嘉祐治平間有名經苑捨住宅爲學宮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先生鳴鼓行學規伯玉謝過安受其罰陳古靈嘗薦之

直講張先生巨 別見廬陵學案

百家謹案安定先生初教蘇湖後爲直講朝命專主太學之政先生推誠教育甄別人物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各對爲可否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歐陽廬陵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皆賢才王臨川云先取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蓋就先生之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爲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爲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是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當時安定學者滿天下今廣爲搜索僅得二十四人梓材案黃氏原本爲先生遊以私淑列門人而沈先生純粹呂先生希純苗先生授盧先生秉有目而無傳張先生巨亦如之故云得三十四人然而錚錚者在是矣

簽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安邱人徙居河南遊學安定先生稱高第四薦于鄉不中遂隱居二十餘年窮經講學先生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不能奪

其讀書唯易中庸論語孟子閒及老子楊子申韓氣復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司馬溫公康節二程先生皆居洛先生從之遊溫公最愛范公淳夫淳夫曰諸溫公溫公多召先生與俱講明大義其于諸大儒未嘗少自貶晚歲篤好易手自注之祁寒暑雨造次未嘗廢卷或欲索其書上之朝不肯出孫溫靖公固留守西都以其名聞詔除襄州司戶先生曰老矣不任爲吏竟不赴溫靖守鄭請以爲本州教授許之除太學正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爲通利軍簽判卒先生行誼敦確友人張雲卿赴選其妻病死先生爲治其喪其在北宅昌王龔假先生官氏撰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先生曰非吾文敢受賜乎固辭之嘗官不苟然亦不爲已甚最與虔州李潛善其學行蓋相似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前輩亦以二人爲首先生之言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于章句不知妙在日用也劉斯立跋狀其行陳端誠曰田明之說易要說無應易中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安得云無應特不可如王介甫輩執定耳　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此傳尾有端誠名正亦元祐中選儒也十一字今爲端誠立傳于陳鄒諸儒學案節之

進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也勵志文行安定倡學吳興先生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登第不知其官所至　補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泰山孫氏弟子說之子聞安定講學嘗上往師焉一見奇之曰大有器識所造未易量也以進士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楊文靖公極稱之所著有知如集　補

醫學陳先生高

陳高字可中仙遊人知建州闔之從子少遊湖學元符中第進士召試除太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傳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于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累上封事以切直忤時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　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樞密安先生燾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從往師之則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遊嘗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先生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先生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過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先生笑答曰爾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于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湟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鄧州復又移建昌軍閱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　參史傳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胡先生判國子監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貲稍疾凡聚立廊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館稍甚至則先生之在胡門固安定所甚厚者矣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先生□□

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爲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齎千金價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閔而不責攜之謁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

梓材謹案是條本列安定附錄以君子大改過故移而爲之傳

節孝同調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安定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附師朱絳

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從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恤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濠謹案先生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宣齋書錄解

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于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門人宣齋又言台士有聞于世自先生始又有儒榮教俗方一卷先生嗣桐城民俗惑巫不信醫因以藥施人者衆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救迷俗

節孝門人安定再傳

江季恭先生端禮

江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陳留城人受學節孝深于春秋黃山谷謂其文似尹師魯張文潛亦喜之而其較柳子厚非國語則東坡之所許也著夏集節孝遺書二十八歲卒

推官馬先生存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其文波瀾雄壯英毅奇氣橫生不可繫維所作諸史論謂東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于羣胡殘暴戮辱百餘年閒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又謂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至論外患則略東南而專在北省試論楊雄謂王莽纂位雄勝以清死飽宜以悍死雄斯時方耆矣新以發揚其感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懌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其忍爲此文蘇文忠知舉奇之置高等奉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時士習新經之學以穿鑿放誕相高者先生毫無所染官鎮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早卒馬碧梧曰子才從節孝先生遊最久其文之雄直稚似之嗚呼安得其論晉魏之語聞于炎紹中天之初乎 補

莘老門人

邢先生居實

邢居實字惇夫陽武人恕之子也受學于莘老其父爲程門之叛夫而先生不然所宗師者司馬溫文正公呂申正獻公所從遊者拔公涪翁无咎兄弟也年二十卒遺言欲魯直爲狀莘老爲銘无咎爲其文序莘老未及爲而卒景迂代之所著有呻吟集

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東坡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孫莘老爲守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累官提點京東刑獄坐元祐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左司員外郎韓忠彥用爲起居舍人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千十囊命日燕游十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復直徽猷閣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樂靜集三十卷蓋其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瀛老稱其從子也

龍圖傅先生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八行家學

徐季節先生庭筠 附孫日升

徐先生庭槐 合傳

徐先生庭蘭 合傳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丱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二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修

劉氏家學

朝散劉先生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縣令鄒先生夔

鄒夔字堯叟泰寧人從學于劉執中浸灌六經貫穿百代執中以女妻之以進士知宣城縣楊龜山聞其名晚從之遊 梓材案先生與其宗人克恭同爲劉氏門人克恭又從遊于龜山龜山不得晚從先生遊也當是晚與之遊耳 稱其在淮陽時太守怒一卒欲斬之先生不從守怒先生執法不移蓋有守之士

縣令鄒先生棐

鄒棐字克恭泰寧人熙寧進士始學于劉執中元豐閒又從楊龜山遊終宣城令 梓材案二鄒並知宣城或有錯誤 有惠政民愛之 參姓譜

開府家學

知軍翁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開府仲通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調常州刑曹累遷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爲拔人才爲急日與諸生講畫實邊

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革商販茶鹽私坐貿易之弊吏不得倚法爲姦歲大旱先生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卷同上

梓材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請以世祿之恩授中弟已而兄弟更相推遜又云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中奉翁先生彥深

翁彥深字養源行簡仲弟第進士除右司員外郎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徙祕書監時宦者梁師成提舉祕書省先生不肯造詣時論高之官至中奉大夫同上

中丞翁先生彥國

翁彥國字端朝行簡季弟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變充經制使撰文誓衆張邦昌爲金所立移書責之同上

祖望謹案先生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中丞密視答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閤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伏望卽去大號早迎康王不然勤王兵十萬見公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敬矣邦昌懼遂決迎高宗先生以李忠定公姻亞被斥汪藻行制詞汝本茶山翻僧之徒論者非之先生六世科第父爲安定弟子藻以恨忠定并先生詆之耳水心進卷罪先生竭金陵之民力葉紹翁曰建炎兵事倥傯石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公適承其後未免調度未可以深罪之也

倪氏門人

尚書彭先生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先生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元年召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辭命雅正有古人風旋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徙禮部拜吏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去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先生讀書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合于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先生天隱既死幷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參史傳

田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季節門人安定三傳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氏家學

知州鄭先生括

鄭括字仲發泰寧人克恭之弟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知寧化縣縣素悍難治先生建學訓導以恩信懷柔之民爲之立祠刻石後知亳州適蔡京當國先生以名節自重閒退二十年李綱在朝以書勸其出亦謝之補

杜氏家學

杜先生陵

杜陵蘭溪人仁翁汝霖孫克傳家學生五子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皆博學人稱爲金華五高參姓譜

薦辟杜橘齋先生旟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漕舉杜癖齋先生旃

杜旃字仲高伯高弟嘗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稾參吳禮部集

祕閣杜先生斿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先生旝

杜旝字季高與弟幼高文皆相上下參吳禮部集

杜先生旞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莫氏家學

知州莫先生伯虛

莫伯虛歸安人承嘉令砥之子守溫州立思濟堂後知常州有瑞梅甘露秀麥嘉禾之祥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又言其晚年退居往意佛學屏絶世故是

由儒而入墨者

安定續傳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別見徽藂諸儒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

泰山學案表

孫復 高平講友
石介
- 姜潛 見上泰山門人
- 馬默
- 何羣 —— 馮正符 父堯民
- 莫說 見上泰山門人
- 蘇唐詢
- 杜默
- 徐遁
- 高拱辰
- 趙狩
- 孟宗儒

文彥博 附師史炤

劉牧
- 黃黎獻
- 吳祕 —— 鄭夬 別見王蘇諸儒學案

私淑 徐庸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洞

姜潛
- 劉摯 父居正
  - 子 跂 —— 孫 長福
    - 曾孫 荀 別見鶴麓學案
    - 曾孫 芮 別見元城學案
  - 子 蹈
- 梁燾

胡瑗 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顏 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祖無擇

饒子儀

李緼 附曹起

莫說 —— 子 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朱長文 ——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並徂徠學侶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李世弼 泰山續傳 —— 子 昶 ——
- 李謙
- 馬紹 附師張播
- 吳衍

宋元學案卷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黎洲本原底並藏盧氏又案泰山著述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稿本錄之）

高平講友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皆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為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既徂徠為學官作明隱篇以諷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桑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遭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為邇英殿祗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言于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書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雲濠案李燾續通鑑長編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攷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稱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為十五卷）

百家謹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鈔讀伊洛書而繼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為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為教先生與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平王迨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以上總論）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也（鄭伯克段于鄢）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夫人子氏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二月書王者二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清者惡其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

翬不氏未命也（翬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使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得立也（魯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公子彄卒）

鄭人來輸賦于我乎四年魯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辭（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書伐書圍書取悉其惡以誅之也（宋人取長葛）

媵書者爲莊十二年歸于酅起（叔姬歸于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廄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隱七年夏城中丘）

書伐用兵也楚丘衞地以楚丘者責衞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不氏未命也（無駭卒）

公與齊傾衆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疾之（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晉宋衞未嘗來朝魯者齊晉威也宋衞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抗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叙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一或舉于齊鄭宋衞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桓元年秋大水）

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桓二年會于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桓三年日有食之）

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衞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公受姜氏于讙不以禮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夫人姜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書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爲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殺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桓五年陳侯鮑卒）

桓王以蔡人衞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爲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內桓王親以三國之衆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從王伐鄭）

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爾之大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大雩）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大閱）
郳人以殺討賊亂也（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不出主名微者也（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桓十年春王正月）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來戰于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之類是也（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書丙戌蒙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蒙文可知（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公專戶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戰于宋）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今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稱四國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宋人伐鄭）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鄭曰鄭忽出奔衛今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皆微國之君（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蔡季書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寵季明季無罪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天子嫁女于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譏之（單伯逆王姬）
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衛侯朔在齊故獨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衛侯朔得入于衛天子之威命墜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俘）
恆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強鄰襲同姓竊時

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卽于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于此也（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于此首圖大舉夫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逼脅以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柬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齊人滅遂）

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公會齊侯盟于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荆入蔡齊桓猶未能救中國也（秋七月荆入蔡）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巂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公追戎于濟西）

媵書者爲遂事起也結婚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故略言之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不書名氏者脫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鄣者惡齊強脅且見鄣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莊三十年齊人降鄣）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害妨農害民莫甚于此（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齊侯來獻戎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弒者內諱弒故弒君之賊不書諱不地者與隱公同（閔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荊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荊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僖元年楚人伐鄭
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檉諸侯城楚邱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于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僖二年城楚邱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威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遂進師次于敵境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會爵以其能服強楚皆稱爵焉同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也執陳轅濤塗
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于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晉人執虞公
出踰三時僖六年公至自伐鄭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華

受盟于寗母也盟于寗母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嫌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案莊元年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于葵邱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僖九年會葵邱
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衆譏之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于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于救患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人之衆左右前後朝夕與爲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卽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荊伐鄭二十八年荊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卽楚此而卽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著其惡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四國雖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故明年

楚人滅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懸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文四年公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 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于廟非禮可知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遂城郚重勞民也 文七年遂城郚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楚復彊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 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及事也其曾正者妾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二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 文十年秦伐晉

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爲來奔齊所逼爾 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 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長葛故也鄆莒魯所爭者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孛彗之屬偏指曰孛光芒四出曰孛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爲萬世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弒齊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爵 齊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 文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其帥可謂甚矣 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即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 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實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 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敬嬴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是也 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弒其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 宣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 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于朝定王不能禁專殺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 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爲災 冬蝝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稱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 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 成元年臧子會晉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屬嗣無實王之稱

王師爲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爲文所以存周也 王師敗績于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 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 成五年杞叔姬來歸

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 同盟于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 成六年立武宮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取鄟

吳本子爵始見于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 成七年吳伐郯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 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 成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卽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二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國不振可知也 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爲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 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天子不親逆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惡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 取邾田自漷水

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 城武城

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 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孟莊子也 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 晉人殺欒盈

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 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弒以著其惡 會于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 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弒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可知也 衛侯衎復歸于衛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

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寗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衛殺其大夫寗喜

無冰時燠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公留于楚者七月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謚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二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襄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待昭公反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季孫宿如晉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隳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其招之惡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爲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弒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弒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書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于比蒲

會于厥憖欲救蔡而不能也會于厥憖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以著其惡盜殺衛侯之兄縶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爲文也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于鄆者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諜納公而不能也盟于鄟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爲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不書焉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不撥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強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是也 定四年春侵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罪不容誅也 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皆宗于吳 冬戰于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郈不服故二卿秋再圍 定十年圍郈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 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會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 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閏月與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 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閏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 冬十有二月螽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屢師以相償報其忍如此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 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睢陽子集 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楊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 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爾 書漢元帝紀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也 以上與范天章書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後成之于言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 與張洞書
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知其本知則何所爲噫儒者之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心則已若以爲心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尚以爲辱矧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爲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支既固不得其位不剿其類其將

奈何其將奈何（補）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澠水燕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楊公筆錄）

祖望謹案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壻于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梓材案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實長于泰山三歲）且本傳言文正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補）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補）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翺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秦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緼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楊子泰于法言太元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又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為其尊戴如此即可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于徂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為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既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修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指杜等大姦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未赴卒于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兗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契丹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于是衆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于世（雲濠案徂徠集二十卷謝山學案劄記徂徠易解五卷陳直齋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

梓材謹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盱江尤篤行誼後于安定泰山則列之文正門人可也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譏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妻毋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殿之師則後齊毋第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

春秋爲無王而作執誼隱爲賢且讓而始之哉（以上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文書來歸非鄭杞之比夫商人弒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曹者未已也于以見晉霸之不競也于以見諸侯之有弒君者而莫之討也于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魯弒隱公遂弒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詞（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盡其禮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鄟取防取鄑書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讙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嘗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儼然有之其權皆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成二年取汶陽田）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霸主故危而致之（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鄭有國而私屬于晉魯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合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徂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于孟子眞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爲所怪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飧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責素飧）

天地間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于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爲仙漢武帝求爲黃金梁武帝求爲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遠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于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憂勤非損壽論）

辱書謂士熙道言天人有感應爲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騭下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楊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與范奉禮書○以上梨洲原本）

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議（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上韓密學經略書）

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上李雜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疏遠人不謂之公（上王沂公書）

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縗服叩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于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于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上孫少傅書）

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尊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于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于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于人道適當然也（答歐陽永叔書）

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與裴秀才書）

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于夔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逸驥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鬻于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荊棘逐去其狐貍道大闢而無荒磧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與裴員外書）

周王下堂亂是以作魯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宮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原亂）

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尊韓）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救說

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違天地君之治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好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祐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閫已用言事罷可爲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謂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必擇賢賢者固好辯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史

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曆詩之斥己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先生爲富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過鄆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略兩路事畢即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朝爲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爲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李端叔姑溪集曰初夏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己必欲報之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竦爲宣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時知兗者爲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夏竦既譏先生于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具狀保于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譖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于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以上梨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于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于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劄記殘句有攻過不如養德六字未知何人之說與水心此條首二語相類姑附識于此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槪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炤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參

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爲泰山門人則顧當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志曰凡與交遊者其父祖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滎陽學案梨洲原本移入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擿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爲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卽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有詔集其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運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廣州朝廷弛茶榷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阸募丁壯以滅戍卒徙倉便輸考擿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先生旣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以有爲也而卽死掄材者爲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种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祕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封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則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幷其鉤隱圖遺事通志堂刊行于世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泂

張泂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石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受業于劉子望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子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積蕪而搴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昊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又有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遺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泂皆有文武材略仁義忠勇籌策謀略可應大任今邊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泂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中別是一人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荅呼焉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佳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修

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鎭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贓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尋復光祿卿祕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于泰山及死爲輯遺文以傳以言爲政事爲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雲濠案先生遺文初名煥斗集謝家書目並稱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

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鬧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恐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既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偶屬之王子韶皆非實也先遺獻曰擇之學文于穆伯長爲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凌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泰山及胡安定受經稍溷不事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名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邱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瓘爲之序謂其事核旨察有補于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縕 附曾起

李縕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警救之上官以私役人獲罪徂徠爲作朋友解略云縕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東雖不細縕不足爲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略足以施于潛尙更退顧其身不爲潛致毫髮力忍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爲也東家火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于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縕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略書內有云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縕宿州臨渙縣令曾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縕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爲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裹糧趼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深貴贈官通議大夫 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遷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爲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家書也 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徂徠門人 泰山再傳

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見上泰山門人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知須城縣爲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張徼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略溫公爲相問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 補

處士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服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徂徠嘗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既卒趙清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時政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

子修心也寢不下參史傳
通議莫先生說見上泰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徂徠受易其告歸也徂徠嘗有詩贈之曰爨或經年絕書猶盡日尋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爲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爲徂徠弟子之證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巾服乞爲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于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識如此逮後性理諸書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自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卽攷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鉤隱圖一卷略例義一卷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提刑吳先生祕
吳祕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乙閒除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紀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卽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卽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三衢人雲濠案安治衢州志云其先汴人官于衢因家焉直集賢院著周易意蘊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秉

至之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爲館閣校勘王荊公亦器異之擢爲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理語侵荊公荊公欲寘之獄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爲吏部郎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尚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爲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新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鈔錄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千實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舐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擧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于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黨黜知鄂州二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先生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翬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婁至之是先生婁氏門人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通議家學

知州莫先生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樂圃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安逸門人 泰山三傳

主簿馮先生正符 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閒閉戶十年于諸經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忘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郯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爲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絀已而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辯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爲詳悉鄧綰實守舒略先生與陳亨甫皆坐附會罷李巽巖辯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顧于春秋特詳鄧綰嚴事荆公者也而能以是書言于朝初不曰宰相所不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輟作而鄧綰亦加于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與安逸牽連書國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爲估人攘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于巽巖之言而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著之學案中使得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巽巖其可以無憾矣 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夬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跂

劉跂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朝奉郎紹聖閒從忠肅于謫所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晁景迂爲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爲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敞所稱引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奉議劉先生蹈

劉蹈斯立弟皆莘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紫微童蒙訓錄入爲傳又案先生爲忠肅次子官奉議郎其卒也忠肅爲文祭之稱其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無愧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爲云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鄒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子衎 參胡

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鄭明本譯言朱濮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爲濮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衡 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會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閱計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襃貶各異而先生遂不復仕 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尚書李先生昶

李昶字士都世弼之子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至元二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尚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 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黃氏補本合爲一傳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家泰山之學附入于此

尚書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脩先生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貧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于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飲乎賜蒲萄酒一巵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即位召至上都陞學士還家又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即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卒于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有野齋文集行世 參史傳

右丞馬先生紹 附師張播

馬紹字子卿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遊李士都之門嘗知單州民刻石頌德累官中書左丞有言事者平章事欲罪之先生曰國家導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稱其賢仕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 參姓譜

吳先生衍

吳衍

宋元學案卷二

高平學案表

- 戚同文（附師門人：楊徽、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
  - 范仲淹（睢陽所傳）
    - 子 純祐
    - 子 純仁
      - 孫 正平
      - 孫 正思
      - 李之儀
        - 韋許
    - 子 純禮
    - 子 純粹
    - 富弼
    - 張方平
    -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 石介（別見泰山學案）
    - 李覯
      - 孫立節
        - 子 飄
        - 子 勵
        - 胡埜
      - 徐唐（別見安定學案）
      - 曾鞏（別見廬陵學案）
    - 劉牧（別見泰山學案）
    - 范純仁（見上高平家學）
    -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 （並盱江學侶）
- 胡瑗（別爲安定學案）
- 孫復（別爲泰山學案）
- 周敦頤（別爲濂溪學案）

- 韓琦（並高平講友）
  - 子 忠彥
    - 六世孫 冠卿
    - 六世孫 宣卿（並見清江學案）
  - 趙君錫
- 歐陽脩（別爲廬陵學案）（並高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三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兗公並入學宮已而不果今卒擧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梓材案高平學案謝山所特立而底稿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韋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撰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謝山嘗立盱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又案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實發原于睢陽戚氏故倣謝山述元儒魯齋學案之推原江漢而亦先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附師楊慤門人宗度許驤陳象與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文約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即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翼子擧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許驤雲濠案先生字允升世家薊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陳象與高象先雲濠案先生仕至光祿大夫郭成範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甚謹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爲給事中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正公亦由之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正素先生參史傳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梓材案寶慶寶慶四明教授廳壁續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徧于寓內自慶歷始其卓然爲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所本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學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

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二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睢陽所傳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服除爲祕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

剛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遂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閒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先生有相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邊乃以先生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政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判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矜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雲濠案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子四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范子參史傳

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順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又無凶咎

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湊記聞

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于族人幷置義田宅云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滎陽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其愼勿輒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棠棠徵等兼象于范氏家學故錄其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于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進溯高平也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廕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爲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爲泰山學案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別爲濂溪學案

高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 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佐爲相韓億石中立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略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宂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況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郞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靑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節永興未拜而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之哭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爲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爲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列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遠琦甚兩宮震悼親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敘錄之言見邵氏聞見後錄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抉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閒

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爲禁兵既舉在彼侯有階級判市營
處斬略不變色激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寳
怒擲筆激公氣禀雄傑不容奸惡非欲物也觀公和平略無崖岸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
繫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
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略同
晁氏客語曰韓公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脚地穩一任閒言
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爲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別爲廬陵學案

高平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祐

范純祐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尙節行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有聲文正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瑗爲師安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尙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寳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生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卽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邪私邪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徂徠介李盱江覯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梓材案謹攷魏序忠宣文集云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文辭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師友之間殆泰山與安定爲其師而徂徠盱江特其友歟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歿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尙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于求治多延見咨訪疏遜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尙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遂罪辭訟詔御史治于寧州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謫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歷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可也累進吏部尙書同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王覿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申公辯于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文忠朋黨論以進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

稱御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敵實
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
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
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
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又章
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
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
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辯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
略史無貶詞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
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
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
中人也帝既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又徙陳
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生上疏爲申理
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爾惇不
悅詆爲同罪連貶永州安置時以疾失明怡然就道聞諸子怨惇必
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
爲之哉徽宗卽位處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
乞歸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
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爲真率
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稱古之獄
不少於宥且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
一生用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
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
造次顛沛必於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梓材
案鄒道鄉撰范丞相銘作惟儉可以成廉次句同有文集五十卷行
世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言行錄二十卷彈事五卷
國論五卷並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
編一卷今存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賀氏原本移入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今檢
謝山序錄本敘此傳標題高平然錯忠宣再傳於子剛中
[illegible]故二傳皆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兄純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父子不然於欲附官籍
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貴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先生曰
富貴有命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尚少既還舟次
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
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
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曰石曼卿爲三喪未
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
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榮
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

旱久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
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
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諸縣饑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
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才
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祭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
足矣臣願陛下無意于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塞外殘害
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
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
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
爲之用也

環慶大饑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郡皆
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弗
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之曰
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
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衆論不必謀自己出
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當卷懷退避先生與溫公雖
同志及臨事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剬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人辭
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與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亦必
能遍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知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
不[illegible]文章則以六藝之科[illegible]在衆人[illegible]不須[illegible]試一[illegible]
[illegible]恐不可罷詩賦十經之春秋也溫公從之

除兼侍讀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于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生因乞罷政

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先生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鵰鶚爭食連城與瓦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眞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于死者也先生旣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爲體六經爲功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邊釁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間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覯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　梓材案以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秖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著便不中

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鎭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偹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逐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之說略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迄于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耳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尚乞寬元祐諸人以至得禍是果何求願更愼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爲非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于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事之如神名曰范公庵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先生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卽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爲治先生以寬處之旣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委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楬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邪因從容諫曰遹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爲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于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先生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臥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就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先生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略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二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二先生沈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剴切詳盡　仝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廒雖有溼惡軍士自不怨

高平門人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歷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爲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畢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壻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爲善皆有文行可壻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爲壻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張文定並爲舉子同得爲文正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與叔嘗奏記于先生是先生爲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附錄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薨躬製祭文

梓材謹案此見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爲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于用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先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觀留判尚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巋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參史傳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先生上范文正公書云文正請道雕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壻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爲善云

附錄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別見泰山學案

說書李盱江先生覯

李覯字泰伯南城人學者稱爲盱江先生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文正公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位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先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稾皇祐續稾幷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爲郊社齋郎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學案原底于先生門人孫介夫傳標云盱江知謝山嘗立盱江學案檢原底序錄士劉諸儒學案條有江遊則有李覯何從定稿本又節之蓋以盱江併入高平爾又案忠宣傳安定泰山徂徠盱江皆客文正門先生與徂徠輩行較後以爲文正門人可也

盱江文集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于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處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幷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坐于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于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八蠻之國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于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閒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天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于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謂八窗四闥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階采于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于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明堂定制圖序

大傳曰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又曰繼別爲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爲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爲適妾之所生爲庶若秖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爲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爲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爲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爲之齊衰三月爲其母妻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己而爲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元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于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于大宗是爲五宗也其于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尙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五宗圖序

常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爲君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濤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嘗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漸進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爲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爲士子爲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爲農不失其爲父也子雖爲士不失其爲子也世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爲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于百里也因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之稅嘗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闠闠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

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馬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無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常語辨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鬬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羞之矣豈復勸諸侯為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辨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辭亦未瑩蓋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尊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為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號辟其僭號也諱寘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為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闕之也哉首止之會序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序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為亡人之不暇孰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

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聖人之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爲孔子爲之矣孔子不爲孟子安得爲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尙德而不尙力豈復使諸侯儼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爲君而內亂醜惡爲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率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甚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飮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爲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衞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爲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衞衞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餘人必于其倫請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續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衞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長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顚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盡數邪紂存則逋逃者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衞御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衆言讙讙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止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時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難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威之有衰若衛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尙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

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爲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感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歷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

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辯愚謂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爲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閒而學者紛紛彊爲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爲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卽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尙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尙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爲非果何理邪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爲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爲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

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爲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惟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

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之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雖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辨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辨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諱學者之迷惑而爲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別見泰山學案

盱江學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見上高平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韓氏家學

僕射韓先生忠彥

韓忠彥字師樸安陽人忠獻長子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籍 參史傳

韓氏門人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趙君錫字無愧洛陽人文定公安仁孫母亡事父不違左右夜則寢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其父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潞公潞公異其容止間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及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先生言國家養天下士于太學嘗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路開爲紓政之漸知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于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參史傳

忠宣家學 高平再傳

縣尉范先生正平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忠宣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先生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按后戚向氏壞兆忤蔡京及京當國言先生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先生及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先生將行其弟正思曰識行狀時兄方營窀穸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先生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于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有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顏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

爲事須由衷若矯飾爲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

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求移近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嘗作子默歿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驟服不輟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了齋帖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所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忠宣門人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州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爲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孰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爲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爲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檢云

盱江門人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爲友經術深邃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爲此官者趨而出後爲鎮江軍掌書記二子勰勴皆有名

徵君徐先生唐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高平三傳

徵君章獨樂先生許

章許字深道蕪湖人李端叔弟子也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聞先生每過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雖知元祐人有章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身不改云

孫氏家學

知州孫先生勰

孫勰字志康寧都人立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二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岳州寓于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隱君孫先生勴

孫勴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勰從東坡遊氣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仝上

孫氏門人

教授胡環中先生埜

胡埜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于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士累官婺州教授睦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慙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韓先生宣卿並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

廬陵學案表

- 歐陽脩 高平同調
  - 子 發
  - 子 棐
  - 焦千之
    -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 呂希績
    -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 劉敞
    - 子 奉世
    - 王回 見上廬陵門人
    - 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 劉攽
    - 劉恭 劉氏續傳
  -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 丁隲
  - 張巨
  - 胡宗愈
  - 王安石 別爲荊公新學略
  - 曾鞏
    - 弟 肇
    - 李撰
      - 子 彌遜
      - 子 彌大
      - 子 彌正
    - 陳師道
  - 蘇軾
  - 蘇轍 並見蘇氏蜀學略
  - 王回
  - 徐無黨
  - 別附 蔣之奇
- 鄭耕老

- 尹洙
- 呂公著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 梅堯臣 並廬陵講友
- 蘇洵 別爲蘇氏蜀學略 廬陵學侶

廬陵續傳

宋元學案卷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廬陵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究公之沖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底稿殘闕亦多以史傳參補

高平同調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先生得昌黎遺稾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先生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文正使陝西辟掌書記先生笑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韓范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先生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先生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文正之貶饒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文正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先生乃爲朋黨論以進先生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先生以特詔除之保州兵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先生遇于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先生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鄭公悟而止方是時杜祁公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先生慨然上疏爭之于是邪黨益忌先生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羣小畏而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先生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先生出聚譟于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先生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累遷至參知政事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先生引喪服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唯蔣之奇說合先生意先生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先生婦弟薛宗孺有憾于先生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之奇卽上章劾先生神宗初卽位欲深譴之使詰之奇問所從來辭窮坐黜先生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靑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靑州又以請止散靑苗錢爲王氏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先生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于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顧其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天下翕然師尊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曾子固王介甫蘇洵父子布衣屛處未爲人知先生卽游揚聲譽謂必顯于世凡經賞識率爲聞人好古敏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雲濠案先生所著尙有毛詩本義十六卷左傳節文十五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歸田錄二卷東坡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後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歐陽子參史傳

易童子問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九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于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待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順天應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爲无咎者本有咎也猶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无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于人則通其志于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于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于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

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
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
者獨立而无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
險之象以戒人之慣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猨猱習深淵者至能泅
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于此
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于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
行習教事也上卷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
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與曰男女睽而其志
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
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
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
而以磁石引鍼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
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
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
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恆之爲言久也所謂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于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
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
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者尙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
陰進至于否則不進利矣遯者陰進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
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
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
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
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
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與家
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貞曰家
道主于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女子
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于卦
隨事以爲言故于坤則利牝馬之貞于同人則利君子貞于明夷則
利艱貞于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
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
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
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
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
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
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于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于其
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
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于患然順過乎柔則入于邪
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
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
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
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
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欲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欲
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身
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
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
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卽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
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
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
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
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尙乃窮
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
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
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
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

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則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于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于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于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柰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于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恥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柰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與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戾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于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與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與曰君子之所以節于己者爲其愛于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待于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中卷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

聖人之作而衆說淆辭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嚴其眞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閒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邀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爲而決于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于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于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于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于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說出于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辯其非聖之言而已其于易義尚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于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河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以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于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于其閒者在焉未必無益于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辯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于天地觀取于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于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

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于身取于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勢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于其間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于天地鳥獸取于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圖此豈近于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絶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誤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于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于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辯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下卷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歐陽公易童子問三卷擬此補入又案序錄引楊文靖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文忠本論中下足與韓文原道諫佛骨表等篇並傳千古故并入之

文集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釆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

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柰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逐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柰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勸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閒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勸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本論下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施德操曰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知文字不可不慎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以此知臨事之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經爲正而不汩于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其間節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學考之雖能信經而失事理之實者不少

又曰歐陽氏語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之窮力苦心于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又曰歐陽氏策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似歎先王之道不得行

于後世者然其意則不以漢唐爲非豈特不以爲非而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則不必論矣

王厚齋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廬陵講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深于春秋爲文謹嚴舉進士累遷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淺儆先生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所尙自是文風少變云 參姓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員外梅先生堯臣

梅堯臣字聖兪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侍讀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兗公自以爲不及大臣累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尙書都官員外郎與修唐書未奏而卒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先生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遊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云 參史傳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別爲蘇氏蜀學略

廬陵家學

大理歐陽先生發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文忠公之長子少師安定盡傳其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業文忠謂其得文昭之學以父蔭官至大理寺丞所著有古今系譜圖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

梓材謹案大理傳本在安定學案考宋史先生本傳卒年四十大蘇軾哭之謂其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當以范忠宣例之移入廬陵以見歐陽子之家學

直閣歐陽先生棐

歐陽棐字叔弼文忠中子廣覽強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文忠著鳴蟬賦侍側不去文忠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先生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横于漢南久可卻邪先生竟持不與泰怒譖于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奉詔罷覆折之令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朝廷擬用言者固是美意然亦不可不審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其不來而劉器之攻之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賢者猶有此誤況他人乎

廬陵門人

祕閣焦先生千之

焦千之字伯強潁州焦陂人也從歐陽公學稱上第其時同門之士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而先生最有得于躬行歐陽公知潁州呂正獻公爲通判正獻日與公講學其于諸弟子中獨敬先生延之館使子希哲輩師事焉耿介不苟終日危坐未嘗妄笑語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其後希哲兄弟雖徧從安定泰山康節伊川諸公遊然其學所以成者內則正獻及其夫人督課甚嚴外則先生之力正獻歸京師以先生偕歐陽嘗贈之詩所云有能摋之行可謂仁者勇是也後以遺逸薦爲祕閣校理知無錫呂待制希純知潁州築宅于城南以居先生潁人稱曰焦館

侍讀劉公是先生敞

劉敞字仲邍父新喩人學者稱爲公是先生舉慶歷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尙書考功夏竦歿賜謚文正先生疏駁之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先生諫曰王事莫重于樂今儒學滿朝辦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吳充以典禮得罪先生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宅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對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帝深納之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先生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時蜀人

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潞公薦諸朝賜五品服先生與歐陽公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先生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先生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先生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患眩瞀疾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先生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先生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尤精于天文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子公主九人立馬卻坐頃之九制成歐陽兗公每于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公服其博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 參史傳

公是先生弟子記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于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惟欲道之達于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雲濠謹案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庫書目入子部儒家類語多可采今特采其與廬陵問答者二條亦可見其學之一班云

謝山公是先生文鈔序曰予嘗謂文章不本于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機變權術至其虛驕恫喝之氣末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先聖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尙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 梓材案黃溍跋先生帖謂劉侍讀文忠公門人也溍稍及見先生此稱當得其實觀謝山所云蓋先生之于廬陵及門而未心折者耳邵氏聞見後錄言呂汲公終身重歐原父之學知先生之見重當世如是又案先生之弟公非先生被薦于文忠亦得列廬陵之門也

舍人劉公非先生攽

劉攽字貢父公是先生之弟也學者稱爲公非先生與公是同登科第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兗公與趙公槩薦試館職歷知曹州兗州亳州襄州蔡州孫莘老蘇文忠等言其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召拜中書舍人著書百卷尤邃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 參史傳

附錄

劉靜春曰吾家原父貢父二先生高才博物風節凜然惜其與關洛同時而不偕之講學

雲濠謹案原父卽敞父貢父卽攽父古今字耳

縣令陳先生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正言丁先生隲

丁隲字公點蘇州人嘉祐進士以經學倡後進尤長于易春秋爲文自成一家官太常博士元祐中爲左正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于羅織黨錮事載國史著有文集二十卷 參姑蘇志

直講張先生巨

張巨字微之晉陵人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荆公新法行乃引去時論高之先生嘗從安定學復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同學易于歐陽公著易解十卷

簡修胡先生宗愈

胡宗愈字完夫晉陵人文恭從子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文恭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先生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累遷至同知諫院王介甫用李定爲御史先生言御史不因薦得是殆一出

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先生又爭之介甫怒出判亳州元祐初以吏部右司郎中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請刪差法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尙書右丞于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觀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尙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簡修參史傳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別爲荆公新學略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公見而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判越州還知齊州累徙襄州洪州福州最後徙明亳滄三州先生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先生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所著文集曰元豐類稿雲濠案四庫書目采錄元豐類稿五十卷其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並佚其文閎肆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旨遠要其歸必止于仁義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呂申公嘗告神宗以先生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曾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汲汲自納于人主其辭皆諂而哀要之其文與識皆未達于大道

問南豐云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用工夫卻在誠心至意上否陳潛室曰此用論語意從致知上發源皆先備所不道南豐屢言之度越諸公遠矣但其說樂處語不瑩耳樂者極至之意是他知好工夫到後自見此境界耳若用一物以樂之卽非所以爲樂木鐘集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並見蘇氏蜀學略

縣令王先生回

王回字深父侯官人先生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由進士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亡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也夫婦之合人情也君臣之從衆心也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由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可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姑求其肯告吾過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先生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其子汾爲郊社齋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傳云同門如曾南豐王深父皆以文學名故以先生次南豐

教授徐先生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永叔學古文詞永叔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仕至郡教授

別附

文穆蔣穎叔之奇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元祐初累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貢守汝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嘗入元祐黨籍後錄其陳紹述之旨盡復官職謚文穆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蔣文穆墳新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強識之儒嘗在禁林記前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

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患姦邪之目轉劾廬陵篇論不捨瑕耳

焦氏門人 廬陵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 並見滎陽呂諸儒學案

劉氏家學

僉樞劉先生奉世

劉奉世字仲馮新喻人遽父子天資簡重有法度以進士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坐黨籍累貶謫居沂兗以赦歸復端明殿學士優于吏治尚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也正須安以處之 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王先生回 見上廬陵門人

江季恭先生端禮 別見安定學案

曾氏家學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南豐先生之弟也舉進士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坐黨籍安置汀州數年歸潤而卒先生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其調黃巖簿也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聞風踵至授經無虛席後更十一州類多善政 雲濠案先生著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尙書講義八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又曾氏譜圖一卷楊龜山狀其行紹興初諡曰文昭 參史傳

曾氏門人

通判李先生撰

李撰字子約吳縣人受業南豐官至通判袁州以興學校爲先務有文翁常袞風 雲濠案先生著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龜山楊文靖公誌其墓子彌遜彌大彌正

正字陳後山先生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大奇之許以文著時留受業焉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先生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子固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文忠軾傅獻簡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斂之先生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于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獻簡欲識之先以問秦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獻簡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饋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少游延致先生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常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東坡知州事待之絕厚欲參諸門弟子閒而先生賦詩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此學者稱爲後山先生 參史傳

附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陳師道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然其云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惜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後山詩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甚有深意

李氏家學 廬陵三傳

侍郎李筠溪先生彌遜

尙書李先生彌大 合傳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通判撰子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先生率勇士邀斬甚衆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單騎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先生與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行召卿矣

七年秋遷起居郎先生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愈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卒以壯國勢節財用以備軍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先生繳奏曰事雖至微惻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先生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豐公鼎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胡忠簡銓上疏乞斬檜范如圭曾開抗聲折檜皆遭貶逐先生乃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大議檜邀先生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挽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今日之事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次日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先生引疾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十二年檜追仇向者嘗言之臣嫉言者論先生與豐公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于是先生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雲濠案先生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第彌大字似矩官刑工戶三部尚書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在兄弟中最以風節著至其講學則固未有聞也子玫其經紀胡邦衡之家事而贈以遠竄之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故事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曰無我方能爲大事曰天將任之必有所權折曰建功立名非知道者不能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其餘也然則先生之講學者深矣其歸隱連江也張忠獻公爲治田宅力辭不受

吏部李先生彌正

李彌正字似表通判子官吏部郎兼史館上書忤秦檜指爲趙忠簡公黨人廢二十年

廬陵續傳

機宜鄭先生耕老

鄭耕老字轂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洪範論孟訓釋參閩書

讀書說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九十字且以中材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爲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梓材謹案此說有作歐陽公讀書法者其數首經先孝經次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次孟子次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次尚書次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次周禮次春秋左傳先後字數微有不同又云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晝千日誦三百字不五年畢可上口是先生之說蓋本歐公而字數有異爾又其闢佛亦與歐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後而特爲立傳云

附錄

葉水心志其墓曰毅叔嘗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聖人之道歸于中正不偏常行不厭而佛者以寂滅無爲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

劉氏續傳

縣令劉先生恭

劉恭字伯協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知瑞安縣象山嘗作書言郡縣官貪殘之害以告大吏先生以其人家世方盛若極言之恐攖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或于名分未安象山答以向來區區之意不在利害至于理之所在必爭雖匹夫不可犯先生又以道大何所不容爲辭象山以不知務示之

梓材謹案是傳謝山稿底稱象山門人顧象山與書一稱之以門下再舉之以來示又自稱曰敬虛心以俟敎則先生特象山講友初未敢象山之門也攷楊誠齋集先生爲新吉守誠齋與之書曰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著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倡以道學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辨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漢論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誠

心授斯文之脈不在執事而在誰乎據此則先生固承二蘇家學者不必附之陸門矣故移入于此

宋元學案卷四

古靈四先生學案表

- 陳襄 安定同調
  -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 吳道
  - 張公謂
  - 章衡
  - 傅楫
    - 從子希龍
  - 陳貽範
  - 曾師復
  - 曾師常
    - 林石
      -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 陳砥
  - 呂逢時
    - 錢景臻
  - 黃穎
    - 子公坦
  - 劉淮夫
- 鄭穆
- 陳烈
- 周希孟
  - 劉康夫
  - 潘鯁
  - 曾伉
- 劉彝 別見安定學案
- 並古靈講友
- 章望之
- 吳師仁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 司馬光 別為涑水學案
-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 並古靈同調
- 劉夔
- 曾穎叔
- 蔡褒

並公閩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古靈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梓材案古靈學案謝山所特立補之述者謝辭也黃氏補本仍屬之梨洲非是又案其表以古靈爲安定門人亦無據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古靈先生是時學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先生獨有志于傳道與其同里陳烈鄭穆周希孟者爲友氣古行高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聞者始皆笑之先生不爲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遊而閩海間遂有四先生之目雖有譏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于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聞于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以進士爲浦城簿縣闕令先生行令事斷獄明决人莫能干以私首興學宮爲諸生講學從之者五百餘人而章衡卒爲名臣部使者安積至其縣先生以十事陳之安是之皆爲施行以遷爲仙居令仙居山縣莫知學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聽訟之暇入問于庭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學輒下車爲童子講經從學者漸多而嘗師復兄弟卒爲名儒選著作佐郎知河陽縣仙居之民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時富鄭公帥河陽一見厚禮之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謗之富公曰是賺子弟輩東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先生罷講答曰以饑人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吾取之講益力富公久而益奇之入相薦爲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尋判祠部譯經僧法護遺奏乞度十僧趙槩亦續列于闕中三年度一道士先生堅執不行且請禁宮闈要近之妄有陳乞者坐是解祠部編昭文館書籍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復興學宮課諸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復振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旁决吏事于是毗陵之盛擬于湖學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爲吳下民田之害先生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田患以除遷司封員外郎爲開封府推官將行得公糴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以償積年官逋之未清者入爲三司判官使遼尋修起居注知諫院嘗句國子監等先生薦可爲太學師長者四人小程子其一也尋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故事左右史以次知制誥而臺雜乃遷三司副使于是有言侯知制誥而召試先生辭曰陛下以義使臣敢不惟命是聽豈敢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肅臺綱豈顧寵祿之居後哉若有顧避之心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從寢前命于是王荆公執政行新法先生力言青苗不便五奏皆不報其進第四狀曰臣觀制置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四海九州之賦供用不爲不足不于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惜之其第五狀曰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安石持強辯以熒惑于前惠卿肆讒謗以陰助于後故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近者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乞從責降臣獨區區未敢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百官集議如臣等言非甘從遠竄如是則安石惠卿乞行貶斥以謝天下又言劉述劉琦錢顗等皆以言事責降范純仁以此待罪朝廷上下之情乖戾若此臣甚憂之乞免其罪以大有容之德又乞召還范純仁以厭人望又言中丞呂公著以造膝之言落職補郡安石增改誥詞暴揚其語欲以中傷尤失事體右正言李常待罪兩月不報必非陛下之意又言韓絳以制置三司條例司而爲參政是以利進自古進用大臣所未有又言李南公李定不可用王子韶爲小人于是神宗有詔召先生試知制誥而所奏皆留中不下先生辭曰臣所言不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召試非臣所敢當荆公方遣人趣先生承命見奏大恨譏出爲陝西轉運使上曰陳襄經術宜在講筵乃復令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生固辭神宗賜手詔曰卿以言事未遂不受知制誥之命且求外補朕嘉卿經術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摩道義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與還卿來章當亟就職先生不敢復辭次年卒用爲知制誥荆公終欲出之上不許

詔直學士院荆公惡之不已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之語爲犯俗先生乞出遂知陳州未期移杭州先生以杭之學校不興復修葺聚講如常州且修六井水利已而復知陳州其講學如杭州熙寧八年召還知銀臺遷樞密直學士判太常次年兼侍講又次年命爲郊祀禮儀使詳定郊廟禮樂元豐二年判尚書都省神宗且有意大用之而先生疾矣次年卒妻子問遺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贈給事中其後累贈少師謚忠文所著書有易義中庸義古靈集二十五卷（雲濠案先生所著書尚有州縣提綱其古靈集二十五卷爲先生子紹夫所編居易錄稱爲二十卷蓋未見完帙也）先生一言一行皆以古人爲法喜怒不形于色荆公之退也先生在講筵薦司馬温公以下三十三人神宗善之而不能盡用也元祐名臣皆在其中南渡後高宗得其稿詔示天下以爲薦士者法

祖望謹案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于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之門如孫莘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靈者也于時濂溪已起于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于北直登聖人之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爲前茅焉故特爲立一學案而以鄭氏陳氏周氏三子並見于後

古靈先生文集

隱居求志古人尙之然有聖人之隱有賢人之隱有介夫之隱聖人之隱樂天以俟命時未可而潛時可而躍者蜿蜿蜒蜒莫知其神舜伊尹是也賢人之隱養氣以畜德庸言庸行居貧賤而樂顏曾是也介夫之隱但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足以自牧而不足與憂天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與章表民）

後進士來茲者亦早夜不已有所勉然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與陳祇）

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答黄殿丞）

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故君子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聽也（以上與安處文）

聖人之經待人而傳當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學不宜有鑿（答許太博）

僕他無一二至于古人至于好人之善樂聞己之過則似有之（答周有終）

君子患己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與元屯田）

常患近世之士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瞶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某自涖事以來以興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將以待夫有志之士彼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外其亦有望于茲德薄任重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共教以德行道藝之事（與顧臨）

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沈以是而求至于聖人難哉孔子語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後天下歸仁

今有裸衣而倒行者目之者曰此狂惑喪心之人至于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亦無目而指之者豈不宜大自驚懼持循而修省哉（以上答餘洪）

去聖日遠明周楊墨之說衣被天下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韓退之來六百年有餘矣季甫比日于吾儒爲有功足下慎折衷之（答周公闢）

君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止（答元屯田）

行與止係乎天進與退存乎己（與富相公）

古人事死如生葬則欲其返虞則欲其安祔則欲其存而不忘奠之有倚廬事之有祖廟廬于墓非古也（答劉太博）

古之聖賢存其心視天下之民如其子一夫不獲則不能安乎其身曰天假手于我以養之吾何忍弗顧也故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桀太公七十歸周孔子皇皇諸侯之國彼豈不知養心治氣安佚之樂一畝之宅可以終身哉然而忘天下歟今之仕者與之祿則愛之至于民有死亡危苦則聽之又惡知畏天命而憫人窮也比見欽之于河陽其議論誠佳矣然而未知其仁今將有民社以爲政吾于是觀焉欽之勉之（與傅堯推序）

行身乎大方之塗養心于至義之源游泳乎詩書之和沈潛乎易春秋之微博之以文藝約之以禮法而歸之于誠亦庶乎其至也（送曾師常序）

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送

章衡序

祖望謹案古靈崛起南嶠昌明正學雖其立言尙有未盡融洽者如此五語是也然其大意已通關洛之津較之石徂徠輩則入細矣

無近名無躐學無急于奔競送章衡序

君子之道正以持之通以行之正者道之經通者道之權二者相用而成孰爲正曰中庸是也孰爲通曰隨時之義是也仁以居之義以由之正在其中矣智以遷之禮以和之通在其中矣君子知是四者所以藏身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雞鳴而起孳孳守之而弗失其善持之也是謂之正萬物相感而情僞生萬物相交而利害生故其道有否泰時有險易而濟之以屈伸語默之變是謂之通何秉字序

誠至于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于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

聰明不足以自任權勢不足以自私以上上殿劄子

聖人先得乎誠誠則明矣賢人思誠者也因明而後誠存其所謂正而公者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戒愼乎不睹不聞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此之謂明則誠矣誠明說

予愍汝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惟汲汲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箠流血而不知止忝奉天子教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輩不知予心乃相煽熾搆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是誠何心然非汝百姓之樂于此也蓋不知讀書之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汝父老歸告子弟令來學予將擇明師而教諭之仙居勸學文

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仙居勸俗文

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爲詞章取利祿而已當致學者首明周官三物之要使有以自得于心而形于事業然後可以言仕杭州勸學文

古靈語

人不可爲人所容見晁氏客語

格君心之非吾徒事也

世之欲堯舜其君者莫若求大賢而進之以上見劉執中所作祠堂記

祖望謹案王偁作陳古靈傳詆其迂闊心術異之謂偁不學乖謬至此及讀程俱北山小集乃知此語本于紹聖實錄而偁不審而實之者也北山有曰襄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爲然者襄之行己從可知矣北山又曰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梓材案壬午當作壬子

熙寧經筵論薦三十三人品目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于內可以應務于外

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提舉崇福宮呂公著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以上三人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

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長于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可充編撰之任

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鎭浮厲世

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可比于覺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足濟大事以上三人可充侍從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豪俊端方雖不長于經術然百氏無所不覽文詞美麗尤通政事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文詞典雅與軾各爲一體二人可備文翰

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所守亦端兼明世務可充史臣

祕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爲勢利所遷

太子中允判武學顧臨才豪氣剛兼有識略喜于聞過可屬以危難之事

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

祖望謹案三十三人中惟斯人晚節不終

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

兵部員外郎傅堯俞以義去就有古諍臣風

太常博士河東提刑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以上三人以言事未蒙宥復

前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罪廢不忘進學
太子中允應天簽判劉摯性行端醇詞學淵遠
太常博士宗正丞虞太熙治經有行不苟于進可充臺閣
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風憲
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運判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行可備臺閣
殿中丞充秦鳳熙河路句當官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可置臺閣
著作佐郎崇文校書張載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一人而已
興國軍掌書記蘇轍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
前台州司戶今召試館閣孔文仲性行淳粹文章正直
歙州推官吳賁以孝行聞治經學尤盡心于民政
前延陵令吳恕器識醇深學通義理
屯田郎中知太康縣林英和而不隨直而不撓
都官員外郎監泗州倉孫奕士行著于鄉閭節義信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可當一路
著作佐郎監揚州糧料院林旦通曉民政兼有持守
太常博士監衡州鹽倉鄒何操履端方吏才通敏
大理評事唐坰性雖輕脫才幹明敏以言事竄今監杭州龍山稅流落遠方
前監安上門英州安置勒停鄭俠慤直敢言發于忠義望陛下矜憐使得生還

祖望謹案古靈先生講學以誠明爲主其立朝尤以薦賢爲急今觀其三十三人品目自温公申公韓范劉王諸大臣無不當其性行其謂橫渠則曰西方學者一人而已于東坡則曰不長經術卽此可見先生之學之醇故備錄之其生平薦士于當路尚多今皆附載于後

與陳安撫薦士書九人
殿中丞致仕胡瑗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雖老尚可大用
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于古學
潁州司法劉彝其政與學通達體要
合肥主簿孫覺才質老成經學淹有原本文辭閑粹
揚州孫處高介好古而志道安貧不仕文辭必臻于理
衢州江山縣周穎剛義孝友不畏強禦
越州蕭山縣吳孜勇于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約心于理甘貧養親其二人卽陳烈鄭穆

祖望謹案其與韓丞相薦士書十七人曰知綿州龍安縣劉載虔州推官吳賁前澧陽令監泰州如皋縣鹽倉盛僑松陽令余京上虞令丁騭江寧府監上元縣管師常長垣主簿孫路以上皆文行經術之士沂州防禦推官宋希元葉縣尉吳道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監池州酒務楊國寶前涇州觀察推官王巖叟明州鄞縣尉陳頤以上皆強志力行之士左軍巡院判官黃顯節度推官曾華旦大理寺丞黃默松溪令賈易以上皆幹能之士其與蔡舍人薦士書八人曰太學直講胡瑗進士吳孜管師常任原倪天隱張京明經顧臨又友人陳烈此皆古靈未甚達時所薦及修起居注則薦常秩爲侍御史則薦陳烈領國子監事則薦常秩陳烈程頤管師常知杭州則薦吳師仁爲樞密直學士又薦陳烈其試士則薦陸佃而其薦三十三人最在後能留心天下之人材未有過于先生者也其中多講學儒者自胡公二程張子外盛僑吳孜劉彝顧臨周穎倪天隱皆安定弟子楊國寶賈易皆伊川弟子而孫覺管師常則先生之徒而卒業于安定者惟常秩林希有負先生之舉耳先生又嘗以徂徠忠義經術乞官其子

梓材謹案先生所薦又有禮祠客膳四部主簿黃庭堅見黃豫章外集

古靈講友

祭酒鄭閎中先生穆

鄭穆字閎中侯官人也四先生之一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以進士爲壽安簿召爲國子監直講尋編集賢館書籍積官太常博士以集賢校理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王侍講又爲嘉王侍講神宗謂古靈曰如鄭穆德行乃堪左右王者耳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經至可爲勸戒者必反復摘紬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以朝散大夫知越州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脫之旣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且萬緡先生悉奏免之未滿乞休管句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坐講席無閒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學者尊其德而服其教故人張景威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

其孤先生曰恤孤吾事也金于何有反金而育其子二年揚王荆王並請爲講官解祭酒以直集賢院充荆王府侍講荆王薨復爲揚王府翊善太學諸生請之有詔仍任祭酒兼充徐王府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次年遷寶文閣待制兼官如故明年乞休詔以提舉洞霄宮致仕太學諸生數千人以狀白宰相乞留范給事淳夫言穆雖年逾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老成願毋輕聽其去因引唐韓愈留孔戣故事不報于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行空學出祖汴東門之外都人觀者如堵淳夫詩曰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明年卒先生著述不傳古靈謂其深造于道心仁氣正勇于爲義文博而壯淳夫亦曰閩中眞長者元祐之盛羣賢咸在朝居祭酒者前推先生後推顔復皆眞儒云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也學者稱爲季甫先生天性介特篤于孝友年十四繼喪父母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生事禮寢興晦朔未嘗止一日學中衰經哭其親于中庭哀聲震戶外家人聞之而先生未寤也嘗語古靈曰烈今日縱得尊榮父母不之見何足爲樂其無意于世矣力學不羣平日端嚴終日不言雖御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父兄訓厥子弟者必舉其言行以規之慶歷初應試不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餌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仁宗以大臣之薦累詔之不起或問其故曰吾學未成也自是文章論舉先生志不少易古靈每謂人曰世多以季甫爲潔身不仕之流非也蓋其志孔孟之道不肯苟進而已嘉祐中詔授本州教授不拜而福建提刑王陶奏先生以妻林氏疾病醜瘦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乞賜削奪司馬溫公在諫院上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過闕之行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于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湔洗其過庶復申眉于後若復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于是陶奏不行明年歐陽公復薦其行除國子直講竟不出久之詔許從其志以宣德郎致仕先是古靈在臺中舉先生自代稱其道已造大賢之域然先生行過拘故終多以矯僞疑之者皆王陶之流也元祐初復詔爲本州教授不受祿敝衣糲食處之裕如稍有餘即以周貧乏者七十六歲而卒

附錄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弔蔡君謨爲世俗譏笑太不近人情張橫浦曰今取鄉黨言誾誾侃侃踧踖與與色勃足躩豈不爲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梓材謹案此條梨洲所節橫浦心傳本在橫浦學案今以言陳季甫事移錄于此

助教周公闢先生希孟

周希孟字公闢侯官人也四先生者古靈最有名閩中亦顯于朝而先生與季甫獨不出然交相重也遍通五經尤邃于易弟子七百餘人知州劉夔曹穎叔蔡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部使者相繼薦于朝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三表力辭不許尤闢佛氏之說卒門人曾伉等祠其遺像于五福寺中所著有易義詩義春秋義今皆不傳案古靈先生引先生說大有之九四謂前儒以彭爲旁之非彭盛也九四體是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不從其盛專心以奉六五也以彭爲盛蓋自先生發之

知州劉先生彝 別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光祿章先生望之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

宮教吳先生師仁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公闢學侶

侍郎劉先生夔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第進士歷知陝廣潭州所至有廉名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鄆州發廩賑饑民賴全活盜賊屏息後知建州以戶部侍郎致仕 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秋襃貶志五卷見鄭氏通志

龍圖曹先生穎叔

曹穎叔字力之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官右司郎中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歷鑄大錢行陝西民盜鑄不已先生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卒于官 參史傳

忠惠蔡先生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文正仲淹以言事去國余忠襄靖論救之尹師魯請與同貶歐陽文忠移書高司諫若訥三人皆坐遣先生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寫契丹使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後仁宗更用輔相親擢忠襄文忠及王懿敏素爲諫官先生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之知諫院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歷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公闢陳季甫陳述古鄭閎中以行義著先生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召爲翰林三司使旋乞爲杭拜端明殿學士以往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先生工于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乾道中賜謚忠惠同上

梓材謹案歐陽公爲先生墓誌云徙知福州復知泉州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較史傳更爲分明

古靈門人

學士孫莘老先生覺 別見安定學案

縣尉吳先生道

吳道字真常浦城人也學于古靈從之至河陽古靈嘉其志節謂能修身治性不爲事物之惑使爲河陽學舍都講遂游太學以進士爲葉縣尉古靈嘗薦之韓忠獻公謂能知無不爲剛直不撓可任以難事

張先生公謂

張公謂者閩縣人也其在古靈門下見知與吳道等河陽都講其一爲公謂而道副之

待制章先生衡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登進士第一歷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出知汝州潁州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他使歸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未幾擢知通州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元祐中加集賢學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古靈劾李定未行定擢中丞三舍人不行而章子平行之見元城語錄

附錄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還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八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其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簡如初者何異再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于此可見

龍圖傅先生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莘老又從古靈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四年以薦爲太常博士進侍講翊善後以鄒道鄉浩得罪被貶徽宗即位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在朝歲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以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州判陳先生貽範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胡安定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適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謠所著有慶善集參台州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干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管師復者龍泉人也古靈講學仙居先生與其弟師常不告父母奔走而來閉門官舍中惡衣粗食聞古善言善行必欲力行而進之每與人言及其親之老則涕泗滂沱不能收友愛其弟爲人仁勇且直好古而義朋友有暴戾弗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爲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各日威然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嘗薦爲助教其後監江寧府上元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于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陳先生砥

陳砥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第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君呂先生逢時 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穆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縣令黃先生穎 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即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雲濠謹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郎見福建通志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先生于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即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即乞以朝散郎致仕 雲濠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 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毫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先生輒皇恐曰此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鄒忠公薦之終不起

公闢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于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奮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唱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耒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曾伉周公闢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程伯淳顥劉執中彝盧仲甫秉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 參通鑑

傅氏家學 古靈再傳

縣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遊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奧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萱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于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己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奧先生 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奧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臥雲附錄傳幷及門林塘奧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爲二管各立一傳故于安定卷刪臥雲原傳而移著林氏于是卷

林氏門人 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 — 趙狩　別見泰山學案
　私淑　李縕　別見泰山學案

劉顏　附師高弁　並泰山同調 — 子　庠
　曹起　附見泰山學案
　張洞　別見泰山學案

王開祖

丁昌期 — 子　寬夫
　子　廉夫
　子　志夫

吳師仁 — 姪　師禮

楊適 — 王說　見下鄞江家學

杜醇

王致 — 從子　說 — 子　珩 — 孫　勳 — 曾孫　正己
　從子　該 — 子　瓘
　周師厚 — 子　鍔　見上西湖門人
　　子　銖
　史簡 — 子　詔　見上西湖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轂　見下西湖門人
　汪洙 — 子　思溫 — 孫　大猷　別見龜山學案
　姚孳
　俞偉
　陳擴

樓郁　並安定同調 — 子　常 — 元孫　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轂 — 子　灼 — 元孫　燮　別為絜齋學案

童望之

黃晞　並古靈同調

侯可 — 孫　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申顏　並關學之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鍔
史詔 — 孫　誥　別見橫浦學案 — 曾孫　彌忠
　曾孫　彌鞏
　曾孫　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舒亶

宋元學案卷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吳存仁當作師仁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孫泰山講學先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為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泰山贈徂徠詩曰擾臂欲為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謁又嘗薦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著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道原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不知其官爵所止雲濠案劄記云校書郎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謀為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學是真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葺學案聊為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附師高弁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舉進士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參史傳

安定同調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為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為可惜也

儒志編

形容不欺鄒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懵

凝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

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夬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牖牖之論者無通變之略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

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奕為之者不若睹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翱曰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

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經行先生昌期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為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為塘奧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八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為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為家庭有阿私也

尤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陳古靈爲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風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稟底及刊本並作杭之吳存仁偶閱翁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當由筆誤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著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與致府中濟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與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年七十有六遺令纂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滎陽張峋爲文表之參四明文獻集

學師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歷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同上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爽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樞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邸樊縕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

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辯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奎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轂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翊張祁攷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于時代尚不甚遠然即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謹案鄞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此爲誌係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弔先生詩作悼王處士故第以處士標之

正議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

光祿袁公轂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蘧月蘋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濟也金橋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即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古靈同調

光祿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抳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閒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贓貶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久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兄冤復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單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盱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聱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爲聱隅者枅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徂徠在太學遺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關學之先

殿丞侯華陰先生可

申先生顏（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敘功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責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爲定昏禮又爲減官輸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誅姦胥以大理評事簽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酋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城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邊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爲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敵以爲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搆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坐者必起與先生爲莫逆顧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斂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尙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兄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爲荆門先生仲良

祖望謹案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顏先生之有功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爲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即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

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温公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尙如此參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狩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緼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時事除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眞定又爲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荊公荊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或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靑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曹先生起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嘗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遊太學時其兄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遂定交參史傳

楊氏門人

銀靑王桃源先生說見下鄞江家學

鄞江家學

銀靑王桃源先生說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鄞縣人鄞江先生之從子也受學鄞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參四明文獻集

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權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篤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没鄉建桃源書院贈銀靑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

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額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鄞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寵奎之賜固異數也又案王一晨甬上三補耆舊詩于先生傳云師仲父鄞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郁是先生又爲大隱門人

縣令王望春先生該附子瓘

王該字德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爲望春先生登慶歷六年進士王荊公宰鄞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令鄧城官舍旁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既卒歸橐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瓘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參寶慶四明志

提舉王先生勳附子正己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賻子正己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淸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己終太府卿參四明文獻集

鄞江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王鄞江遊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郞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槩賦朝議是之章惇開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猺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從其議參延祐四明志

冀公史先生簡

史簡鄞縣人以後人貴封冀公爲鄞江高第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爲西湖高第再世與豐清敏同門參鄞埼亭外編自注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轂 見下西湖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 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父元吉爲縣從事爲范文正公所知王荊公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沔先生以春秋教授于鄉鄉人稱之爲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爲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 參鄞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議不施而近高安謂其官闕學

知州姚先生孳

姚孳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爲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䘏之郡將怙威淩傑吏屬邑患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爲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丐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爲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神宗諭以仰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棺官爲殯葬歲薦饑閉有遺兒請顧媼乳之丞相爲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論以居養安濟漏澤爲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乃卽先生祠爭出貲爲奠焉 參寧波府志

縣令兪先生偉

兪偉字仲寬鄞縣人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兪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部使者聞于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孳卧而病者 參延祐四明志

縣令陳先生擴

陳擴字君益鄞縣人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教榮學校獎進士類政尙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先生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玆民無不舉子男諫其名女諫其氏後卒于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乃請于朝錫廟額曰旌福 參寶慶四明志

西湖家學

知軍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 參鄞縣志

西湖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轂 附子灼

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鄞縣人嘗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嘉祐六年登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判杭州其爲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實爲之亞及貳郡而文忠爲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姻黨爲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爲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 參寶慶四明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

周鍔字廉彥鄞縣人師厚子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嘗官桐城辭不赴乃遊穎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永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淳夫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卽退休于家 參延祐四明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覿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晨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埒爲買東明審以不附

新法忤荊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提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傑埒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司諫同岑之感矣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頎秀豐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丞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聞過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辟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爲己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況亡親欺君士君子所不爲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參寧波府志）

中丞舒嬾堂亶

舒亶字信道鄞縣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爲樓正議高第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荊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爲難亶可惜也

周氏家學（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見上西湖門人）

進士周先生銖

周銖師厚次子鄞江鍔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參延祐四明志）

史氏家學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見上西湖門人）

侯氏家學

侯荊門先生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鄞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 古靈同調
　子 康 —— 孫 植 別見百源學案
　從子 宏 —— 子 朴 —— 孫 通國

劉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 從子 焞 別爲和靖學案
張雲卿
李陶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師德 別見百源學案
私淑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黃隱 —— 曾孫 黼
陸賀
　子 九思
　子 九皐 —— 劉堯
　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 九韶
　子 九齡 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子 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並涑水續傳
　子 壁
　子 垕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邵雍 別爲百源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別見廬陵學案 —— 子 羲仲
劉攽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 子 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seal]

宋元學案卷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梓材案涑水學案梨洲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爲兩卷稾亦無存茲特采錄廷書而以纔孟潛盧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稾倘存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眞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鎭首發其議先生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疏再上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太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閒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雲濠案先生遺文名傳家集

東按爲先生行狀稱文集八十卷外有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諸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未及謝山學案劄記溫公易傳三卷又一卷　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悖卞請發冢斵棺詔奪贈諡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于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　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　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齪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士則

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言戒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回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　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閑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閑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　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無爲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眢井而羃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文子也或又曰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指過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

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歎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辯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制行以和拯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拯清和之弊大有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于是立言以捄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邪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

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又孟子謂蚳鼃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貪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者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愼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若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于水火之中則焉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閒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

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犫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湎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汩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辯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爾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辭費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

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于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偏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暮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閒爾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爾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閒爾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爾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爾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爾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爾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將寘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置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弃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既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爾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有此事于義未瑩

宋元學案卷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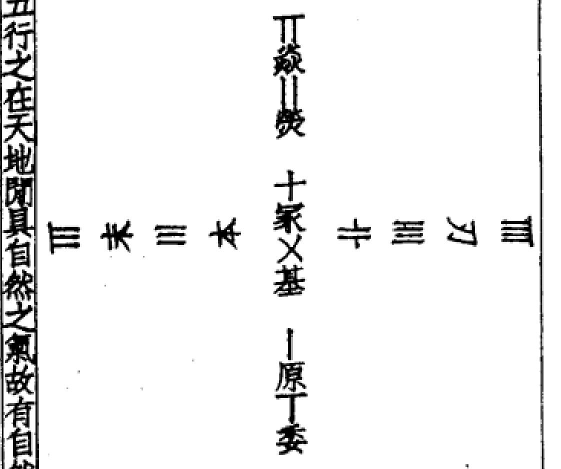
涑水學案下

溫公潛虛

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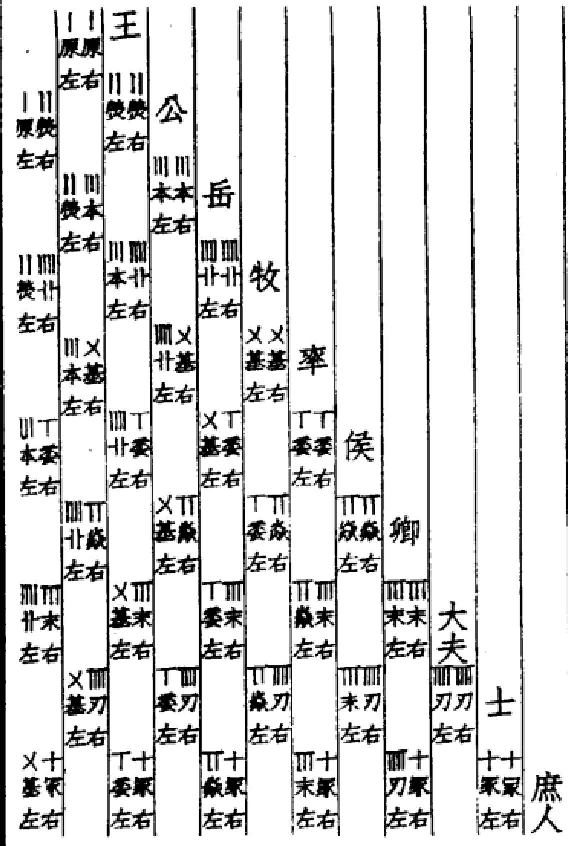
梓材謹案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與晁氏讀書志皆言潛虛多有闕文其無闕者泉州本也吳禮部潛虛後序稱初得全本又得孫氏許氏闕本蓋溫公本未成書今亦無從審其何者爲闕顧得餘其全文而張敦實十論亦並錄于後

氣圖



張敦實曰五行之在天地閒具自然之氣故有自然之象與自然之數天一居北爲水地二居南爲火天三居東爲木地四居西爲金天五居中爲土在虛則有原有熒有本有丱有基焉至于水一得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木三得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合而成十此生數一十有五成數四十生成之數五十有五所以具天地終始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五行更生得土以助之昔之原者今有委昔之熒者今有焱昔之本者今有末昔之丱者今成刃昔之基者今成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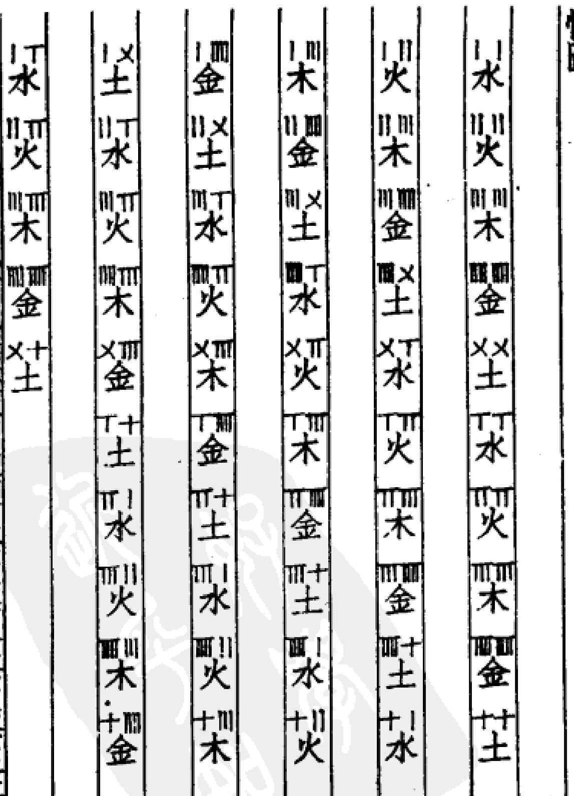
體圖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萬物或者不爲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爲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爲正也正順蔑墜之大誼也

張敦實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五位所以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與地六相得合而生水有原而有委地二與天七相得合而生火有熒而有燄天三與地八相得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與天九相得合而生金有卝而有刃天五與地十相得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以五行生成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有十故一等至十等總五十有五體體有左右辨賓主也有上下辨尊卑也左右上下遞純遞詘以與天下之治以成天下之業故能若網在綱若臂使指無尾大不掉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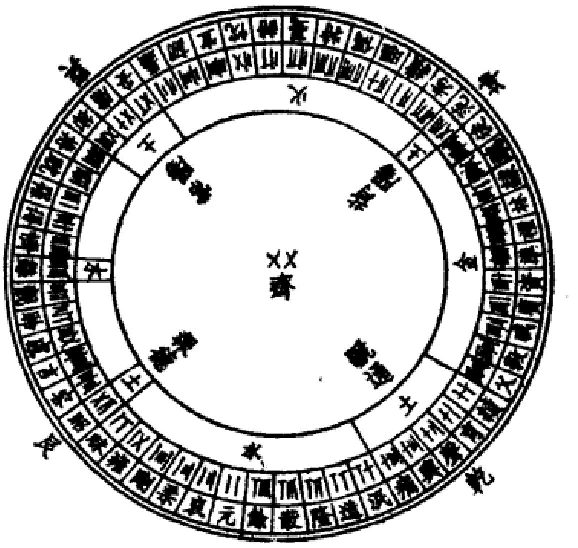
性圖



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于純終于配天地之道也

張敦實曰五行之性皆相生以相繼相克以相成虛始于十純其體立而不改其次降一故水與火配其次降二故水與木配其次降三故水與金配其次降四故水與土配自降一至降四其下亦降次以相配焉最後五行生成大率不出乎此

名圖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卬而瞻之宿躔從度卬則為蓂頫則為墜卬得五宮頫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與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以步蓂軌以叶歲紀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于虛矣故萬物始于元著于裒（蒲侯）存于齊消于散訖于餘五者形之運也柔剛雍昧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覿動之官也繇懠（臍西）得罹耽（都含）情之詠（伯）也歬卻庸妥（吐火）蠢（尺尹）事之變也訒（刃）宜忱喆戛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禋（因）準資賓戒政之務也斆（做）乂績育聲功之具也興痡（鋪）泯造隆業之著也為人上者將何為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以乂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白也夫為人上而不能養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殽亂矣教而不能治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祈有功者可得乎

張敦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體而立

名不過五十有五齊于天地之中包斡萬物故有名而無位冬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一六居後在天則斗牛女虛危室壁之分三八居左在天則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分二七居前在天則井鬼柳星張翼軫之分四九居右在天則奎婁胃昴畢觜參之分自泯至昧十有一名在北而屬水自容至前十有一名在東而屬木自蠢至考十有一名在南而屬火自徒至乂十有一名在西而屬金昭一土也處報德之維分王于丑卻庸妥三土也處常陽之維分王于辰范一土也處背陽之維分王于未續育聲興痡五土也處蹏通之維分王于戌齊中土也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

行圖	丨丨 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力行道德之始也任	丨丨丨 裒	裒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豪賢聚而	國					丨丨丨 柔	柔地之德也臣之則也天為之剛矣不違四	時君為剛矣不御嘉謀金為剛矣從人所
變圖	慎于舉趾差則千里機止其矢	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人治亂之始也	初 進而遽而俟其信而利用正	二 人傑而繫歎猛而釋	三 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	四 羽毛鱗介各從其彙	五 蔓絲之棼附草納模	六 八音和鳴神祇是聽	上 雲遇于山冰泮于川	初 馬牛服役左右釋力	二 蘧蒢戚施盜跖之所或得其咎	三 齒剛必缺久存者舌
解圖	慎于舉趾差則遠也	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	聚不可祈必遽遠也	人傑而繫善以道事也	百毒之聚止害人也	羽毛鱗介聚以倫也	蔓絲之棼不知圓模也	八音之真感人神也	雲遇冰泮聚極必分也	馬牛服役臣職宜也	盜跖之所虧不為也貳得其咎為主所不知也	齒缺舌存久剛必危也

爲故剛而不柔未有能成者也

四　蠻石之確抗之以暴　蠻石之確强不能支也

五　大柔如水利物無已　大柔如水不與物違也

六　痛梁析轂傾轍脫輻　痛梁析轂任重力微也

上　綴旒靡委政不在己　綴旒靡委君道非也

丨Ⅲ　剛

剛天之道也君之守也地爲柔矣負載山岳臣爲柔矣正直歸水爲柔矣頹崖穿石故柔而不剛未有能立者也

初　偃王無骨莫之自立　人之有骨以自立也

二　不忍小辱自經溝瀆　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三　目瞋耳塞拔木觸石一跌而踣螻蟻之食　一跌而踣不復振也

四　金輿玉軸歷險不覆　金輿玉軸任重載也

五　介潔自守其要无咎　其要无咎由寡欲也

六　精金百鍊有折無卷　有折無卷貴不渝也

上　歐冶鑄劍利用加鍛　利用加鍛過剛則折也

丨乂　雍

雍和也天地萬物之性不剛則柔不晦則明通而行之其在和乎

初　匪飛匪潛出門交有功　出門交有功尙和也

二　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隘是用希　夷清不傷惠和不流也

三　玉質金聲利用賓于帝庭　玉質金聲有嘉德也

四　猶猶獨獨無施而適搏沙雜糅舒席卷塊　猶猶獨獨不可如何也

五　富者減求者增卒會于平　富減求增益寡損多也

六　鹽梅不適羹羹不食　鹽梅不適性有頗也

上　天地融融萬物痝雍　天地融融萬物和也

丨丅　昧

昧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盈以生君子之晦與時偕行

初　取足于己不知外矣　取足于己所以昧也

二　日匿其光俟于東方　日匿其光俟未耀也

三　鐵目石耳踞于淵水　鐵目石耳不可導也

四　其行失足或導之燭　或導之燭能受教也

五　無相之瞽闚戶而處　闚戶而處未失道也

六　不習而斷敗材毀樸　不習而斷不免咎也

上　傭人守金衆盜攸候　以昧居上必有盜也

乂丌　昭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不察也日月之明靡不燭也人君之明官畢材也恒有事也懋有功也

初　匿其鑑拂其塵覿其形　匿鑑拂塵以自照也

二　隨珠照夜不如膏燭　珠能照夜不可常也

三　察見秋毫物駭而逃　察見秋毫物所駭也

四　鑿隙偷光爭昇之燭厥志唯勤　鑿隙偷光借明也爭昇之燭逆光大也

五　循牆不寐秉燭而跌　秉燭而跌恃明儆也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日麗于天無不照也

上　宿火于灰　宿火于灰善韜明也

Ⅲ Ⅲ　容

容貌也尊卑有儀軍國有容會之則屬

初　修而實而久而安而　修容有常久則實也

二　葆首夷俟不若遺死　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

三　癩面不飾　癩面不飾貴不變也

四　褻衣錦裏君子奚貴　褻衣錦裏不自衒也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　以和以莊容之善也

六　朱紱紫裏服久必敝　朱紱之敝其裏見也

上　樛木之垂甘瓠之纍　木垂瓠纍貴下賤也

Ⅲ Ⅲ　言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心始通有號有令君心無隱有話有言中心乃宣

初　壺盧之口可用以受瘖者之食稻粱之賊　稻粱之賊言不可已也

二　人不我知鑠金而嚴　鑠金而嚴人弗信也

三　不圖其闕稱溢浮天　稱溢浮天不可收也

四　天信其時萬物攸期　萬物攸期衆信之也

五　庸言之謹必顧其行　言行之謹以立誠也

六　時言之利上下攸賴　上下攸賴其利博也

上　言由于衷弗思而得萬世之式　言由于衷弗意之也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乂Ⅲ　慮

慮思也聖人無思自合于宜賢者之思以求其時應事不思不能言幾學道不思不能造微

初　秋毫差機失不可追　秋毫差機不可不慎也

二　旁瞻千里俯顧百世　旁瞻俯顧所慮遠也

三　澄源正本執天之鍵　澄源正本萬術壹也

四　林甫月堂慍入笑出匪躬之益　匪躬之益終自殃也

五　萬物之神出天入塵　出天入塵無不臻也

六　謀利忘義商賈之任　謀利忘義慮不遠也

上 孔子從心不踰矩 孔子從心從容中道也

丅〣 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錄達四聰聽而不聞是謂耳聵聞而不擇是謂心聾所以王者聽德惟聰學者非禮不聽

初 聆德惟聰否不若聾 否不若聾聞無益也

二 飾讒弗信聆聽四達 聆聽四達聽不蔽也

三 甘言便耳沒于淵水 甘言便耳不可悅也

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 苦言利身不可惡也

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 擇其利病由乎心也

六 纖聽闢聞擊惟道言是 道言是聽心不違耳也

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 惡聲不入耳不順非也

丌〣 覿

覿視也天高其目錄明四目視而弗見是謂目盲見而弗擇是謂心盲所以王者視達惟明學者非禮不視

初 粉澤之暉覆弃理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 昧者不知目惑之也

二 項楚姚虞形似心殊 形似心殊明不在目也

三 敗車弊轂坦途傾覆自掩其目 自掩其目不能見也

四 虎視眈眈其心渾渾 其心渾渾審所視也

五 蘧篨戚施俯仰相疑 俯仰相疑任偏見也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緣囊之目視細猶巨 視細猶巨明辨皙也

上 疑旋十二同仁一視惟目之蔽 疑旋之蔽不用目也

〣〣 繇

繇事也天地同春萬物訢訢聖賢相遂四海歸仁

初 凱風怡怡萬物熙熙 凱風怡怡然氣教也萬物熙熙無疾怨也

二 悅之匪人涉于顚躓覆車陷輪 悅之匪人偏所愛也

三 貌笑貌顏神清心眞弗實其芬 弗實其芬末失則也

四 閑務而事反求諸己 閑務而事以從道也

〣〣 懠

懠怒也天地之怒風霆橫飛王者之怒斧鉞六師君子之怒暴亂是夷小人之怒適身留

初 匪怒之道必理之求拔刃難收 必理之求先慮後斷也

二 自怒自解人不之畏 自怒自解威已玩也

三 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招辨惑之浮爲害之求 快心一朝忘後患也

四 雷霆赫赫亂是用息愼厥死圖 雷霆赫赫以止亂也

五 事怒以德愛惡不失大人元吉 大人元吉不失德也

六 賞溢于喜重戮是委或顚而聚 賞溢于喜愛人從致也

上 爵祿錫予飾喜之具惜印吝金人委而去 爵祿飾喜不虛拘也惜印吝金人失其望也

五 有來有形怒然後興 無形而怒祇取禍也

六 忍之少時福祿無期 忍之少時迺免難也

上 雷風既息雨以沛澤 風息而雨萬物滋也

十〣 得

得欲也牝牡飲食禽獸之欲官爵財利俗人之志欲仁求仁入聖門

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惟心之舍 外交中誘心不君也

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漢高入關弗徇貨色 弗徇貨色智之事也

三 聖人循理百物不廢其心無累 其心無累過不留也

四 [illegible]饕饕爲人益貪 [illegible]饕饕貪欲不厭也

五 守常知足不危不辱 不危不辱又何求也

六 不學無識惟飲食牝牡之嗜禽獸之羆 禽獸之羆猶可食也

上 鶴學鶻鼠鷦鷯弗願 鶻鼠弗願乃可貴也

〣| 懼

懼憂也知命樂天無憂則實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者夫涉世憂患事則有常理始于憂勤于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初 飽食無憂犧犧馬牛 犧犧馬牛人必有憂也

二 巨艦之峨衝風激波濟于江河先哭後歌 先哭後歌憂則有喜也

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 安寢不懼無所知也

四 德禮不積惟禍之感 德禮不積實者之憂也

五 嫠婦之恤匪知其緯 嫠不恤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憂憂憂天之墜 憂天之墜亦過計也

上 周規孔制使世之計 周規孔制憂萬世也

〣Ⅱ 湛

湛樂也以欲忘道惑而不樂也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去欲從道其樂也誠

初 利用作室固僮于勤大廈以成燕子欣欣 燕子欣欣享其安也

二 萬民不匱守業安居形苦心愉 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惛歌舞之紛突火將焚燮倚其門 醉飽之惛忘禍之感也

四 酒食衍衍威儀反反繼量不違 酒食衍衍以禮自飭也

五 不勤厥畝實其饗餮 不勤厥畝無以食也

六 家有韶濩外忘其蓁 家有韶濩樂道德也

上 王用宴于鎬京 鎬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情有七而虛其五何也人喜斯愛之怒斯惡之故喜怒所以愛惡也

〣〣 羿

羿進也駑馬日進驥可及學者日進聖

初 羿非獲已進寸退尺飾其金履 羿進之初不可不愼也

二 盲人操舟乘彼湍流 盲人操舟禍在不測也

門可入為國日進功業可得險途冒進或至于踣

三　日出而任日沒而息君子之則　君子之則出處順也

四　兕跳而躍為飛而伏弧張射擊　兕跳而躍以逃為進也

五　主人三揖日中必暴失時不延　主人三揖任勿問也

六　駑馬之疲驥馬之追戢羽强鞬墜于轅轎　駑馬追驥力疲盡也

上　日沒而任力憊而登過梯違兵　日沒而任危辱近也

ㄨ卌　卻

卻退也日月進退晦明以成寒暑進退品物以生君子進退功名以彰

初　一葉于螢木陰未得我心傷悲　一葉于螢陰始長也

二　納履而顧心留迹去　納履而顧心有望也

三　唾面不辱叱嗟不諾或績諸谷　唾面不辱顏之强也

四　雲螢于江舟艤于浦雷出于山車稅于宇　雲螢于江識微象也

五　揖之則拜麾之則止無怪無害　揖拜麾止動不妄也

六　膾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妖　膾珍不御志不事也

上　龍登于雲垂尾之卷下人式瞻　垂尾之卷終可卬也

ㄨ十　庸

庸常也日月運行不差旦暮四時變化不忒寒暑君能下下不失其尊聖賢違節不亂其經

初　天地之德變化無極四時不忒　變化無極終有常也

二　井泉之潔汲者不絕　井泉之潔常可久也

三　衡鑑之職無增無虧　衡鑑之職善保常也

四　樹楊飫水一日十徙　一日十徙不能以榮也

五　晝作夜息寒耕暑耘小人其職　小人其職君子治也

六　井污而久蟲蠹其口　井污而久不知變也

上　魚跳失水困于螻蟻　魚跳失水不安常也

ㄨ丁　妥

妥靜也息也日息于夜月息于晦為歲息于冬草木息于根荄此者皆曰天地天地猶有所息而況于人乎

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其樂于于　藏心于虛不假物也

二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　鑑物而明得所止也

三　窮濱之僑求恐致累　窮濱之僑不能擇居也

四　馴鹿龍職由習得成　由習得成制而心也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吉人之得賤人之失　吉人之得靜以待也

六　蛇蟄于泥不能噬齧　蛇蟄于泥志在污也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火伏于灰或燎于原　雷震火燎因時動也

‖‖　蠢

蠢動也天之動晝夜以行地之動草木以生聖賢之動功業以成

初　陽氣潛萌品彙咸生充牣乾坤　陽氣潛萌動在中也

二　新居之徙督居之棄不如其已　新居之徙未有稱也

三　狙入于囿跳梁仆仰　狙入于囿無益也

四　據于蒺藜欲去何之不去何為去或得陵　雖無所之不可處也

五　霜凍樹稷勞而無得　霜凍樹稷徒自勤也

六　樹穀于雨拔草于暑　樹穀于雨費及晨也

上　說心無害龍蛇其蟄利用無極　龍蛇之蟄以存神也

‖Ⅲ　訒

訒仁也天地好生秋不先春王者尚恩德先于刑人無惻隱虎狼奚異擴而充之同仁一視

初　牽牛釁鐘惻于厥心　牽牛惻心仁之祖也

二　營感螻蟻匪仁之方　營感螻蟻失所與也

三　工不踰閑事成[illegible]　工不踰閑其中度也

四　青鑑白刃利以征亂　青鑑白刃斷以義也

五　赤子在谷丈人濡足　赤子在谷濡不避也

六　推輿濟人不如杠梁之長　推輿濟人惠不大也

上　至德如春洪于無境莫知其然　仁道大成萬物遂也

‖卌　宜

宜義也君子有義利以制事事無常時務在得宜知宜而通惟義之功闡宜而執亦義之賊所以天地當執不廢肅殺聖人用刑不害慈愛

初　盜跖莊蹻諱聞其惡　跖蹻諱惡有甚惡也

二　守爾恩愛貢爾蠡珠匪愚則狂　貢爾蠡珠所失大也

三　徇利遺節託名以說污于斧鉞　託名以說以欺世也

四　名駒大轢安行正路疾徐中度　疾徐中度不失節也

五　李瓊殺身無所成名　李瓊殺身不可為名也

六　斷臂納肝毀形殘生惟心所安　毀形殘生義无咎也

上　衛親之大手足無愛　手足無愛大得宜也

‖ㄨ　忱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苟為會之未見其能久長者也

初　可用交勿恤其手徒有徒　勿恤其手自誠也

二　言無等誓懼不能踐　言無等誓衛華求實也

三　天道之則四時不忒下土之式　下土之式人信之也

四　父子乖離吐心而疑情不在事　父子乖離不知其可也

五　硜硜之信小夫之諒　小夫之諒可為民也

六　小信之必大義之失君子不由　君子不由輕重權也

上　堅城捍外彊隄捍水革囊浮海漏不在大　城隄浮囊不可不完也

丁川 **喆**　喆智也經天緯地必有其理智者見之心閉事濟聲以為巧詐以為森靈門論智其說不然

初　益薪火發浚源泉冽　益薪浚源務學祛蔽也

二　斤斧順順梓匠之從　梓匠之從小役大也

三　盜兵利吏不制　盜兵利祇益害也

四　動若流水惟物之利　流水之動以利物也

五　務本安分金玉其命　務本安分知保身也

六　狙鼠狡黠志在竊食　狙鼠狡黠以竊食也

上　神禹濬川行其自然　行其自然不為鑿也

川丌 **戛**　戛禮也天高地下制禮之經尊隆卑殺飾禮之文人不知禮進退無度手足罔措國不用禮紀綱不舉四維之傳

初　仰天俯地正名辨位以定民志　仰天俯地名位判也

二　敝衣蔽形猶愈裸裎　敝衣蔽形猶愈無也

三　衣冠周孔揖遜發冢　揖遜發冢以飾姦也

四　羣牛之狂服軛達場　羣牛之狂能自制也

五　偶人粉澤　偶人粉澤徒飾外也

六　斐如燿如紀如綱如四海王如　斐如燿如王者事也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　嫂溺則援禮有權也

丌Ⅲ **特**　特天也天氣下降地資以生日光旁燭月借以明夫和而正婦順以行是謂天地之經陰陽之義人道之始

初　桃李之賁情慘心悲松筠之恩　松筠之恩晚無及也

二　有猳在牢或投之刀先笑後號　先笑後號不求終也

三　夫剛而令婦順而聽　夫剛婦順未失常也

四　闔門雍穆庸歌庸哭　庸歌庸哭得中節也

五　德禮不貳歸嫁娣納　德禮不貳以身先也

六　鉛刀析薪折當餘斷　折當餘斷不可用制也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虺蛇入蒼崖惟婦之慈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蛇入蒼崖必敗家也

丌Ⅲ **偶**　偶配也天能始事地實終之陽能生物陰實成之有夫無婦中饋孰主所以承先于恒男下子女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酣虺蜥是長未或成嬪　未或成嬪不早辨也

二　忌疾食讎侮情斷理　侮情斷理不服罰也

三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牝雞司晨反常也

四　陰柔而靜品物咸正　陰柔而靜順承天也

五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　中饋攸司未失道也

六　康王晏起姜后請罪　姜后之請警戒相成也

上　君王后治齊不可用正居武用口　不可用正婦人從子也

十丌 **暱**　暱親也疏者必疏親者必親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苟違其常心安可怙恃者畏之如讎豺虎

初　九族咸序省躬之故　省躬之故知所從也

二　象封有庳食而弗治　食而弗治弗私以致也

三　竹枯不拔蝕死不厭　竹蝕之安補之多也

四　條亡枿存或斧之根　條亡枿存見者執柯也

五　父母妻屬等衰以睦　等衰以睦示不同也

六　剝背背足易之金玉其肌不屬　剝背易玉棄親御它也其肌不屬人于汝何也

上　堯舜親親萬國興仁　萬國興仁大成仁也

丨丌 **續**　續子也繼父繼子二者雖金與其父智軍若子實所以舜生商均虞神不延鯀生神禹杞夏配天

初　終為首穿牛鼻利用以早　終為穿牛初易馴也

二　父播其土子終厥畝　子終厥畝能紹先也

三　徵子滿腹不如嬴之不育　徵子滿腹害厥生也

四　敬教養葬父母怡怡　父母怡怡善承意也

五　纘緒匪懈不為鷂鳶　不為鷂鳶亦似宗也

六　牆階紛如父母類如　父母類如不替志也

上　繼先不墜德備不虧祖考之靈　繼先德備終子事也

丌丌 **考**　考父也父為尊矣患子不親母為親矣患子不尊能盡二者其惟父乎慈而不訓失尊之嚴訓而不慈害親之恩慈訓曲全尊親斯備

初　老牛舐犢不如鴻引其雛　鴻引其雛教之飛也

二　作室無實勿壞其基以佚能為　作室無實不可強也勿壞其基亦可侮也

三　受馬益粟肥逸而陰終不可服或援之樂　受馬益粟祇益害也

四　散而金珠聚而餘害實不實毒香不益暴　散而金珠實于人也

五　寶金匱玉不昇之燔鑑守之屋　不昇之燔失綏纘也

六　薪火不滅燔汝主餘貽汝鑿曾無疆之慶　薪火不滅有繼也

上　丹朱商均利用作賓　利用作賓知子明也

ㄨ丌 **範**

初　易子之教賓客是為惟嚴之利　惟嚴之利人如賓也

範範也天垂日星聖人象之地出圖書聖人則之繪變之微文武是寶爲子之圖孔子所睿著之何其無師

二　衡不平繩不直大匠短尺民莫之則　衡不平不足由也

三　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綸投鍼　以綸投鍼發蒙也

四　北指燕南指楚惟爾之取　北燕南楚使自擇也

五　準矩繩規衆法攸貴　準矩繩規先自修也

六　投鑿于關或投之劍　投鑿于關人不見也

上　聖作六經萬世典型如見其人　萬世典型言作則也

徒

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四方顯聞傳衆聖道以彰

初　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楚　出門擇術慎所從也

二　巧心妙手木不雕朽　木不雕朽其質陋也

三　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　不可服箱不可訓也

四　騏驥騄驊造父授轡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天才異也

五　中人不惰可以寡過　中人不惰志務學也

六　樸木之曲惟材之辱爲輪爲轂　曲木爲輪性可揉也

上　仲尼之道三傳不替以克承世　以克承世道大明也

醜

醜友也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彝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

初　素絲纚纚如遇緇遇朱　遇緇遇朱惟所擇也

二　意氣相許不以利取　取不以利能擇交也

三　水石相激石濁水清蓬麻共植惟蓬亦直　惟蓬亦直近賢也

四　綿鉤鋼繆膠而漆投半途分流往矢操矛　往矢操矛反相賊也

五　春耕秋穫易力並作游情勿諾　游情勿諾不如己也

六　毛羣羽聚糧食之蠹　糧食之蠹無所益也

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辜　惟初之辜不早識也

隸

隸臣也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不能以光臣不君不能以功

初　木蓄其材工則斵之玉蘊于石人則琢之　木蓄其材以待用也

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　玉馬金牛事所奉也

三　一身三首蜂蟻所醜　一身三首無所容也

四　登邱而俛置膝而遺百隸衛衛　登邱而俛不自棄也

五　股肱綴體授世不改　股肱不改知所從也

六　顧戟其膂口揚其高挾怨以騰戕傳之刀　戕傳之刀怙其庸也

上　秋穀既收土田之休　穀收田休不敢處功也

林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共處一人元首萬國以康厥德惟何仁武及明備則壽昌缺則喪亡

初　赤子之命在厥初生　赤子初生性命繫也

二　遁迹不失無喪無得　遁迹不失亦足樂也

三　姦賞忠誅臧違否從首足顛施　姦賞忠誅庶事戾也

四　巨舟峨峨濟于洪波　巨舟峨峨賴以濟也

五　鐙無光斧無鉎股肱不從惟身之殃　光鉎之無下不使也

六　天日昭如橫柱森如忠進姦誅　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上　日中而移山高而危大人克終　日中而移不可不戒也

禋

禋祀也豺知祭獸獺知祭魚忘先背本徼怨狂惡明而人實曲則鬼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　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二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爲　謂祭何爲心傲忽也

三　豺獺之饋霜露之恩無失其時　無失其時不忘本也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　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五　繭栗之角瓦登匏爵上帝是享　繭栗之角誠不必豐也

六　弗播而穫弗攻而木祀淫祭黷　祀淫祭黷佞神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熟　果時則熟理必至也

準

準法也爲農無法黍稷不生爲工無法器用不成用兵無法賁敵喪兵殆國無法長亂殃民

初　董荼之萌薙則不榮燎火焚焚妖不盡燼　董荼之萌惡不可蓄也

二　嗇夫執經闘艾同歡上圖下畢歎駭而突　歎駭而突窮則悖也

三　罔密而散徽逃饋繫不如其棄　徽逃饋繫制小失大也

四　貪虎于穴百獸戰栗罔目甚闊冒不可脫　貪虎于穴縱暴類也

五　築水之盈小傷必傾庭燎之明繼其薪蒸　築水之盈傷則敗也庭燎繼薪明不可怠也

六　積芻之組嘉穀扶疏　積芻之組去物害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惡之勿遺　驅蠅去飯不足道也

賁

賁用也何以臨人曰位何以聚民曰財有位無財斯民不來所以洪範八政食貨惟先天子四民農商居半

初　衣食之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　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　子贏父單厚于民也不憂饑寒必相養也

三　將其耕桑尊農卑商疏原道委上下均利　尊農卑商明本末也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四　山童澤涸今笑後哭　山童澤涸其稍竭也

五　棄隨之害，或寡或什　或寡或什，道不同也

六　大盈藏金，鄙夫之心　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　勤約成風，人不困窮　勤約成風，身先之也

丌丨 **賓**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主有賓；諸侯朝聘天子之賓；四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周官設行人之職，行掌敬序賓之禮。

初　賓擯主人，有禮則親　賓擯有禮，主宜親也

二　三藩十四門，共一辟，藩藩穆穆，天子　四門穆穆，無雜心也

三　叢其垣，拒其戶，攻之其之，或助　四鄰　叢垣拒戶，不與物交也

四　重禮輕幣，遠人畢至　重禮輕幣，不為利也

五　伯父伯舅，惟賓惟友　禮循其舊　禮循其舊，國有制也

六　秦帝接餉，心違　諸侯西鄰　面服心違，威劫之也

上　東鄰無客，西鄰之集　西鄰之集，亦可羞也

丌∥ **戒**

戒，兵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孰能去兵儀憂生亂何以止亂所以樂有辭。干燕必有射佩劍卸，衆蒐之具，井田寓營陳之法。

初　不利為寇，利用禦寇　利用禦寇，以自衛也

二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知戒慎也

三　兵由食忿，民輟國燼　民輟國燼，終自焚也

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奔　兵死不奔，有節制也

五　公孫建識，業挾弓矢　公孫之識，不窮理也

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　修國省躬，以正人也

上　戢戈櫜矢，憂患方始　憂患方始，戒不虞也

丌川 **數**

數，教也。木有材，工則斷之；民有性，吾則教之。生之者天，教之者人。教化既者，既矣，習俗乃成；習俗既成，運數莫奪，越千百年，風猶不絕。

初　去母從父，得其塗路　得其塗路，知嚮方也

二　虎犢養子，教之搏噬　秦人以饕　秦人以饕，不由教訓也

三　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笞　建其師長也，立其規示軌物也，執其笞撻以刑也

四　漢光厲俗，幾亡舊績　漢光厲俗，尚名節也

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　其影自正，身先之也

六　飽食嘻嘻，畜積之肥　飽食嘻嘻，逸居無教也

上　契敷五教，黎民時雍　比屋可封　比屋可封，惡人鮮也

丌丌 **乂**

乂，治也。農夫治地植，植耘除；王者治國慶

初　刀斧椓器，先必執柯　刀斧執柯，先自知也

二　致令析碎，遺大得細　上勞下逸　上勞下逸，不知要也

賞刑餘棄而不治其國無制，無制之國，其民作慝。

三　卑人為主，喪其資斧　喪其資斧，任匪人也

四　欲圖之張，引其綱欲　綠之治擬其紀　綱張紀舉，實繇從也

五　量形製衣，可用為儀　量形製衣，不好大也

六　網開而疏，綱縱其遺　利以得魚　利以得魚，得民也

上　臨魚料斗，惟萃于笥　惟萃于笥，不續終也

十十 **績**

績，功也。事不見功，何以為終？務舉不在多，能以道成為功，用兵不在多勝，以亂靜為功。是故物成秋冬，天地之功；時底隆平，帝王之功。

初　先春布穀，蹶勞不育　忍以使時，若遷若遠　若遷若遠，善乘時也

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　務在安民，無奇功也

三　六子奮庸，萬物以豐　天地之功　天地之功，不自為也

四　有體悅珠，人口之腴　有體悅珠，匪其人也；人口之腴，祇取禍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　日敗而王　日敗而王，善要終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己奇庸　生事要功，好作為也

上　漢宣算效，優于孝文　日滿我辟　日滿我辟，稽有潤也

十丨 **育**

育，養也。天地生物，人資以養，君陳一法，人得其養。是故夫人獲養于母，幼養于父，終身養于天地人君。

初　井糞勿墨，溉灌之浸　溉灌之浸，養不窮也

二　飼我黃牛，以耕則收　縛子無憂　飼我黃牛，養實也

三　赤子啼饑，觀我朵頤　載矜載嗤　載矜載嗤，莫之恤也

四　吐哺餔兒，母瘠子肥　母心之嘻　母瘠子肥，損上益下也

五　燕雀之羹，自育自養　解而羅網　解而羅網，勿憂之也

六　發廩移粟，東歌西哭　東歌西哭，不徧及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　萬國之均　萬國之均，大成也

十∥ **聲**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遠；無其聲，人不聞；聲遠而樂德之所以終；人聞而至，樂之所以始。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三代之王，必先令聞。

初　聲譽擅墟，或清或洪　或清或洪，聲從實也

二　慎守而身，勿為鵝鳴　勿為鵝鳴，無惡聲也

三　微禽之嚶，其鳴嘵嘵　鸞鳥之招　鸞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颯颯　有聲颯颯，匪求之也

五　鬼嘯梁上，弗見其象　人其之章　弗見其象，無實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是聞　聾者思亭　聾者思亭，求自審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　始終惟令，不變消也

興

興，起也。仆而復起，衰而更興，前王之墜，後王之能。

初　遲馬修輿，辨道除轍。｜遲馬修輿，審所寄也。
二　大匠無斁，樸木無工，有初無終，毀其故宮。｜大匠無斁，力不副志也。
三　澣垢縫裂，捨乾補缺。｜澣垢縫裂，且可衣也。
四　病危得醫，器敝得倕。｜病危得醫，佐以明智也。
五　蘖有枿栽，或爲棟材；熒出于灰，可以焚萊。｜枿栽爲棟，天材異也。
六　困甑而熄，甃遺而嘶。｜甃遺而嘶，志力憊也。
上　總轡操蓋，左右在己。｜總轡在上，執輿權也。

痛

痛，病也。官病于上，民病于下，國以陵夷。

初　外彊中懾，恃而不戒。｜外彊中懾，禍所從也。
二　祛寒得熱，金石之擊。｜擊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　齒拔兒傷，治體得亡。｜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　固本以靜，防微以愼，天不能病。｜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　弗益弗擊，以俟調術，轉輓引日。｜轉輓引日，未失也。
六　其亡其亡，劑審其方，醫用其良。｜其亡其亡，戒愼不敗也。
上　膏肓不治，世無良醫。｜膏肓之疾，不可如何也。

泯

泯，滅也。焚出于灰燼之實，燼火燎于原，滅之則易。是故周之興也，十五王而不足；及其滅也，一褎如而有餘。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初　蜩鳴于林，挾衣絮矣。｜蜩鳴絮矣，宜早防也。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其紹如綫。｜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三　緡自竇亡，乃生少康。｜夏之不泯，得少康也。
四　絲顓血絕，劇莫隴滅。｜絲顓血絕，誠可傷也。
五　冥志鬱絲，惟運之從。｜冥志鬱絲，無以據也。
六　水厭其原，木剝其根，波高葉繁，目昧心昏。｜水厭其原，何可長也。
上　前車已覆，繼彼社屋。｜前車之覆，後所懲也。

造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乾闢坤，肇有父子，始立君臣，倡之者聖，和之者賢，爲之者人，成之者天。

初　大虛闢冥，開乾闢坤，萬有成敘，實惟其人。｜萬有成敘，人所爲也。
二　舜禹之禪，湯武之戰，天心人願。｜天心人願，非利之也。
三　用丁擇術，功僧惡積，成顆毀疾。｜成顆毀疾，不由僧也。
四　依仁附義，乘時順理，誅暴誅姦，利物利己。｜能利乎物，實自利也。
五　量時度力，田作言一，規模可則。｜規模可則，匪自棄也。

隆

隆，成也。一陽之進，必盛于夏，是謂隆暑，陰則生矣；一陰之進，必底于寒，是謂隆冬，陽亦形焉。是故王者之盛，必極盈成，盈成之時，必貴持守，可不念哉！

初　其憂其勤，日昇于雲。｜其憂其勤，明日進也。
二　百體四支，勿增勿虧，守之以砥。｜體支已完，勿增損也；守其成，惟能謹也。
三　酒肉如陵，鐘鼓盈庭，鐵刃堅城。｜鐵刃堅城，守備盛也。
四　視舟之濡，窒之用袽。｜視舟之濡，感慮于豫也。
五　暑至陰生，寒極陽萌，君子畏盈，小人怙成。｜小人怙成，危禍近也。
六　盛不忘衰，安不忘危，一日萬幾。｜幾事之微，不可不愼也。
上　累土匪易，功虧一簣。｜一簣未成，虧九仞也。

散

散，渙也。氣散而竭，族散而絕，民散而滅。

初　敝弓之弝，益漆與膠。｜益漆與膠，結以禮信也。
二　心傷之離，微子去之。｜微子去之，親戚離也。
三　守業兢兢，朝露春冰。｜朝露春冰，雖凝易泮也。
四　倒廩虛庫，財散人聚。｜倒廩虛庫，知所散也。
五　衆聞而聚，潰而平，盜棄其兵。｜盜棄其兵，禍亂弭也。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水至沙潰，不固結也。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達者先見。｜達者先見，明始終也。

餘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故天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堯舜之德，禹稷之績，周孔式終，天無窮。｜堯舜周孔，垂世無窮也。

齊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中之用，其至矣乎！

衆星拱極，萬矢湊的，必不可易。｜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張敦實曰：五行在天地之間，可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以道者也。故用各有五，終于五十五，名其修爲之序，可以治性，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曰行者人之所務也。繫之辭以明其義，用之變以尙其占，皆所以前民用也。

又曰：律呂之生，始于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

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至十二律旋相爲宮各以七變而乘之則盡八十四稠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至六十律旋相爲宮又以七變而乘之則變盡周期各統一日盡三百六十四變于潛虛之中始于裒之初終于散之上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用大矣

命圖

	吉	藏	平	否	凶
裒	六	四	二	五	三
柔	五	四	三	六	二
剛	四	六	五	二	三
雍	三	二	五	六	四
昧	二	四	五	六	三
昭	六	四	二	五	三
容	五	四	三	六	二
言	四	六	五	二	三
慮	三	二	五	六	四
聆	二	四	五	六	三
覿	六	四	二	五	三

繇	五	四	三	六	二
懠	四	六	五	二	三
得	三	二	五	六	四
罹	二	四	五	六	三
耽	六	四	二	五	三
前	五	四	三	六	二
卻	四	六	五	二	三
庸	三	二	五	六	四
妥	二	四	五	六	三
蠢	六	四	二	五	三
訒	五	四	三	六	二
宜	四	六	五	二	三
忱	三	二	五	六	四
喆	二	四	五	六	三
戛	六	四	二	五	三
特	五	四	三	六	二
偶	四	六	五	二	三
暱	三	二	五	六	四
續	二	四	五	六	三
考	六	四	二	五	三
范	五	四	三	六	二
徒	四	六	五	二	三
醜	三	二	五	六	四
隸	二	四	五	六	三
林	六	四	二	五	三
禋	五	四	三	六	二

準	四	六	五	二	三
資	三	二	五	六	四
賓	二	四	五	六	三
戒	六	四	二	五	三
斆	五	四	三	六	二
乂	四	六	五	二	三
續	三	二	五	六	四
育	二	四	五	六	三
聲	六	四	二	五	三
興	五	四	三	六	二
痛	四	六	五	二	三
泯	三	二	五	六	四
造	二	四	五	六	三
隆	六	四	二	五	三
散	五	四	三	六	二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

張敦實曰命者時之所遇也吉凶否臧雖惟命所遇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其禍福之未定則稽疑之占不可後也茲所占者自裒至散五十二名以二三四五六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之所遇而抉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然後可以觀變而避就也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于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蓍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抉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蠲不筮不誠不筮必蠲必誠神靈是聽

張敦實曰虛數七十有五其用七十分二掛一揲之以十先左後右條觀其餘以命卦名分客主而定陰陽且如裒之一卦｜爲主川爲客左揲先餘一右揲後餘二是先主後客者陽若左揲先餘二右揲後餘一是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如裒之六吉三凶不易也陰則用其幽與顯戾也如裒之六吉當爲凶三凶當爲吉也假如元川蠢Ⅲ容Ⅲ徒Ⅲ齊以生數純者不可分陰陽當置右而揲左造丌考Ⅲ前Ⅲ乂Ⅲ續廿成數純者亦不可分陰陽當置左而揲右皆揲之以七以所揲之餘觀其吉凶臧否平爾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況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于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張敦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爲道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衍而伸之是謂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以溫公平生著述論之其考前古興衰之迹作爲通鑑自潛虛視之則筆學也留心太玄三十年既集諸說而爲註又作潛虛之書自通鑑視之則心學也今世于筆力之所及者家傳人誦至于心思之所及則見者不傳傳者不習道極于微妙而不見于日用之間亦何貴乎道哉是故易所謂人道不過乎仁義玄所謂大訓不過乎忠孝虛所謂人務不過乎五十五行仰而推之以配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不能越一度以周天人不能越一行以全德茲又述作之深意也學者盍以是求之

附錄

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冷齋記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行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閤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並日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賀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溫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神宗孟論人才及司馬光神宗曰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嘗宁慟哭歎曰誰爲朕言此者唯公著曾數爲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言時寮曰莫如司馬光呂公著二人梓材謹案此見某氏初見欽宗之言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真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荊公者雖悔之無及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洛俗春日放園園丁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丁呂直納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餘十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公所不受十千也並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書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之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並言行錄

程氏遺書曰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劉元城曰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書大意以富民與貧民鄰居爲喻

又曰金陵以兩府啗溫公不可嘗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廟曰司馬光豈有此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廟保養成就之力

又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清臣鄧溫伯去正人易若反掌嗣倖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爲相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生民之患如拯溺救焚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

陳忠肅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又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

汪玉山與何運使書曰溫公有補文中子傳一卷比方得之其所去取略盡矣此外如所云揚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者哉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又曰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六二之中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眞僞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劉漫堂麻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爲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別爲百源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涑水學侶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類上令渙之子類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兗公與類上同年進士也高其節書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頴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先生時爲和川令入賛史館凡魏晉以後事尤考證精詳溫公悉委而取決焉與王荆公有舊欲引修三司條例先生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荆公怒與之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先生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許卽官修書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先生奏請詣西京賛修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編次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先生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偕溫公遊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先生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先生枉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通鑑外紀十卷 參史傳

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曰胡梅磵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磵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翦黏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迹盡成遺棄也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磵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羲仲所紀可見也羲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書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洵多矣

附錄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十五六時在淮南亦侍先丈之側嘗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

祖望謹案道原每言荆公面帶妖氣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諸侯去籍則所傳自非完書在愼擇之不可盡以爲不然

舍人劉公非先生敞 別見廬陵學案

涑水同調

中丞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進士及第累官權御史中丞是時王荆公以侍臣棄官家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于得人先生獨以爲不然曰安石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衆莫不怪之居無何荆公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苛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多非其人天下大失望先生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司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參溫公傳家集

忠文范景仁先生鎭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並爲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議趙先生瞻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盩厔元祐二年累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須城人徙居濟源先生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宣仁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

祿大夫謚曰獻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子駿之最焉康節曰駿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復贈謚其子同上

溫靖孫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先生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書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獻簡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違德實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先生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轉洪洞令有善政神宗時以司馬溫公薦召至訪以安邊之術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復書職先生自爲小官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同上

涑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司馬康字公休溫公子也雲濠案溫公無子以族人子公休爲之子見邵氏聞見錄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溫公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先生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溫公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令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稔乃還本土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遷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詔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嘗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參史傳

梓材謹案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蘭山所作正獻傳

附錄

姚稽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偽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爲書最著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縣令司馬先生宏

司馬宏文正兄伯康之子也官陳留令紹聖黨事起以上書論辨得罪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貶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爲官父死徒跣負櫬還葬晉寧參軍入爲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爲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爲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參史傳

司馬先生通國

司馬通國忠潔之子也忠潔使金金授以尚書左丞不屈然猶縻其出入而生先生名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先生有大志結北方之豪韓玉欲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弟尚在北張忠獻公因遣張斛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致意先生次年復遣使行至亳州邏者得之先生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先生謀帥兆士劫之既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獻欲待入朝爲請卹會罷不果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溫公門下坐廢遂不復起卒弟子私謚節孝先生 參江西人物志

別駕樊先生資深

樊資深字逢源溫文正公弟子也皇祐制科入仕累官潞州別駕剛介博洽居家力行任卹之惠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厚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溫公入相先生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稱洛中三賢之一也 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此傳舊附和靖學案和靖傳中節錄爲傳故于從傳刪去溫公入相以下二十餘字

教授張先生雲卿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溫公居洛訪士于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游溫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問溫公曰田尹之賢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族殯父柩于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毋饑矣故不往也溫公悵然曰光幾誤薦子是先生得見溫公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溫公入相田尹以遺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

李先生陶

李陶字唐父蜀人待制大臨子從司馬公于洛嘗時大老皆喜之在錢塘東坡送之詩云忠文文正二大老稱李廣平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 參氏族譜

梓材謹案泰山學案稱僧道潛稱先生學于溫公最實而邃經是先生固涑水高第也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先生師德 別見百源學案

涑水私淑

忠肅陳了翁先生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監稅唐先生廣仁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侍御史召對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尚王氏而先生以司馬溫公對不稱旨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說取三經板火之爲呂陶等所攻出守泗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

梓材謹案謝山鮚埼亭集外編有記荊公三經新義篇言毀先生黃隱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略

道原家學

宣教劉漫翁先生羲仲

劉羲仲字壯輿筠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五代史誤作糾謬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通鑑功乞除其子補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儀安尉敢和閑以蔡京薦召爲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或言曰吾但知天子有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 參江西人物志

孫氏家學

學士孫先生朴

孫朴字元忠呂正獻所薦館職也嘗對歐陽公譏笑程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譏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梓材謹案先生爲溫靖長子由歐陽學案歐陽公傳錄爲之傳

又案厚齋稱其官學士嘗爲呂居仁言元祐間事與此略同

尹氏家學 涑水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別爲和靖學案

涑水續傳

隱君陸道鄉先生賀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 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文簡李巽巖先生燾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先生

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拔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溫公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歷禮部侍郎請正太祖東嚮之位罷幸太學輪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兼工部出知常德遂寧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先生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進敷文閣待制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爲史官淳熙十一年乞致仕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贈光祿大夫先生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既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宣公書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水心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考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鎭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　參史傳

黃氏續傳

侍郎黃先生黼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燾之曾孫乾道間進士遷太常博士輪對稱旨進祕書郎尋除兩浙轉運副使時毗陵民饑取稽秕雜草根爲食郡縣不以聞先生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賑之全活甚衆仕至權兵部侍郎　參姓譜

道鄉家學

從政陸先生九思

陸九思字子彊梭山長兄也預鄉舉封從政郎有家問朱子爲之序梭山撰行狀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舉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勤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回不能釋手云　參象山年譜

修職陸庸齋先生九皋

陸九皋字子昭梭山第三兄少力學文行俱優預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書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卒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爲次序著有文集　參象山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率諸弟講學是三陸之學固皆得于先生也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巽巖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簡李悅齋先生𡌴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

百源學案表

邵雍　祖德新　父古　附師李之才　涑水講友
- 弟睦
- 子伯溫
  - 孫溥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趙鼎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 司馬植
- 王豫
- 張崏　並為王張諸儒學案
-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 呂希績
-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 李籲　別為劉李諸儒學案
- 周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 尹材
- 張雲卿　並見涑水學案
- 又九人　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 私淑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 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 牛師德—子思純
- 劉衡
-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 王湜
- 張行成　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 並百源續傳
- 富弼　別見高平學案
- [illegible]　別[illegible]學案
- [illegible]
-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並百源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秖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梓材案盧氏藏底作康節學案又有作百泉學案者本傳稱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先生始學于百原蓋原爲源之本文泉又原之省文爾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祖德新父古附師李之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逐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雲濠案明道誌先生墓云幼從父從共城晚遷河南今曰幼從父遷河南蓋誤卽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尙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蓬蓽甕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眞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于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雲濠案先生既卒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曰康節初歐陽棐過洛見先生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棐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邪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當作諡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百家謹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攷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希夷希夷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始學于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于雷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卽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皆自謂慕堯夫爲人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敢復如此

觀物內篇

百家謹案先生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門弟子所記述內篇註釋先生子伯溫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

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閒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閒矣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閒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渾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于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閒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水氣所化）火爲風（火氣所化）土爲露（土氣所化）石爲雷（石氣所化四者又交相化爲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霖之雨火雨則爲暴之雨土雨則爲濛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閒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于其閒矣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閒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閒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

轍迹也故有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矣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必入于義也尚言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人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閒哉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閒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

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倡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倡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謂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謂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謂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謂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是謂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性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以萬物皆反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物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氣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閒無方而不測者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榦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爲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木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于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于萬物爲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

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張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水雷霰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神棲于日人之神發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
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鮑時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百家謹案細觀太玄子雲便未即知曆理
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于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形可分神不可分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
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答

百家謹案黃氏日鈔云伊川至論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何爲亦剿入其中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爲康節子伯溫所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爲先儒所取餘多膚淺子文得家庭之說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問答浮詞幷與觀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

祖望謹案晁氏但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是蓋疑詞而亦未嘗竟以爲伯溫作也但劉左史安節集中亦載此篇而頗略則更可怪左史未必爲此文也

漁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樵者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漁者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

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邪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有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爲分何爲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以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

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年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世治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宋元學案卷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百源學案下

先天卦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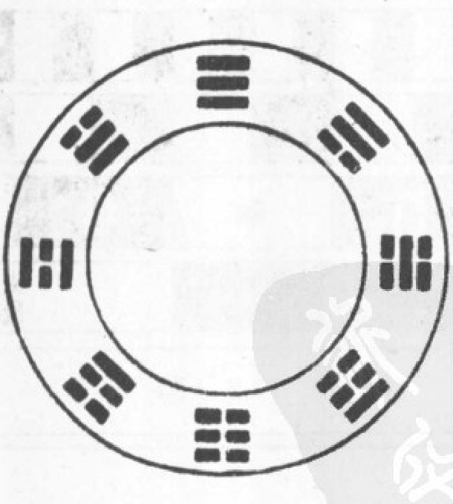
八卦次序之圖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

啓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耦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爲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百家謹案大傳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至于河圖自漢以來未有定說孔安國劉歆以八卦爲河圖洪範本文爲洛書鄭康成依緯書則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一六居下之圖皆以爲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河圖也至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亦以今之洛書爲河圖河圖爲洛書而朱子始反置之作啓蒙說詳先遺獻象數論中據啓蒙以圖中虛五與十爲太極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奇耦數各二十爲兩儀以一二三四爲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象折四方之合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爲兌震巽艮牟牽扯洛書入之以傅會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文而蔡氏謂伏皇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圖者伏皇之所由以畫卦書者大禹之所由以衍疇也其實八卦與河圖不相黏合即朱子自于原象篇云惟皇太昊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興篇又云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殆亦自悟啓蒙之失矣

八卦方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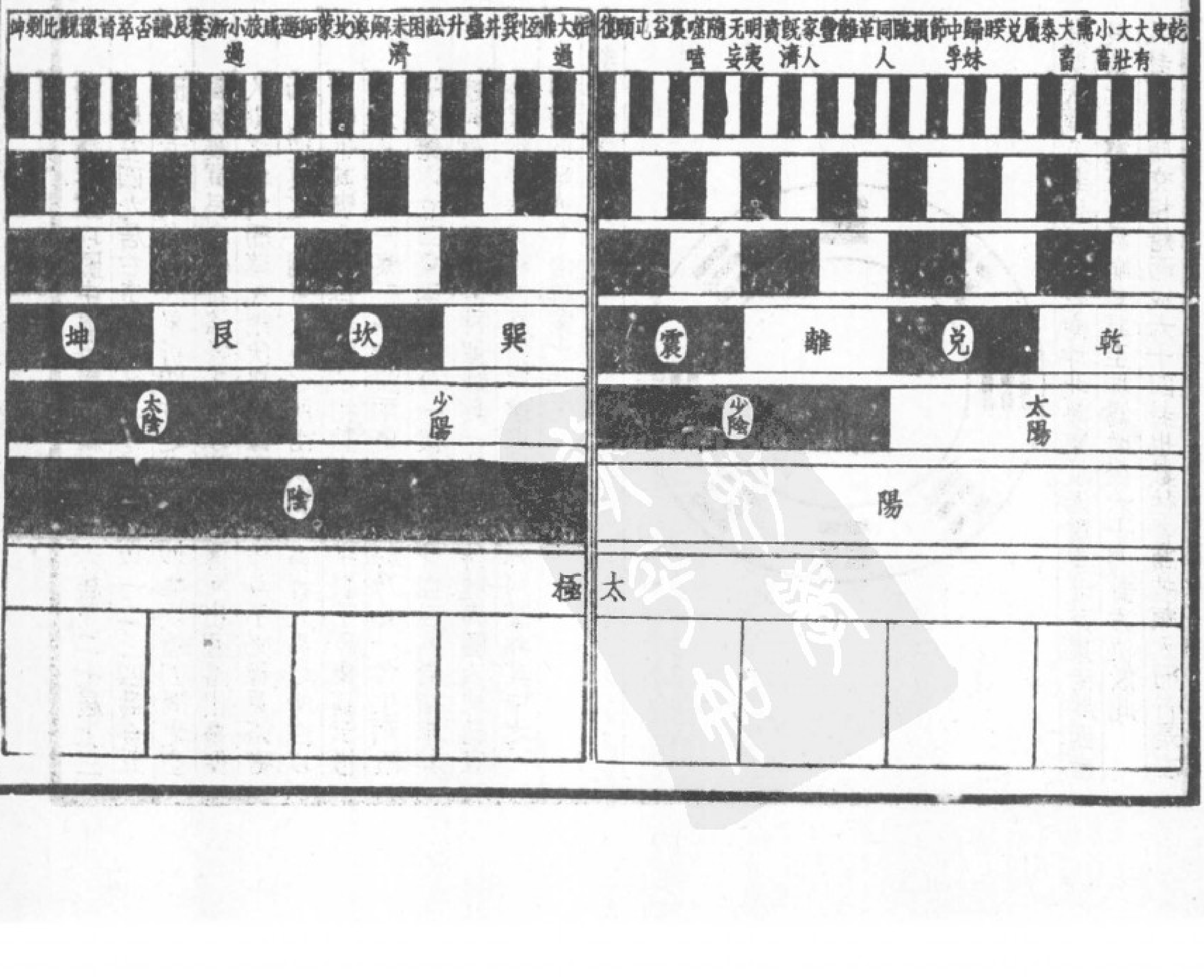
此明伏羲八卦也又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

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于東月生于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八卦之在横圖則首乾次兌離震巽坎艮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圜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

六十四卦次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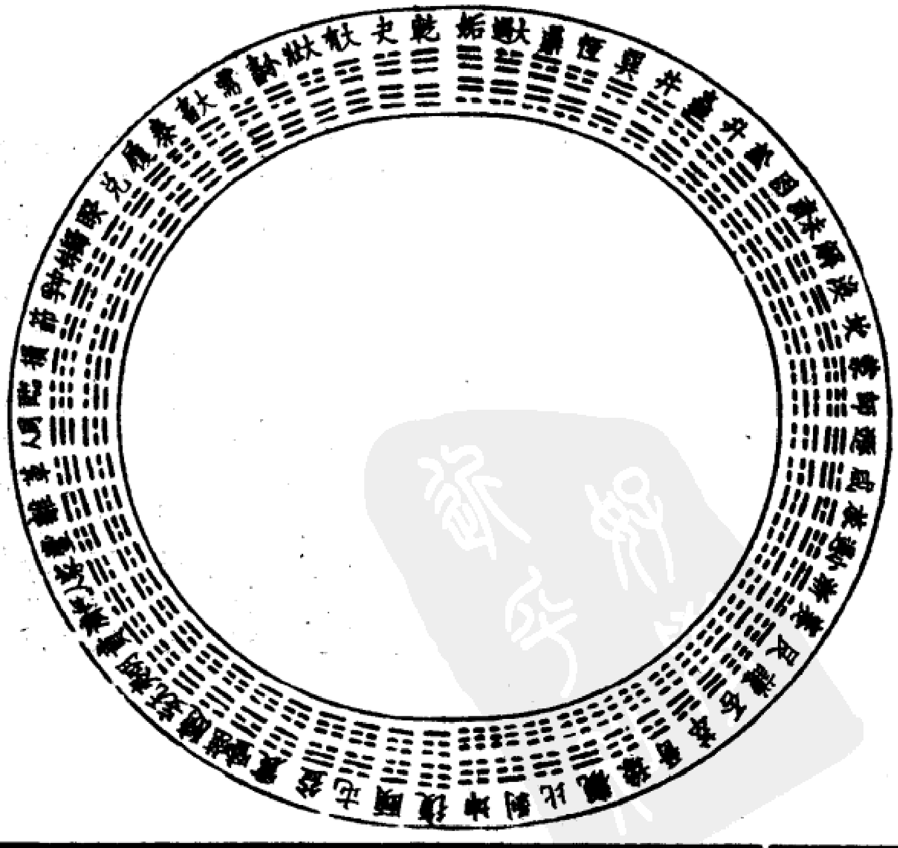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也是于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也是于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以至爲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此卽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百家謹案此邵子所謂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橫圖也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朱子本義于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以奇耦爲之終不粲然今欲易曉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閑也圓圖卽以此序規而圓之方圖以此割而疊之

六十四卦圓圖方位圖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自姤至坤為陰含陽自復至乾為陽分陰坤復之閒為無極自坤反姤為無極之前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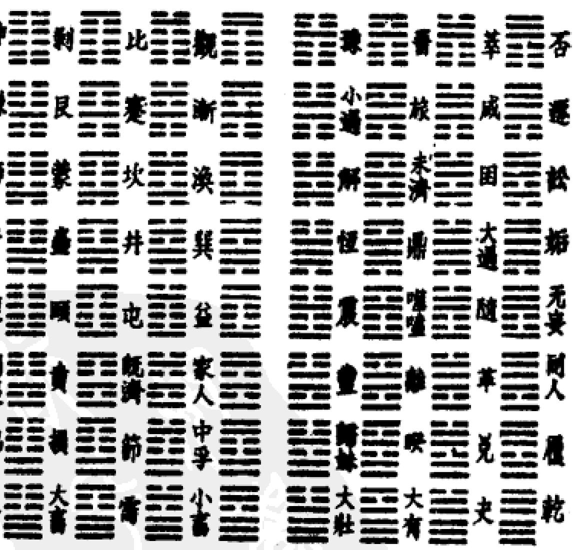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于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于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為逆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百家謹案邵子之說以得半為中又不敢至于已半而以將半為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漸趨于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謂其盛既開則謂其衰其理不過如此

方圖四分四層圖



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咸損也坎離既未濟也震巽恆益也為四層之四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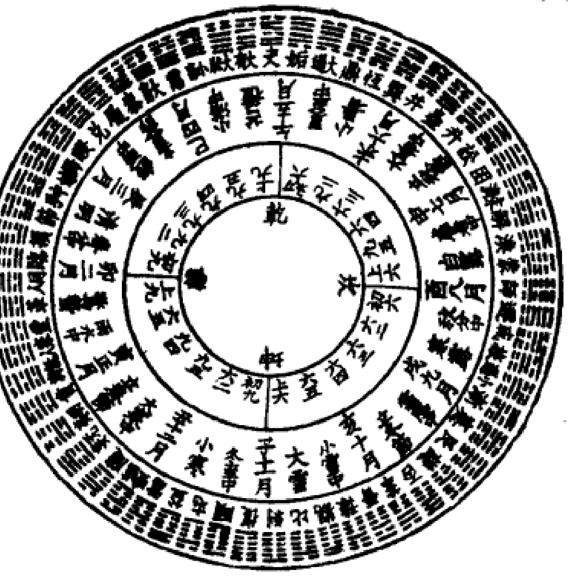
朱子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為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乾之右為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為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于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

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百家謹案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爲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即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即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即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卦氣圖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子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爲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爲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爲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爲觀日月皆入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當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末交夏至爲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十二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末交冬至爲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爲六十四卦以卦配氣者如此

周一敬曰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無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以此爲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即擬此干支爲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即擬此時爲天心作溥定爲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爲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爲一氣之節逐時逐日敘而數之或爲甲子或爲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即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日即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于是以干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權數長者福數盡者迍消息盈虛歸于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逃矣○如今年歲在辛巳盈者于六月朔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逓頤而屯而益

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乘承之候其節氣爲小暑矣視所值爲姤之上邪則日爲甲辰于冬至丙戌干爲生而支爲沖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无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竊正乾蠱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邪則日爲乙巳于冬至丙戌干既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慎德載物濟事有人正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得時得朋有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畫無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百家謹案康節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畫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去四卦二十四爻以一爻當一日恰合當期之三百六十日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康節謂楊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又曰楊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今觀太玄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亦便未可謂知歷理見天地之心者也康節先天卦位衆舉之者莫如朱子至舉其圖架于文王周公孔子之上然而辯之者亦不少茲略採辯圖之說于後以俟千秋論定焉

附先天圖辯

歸震川曰易圖邵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稽近取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死生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曹耦之類人人自以爲易要之皆可以言易也易不離乎象數象數之變至于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此聖者之作也旁推而衍之者爲變此明者之述也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今所謂易圖者列橫圖于前又規而圓之左順右逆以象天壤而方之交加八卦以象地謂出于伏羲太古無言之教何者是紛紜邪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圜可方一域于圜方之形則局矣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得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聖人然不可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或曰邵子所據大傳之文也大傳易有太極節先天卦序也天地定位章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節文王卦位也曰此邵子謂之云爾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天地也山澤也雷風水火也八者不求爲耦而不能不爲耦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則東南西北繫是焉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總之圖與傳雖無乖剌然必因傳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

附梨洲易學象數論論先天圖曰邵子先天橫圖次序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爲據黃東發言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有之否邪某則據易之生兩生四生八而後知橫圖之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一陰一陽者是也其一陽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其一陰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耦以三百八十四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如朱子以第一爻而言則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奇耦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一落于爻已有定位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兩儀生四象所謂老陽老陰少陽少陰是也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兌爲少陰三奇☰者老陽之象三耦☷者老陰之象一奇二耦☳☵☶者少陽之象一耦二奇☴☲☱者少陰之象是三畫八卦即四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以象告此質之經文而無疑者也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曰彖者言乎象者也今觀彖傳必發明二卦之德則象之爲三畫八卦明矣是故四象之中以一卦爲一象者乾坤是也以三卦爲一象者震坎艮與巽離兌是也必如康節均二卦爲一象乾離坎坤于四象之位得矣兌之爲老陽震之爲少陰巽之爲少陽艮之爲老陰無乃雜而越乎易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艮震之爲陽卦巽兌之爲陰卦可無疑矣反而置之明背經文而學者不以爲非何也至于八卦次序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其在說卦者亦可據矣而易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緣飾圖之左陰右陽學者信經文乎信傳注乎四象生八卦者周禮太卜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則六十四卦統言之皆謂之八卦也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舉貞可以該悔舉乾之貞而坤乾震乾巽乾坎乾離乾艮乾兌乾該之矣以下七卦皆然變之于易曰八卦定吉凶若三畫之八卦吉凶何從定乎曰包犧氏始作八卦其下文自益

至夬所取之十卦已在其中則八卦之該六十四卦亦明矣由是言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全體而見畫細推八卦即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兩儀四象之理而兩儀四象初不畫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即生生謂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謂康節加一倍之法從此章而得實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後出經文之外也其謂之先天者以此章所生八卦與前章始作八卦其文相合以爲宓戲之時止有三畫而無六畫故謂之先天又以己之意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倣此章而爲之以補羲皇之闕亦謂之先天不知此章于六十四卦已自全具補之反爲重出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積累而後成者豈可謂之重乎既不難明背何止如東發言非易之所有邪

其二曰邵子先天方位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爲據而作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圖于是爲之說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乾末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坤末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倣此而演之以爲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見帝出乎震一章康節舍其明明可據者而于未嘗言方位者重出之以爲先天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天地定位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未聞南上而北下也山澤通氣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乎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奚取其相對乎雷風相薄震居東巽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遠之則不能薄矣東北爲寅時方正月豈雷發聲之時邪水火不相射南方炎北方寒猶之冬寒夏熱也離東坎西是指春熱秋寒誰其信之此皆先儒所已言者某則即以邵子所據者破邵子之說帝出乎震之下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次序非即上文離南坎北之位乎但除乾坤于外耳而繼之以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然則前之天地定位四句正爲離南坎北之方位而言也何所容先天之說雜其中邪且卦爻之言方位者西南皆指坤東北皆指艮南狩南征必爲離西山西郊必爲兌使有乾南坤北之位在其先不應卦爻無闌入之者康節所謂已生未生者因橫圖乾一兌二之序乾一兌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則左旋右行之說益不足憑矣凡先天四圖其說非盡出自邵子也朱震經筵表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故朱子云宓戲四圖其說皆出自邵氏然劉牧鉤深索隱圖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兌數皆九也其所謂九數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則知先天圖之傳不僅邵氏得之也

論天根月窟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即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閒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閒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氐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康節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之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積數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爲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二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回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案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與也

論八卦方位曰離南坎北之位見于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卦畫之時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則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于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

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鬱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于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時爲秋于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于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爲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于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于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于寅坎當申交于離故終寅離終于申離當寅交于坎故終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即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于義何居蒲變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于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于陰陰上而交于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子午冬夏不用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歟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勝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附黃晦木宗炎周易象辭先天卦圖辯略曰伏羲以前初無書之方冊代見物理之事伏羲欲以文字教天下傳後世創爲奇耦之畫使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象之在兩間者煥然移于方冊之上正所謂文字也後聖師其大意變成斜正縱橫之狀而文字日增是卦畫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畫之支流也八卦者六書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書之會意轉借也爲陳邵之說者視此爲圖以謂不立言語文字使人靜觀以悟其神妙何異云孔孟惡誤墓不爲碑版慎毀書不爲序記雅頌不爲樂府風人不爲長律短句也造爲文周孔子只從中半說起人至三聖恐無可復加矣何獨于演易嘗易不識向上精微僅從中半說起自吳伏羲作易之大道乎有周之時編簡未繁無堆牀插架之部帙吾夫子學易韋絕窮思極其擬議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來漸及于中古攷其窮變一一著明昭然曰畫獨近捐精魄遺向上根原而不顧乎後此二三千年去古愈遠注經解傳汗牛充棟乃忽過夫天根月窟與伏羲揖遜于一堂印心于密室就使事事合符吾尙未敢信其必然況乎自相衡決彼此乖舛惟以大言壓人邪試平心靜觀文彖周爻孔翼治亂聖狂經國修身吉凶悔吝獨日月于中天無論智愚賢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則治國平天下致斯世于雍熙內之則窮神知化盡性以至于命陳邵先天方位變亂無稽徒取對待橫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耦疊加有何義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圓之嬌揉造作卦義無取時令不合又交股而方之裴湊安排全昧大道帝王之修齊治平安在聖賢之知天知人安在廣業之趨吉避凶安在反謂文周孔子所不能窺亦是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之蠹耳古人命名立意有典有則可觀玩可諷詠今用橫圖方制爲名號亦覺俚俗鄙野大非修辭辭文之旨五百年來諸張其瞽令紫色鼃聲奪玄黃鐘鼓之席推倒周公孔子壓于其上率天下之人而疑三聖人者非二氏之徒實儒者之徒也作先天諸圖辯

辯先天八卦方位圖曰邵堯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圖其說云天地定位乾南坤北也水火不相射離東坎西也雷風相薄震東北巽西南也山澤通氣艮西北兌東南也夫聖人所謂定位即如首章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可數以南北也天地之間山澤最著故次及之言山峽水深形體隔絕其氣則通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未可指爲西北東南也雷以宣陽風以達陰兩相逼薄其勢尤盛未可指爲東北西南也水寒火熱水溼火燥物性違背非克必爭然相遇又有和合之用不相射害

未可執以東西也八象既出或聯或間何莫非消息往來之運行豈必取于對待乎故總言八卦相錯謂不止于天地之交山澤之通雷風之合水火之重也八象遞加轉展變動則成二篇之易矣明白斬截毫無隙罅容我裝湊者其云乾南坤北也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會易交易變其本體故令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抱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耦如鍊精☰乾之中畫損而成☲離☷坤之中畫塞而成☵坎是後天使然化氣鍊氣化神之類益其所不足離得故有也如鑿竅喪魄五色五聲五味之類損其所有餘坎去本無也離復反爲乾坎復反爲坤乃先天之南北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坎離不得不就東西坎月也水也生于西方離日也火也出自東方丹家砂火能伏鉛水鉛水結成金液所謂火中水水中金混和結聚此之先後卽承上文之變易而言已不若乾坤之確矣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居東北宜是無可差排勉強塞責竟無義理可尋餘此四卦不過爲丹鼎備員非要道也又水火木金已盡現伏于四正位止云兌澤連接于正南之乾天兩金相倚艮山根種于正北之坤地兩土相附雷發于地風起于天云爾安見其必然而欲以此奪三聖之大道與○附會先天方位者反疑夫子震東兌西爲少長相合于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爲少長相合于偏方少長之合非其耦必若伏羲八卦以長合長少合少爲得其耦豈直卦畫爲男女邪父母長中少亦象爾合與耦亦象爾如必曰男女也則震坎艮不宜重巽離兌不宜錯乾坤爲可加諸六子邪固哉其爲易也

辨先天橫圖曰夫子明訓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相錯自有乾坤六子以一卦爲主各以八卦加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有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之象十六三十二之次第也四畫五畫成何法象雖謂陰陽剛柔不可擬爲三才十六三十二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其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貞卦不全其八悔卦無可指名視之若枯枝敗葉無理無義以逐其遞生一奇一耦之說縱其所如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置初無成見于胸中絕無關轄于象數有疑之者則大言以震撼之辭色俱厲以拒絕之使天下盡出于詖淫邪遁之一轍以反攻其父母甚矣儒者之好怪也苟權衡而思之學易者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一舉而得六爻再舉而得六十四卦明白且備易直截且神速乎惡用是牽纏糾挽之不來卻之不去者爲哉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身遠物無不斟酌其情狀體悉其至理若巨若細盡備于胸臆然後寔發于文字豈有漫無成見隨手畫去如小兒之擲棋砌瓦原非心思所主宰又非外緣所感觸待其自成何物然後從而名之夫子所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豈欺我哉夫焦氏易學傳數而不傳理響應于一時聲施于後世者自有變通之妙用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通諸六十四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乾坤還其爲乾坤六子還其爲六子別卦還其爲別卦非層累而上有七畫八畫以至十二畫之卦也易林卦中錯綜雜出變動不拘豈一畫止生一奇一耦歷千百而不改如是其頑冥不靈者歟兩間氣化自有贏縮或陰盛陽衰或陽多陰少惡得均分齊一無輕重大小往來消長之異同乎若然則天無氣盈朔虛無晝夜寒燠人無仁暴地無險夷矣若然則人皆一男一女鳥皆一雌一雄獸皆一牝一牡矣若然則續鳧斷鶴黔鵠浴烏五行運氣無偏重之性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理義之所由以立也彼一奇一耦之自爲盤旋于敎化乎何有于裁成輔相乎何有于易不可爲典要乎何有是一定也非易也吾直曰邵氏之易欲求爲京焦而力有弗逮也○一奇一耦層累疊加是作易聖人不因天高地厚而定乾坤無取雷風動入而成震巽坎陷離麗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兌說不見山澤之形但信手堆砌然後相度揣摩贈以名號自乾至復三十二卦爲無母自坤至姤三十二卦爲無父山澤未嘗通雷風未嘗薄水火未嘗射父與少女中女長男同時而產母與少男中男長女同時而育無三畫爲卦之限無內外貞悔之序足重半天下首偏銳一隅三十二物聯攀合體上下大小殊絕牽纏桎梏天地不能自有其身雷風水火山澤不能自完其性第一畫貫三十二爻可云廣矣奇遺姤至坤之半耦遺復至乾之半則挂漏之極也第二畫貫十六爻第三畫貫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私于澤火雷而獨與之同氣何尋于風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地何親于山水風何疏于雷火澤親者膠固而無彼此疏者隔塞而不相應求也古今事理惟簡能御繁一可役萬故卦止八象爻止六位變變化化運用無窮如必物物皆備始稱大觀則七畫以至十一畫乃魑魅現形無有人道及成十二畫則頭上安頭牀上置牀徒覺壯貌之臃腫取義之贅疣若其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雷露風雨情性形體

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似校欹卦爲詳密而其偏僻疏固特甚何天無霜雪雷雹虹霓也地無城隍田井海岳都鄙也時無猛和旱潦也人無臟腑手足髮膚也無盜賊蟲方也經無禮樂也物無蟲魚也形體之與耳目口鼻又何其重出也郎萬舉萬當于神明化裁引伸觸類之謂何使吾夫子十翼退舍而卻行者其宗陳邵之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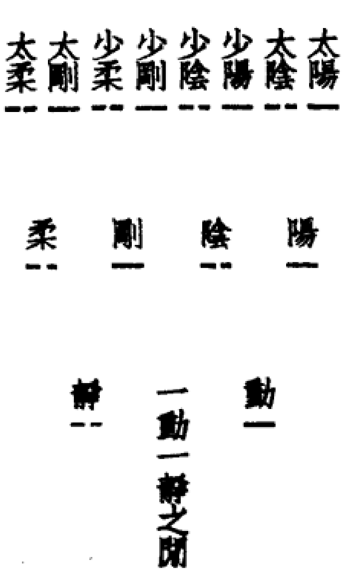
辯圓圖曰邵氏以震歷離兌乾爲順以巽歷坎艮坤爲逆順爲數往逆爲知來則震離兌乾僅能數往不能知來巽坎艮坤職在知來無煩數往夫乾知大始乃統天于知來乎何有豈可但局之數往坤以藏之承天順天成物代終于數往乎何有豈可反以爲知來亦不類矣數往順天左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已屬鑿空又云易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豈震離兌乾無當于易數而擯列冗員者與聖人知來數往萬理萬物無不兼該非專爲四時而設四時節候有治歷之法千歲日至可坐而定絶無取乎卦氣也今屬橫圖而圓之云乾生子中盡午中坤生午中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皆緣冬至一陽爲復遂充類致義之盡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節候然亦須一候得二卦有奇乃爲恰合何以候多候少遠不相謀復之至日閉關夫子特舉象之一節若姤爲夏至未見明訓未敢信爲必然臨泰大壯夬乾與遯否觀剝坤之配歲周不克案圖索驥近于顛憑朔可牽引六十四卦歸採誣罔一切不符乎今云冬至復卦一陽生子半歷頤屯益震噬嗑隨无妄明夷賁既濟家人豐離革同人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爲十二月已是卯半爲春分矣損節中孚歸妹睽兌履泰凡八卦乃得三陽爲正月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大畜需小畜大壯凡四卦乃得四陽爲二月已是巳半爲小滿矣大有夬止二卦卽得五陽爲三月已是午初爲芒種矣至乾止一卦卽得純陽爲四月已是午半爲夏至矣至姤亦止一卦一陰生午半閱大過鼎恆巽井蠱升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遯凡十七卦始得二陰爲六月已是酉半爲秋分矣咸旅小過蹇漸艮謙否凡八卦乃得三陰爲八月已是亥初爲立冬矣萃晉豫觀凡四卦乃得四陰爲八月已是亥半爲小雪矣比剝止二卦卽得五陰爲九月已是子初爲大雪矣至坤止一卦卽得純陰爲十月已是子半爲冬至矣將六十四卦破碎割裂苦死支吾猶然背畔若此胡見其自然哉若卦畫各義毫無統屬則精微之正論反可姑置者也○何謂已生未生八卦如此分屬尙有全用乎既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則皆已生矣就彼而言震巽居中有長男代父長女代母爲政之象震順天左行自復頤至夬乾行三十二卦過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大過至剝坤行三十二卦過復而息夫兩閒氣化轉轂循環無有端緒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在內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爲得分疆畫界截然中判其去其來若左右不相連貫者震巽東西背馳亦如人之行路孰肯先有方向然後可揚帆策馬行者履屬爲得東行者山川原隰歷歷可指而云已生西行者悉聽無適而待行者自爲開闢乃云未生歟春夏何其逸秋冬何其勞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自有則俱有爲得震獨據一二三四數往而順巽獨擅五六七八知來而逆且數自一而二三四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自八而七六五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亦難錯說矣震長男陽也陽主創近乎未生或可云逆而反云順陽而順是不能制義者也巽長女陰也陰主隨近乎已生本可云順而反云逆陰而逆是牝雞司晨者也陰陽順逆一切顛倒矣細心體驗種種可疑

辯方圖曰邵氏又作方圖謂天圓地方置之圓圖之中謂天包地外其說曰天地定位以西北角置乾東南角置坤爲定位又非南北故武矣曰否泰反類東北角置泰西南角置否爲反類曰山澤通氣兌二斜依乾一艮七斜依坤八爲通氣曰咸損見意斜依否之咸斜依泰之損爲見意曰雷風相薄以震四斜依離三巽五斜依坎六震巽當中斜依交會爲相薄曰恆益起意恆自咸而未濟斜來益自損而既濟斜來亦交會于子中爲起意曰水火相射以坎六自艮七斜接巽五離三自兌二斜接震四爲相射曰既濟未濟既濟自巽來斜連于益未濟自咸來斜連于恆也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夫橫圖既云陰陽老少爲四象此則明明用其六畫之卦何以又稱四象乎云十六事者乾坤否泰艮兌咸損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俱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似乎稍有可觀易卦陽爻一百九十二畫陰爻一百九十二畫奇耦停勻隨人牽引俱可布位整齊使確守乾父坤母一再三索而擬演之何嘗不綿錯綜編糾然秩然而理則較勝也大易全編何莫非神化變通而近取否泰咸損恆益二濟爲綱領將謂此外皆附庸之國乎趣之先天卦畫奇耦相加亂左陽右陰之常經方圓圖交錯攙雜小巧紊四

時之敘變八方之位去君父母子之名分倒老長中少之行列曲護其說者甚至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夫子所云乾父坤母乾坤易之門乾坤易之蘊一筆塗抹說卦三傳無一可宗可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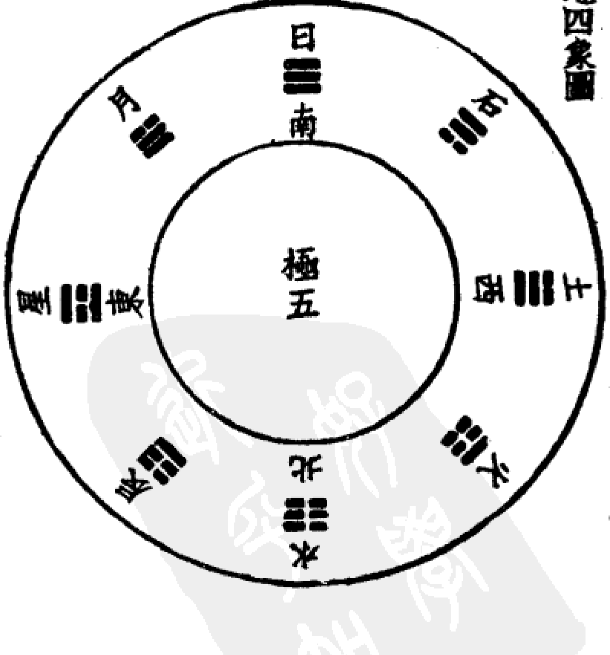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先天卦圖傳自方壺謂創自伏羲此即雲笈七籤中云某經創自玉皇某符傳自九天玄女固道家術士假托以高其說之常也先生得之而不改其名亦無足異顧但可自成一說聽其或存或沒于天地之閒乃朱子過于篤信謂程演周經邵傳羲畫擬入本義中竟壓置于文彖周爻孔翼之首則未免奉螟蛉爲高曾矣歸震川疑之謂因傳而有圖圖未必出于伏聖也豈知傳中所謂天地定位與先天八卦幷初無干涉邪況邵伯溫經世辯惑云希夷易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則以此圖明明直云出自希夷也惜朱子固不之考震川亦不之疑耳

經世衍易圖



蔡西山曰一動一靜之閒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霸

少剛　石　雷　木
氣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味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色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聲　時　穀

蔡西山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于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于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于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于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于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至愚一一之物爲巨物一一之民爲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閒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補)

百家謹案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運世三十四篇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己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爲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萬物之數又有皇極體要內外觀象數十篇子文又著一元消息等圖書甚浩繁近世不能得其全書無傳其學者茲載入先遺獻象數論中所論皇極五篇并掛一既濟陰陽三圖及聲音論數篇其文雖約大體已備觸類引伸一隅可三反矣

經世掛一圖

	一	二	三	四
元之元	元之元之元之元 泰 冬至	元之元之元之會 損	元之元之元之運 大畜	元之元之元之世 節
	元之元之會之元 需	元之元之會之會 中孚	元之元之會之運 小畜	元之元之會之世 歸妹
	元之元之運之元 大壯	元之元之運之會 睽	元之元之運之運 大有 小寒	元之元之運之世 兌
	元之元之世之元 夬	元之元之世之會 履	元之元之世之運 乾	元之元之世之世 困
元之會	元之會之元之元 咸	元之會之元之會 未濟	元之會之元之運 旅	元之會之元之世 解
	元之會之會之元 小過	元之會之會之會 渙 大寒	元之會之會之運 漸	元之會之會之世 坎
	元之會之運之元 蹇	元之會之運之會 蒙	元之會之運之運 艮	元之會之運之世 師
	元之會之世之元 臨	元之會之世之會 謙	元之會之世之運 坤	元之會之世之世 遯
元之運	元之運之元之元 晉 立春	元之運之元之會 觀	元之運之元之運 比	元之運之元之世 剝
	元之運之會之元 巽	元之運之會之會 升	元之運之會之運 否	元之運之會之世 豫
	元之運之運之元 井	元之運之運之會 豐	元之運之運之運 屯 雨水	元之運之運之世 革
	元之運之世之元 恆	元之運之世之會 蠱	元之運之世之運 訟	元之運之世之世 益
元之世	元之世之元之元 離	元之世之元之會 大過	元之世之元之運 姤	元之世之元之世 隨
	元之世之會之元 家人	元之世之會之會 震 驚蟄	元之世之會之運 鼎	元之世之會之世 噬嗑
	元之世之運之元 既濟	元之世之運之會 頤	元之世之運之運 萃	元之世之運之世 明夷
	元之世之世之元 復	元之世之世之會 同人	元之世之世之運 无妄	元之世之世之世 賁
會之元	會之元之元之元 損 春分	會之元之元之會 大畜	會之元之元之運 節	會之元之元之世 需

	一	二	三	四
	會之元之會之元 中孚	會之元之會之會 小畜	會之元之會之運 大壯	會之元之會之世 睽
	會之元之運之元 大有	會之元之運之會 兌	會之元之運之運 夬 清明	會之元之運之世 履
	會之元之世之元 乾	會之元之世之會 困	會之元之世之運 咸	會之元之世之世 未濟
會之會	會之會之元之元 旅	會之會之元之會 解	會之會之元之運 歸妹	會之會之元之世 渙
	會之會之會之元 漸	會之會之會之會 坎 穀雨	會之會之會之運 蹇	會之會之會之世 蒙
	會之會之運之元 艮	會之會之運之會 師	會之會之運之運 泰	會之會之運之世 臨
	會之會之世之元 謙	會之會之世之會 小過	會之會之世之運 觀	會之會之世之世 剝
會之運	會之運之元之元 蠱 立夏	會之運之元之會 井	會之運之元之運 屯	會之運之元之世 遯
	會之運之會之元 姤	會之運之會之會 訟	會之運之會之運 无妄	會之運之會之世 大過
	會之運之運之元 豫	會之運之運之會 鼎	會之運之運之運 比 小滿	會之運之運之世 巽
	會之運之世之元 坤	會之運之世之會 升	會之運之世之運 萃	會之運之世之世 隨
會之世	會之世之元之元 晉	會之世之元之會 噬嗑	會之世之元之運 否	會之世之元之世 離
	會之世之會之元 革	會之世之會之會 頤 芒種	會之世之會之運 復	會之世之會之世 恆
	會之世之運之元 豐	會之世之運之會 震	會之世之運之運 家人	會之世之運之世 益
	會之世之世之元 既濟	會之世之世之會 賁	會之世之世之運 明夷	會之世之世之世 同人
運之元	運之元之元之元 大畜 夏至	運之元之元之會 節	運之元之元之會 需	運之元之元之世 中孚
	運之元之會之元 小畜	運之元之會之會 歸妹	運之元之會之運 睽	運之元之會之世 大有
	運之元之運之元 兌	運之元之運之會 夬	運之元之運之運 履 小暑	運之元之運之世 乾

標	一	二	三	四
	元之運 世之 之元 困	會之運 世之 之元 未濟	運之運 世之 之元 解	世之運 世之 之元 大壯
運之會	元之運 元之 之會 恆	會之運 元之 之會 鼎	運之運 元之 之會 大過	世之運 元之 之會 訟
	元之運 會之 之會 姤	會之運 會之 之會 隨 大暑	運之運 會之 之會 旅	世之運 會之 之會 噬嗑
	元之運 運之 之會 小過	會之運 運之 之會 震	運之運 運之 之會 渙	世之運 運之 之會 巽
	元之運 世之 之會 益	會之運 世之 之會 井	運之運 世之 之會 屯	世之運 世之 之會 坎
運之運	元之運 元之 之運 漸 立秋	會之運 元之 之運 晉	運之運 元之 之運 萃	世之運 元之 之運 泰
	元之運 會之 之運 蹇	會之運 會之 之會 豫	運之運 會之 之運 遯	世之運 會之 之運 咸
	元之運 運之 之運 師	會之運 運之 之運 艮	運之運 運之 之運 剝 處暑	世之運 運之 之運 觀
	元之運 世之 之運 无妄	會之運 世之 之運 離	運之運 世之 之運 豐	世之運 世之 之運 復
運之世	元之運 元之 之世 蠱	會之運 元之 之世 革	運之運 元之 之世 家人	世之運 元之 之世 否
	元之運 會之 之世 比	會之運 會之 之世 升 白露	運之運 會之 之世 頤	世之運 會之 之世 賁
	元之運 運之 之世 蒙	會之運 運之 之世 謙	運之運 運之 之世 坤	世之運 運之 之世 同人
	元之運 世之 之世 明夷	會之運 世之 之世 臨	運之運 世之 之世 損	世之運 世之 之世 既濟
世之元	元之世 元之 之元 升 秋分	會之世 元之 之元 蒙	運之世 元之 之元 蠱	世之世 元之 之元 井
	元之世 會之 之元 坎	會之世 會之 之元 巽	運之世 會之 之元 渙	世之世 會之 之元 解
	元之世 運之 之元 恆	會之世 運之 之元 未濟	運之世 運之 之元 鼎 寒露	世之世 運之 之元 困
	元之世 世之 之元 大過	會之世 世之 之元 姤	運之世 世之 之元 訟	世之世 世之 之元 隨
世之會	元之世 元之 之會 兌	會之世 元之 之會 乾	運之世 元之 之會 萃	世之世 元之 之會 噬嗑

標	一	二	三	四
	元之世 會之 之會 夬	會之世 會之 之會 否 霜降	運之世 會之 之會 无妄	世之世 會之 之會 睽
	元之世 運之 之會 咸	會之世 運之 之會 革	運之世 運之 之會 遯	世之世 運之 之會 大有
	元之世 世之 之會 履	會之世 世之 之會 泰	運之世 世之 之會 剝	世之世 世之 之會 頤
世之運	元之世 元之 之運 益 立冬	會之世 元之 之運 豐	運之世 元之 之運 歸妹	世之世 元之 之運 大壯
	元之世 會之 之運 小過	會之世 會之 之運 臨	運之世 會之 之運 賁	世之世 會之 之運 中孚
	元之世 運之 之運 既濟	會之世 運之 之運 晉	運之世 運之 之運 損 小雪	世之世 運之 之運 節
	元之世 世之 之運 家人	會之世 世之 之運 需	運之世 世之 之運 大畜	世之世 世之 之運 小畜
世之世	元之世 元之 之世 坤	會之世 元之 之世 謙	運之世 元之 之世 漸	世之世 元之 之世 艮
	元之世 會之 之世 離	會之世 會之 之世 比 大雪	運之世 會之 之世 蹇	世之世 會之 之世 豫
	元之世 運之 之世 師	會之世 運之 之世 同人	運之世 運之 之世 旅	世之世 運之 之世 屯
	元之世 世之 之世 觀	會之世 世之 之世 震	運之世 世之 之世 復	世之世 世之 之世 明夷

世三十　運三百六十

會一萬八百　元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世九百　世之運一萬八百

世之會三十二萬四千　世之元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世一萬八百　運之運十二萬九千六百

運之會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元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會之世三十二萬四千　會之運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會之會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會之元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元之世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元之運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之會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元之元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元會運世本數四互相乘則變爲十六

世之世之世之世八十一萬以九百乘九百而得

世之世之世之運九百七十二萬以九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運之世之運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以一萬八百乘一萬八百

世之世之世之會二億九千一百六十萬以九百乘三十二萬四千

世之運之運之運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以一萬八百乘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世之世之元三十四億九千九百二十萬以九百乘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運之運之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

世之世之運之元四百一十九億九千四十萬以九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會一千四十九億七千六百萬以九百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運之元五千三十八億八千四百八十萬以一萬八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元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億一千二百萬以九百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運之元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元之元一十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億四千四百萬以九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會三十七萬七千九百十三億六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元之元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二千八百萬以一萬八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二億二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元之元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元之元五千四百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億四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會一兆三千六百四萬八千八百九十六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自乘

運之會之元之元六兆五千三百二萬四千七百億八千萬以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元十六兆三千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元之元之元七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億六千萬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元之元一百九十五兆九千一百四萬一千二十四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會之元之元之元二千三百五十兆九千二百四十九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億以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元之元之元之元二萬八千二百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自乘

又以十六數互相乘如元之會爲一數其下之運之世爲一數乘之變爲二百五十六數分配二百五十六卦自泰起元之元之元之元得二萬八千二百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至明夷卦終爲世之世之世之世得八十一萬今舉二十五條爲例

經世旣濟陽圖

元之元

元之元否泰 水水音八八坤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否損 水火音八七謙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運否大畜 水土音八六師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世否節 水石音八五升 日日聲一一乾
會之元否需 火水音七八剝 日日聲一一乾	會之會否中孚 火火音七七艮 日日聲一一乾	會之運否小畜 火土音七六蒙 日日聲一一乾	會之世否歸妹 火石音七五蠱 日日聲一一乾
運之元否大有 土水音六八比 日日聲一一乾	運之會否睽 土火音六七蹇 日日聲一一乾	運之運否大有 土土音六六坎 日日聲一一乾	運之世否兌 土石音六五井 日日聲一一乾
世之元否夬 石水音五八觀 日日聲一一乾	世之會否履 石火音五七漸 日日聲一一乾	世之運否乾 石土音五六渙 日日聲一一乾	世之世否困 石石音五五巽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

元之元否咸 水水音八八坤 日月聲一二履	元之會否遯 水火音八七謙 日月聲一二履	元之運否旅 水土音八六師 日月聲一二履	元之世否解 水石音八五升 日月聲一二履
會之元否蠱 火水音七八剝 日月聲一二履	會之會否渙 火火音七七艮 日月聲一二履	會之運否漸 火土音七六蒙 日月聲一二履	會之世否坎 火石音七五蠱 日月聲一二履
運之元否蹇 土水音六八比 日月聲一二履	運之會否蒙 土火音六七蹇 日月聲一二履	運之運否艮 土土音六六坎 日月聲一二履	運之世否師 土石音六五井 日月聲一二履
世之元否臨 石水音五八觀 日月聲一二履	世之會否謙 石火音五七漸 日月聲一二履	世之運否坤 石土音五六渙 日月聲一二履	世之世否遯 石石音五五巽 日月聲一二履

元之運

元之元否晉 水水音八八坤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會否觀 水火音八七謙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運否比 水土音八六師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世否剝 水石音八五升 日星聲一三同人
會之元否巽 火水音七八剝 日星聲一三同人	會之會否升 火火音七七艮 日星聲一三同人	會之運否否 火土音七六蒙 日星聲一三同人	會之世否豫 火石音七五蠱 日星聲一三同人
運之元否井 土水音六八比 日星聲一三同人	運之會否豐 土火音六七蹇 日星聲一三同人	運之運否屯 土土音六六坎 日星聲一三同人	運之世否革 土石音六五井 日星聲一三同人
世之元否恆 石水音五八觀 日星聲一三同人	世之會否蠱 石火音五七漸 日星聲一三同人	世之運否訟 石土音五六渙 日星聲一三同人	世之世否益 石石音五五巽 日星聲一三同人

元之世

元之元否離 水水音八八坤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會否大有 水火音八七謙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運否姤 水土音八六師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世否隨 水石音八五升 日辰聲一四无妄
會之元否同人 火水音七八剝 日辰聲一四无妄	會之會否履 火火音七七艮 日辰聲一四无妄	會之運否鼎 火土音七六蒙 日辰聲一四无妄	會之世否噬嗑 火石音七五蠱 日辰聲一四无妄
運之元否賁 土水音六八比 日辰聲一四无妄	運之會否頤 土火音六七蹇 日辰聲一四无妄	運之運否萃 土土音六六坎 日辰聲一四无妄	運之世否家人 土石音六五井 日辰聲一四无妄
世之元否復 石水音五八觀 日辰聲一四无妄	世之會否同人 石火音五十漸 日辰聲一四无妄	世之運否无妄 石土音五六渙 日辰聲一四无妄	世之世否賁 石石音五五巽 日辰聲一四无妄

會之元

元之元[illegible]損 水水音八八坤 月日聲二一史	元之會[illegible] 水火音八七謙 月日聲二一史	元之運[illegible]節 水土音八六師 月日聲二一史	元之世[illegible]需 水石音八五升 月日聲二一史
會之元[illegible] 火水音七八剝 月日聲二一史	會之會[illegible] 火火音七七艮 月日聲二一史	會之運[illegible] 火土音七六蒙 月日聲二一史	會之世[illegible]睽 火石音七五蠱 月日聲二一史
運之元困[illegible] 土水音六八比 月日聲二一史	運之會困[illegible]兌 土火音六七蹇 月日聲二一史	運之運困[illegible]夬 土土音六六坎 月日聲二一史	運之世困[illegible]履 土石音六五井 月日聲二一史
世之元[illegible]乾 石水音五八觀 月日聲二一史	世之會[illegible]困 石火音五七漸 月日聲二一史	世之運[illegible]咸 石土音五六渙 月日聲二一史	世之世[illegible] 石石音五五巽 月日聲二一史

會之會

元之元[illegible]旅 水水音八八坤 月月聲二二兌	元之會[illegible]解 水火音八七謙 月月聲二二兌	元之運[illegible]困[illegible] 水土音八六師 月月聲二二兌	元之世[illegible]渙 水石音八五升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元[illegible]漸 火水音七八剝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會[illegible]坎 火火音七七艮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運[illegible]困[illegible] 火土音七六蒙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世[illegible]蒙 火石音七五蠱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元困[illegible]艮 土水音六八比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會困[illegible]師 土火音六七蹇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運困困泰 土土音六六坎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世困[illegible]臨 土石音六五井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元[illegible]謙 石水音五八觀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會[illegible] 石火音五七漸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運[illegible]困觀 石土音五六渙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世[illegible]剝 石石音五五巽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運

元之元[illegible]蠱 水水音八八坤 月星聲二一三革	元之會[illegible]井 水火音八七謙 月星聲二一三革	元之運[illegible]屯 水土音八六師 月星聲二一三革	元之世[illegible]遯 水石音八五升 月星聲二一三革
會之元[illegible]姤 火水音七八剝 月星聲二一三革	會之會[illegible]訟 火火音七七艮 月星聲二一三革	會之運[illegible] 火土音七六蒙 月星聲二一三革	會之世[illegible] 火石音七五蠱 月星聲二一三革
運之元困[illegible] 土水音六八比 月星聲二一三革	運之會困[illegible]鼎 土火音六七蹇 月星聲二一三革	運之運困[illegible]比 土土音六六坎 月星聲二一三革	運之世困[illegible]巽 土石音六五井 月星聲二一三革
世之元[illegible]坤 石水音五八觀 月星聲二一三革	世之會[illegible]升 石火音五七漸 月星聲二一三革	世之運[illegible]萃 石土音五六渙 月星聲二一三革	世之世[illegible]隨 石石音五五巽 月星聲二一三革

會之世

元之元[illegible]晉 水水音八八坤 月辰聲二一四隨	元之會[illegible] 水火音八七謙 月辰聲二一四隨	元之運[illegible]否 水土音八六師 月辰聲二一四隨	元之世[illegible]離 水石音八五升 月辰聲二一四隨
會之元[illegible]革 火水音七八剝 月辰聲二一四隨	會之會[illegible]頤 火火音七七艮 月辰聲二一四隨	會之運[illegible]復 火土音七六蒙 月辰聲二一四隨	會之世[illegible]恆 火石音七五蠱 月辰聲二一四隨
運之元困[illegible] 土水音六八比 月辰聲二一四隨	運之會困[illegible]震 土火音六七蹇 月辰聲二一四隨	運之運困[illegible] 土土音六六坎 月辰聲二一四隨	運之世困[illegible]益 土石音六五井 月辰聲二一四隨
世之元[illegible] 石水音五八觀 月辰聲二一四隨	世之會[illegible]賁 石火音五七漸 月辰聲二一四隨	世之運[illegible] 石土音五六渙 月辰聲二一四隨	世之世[illegible]同人 石石音五五巽 月辰聲二一四隨

運之元

元之元[illegible]泰	會之元[illegible]	運之元[illegible]兌	世之元[illegible]困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會[illegible]節	會之會[illegible]	運之會[illegible]夬	世之會[illegible]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運[illegible]需	會之運[illegible]睽	運之運[illegible]履	世之運[illegible]解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世[illegible]	會之世[illegible]	運之世[illegible]乾	世之世[illegible]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運之會

元之元[illegible]恆	會之元[illegible]姤	運之元[illegible]	世之元[illegible]益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元之會[illegible]鼎	會之會[illegible]隨	運之會[illegible]震	世之會[illegible]井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元之運[illegible]	會之運[illegible]旅	運之運[illegible]渙	世之運[illegible]屯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元之世[illegible]訟	會之世[illegible]	運之世[illegible]巽	世之世[illegible]坎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運之運

元之元[illegible]漸	會之元[illegible]蹇	運之元[illegible]師	世之元[illegible]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會[illegible]晉	會之會[illegible]豫	運之會[illegible]艮	世之會[illegible]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運[illegible]萃	會之運[illegible]遯	運之運[illegible]剝	世之運[illegible]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世[illegible]泰	會之世[illegible]咸	運之世[illegible]觀	世之世[illegible]復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星星聲三三離

運之世

元之元[illegible]	會之元[illegible]比	運之元[illegible]	世之元[illegible]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元之會[illegible]革	會之會[illegible]升	運之會[illegible]謙	世之會[illegible]臨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元之運[illegible]	會之運[illegible]頤	運之運[illegible]坤	世之運[illegible]損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元之世[illegible]否	會之世[illegible]賁	運之世[illegible]	世之世[illegible]既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星辰聲三四噬嗑

世之元

元之元經卯升 水水音八八坤 辰日聲四一奄	元之會經臨蒙 水火音八七謙 辰日聲四一奄	元之運經谿蠱 水土音八六師 辰日聲四一奄	元之世經巽井 水石音八五升 辰日聲四一奄
會之元經卯坎 火水音七八剝 辰日聲四一奄	會之會經臨巽 火火音七七艮 辰日聲四一奄	會之運經谿渙 火土音七六蒙 辰日聲四一奄	會之世經巽解 火石音七五蠱 辰日聲四一奄
運之元經卯恆 土水音六八比 辰日聲四一奄	運之會經臨蠱 土火音六七蹇 辰日聲四一奄	運之運經谿鼎 土土音六六坎 辰日聲四一奄	運之世經巽困 土石音六五井 辰日聲四一奄
世之元經卯益 石水音五八觀 辰日聲四一奄	世之會經臨姤 石火音五七漸 辰日聲四一奄	世之運經谿訟 石土音五六渙 辰日聲四一奄	世之世經巽隨 石石音五五巽 辰日聲四一奄

世之會

元之元經兌兌 水水音八八坤 辰月聲四二霖	元之會經從乾 水火音八七謙 辰月聲四二霖	元之運經困萃 水土音八六師 辰月聲四二霖	元之世經大畜晉 水石音八五升 辰月聲四二霖
會之元經兌夬 火水音七八剝 辰月聲四二霖	會之會經從否 火火音七七艮 辰月聲四二霖	會之運經困否 火土音七六蒙 辰月聲四二霖	會之世經大畜睽 火石音七五蠱 辰月聲四二霖
運之元經兌咸 土水音六八比 辰月聲四二霖	運之會經從革 土火音六七蹇 辰月聲四二霖	運之運經困遯 土土音六六坎 辰月聲四二霖	運之世經大畜大有 土石音六五井 辰月聲四二霖
世之元經兌履 石水音五八觀 辰月聲四二霖	世之會經從泰 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霖	世之運經困剝 石土音五六渙 辰月聲四二霖	世之世經大畜頤 石石音五五巽 辰月聲四二霖

世之運

元之元經嗑益 水水音八八坤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會經將豐 水火音八七謙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運經將噬嗑 水土音八六師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世經柴奄 水石音八五升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元經嗑益 火水音七八剝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會經將臨 火火音七七艮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運經將賁 火土音七六蒙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經柴屯 火石音七五蠱 辰星聲四三豐
運之元經嗑噬嗑 土水音六八比 辰星聲四三豐	運之會經將晉 土火音六七蹇 辰星聲四三豐	運之運經將損 土土音六六坎 辰星聲四三豐	運之世經柴節 土石音六五井 辰星聲四三豐
世之元經嗑大 石水音五八觀 辰星聲四三豐	世之會經將需 石火音五七漸 辰星聲四三豐	世之運經將大畜 石土音五六渙 辰星聲四三豐	世之世經柴中孚 石石音五五巽 辰星聲四三豐

世之世

元之元經坤 水水音八八坤 辰辰聲四四震	元之會經謙 水火音八七謙 辰辰聲四四震	元之運經漸 水土音八六師 辰辰聲四四震	元之世經艮 水石音八五升 辰辰聲四四震
會之元經離 火水音七八剝 辰辰聲四四震	會之會經比 火火音七七艮 辰辰聲四四震	會之運經蹇 火土音七六蒙 辰辰聲四四震	會之世經豫 火石音七五蠱 辰辰聲四四震
運之元經師 土水音六八比 辰辰聲四四震	運之會經同人 土火音六七蹇 辰辰聲四四震	運之運經旅 土土音六六坎 辰辰聲四四震	運之世經屯 土石音六五井 辰辰聲四四震
世之元經觀 石水音五八觀 辰辰聲四四震	世之會經震 石火音五七漸 辰辰聲四四震	世之運經復 石土音五六渙 辰辰聲四四震	世之世經巽 石石音五五巽 辰辰聲四四震

經世既濟陰圖

歲之歲

水水音一一坤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泰泰	水水音一一坤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臨泰	水水音一一坤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明夷泰	水水音一一坤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復泰
水水音一一坤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泰臨	水水音一一坤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臨臨	水水音一一坤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明夷臨	水水音一一坤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復臨
水水音一一坤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泰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臨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明夷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復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泰復	水水音一一坤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臨復	水水音一一坤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明夷復	水水音一一坤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復復

歲之月

水火音一二謙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泰大畜	水火音一二謙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臨大畜	水火音一二謙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明夷大畜	水火音一二謙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復大畜
水火音一二謙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泰損	水火音一二謙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臨損	水火音一二謙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明夷損	水火音一二謙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復損
水火音一二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泰賁	水火音一二謙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臨賁	水火音一二謙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明夷賁	水火音一二謙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復賁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泰頤	水火音一二謙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臨頤	水火音一二謙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明夷頤	水火音一二謙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復頤

歲之日

水土音一三師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泰需	水土音一三師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臨需	水土音一三師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明夷需	水土音一三師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復需
水土音一三師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泰節	水土音一三師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臨節	水土音一三師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明夷節	水土音一三師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復節
水土音一三師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泰既濟	水土音一三師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臨既濟	水土音一三師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明夷既濟	水土音一三師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復既濟
水土音一三師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泰屯	水土音一三師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臨屯	水土音一三師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明夷屯	水土音一三師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復屯

歲之時

水石音一四升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訟泰	水石音一四升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升泰	水石音一四升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夬泰	水石音一四升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益泰
水石音一四升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訟臨	水石音一四升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升臨	水石音一四升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夬臨	水石音一四升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益臨
水石音一四升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訟觀	水石音一四升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升觀	水石音一四升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夬觀	水石音一四升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益觀
水石音一四升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訟復	水石音一四升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升復	水石音一四升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夬復	水石音一四升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益復

月之歲

火水音二一剝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泰訟	火水音二一剝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臨訟	火水音二一剝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頤訟	火水音二一剝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復訟
火水音二一剝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泰損	火水音二一剝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臨損	火水音二一剝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頤損	火水音二一剝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復損
火水音二一剝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泰賁	火水音二一剝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臨賁	火水音二一剝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頤賁	火水音二一剝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復賁
火水音二一剝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泰頤	火水音二一剝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臨頤	火水音二一剝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頤頤	火水音二一剝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復頤

月之月

火火音二二艮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訟泰	火火音二二艮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損泰	火火音二二艮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賁泰	火火音二二艮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頤泰
火火音二二艮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訟損	火火音二二艮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損損	火火音二二艮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賁損	火火音二二艮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頤損
火火音二二艮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訟賁	火火音二二艮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損賁	火火音二二艮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賁賁	火火音二二艮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頤賁
火火音二二艮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訟頤	火火音二二艮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損頤	火火音二二艮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賁頤	火火音二二艮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頤頤

月之日

火土音二三蒙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需泰	火土音二三蒙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節泰	火土音二三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賁泰	火土音二三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屯泰
火土音二三蒙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需損	火土音二三蒙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節損	火土音二三蒙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賁損	火土音二三蒙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屯損
火土音二三蒙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需賁	火土音二三蒙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節賁	火土音二三蒙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賁賁	火土音二三蒙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屯賁
火土音二三蒙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需頤	火土音二三蒙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節頤	火土音二三蒙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賁頤	火土音二三蒙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屯頤

月之時

火石音二四蠱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火石音二四蠱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日之歲

土水音三一比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土水音三一比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日之月

土火音三二蹇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土火音三二蹇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日之日

土土音三三坎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土土音三三坎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日之時

土石音三四井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土石音三四井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時之歲

石水音四一觀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石水音四一觀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時之月

石火音四二漸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石火音四二漸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時之日

石土音四三渙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illegible]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illegible]

時之時

石石音四四巽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	石石音四四巽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	石石音四四巽 日星聲八六同人 歲之日	石石音四四巽 日辰聲八五无妄 歲之時
石石音四四巽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	石石音四四巽 月月聲七七兌 月之月	石石音四四巽 月星聲七六革 月之日	石石音四四巽 月辰聲七五隨 月之時
石石音四四巽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	石石音四四巽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	石石音四四巽 星星聲六六離 日之日	石石音四四巽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之時
石石音四四巽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	石石音四四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	石石音四四巽 辰星聲五六豐 時之日	石石音四四巽 辰辰聲五五震 時之時

以方圖裂爲四片每片十六卦西北十六卦爲天門乾主之東南十六卦爲地戶坤主之東北十六卦爲鬼方泰主之西南十六卦爲人路否主之陽圖以天門十六卦爲律每一位各唱地戶呂卦十六位謂之動數律左呂右從右橫觀上體與上體互下體與下體互又成兩卦每一位變西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陰圖以地戶十六卦爲呂每一位各唱天門律卦十六位謂之植數呂右律左從左橫觀又成兩卦每一位變東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

經世聲音圖

正聲　正音

聲	平	上	去	入	音	開	發	收	閉
	日	月	星	辰		水	火	土	石
一聲	多	可	个	舌	一音	古	甲	九	癸
	禾	火	化	八		□	□	近	揆
	開	宰	愛	○		坤	巧	丘	弃
	回	每	退	○		□	□	乾	虯
二聲	良	兩	向	○	二音	黑	花	香	血
	光	廣	況	○		黃	華	雄	賢
	丁	井	亘	○		五	瓦	仰	□
	兄	永	瑩	○		吾	牙	月	堯
三聲	千	典	旦	○	三音	安	亞	乙	一
	元	犬	半	○		□	爻	王	寅
	臣	引	艮	○		母	馬	美	米
	君	允	巽	○		目	皃	眉	民
四聲	刀	早	孝	岳	四音	夫	法	□	飛
	毛	寶	報	霍		父	凡	□	吠
	牛	斗	奏	六		武	晚	□	尾
	○	○	○	玉		文	萬	□	未
五聲	妻	子	四	日	五音	卜	百	丙	必
	衰	○	帥	骨		步	白	葡	鼻
	○	○	○	德		普	扑	品	匹
	龜	水	貴	北		旁	排	平	瓶
六聲	宮	孔	衆	○	六音	東	丹	帝	■
	龍	甬	用	○		兌	大	弟	■
	魚	鼠	去	○		土	貪	天	■
	鳥	虎	兔	○		同	覃	田	■
七聲	心	審	禁	○	七音	乃	妳	女	■
	○	○	○	十		內	南	年	■
	男	坎	欠	○		老	冷	呂	■
	○	○	○	妾		鹿	犖	離	■
八聲	●	●	●	●	八音	走	哉	足	■
	●	●	●	●		自	在	匠	■

	●	●	●	●		草	采	七	■
	●	●	●	●		曹	才	全	■
九聲	●	●	●	●	音九	思	三	星	■
	●	●	●	●		寺	□	象	■
	●	●	●	●		□	□	□	■
	●	●	●	●		□	□	□	■
十聲	●	●	●	●	音十	■	山	手	■
	●	●	●	●		■	士	石	■
	●	●	●	●		■	□	耳	■
	●	●	●	●		■	□	二	■
					音十一	■	莊	震	■
						■	乍	□	■
						■	乂	赤	■
						■	崇	辰	■
					音十二	■	卓	中	■
						■	宅	直	■
						■	拆	丑	■
						■	茶	呈	■

附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下萬物之數備于其閒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曰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卽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卽元之世日之辰也其餘皆可類推

鍾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于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于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爲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喟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于喉者不利于脣便于齒者不利于喟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紛然殽亂于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又曰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土火水備焉一闢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土火水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火水正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目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爲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永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子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以十干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二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韻不出者何謂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

統攝萬物之變及于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閒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于一萬七千二十四極于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于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于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于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闢清濁辨爲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若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袁清容答高舜元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曰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矣邵子聲音之學出于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溫公切韻皆源于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其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審言中聲合于天籟若如近世祝以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方得聲韻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附黎洲皇極經世論

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蓋自大以至于小總不出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蓋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于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于其閒不輪運世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案之于歷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二十日于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于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于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于十二朔實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不可施之歷矣乃于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之數可謂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歲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于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于年月日時者也就如其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于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于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之爲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歷學盡歸于易柰易之于歷本不相通硬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鶻突歷書而不可用也一口

口

乾兌離震爲天之四卦四卦自交成十六卦十六而十六之得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掛一圖以之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然在元會止十二止以辟卦配之一元之中有三百六十運一會之中有三百六十世一運之中有三百六十年一世之中有三百六十月一年之中有三百六十日一月之中有三百六十時凡此六者則以掛一圖配之皆用四爻直一三百六十蓋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每氣之首各用四爻二十四氣恰盡餘卦顯六者起卦各有不同一日運卦張文饒得牛無邪之傳以爲當貴之大五兆即

位在日甲月巳星癸辰未之甲辰年已歷一百八十運若起元之元之元之元泰卦至此在會之世之世之世其卦爲同人與無邪之傳異矣惟起于世之元之元之元升卦則至此是元之世之世之世始合于無邪之賁直三四五上爻一爻直三世其世在己未則是五爻以來四十一年也故文饒據此遂起升卦番陽祝氏謂起泰者未然之卦運世用之起升者已然之卦歲月日時用之直以堯當同人然無邪有所援愛祝氏以意逆之故不舍無邪而從祝氏也二曰世卦起于會首所當之卦子會起升丑會起否寅會起損卯會起泰辰會起渙巳會起屯午會起損未會起坎申會起比酉會起大畜戌會起隨亥會起剝夏禹八年入午會祝氏起卦用泰午會之首在大畜故以大畜六五至節九二爲世之始其卦雖異損其起于午會同也但以堯之己未世直賁歷明夷同人與午會之大畜相接續不知逆推而上則巳會甲子世一千八百一亦起于大畜矣以巳會而用午會之起卦何所取義蓋祝氏闕堯運在賁之說用元之元以推運卦既不能合而午會世起大畜其上適與賁接遂謂無邪所言爲堯之世卦非運卦也亦未嘗逆推知其乖戾耳文饒言世卦隨大運消長遇奇卦則取後卦遇耦卦則取前卦幷二卦以當十二世據之是世卦不煩別起只在運卦左右如己未世之運卦是賁爲耦卦則取前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癸亥運內之十二世可也三曰年卦所謂小運也以世當月以年當日視其世所當之辰而起子起冬至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穀雨巳起小滿午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處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所謂中朔同起三十日分二氣一氣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己孟季仲各值五日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孟仲孟逆生先候五日季順行後候五日即如唐堯以己未世爲月甲辰年爲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己季日當後五日起卦直師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蠱之初六爲立秋節己未世之季氣即庚申世之初氣也若漢高小運以己未爲月甲午爲日亦是大暑以甲己仲日當先五日起卦直歸妹初九祝氏用元之元卦圖其起卦皆氣後月十五日非世四日月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饒又言月卦隨小運進退如世卦之法如堯時師爲甲辰年耦卦則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五日日卦從氣不從月以立春起升蒙一年而周六日時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周康節嘗時有數鈐私相授受後之爲學者多失其傳余爲攷定如此即如十二會之辟卦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案一會得一卦會有三十運是五運得一爻也巳會當星之巳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唐堯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上爻將終安得云九五哉于其易明者且然況剩條煩碎執肯究心于此乎皇極二起運

卦氣圖二百五十六位之序雖曰乾兌離震四卦自交而成然案之方圖又錯雜時有出入則別立取卦之法于通數中除極數以調即見聖人畫卦之旨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陽剛太少其數十凡四位爲四十以四因之得一百六十陰柔太少其數十二凡四位爲四十八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以二數相唱和各得三萬七百二十謂之動植體數于一百六十陽數之中除去陰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于一百九十二陰數之中除去陽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與一百十二相唱和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植用數以用數自乘得通數極數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假令元之元置通數從左起至右大凡九位以其中位之一萬分列于右四位爲九千九百九十九其通數爲下之六千五百七十六除去不用以此列之除卦身八算在千位除之又除元之元極數一餘二萬八千九百八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中位萬爲中位左見八八屬坤右見一一屬乾左爲外卦右爲內卦成地天泰其第二卦即以第一卦餘算除卦身除極數滿六十四卦方去餘算再置通數如在元之會即以十二餘起凡除卦身動中萬除右卦身進動百萬除左卦身然取卦往往不能相合則別有五法一法退陰于右卦減一算或二算二法進陽于左卦增一算或二算進退不過三三法虛張奇畫虛張五則爲乾六畫四法分布耦畫分布十則爲坤十二畫五法消息移右算補左謂之消陰息陽移左算補右謂之消陽息陰數不過牛無邪亦傳如此又謂退陰而不合則又進陽進陽而又不合則又虛張以至于消息而止皆必先右

而後左以某推之則不然有不合者方用五法若右合而左不合當竟用其法于左安得先陰而後陽乎左爲陽右爲陰右不合者進退可合則用進退虛張分布可合則用虛張分布消息可合則用消息不須從進退以至于消息也此無邪之說胡庭芳所以謂之繁晦歟然用此五法以增減則無卦不可附會故必知卦而後可算卦若欲從卦以定算則五法俱不可用而通極二數有時而窮也圖之爲序當必有說張祝二家皆影響矣皇極三卦氣序

七十二蓍合一曰太極分爲二以象兩置左不用揲右以四視其餘數一爲元二爲會三爲運四爲世既得象矣元會運世爲四象復合而分之取左之四幷于右既分之後從左手取四策入于右手置左不用揲右以八視其餘數爲上卦之體復合而分之取右之四幷于左取右手四策入于左手置右不用揲左以八視其餘數爲下卦之體二體相附既得卦矣復合而分之置右不用揲左以六視其餘數自一爲初訖六爲上以定直事之爻假令初揲餘一于象爲元再揲餘五上體爲巽三揲餘七下體爲艮巽艮合爲漸在卦氣圖得元之漸卦終揲餘六則上九爲直事之爻漸當元之會之會之運以律呂圖求之元之元之會爲日月聲卦當履會之運爲火土音卦當蒙合而爲物數則卦當遯因以觀物之象準之爲皇之帝之帝之王皇帝王霸飛之走之走之木飛走草木士之農之農之工士農工商一之二之七之六之類是也上九爻變陰則爲蹇爻自下而上奇位爲陽耦位爲陰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九處上爲不當位故變上體巽變震則爲小過乾兌離震居上坤艮坎巽居下爲當位反是爲不當位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巽居上體故變卦爻皆以當位爲吉不當位爲凶漸者艮歸魂之卦以九三爲世爻上九爲應爻今上九爲當世直事之爻則應復爲世與本爻相敵此占之大略也康節本無著法張文饒立之以配易玄包虛易玄包虛有辭而經世無辭有辭者以辭占無辭者占其陰陽之進退卦爻之當否時日之早暮五行之盛衰爻者時用也卦者定體也爻之變不變以觀其隨時卦之變不變以觀其大定變不變者數也利不利者命也辨其邪正則有理制其從違則有義若愛惡之思不忘于胸中則吉凶亦情遷矣雖專心致志不可謂之誠也皇極四著法

致用之法以一定之卦推治亂以聲音數取卦占事物凡占一卦視其卦之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卦既變矣視其所直之爻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終變之卦爲準終變之卦即不當位亦不變本卦爲貞變卦爲悔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視其卦爲奇爲耦于方圖中奇卦在右爲陽中陽在左爲陰中陽耦卦在左爲陰中陰在右爲陽中陰陽爲順陰爲逆視其卦在某會其運某世大運以會當月以運當日以世當辰如堯之巳會癸亥運己未世即一歲之五月二十日未時也小運以世當月以年當日以月當時如堯之己未世甲辰年即一歲之六月十一日也視其卦之納甲與所當之年月日時有無生剋視其卦之世應與所值之爻有無倫尋又以律圖求之運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天門唱卦居左世在四大象中某所得地戶和卦居右合兩卦並觀在既濟圖第幾位合掛一圖何卦然後以其卦變化進退之而推其時運之吉凶若用年配世則以世求天門唱卦居左以年求地戶和卦居右與上一例取卦之時視算位中餘數以六位配六爻元自一起世至九終無問十百千萬皆以當一爲甲二爲辛三爲丙四爲癸五爲戊六爲乙七爲庚八爲丁九爲壬十爲己甲乙爲木爲鐵鑪爲曲直之物庚辛爲金爲兵戈爲刃物丙丁爲火爲大旱爲銳物壬癸爲水爲淫潦爲流溼之物戊己爲土爲中興爲重滯之物此致用之大凡也皇極包羅甚富百家之學無不可資以爲用而其要領在推數之無窮宋景濂作溟滓生贊記蜀道士杜可大之言曰宇宙大虛一塵耳人生其閒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倘了然心目閒此一言已盡皇極之祕能者自有冥契則予言亦說鈴也皇極五致用

百家謹案以上均先遺獻皇極經世論見易學象數論中

康節語補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語鄭史

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健邪語秦玠

附錄

二程嘗侍太中公訪先生于天津之廬先生移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

給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慶濟自家身

先生與富鄭公早相知富初爲相屬大卿田棐諷之出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往既王拱辰尹洛以先生與常秩同薦俱不起至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交薦先生歐陽文忠薦常秩除先生祕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就官依附安石感言新法之便天下薄之較之先生一龍一豬矣

先生爲隱者之服烏帽絛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顒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于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

圖數之學由陳圖南摶种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遞傳于先生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何如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襴坐必拜

一日雷起先生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先生曰子云知以爲何處起曰起于起處先生咥然

晁以道問先生之數于伊川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明道云堯夫欲傳數學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于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

明道聞先生之數既久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先生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先生與惇會惇縱橫議論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守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

邵子文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坭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弗輕爲西晉風

百家謹案先生數學不待二程求而欲與之及章惇邢恕則求而不與蓋兢兢乎慎重其學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章惇不必言矣

伊川云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閒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張嶓述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皐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百家謹案晁氏客語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諡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案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百家謹案棐字叔弼文忠公之子官至大理評事梓材案叔弼歷官吏部右司二郎中不僅至大理評事考晁說之集叔弼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于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回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又曰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補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于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補

又曰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補

或問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處起經綸此理敢得盡橫浦曰孟子已說了已說了則無說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料得堯夫于體認中忽然有見故輒爲此語不然又是尋影子畢竟于活處難摸索起經綸之語決亦不是摸索不着者然亦須自家體認得可也他人語言不可準擬橫浦心傳

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色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淸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有蹉失便拔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于大體上瑩徹于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瑩得事物之變卻于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初分大道非常道緣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孔氏莫知其爲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于形容者非有其實山人隱士輒以意附益別爲先天之學且天不以言命人卦畫爻象皆古聖知所爲寓之于物以濟世用未知其于天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之論夫天地之道常與人接奈何舍實事而希影象也補

又曰邵某以玩物爲道非是孔子之門惟曾晳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補

又曰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案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補

又曰邵某無名公傳言己自著失古人爲學之本意山林玩世之異跡也補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變化風雲雨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眞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勿合也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于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于聖人也歟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熊勿軒祀典議曰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

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前之無闕于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于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于康節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于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羲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覬測但其制行不免近于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皙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然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又曰閑嘗以此求正于鄉先生稱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堯咸元吉作觀泰王世民殊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萬德謨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實益明矣并識于此以俟來者

胡敬齋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問高忠憲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忠憲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宗羲案康節反爲數學所掩而康節數學觀物外篇發明大旨今載之性理中者註者既不能得其說而所存千百億兆之數目或脫或訛遂至無條可理蓋此學得其傳者有張行成祝泌廖應淮今寫其無繼者余嘗于易學象數論中爲之理其頭緒抉其根柢

百源講友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別見高平學案

太中程先生珦　別見濂溪學案

百源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百源家學

布衣邵先生睦

邵睦康節先生異母弟也少于康節二十餘歲力學孝謹其事康節如父三十二歲暴卒嘗賦東籬之詩黃菊後圃東籬下論者以爲其有前知之意焉　補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也二程司馬溫公呂申公俱屈名位輩行與再世交先生入聞庭訓出友長者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刑恕亦被黜知河陽閑道謁確于鄧謀定策事恕出司馬溫公之門又與其子康同登第及是康免父喪赴闕恕要康至河陽先生力止之曰恕傾巧必有事要兄將爲異日之悔既恕果勸公休作書稱確有定策功後爲梁燾劉安世所論始歎先生之前知悔不用其言也逮公休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汲公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爲西京教授撫之先生至護植日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有成立章惇嘗師事康節及爲相欲引先生百計避之徽宗初以日食上書懇切言當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籍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又爲書曰辨誣爲小人所忌後置先生于邪等中以此書也元符末有言復元祐后位號或曰上于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亦疑之曰論者未爲末說先生曰不然禮曰子不宜其妻父母以爲善子不敢言出今皇太后同聽政于哲宗母也于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以叔復嫂也伊川書曰子之言得之矣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爲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權提點成都路刑獄除利路轉運副使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言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居宣和末先生載家徙蜀得免子雖丞相趙忠簡公少嘗從先生遊追贈秘閣修撰又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三語足盡其出處先生嘗曰二程先生教某最厚某初除服宗丞請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立及某入仕侍講謂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于私怒莫倉卒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所立也某終身行之著有易辨惑一卷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三子溥博傳

語錄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于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

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閒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合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閒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于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閒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而見之聖人之心乎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于密則以此洗心也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也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閒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于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于動靜之閒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閒閒不容髮豈有閒乎惟其無閒所以爲動靜之閒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于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常簿張先生嶓（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教授張先生雲卿（並見涑水學案）

（梓材謹案百源諸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百源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牛先生師德（附子思純）

牛師德者不知何許人也（雲濠案先生字祖仁）晁公武曰師德自言從溫公傳康節之學未知其信然否所著有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陳直齋曰蓋爲邵子而專于術數者子思純傳其學或曰易鈐師德所著寶局則思純所著也（補）

謝山跋槁簡贅筆曰章淵乃惇子援之後此一卷其所著也其曰邵堯夫精易數嘗云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溫公可傳申公以敏溫公以專此言可爲失笑淵欲躋其先人于溫公之列不知幽厲之難揜也且溫公康節老友非傳學也當時如牛師德之徒妄託言康節傳之溫公溫公傳之師德淵信之耳惇求附于康節弟子而不得乃謂與溫公並蒙許可至謂康節之母自江鄰幾家得此書出爲民妄而生康節則猶誣妄之言蓋憤伯溫聞見錄中有詆惇語故爲此以報之也惇之後如傑附會秦檜與獄于趙豐公鼎謫死之後汪玉山幾爲所陷而范炳文以淳夫之孫至避地避之世濟凶德淵雖有文采亦復謬誕至此

子文門人（百源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先生植

司馬植字子立溫公孫公休子也公休卒方數歲公休素以屬邵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得以卒業既長其賢如

公休天下謂真温公門戶中人也亦早卒參邵氏聞見錄

百源續傳

庶官劉先生衡

劉衡字兼道崇安人建炎初以勤王補官從韓世忠敗敵于濠累功遷秩晚年棄官歸依郭爲樓扁曰大隱閉門謝客潛心康節之學久乃從武夷爲小隱堂又爲尋秀亭與胡致堂遊涉其中先生吹鐵笛或慷慨舞劍浩如也補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先生湜

王湜同州人也潛心康節之學其易學一卷自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于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有去取故也補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 父輔成 附鄭向 高平諸友
- 子壽
- 子燾
- 程顥 別為明道學案
- 程頤 別為伊川學案
- 私淑 蘇軾 別見蜀學案
-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
- 子顥 別為明道學案
- 子頤 別為伊川學案

胡宿
- 從子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
- 劉虹

傅耆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 並濂溪講友
- 子文仲
- 子武仲
- 子平仲
  -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文仲、武仲）

趙抃 濂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增補講友數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燾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于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一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還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卽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攷朱竹垞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于微辭奧旨尚有未盡會取蕺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附竊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玆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蕺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却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卽元亨成性卽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誠幾德第三

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于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此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閒者審如此二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絶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百家謹案幾字即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菴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身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于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聖第四

有無之閒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于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于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愼動第五

愼動即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愼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閒認箇中非是于善惡之閒認箇中 又非是于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于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即聞過不以爲過幷有以己過自得意爲樂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此誠動于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思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爲善

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幾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〇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即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 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雲濠案庶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依閩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〇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裏藏鍼卻從粗處然聚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箇真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有處有水即爲冰孰爲無處無冰即爲水欲與天理虛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于己儘不公處疑是私意心也擇善乎學貴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閒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閒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教萬世在何處

百家謹案通書屢津津于顏子蓋慕顏子默體聖蘊無些少表暴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即是天爾法爾天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慎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于吉其靜不偏生而不匱其出無方其爲不止聖人原不會動此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慎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最勤得親切此爲慎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于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合廢興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木火相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容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謂動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顧諟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陋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後可從心所欲以造于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孔子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厯言師道蓋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艮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于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于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于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于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于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于幾之動故愼動次之動而得正爲道故道次之得正爲道不謫于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于人必思于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于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薛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愼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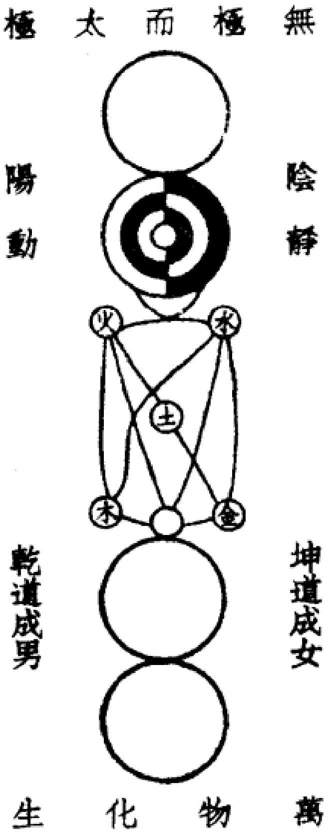
宋元學案卷十一

宋元學案卷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濂溪學案下

太極圖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蕺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太極也天地之閒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爲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曰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腳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于形神之際由是殽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閒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于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既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于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宗羲案朱子以爲陽之動爲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爲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既爲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爲用秋冬與吸爲體哉緣朱子以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梨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是爲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閒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閒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眞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蓋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

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旣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腳旣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于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爲一物形上形下判爲兩截蕺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于天此道不清楚則無有能清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辯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閒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後世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淸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

朱答曰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殺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倘惑于此

朱曰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絀古書爲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謂之無極猶令以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判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乎平時旣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

朱曰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顚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羲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于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于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眞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卽是是尋無極之眞于二五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于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

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嘗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于模寫不得已畫爲圖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于圖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于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己丑已敘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于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檁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檁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着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

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于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著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以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祕而反以爲病何其異邪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闢物之後溟涬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邪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則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邪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概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百家謹案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二陸不以爲然遂起朱陸之同異至今紛紛奴主不已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白沙陽明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矣夫周程朱陸諸君子且無論其學問之造詣破暗千古其立身行己俱萬仞壁立其在兩閒則斗杓華嶽也在人則宗祖父母也是豈可詆毀者且道理本公共之物諸君子卽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自存心于悖躁而有詆毀之理明嘉靖南禺豐氏坊作易辯辯太極圖說滔滔八千餘言故索垢瘢此不足述者至于其圖之授受來由雖見于朱漢上震之經筵表而未得其詳今節略先叔父晦木憂患學易中太極圖辯于此以俟後之君子或否或是焉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蓋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專以明易也非別有所謂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周子之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欲合老莊于儒也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

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未免過于標榜矣攷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燥烈惟溫養而和燠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元牝之門元牝卽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由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臟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兩相閒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鍊己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脫胎求仙眞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顚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靜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旣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元牝之名曰萬物化生顧就是圖詳審之易有太極夫子贊易而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恐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靜就非實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尙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旣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繫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其下二圈在方士爲元牝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圈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斯道無往而不在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旣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自爲一截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雜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況於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況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夫子所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於過不及之

差則聖人立教使協於中而歸於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於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於無何有之鄉慹然似非人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說之原爾

據此人能去其所存先入之見平心一一案之實可知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宜乎爲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蓋周子之通書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況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徵矣百家所以不敢仍依性理大全之例列此圖說于首而止附于通書之後幷載仲父之辯焉

祖望謹案晦木先生宗炎梨洲先生之仲弟也先生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因作圖學辯惑一卷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於大賢不敢立異即言之嘵嘵莫能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

附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于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

顧諟謹案子劉子曰告子原不識性故曰生之謂性買櫝而還珠荀子原不識誠故曰以誠養心握燈而索照若識得即如此說亦不妨

嘉祐四年蒲宗孟泛蜀江道合州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乃以妹歸之先生初娶陸繼以蒲

祖望謹案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阿附新法何邪

熙寧四年先生領廣東憲事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俄得疾聞水嚙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爾今欲以病汙麾紱邪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明道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顧諟謹案子劉子曰程子十二年化个喜獵心不得獵心躲在那學得成故曰有多少病在苦一旦消化得便一旦學成得不然十數年來竟費了幾場交戰又曰方未見時不知閃在何處了知此可知未發之中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呂滎陽曰二程初從濂溪遊後青出于藍　補

呂紫微曰二程始從茂叔後更自光大　補

雲濠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鄞序館所本補入于此

胡五峯曰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閒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補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

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爲先生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于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而于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民莫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唯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指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

黄勉齋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固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師友雅言曰黄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唯聞之茂叔者恐是此書

黄東發曰諸子之書與凡文集之行于世者或累千百言而僅一二合于理或一意而敷繹至千百言獨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蓋易詩書語孟之流孔孟以來一人而已若其闡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于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揭中天之日月者歟

吳草廬曰周子生于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

羅整菴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于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高景逸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于闢佛者矣

宗羲案周子之學以誠爲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于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祕固在是矣而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摶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元牝等名是周學出于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于釋氏矣此皆不食其胾而說味者也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摶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萇宏也使其學而果非乎即曰取二氏而醇醇然辯之則范縝之神滅傅奕之昌言無與乎聖學之明晦也顧涇陽曰周元公不闢佛高忠憲答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豈不信哉

百家謹案周子之學在于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已自明言之矣後之儒者不能通知其微尊之者未免太高抑之者未免過甚朱子曰宓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無極二字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夫無極二字且無論出于外氏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之前已有無極之說矣真西山曰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顧涇陽曰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犧也又曰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說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夫河圖洛書原屬渺茫之事茲不具論顧既經羲皇之仰觀俯察則之以畫卦又經文王周公孔子一闡再闡三闡大著于天下必無藴蓄四聖之所已著者而偶傳方士之圖換其名色便謂可與列聖齊肩且更謂周乃生知之聖而孔子僅九千鎰此則未免標榜尊之太高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壽涯而得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之偈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遊久之無所入總教之

靜坐月餘忽有得以詩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自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睛頭總肯之卽與結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非師事也至于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爲異端莫之齒也先遺獻嘗辯之其過圓通寺詩有云何須孔墨話無徵者此也嗟乎儒釋分途冰炭迥別談學者動以禪學詆人殊可怪也夫大道本公吾儒之所以爲正道釋氏之所以爲異端非從門戶起見也蓋實因吾聖人之道由仁義禮智以爲道德忠孝愛敬以盡人倫慈祥恭儉以應事機財成輔相以理民物存順沒寧其視生死猶晝夜也而釋氏止以自了生死爲事背棄君親滅絕天理不娶不嫁斷絕人類不耕不織廢棄人事蝗蝻延蔓蟊賊生民總由其視生死事重豫辨死地雖生之日無異于死故自心性知識以至山河大地一切空之聽六根之交于六塵而應事無情任善惡之無主猖狂而有無不著此如憂廬室之崩頹而先自焚之也而其尤可痛惡者創輪迴之說謂父母爲今生之偶值使人愛親之心從此衰歇而又設爲天堂地獄種種荒唐怪妄之談譸張鑿鑿所以爲異端也非謂凡從事于心性克己自治不顧乎外深造自得者便可誣之爲禪也是故同一言性儒者之性善而釋氏之性空也同一言心儒者之心依乎仁而釋氏以無心爲心也同一言覺儒者以天理爲聞道而釋氏以無理爲悟也種種懸絕曷可勝言奈何全不知儒釋之根柢而妄加訾議乎試觀元公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爲學精深孝于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于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亦何惡于禪學乎卽或往來于二林以資其清淨之意亦何害邪至于愛學于周茂叔之言親出于明道之口豈以仲尼二字疑子思之不爲宣聖孫乎此皆未免有意抑之過甚者惟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尙友千古此則不亢不卑延平李氏謂是知德之言善形容乎有道氣象者也

太中程先生珦

程珦字伯溫洛陽人明道伊川之父也官至太中大夫嘗知龔鳳磁漢四州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廉謹寬和孜孜夙夜七十致仕自爲墓誌年八十五

梓材謹案先生兵部侍郎羽之曾孫黃陂令遹之子也先生復爲黃陂尉有惠政秩滿不能歸遂家焉生明道伊川二子後歸洛中慶曆間起爲南安通守與濂溪遊因以二子受學云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人二程偉矣而不過少時師之其餘無見于世者其講學之友得數人焉曰胡文恭公宿曰周文敏曰傅耆曰李君平梓材案君平蓋卽初平傳寫之譌曰王君貺曰許渤

文恭胡先生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先生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先生諭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先生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內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先生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于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其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先生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年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先生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雜並用禮部閱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拜樞密副使先生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先生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

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嘗重任尤
顧惜大體從子宗愈入元祐黨籍嘗受學于歐陽兗公（參史傳）

附錄

先生嘗至潤州與濂溪遊或謂濂溪與先生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
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先生于廬山從隱者老浮屠遊遂同受易
書（濂溪志）

周先生文敏（附門人劉虹）

周文敏者安仁人也篤學敦行不求聞達嘗與濂溪講學廬山濂溪
稱之曰一團和氣人也門人侍郎天台劉虹志之謂其直氣摩虹云
（補）

知州傅先生耆

傅耆字伯成（梓材案二程遺書附錄有伊川謝傅耆伯壽手劄稱長
官祕書是先生嘗字伯壽）遂寧人也皇祐進士勵志爲學濂溪先生
判合州聞其賢以書通訊先生往從之及歸遺書謝曰曩接高論默
有所得不至墮時好矣（雲濠案濂溪志山陽度氏曰伯成從周子遊
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在永州又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累官至知
漢州（補）

祖望謹案元公弟子甚少二程雖弱齡從學然據其得遺經于
不傳之言則所自得者多呂滎陽汪玉山所言未可謂其不然
而必謂太極通書之授受在洛下也先生雖言論風旨不傳然
二百年後度正從其家以求元公之遺墨尚多有之安得不列
之學案中邪蜀中學派當首先生其後范醇夫學于司馬氏譙
天授謝持正學于程氏馬巨濟學于關中呂氏以啓南軒鶴山
諸公之盛予故特表而出之

郡守李先生初平

李初平失其字慶歷六年元公令郴先生爲郡守知元公爲高賢不
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既聞元公論學先生歎曰吾欲
讀書如何元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先生遂悉心聽教二年
而有得皇祐初先生卒子幼元公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
始終不懈

百家謹案先生爲元公上官有謂不當列弟子者夫學以傳道
爲事豈論勢位自古至今有弟子而不能傳道多矣以先生之
虛懷問業悉心聽受二年有得與二程同列諸弟子之班足見
先生之盛德又何嫌哉又何嫌哉（梓材案主一是說亦有理顧
謝山于稿底濂溪門人抹去李先生之名是仍列諸友而不列
弟子也）

懿恪王先生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年十九舉進士第一（雲濠案先生原名拱壽
仁宗賜以今名故字曰君貺）累官吏部尚書諡懿恪伊川程子曰君
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閱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
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參濂溪志）

祕丞許先生渤

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德恭終于華州蒲城主簿遂爲蒲
城人先生天禧三年進士官至祕書丞卒年七十疾中爲文二篇以
示子孫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參范忠宣集）

祖望謹案先生在潤州與范文正公胡文恭公同元公遊每日
晨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定終日不易與其子隔窗而
寢其子讀書聲琅然竟若不聞也程子嘗曰此人持敬如此曷
嘗有如此聖人予謂如斯人者蓋極力于爲學大非流俗可及
惜其守之過堅不知通方之學也（梓材案此條原稿有云許渤
不知何所人也今以其餘星可致而節之）

提刑孔先生延之

孔延之字長源新淦人孔子四十六世孫（雲濠案曾南豐誌墓作四
十七世孫）慶歷進士九年遷至司封郎中平生與濂溪友善在廣西
寬恤民力改弁湖北路提點刑獄諸子並以文章顯世號臨江三孔
（參江西人物志）

濂溪同調

清獻趙先生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累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
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擢參知政
事王介甫用事屢斥其不便乞去位知杭州改青州復知成都以太
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參史傳）

附錄

劉元城語錄曰趙清獻求絕欲挂父母像于臥牀王右軍不欲仕自
誓于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爲則止耳何必爾

呂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言侯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公曰清獻
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
建水事求進

朱子跋清獻家問曰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之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道行之篇者可攷也而公于佛學蓋沒身焉何邪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謝山周程學統論曰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沖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秖呂芸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于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于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于諸家出入于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于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邪則未嘗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于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于延平至于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即非師固太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于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于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于後學者莫粹于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于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于朱子而墨守之也

濂溪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氏家學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氏家學

簡修胡先生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孔氏家學

舍人孔先生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長源子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呂申公曰經父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諫議時乃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蓋指其劾伊川也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參史傳

待制孔先生武仲

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同上

郎中孔先生平仲

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用薦累官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 同上

二孔門人 長源再傳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二

明道學案表

程顥（太中子 濂溪門人）
- 劉絢
- 李籲（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 謝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 楊時（別爲龜山學案）
- 游酢（別爲廌山學案）
- 呂大忠
- 呂大鈞
- 呂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 侯仲良
- 劉立之
- 朱光庭（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 邵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 蘇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 邢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私淑）靳裁之—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俊民（明道續傳）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
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
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爲二卷當有增補特
其稿未全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
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釵墜不覺後數日方求之
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處得之踰冠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南山
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先生謂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
爲吾取其首來觀之自是光不復見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
府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槁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
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
而後得食待食數日奚而不死乃白漕司豫貯米營中死者減半仁
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屬吏將釋服先
生進曰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不從先生曰公自
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
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
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畜禽鳥
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
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豫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
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
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
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
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
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塗者疾
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
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
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
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號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
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薦爲太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
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
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
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
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于功利嘗極陳
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
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爲之愧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
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倖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
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先
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天方大寒
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
即親往啓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驩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
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
吾且訴于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曾村
埽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曾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
集渙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
勞人耳先生募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
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每取行舟財
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
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
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
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
衆寡不以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
權寵張甚諸邑供帳唯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告先生曰吾邑貧安
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
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
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
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
未行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

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啓文明之運遂後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閒朱子曰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爲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峯爲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劉蕺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閒其眞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于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誠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閒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體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闢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衞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鑠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羲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睹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兔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時而改變繩墨彀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之意

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閒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爲未有不犯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菴先生希轍嘗于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閒調停節候如鳥之肄飛沖然自得便是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矣顧未知仁之奚若于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卽識仁篇所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爲渾然如何之爲義禮智信而爲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于不須窮索句中帶補出存久自明句而存之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程子于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爲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爲淺學者于何而可以識仁仁不易遽識仍當于未識前思所以求之之方此耒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溯其源求仁之言出于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矩也心不踰乎矩而有不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此言顧行行顧言心存乎慥慥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爲懷自強遠利無在而不存以求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求仁于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此求仁于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于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蓋五人跡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于倫類閒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遷不貳復禮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至于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爲宰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概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直斥之爲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日之閒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爲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嘗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畫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曾不知聖人之言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況于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爲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爲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總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柰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于孔孟與總之後儒謂性生于有生之初知覺發于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卽以知覺爲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弟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爲公共之物而天命于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卽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

弟之非仁乃藐之而他是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爲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于父母未生前合含生蠢動以爲本覺于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于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乎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卽無此身父母卽天地我與父母固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儒釋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爲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于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真切于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而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于父母人能事事以父母爲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獻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

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卽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卽大學中庸必愼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于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劉蕺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異于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秘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遺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而無自私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灣並參講席莫不饜飫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蕺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妙處即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劉蕺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蕺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蕺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即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個隨看卻是千萬個千萬個卻是一個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劉蕺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于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劉蕺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為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適念有適念便有比偶有比偶便有負勝譬如一疋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劉蕺山曰遡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

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劉蕺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脈最可體仁

劉蕺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閒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不仁者如邵子所謂不知死過幾萬徧卻是不曾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閒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記問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爲我疑于仁墨氏兼愛疑于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憔悴其孝不周擴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眞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卽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于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筆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雞雛可以觀仁

劉蕺山曰豈惟雞雛盈天地閒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

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戢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卽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強欲以人爲湊泊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愼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劉戢山曰只是陰陽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戢山曰識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戢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請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卻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而象山又本程子之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于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爲無見抑亦佛老之學卽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總之不識所爲天道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閒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戢山曰此無欲學聖之旨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卽忠也義以方外卽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已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閒

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繫于人
人心莫不有知唯蔽于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宗羲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
一行豈所以各聖人至于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蕺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种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卽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興于詩立于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謹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爲附錄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沅謹案此卽意也卽獨也卽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者也陽明蕺山乃爲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劉蕺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嘗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蹈生物平等擅破乾坤只一家禪詮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賸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楊開沅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于目足有助于手總是一箇誠耳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爲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毫髮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學始于不欺闇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愼獨不待龜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于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闚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縣在室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廢時日于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淸明高遠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謹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于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爲障最惡天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爲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于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眞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道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穉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于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于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于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于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擧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傳公私交務于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虞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此眞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于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

明道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云顥每日嘗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

者也監司譏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一日神宗纔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

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

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數淸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梓材謹案原本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問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略

王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開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于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梓材謹案前二條梨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愼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范淳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瓘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漸嘗云某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至自是以來嘗以案牘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鄒諸儒學案複出以其前三十大字併入了齋附錄而僅留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于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兵部宗師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illegible]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于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響應 補

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 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也至于公則不然 補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于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 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于易誤解也

梓材案謝山注云蓋指无思无爲諸語

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于邱山至于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爲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辯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 補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于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聽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但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羅整庵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唐一庵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其民生日用而非淺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靡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于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

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惝惝失向沿門乞火者便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于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于先生而不容于安石之褊拗且年壽亦不永富鄭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 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廌山先生酢 別爲廌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判門先生仲良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尙書邢和叔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之

靳裁之穎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之 參姓譜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槪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補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教授鄉里其于理學淵源實搜隱索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既而變起倉卒人服其先知先生在河南時隱士荊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爲弗及世祖在潛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先生已卒年八十餘賜謚莊靖先生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郝陵川爲明道伊川兩先生祠堂記云泰和中鶴鳴先生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鶴鳴澤州人澤州學者多服子明道所謂先生之學蓋謂明道也

宋元學案卷十四

伊川學案表

程頤 明道弟 安定講友門人
子 端中
孫 晬 別見和靖學案

劉絢
李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廌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尹焞 別爲和靖學案
郭忠孝 別爲兼山學案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沖 別見華陽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淑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趙鼎
張煇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竦 並見和靖學案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韓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朱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方元寀 父峻 並伊川學侶
孫 壽 別見震澤學案
曾孫 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 壬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續傳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　梓材案伊川先生爲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箚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即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聞曰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于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舊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閒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衛富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誘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　雲濠案先生著有易傳四卷宋志作九卷

語錄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即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之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

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于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華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冰擊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爲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蕺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先生于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楊開沅謹案不出來處即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之非

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補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

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卽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
意于已發說甚長詳明備載戢山學案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于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則頭頭是道橫說豎說只是一理

或問思慮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藏府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

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藏府似無所不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于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于夢寐閒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蕺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旣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淸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劉蕺山曰不是兩樣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無能生氣

故必推原于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于參話頭則壅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楊開沅謹案氣有善不善此是伊川先生分氣質義理為二性之根從此無往不與孟子異矣夫人生也直如其本然而勿襲取助長以害之便為善養豈因其不善而養之使善哉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楊開沅謹案二者只分生熟非有異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于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于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者哉如止曰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于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于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宗羲案此即涵養用敬進學致知宗旨所由立也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仍是舍敬無以為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非有二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百家謹案配義與道一段師說云正釋上段氣之所以塞于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言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

楊開沅謹案伊川之說理氣分而為二師說理氣合而為一不同處只在此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于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又云必有事雖不出于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識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劉蕺山曰易言敬義此卻代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百家謹案定菴先生問知之爲知之章先遺獻曰有知有不知此麗物之知動者也爲知之爲不知此照心也麗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則無乎不知也子路認此麗物者以爲知則流入于識神邊去此毫釐千里之差夫子一口道破點鐵成金矣若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夫子豈向多寡上分疏所謂麗物之知湛然之知卽此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戴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劉蕺山曰古人只說眞知更穩似良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于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得之于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義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宗羲案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人則做效前人所爲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于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百家謹案釋氏止于一件上□取決不他換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于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百家謹案深思之久方能于無思無慮忽然撞著

學者先要會疑

顧諟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古之君子唯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唯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閒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發揮先要會疑之旨最爲精切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卻則得若要眞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顧諟謹案此伊川先生格物宗旨認得宗旨都放過不得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宗羲案收其心而不放即是敬朱子援敬于格物之前已失伊川之旨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劉蕺山曰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者猶拈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爲話柄過矣

姜定菴曰若格得大頭腦處則萬物自知以物異而理同也

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于學如問禮于老聃訪官名于郯子何害于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姜定菴曰所以貫識大頭腦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于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夏佑與我論語說一條今移入上蔡學案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

者好高如小人辦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蜾蠃螟蛉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于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而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敧讓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憑叔謚晉侯夫一條今移爲附錄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卽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百家謹案離了陰陽更無道此語已極直截又云所以陰陽者是道也猶云陰陽之能運行者是道也卽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意所以二字要善理會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是點頭

　百家謹案生生之體洋溢兩間流行之機通徹無礙察者識之精從敎化而見川流卽可從川流而見其畫一聶雙江謂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釋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動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異但賦形于天地其理則一

問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發于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論語學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猶言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指點粹然之體此無虧彼無豐但人生有氣質此性若囿于氣質之中氣習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什伯千萬無算此豈性之故哉夫習雖不能不歧乎遠然苟知其遠而亟返之則遠者復歸于近即習即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横一近字記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相違便是善與利之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此箇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遠是尋丈如兩人面貌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謂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箇惡亦是一箇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性于習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解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楊開沅謹案蕺山云氣質就習上看則可若以氣質爲習所從出似不盡然胎教以前氣質由于習既生以後則有習由于氣質者然究竟氣質由習而成者多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謹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明明言無不善之才矣今夫麰麥播種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爲性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實不可移將謂才無不善降無爾殊乎嗟乎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最難剖斷于是後儒遂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善義理之性也將一性岐而二之不知性者從氣質中指其義理之名義理無氣質從何托體氣質無義理不成人類氣質義理一物也即一性也試爲從本言之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繼之而言陰陽天命之流行尚未著于人物其時道體之沖和於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氣質得陰陽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如將一粒麥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善氣質不善然而知愚賢不肖生來不等者天命至精者于生初當其在胎之時即有習染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如此麰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說不得麰麥之性不同也孔子言習相遠習不僅在墮地之後其在胎時即有習矣總之于天命之性無與也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劉蕺山曰性卽理也卽伯子所謂天理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性卽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卽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凶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氣之精者生人粗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粗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百家謹案心之爲物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形容舍則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殺充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心卽理也與心卽道也如出一口陽明先生因後人求理于事物故屢屢提掇此義不知者遂駭爲特創耳

天地之閒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沖穆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楊開沅謹案此段發明道器一貫最爲明白知此則理生氣纔說性便不是性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皆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凡物本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開沅謹案大學物有本末似兩段事然合之總完一至善仍是一是也卽云修齊治平是其然格致誠正是其所以然亦得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于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百家嘗憶婁定庵先生問孝弟爲仁之本先遺獻曰凡人氣聚成形無一物帶來而愛親敬長最初只有這些子後來盛德大業皆原于此故曰仁之本集註爲仁猶曰行仁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蓋以孝弟屬心心之上一層方纔是性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不可爲仁之本李見羅道性編皆發此意愚以爲心外無性氣外無理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後見其爲仁義禮智非是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人無此心則性種斷滅矣是故理生氣之說其弊必至于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而後已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孰謂孝弟不可爲仁之本與

養心莫善于寡欲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劉蕺山曰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公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市于色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髓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于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下添然一燈此有意爲善亦是非理之旨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爲人君止于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得攬他事不能物各付物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于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在此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百家謹案孔子亦曰愛人以愛爲仁恐不在後人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自是無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卽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百家謹案蕺山語錄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外見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畢竟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仁的一端因說仁推義禮智去故

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體仁也因以孟子與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蓋子劉子意以仁義禮智之性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名故惻隱即仁也時位有動靜性體無動靜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中和蓋屬性也情者性之情不得與性對此閉關以來之特解須細心體會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開闊其意味有不可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塗適遇族兄者偶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歡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學者須志于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于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毫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顧諟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責志立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良佐見伊川一條并移龜山謝今移爲

附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爲无咎也

百家謹案閩林氏兆恩專言艮背之學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即艮其背也

艮其所止止其所也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得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嘗請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于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顧諟謹案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論語所謂坦蕩蕩孟子所謂不淫不移不屈會有絲毫窒礙否

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梓材謹案原本此條自然明白下有先生曰初見伊川時至有箇省覺處一百四十三字與百家案語今移併和靖學案

人之于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

纔檢束則曰就規矩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忘敬而後無不敬

劉蕺山曰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居敬即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爲不簡蓋先有心于簡則多卻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禮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涵養吾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能順乎中正乃无妄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而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爲也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葉六桐曰權乃是一定不移之物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于過不及二者之閒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宗羲案伊川此段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又曰昔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周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即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于喪己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于本而求于末攷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旨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閑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屬于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贅只有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著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宗羲案横看側看面面皆山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于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偶學處書一條今移爲附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則亦必有養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祿可趨則所志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伊川與和靖論捉命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又范淳夫之女及有患心疾二條移爲附錄

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是似有箇規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獸

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卻須陡寒正如欲明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閒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于天地閒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至參錯然一箇生殺升降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天地之閒有者只是有覺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于事業謂之理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子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于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于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百家謹案養氣養心原是一事分不得兩件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如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淺近莫非義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其謝顯道習舉業至且靜坐五十八字移入上蔡學案其伊川見人靜坐十一字又謝定夫問陰陽一條並移爲附錄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梓材謹案此下有尹彥明問于程子一條移爲附錄

人少長須激昻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不慮爲總是非道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處少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作亂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學則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

學者多蔽于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學者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之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自無辱矣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卻反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于一道中別出

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劉蕺山曰無妄亦無誠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于事厭怠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爲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卻有至憂

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棄奇非敬也要之非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爲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誠之不可揜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

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所謂于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
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
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冠昏喪祭
鄉相見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
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
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幼者可漸使知禮義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
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
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裹便事事
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百家謹案學佛者之忘是非正爲有許多道理所以要忘昏迷
拘泥所以爲物所役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百家謹案此眞爲至言然不唯機事凡兵陣刑名以及權術之
書後生看慣即便下著毒種多致後日有喪身敗德之事教子
孫者不可不蒙養以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
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
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
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
齊有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
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
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
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
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
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
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
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
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
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宋元學案卷十五

宋元學案卷十六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下

四箴幷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黄東發曰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心兮本虛

陳北溪曰心之爲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

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爲先卽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

蔽交于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卽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于前則心體逐之而去矣

制之于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于外則無以侵擾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久而誠矣　視箴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陳北溪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于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爲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閒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卽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于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爲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于心者徹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

非禮勿聽　聽箴

總結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陳北溪曰一念之動于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宣之則後見于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爲也故必禁之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闔闢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于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興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于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于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

煩中之失也
己肆物忤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
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法言
欽哉訓辭 言箴
欽謂敬謹所出而無躁妄也
哲人知幾
陳北溪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閒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于其先
誠之于思
于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閒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厲行
見于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于有行
守之于爲
爲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而無過舉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于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于下故危此正舜蹠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于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于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 動箴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即其止于至善之地者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于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劉蕺山曰此伊川得統于濂溪處

附錄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線帖上曰吾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于童穉中矣 明道幼時名延壽

百家謹案二程母夫人侯郡君好讀書博知古今二程父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子有過則不掩蓋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

毋欲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踣則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
嘗戒曰勿求稱欲長嘗何如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
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報曰有鬼執扇曰天
熱爾他日又報曰鬼鳴鼓曰與之椎自是怪絕
梓材謹案原本附錄嘗錄爲先生父太中至壽八十五凡四十三字今據爲太中立傳移入濂溪學案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猶有諧謔嘗閑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閒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補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喫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喫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嶷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 補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賫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崇寧二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尹和靖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掞所鈔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和靖自此不敢復讀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和靖思叔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離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殺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遭憂又病疾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卽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先生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劉蕺山曰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不承當亦不得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尹彥明問于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
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
疑疾遂愈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本在語錄以有實指移入于此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眞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朱光庭又言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
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
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
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
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胡文定公言于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于得人首薦
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
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
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
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焉雖崇寧閒曲加防禁
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
伸吳給等稍稍進用于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閒志于
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
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
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屛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
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
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
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
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
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
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
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
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
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
己接物則忠誠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
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
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
揮裒集遺書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
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童蒙訓曰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卻只閑讀了都無用處補
又曰宿州高朝奉述伊川先生嘗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
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訓詁不盡或以爲仁者愛也
愛惟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
也補
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
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
別白如此
又曰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
言之又不免作夢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補
又曰康節子孫大抵不取程子蓋私意也補
朱子曰伊川言性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破不得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閒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
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
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劉剛中問程伊川粹然大儒何故使蘇東坡竟疑其奸朱子答曰伊
川繩趨矩步子瞻脫岸破崖氣盛心粗知德者鮮矣夫子所以致歎
夫由也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視聽言動箴其辭緩其理散雜而病不
切補

祖望謹案此言太過

黃東發曰伊川十八上書仁宗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其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尙幼惟以培養爲急耳其他論濮議論薄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二學看詳反爲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又曰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爲天下救急有不柰何恐不可救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累春秋意邪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又曰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于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爲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爲年譜云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于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蕺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葉六桐曰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川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其實儒釋之根本懸殊下種既異卽偶資其灌漑終不能變桃爲李亦不必有意深絕也孔子于老子亦嘆其猶龍何曾染得孔子

百家謹案朱子云釋老書後來須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蓋謂儒釋判然吾本既立惡能爲累卽舉其語所以取之異也乃迮昧者遂引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更有妄子瞎摘盲取二程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并誣兩先生盡屬瞿曇之異學此其蚍蜉撼樹本不足言但嘆世風之變幻日深毫不識儒釋之根柢本是天淵隔絕強取先儒說同說異妄加批駁置方寸于岑樓者何多也

翁祖石曰先生之在經筵哲宗可謂敬信之甚矣但進說于人君之前自當擇其大者柳枝之諫爲哲宗所不悅由是見疏宜乎呂正獻聞而嘆息此言之太瑣也

宗羲案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一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于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于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百家謹案黃文潔公曰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閒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于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菴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尙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于密察邊耳至于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伊川講友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伊川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別爲橫渠學案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為華陽學案

推官方先生元寀 父峻

方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鄉井會傍，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太中珦。及卒，明道為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為墓道碑。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退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于白鹿書院，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參道南源委

伊川家學

知軍程先生端中

程端中字□□，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事。金人攻六安，先生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于池。參一統志

附錄

序伊川文集曰：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究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于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縣令程先生曄 別見和靖學案

伊川門人 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並為劉李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別為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別為龜山學案

文肅游廌山先生酢 別為廌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並為呂范諸儒學案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別為和靖學案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別為兼山學案

著作王震澤先生蘋 別為震澤學案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別為周許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 別見華陽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先生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為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太學楊先生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程門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劉李諸儒學案、周許諸儒學案。

伊川私淑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學正趙先生霄

學錄張草堂先生燁

上舍蔣先生元中

上舍蔡先生元康

潘先生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教授羅先生靖

羅先生煉 並見和靖學案

方氏家學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主簿方先生壬

方先生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續傳

文獻劉侯庵先生肅

劉肅字太卿，號侯庵，洺州人。金興定初詞賦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金

亡俟東平嚴實元中統初擢真定宣撫使後爲議中書省事致仕先生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追封邢國公謚文獻(參雄譜)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讀經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左遷邳州軍事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賜號曰中庸先生既即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年纂事記(從黃氏補本錄入)

通判李實齋先生簡

李簡字實齋信都人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同上)

學易記序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嘗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穜之集大易粹言傳于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來家東平時張中庸劉佚庵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集解而節取之得則廁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無稍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僕居萊蕪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大百日之閒節取粹言凡三度削實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還東平積稿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荊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于其閒者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積晝積勞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梓材謹案張李二先生並據黃氏補本增入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六

橫渠學案表

張載（父迪 附焦寅 高平門人）
- 呂大忠
- 呂大鈞
- 呂大臨
- 范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 又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 晁說之（私淑）（別爲景迂學案）
  - 蔡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 橫渠續傳

張戩
程顥（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並橫渠學侶

呂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上

祖望謹案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閒有未當者梨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梓材案是卷慈谿鄭氏二老閣亦有刊本特其體例有未協處略爲校正）

高平門人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父迪附焦寅）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爲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邠人焦寅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子于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嘗是時先生已擁皋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輟講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之即日輟講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聘延先生于學宮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若曾聞之乎聞則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不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勵精于大有爲悅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公與人爲善則人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則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御史戩爭新法爲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慮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禮爲倡教童子以灑掃應對女子未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召同知太常禮院會有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時十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囊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乃克斂詔賜館職賻奉喪還葬于涪州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居恆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粗糲與共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曰東銘西銘正蒙（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橫渠易說十卷）嘉定中賜謚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學宮（太常初擬曰達衆論未叶再擬曰誠又擬曰明俱未用最後定謚曰獻）

百家謹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跅弛豪縱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繼切磋于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爲必可至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關中學者鬱興與洛學爭光猶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濯心虛度處亦頗有後學所難安者至于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于後世此亦不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爲僞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不在制度之細繁悉周官雖善亦不過一時立制豈有不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況乎周官之繁瑣頗覆異常先生法

三代宜不在周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西銘

百家謹案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作于一時而西銘旨意更純粹廣大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朱子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橫浦曰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于中閒者也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閒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吾之性不止于視聽言貌凡天地之閒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既爲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于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于天地閒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吾爲天地之子大君主天地之家事是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高年先我生于天地閒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孤兒幼子後吾生于天地閒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聖人合天地之德賢人特天地之秀也人之有疲癃殘疾惸獨鰥寡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者也于時保恤之是子之能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吾能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爲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知化窮神則善述善繼天地之事志者也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閒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于天地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崇伯之子禹也酒能亂德惡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也潁谷封人請遺羹于母以起鄭莊公之孝今我育天地所生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舜夔夔齊慄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吾能竭力爲善以致天地之喜是舜之功也大舜逢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以死爲恭成父之惡不可爲訓橫渠之意以爲遭過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曾子得正而斃吾能處其正順受而全歸于天地是有曾參之孝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屨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無怨尤于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富貴福澤固天地之厚吾生貧賤憂戚亦天地之愛汝玉成于我也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沒則安其心志而不亂是乃始終聽命于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

劉蕺山曰訂頑云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如一頭兩足合之百體然蓋原其付畀之初吾體吾性即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不得其所其能自已于一體之痛乎于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天下也反是而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體之脈而通于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即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踐之心即是窮神踐之事即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于是有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肖子不虛耳若夫所過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弗暇問者功足以格天地贊化育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仁人云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

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劉蕺山曰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于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高忠憲曰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張子本易以明器即是道故指太和以名道蓋理之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無形而難窺氣有象而可見假有象者而無形者可默識矣浮沈升降動靜者陰陽二氣自然相感之理是其體也絪縕交密之狀二氣摩盪勝負屈伸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是其用也始猶資始之始變化皆從此始也幾微易簡謂此氣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閒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明非有他也散殊可象有彷彿之謂清通不可象明其不可測之意明非有二也野馬出莊子喻氣之浮沈升降如野馬飛騰無所羈絡而往來不息言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閒也太和即陰陽也易即道也故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明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百家謹案此則最爲諦當盡性者能一之合性與命體用一源不落有無之見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閒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百家謹案天地之間只一氣之循環而已著于物而有聚散而理無聚散性無聚散也順而不妄實理之自然也散入無形本非有減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適得吾體不失吾常焉高忠憲公曰聖人原始反終知天壽不二故樂天安土存順沒寧所以爲存神之至彼二氏之失道則均焉又曰性無生死也何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于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

百家謹案先生以虛能生氣有生于無爲詖淫足見先生之學粹然可爲吾道大中之準蓋虛空即氣爲物不二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有無自相隔礙凡夫理氣心性體用動靜無之非二矣此二氏以無爲真常有爲幻妄之根本也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兩閒無無氣之處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

絪縕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百家謹案坱說文謂塵埃也狀氣絪縕盛大之象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百家謹案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一語使人豁然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淸淸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淸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淸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凡氣淸則通昏則壅淸極則神故聚而有閒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淸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道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宏人是性不知檢其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淸濁也其究一而已

高忠憲曰本一氣而已而有消長故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虛實動靜聚散淸濁之別也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閒其神矣夫

百家謹案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所謂魂交即神遇也蓋魄交魂而爲寤魂交魄而爲寐猶日出地而爲晝日入地而爲夜陽氣發生而爲春夏陽氣收藏而爲秋冬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高忠憲曰天輕淸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男女兼人物言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忠憲曰一物兩體即太極兩儀也太極理也而曰氣者氣以載理理不離氣也氣惟一物故無在無不在而神是兩者以一而神妙也氣惟兩體故一陰一陽而化是一者以兩而變化也

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晉涑本浮陽一作純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

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鎭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百家謹案恒星不動純繫乎天此舊說也後歷悟恒星亦動但極微耳此歲差之所由生一歲右行五十秒二萬五千餘年一周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先生本自不錯黃瑞節解日月五星亦順天左旋但其行稍遲反移徙而右若逆天而行者此言大謬矣蓋天左旋以北極爲樞恒星與七政右旋皆以黃道極爲樞日月五星各有其道每日所行各有度次如蟻行磨盤所謂日月麗乎天宿離不忒若果皆順天左旋則無所謂黃道白道躔離次舍日日滉漾游移將日月亦不麗乎天而宿離焉能不忒哉且惟天左旋諸曜右旋左右勢力相抵而地得渾然中凝若俱左旋則地亦隨偏顛倒宇宙亦不得成世界矣種種諸繆詳百家所作天旋篇蓋諸曜右旋是歷家從來本論儒者未得以臆見強奪之右行日遲月速之說日月之高下懸殊則旋轉之路有遠近此遲速之由也月精反陽日質本陰與五星之說俱屬未然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旣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于外也

百家謹案地轉之說西人歌白泥立法最奇太陽居天地之正中永古不動地球循環轉旋太陰又附地球而行依法以推薄食陵犯不爽纖毫蓋彼國歷有三家一多祿茂一歌白泥一第谷三家立法迥然不同而所推之驗不異究竟地轉之法難信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百家謹案先生前旣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又曰日月右行最速今此言無乃自相矛盾乎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閒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閒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百家謹案地有升降固是四遊荒唐之說卽余襄公圖序云潮之消息皆係于月亦非定論惟朱有中之潮賾其說最精潮之升降大小屬乎節氣節氣輪轉潮汛隨之然以之論淛浙之潮則合而他方之潮有一日一長者有一日四長者有一月兩長者有一年一長者有潛滋暗長者有來如排山恢雷者此又何以倒之百家私忖造物凡創設一種類必極盡其變化假觀木類松葉細如針枇葉大如蓋種種奇形異狀不可勝數飛潛動植土石之類皆然何于水獨不然海之有潮猶婦人之行經以一月爲期而有信然亦有逾月者有不及月者有四季者有暗轉者種種不一可無疑于潮矣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于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交爲之食矣

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百家謹案鮑雲龍天原發微此日月于離坎卦宁晝之陰陽先生所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卽此說也至于日食則由日高月卑朔日月行密近于黃白交道日體爲月魄所掩故光爲之食月食則由日大月小地球小于日輪大于月輪當望時地球閒于日月之中有景在天是名闇虛此時月行交道內外遠于黃道則地影不能及月體則不食若當望時月行交道近黃白相交之處經由地景之中日光不照則月食疑者以爲春秋二分食于卯酉之正日月相望其平如衡地猶在下烏有影能蔽月乎不知此由清蒙氣之能使物象升卑爲高也其詳在百家所纂明史歷志中

虧盈法月于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于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百家謹案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月受日光其一面常圓但人從下視之月與日相近時日在上則其光所見

如鉤月與日對照時則其光滿如璧耳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于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劉近山曰日之行三十日五時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贏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朔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百家謹案推置閏術易推交食法難此由先生不諳歷法臆度言之上數節大略皆然

陽之德主于遂陰之德主于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百家謹案此先生以陰陽之氣測想風雨露雷之由也近代西人之說其詳略述大旨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爲氣域氣域分爲三際近地者爲和際中爲冷際上爲熱際種種變化悉在此氣中下地水火土爲天行所吸則騰聚于氣中鬱然成雲散而爲雨當其未散火在于中爲氣水所束不得出走則殷殷有聲破裂而出遂成大響而電正其光之奔飛者也火既破氣而出成爲雷霆若火已盡則不復風或火勢微未得及土横而行地上則風雷交作其有風而不雨者火之升也不受水迫即返下土爲氣過抑未獲遽達遂横奔動氣而爲風水上升而火不上則有雨而無風火上升而水不上則有風而無雨火土並蒸則或風止而繼之以雨或甚而風以散之或甚而風雨並作總視其勢之先後盛衰焉水土並上土多于水則爲霧土自獨上奔散之際則成霾水升僅達氣之和際則爲雨爲露入于冷際遂成霜雪入冷再深則爲雹然霜雪在冬而雹在夏者夏時炎烈上升之勢銳能直入冷之最深處故結而爲雹冬則上升之勢緩僅及冷際遂爲霜雪也然夏時何以無霜雪蓋夏時和際之氣暖能爲冷際之氣解惟入最冷處凝而爲雹始不能爲之解也且夏時之雨狹而速雲興即雨不待至冷際而已降矣其直上不降至最冷際而爲雹者偶然也冬雲霧緩而廣非經數日雲氣不成故至冷際而結爲霜雪者常然也種種變化悉出于自然而其所從咸因日月星辰往來運動能吸引下地之火氣水土四行不特月離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也經緯星辰性情不齊各能施效故精于天文及分野者推此年之躔度即可知此年之水旱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百家謹案曰火外景金水內景說本淮南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能照萬物而不可犯地以陰形爲質故闢而受體物肖形而可親狎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有食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爲收視返聽潛神不曜養生之法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水

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
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
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高忠憲曰曲直從革書傳本謂曲而又直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
義說水之濡當作土之濡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說得最好不輕
下一字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水之烝有影
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
百家謹案參兩篇尤先生之極深思索以談造化者也但歷法
一道至今愈加精密凡各曜之遠近大小行度薄食陵犯灼然
可見可推非可將虛話臆度也伊川云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殆
此類與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劉蕺山曰天無一物不體處卽是仁無一事不在處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高忠憲曰上天之載寂然不動而感則必通聖人之心寂然無爲
而得爲則爲明其順應而無所矯強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此動于彼神之道
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孫鍾元曰天與神非二見聖人卽天
運于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高忠憲曰卽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于無形非外形
而別有運于無形之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
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
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
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
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高忠憲曰此借易語言人之存心蓋吾心之神卽天地之一闔一
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于是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
則知物性之神
高忠憲曰此亦欲人之存心文王純亦不已卽上天之載也故存
文王所存則知天載之神德性者衆人所受于天之正理常存德
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唯天故能周萬物而
知
高忠憲曰谷神本老子語谷而謂之神者言谷之虛也故聲達焉
則響應之然其神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卽天也故
知周萬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
于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高忠憲曰象者猶言性情情狀凡有實得者必可名言可名斯可
象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收藏
之象苟恍惚不可爲象豈復有可名言哉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貞明不爲日月所眩貞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于氣而已
高忠憲曰不外乎陰陽故曰一于氣而已
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高忠憲曰既大且一故無方所無形體之可求也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百家謹案往來屈伸之義與天神人鬼地示何相關合昔嘗思之一陰一陽一氣之往來時屈而歸謂之鬼時伸而來謂之神總之陰陽之靈氣也太虛生人生物知氣變化靈爽不測無處無靈爽卽無處非鬼神在天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人爲魂魄生死聚散是也在事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在墠壝宗廟爲天祖日星嶽瀆下而至于門行井竈皆是也所以中庸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夫體物而不可遺明以兩閒之氣化言鬼神矣而下忽接言祭祀又曰誠之不可揜如此此言鬼神之至精也蓋鬼神旣爲陰陽之靈氣無處非鬼神而人尤爲鬼神之會蓋物之靈者莫過于人心而人心之與鬼神相接者尤在祭祀當其愾然肅然不見者如或見之不聞者如或聞之是祭祀者正所以通幽明洽人神以吾心之精誠對鬼神之靈爽焄蒿悽愴洋洋如在爲物爲變情狀畢露矣此先生具是意于言中而未發者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易无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于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

高忠憲曰天地有陰陽在人有知義知藏于中爲事之幹者神也義形于外制事之宜者化也知義用利者知與義用之利也至德盛而窮神知化則知義皆下學之事而不足言矣時卽氣之推行者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高忠憲曰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所爲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百家謹案鬼神體物不遺散在兩閒而其所聚則尤在人心蓋人心之靈卽鬼神之靈也本渾合無閒二之不得故人心纔動氣卽感通無隱不見相在爾室君子之慄慄危懼雖欲不愼獨不可得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于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高忠憲曰括結礙也見事之幾微則事得其宜動而不括矣故能屈伸順理身安而德崇易曰知幾其神乎精義入神者知幾而已精義入神妙處使事理素定于內而用乃利豫利吾外而內乃安

蓋內外交相養皆崇德之事若夫窮神知化乃德盛自致君子無容心焉先難後獲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葉六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之謂化故不可助長存此心之虛明則成至德所以存神而爲仁之至也順天理之變化而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爲義之盡也微者神之妙彰者化之著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善成性與一陰一陽之天道無殊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翁祖石曰羣動萬殊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卽神也聖人存神而達化人果知變化之道則上文聖不可知謂神神亦奚不可知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百家謹案易知幾其神之幾卽異于禽獸幾希之幾此所謂天良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此靜則中存動則先見不容蓋藏孩提愛敬乍見惻隱與不爲不欲之心凡聖之所同也何有不貫何有不知但此先見之幾無有不吉而一轉念則聖譽納交要譽等心紛然並至惟能率此先心而無違如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卽聖人順性命之理故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高忠憲曰徇物欲卽滅天理忘物累卽順性命間不容髮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葉六桐曰處事之謂義存心之謂仁義入神仁敦化卽易顯諸仁藏諸用意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爲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于天不息者根于地根于天者不滯于用根于地者滯于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爲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高忠憲曰凡物能交感者固鬼神施受之性如草木之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變化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于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于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于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林鬳齋曰敲莊子作嚆卽鳴鏑今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百家謹案義命合一存乎理一語此先生破荒之名言先儒多忽略看過不得其解百家讀明儒學案孫文介淇澳傳而有悟于先生斯語之精世儒說天命義理之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文介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在天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必有不及顧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世人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千古如是不然則千古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眞主宰此即先生義命合一存乎理之眞詮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高忠憲曰性雖有自然之天能大人必循其當然之理以盡之今世之語自然而諱言思勉者其亦不知聖人成能之旨矣

葉兩垓曰人能者大人裁成輔相以補天地之所不能以自成其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高忠憲曰生死者形也性豈有生死哉是以君子夭壽不貳實見其無二也

孫鍾元曰生順沒寧無得亦無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

高忠憲曰人受為性天賦為命受者受于天故亦為天所性通者通達無閒極者推致其極天所性者囿于氣中有昏明之不同矣然通極于道則雖愚必明也氣之昏明何足以蔽之天所命者各有分限有吉凶之不同矣然通極于性雖殺身亦以成仁遇之吉凶何足以戕之通極處皆學也不學則未免于蔽之戕之矣性通氣之外命行氣之內內外者以人之成形而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人不知天則塊然形骸而已知則可以盡性而至于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葉六桐曰世人妄談陰陽鬼神而不知即在吾身初非有二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高忠憲曰以水喻天以冰喻人以凝釋喻生死以受光喻氣稟之不同以照納喻性之不二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百家謹案此節論性命語頗艱澀難解朱子亦謂其語未親切然細案之亦可咀味性無有二宇宙以來只此一物故云性其總以其為總會處也人人各得有合兩之象人受命于天夭壽窮達不齊各有一定之則不窮理盡性推極其總之要則不能致于命而得其所受之分逮窮理盡性而所受之命不可變蓋知吾受分之有則也然此命也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能已者至于性之在人則為天下古今之所總通極于道有感必應上文所謂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何不可知人知天盡性以至命也下言聖人之憂蓋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

其輔相之道而不能同天地之無憂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宏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百家謹案生者氣也生之理性也人有人之生物有物之生則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惟是告子渾羽雪玉于白同牛犬于人入于儱侗開後世禪門之路徑所以可詆

性于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黃勉齋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宗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者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嘗以是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者也

百家謹案先生雖言有氣質之性下卽言君子有弗性焉是仍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也奈何後之言性者竟分天命氣質爲性乎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暑往來寒必于冬暑必于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夏寒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者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

百家又案先生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則所謂變化氣質也夫湯武之反不遠之復由違乎性故須反復乎性也若既以氣質之外無性則性又何須變化乎呂巾石懷由先生之說專以變化氣質爲宗旨以爲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于天不爲氣質所局矣此言似是而有辨先遺獻曰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有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于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于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

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于性巾石之失離性于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

百家又案氣質之性與變化氣質之說先遺獻辨之明矣猶有疑氣質卽性又不須變化然則人皆聖人無不善之人與百家曰惡是何言也夫所謂氣質卽性者謂因氣質而有天命之性離氣質無所謂性也性既在此氣質性無二性又安所分爲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乎然氣質實有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君子不以爲性者以性是就氣質中之指其一定而有條不紊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無異者而言故別立一性之名不然只云氣質足矣又何必添造別設一性之名乎子劉子曰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淸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可謂明切矣所謂氣質無待于變化者以氣質之本然卽人之恆性無可變化若氣質之雜糅偏勝者非氣質之本然矣故曰氣質無待變化非謂高明可無柔克沈潛可無剛克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百家謹案先生之言才就人有氣質之偏故有才有不才言性亦因有氣質之偏之混故必待盡性而後成性若論其本然孟子言性善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性固不待人爲而後成才亦無有才不才之別何以言之氣質者天地生人之本宇宙聖愚之所同也因氣質而指其有性是性者卽從氣質之本然者而名之非氣質之外別有性也性旣是氣質則氣質之偏者非惟不可言性幷不可言氣質也奈何將氣質之偏者混攙于性中乎蓋氣質之偏者習也習不因墮地後而始有五方土地之風俗父母胎中之習養此卽麰麥之肥磽人事雨露也豈得謂麰麥之才有殊乎先遺獻曰氣質卽是情才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有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之性惡不可謂非矣至于成性與盡性則大有分別盡性屬人力成性則本成之性是天之所生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之理先生之言性由人而成失大易之旨矣

楊開沅謹案成性之說始于董子天人策張子未能擺脫其說亦氣質之性誤之也氣質自氣質如何云性况氣質本無不善哉

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高忠憲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己所成氣血氣也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于氣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于德窮理盡性則德勝其氣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而氣變矣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故曰有命言其氣之一定也若富貴則曰在天言有當得之理也故有易簡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以天理能悅心通志爲天下所必歸有不歸者如仲尼益伊尹周公有繼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馴致天下之歸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其餘有天下者非乘勢則求焉不可謂其不與矣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宏于性

高忠憲曰禦止也爲見聞所梏也風雷猶有象故不如心之速心禦見聞故不如性之宏然則人心無物則不滯而神矣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楊開沅謹案先生解上智下愚句以習言蒙上相遠句不以性言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與程子解殊別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高忠憲曰大雅文王之詩本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張子借在帝察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時義者隨時之義時中之謂也舉此以教人述此以行己所謂在帝左右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
由學乎

黄文潔曰按誠明篇語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
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此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劉蕺山曰若領好以用惡手勢更捷然在學者分上只得倒做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
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
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
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
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高忠憲曰情實也天以屈伸相感則萬物生生而無不利人以情
僞相感則有利有害以雜之僞爲耳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
招也

高忠憲曰滅理窮欲以取禍則人爲之招而非命之正矣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
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
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

朱子曰性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
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
且未必能無外矣又曰今人理會學先于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
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
一理

高忠憲曰心與天一而已矣心大無外天大無外天體物而不以
故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世人之心
梏于見聞之狹聖人窮理以盡其心之全體則知性知天而無有
外之心矣不萌于見聞不因見聞而萌也

百家謹案心處身中纔方寸耳而能彌六合而無外者由其虛
靈爲氣之靈而最靈也蓋盈天地間惟此於穆乾知其氣流
行不已其凝聚者在人身而身之氣又朝宗于心故此人人各
具之一心實具天地萬物之全氣氣全而理即全非謂我一人
之心僅爲分得之家當也是故論斯心之本體聖不加多愚不
加少箇箇人心有仲尼原不待體物而始無外也由一心以措
天地萬物則無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則眼中之金屑
矣先生之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正言聖人盡性天下無一
物非我所謂德性之知非世人見聞之知也若恃見聞以體物
物可勝體乎適足以梏其心而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百家謹案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耳目口鼻父子君臣以至云爲
事物皆是也格物致知則由象可以悟心玩物喪志則徇象喪
以喪心存象之心心歸于象而自失其虛明矣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于
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
于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
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
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之要也

百家謹案耳目之爲性累人自累之耳若言人之自累則心亦
足爲性累不特耳目原天之生是耳目耳司聽目司視固以通
導天下之萬物于我心知此始可見萬物之皆備于我欲以合
內外之德能舍聰明之用乎高忠憲公曰徇于物則爲性累通
乎理則爲啟之之要聖人由聞見以窮理盡性合內外之德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
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
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
物身而累于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于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閑區區于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百家謹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道之大原也釋氏以理能生氣天道之運行氣也求道于未有天地之先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以真空爲宗反以其心法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遂謂山河大地皆覺迷所生緣心起滅悉屬幻妄于是揑造三十六諸天種種譸張之說是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總由其不知天命不識理即是氣之本然離氣無所謂理妄認氣上一層別有理在理無窮而氣有盡視天地乃理之所生轉覺其運行覆載之多事真所謂夏蟲之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百家謹案高忠憲公曰釋氏之失在不能窮理一言以蔽之矣蓋聖人窮理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釋氏以理爲障以性爲空凡諸所有悉屬緣生故以無任運聽六根交于六塵謂思慮一萌即是識神無心之眼不視而無不見無心之耳不聽而無不聞無心之鼻舌手足不臭味持行而無不臭味持行苟動視聽臭味持行之念則眼耳有視聽即有不視聽鼻舌手足有臭味持行即有不臭味持行矣既無是心豈有人我豈有天地虛空豈有世閒一切法故以天地日月六合人世爲幻妄塵夢譸張其說小者大之大者小之總由無理以爲之主宰遂成無星之稱無界之尺誕漫流蕩不可準用也

中正篇第八

百家謹案自中正篇至王褅篇九篇中雜說論語孟子易書詩禮雖閒有精語然不得經旨者亦甚多昔伊川嘗有書答先生曰所論大概有竭力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黃東發曰橫渠所說經閑與近世諸儒未合似有思之太遠者此非後學一人之所敢妄議也以後閒發明其有關係者餘僅存正文不復一一詳註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宏而致于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于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宏之無中道而宏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高忠憲曰文必能致其用則非汗漫之博約必能感其通則非枯槁之約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于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忠憲曰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百家謹案讀此益知學者當立爲聖之志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蓋盡人道而能踐其形者成身也成身則成性矣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是未成其爲人也凡有身性者俱當猛省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宏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于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葉兩垓曰讀正蒙至思蓋未能有也一句不知何以使我恍然旨哉此言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百家謹案學不求諸心則無所歸宿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然不能尊德性問學如何去道譬如先有一粒穀種而後可施栽培灌溉之功先有一星真火而後可用傳薪繼明之法先得一泓原泉而後可加導引疏決之方今漫然求理于天地萬物而不知反求諸己是猶無種望歲沿門乞火就燥掘泉不卻枉費勞勞乎是故不能尊德性則不能道問學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則雖擇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先生此則有關于學術足爲後學發矇

絶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于未善邪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于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于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百家謹案無所感而起妄也不思而得素也二語精透凡游思妄想俱不待有感而憧憧我本然之素知無事于旁搜冥索之擾擾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高忠憲曰無實踐之功而望資深習察不智甚矣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于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于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于惡有諸己也不入于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高忠憲曰篤信只是志仁未能造好惡之甚也仁不仁之介甚微惟明足以察其幾惟健足以致其決非好學孰能之

孫其志于仁則得仁孫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于不尤人學之至也

百家謹案怨尤之生只見在人之非而不知反求諸己君子惟見在己者未盡自治不暇何暇責人又曰無皆非一語直可佩服終身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高忠憲曰爲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高忠憲曰爲人則有徇外之多好高則寡取善之益不察則忽易妄行苦難則逡巡自畫釋學記之意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

高忠憲曰循此而之去禽獸不遠矣學者所宜省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屠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百家謹案程子性即理也之言乃有功于聖學之最大者儒者以理爲性故窮理盡性率循其性之自然即無適而非道不待求之于日用彝倫之外也佛氏以性爲空故以理爲障惟恐去之不盡故其視天地萬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滅俱屬幻妄所以背棄人倫屏離生事其說之不可推行者皆由乎無理以爲主宰也是故有理與無理此是吾儒與釋氏之分別遠若天淵奈何絕不知儒釋根柢紛紛妄扯瞎謅乎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節文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黃文潔曰人能繼其志者少所譬曉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言而已中心藏之不忘也釋學記之意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高忠憲曰亦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于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愛教之心雖僮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百家謹案以鳥喻民鷇者孚育善者升舉之孚蒲標切從爪從子爲之抱卵也衆好謂善人翼飛謂升舉其旨甚明何從來解未及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于心知之細也

百家謹案不有不凝不滯無情物于心所以謂日新之盛非不

二過之解也知之細句頗無謂先生意謂心既浩然太虛而又
須周知文理密察日新方兼富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于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高宗憲曰禮器皆言修身體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禮運則言禮樂因革移風俗和天人運而無積故曰語其達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于我言萬物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于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愼于天下
高宗憲曰愼至也禮記愼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于人不願乎外之感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百家謹案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則反禮之意謂制行當本己非所徇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高宗憲曰天下之理出于至當則人心大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可必物之同必物之是乎此所謂制行以己者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百家謹案道本人心人心卽天理凡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先生直以不仁斥大哉斯言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
高宗憲曰斷制太過則傷于仁惻怛太過則害于義仁義相爲體用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于仁而已乎
安所過而敎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曠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于物也
孫鍾元曰天地父母之恩子受兩忘也若求人德我而爲仁則累于物多矣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于天則成性成身矣
高宗憲曰君子不以保身而愛人物我一體天理自合當愛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于天爾
高宗憲曰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之則不疑所行而足以利用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通之則夭壽不二而足以樂天矣聖人無我乾乾自強以成其天德而已
君子于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淸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之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百家謹案天下之思慮擾擾止在計較屈伸之途今能明屈伸之變伸固伸也屈亦伸也至虛無所不伸無入不自得則又何思慮乎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能勿軒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宏大教必以禮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百家謹案吉凶利害雖無定應之對當則能反凶爲吉轉害爲利說苑亦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此人謀大業之所由起也若聖人則大公無我順應萬事幷無大業之可言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于隱也的然著于外也

梓材謹案二老閣刊本第十七卷止此以下爲第十八卷僅刻數版今以正蒙統歸十七卷所以防斷簡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高忠憲曰制法興王謂八卦書契稼穡醫藥宮室衣裳歷象律呂晝野分州井田封建治水革命等事皆非有述于前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高忠憲曰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于人無不容臣德則于分有不敢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高忠憲曰生姓也別其姓分其族類皆聖人明庶物察人倫處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閒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于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高忠憲曰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于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于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能冥契也皇矣之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冥契天德而萬邦自然信悅不求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于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于仲尼非天命邪

山窶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于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于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于他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于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于內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于禮樂先進于禮樂者也備而後至于禮樂後進于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于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于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于中國庶遇于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

愛人以德喻于義者常多故罕及于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于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于人者不使加

乎其身愧于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為唯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盧中庵曰懷隱居之志者雖有道不見至沒世而名不稱非士君子本心必至天下皆無道然後安于隱也此則聖人之事在孔門惟顏子為是耳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高忠憲曰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因物成就合萬物為一己故曰合內外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威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于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者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學者長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君子于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于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于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于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于人然人施于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高忠憲曰分義職分所宜也有之存之則玩物喪志矣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

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財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
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仁者
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
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
理也
鄭眉軒曰以出爾反爾爲理所以警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
爲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橫逆不報是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
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
遠恥于將形辟言者免害于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
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于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
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
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高忠憲曰調者本心正脈理直制作如法也服馴也良善走也見
荀子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
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
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
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
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
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
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
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
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
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
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
己利于不治君子公物利于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張南軒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論道器特以
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如禮樂刑賞是治
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
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于甲兵必寓于鞭扑賞本揚善也必
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
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于性在道不溺
于無在器不墮于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于無
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
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
而謂之人
高忠憲曰一物而三才其實一物而已矣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于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
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
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
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尙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于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于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嚮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于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遠矣
潔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于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道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于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盧中菴曰聖人之用其中有其大皆自然而然初非勉而爲者大人則猶待于勉爲此所以望之不可及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忠憲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于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于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之聖人安知不陷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于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于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舍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于求吾志而已無所求于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于躍乃可以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盧中菴曰無體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

就故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于下滋于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于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于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于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徑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于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于陽也

高忠憲曰人身一乾坤也寤寐一闔闢也形閉則藏于陰形開則受于陽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于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探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高忠憲曰易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聖人之繫辭無非指人趨避之方順天理之正使不陷於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因聖人之指變動以從之則盡利矣本情者本爻之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本情素動而生吉凶悔吝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爻情如是不可得而變凡繫辭所命不過二者之動而已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聖人使人一以正勝而不當顧其吉凶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否而後道亨也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則休命自天而降也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殺身成仁于義无咎也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克違則義所當得不能違也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則其命當亂不可逃也皆命之所定義之當安不使人趨避者也故曰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高忠憲曰氣聚而有象則顯氣散而無形則隱顯則明隱則幽幽明一存乎象之聚散聚散一妙于神之推盪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于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高忠憲曰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

拊鼓武謂金鐃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鐃故曰復亂以武相即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即今大小雅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于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高忠憲曰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志既發爲詩則有象之名及其見諸踐履則體貌具焉故禮亦至也如象雎鳩之物則有雎鳩之名情摯有別雎鳩之體亦雎鳩之禮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嬌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黄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卷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潰之以拜非善敎浸明能取是于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吁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縰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于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于饑寒不恭莫甚焉

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爲能育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于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于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諴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百家謹案苟當作耇書君奭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言耇老成人之德下及于民也則鳴鳥有聲此周公留召公之意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

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決疑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于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于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于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于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于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峻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高忠憲曰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禘列于四者之中周則改爲春祠夏礿而嘗烝仍其舊祫禘二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爲六享諸侯有祫不禘又歲闕一祭故爲四享蓋夏商諸侯夏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祫此所以有祫不禘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耳遂使人以不禘爲由于礿而非由于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礿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爲獨尊禘則獨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祫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也

禘于夏周爲春夏嘗于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高忠憲曰禘祭夏行于夏周行于春嘗祭夏行于秋商行于冬蓋礿禘用物薄主于灌獻順乎陽春夏之用也嘗烝用物多主于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高忠憲曰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閒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爲追享朝享兼常祀閒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特礿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皆合祭羣主于祖廟也礿犆即特礿也一犆一祫本謂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祫而已嘗祫烝祫則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高忠憲曰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俱爲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明其宗之有在也有事則具牲物稟宗子而祭之庶子不爲己之長子服斬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

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高忠憲曰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己爲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己爲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貝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己爲祖庶孫而或庶子之所生之殤則己亦爲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故曰下祭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鄭氏註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爲大宗子也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于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爲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遞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世室羣穆于文羣昭于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于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于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行尊者之禮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于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

高忠憲曰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閒故曰交鬼神異于人廟門謂之祊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言不知神于彼饗之乎于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劉近山曰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行戶竈中霤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邱陵之類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本姬姓而氏不同諸侯以字爲謚竊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如舜生嬀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嬀姓即因生賜姓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于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方氏曰天子聽朔于南門示受之于天諸侯聽朔于太廟示受之于祖原其所自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高忠憲曰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告于祖廟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卜而于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于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于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高忠憲曰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爲卿大夫之衆臣室老家相之老家邑之士即家相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于嫡子禮庶子不以杖即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則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即位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于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于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于天子三命方受位于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命之通名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于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高忠憲曰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于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百家憶姜定庵先生問君子無所爭章先遺獻曰射義云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焉是射者所以教讓者也君子無所爭無從而見而見之于射揖讓而升下而飲皆無爭之事也凡所以爲此者蓋爭欲爲君子耳若謂惟于射而後有爭在射既不見有爭之事豈兩耦心競各不相下與如是何以觀德與此爭爲謙讓意合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于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于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文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含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沈毅齋曰天地附于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耳然人涵育于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爲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卽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爲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高忠憲曰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卽神命卽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于無妄而已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高忠憲曰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蕞然之小者異矣不爲蕞然起見無我也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高忠憲曰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自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爲性在造化爲天道性卽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高忠憲曰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高忠憲曰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于性遇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遇之異而不求性命之同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閉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尙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高忠憲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則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爲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卽此發本要歸尙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高忠憲曰天地之閒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爲物不貳此所以爲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卽合也游魂爲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前後身之變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宋元學案卷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渠學案下

橫渠理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棊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閒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棊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其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

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于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 以上周禮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廢則朝廷無世臣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 以上宗法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止欲得利祿縱欲于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禮樂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宏大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大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于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于成性則

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于如天則能成性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牽勉至于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于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以上氣質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所錄氣質八條其一條移附天祺先生傳後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恥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閑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顧諟謹案明道程子曰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先生亦拈天理而曰歸曰立發明自家體貼之意尤爲喫緊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于聖人處猶是心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

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以上義理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于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以上學大原上

劉蕺山曰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峻峭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顧諟謹案子劉子喫緊三關本實心未全也全字作完字此下云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于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與

此不同存考

人嘗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于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于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好懷樂亦只是爲其身處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于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

顧諟謹案此先生立志之說也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與此同旨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顧諟謹案前云有不行處是疑此云學則須疑更不待不行矣語意尤爲警醒

學者只是于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于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顧諟謹案學大原上內一節曰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教事又古人于孩提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于其親己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朱子小學本自世學不講以下合于此節又病隨所居而長之上共爲一節至則常勝止子劉子嗅緊三關本從之今據張子全書分爲兩節而記其不同于左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于就問便謂我好勝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以上學大原下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于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于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于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某向時謾說以爲己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不求寐此其驗也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朔不可廢祭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柰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于家庭閒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于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

亦不柰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于邠遷于岐遷于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閒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以上自道

語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于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于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于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百家謹案此卽程氏相傳未發氣象之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于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嬰孩時皆是習也

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校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文集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于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于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于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謂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以上答范巽之書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于苟作持不遠之資

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
弊默養吾皺顧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
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性理拾遺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
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
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
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閒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
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
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
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
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
無一介累于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利利于民則可謂利利于身利于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
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概而言

近思錄拾遺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篤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
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 孟子說
有潛心于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
無益但樂于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于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
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于父
母賓客之奉必竭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
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
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
施之而已 詩說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
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
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
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
爲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
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禮說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謂范巽之一條及蕺山語今移爲附錄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
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于可欲者求立吾心于不疑之地然後若
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
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
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終身不知 論語說

梓材謹案此下有孔孟既沒及始學之要二條併歸文集

附錄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
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
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
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先生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
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
又屬歲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
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 以上呂與叔撰行狀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
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
之得醒耳
劉蕺山曰醒來只是舊時人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張采謹案是子厚謹愼處若到熟時便是聖人言聖人事矣子厚既不能若未到熟時率意著作如何得有西銘極純無雜來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采謹案恭而安是學不得工夫在恭而安前

明道曰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明道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于此處講此事

伊川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伊川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又曰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伊川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卻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答書云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復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

呂與叔作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于無忌憚矣

祖望謹案與叔其後卒改此語

楊龜山致書伊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愛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尹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晁公武曰橫渠易說繫辭差詳而今無之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

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于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尙腳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又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又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又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淸時少亂時多其淸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梓材謹案此條從晦翁學案移入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朱子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于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又曰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道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劉剛中問張子西銘與墨子兼愛何以異朱子曰異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萬殊脈絡流通真從乾坤父母源頭上聯貫出來其後支分派別井井有條隱然子思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微旨非如夷之愛無差等且理一體也分殊用也墨子兼愛只在用上施行如後之釋氏人我平等親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烏知理之一哉

梓材謹案此條從滄洲諸儒學案移入

朱子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南軒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于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又與朱元晦書曰近讀繫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近乎兼愛之意朱文公亦云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辭而義足補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爲己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于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爲切至者也學者宜何如其遵體哉若夫篤信周官謂可舉行于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何如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聖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誠

清虛一大初學未嘗過而問不敢叢鈔類云（補）

謂文清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宗羲案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所謂寬舒氣象卽安也然恭而安自學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後能有之若先從安處學起則蕩而無可持守早已入漆園籬落

橫渠學侶

御史張天祺先生戩

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也其爲人篤實寬裕儼然正色喜慍不見于容接人無貴賤親疏未嘗失色樂道人善不及其惡終日無一言不及于義任道力行常若不及小有過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關中學者稱爲二張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及與之論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伊川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以進士歷知靈寶流江金堂諸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民有小善皆籍記之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以勸孝弟民化其德所止獄訟稀少熙寧初召爲御史裏行神宗將大有爲先生每進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大要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已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附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先生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陳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先生顧曰相公得爲無過邪退而斷病不朝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知夏縣先生之在靈寶也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先生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使民得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壖爲場立價募民采伐給用太守監司不聽及爲御史卒言于朝行之晚知夏縣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吾曹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還吾賢治使者以聞于朝詔從鳳翔府司竹監夏縣之民遮道泣送不能行至于舉家不復食筍監以每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先生以爲無名之役乃躬監中園夫課伐而免旁縣之被役者會暴病卒年四十七橫渠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于壙中呂與叔稱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伊川又曰天祺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見其人盜筍皮遽治之無少貸罪已得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附錄

橫渠理窟氣質曰懷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橫渠同調

正獻呂微仲先生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橫渠弟子又有九人並見呂范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橫渠續傳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八

范呂諸儒學案表

范鎮（附師龐直溫）— 從子百祿 — 從孫祖述
- 從孫祖禹（別為華陽學案）

呂公著
- 子希哲（別為滎陽學案）
- 子希績
- 子希純
- 邢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 黃庭堅 — 王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李常（並涑水同調）
- 黃庭堅

韓維 — 元孫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 從孫璀（別見元城學案）
- 從孫璜（別見武夷學案）

王巖叟（並明道同調）

呂大防（父蕡，横渠同調）

豐稷（王鄞江、樓西湖門人）
- 子安常 — 曾孫誼（別見象山學案）
- 陳瓘（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 李朴（見下君行家學案）
- 張庭堅

李潛（附師劉師正，横渠同調）
- 子朴
- 子格
- 呂好問（別見滎陽學案）
- 呂切問（別見滎陽學案）

龔夬
- 弟大壯
- 龔節亨

上官均
- 子愔

杜純（父彭壽）
- 從子恢
- 從子愷
- 弟紘
- 子欽禹

常安民
- 晁補之
- 子同

李深（父諤，附父諤、並元祐諸之學）
- 子階
- 子郁（別見龜山學案）

曾孫誼（別見涪州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以後尙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惟李君行李達祖傳其稿尙存餘多以史傳參補

涑水同調

忠文范景仁先生鎭附師龐直溫

范鎭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爲新安主簿薦試擢館閣校勘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鎭有異材不汲汲于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疏請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陳執中爲相先生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先生言今陰陽不和民困賦斂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細非所以責宰相譏者韙之仁宗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中外莫敢言者先生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于此者乎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先生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至是入謝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魏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荆公爲政變更法令先生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宜去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疏入荆公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荆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先生少時爲薛公奎招入幕府與子弟講學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與司馬溫公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溫公生爲先生傳服其勇決先生復銘溫公墓平生淸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篤于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少愛學于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先生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雲濠案先生著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猶子百祿從孫祖禹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言北宋宰輔家登學案者范蜀公家六世八人蜀公及從子賁政百祿見是卷從孫正獻祖禹從曾孫龍圖沖爲華陽學案賁政後仲彪及從子子長子就又大冶則華陽後人見二江學案共八人凡六世

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客有問今世之勇于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于外者也若景仁勇于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邵氏聞見錄曰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淸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于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司馬范氏論鍾律按律止于寸固不能生尺度律異物其用各殊尺又安能生律也凡物度數皆由分寸起乃自然之數故宮繫于分分不繫于宮黃鍾繫于寸寸不繫于黃鍾也謂度量權衡皆生于黃鍾而以黍起分劃畝妄說古無是也古之制律自

分而九之以爲宮自寸而九之以爲黃鍾樂或未和則反之數術以求其分寸必得其和而後止今用千二百黍之量因其所至遂以爲律斷取其三以爲空徑其說易至是乎胡氏爲量量之以爲籥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籥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升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考工雖非周官然歆以前書也王莽之量左耳爲升右爲合籥而重二鈞其說曰起于黃鍾之籥而又謂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亦起于黃鍾之籥歆之妄說也其他象類諸說怪妄尤甚司馬范氏不惟古義是求而斷斷焉相與論莽歆之制作終身不已何哉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幼嗜學至忘寢食父文靖公夷簡異之曰此子公輔器也恩補奉禮郎以進士通判潁州郡守歐陽文忠公與爲講學之友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先生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英宗朝修真宗神御殿先生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言者多罷先生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溫公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帷先生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先生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先生言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荊公怒舉呂惠卿爲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起先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先生曰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止肉刑元豐五年以疾丐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既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于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歡呼鼓舞咸以爲便溫公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氏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新經義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先生始令禁主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帝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先生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于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與文靖居其二卒年七十二帝極悲感親臨賜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初章惇爲相削贈謚毀碑蔡京擅政入先生黨籍紹興初悉還贈謚先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而學粹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荊公善荊公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廓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見之後荊公得志意其必助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于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欽如此子希哲希純（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輯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致正獻子希哲希純爲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爲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則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爲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爲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學業徵不能不爲之立傳也

附錄

呂氏家塾廣記曰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梓材謹案此條與文靖公尹京時一條俱附公傳最後一條乃滎陽所記東萊家塾嘗述之非創東萊之說也黃氏學案稿本誤入東萊學案謬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正獻公爲侍講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無敝精神于蹇淺滎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病于太簡也本中思之傳正公所獎進年才三十餘而公猶相講究切磋後來所無也不必問其答之當否

又曰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作進益

梓材謹案童蒙訓之自關家學者各歸分列滎陽學案倣此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揚佐辟爲改秩先生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幷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荊公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荊公立新法先生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荊公遣所親密諭意先生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神宗詰荊公荊公請令先生具官吏主名先生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先生得黠盜刺爲兵半歲閒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刑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于司馬溫公溫公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先生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實學別守宰去贓貪慎疑獄擇師儒修役法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先生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幷劾先生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先生長孫莘老覺一歲始與莘老齊名俱受知于呂正獻公其論議趣舍大略相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參史傳

附錄

呂滎陽曰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呂紫微曰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論實踐躬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歸之類不情者教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遇而言懷遇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又曰李公擇[illegible]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韓維字持國穎昌人忠獻公億第五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鄭公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兗公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不行乞罷禮院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先生爲記室參軍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先生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時爲王擇妃先生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先生疏邇英爲陛下燕閒之所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勤業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先生疏救不從遂閤門待罪潁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論御史中丞王陶罷職事不行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讀判太常寺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秉政在樞府力辭王荊公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府數下清議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先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辦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先生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荊公益惡之先生以言不用請郡帝曰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附會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時天久不雨先生言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旱災之際重罹此苦上感悟即命先生草詔求直言詔出是日乃雨王荊公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子固嘗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先生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執政欲廢王氏新經義先生以嘗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譖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入元祐黨籍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贖父罪居許之

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追復舊官所著有南陽集三十卷雲濠案先生嘗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參史傳

附錄

程伊川上先生求撰明道墓誌曰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義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于人者則鮮矣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義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閤下

雲濠謹案先生誌明道墓言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鄙我周旋啓告所以爲益夏厚云

梓材謹案先生從孫德全璘爲元城門人叔夏璜爲武夷門人元孫元咎元吉爲和靖門人小東萊呂氏即元咎之壻而元咎之子淲又爲清江門人故謝山于叔夏傳云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也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先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閱第要棄官歸養熙寧中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爲屬韓獻肅絳代魏公復欲留用先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有治聲定守呂正獻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先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先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立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陳時事之弊是時下詔求疾苦先生言役錢斂法太重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蔡確以定策自居先生劾之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並劾章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由是二人相繼退斥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閒有不協時望者先生即繳錄黃既而命不由門下省出先生請對言之益切遷侍御史坐乞還張舜民職任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侍邇英講讀仁宗知人事先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又申洪範三德之義上疏風諫一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領之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請築定遠據要害以扼西夏定遠遂城拜中書舍人權知開封府奸猾斂跡慈聖之族曹氏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先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詔寘絢而絕其獄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又進曰開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乃深誤陛下也此不可不察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先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先生退取歷代后事可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忠肅摯右丞蘇文定轍以人言求避位先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譏毀之意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忠肅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先生連疏論救忠肅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坐元祐黨籍追貶雷州別駕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世參史傳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王端明彥霖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紀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橫渠同調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父蕡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太常博士通孫父蕡比部郎中祖葬京兆藍田遂家焉由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韓獻肅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京師大水先生曰兩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以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不得顧私恩而違公義章數十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初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獻肅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會環慶兵亂宣撫坐黜先生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先

生擾經費史以驗時事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元祐初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呂正獻告老超拜先生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修神宗實錄先生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謂此蓋祖宗家法先生因推廣祖宗家法自事親治內以至寬仁恭儉累數百言哲宗甚然之先生樸厚慤直不植黨朋與范忠宣並相王室立朝挺挺百官不敢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晉伯自濮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晉伯泄其語于章惇惇懼繩之愈力再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疾作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卒年七十一晉伯請歸葬許之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先生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晉伯及弟與叔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于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參史傳）

王樓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豐稷字相之鄞縣人舉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御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惇請託無所移撓出知陳州累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物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先生于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偁修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凱諭曰聞君言使帆汗流浹背既爲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讀旋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過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必有高論先生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先生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擧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先生懷唐書仇士良傳讀于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先生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會布由內侍進將拜相先生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先生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先生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靖公嘗品先生爲人似趙清獻及賜謚皆以清得名先生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參史傳）

孟子注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于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于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殺之而不怨節）

智不急于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于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于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不能三年之喪節）

言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蟲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于文王之樂也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章）

附錄

中丞胡偁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覿薦公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嘗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

國子監西門稍僻閉有潛出者皆由于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爲祭酒命闢門撤去詗伺而士莫能出呂丞相大防聞之嘆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

公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唯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膳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卒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陳瑩中語如平日以上清敏遺事

呂紫微曰豐公相之清節自守一意直道而未嘗絕物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嘗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定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朱子序清敏遺事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于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于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槪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于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讜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于時而卒驗于後者乃反因探文巧詆之釁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于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歿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閒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源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

袁絜齋記清敏祠堂曰嘗誦公之詩有曰日往月來無成期好把心源念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原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

又曰公之踐履非有意爲之也眞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體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蓋有本者如是無本于中襲取于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彌篤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清敏同調

宗學李君行先生潛 附師劉師正

李潛字君行虔之興國人也年二十餘有安退處士劉師正者善解春秋先生從之學後于楚州見之問曰足下久居此何所需先生對曰大人令去應舉待及第後歸今次以期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待來科安退笑曰誤矣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何待先生瞿然竟歸安退因爲先生言今之爲學者皆非所以爲學先生遂有省自是篤行自守不交當世治平中成進士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范純禮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以空言讀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非所取嘗言經書論孟如稱所以稱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不等者不正也嘗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先生問故曰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先生不許曰汝虔人而貫汴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行也元祐末羣賢咸在朝而先生安靜自守羣賢亦以其不附己不甚引之趙君錫爲御史訪士于呂希哲以楊應之與先生告君錫不能用反薦楊畏畏竟叛入邪黨希哲嘆曰使楊李爲臺官安有此乎蘇文定轍罷知汝州先生歸往見之與論當世事太息以爲知先生晚元符庚辰諸公既皆還朝先生亦驛召賜對管句宗學此國子司業蓋有陰阻之恐在要地者伊川聞之謂學者曰君行何以復出學者對曰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即歸矣先生既至京果引疾不久歸呂好問兄弟以其父希哲之命嚴事之嘗曰今舉人所作事皆非楊十七丈應之及李丈所爲也子朴格

李先生說 呂紫微居仁述

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每日只多讀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閒讀孟子

讀書不要看別人解看聖人之言易曉看別人解則愈惑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郊以祭天社以祭地南

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于周禮聖人書中不見
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孔子何以言周公其人也
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尙書爲妄
矣
學聖人者但自用意經書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皆
爲規矩權衡所正
史書尙可最是莊老大段害道
七世之廟見尙書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
昊天有成命是合祭無疑

元祐之學

諫議龔先生夬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殿抗疏辨忠邪又
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先生首尾建言詔
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遇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
諫議大夫 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龔彥和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

待制上官先生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第二除監察御史裏行上疏
忤蔡確謫宰光澤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御史論青苗
以爲有惠民之名無惠民之實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
拜右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累知永
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
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參史傳

侍郎杜先生純 父彭壽

杜純字孝錫鄄城人父彭壽尙書虞部郎中以文學政事顯先生以
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尙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兩預鄉
書卽舍之調秦氏主簿元祐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
與尙書王存孫永皆薦其才任諫諍時已擢河北轉運判官矣累爲
鴻臚卿光祿卿擢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
卒年六十有四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爲人忠恕不欺學問以誠身
爲本嘗曰士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好易中庸能得其義至
浮屠老莊皆探索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與晁補之之父厚而補之
爲之墓 參晁濟北雞肋集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謂先生以伯父蔭入官累遷侍御史言者
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又案晁濟北爲先生子進士寔伯墓誌
云補之十歲餘時先君爲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
之蓋先生時爲宣德郎御定官制所檢討官云

諫議常先生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
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
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
芽人多未測獨先生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
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
回遂丐外會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亦奏之出監滁州
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
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 參史傳

梓材謹案時二蔡爲元祐黨籍刻石召石工安民至則乞不刻
、安民鐫字于碑恐後世併以爲罪安民長安人邵氏聞見錄誤
以爲常安民倪文正跋黨籍碑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按諸
賢位中錄然有安民在蓋亦同此誤也

朝散李先生深 父誥 附弟勉

李深字叔平光澤人父誥以進士官至太常博士陳了翁稱其眞率
樂易有古人風先生第熙寧九年進士爲敕令所詳檢役法文字因
與蔡京章惇廷爭奪一官已而敘復元官遷朝散郎以言事罷官崇
寧中安置復州入元祐黨籍有杭州集二卷弟勉字安道元祐進士
知尤溪順昌縣素負氣節多忤于時遂謝事休致亦入黨籍 參[illegible]

范氏家學

資政范先生百祿 附子祖述

范百祿字子功忠文兄鎡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歷知諫
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
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爲仇則禮義廉恥之
風衰矣轉起居郎哲宗立司馬溫公復差役法東處受賕欲加流配
先生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賕于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
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溫公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累
拜中書侍郎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先生曰此
三代之禮秦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
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于帝前宰相曰百祿

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于是合祭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先生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入元祐黨籍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鞏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靖公稱其能以先世黨籍監中嶽廟久之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守趙子櫟邀共守汝城得全官終朝議大夫（參史傳）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呂氏家學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呂希績字紀常申公次子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嘗以庶官入元祐黨籍紹聖四年光州居住（參邵氏聞見錄）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希純字子進正獻三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先生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累遷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先生以初政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于庭中指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相出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劾徙睦州歸州建中靖國初召爲待制知瀛州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挈家往既至屋陋窄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時上皇即位已議褒用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已而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來見公亦不敢與先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

又曰待制叔祖都不說著云既妄也何用說爲

呂氏門人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公擇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公擇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文潞公才之留任教授北京國子監累遷起居舍人蘇文忠東坡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先生亦心契東坡與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並遊東坡之門天下稱爲蘇門四學士先生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初先生預修神宗實錄章惇蔡卞等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證驗無據者三十二事先生書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蜀士慕從之遊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立起監鄂州稅改知舒州旋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先生嘗與趙挺之有隙陳舉承挺之風旨上其所作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諡文節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于詩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又云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當時人士以先生配東坡故蘇黃並稱東坡爲侍從時舉先生自代其詞有瓌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先生嘗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遂自號山谷道人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雖稱蘇門學士然攷其學行實本之李公擇故著錄于此又案先生嘗受學于孫莘老見謝山所作正獻本傳

附錄

汪玉山跋山谷帖曰山谷詩示張氏子曰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劉剛中問黃魯直如何人朱子曰孝友行瓌瑋文篤謹人也觀其贊周茂叔光風霽月非殺有學問不能見此四字非殺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

豐氏家學

學正豐先生安常

豐安常清敏長子以儒行名太學魁南宮再任太學正年未二十而卒（參清敏遺事）

豐氏門人（王樣再傳）

忠肅陳了翁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秘監李章貢先生朴 見下君行家學

正言張先生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登進士調成都觀察推官歷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衛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先生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先生在職踰月數上封事請復司馬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陳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臣恐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論甚深切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先生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先生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先生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先生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發李清臣從而擠之改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先生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令鄉人諭意先生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參史傳

附錄

呂紫微曰張才叔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

又曰張才叔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閒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處箔外上漏下溼蹋屐端坐了無厭色鄒志完嘗稱曰是天地閉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才叔蓋師法豐公相之

君行家學

秘監李章貢先生朴

李朴字先之君行子登紹聖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伊川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先生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除汀州司戶徽宗立翰林承旨范彝叟謂先生曰某事不便于國某事不便于民先生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彝叟泣下陳了翁薦先生召對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于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其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嗾言者論先生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立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先生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章貢集三十卷且言先生教授西京國子監伊川與之甚厚然譏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爲戒先生笑曰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爲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伊洛淵源錄程門四十二人先生與焉謝山于陳鄒諸儒學案有云四明五先生楊學一傳而豐氏再傳而得了翁先之二人是先生又爲豐氏門人豐清敏遺事一卷即先生所輯題曰門人章貢李朴編次

雲濠謹案伊洛淵源錄云李先之虔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志云李先之潤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辭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縣令李先生格

李格君行次子篤行頗肖其父兼工文詞紹興中知上元縣早卒

君行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 並見滎陽學案

龔氏家學

龔先生大壯

龔大壯彥和弟彥和僉判瀛州與之同行先生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出不可辭也遂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子宣詩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閒見兩龔呂紫微曰近日貴人如子宣之下士亦難及也彥和爲御史先生力勸其早求罷彥和遂去先生不幸早卒

龔先生節亨

龔節亨字彥承呂紫微故人也嘗爲紫微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與諫議頤蓋其兄弟行也前傳本謝山所錄呂氏童蒙訓此則以黃氏補錄童蒙訓爲之傳云

上官家學

知州上官先生愔

上官愔字仲雍彥衡季子政和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出知南劍州以剛介著政聲有尙書小傳論語孟子略解及史統史旨（參姓譜）

中大上官先生恢

上官恢字閎中彥衡從子元豐八年進士胡文定以先生與楊龜山並薦官至中大夫（同上）

縣丞上官先生愷

上官愷字正平彥衡再從子幼孤從彥衡學元豐八年與閎中同登進士官永城縣丞廉正明決（同上）

杜氏家學

侍郎杜先生紘

杜紘字君章鄄城人修撰純之弟少穎邁知自彊于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參軍累官刑部侍郎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先生性至孝與修撰俱知名謂之二杜事修撰加于人數等修撰訃至時在汶上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暝矣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參雞肋集）

進士杜先生欽禹

杜欽禹字寬伯修撰子第進士讀書能知其意爲言語皆質直卒年十九孝弟人也（同上）

杜氏門人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常氏家學

知州常先生同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元祐黨人安民子政和進士紹興初知柳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金使入見先生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累遷御史中丞後以顯謨閣學士知湖州請祠卒（參史傳）

朔黨家學

承事李先生階

李階字進祖元祐黨人深之子西山先生郁之兄也紹興二年南省第一特奏名安忱者惇之弟也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先生出身而賜忱第四年赦黨人子弟復官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校務叛卒陳通作亂先生死之詔贈右承事郎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別見龜山學案）

黃氏門人（公擇再傳）

檢正王彥穎庭秀（別見龜山學案）

韓氏續傳

知州韓先生璹（別見元城學案）

諫院韓先生璜（別見武夷學案）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豐氏續傳

吏部豐先生誼（別見象山學案）

上官續傳

縣令上官先生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九

元城學案表

- 劉安世（涑水門人）
  - 呂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 孫偉
    - 子蒙正
    - 劉芮
      - 張栻（別爲南軒學案）
      - 張杓（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 李光（父高）
    - 子孟博
    - 子孟堅
    - 子孟珍
    - 子孟傳
    - 曾粹中
    - 潘畤（父良佐）
      - 子友端（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子友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從子友文（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胡珵
  - 馬大年
  - 韓瓘
  - 劉勉之（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 曾恬（別見上蔡學案）
  - 曾幾（別見武夷學案）

顏岐（別見滎陽學案）

石子植

韓撝則（並元城學侶）

陳瓘（元城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元城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故黎洲主一父子皆無案語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父太僕卿仲通與溫公爲同年契故遣師事之熙寧初擧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先生以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對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先生問其目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此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擢右正言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先生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太師彥博司空公著僕射大防純仁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而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勵精更始又論蔡確與梁燾同上疏力爭貶確新州又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今聖上嗣位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由是二人亦皆得罪先生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爲諫官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先生徧歷言路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宣仁后晏駕呂范二相用調停之說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舊黨先生謂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卒如所料而二相亦深有愧于先生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生平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紹聖初黨禍起惇卞用事必欲致先生于死以先生嘗論禁中雇乳母事移梅州安置凡二廣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建中間始自嶺外歸宣和季年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鉅細悉不問夏六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于其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先生已終矣楊龜山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搢紳傳誦以爲切當學者稱元城先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劉元城錄忠定見讀書附志

元城語錄

明皇卽位焚錦繡珠玉于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于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弊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則交結佞倖纔覺怒卽急收斂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卽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尙書省尙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方依式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此條貫曰可問宰相乃召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爲陛下子孫設後代若有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爲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爲平燕山詩賦羣臣屬和將士歆豔而于武事反不競澶淵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詩蓋平日有感于此故作此語

左傳襄二十年同宗于祖廟註始封之廟同族于禰廟註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以郡主爲宗姬以縣主爲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初取爲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女尤可笑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平生不會欺善怕惡

啖助春秋作怪

左氏非邱明論語孔子所引乃前世人如老彭類

仁宗時番商沒官眞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爲首飾奇同輩上以袖掩面曰滿地白紛紛地更沒此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悅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賤

公孫宏雖詐其以卜式輸財助邊爲非人情以睚眦殺人而郭丹不知爲甚于知此是宏長處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事是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温公偶窺破有喜色安世謂操生平事無不如此夜枕圓枕啖野葛飲酖酒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諸臣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爲然後之爲相者喜變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高辛遷閼伯于商邱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爲太原府參辰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爲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感則後服衰則先昭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爲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祖望謹案此近乎京房李尋翼奉之說元城未必作此言恐是記者之附會其謂太原以避應天不稱府尤不覈別有考證○

又案宋史謂元城卒于宣和七年據此則誤也

卜世卜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王使王孫滿設應以辭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班氏以張純之故幷貸杜周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爲左右欺罔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反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壞矣

唐制諸道節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鎭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執待從爲節鎭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爲非

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京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之是謂千里平王東遷方八百里者失之僅六百里耳襄王又以河內賜晉其地益小原爲天子之邑自不肯屬晉晉伐之乃不美事而左傳反稱之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校得失皆議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况晉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舉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須試策以別人材人主燕閒時于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自無遺才

祖望謹案謂不必于試策時別人材則亦稍偏謂試策教人以諂則詩賦不教人以浮華乎温公十科取士亦何嘗專用詞賦其謂人主當廣訪而審察則至論也

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病正在此

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曰無傲逸欲有國恐傲字轉寫作教字

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爲人及帝即位欲逐恭顯爲其譖帝至不省其爲下獄不知八九年間傳之者何事

太宗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造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孔子年六十二歲始刪定羣經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而襄九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云云時孔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魏徵傳言停婚仆碑其家衰矣鄭公之德何賴于碑而停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氏尙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之後有尙其家再振

楊綰爲相纔一百八日而名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在亥字身下則當如移爲其左豎二畫則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其義耳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元城語錄四十五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三條移入涑水學案者三條移入濂溪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

略者五條

元城談錄

爲學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梧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厚覺早遁去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談錄九條今移爲附錄者三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古靈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鄒諸儒者一條移入蜀學略者一條

元城道護錄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兼之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情每一行若干人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簿記之其後結正無出初情者

至誠之道無處不在著一事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三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予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謂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

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凭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元城道護錄十條今移爲附錄者一條移入本卷李莊簡傳後者一條移入龜山學案者一條

元城語

某之學初無多言舊所學于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但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只此一句

梓材謹案此李莊簡所錄元城先生語其子孟珍述之

附錄

先生嘗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事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元城終身未嘗草字書尺未嘗使人代

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祖望謹案時元城年尚少已能爲此

呂相微仲不樂元城范忠宣公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眞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留朝廷以上雜錄

先生父太僕卿仲通事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志獻可墓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有懼色先生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溫公入相元祐薦先生爲館職謂先生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所以相薦也

先生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先生不屈也抵郡聞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先生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先生治從事客涕泣以言先生色不動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從容告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更數日乃知使者本入海島杖殺內臣陳衍章惇故令迂往諸郡逼令流人自盡耳

謝山書宋史元城傳後曰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擠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子孫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至此

先生一日扶其母籃輿行山中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轎夫皆驚走先生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聞見錄

先生與東坡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之過則先生必約之以典故

東坡怒曰何處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先生聞之曰子瞻固所畏然恃其才欲變亂典章則不可元符末各歸自嶺海相遇于道先生喜曰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同上）

元城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乃供職論胡宗愈二十四章又論章子厚十九章子厚欲殺之嶺南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而元城歷其七（道護錄）

先生謂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無使偏重夫是之謂中元祐閒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事經寶臣處者人情物理無不允當稱停二字吾輩當今最宜致力（童蒙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劉公器之嘗爲予言馮當世宣徽稱呂寶臣樞密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其處畫者無不允當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寶臣惠穆公也惠穆蓋紫微從祖父公弼其語複出故刪彼存此）

建中閒公自嶺外歸至宣和年閒內侍梁師成得幸令吳可（雲濠案吳可宋史作吳默）自京師至家欲引公以爲重致書許大用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公諸孫求仕以動之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還其書而不答（言行錄）

公在家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敵人驅壞石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同上）

呂紫微曰劉丈器之與顏夷仲石子植韓攄則及予相得暮年同城而居以便講習之益

又曰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曾茶山曰劉器之學問門戶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極精微劉丈祇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祖望謹案此元城雜禪學處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黃東發曰先生事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不妄語七年而後能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閒歸然獨爲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重厚使人鄙吝之心爲消嗚呼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爲主至謂儒釋道神其心皆一又謂法華經臨刑刀壞之說爲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衆生六根消後臨刑刀如割水且并以其師溫公詆佛爲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于鹵莽而元城并以爲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冠卓一世而知至至之之知尚差毫釐邪此中庸之必貴于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言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元城學侶

侍郎顏夷仲岐（別見滎陽學案）

石先生子植

石子植佚其名嘗說呂申公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以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參晁氏客語）

（梓材謹案晁氏書作石子殖而元城語錄作子植當一人也）

韓先生攄則

韓攄則

元城同調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元城門人（涑水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判監孫先生偉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也少負奇氣初爲靜州幕官劉元城再謫夷陵先生自靜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請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士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先生請曰受教不在多言願授

其所當致力者爲直截言之元城曰諾既五日先生已錄成一卷請曰願更住半日求先生諦視之無差謬否元城爲之閱畢先生辭歸自是踐履一宗元城每對學者言平生只從得劉先生五日終身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張魏公之初仕也在山南幕府先生常從其帥領至夜分帥倘命繼酒魏公謂其使曰此何時也而酣宴無已乎先生整冠起曰此賢屬也予其罪人矣遽謝之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投所業請益者先生置諸架上不視徐曰每日所讀何書其人惘然莫知所對再三問之乃漫應曰近喜讀新唐書先生問曰三百年唐室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巡引退次日復來因言向來汨沒科舉實未知所以讀書之方先生乃諄諄誨之且曰讀本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諸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史爲又奚以學爲其人自此從學卒爲善士先生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遊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遊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視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峯跋之曰是乃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祖望謹案元城之得統于溫公大抵不出剛健篤實一語元城門下其最顯者爲李莊簡公泰發其厄于下寮者爲先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沈埋六百餘年予稍求其大略登之學案而當年奏議諸文字不可得見矣爲之三嘆先生之高第曰劉芮

莊簡李讀易先生光 父高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句文字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忠定綱亦以論事去國居義興先生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介甫之學韶榜廟堂先生言祖宗規模宏遠安石欲盡變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閒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彗出寅艮閒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先生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紹興中累擢吏部侍郎尚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先生名鎮壓高宗亦意不欲用之先生又面折檜檜大怒明日丐去知紹興府万俟卨論其陰懷怨望責瓊州安置呂愿中又告先生與胡澹庵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後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參史傳

李泰發語 其子孟珍所述

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此一字一生受用不盡

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遊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四條今移元城語一條于元城道護錄後移一條于和靖學案

附錄

元城道護錄曰李光好官員可惜爲蔡攸所引此人擬著便醒紹興中以忤秦檜謫海外著易說自號讀易老人

董真卿曰先生之學本元城元城學于司馬公 以上黃氏補本

知州胡先生珵

胡珵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文靖公龜山尋以文靖之命學于劉忠定公元城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公伯紀爲相先生在其幕中汪黃惎之以陳少陽之上書也先生實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豐公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勘與張嵲同入書局未幾豐公去國張魏公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爲史官欲有改定先生與嵲不可遂皆求去豐公再相復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先生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爭之其稿出于先生手略曰敵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皤然與我和蓋其狃于吞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蓋今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吾爲母后爲梓宮爲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竊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嘗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

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何太公之可還哉惟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鼇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疏上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尙未定公議尙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莊簡公去國遂以先生爲其黨罷之飢寒困窮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先生傳兩載龜山元城學案謝山已爲此傳故並刪之

附錄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胡德輝言温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爲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于此温公平日最推富公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以爲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介甫嘗奏富弼無見惑一妖尼之言則所謂後來增加者當有之

主簿馬先生大年

馬大年字永卿 雲濠案廣信志作馬永卿字大年 揚州人元城弟子也大觀三年進士聞元城謫亳州寓永城縣之回車院先生時赴永城主簿其舅高郵張桐薦使求教既至見元城雄偉閎爽談論踰時體無敧側肩背竦直身不稍動手足亦不移自是從學二十六年當紹興六年追錄其語爲元城語三卷

知州韓先生瓘

韓瓘字德全開封人也參政億曾孫累官知秀州所至興利除害甚敏吏莫能欺時以爲有家法先生宦浙中久其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談錄其緊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爲元城談錄

閣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別見上蔡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孫氏家學 涑水三傳

孫先生蒙正

孫蒙正字正孺江陵人奇甫先生傳之子先生少稟家學得元祐諸公之傳而于五峯兄弟爲故人子從之問道嘗告五峯曰歲入不贍既可憂然稍親生業便近俗柰何五峯答曰古人有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尙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孔子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淸高哉正孺嘗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齷齪之見也五峯又嘗謂曰子資稟過人大要學問擴充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然後可又曰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眞有益于左右初欽夫累求見五峯不得莫解其故因託先生微叩之五峯笑曰渠家學佛先生以告欽夫涕泣求見遂得湖湘之傳欽夫嘗嘆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孫氏門人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

劉芮字子駒東平人也忠肅公摯之曾孫學易先生跂之孫南渡後居湘中劉氏自學易以來三世守其家學不求聞達雖閱歷于韓呂而節行與之埒先生學于孫奇甫其後徧遊尹和靖胡文定之門所造粹然其爲永州獄掾與太守爭議獄謂今世法家疏駁之設意殊與古人不同古人于死中求生今于生中求死遂以疾求去會太守遣屬來乃紹聖權臣之後先生嘆曰吾義不與讎人接投檄竟歸初先生十喪未葬意欲得中原之復返葬河北既不遂貧日甚太尉劉錡重之爲之飲助乃得葬于湘中盡屏陰陽之說曰吾大事已畢死亦暝矣罷官無屋可居乃即其先人之墓而廬之是時秦氏之勢漲天先生客于桂林桂林帥者秦氏私人也因一日賓客寮屬集府中譖曰前日之夜去城一舍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願與諸君賦之皆曰唯唯所謂秦城王氣詩者也是日不賦者二人曰先生曰李成叔已而張魏公卜居長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寘公兄弟嚴事之又以薦入官以言去國汪文定公玉山貽書當路曰如劉寶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應置之閑散乃復以刑部員外郎召出爲湖南提刑卒先生自述其先世之言謂孝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學者當從此悟入故先生雖在千里外親有疾痛皆知之又述孫公澤之言曰學者有志于道且須看古人長處于其長處唯恐不及于其短處唯恐自家做到此處嘗教學者曰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所著有順寧集二十卷楊誠齋爲之序誠齋論先生之爲人曰子駒長于嗜古短于諳今工于料事拙于曾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慉而強毅之悅故其人落落其心優優初若不可親而久乃不可離可以想見先生矣

李氏家學

進士李先生孟博

李孟博字文約莊簡長子紹興五年進士從莊簡謫卒于瓊

提舉李先生孟堅

李孟堅字文通莊簡子以學行舉官至知秀州從莊簡謫嶺南實陝州更化後召用累官淮東提舉

參議李先生孟珍

李孟珍字文潛莊簡子累官至沿海制置參議

直閣李磐溪先生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莊簡幼子宋史有傳（雲濠案史傳先生累官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著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說讀史雜志

李氏門人

通守曹放齋先生粹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翁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愧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于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

祖望謹案深寧王氏四明七觀其于經學首推先生之詩自先生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與

顯謨潘先生時（父良佐）

潘時字德鄜金華人父良佐始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先生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叔父中書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己先生以親歿無所受命辭乃任以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女莊簡亦器許焉調分宜簿未嘗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知興化軍時卽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無敢以事至庭中者已而召還賜對先生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郡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官至安撫進直顯謨閣除尚書左司郎中不就卒年六十三子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先生少從中書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爲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閒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屬志彌篤其治郡皆有成績自言爲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之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其卒也朱晦翁志其墓言某從公游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友端等又來受學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稿僅標潘時李莊簡光之壻而未爲之傳特據文公大全集以補之又案先生朱張呂之講友也萬氏儒林宗派以爲張呂門人誤

順寧門人（濂水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潘氏家學

學博潘先生友端（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

華陽學案表

范祖禹 蜀公從孫 涑水門人

子 沖

范仲黼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從子 子長
從子 子該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司馬康 別見涑水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劉恕 別見涑水學案
並華陽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華陽學案

祖望謹案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特立爲學案又案謝山日記云淳夫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其說與鮮于氏同

涑水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范祖禹字淳夫一字夢得華陽人忠文公之姪之子也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登進士甲科從溫公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溫公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荊公當國尤愛重之先生竟不往謁哲宗立累遷著作郎兼侍講先生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追紹述之論與有相章惇意先生力言其不可用言者攻之連貶徙賓化卒年五十八蘇子瞻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八卷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遺文爲太史集五十五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先生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墨硯刀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汙履雖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意寡言語不問卽不言元祐末洛蜀黨人互相攻詆先生師溫公獨不立黨並遊洛蜀之閒皆敬之東坡唐突伊川至先生則肅然每與他人譏謔曰勿使范十三知也尤服先生之文曰公皆不刊之作軾不過涉獵爲文耳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不用或改竄紙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論者以爲先生能馴坡谷二人尤同時所難從遊溫公十五年溫公家事無大小令先生商之雖公子康不敢專也令康從先生學蜀公之被召也亦以書問之先生則對以當辭蜀公是之謂人曰吾幾欲造朝而三郎勸我遂不行然先生爲文深不欲人知諫草多自焚去弗存幷欲毀京師所刊唐鑑子沖固請得免宣仁太后知之最深先生久在經筵十上章引疾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矣翌日宰相奏事簾前太后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相公可傳老身意且爲孩兒留前降指麾莫行于是先生不敢復請太后崩先生益數上疏論時事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感太后之知也張文潛秦少游稍勸先生以爲宜少巽詞子沖亦乘閒言之先生曰吾出劍門一范秀才耳今復爲布衣有何不可其後遠謫亦由此其造邇英也過押班御藥閣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卽退不假以辭色御藥陳衍之園與先生鄰至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先生大以爲非體其後孝宗嘗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太師自是宰相手段讀唐鑑知范內翰自是臺諫手段世以爲知言其薦士也多至並位然人無知之者至有請屬則必拒之知咸平縣游冠卿之滿任也請于先生欲乞一言以是時先生叔百祿方在中書也先生曰足下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從居政府某未嘗與人乞差遣冠卿慚阻而退子沖進曰不爲之地可也何必面斥之先生曰凡此是欺之也吾以誠告之嘗舉蜀公之言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其移賀州謫詞云朕于庶言無不嘉納至于以訐爲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媼事惇卞以爲上疏宣仁所以離閒哲宗也然不知先生先上哲宗後上宣仁勸上以愛身宣仁以保護上躬而已又是時屋乳母實爲劉氏故劉后亦恨之而先生與劉忠定公皆不免其自賓移化也朝旨嚴峻有司不敢相聞先生出城父老居民皆出送持金帛來獻先生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一夕見大星隕中夜聞傳呼開門是夕先生卒三日殯于寺中次年許歸葬化人祀之北山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范淳夫當正獻見讀書附志

中庸論

聖人之道必始于小而後至于大必始于微而後至于顯其始也入乎毫末而不足以爲小其至也塞乎天地而不足以爲大此道之所以難言也中庸者聖人言性之書也出於孔子而傳於子思其爲言也精微其爲道也閎深嘗試言之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君子之道盡於此而已乎是不然君子於其不睹不聞之閒出處語默無愧乎吾心然後於其可睹可聞之閒動靜周旋無愧乎天下故君子之道必始於愼其獨也人之不睹也如其欲睹之也人之不聞也如其欲聞之也此非有所難雖匹夫匹婦而可知也始於修身而終於治人至於治天下國家可以育萬物而配天地則雖聖人有所不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所謂始於小而後至於大始於微而後至於顯也天下之所甚易莫若衆人之所能者也其所甚難莫若聖人之所不能者也以衆人之所能而教人是使易之而可勉也以聖人之所不能而教人是使難之而不爲也聖人旣曰難行之又曰易行之旣曰易知之又曰難知之易者所以喻於人難者所以喻於己蓋誘於人者不可以不易責於己者不可以不難也始於易終於難而不可以過乎中是故謂之中庸開之以易使天下可得而入也嚴之以難使天下不得而輕也制之以中使天下不得而過也夫中庸有衆人之所易行者焉有聖人之所難行者焉有聖人與衆人之所同行者焉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言中庸之易而人不守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言中庸之難而人鮮能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中庸之不可過中也口之於味也酸鹹甘苦有偏好其一者是不知味之人焉唯其五味均齊而得其節然後適於口而和於心君子之於道也亦然不可以過亦不可以不及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此中庸之大略也

中庸者言性之書也旣舉其略矣而未及乎性也夫誠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賢人之性也聖人生而知之者故其性自內而出自內而出者得之天而不恃乎人賢人學而知之者也故其性自外而入自外而入者得之人而後至於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者所以成性也明者所以求誠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聖人之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賢人之明也目之視乎色耳之聽乎聲鼻之別乎臭口之識乎味此四者有諸內而無待於外聖人之性猶此也譬之則勸非之則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四者動乎外而應之於內賢人之性猶此也聖人先得於誠而後有明者也賢人先得於明而後至誠者也夫中庸所以使賢者學爲聖人也故欲誠者莫若明欲明者莫若知夫所謂知者何也致其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知至物至而後有知也知然後好惡形焉有知而後有好惡也君子則好善而惡惡小人則好惡而惡善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夫明者有善未嘗不知焉有不善未嘗不知焉擇其善者而執之其不善者而拂之昭昭乎知所以爲善所以爲不善此所謂明也此所謂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大學之道賢人所以學而成聖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顏子豈無不善哉惟能知而不行也故曰欲誠者莫若明用明者莫若知致知者是所以學爲聖人之端也

聖人之治天下未嘗不以誠也誠者存乎其心不可得而見之故其說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性者何也仁義是也聖人以爲仁義者生於吾之性而不生於外是故用之以誠仁焉而必出於誠義焉而必出於誠不誠於仁則人不親不誠於義則事不成誠仁者不施而親誠義者不爲而成誠在內者形於外是所以貴誠也是故不賞而人勸不怒而人威不動而人化不言而人喻此所謂盡其性也是故爲人子者誠於孝爲人臣者誠於忠爲人弟者誠於恭舉天下之性莫不誠於爲善此所謂盡人之性也是故天地爲之誠化日月爲之誠明四時爲之誠行風雨爲之誠節草木爲之茂鳥獸爲之蕃凡在天地之閒者莫不安其性命此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有其德有其時有其位而行其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有其德無其時無其位而言其道孔子是也是故欲觀賢人之道聖人是也欲觀聖人之道天地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不動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不言而人喻不動而物成者何也誠之至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治亦誠之至也故天者高之積也地者厚之積也聖人者誠之積也天積於高及其遠則人不能知也地積於厚及其廣則人不能窮也聖人積於誠及其神則人不能測也高不積不足以爲天厚不積不足以爲地誠不積不足以爲聖人聖人者明並乎日月德配乎天地惟積於誠也

聖人之德旣與天地參然而孜孜焉常有不已之心記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聖人之性也其行之也蓋未嘗不勉不思而終身以爲不足夫聖人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此乎昔者堯舜之爲君思天下有一夫不獲其所則其心恥之有一物不得其養則其心憂之夫恥之憂之者何也恐其德之有所不至也聖人之德固無所不至矣然而常以不至爲心故仁矣而曰未足以爲仁義矣而曰未足以爲義是以有一物不被其澤者聖人之恥也其責己也如此其待人也則不然夫人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此三者之異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三者之異亦衆人之所知也聖人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所以引天下不肖者而爲賢也生而知者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學而能知者焉有困而能知者焉則與夫不學者異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困而知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知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安而行者亦不可以人人而求也有利而能行者焉有勉強而能行者焉則與夫不能勉強者有閒矣是故進而一之於聖使天下皆由勉強而行者亦可以爲聖而聖亦與我同類如此則孰不欲行聖人之道此所以爲教也聖人所以待人者如此而其責己者未嘗不重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其仁足以博施濟衆而猶以爲病此其所以責己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此其所以待人也夫其責己也則爲善而不足其待人也則恐其不得爲君子二者皆出於其性推之以治天下聖人之道未嘗有過於此者也夫子亦何爲哉知所以責己知所以待人則雖欲爲堯舜而無難也

聖人不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故擇其近於中庸者而行之曰忠恕忠恕者所以爲中庸也何謂忠曰推己之心之謂忠何謂恕曰如己之心之謂恕夫聖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衆人之所不能爲也以聖人之所能而責衆人是率天下而爲一人之行也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故不爲人之所不能不行人之所不及動則思天下之可法言則思天下之可道要以使人皆可以爲善此所謂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常欲爲君子而不欲爲小人此天下之情也以己欲爲君子之心而使人皆得爲君子以己不欲爲小人之心而使人皆不爲小人此所謂恕也仁義禮智四端之用未有不由於忠恕之道而可行也仁者過乎仁聖人不以爲能也義者過乎義聖人不以爲行也禮者過乎禮聖人不以爲教也智者過乎智聖人不以爲法也仁義禮智非獨以善一人也必使天下皆可以行之不惟使天下皆可以行之又將使後之人皆可以繼之如是而後可以爲中庸之道此所以貴乎忠恕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蓋堯舜三代之治天下與夫孔子六經之道莫不由於忠恕也若夫以己能而責天下之人此老莊所以肆其放蕩虛空之論而不能自反也聖人者爲天下而言者也故己可用而人亦可行老莊者爲一人而言者也故己獨可言而人不可用是欲以一人之私論而率天下以行之也其意曰治身者曷不爲我之等貴賤齊生死治天下者曷不爲太古之爲無爲事無事是以言之而不可行也聖人之言其自爲也過少而爲人也過多老莊之言其自爲也過多而爲人也過少此其所以異也老莊之說如此而好之者或以爲治性之書是不然夫治性者莫如中庸而亂性者莫如老莊故學中庸以治其性則性可得而見也學老莊以亂其性則性不可得而反也惟不惑乎老莊之言則可與由中庸以入於堯舜之道也

梓材謹案中庸論五篇謝山學案底本自爲一帙而未有所屬査朱氏經義考先生有中庸論五篇篇數適合入之

華陽文集

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而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而無實儇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極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之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省試策問

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唐鑑序

雲濠謹案謝山通鑑分修諸子攷云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淳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又云至于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冗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附錄

淳夫每誦董子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子行己立朝正事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補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范祖禹布衾銘記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其動作必有禮此言有益於學者

華陽講友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別見涑水學案

華陽家學涑水再傳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

范沖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先生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漢上震專講先生數行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傳首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漢上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曾孫宗召主溫公祀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參史傳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趙丞相鼎閩喜人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范元長沖建炎四年守衢因請祠與趙丞相同居

華陽門人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文節黃培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氏續傳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景迂學案表

晁說之（涑水、邵氏、楊氏門人。泰山、徂徠、百源再傳。）
- 朱弁
- 王安中（別見荊公新學略）

晁詠之
- 邵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劉羲仲（別見涑水學案）

汪革（別見滎陽學案。並景迂學侶。）

吳棫（景迂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二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景迂學案

祖望謹案：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

涑水門人（康節再傳）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澶州人也。參政宗慤曾孫。元豐五年進士。東坡稱其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嘗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薦之。范公淳夫亦以博極羣書薦之。會文昭公亦薦之。先生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故以景迂生自號。文正著潛虛未成而病，屬先生補之，先生遜謝不敢。然文正之門，傳其太玄之學者，惟先生。又從康節弟子楊賢寶傳其先天之學，和會斟酌，以闡三易之旨。其于泰山孫氏之門，從姜至之講洪範，不名一家。元符三年，知無極縣，應詔上書言十事：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于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凡數十萬言，大抵指荊公政事之非，紹述諸臣之謬，入邪等。奉嵩嶽祠，監陝州集津倉，再請奉華嶽祠，監明州船場，通判鄜州，提舉南京鴻慶宮，知成州。先生氣貌剛毅，不以貶錮屈，其在關中，留心橫渠之學，其在甬上，與豐尚書相之相唱酬。及守成州，歲旱，先生盡蠲其稅，轉運使大怒，欲減其分，先生持不可，遂丐致仕去。靖康初，召至京，除祕書少監，兼講讀，已而以中書舍人兼詹事。淵聖以宿儒待之。先生學于溫公，守其疑孟之說，又惡荊公，而荊公最尊孟，先生請去孟子于講筵，欽宗從之。太學之士譁然，言者紛起。又力言三鎮不可割，兼諫止欽宗不可棄汴京出狩，皆與當國者不合。又言荊公不應配享神宗，安得配享孔子，于是耿南仲既傾吳敏、李綱，遂言先生與許景衡二人視大臣升黜爲去就，懷姦徇私，落職提舉西山崇福宮。胡文定公爭之不輟。高宗卽位，馳驛召許翰、楊時及先生三人，卽赴行在，未至，卽授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先生少長承平，至是流離喪亂，避兵于高郵，于海陵，于建康，病甚，其在海陵嘆曰：平生著述悉爲灰燼，惟易不可以已。力疾追述舊作。建炎三年卒于舟中，竟未得入見。遺書無得志。墓先生粹然儒者，惜乎晚年頗信佛氏之說，日誦法華，自稱國安堂老法華。又稱天台教僧輪者，謂其感時欲詆孟子，而老不自振。然其遺命令子孫訪類遺文，嘗以嵩山景迂生目之，則未敢背師門之傳也。所著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晁氏詩傳、詩論、晁氏書傳、書論、晁氏春秋傳、春秋辨、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孝經及五經小傳、歷譜，凡十九種，皆經學。餘書尚十餘種。晚年海陵著周易太極傳六卷、因說一卷、外傳一卷。今惟易玄星紀譜、易規、中庸傳見景迂生集中。（雲濠案：先生所著文集，又名嵩山集，別有儒言一卷。謝山學案劄記載先生古易十二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其太極傳外傳因說與傳同。）

祖望謹案：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遊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咸有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又爲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餘力。世但知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爲補之、詠之作傳，而景迂失焉，陋矣。

儒言

六藝之志在春秋，紛然雜于釋老申韓而不知其辨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祖望謹案：儒言中所述，大抵爲新經而發。

皇道帝德，出于尙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何皇之貴。武陵先生、劉道原皆云然。

祖望謹案：武陵先生，龍昌期。

克己之言則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

極高明而道中庸，一物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廣大精微亦然。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昔公孫祿斥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之失曰：散擯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歟？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此公天下之言，顧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

言時未至于言義，言義未至于言教，言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

足畏凶德不足忌百姓惑可怖之類其害最奈何

指鹿爲馬一時說鹿之言也顚倒破壞先王之格言以天下爲鹿而指之也不亦甚乎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體體用所自乃本乎釋氏

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欺後生

崔浩威震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倘之至勸爲石經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苑陽杞安史亦曰二聖

祖望謹案此論蔡卞之以荊公爲聖也

貞觀詔修五經正義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逮今新義之行而所傳十之二三者又不知何在矣

千詩書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使之靡然趨己較之焚書坑儒其術更有甚焉

梓材謹案儒言與晁氏客語謝山稿底皆入景迂集中今各表而出之

景迂生集

使周禮而倘完王者猶損益之况殘缺之物乎辨誣

祖望謹案景迂謂周禮爲新室之書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顯此不

惟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亦不可不知也

今之配享孔子者以講說文字爲功謂劉向子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釋老申韓之說雖然並傳六藝中以上皆答袁季皐

鄭康成說中庸曰用中爲常道也賈諸安定先生溫公皆然新學始析中庸爲二端伊川亦岐二先生之說他人何望哉答朱仲髦

梓材謹案儒言晁氏客語之外謝山所錄文集七條今移入廬

陵學案者一條移入新學略者二條

晁氏客語

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皆非亦遠矣

事固有其理照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未可謂知言也

古人顧是非不顧利害若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

古人責名必責實但責名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事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閒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無爲其所不爲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能正其心者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

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亦近道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

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上論論事論人之所當爲須就事勢上論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于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其始曰戒愼恐懼善言誠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得聖人之意者不取其迹

古者卜筮以決疑也今校其窮通闕達亦惑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晁氏客語二十條今移入高平學案者二條移入滎陽學案者一條移入陳鄒諸儒者一條又一條引陳述古云人不可爲人所容與古靈學案複出删之

易玄星紀譜

初斗十二度星紀丑吳

大雪兌上六鶡旦不鳴復初九復初九 ☰ 難人陽上下火七蹇初火水二火火

溫公曆節闕

未濟九二初一日入斗十三度三火木四火金

蹇六二初一三百五十二日自冬至至此郭元亨五火土六火水

頤六二七火火八火木

中孚九三九火金

☰ 勤陰上中木八蹇初木水

交始復六三復六二初一初二日入斗十七度三百五十六日二木火三木木

未濟六三四木金五木土

蹇九三六木水七木火

頤六三八木木九木金

中孚六三 養陽上上金九 頤初金水二金火

荔挺出 復六二復六三 初一日入斗二十二度 三金木四金金

未濟六四 初一三百六十一日次九三百六十五日 五金土六金水

蹇六四 之晝末天度氣餘稽九之 七金火八金木

頤六四 有六十分二十四秒諸當四十分一十六秒贏當二十分八秒溫公 九金金 諸水圓贏火圓

中孚六四 中天陽下下水一 宰初水水二水火

蔡墳坎溫公

牛八度

冬至坎初六 蚯蚓結 復六四復六四 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 三水木四水金

未濟六五 一之初日會牽牛初度冬至氣應斗指子 五水土六水水

蹇九五 黃鍾用事 七水火八水木

頤六五 九水金

周陰下中火二 復 初火水

中孚六五 初一日入牛五度初一五日之夜次八 二火火三火木

麋角解 復六五復六五 日會婺女 四火金五火土

未濟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蹇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女十二度

頤上九 礥陽下上木三 屯初木水二木火

中孚上九 初一日會女二度初一十日 三木木四木金

水泉動 復上六復上六 五木土六木水

屯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謙初六 九木金

閑陰中下金四 屯 初金水

睽初九 初一日入女六度次三冬至氣絶次四小 二金火三金木

升初六 寒初一十四日之夜次 四金金五金土

元枵 子齊

小寒坎九二 雁北鄉 臨初九臨初九 四十八分二十三秒〇梓材案溫公作二十四秒度亦依許翰傳太玄

屯六二 八金木九金金

日次元枵小寒氣應北斗建丑律中大呂

謙六二 少陽中中土五 謙初土水二土火

睽九二 初一日入女十一度初一十九日次五日 三土木四土金

升九二 會虛 五土土六土水

虛十度

鵲始巢 臨九二臨九二 七土火八土木

屯六三 九土金

戾陰中上水六 睽 初水水

謙九三 初一日入虛三度初二十三日之夜 二水火三水木

睽六三 四水金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七水火

雉始雊 臨六三臨六三 八水木九水金

屯六四 上陽上下火七 升初火水二火火

謙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次六小寒餘次七大寒 三火木四火金

睽九四 初一二十八日次八日會危三十六分十八 五火土六火水

升六四 四秒〇梓材案溫公次八作次七十四作 七火火八火木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雞始乳 臨六四臨六四 十五許翰傳本亦作十五 大寒氣應 九火金

干陰上中木八 升 初木水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初一三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五木土

睽六五　六木水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九木金
鷙鳥厲疾　臨六五　≡狩 陽上上 金九 臨初金水二金火
屯上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初三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謙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睽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升上六　九金金
≡羨 陰下下 水一 羨 初水水
范準解釋 又準解非
水澤腹堅　臨上六臨上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初四十一日　二水火三水木
小過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蒙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益初九　八水木九水金
漸初九 ≡差 陽下中 火二 差初火水二火火
啓蟄 表衛
立春坎六四 東風解凍 泰初九泰初九 初一日入危十六度大三 初四十六日　三火木四火金
小過六二 十三分二十一秒〇 律材案遇公與許翰　五火土六火水
室十六度
蒙九二 傳本二十一並作二十二　七火火八火木
益六二 日次營室立春氣應 斗建寅律中太簇 五日會營室　九火金
≡童 陰下上 木三 蒙 初木水
漸六二 初一日入室三度 初五十日　二木火三木木
蟄蟲始振　泰九二泰九二　四木金五木土
小過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益六三 ≡增 陽中下 金四 益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三 初一日入室八度 初五十五日　三金木四金金
魚上冰　泰九三泰九三　五金土六金水
小過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銳 陰中中 土五 漸 初土水
益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 次二立春終次三雨　二土火三土木
漸六四 水次四斗指寅太簇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雨水坎九五 獺祭魚 泰六四泰六四 初一五十九日大五 三十一分十二秒〇　六土水七土火
小過六五 律材案遇公與許翰 傳十二作十三 書贊氣應　八土木九土金
蒙六五 ≡達 陽中上 水六 泰 初水水二水火
壁九度
益九五 初一日入壁一度 初六十四日　三水木四水金
漸九五 初一日會東壁　五水土六水水
鴻雁來　泰六五泰六五　七水火八水木
小過上六　九水金
≡交 陰上下 火七 泰 初火水
蒙上九 初一日入壁五度 初六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益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漸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草木萌動　泰上六泰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需初九 ≡耎 陽上中 木八 需初木水二木火
奎十六度
隨初九 初一日入壁一度大 七雨水終次八驚蟄　三木木四木金
晉初六 初一日會奎次七八 初七十三日　五木土六木水

解初六 分十九秒〇林材案強公與許翰次七作 七木火八木木
降婁 戌魯
驚蟄坎上六 桃始華 大壯初九大壯初九 次九十九作二十日會降婁雨水氣十應 斗建卯律中夾鐘 九木金
☰ 候 上上 陽 金 九 需 初金水
需九二 初初 日會奎五度 七十七日 二金火三金木
隨六二 四金金五金土
晉六二 六金水七金火
解九二 八金木九金金
倉庚鳴 大壯九二大壯九二 ☰ 從 下下 陽 水 一 隨 初水水二水火
需九三 初初 日入奎十度 八十二日 三水木四水金
隨六三 五水土六水水
晉六三 七水火八水木
解六三 九水金
☲ 進 下中 陰 火 二 晉 初火水
鷹化為鳩 大壯九三大壯九三 初初 日入奎十四度 八十六日次六 二火火三火木
需六四 日會奎 四火金五火土
隨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婁十二度
晉九四 八火木九火金
解九四 ☱ 釋 上下 陽 木 三 解 初木水二木火
象準溫公翼
春分震初九 玄鳥至 大壯六四大壯六四 初初 二一 需日 終入 次婁 三三 春度 分次 三木木四木金
需九五 初斗 一指 九卯 十夾 一鐘 日用 次事 三 五木土六木水
隨九五 二十六分 林材案 溫公與許翰 十秒〇 七木火八木木
晉六五 一十 作十 春分氣應 九木金

☲ 格 中中 陰 金 四 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 初初 日入婁七度 九十五日 二金火三金木
雷乃發聲 大壯六五大壯六五 四金金五金土
需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晉上九 ☲ 夷 中中 陽 土 五 豫 初土水二土火
溫公準 與許翰同 林材案 壯辨解
解上六 初初 日入婁十二度 一百日次三 三土木四土金
胃十四度
電始見 大壯上六大壯上六 會胃 五土土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八土木
訟初六 九土金
☵ 渫 中上 陰 水 六 豫 初水水
蠱初六 初四 春分終 日入胃四度次五清明次 二水火三水木
萃初九 初三 分一 一百十四日七秒〇次七林 四水金五水土
大梁 酉趙
清明震六二 桐始華 夬初九夬初九 林材案許翰作一十八 一十七溫公與 六水水七水火
豫六二 日次大梁大律中姑洗 斗建辰雨鐘 八水木九水金
訟九二 ☲ 季 上下 陽 火 七 訟 初火水二火火
蠱九二 初初 日入胃九度 一百九日 三火木四火金
革六二 五火土六火水
田鼠化為鴽 夬九二夬九二 七火火八火木
豫六三 九火金
☲ 務 上下 陰 木 八 蠱 初木水
訟六三 初初 日入胃十三度 一百一十三日 二木火三木木

蠱九二 次四日會大昴○梓材案大字疑衍 四木金五木土

昴十一度

革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虹始見 夬九三夬九三 八木木九木金

豫九四 ☷ 事 陽上上 金 九 蠱初金水二金火

訟九四 初一日入昴四度 初一百一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蠱六四 五金土六金水

革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穀雨震六三 萍始生 夬九四夬九四 九金金

☰ 更 地陰下下 水 一 革 初水水

豫六五 初一日入昴八度次清明終穀雨 二水火三水木

訟九五 斗指辰姑洗用事 初一百二十二日 四水金五水土

蠱六五 初二十分十九秒○梓材案二十許輪十九 六水水七水火

革九五 初九八作一作八次八日會 清明九氣應 天畢 八水木九水金

畢十六度

鳴鳩拂其羽 夬九五夬九五 ☰ 斷 陽下中 火 二 夬初火水二火火

豫上六 初一日入畢十二度 初一百二十七日 三火木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六火水

蠱上九 七火火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初木水

戴勝降于桑 夬上六夬上六 ☷ 毅 陰下上 木 三 夬二木火三木木

旅初六 初一日入畢六度 初一百三十一日 四木金五木土

師初六 六木水七木火

比初六 八木木九木金

畜初九 ☰ 裝 陽中下 金 四 旅初金水二金火

實沈 申晉

立夏震九四 螻蟈鳴 乾初九乾初九 初一日入畢十二度 陽終次二立夏 三金木四金金

旅六二 初一百三十六日 次四三十八分三十 五金土六金水

師九二 一秒○梓材案三十一作三 負許輪三十一作三公 七金火八金木

比六二 十二日次實沈立夏氣應 斗建巳律中仲呂 九金金

☷ 衆 陰中中 土 五 師 初土水

畜九二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一百四十日次 二土火三土木

蚯蚓出 乾九二乾九二 四日會參 會鶉首次八日 四土金五土土

觜二度

旅九三 六土水七土火

師六三 八土木九土金

參九度

比六三 ☷ 密 陽中上 水 六 比初水水二水火

小畜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 初一百四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王瓜生 乾九三乾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 靚 陰上下 火 七 比 初火水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次小滿 六立夏終 二火火三火木

畜六四 斗指巳仲呂用事 初一百四十九日 四火金五火土

小滿震六五 苦菜秀 乾九四乾九四 次八日會東井一十 六分六秒○梓材案 六火水七火火

旅六五 六秒強公作七十 輸一十大作八十六許 八火木九火金

大作七 小滿氣應

井三十二度

師六五　☷斂（陽上中）木（八）畜初木水二木火
比六五　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一百五十四日　三木木四木金
畜九五　五木土六木水
（靡草死）乾九五乾九五　七木火八木木
旅上六　九木金
☷彊（陰上上）金（九）乾，初金水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一百五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火
比上六　四金金五金土
畜上九　六金水七金火
（小暑至）乾上九乾上九　八金木九金金
大有初九　☷睽（陽下下）水（一）乾初水水二水火
家人初九　初一日入井十一度　初一百六十三日　三水木四水金
井初六　五水土六水水
咸初六　七水火八水木
鶉首（宋本）
芒種震上六（螳螂生）姤初六姤初六　九水金
☷感（陰下中）火（二）奇　初火水
大有九二　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小滿終日次芒種　二火火三火木
家人六二　初一百六十七日　次二三十三分九秒　四火金五火土
井九二　○梓材案：溫公奧許論九秒作三十　六火水七火火
咸六二　日次鶉首芒種氣應　斗建午律中蕤賓　八火木九火金
（鵙始鳴）姤九二姤九二　☷居（陽下上）木（三）夬初木水二木火
大有九三　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初一百七十二日　三木木四木金
家人九三　五木土六木水
井九三　七木火八木木
咸九三　九木金

☷法（陰中下）金（四）井　初金水
（反舌無聲）姤九三姤九三　初一日入井二十四度　二金火三金木
大有九四　初一百七十六日　四金金五金土
家人九四　六金水七金火
井六四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　☷廳（陽中中）土（五）咸初土水二土火
蔡[illegible]溫公準[illegible]非
夏至離初九（鹿角解）姤九四姤九四　初一日入井二十九度　次四芒種終次五　三土木四土金
大有六五　夏至斗指午蕤賓用事　五土土六土水
家人六五　初一百八十一日　次六一十一分四秒　七土火八土木
井九五　○梓材案：溫公奧許論一十一作十八四　九土金
作五　夏至氣應
☷迎（陰中上）水（六）咸　初水水
咸九五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度　二水火三水木
鬼四度
（蜩始鳴）姤九五姤九五　初一百八十五日　次二日會輿鬼　四水金五水土
大有上九　六水水七水火
家人上九　八水木九水金
井上六　☷過（陽上下）火（七）姤初火水二火火
柳十五度
咸上六　初一日入柳一度　初一百九十日　三火木四火金
（半夏生）姤上九姤上九　初一日會柳　五火土六火水
鼎初六　七火火八火木
豐初九　九火金
☷寵（陰上下）木（八）鼎　初木水

渙初六 初一日入柳五度次七夏至終次八小暑 二木火三木木
履初九 初一一百九十四日次九二十八分二十 四木金五木土
鶉火 午周
小暑離六二 溫風至 遯初六遯初六 七秒〇梓材案許輪二十七亦作二十八 六木水七木火
鼎九二 溫公作廿八日次鶉火小暑氣應 斗建未律中林鐘 八木木九木金
豐六二 〓大 陽上上 金 九 豐初金水二金火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度初一一百九十九日 三金木四金金
履九二 五金土六金水
蟋蟀居壁 遯六二遯六二 七金火八金木
鼎九三 九金金
〓廓 陰下下 水 一 豐 初水水
豐九三 初一日入柳十四度初一二百三日次四 二水火三水木
渙九三 日會七星 四水金五水土
星七度
履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鷹乃學習 遯九三遯九三 八水木九水金
鼎九四 〓文 陽下中 火 二 渙初火水二火火
豐九四 初一日入星四度初一二百八日次九 三火木四火金
渙六四 日會張 五火土六火水
履九四 七火火八火木
大暑離九三 腐草爲螢 遯九四遯九四 九火金
〓禮 陰下上 木 三 履 初木水
張十八度
鼎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初一二百十二日次 二木火三木木
豐六五 四六分二秒〇梓材案許輪二秒作三 四木金五木土

渙九五 大暑氣應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溽暑 遯九五遯九五 〓逃 陽中下 金 四 遯初金水二金火
鼎上九 初一日入張六度初一二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唐 陰中中 土 五 遯 初土水
大雨時行 遯上九遯上九 初一日入張十度初一二百一十一日 二土火三土木
恒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人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 〓常 陽中上 水 六 恒初水水二水火
鶉尾 巳楚
立秋離九四 涼風至 否初六否初六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次五大暑終次六立 三水木四水金
恒九二 秋初一二百一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節九二 次七二十三分二十五秒〇梓材案溫公 七水火八水木
同人六三 與許輪二十五作二十六 九水金
立秋氣應日次鶉尾 斗建申律中夷則 九日會翼
〓度 陰上下 火 七 節 初火水
翼十八度
損九二 初一日入翼一度初二二百二十日 二火火三火木
白露降 否六二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恒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人九三　≡永上陽中木八同人初木水二木火
準同人溫公同二宋陸范王皆準恆非○梓材案許翰作永節
損六三　初一日入翼十六度初一二百三十五日　三木木四木金
寒蟬鳴否六三否六三　溫公曰吳曰常首象恆卦次六起立秋初　五木土六木水
恆九四　一當二百三十六日行發十五度于易恭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　日恆卦九四次度首象節卦初一巳行巽　九木金
二度九度于易恭日同人卦今從之○梓
材案今本溫公太玄解三十六作二十六
節卦初一作次二
≡昆上陰上金九同人　初金水
同人九四　初一日入翼十度次九立秋終　二金火三金木
損六四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四金金五金土
處暑離六五鷹乃祭鳥否九四否九四　六金水七金火
恆六五　八金木九金金
節九五　≡減人陽下下水一損　初水水二水火
同人九五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處暑斗指申寅則用事　三水木四水金
損六五　初一二百四十五日　五水土六水水
天地始肅否九五否九五　初一一分○梓材案初一一分許翰作一　七水火八水木
恆上六　四十一十七溫公作初一四十一分一十　九水金
七秒處暑氣應次九日會
秒
≡唫下陰中火二否　初火水
軫十七度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初一二百四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同人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損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農乃登穀否上九否上九　八火木九火金
巽初六　≡守下陽上木三否　初木水二木火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六度初一二百五十三日　三木木四木金
畜初九　五木土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壽星辰鄭
白露離上九鴻鴈來觀初六觀初六　九木金
≡翕中陰下金四巽　初金水
巽九二　初一日入軫十度次二處暑終次三白露　二金火三金木
萃六二　初一二百五十七日次五一十八分二十　四金金五金土
畜九二　三秒○梓材案許翰二十三作二十四退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　公作三十四白露氣應日指壽星　八金木九金金
斗建酉律中南呂
玄鳥歸觀六二觀六二　≡聚中陽中土五萃　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初一二百六十二日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　次七日會角○梓材案許翰云考靜角之　五土土六土水
畜九三　閉一度與太玄錯此歷蓋本漢志　七土火八土木
角十二度
賁九三　九土金
≡積中陰上水六畜　初水水
羣鳥養羞觀六三觀六三　初一日入角二度初一二百六十六日　二水火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五水土
萃九四　六水水七水火
畜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賁六四 ☲ 飾 陽上下 火 七 賁初火水二火火
蒙準兌溫公
秋分兌初九 雷乃收聲 觀六四觀六四 初一日入角七度次五白露終次六秋分 三火木四火金
巽九五 斗指酉南呂用事初一二百七十一日 五火土六火水
萃六五 次八三十六分一十四秒〇梓材案溫公 七火火八火木
畜六五 與許翰一十四作十五 九火金
秋分氣應
☲ 疑 陰上上 木 八 賁 初木水
準賁溫公
同宋陰王
郭象巽范
象賁非〇
梓材案許
翰作疑觀
賁六五 初一日入角十一度初一二百七十五度 二木火三木木
蟄蟲坏戶 觀九五觀九五 次四日合九 四木金五木土
亢九度
巽上九 六木水七木火
萃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畜上九 ☲ 視 陽上上 金 九 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 初一日入九四度初一二百八十日 三金木四金金
水始涸 觀上九觀上九 五金土六金水
歸妹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无妄初九 九金金
☲ 沈 陰下下 水 一 觀 初水水
準觀溫公
同諸家象
兌弁〇梓
材案許翰
作沈歸妹
明夷初九 初一日入九八度〇梓材案許翰作四甌 二水火三水木

困初六 初一二百八十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氐十三度大火 卯宋
寒露兌九二 鴻雁來賓 剝初六剝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歸妹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无妄六二 ☲ 內 陽下中 火 二 剝 初火水二火火
明夷六二 初一日入氐四度次二秋分終次三寒露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 初一二百八十九日次三一十三分二十 五火土六火水
爵入大水爲蛤 剝六二剝六二 一秒〇梓材案溫公與許翰二十一作二 七火火八火木
歸妹六三 十二日次大火寒露氣應
斗建戌律中無射 九火金
☲ 去 陰下上 木 三 剝 初木水
无妄六三 初一日入氐八度初一二百九十三日 二木火三木木
明夷六三 四木金五木土
困六三 六木水七木火
鞠有黃華 剝六三剝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歸妹六四 ☲ 晦 陽中下 金 四 剝 初金水二金火
无妄六四 初一日入氐十三度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明夷六四 次七日會房 五金土六金水
困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房五度
霜降兌六三 豺乃祭獸 剝六四剝六四 九金金
☲ 瞢 陰中中 土 五 剝 初土水
歸妹六五 初一日入房二度次四寒露終次五霜降 二土火三土木
无妄九五 斗指戌無射用事初一三百二日次六 四土金五土土
明夷六五 三十一分二十二秒〇梓材案許翰二十 六土水七土火
困九五 二作十三十三溫公作一 八土木九土金

霜降氣應次八日會心
心五度
艸木黃落 剝六五剝六五 窮 陽中上 水 六 困 初水水二水火
歸妹六五 初一日入心二度 初一三百七日次九 三水木四水金
无妄六五 日會尾 五水土六水水
明夷六五 七水火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剝 陰上下 火 七 剝 初火水
尾十八度
蟄蟲咸俯 剝上九剝上九 初一日入尾一度 初一三百一十一日 二火火三火木
艮初六 四火金五火土
既濟初六 六火水七火火
噬嗑初六 八火木九火金
大過初六 止 陽上中 木 八 艮 初木水二木火
析木寅燕
立冬兌九四 水始冰 坤初六坤初六 初一日入尾六度次八霜降終次九立冬 三木木四木金
艮六二 初一三百一十六日 五木土六木水
既濟六二 七木火八木木
噬嗑六二 九木金
堅 陰上上 金 九 艮 初金水
大過九三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一三百二十日 二金火三金木
地始凍 坤六三坤六三 初一八分十九秒○ 梓材案遺公眞許輪 四金金五金土
艮九三 十九作二十 日次析木立冬氣應 六金水七金火
既濟九三 斗建亥律中應鐘 八金木九金金
噬嗑九三 成 陽下下 水 一 噬嗑 初水水二水火
大過九三 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一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雉入大水爲蜃 坤六三坤六三 次九日會箕 五水土六水水
艮六四 七水火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關 陰下中 火 二 蠱 初火水
箕十一度
噬嗑六四 初一日入箕一度 初一三百二十九日 二火火三火木
大過六四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兌九五 虹藏不見 坤六四坤六四 六火水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既濟六五 失 陽下上 木 三 蠱 初木水二木火
噬嗑六五 初一日入箕六度立冬終次二小雪斗指 三木木四木金
大過六五 亥應鐘用事 初一三百三十四日 五木土六木水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坤六五坤六五 次四二十六分一十秒○梓材案遺公眞 七木火八木木
艮上九 許輪一十作十一 小雪氣應 九木金
劇 陰中下 金 四 蠱 初金水
既濟上六 初一日入箕十度 初一三百二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噬嗑上六 次四日會斗 四金金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斗二十六度
閉塞而成冬 坤上六坤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馴 陽中中 土 五 坤 初土水二土火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一三百四十三日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將 陰中上 水 六 蠱 初水水

未濟初六初一日入斗八度次二小雪絲次三大雪二水火三水木
蹇初六初一三百四十七日次八〇梓材案許翰四水金五水土
頤初六次八作八三十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六水水七水火
中孚初九斗建子律中黃鐘八水木九水金

其後序曰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楊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于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于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于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舛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鞠維夜思取歷于圖合而譜之于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于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于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雷終于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恆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恆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恆于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與諸家口舌辯而案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于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于觀守再準否而無當于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于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見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于卦則無當于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卽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爲冬至之終睟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闔闢乃著易以頤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于中終之于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過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用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日中日更日減是謂三元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于易則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爲陽而中不爲陰剡爲金而羨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于是乎在學者案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幷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尙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于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

梓材謹案易玄星紀譜謝山學案稿本謂宜全錄而未錄入初校時未得其譜祇從朱氏經義考錄其後序及余三入都門始得見之徐星伯儀部家而初刻之版旋燬于逆夷今因重校具載之

附錄

以道古易謂古經始變于費氏而卒大亂于王弼故用漢田何本以正之

太極傳外傳因說則康節之學其紹聖中所作商瞿傳本以兵火失去晚年居海陵復爲此書

易規自序曰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者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

京氏易式自序曰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爲此書江淮閒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不得不修定惟是其已出者未容改易奈何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用意深矣

東坡感時李公麟至爲晝家廟像及南遷過其子弟障面過之以道以此薄其爲人盡棄其書

呂紫微童蒙訓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未有敢舉其字者其餘皆不能如是

晁公武曰易玄星紀譜以溫公太玄歷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辯正古今諸儒之說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

李巽巖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聱隅輩所論亦

時采掇呂汲公古易千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蓋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尊孟子并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

祖望謹案景迂不喜孟子蓋亦迂叟之派其說經不苟同于前儒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晁景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少穿鑿可取者固多大抵北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要可養忠厚革浮薄自當兼存

謝山景迂先生船場祠堂碑銘曰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謫居甬上船場其後七十餘年而監官王季和為立祠放翁記之詳矣雲濠案季和名鉛襄陽人又案放翁于景迂爲通甥先生經學與衍不肯苟同箋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顧其謂諸經皆成于甬上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玄星紀譜則在船場先生最師法溫公故取其太玄歷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楊氏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為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歷辯諸家談玄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嶒竑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甬上經學尚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于此于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說而王茂剛以處士喜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于吾鄉為甚侈先生之對灃使嘗有無船無木之誚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卦吞爻分辰列筭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于超然亭畔而已

景迂學侶

太中晁先生詠之

晁詠之字之道以道之弟少有異材東坡為揚州時先生從兄補之為倅以先生詩獻東坡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舉宏詞第一元符末以黨籍廢斥後官終左太中大夫參姓譜

宣教劉漫翁先生羲仲別見涑水學案

教授汪青溪先生革別見滎陽學案

景迂同調

太常吳先生棫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剛直有謀明恕能斷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唯才老為優因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參閩書

梓材謹案景迂先生答吳才老先輩書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秘書樂監皆高郵老成人也蓋陳謂陳希顏孫謂孫莘老崔謂崔伯益皆高郵人物又見答陳廷藻書則先生本高郵人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先重和三十餘年猶稱先生爲先輩殆引爲同調矣

附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吳才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自偏

景迂門人孫邵三傳

直閣朱先生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景迂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先生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先生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先生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生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正使王倫歸先生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先生先生臥起與俱金人迫先生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先生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先生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先生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閒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先生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先生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粘罕等相繼死先生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

發等閑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先生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先生忠節詔附賚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先生得歸入見便殿先生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于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先生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爲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祕閣有司校考其十七年應還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先生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先生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二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二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參史傳

祖望謹案景迂弟子可考者惟王太保安中朱奉使弁二人而已然安中嘗景迂令無極時修長牋執及門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景迂曰爲學嘗謹初何患不逮到安中所以築室榜曰初寮者此也議論閎見多得之景迂及既貴顯遂諱景迂之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君子醜之且安中本由梁師成得大用則亦辱其傳矣故不爲立傳而但以曲洧附見梓材案初寮之傳嘗立于新學略而是卷第爲標目于門人之末可也

太保王初寮安中別見荊公新學略

太中門人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滎陽學案表

呂希哲　申公子。從徐盱江學。師安定、泰山、百源、伊川、焦伯強、王荊公門人。廬陵歐陽再傳。

- 子　好問
- 子　切問
- 孫　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 汪革 —— 從子　大經
- 汪莘
- 黎確
- 謝逸 —— 汪大經　見上青溪家學
- 謝薖
- 趙演 —— 子　楫
- 饒節
- 顏岐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滎陽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滎陽學案

祖望謹案滎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滎陽之可以為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滎陽學案梓材案呂侍講傳及呂氏雜志附錄原在安定學案[illegible]錄別定為滎陽學案

胡程門人歐周再傳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梓材案呂氏世為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居壽州師壽河南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相哲宗先生徧交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在太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梓材案伊洛淵源錄先生家傳略云公始從[illegible]于太學後還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illegible]事程先生頤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illegible]公嘗皆與公遊案致先生之于[illegible]閒故謝山序錄特著學于安定學于泰山而不及[illegible]荊公謂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于此是僥倖利賣利達學者不由也先生聞之遂棄科舉以蔭入官荊公為政將置其子雱于講官以先生有賢名欲先用之先生辭曰辱公相知久矣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曩昔相與之意盡矣荊公乃止元祐中范純[illegible]歸洛貽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賢正道將在原明聞父喪後祖禹始薦為崇政殿說書首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擢右司諫累辭未獲蘇文忠戲之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先生曰苟不得辭當以楊畏為首以畏為文忠所厚也會紹聖黨論起出知懷州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流寓淮泗閒日讀易一爻默坐沈思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時覺動心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禮部尚書[illegible]稷嘗舉先生自代詞云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鄰人化聞風則薄夫敦梓材謹案豐清敏公遺事載先生建中靖國間爲秘書少監時曾肇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淺超擢左右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舉以自代云則先生之見重于清敏者深矣

呂氏雜志

[illegible]事親須[illegible]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非無良農工女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為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illegible]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illegible]靜[illegible]徐行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與其攻人之惡盡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illegible]

滎陽公說補

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illegible]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illegible]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illegible]而言無好人者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illegible]之[illegible]在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善惡染化之然[illegible]說也

少年為學須校書嘗看書須記得稍便理會得工夫

讀書編類語言相似作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治人事天莫若嗇修養家以此為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于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于理

惟王者為能備物惟聖人為備德

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

張良說漢祖詐秦將大不類平日所為

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本十六條今移爲附錄一條移入廬陵學案二條東萊學案一條范呂諸儒一條新學略一條

附錄

正獻居家簡重寡默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不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經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接目

正獻倅穎州歐陽文忠適知州事焦伯強千之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爲諸子師諸子少有過差伯強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時先生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師化導之篤故先生之成就德器如此

正獻嘗語張文潛曰此子不欺闇室

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過還轉一謁執政過此不見也

監陳留稅務章樞密質夫知縣事雅敬愛之一日語次忽相陵折先生不爲動質夫笑曰誠厚德也適來相試耳

監稅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重公橫渠聞曰是所謂蠻貊可行者也

正獻作相時弟希純已官省寺先生尙滯管庫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而獨以吾故置不用命也申國夫人笑曰是亦未知其子也是子豈以功名爲榮辱哉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呂氏家教近石氏故謹厚性成又能網羅天下賢豪長者以爲師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穢濁惜其晚年更從高僧遊盡究其道斟酌淺深而融通之曰佛氏之道與吾聖人脗合夫聖人以盡倫理爲道種種相背不啻冰炭是先生于師門之旨不無差謬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旣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謂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張采謹案大臣事君此爲第一義然只須不當使知恩自己出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之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言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欲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晚居宿州眞揚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干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徧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晚年習靜雖驚恐顚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積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帑多畜鱐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以上黃氏補本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呂氏雜志

本中問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月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曰聖人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第物理自然不可易也補

晁氏客語曰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云人君之學不在于偏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補

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于家中壁上曰予之室酒不絕注曰用有節禮不缺也補

又官箴曰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閒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黃氏補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于異學而不自知其非邪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尤可駭

歎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于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于世使有志于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黄氏補

滎陽講友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滎陽家學廬陵三傳

右丞呂先生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滎陽先生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坐黨人子弟廢蔡卞得政諷之曰子少親我則列顯階先生笑而不答靖康元年以薦擢御史中丞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而蔡京黨戚害其事莫肯行先生上疏言利害欽宗嗣納又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褒表江公望等除青苗之令章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每使畢其說欽宗再幸金營先生實從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先生爲事務官因說邦昌以利害使亟還政且書白康王宜自立金人既退高宗即位先生奉太后書詣行在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參史傳

雲濠謹案紫微稱先生爲東萊公以其封東萊郡侯也又案呂氏世居東萊紫微嘗曰並稱東萊先生其從孫伯恭亦稱東萊先生祖孫往往牽混學者不可不知

縣令呂先生切問

呂切問字舜從東萊公之弟也于紫微爲仲父守官會稽或譏其不求知者先生對曰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紫微童蒙訓述之曰此語甚好補

附錄

紫微曰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曰某幸從賢士大夫遊過相與重然某自省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過相與邪前輩自警如此

梓材謹案先生兄弟嘗事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諸先生詳見安定學案范呂諸儒學案所謂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者可見矣

文淸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滎陽門人

教授汪靑溪先生革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也紹聖四年進士官楚州教授呂侍講原明方居符離先生從之學稱高第侍講嘗曰黄鸞李容之儔也分教長沙張侍郎舜民在焉相與講學極契蔡京當國召爲宗正博士力辭不就曰吾不能附名不臣傳復爲楚州教授以卒年止四十侍講爲志其墓見稟汪有詞哀之先生篤實剛直楷不免墮于禪學則侍講之所未離也故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惟有華嚴境不得入聖人之室矣然其言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固名言也學者稱爲靑溪先生雲濠案靑溪一作淸溪有論語直解靑溪集謝逸與弟適皆學于侍講嘗事以八行薦無逸力辭兄弟終身老死布衣其高節蓋得侍講之力信民貽之詩曰新年更勵於陵操妻子同鉏五畝蔬蓋不當唯以詞人目之以下補

附錄

呂紫微曰汪信民政和閒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博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無逸以八行薦堅卻之諸公皆卓然自立不媿古人邇來流俗不復以爲貴矣

梓材謹案童蒙訓是條先言夏侯文莊唐文郡范文正平難大致諸兄弟而卒以諸公云云今各散入學案不贅

推官汪歸愚先生莘

汪莘字叔野靑溪先生革弟也方遊于侍講之門學行亞于其兄以詩名爲洪州推官其所著曰歸愚集

雲濠謹案休寧有汪布衣莘先生同名字叔耕爲朱子講學之友

知州黎先生確

黎確字介然□□人也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崇寧閒汪信民革饒德操節與先生遊宿州呂侍講原明在焉皆往受學時頗賦詩詆及時事侍講不以爲然會侍講病先生輩朝夕侍疾既愈侍講爲作麥熟繅絲等曲歌詠當世以諷止先生輩諸人得詩皆慚懼謝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謂其師弟之閒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侍講之孫居仁稱先生特立勁氣如鐵石云

徵君謝溪堂先生逸

謝竹友先生邁合傳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也學者稱爲溪堂先生少孤博學工文詞而操

屐岐潔與汪信民爲學侶故得從呂侍講原明之門再舉進士不第遂不仕山谷嘗曰斯人在館閣又何減于晁張而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則世之僅以詩稱先生者尙方隅之見也然先生亦幷不僅以文侍講之孫居仁嘗曰無逸兄弟終身勵行在崇觀閒一無所汚八行之薦力辭不赴劉後村亦嘗曰韓子蒼輩以詩得貴顯而二謝終身布衣不可及也斯其所以爲侍講之弟子與先生所著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溪堂集十卷）弟邁字幼槃同學于侍講與兄齊名居仁稱其詩曰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有竹友集（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竹友集十卷）

趙先生演（附子栴）

趙演字仲長汝潁人也呂侍講原明之壻從侍講學侍講之謫符離也先生時時來省事侍講如嚴父疾病則執藥牀下屏氣兀立終日侍講命之去始去先生謹厚篤實動法古人侍講之子好問曰今世人之所言者趙丈口中從未嘗有此也侍講之孫本中曰先正獻公嚴重清靜出于天性范內翰淳夫公之壻酷似公而仲長亦似之先生子栴字才仲時稱其詩與蘇過齊名而文學柳州世其學

饒德操節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從學呂侍講以不合于曾布毅然棄去亦甚豎風節及其末路遂爲緇衣則可憾矣甚至貽呂居仁詩勸以胡牀趺坐專意學道何其謬也

侍郎顏夷仲岐

顏岐字夷仲魯人祭酒復之子也嘗從滎陽學故與崇徽善累官門下侍郎阻李忠定之入相則有媿于師門矣然崇徽與之通問終身不絕

附錄

呂舍人官箴曰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閒在西廊晚閒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旬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案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青溪家學（獻肅四傳）

汪先生大經

汪大經字淳夫青溪先生從子也能傳其家學又以溪堂謝氏爲師博學多聞著臨川耆舊傳

溪堂門人

汪先生大經（見上青溪家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三

上蔡學案表

謝良佐 明道伊川門人，安定濂溪再傳，朱學陸學之先。
-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 曾恬
- 詹勉
- 鄭轂
- 朱巽 別見漢上學案

謝諤

康淵 並上蔡續傳
- 毛友誠
- 李雄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酢 別爲廌山學案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呂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並上蔡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上蔡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有作學案語略今移傳後）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爲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與伊川別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宗羲案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嘗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時妄志于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祖望謹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踔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于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梨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尤心折于謝

語錄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于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即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朋友內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併入呂范諸儒學案晉伯附錄

今人學時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

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難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養始得

梓材謹案此下原有四條移入本卷首天隱傳後

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

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有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概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百家謹案彼佛氏求心性于父母未生前故須掃卻惻隱等心何必與他較資質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其一移入附錄其一移入廌山學案

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養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于心去不得淫出于氣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于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閑工夫枉用卻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卻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掃不著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是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祖望謹案此段語意雖佳然亦近禪

或問呂與叔向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殺長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併入明道學案附錄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尤難去到一把放了的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鍊齊放者人有學射橫得鍊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自卑書句吾學者如登山[illegible]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住便是好歇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此亦以禪言儒

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有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

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或問或曰吾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權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默識爲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屏棄言語者不同

天理也人之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是自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爲善後學爲人自是當爲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之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于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爲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季路冉求之言志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耳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于忘

敬是常惺惺法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濡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爲有己立己于胸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託便無力

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離以好惡將待也若是小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宗羲案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朱子言其雜禪見解大端有三謂洒掃應對只是小子之始學上蔡不合說得大了將有不安于其小者夫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程子云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此與上蔡之言何殊必曰道理有小有大是道有精粗言有高下也謂知覺得應事接物底如何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夫覺者澄然無物而爲萬理之所從出若應事接物而不當于理則不可謂之覺矣覺外求仁是覺者一物理又一物朱子所以終身認理氣爲二也謂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夫上蔡此言亦猶識仁篇所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爲始學者言久之則敬即本體豈先有一物哉其言語小有出入則或有之至謂不得其師之說不敢信也以上梨洲原本

只如喜怒須逐日消磨任意都是人欲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本四條其三條移入百源學案

論語解序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于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于此盍闕乎蓋溺心于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之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閒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于世論其切于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詞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會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會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會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會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會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弈之技其皆可玩獲售于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于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避乎希聲一唱而三嘆雖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雖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于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于句讀文義之閒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鮮病仁未能素貧賤而耻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唯同聲然後相應唯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于人乎人遠于書乎蓋亦弗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于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唯念之于心必能體之于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深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人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爲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爲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

附錄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梓材謹案此條據伊川語錄補足末有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十二字以入伊川附錄不贅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先生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謝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伊川曰人每至佛廟神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適些子已覺伊川曰適回比嘗時殺長進適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適些子卻未敢信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

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之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先生爲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嘗多恐懼嘗于危階上習以消之

手東胡文定曰儒異于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又曰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于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仕意灑薄矣

胡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于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 記

語錄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曠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卻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于程門篤志力行于諸公閒所見最爲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朱子曰上蔡好于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朱子又曰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

又楊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爾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

又答劉宰書曰嘗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眞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又答喬德瞻書曰惟二程先生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曰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閒又不可含糊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爲

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尚能辨之上蔡旣沒往往羣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於儒其術愈精其弊又甚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駁正上蔡之說尚有數條最精者如云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便乞去是其養得氣完也奇特黃氏曰一言不合即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如此乃執拗無禮耳喫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且血氣何足尚而奇之如云四十萬人死長平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黃氏曰此正因禪以覺爲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忍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邪如云溫公欲變法伊川謂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黃氏曰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卻是溫公不久而薨故耳未可以此少之如云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黃氏曰天下之理一也荆公之說旣不可施之政又豈可施之學此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黃氏又曰上蔡語錄第一條云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于意云何于終一條云總老嘗問默識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以禪證儒錄者何人而注意如此蓋斥曾恬之妄也

謝山論上蔡應城事曰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旣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涖有司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于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旣爲知縣則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于監司也監司之問道于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于監司爲脩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謂上蔡旣已得書自亦難于出迎然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貶于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閒知溫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識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閒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于卽此得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于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于禮似尚有未安者朱子以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知之過與

上蔡講友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別爲廌山學案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上蔡門人　胡周三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別爲漢上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晉江人公亮之曾孫少從上蔡龜山元城了翁遊上蔡語錄則先生所記也紹興中爲中書舍人哲宗實錄成加恩修史官高宗令前後是非載之制詞先生行詞模糊只泛作一修史轉官制高宗不悅以其嘗爲蔡京所引疑之乃改命呂本中已遷太宗正丞秦檜當國先生丐外祠主台州崇道觀　修

宗羲案天隱爲人樸實非小人也而有此委蛇由熙豐以來新經字說之類壞人心術非識見過人者不能破其籬落耳

記上蔡語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箇物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子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循天理只將拈起把數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慈溪黃氏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爲心故使諸子言志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孔子當道之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即歷舉三子之說皆足爲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世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點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爲禪學之證獨浴沂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傍翕然附和上蔡又演爲獨對春風沒此能解之言曾點豈沒此能解者邪南軒作風雩亭詞曰希蹤兮柰何曷務勉乎敬恭斯可明聖門之本旨補

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纔曾做作橫在肚裏見他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以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

慈溪黃氏曰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子不曉其然否補

梓材謹案以上四條從上蔡語錄移入黃氏原本百家案云上蔡語錄曾恬所記其曰余者恬也

監場詹先生勉

詹勉字力行南劍州人從上蔡遊兼師了翁窮幽極微期于自得操履堅正于新經之學無浼焉晚以貧就一官監合同場不求苟合鮮有知者陳默堂嘗薦之以爲躬行無倦老成之人補

附錄

上蔡手柬胡文定曰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鷙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于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祕書鄭先生轂

鄭轂字致遠建安人上蔡高弟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奇之既冠入太學所爲文不尙時好執父喪有顏天止火之異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祕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補

朱先生巽 別見漢上學案

上蔡續傳

謝先生襲

謝襲字智崇陽夏人也徙建安能傳上蔡之學致堂與之同舍累稱之補

康先生淵

康淵字叔臨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流寓巴陵講學極爲上蔡之傳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朱文定公震振之荆門而先生稍晚出然亦其一宗也平江李雄李杞皆朱子弟子並質疑于先生今作考亭淵源錄者以先生爲朱子之徒謬矣其高弟曰毛友誠補

康氏門人 胡劉四傳

掌教毛先生友誠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也由康氏以受上蔡之說謝棄科舉閉戶讀書尤邃于易太守延之入學掌教最久李敬子掌教諸及見之致敬焉平江後進受學于朱子者最盛皆先生有以爲之前導也補

李先生雄

李木川先生杞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龜山學案表

楊時 明道伊川門人安定濂溪再傳
- 子 迪 — 孫 雲
- 子 安止
-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 關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 張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 蕭顗
  -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 徐存
    - 鄭升之
    - 江介 — 程端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柴瑾
    - 鄭雍
    - 陸律
    - 江泳
    - 柴衛
    - 周賁
    - 周孚
-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 潘良貴
  - 從子 時 別見元城學案
  - 潘好謙 — 子 景夔；子 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 王師愈 — 子 瀚；子 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 王居正
- 廖剛
- 趙敦臨
  - 魏杞
    - 陳居仁 — 子 卓 — 孫 允平
      -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 張良臣 — 子 時
  - 汪大猷
  - 童大定 —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 舒瀫 持之講友 — 子 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 高閌 附[illegible]
  - 童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 喻樗
  -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 程迥
    - 高元之
    - 宋元之
    - 宋元龜
    - 曹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尤袤 — 孫 焴 別見水心學案
- 徐俯 — 曾季貍 別見紫微學案
- 盧魁
- 廖衎
- 林宋卿
- 黃鍰
- 宋之才
- 李郁 — 從子 呂 — 子 閎祖；子 相祖；子 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似祖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理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會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童蕙
章惣　並見震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驍
童大定　見下庇民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講友

黄樵　別見紫微學案
龜山續傳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為陳鄒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　別為范許諸儒學案

橫浦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盧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歷轉知瀏陽縣安撫張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荊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為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觷者為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觷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旦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為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于觷觷曰唯有收拾人才為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傳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國華還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為盜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漕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侵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宜責為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閹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种忠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踰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相與聚鬨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孫覿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建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嘗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謚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辯等書雲濠案明林熙春刊定龜山集四十二卷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滄海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誠意正心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爲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傳于後其一移爲鄒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爲劉先生安節立一傳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卽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梨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大抵人能任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任不得字說
所謂大同于物者離人爲目揚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
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眞空者離人爲若離
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
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于善惡已萌處看荊公
蓋不知此
若使死可以教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
使天下治以死教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
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
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于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
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　以上梨洲原本
六經不言無心
古人實道不行不輕去就
經綸本之誠意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
象殺舜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
聰明睿知天任理而已揣知情欺失君之道謂之不聰不明可也天下
之習不能激正叔一人而已只自然不隨流俗　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
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間流于異端豈不誠醇儒哉
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
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
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龐居士謂神通幷妙用運水與搬柴
此即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閒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
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耘苗任滅即是無事又云謂形病
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眞心是道場儒
佛至此實無二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
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眞龜山之諍
臣也故附于此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獨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
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
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
火之著明也　與楊仲遠
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
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于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
口耳誦數之學也　答傅好德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
物號物之數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
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
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
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答李杭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
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
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
可慟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
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
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
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于是四者
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
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
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
奚僞焉無誠意是僞也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
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
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
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
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
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
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
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爾　以上答學者
自致知至于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
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
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　答呂秀才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盈嘗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以上答胡康侯

學始于致知終于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附錄

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先生皆立斷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乃知其有守

欽宗即位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日棄之與敵以十二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又言闕敵人驅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之事執政懼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先生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約誓書李鄴奉使失詞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數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皆從之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

劉元城道護錄曰龜山有除命不知何人薦曰聞是蔡攸曰不知肯來否補

胡文定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又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猶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謂館澆之文定自註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康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裒安石爲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本中始聞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常言人所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補

朱子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般樣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衆鶻突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錄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重院事一條具因兩府政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憤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覿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陋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湼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辯哉補

宗羲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處便毅然斬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爲伊川易爲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實于剛大哉

補

龜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先生復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族父與龜山爲忘年友先生總角已知經學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多遣子弟從之遊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欲爲入德之途參龜山文集

附錄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補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深寧困學紀聞移入

提學鄭先生修

鄭修字季常不知何所人也龜山語錄中問答甚多嘗爲太學正補

梓材謹案北窗炙輠云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時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然不言是弟子嘗在師友之閒

附錄

龜山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探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去答之以去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衛公李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顯貴屢稱之與龜山友善登元豐進士第嘗爲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以子忠定恩贈太師衛國公參姓譜

龜山家學胡周三傳

太學楊先生迪

楊迪字遵道文靖公長子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諸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辯訟不決者連年先生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穉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閒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于易春秋尤精詣卒年三十以

疾卒。參朱韋齋集

判院楊先生安止

楊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罷，偕朱赴闕，韓南澗送之詩曰：「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詹屬見祥麟。」參南澗甲乙稿

謝山跋宋史楊文靖傳後云：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循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敵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遂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為從官。然則安止真不愧為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于其中蓋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豫章、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為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于秦。上蔡三子，一死趙，一死閩，稅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于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梓材案：史傳所載文靖子力學通經嘗師程子者，名迪，太學迺迪也，卒于紹興三年。安止與秦丞相同時，已在紹興以後，豈別一人，謝山似誤合為一耶？文定撰龜山墓誌云：子五人，迪早卒，遹、適、迥、造已任，未知誰為安止也。

楊先生雲

楊雲，遹道子也。與朱韋齋善，學業志操，能世其家。參朱韋齋集

梓材謹案：艾軒學案有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未知即先生否也。

龜山門人

著作王禔清先生蘋　別為震澤學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館職關先生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為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為豫章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別為橫浦學案

主簿蕭先生顗

蕭顗，字子莊，浦城人。天資質樸，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同受業于龜山，嘗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為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得官，為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韋齋先生嘗師事之。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為衡麓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為五峯學案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擢楊為博士，遷祕書郎。時相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先生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先生正色謝客。累除左司諫，黃潛善、汪伯彥聚其側，直攻，改除工部郎。先生以不得其言求去。及遷左司，呂頤浩從容謂先生曰：「日夕相引入兩省。」先生謂宰相不得云私恩，即日乞補外，出知嚴州，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數，先生立殿上，厲聲叱退者再。閤門彈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坐與李莊簡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先生嘗從龜山游，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先生曰：「辭之于君，父求之于宰相，良貴不敢為也。」其剛介類如此。著有默成集十五卷，朱子為之序。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目以先生與王先生居正、蕭先生顗為先生[illegible]喻先生樗為潘王諸子學案，並龜山門下，最盛默堂、豫章、橫浦而外諸子，特別為學案，從又歸併龜山門。

雲濠謹案：龍圖諸儒學案香溪傳引答潘默成書有云：浙東系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致香溪集作與潘左司書，左司即先生，默成其自號也。又案浙江通志云：紹興間龜山寓金華，潘默成從之遊，時王師愈方幼，潘默成攜見龜山，出論語傳相示，師愈稱而受之。

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故蜀人，高祖始遷揚之江都，故學者稱為竹西先生。十六歲而孤，嗜學，荊公新經義盛行，先生非之，不肯作新進士語，流落者十年。在太學，見知于司業建安黃[illegible]，已而齋同知貢舉事，始登宣和三年進士。丁內艱，廬墓行古喪禮。除服，累有論薦，皆不就。高宗

即位以爲再召不起避兵陽羨山谷間同年范宗尹爲相薦之趣召甚急始至行在責宗尹曰時危至此位宰相不出所學救民塗炭中倘誰侍予分死將奮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宗尹謝罪及入對以爲今日之事艱難而不復有所爲將以望天意之自回強敵之自斃臣有所不忍聞因條仁宗聖訓十事上悅謂宗尹曰人才如王居正者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太常博士除尚書禮部員外郎議宗祀明堂隆祐太后升遐冊禮撫州守以甘露降上聞先生請卻其圖進太常少卿疏上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謂宋興一百七十二年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多彌文之事今海內鼎沸陛下行宮行在一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而但以減半之說爲權事以省費亦已拙矣願詔大臣討百事之費而論定之其不在當爲之例者罷之而不必計秋毫之費以示羈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會貢羅萬匹崇寧後至五萬匹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匹未幾主計者復徵之先生三上章不報遂屢詣政事堂爭之又不得乃乞留其檄不行而手疏五不可爭之上感悟如其請仍嫉妄有獻胡桃文楮錦色者先生報轉運使書曰深山窮谷之民安知所謂胡桃文楮錦色者且上方飭儉以變風俗顧以浮侈敗之邪及還朝爲上言之上曰朕未嘗有此也已而以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上欲還宗室令懬爲太中大夫先生言此侍從所轉官令懬廢棄不得還此祖宗法也大將張俊部卒至彭澤縱掠彭澤令郭彥恭械之帝罷彥恭以俊訴也先生言彥恭無罪可罪又斥俊乞免備役之非又以和州被兵宜蠲其進奉大禮綱除目有自中出者先生謂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繳奏詔書以進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北邊解嚴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時上眷先生甚厚其屬宰將征也甫次平江羽檄押至大臣有爲進退計者上曰王居正必不肯爲且將授以政而異意者忌之先生不自安連章請郡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改知台州陛辭諭以將大用御史劉祖信以危語劾之下除待制未幾奉祠屏居括蒼者三年而上不忘也其弟爲都居修入對上聞之曰汝兄安在行大用矣嘗與御史論兵牧上舉先生守婺免貢懇爭責授二事曰守臣若皆如此朕更何憂又嘗稱先生制詔得詞臣體起知溫州秦檜之參知政事也與先生善問論天下事銳甚及爲相所言皆不酬先生疾之嘗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爲相必有以聳動天下風陛下以臣所聞願檜使行其平昔之言檜怒甚至是再當國先生自知不爲所容半年以目疾請祠歸陽羨絕口不及時事奉祠官之考十二檜忌之不置猶奪其徽猷閣待制先生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卒檜死有詔復官先生自少攻新經及見龜山楊文靖公于陽羨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發其端子成吾志先生益感厲首尾十年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三經辨學外集一卷其在兵部時因入對上偶及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先生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先生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于是請以辨學進呈先生即序上語于書首先生他所著尚有春秋本義十二卷竹西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參

尚書廖高峯先生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嘗從陳了翁游已受學龜山崇寧五年進士宣和中爲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先生論奏無避出知興化軍紹興元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侍講給事中刑部侍郎知漳州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召先生先生咨于鄭邦達邦達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闕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改工部尚書終與檜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嘗與龜山論義利先生曰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朱子言剛非說體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龜山之言正爲是也雲濠案先生著有高峯文集十二卷子四遲過遂遵皆秉慶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附錄

橫浦曰新曰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閒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勢利之中而不爲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盍爲我言之剛曰自朝至暮孜孜爲善事者舜之徒也自朝及暮孜孜爲不善事者跖之徒

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愼思之剛惆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此求之爲善者心平易爲利者心險巇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趙敦臨字庇民鄞縣人少入太學見楊龜山于京師得其指授紹興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丞相杞汪敷文大猷皆其門人也王尙書應麟嘗蒐其遺文爲之序曰斯文黄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參延祐四明志

憲敏高息齋先生閌附錄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爲祕書省正字擢禮部員外郎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後召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秦檜執經先生講泰卦胡五峯以書責之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乎生志行掃地矣除禮部侍郎出知筠州卒贈少師諡憲敏先生從龜山于太學胡文定訪士于龜山以先生爲首稱由是知名和靖將卒先生執弟子禮求見和靖辭以疾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于先生以從宜答之著有春秋集注梓材案集注十四卷先生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稿刻之而屬樓攻媿以序是時有爲處士璿字季莊者隱居慈溪力排王氏新經獨騎遺經不入城市先生每積所疑如干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先生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修

雲濠謹案鄮山縣長春書院記云楊文靖公在太學吾鄉人從之者衆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憲敏其渠也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纖悉適于胡文定公至今觀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詮權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秦氏當國惡諛佞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嶽嶽爲及秦梓守明州求婿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嶽始巍然蓋大儒之標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愧見于師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淵源歷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又案憲敏兄弟五人長進士安世次憲敏次進士閌其一人名無考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高抑崇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上爲憮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

又曰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爲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提舉喻湍石先生樗

喻樗字子才號湍石其先南昌人後徙嚴陵建炎末第進士先生質直好議論謁趙忠簡鼎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忠簡奇之引爲上客後都督川陝荆襄辟爲屬多所裨益卽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玉山汪氏應辰其壻也門人知名者有程迥尤袤

玉泉語錄補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字能盡其義便足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卽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附錄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歎賞不如使人肅然起敬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師川故名婢昌奴每令婢侍客前建炎初召爲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尋簽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與趙忠簡議事不合出知信州十年卒先生之歸洪州也欲不復來龜山謂之曰公免得仕宦否先生曰不能龜山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逃此至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先生曰來此恐復爲人所陷龜山曰顧吾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

則無幾無命矣先生受教

運判廬毋我先生魁

廬魁（雲濠案：謝林宗謂先生名奎，字公圭。）邵武人，政和初進士，仕至江西運判。嘗作毋我論，為衆所推，號廬毋我。其學多得于龜山。晚寓黔中，所著有錄十卷。

廖先生衎

廖衎字仲辰，□□人，龜山之姪壻也。在龜山門下，與羅豫章為友。聚生徒于盤源南齋，議論得其書與。

知州林先生宋卿

林宋卿（雲濠案：一作宋卿。）字彥仙，遊人。嘗從了翁、龜山學。崇寧中登第，後知恭州，奏罷責州役，請減削下戶軍需絹。秩滿，以治行薦留再任。自愛傳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恭人祠之。南渡後，張忠獻浚建督府，先生以命起督府事議，因條湖北兵事五利，又有湖北事宜一集、督撫集議一集。及忠獻視師江上，辟置府判官，不赴。（補）

提刑曾先生錄

曾錄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龜山甚器重之。調西安丞。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為屬。高宗拜監察御史，出提點江西刑獄，乞祠。

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舉進士，教授京兆府。每言士負卓犖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為校書郎，遷考功郎。言不可以講和忘進取。歷司業、權禮部侍郎，乞去。以敷文閣待制奉祠。所著有雲海微帚集五卷。

宗羲案：林艾軒與楊次山書云：「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今考之，當是宋之才也。是在當時已多不識，況至于後世乎！他如范濟美、李似祖、曾令德，名皆不可知矣。

雲濠謹案：瑞安縣志載先生起知饒州，卒諡文簡。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李郁字光祖，邵武人，元祐黨人深之子，龜山之壻也。嘗謂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以用。若曰孔門求仁，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邪？」先生退求其說，累請而累不合，逞心者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故其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始當驟進耳。」紹興初，以遺逸召對便殿，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先生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遁迹西山。久之，起家福建帥司機宜。旋移病告歸。二十二年卒。嘗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稿及詩文集。朱子曰：「龜山之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

李先生似祖

曾先生令德（合傳）

李似祖、曾令德，皆龜山弟子。嘗問何以知仁。龜山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二子尋常如何說惻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子退。或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祖望謹案：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

梓材謹案：西山有兄名隨，字遂初，見范呂諸儒學案，豈亦龜山弟子邪？又案龜山文集有曾公墓誌銘，稱曾名緯，字彥修，沙縣人，其弟名紘，當即曾先生令德之名也。

檢討范先生濟美

范濟美佚其名，建陽人。成童時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賓遊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由進士綱除信州教授，學者造門請業，皆虛往而實歸。用薦者改從事郎。始辟右丞自負學有師承，聞先生名，令諸子從遊。會右丞被旨編集王荊公遺文，辟先生為檢討官。逾月，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參龜山文集）

陳先生彥

陳彥（梓材謹案：先生與蕭子莊同事文靖，見上子莊傳，其事未詳。）

知州胡先生璽（別見元城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並見震澤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見下子莊門人）

史館柴先生禹聲

柴先生禹功（合傳）

柴禹聲字元振，江山人也。同徐逸平學于毗陵，見龜山。鄒給事可久為作潛心室銘。高抑崇在太學，嘗薦之，會充史館。其兄禹功字懋績

晚歲亦登楊門

教授江先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縣令翁子靜先生谷

翁谷字子靜南劍人政和三年進士權知崇安縣曰惟仁得民未半年百廢一新有幹濟才睦寇起閩以鄰境戒嚴先生團練鄉兵守分水嶺及崇竹嶺二寨屹然時閩部三循吏齊名曰黃端陳麟而先生為之首大吏怙勢自恣反以城守事齮齕之先生抗辭不屈逮繫圜扉遠謫道卒龜山哭之慟謂其少而力學惟善是為積厚而施薄默堂亦哭之曰天下共寃渠不恨平生受國自忘身先生為龜山高第顧學錄皆失其本末略見默堂文集 補

縣令李先生德駿

李德駿在龜山之門以唐縣令死賊 補

梓材謹案謝山稱庶子是條按云翁子靜亦龜山高第而無從考其名時蓋未見默堂集也

通判童先生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檢正王彥穎庭秀

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政和二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而歸願褒擢之拜還侍御史與鄭瑴力爭明受降封事出知瑞州以右正言呂祉疏諫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黃潛善不合引疾奉祠歸彥穎從學龜山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雄如也有女嫁任賢臣廉叔賢臣攝武昌有奉饋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日幸饒足奈何以此自汚說者以爲彥穎之教也

謝山跋四明志王檢正傳曰檢正爲黃潛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書行而困學紀聞摭其磨衲集論讖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詔黨人子孫爲僞實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剽潤詆趙張二相尤力有是哉其繆妄也

默成講友

寶夏范香溪先生浚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衞公家學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待制夔之子其祖自邵武居無錫先生登政和二年進士仕徽欽高三朝積官至太常少卿徽宗內禪欽宗即位除兵部侍郎金兵渡河以爲東京留守累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先生被命勤王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復落職居鄂州移澧州萬安軍及瓊州放還任便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淳熙十六年賜諡忠定先生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獻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先生與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 參史傳

梓材謹案龜山爲先生父執龜山年譜紹興五年龜山八十三歲四月二十三日與先生論性善之旨翼日龜山卒是先生嘗聞道于龜山矣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子莊門人 胡周四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從學者至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儒宿其學航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梓材謹案柴元裕傳言其門先生見龜山衢州府志亦言先生從龜山學然攷實齋爲先生集序云逸平自言其學得于蕭先生顗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于伊洛之學者也據攷齋爲江元適墓誌云聞南嶽徐誠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據此則先生殆由蕭氏從龜山因以得伊川之傳者也

默成家學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通判潘嬌齋先生好謙

潘好謙字伯益松陽人于默成爲同宗默成爲作嬌齋記而受教焉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卒 參宋文憲集

默成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紹興閒登第，官至崇政殿說書。補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神道碑云：潘舍人義榮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聞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是先生本以潘氏門人受教龜山，而又及紫微之門也。

雲濠謹案：萬曆金華府志載先生乾道中除金部郎官，召見言事，御札俾奏，著稱其有諫官才器。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其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朱子爲作墓誌，稱其有本有文，德蓋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庇民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薦擢太府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生嘗爲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謚文節。參史傳

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曰：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于趙公庇民，來鄞，定居溪上。既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彝之詩，葛天民之怪，柴張甫之俠，無所不集。溪上風流，于斯爲盛。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禮，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及投閒溪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十八宰執之傑也。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鄞縣人，贈少師思溫子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敷文閣待制，謚莊靖。先生生而岐嶷，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登第後，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出爲州縣，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孝宗朝爲給事，咨訪時政，陳奏無隱。經筵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務爲實用。先生父少師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先生實能推廣之。居鄉，學校廢圮，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徼福澤，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凡里中義事，多自先生倡舉。晚以白太傅自況，真率之約，未嘗以爵齒上人。樓攻媿謂其內行修飭，名節純全，放于古之完人，先生庶幾無愧焉。有適齋存稿二十冊，手鈔書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焚餘訓蒙等書。參樓攻媿集

附錄

汪玉山與敬文兄書曰：諸子失學，非細事。此正是著力時，若半路上落下，他日悔之無及。浮屠家比之如抱雞子，須暖不斷。補

梓材謹案：此條從玉山學案移入。敬文即適齋先生。三江汪氏皆一家，故稱敬文兄，而以家學相勉云。又謝山所錄玉山文集又有與汪叔豪一條，叔豪疑即仲豪之異。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庇民。總角入鄉校，會舍法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以其天資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母憂去，起復，獨不謁時相。登進士第，調漢陽尉，躬履畝，正其經界，收漁戶稅，不私一錢。調永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宣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參四明書志

持之講友

通直舒德觀先生敏

舒敏，字德觀，奉化人，廣平先生璘之父也。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補

息齋門人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見上庇民門人

高國任先生材別見和靖學案

湍石門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朝奉程沙隨先生迥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由寧陵徙居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嘗受經學于嚴陵喻氏，著古易章句十卷、易傳外編、古易考、古占法各一卷，又有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

務又所通該其高第曰高元之

文簡尤遂初先生袤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閒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尚書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先生少從喻湍石遊乾淳閒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先生時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爾付出戒敕之先生卒數年韓侂胄擅國于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先生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雲濠案先生著作甚夥久佚無存今惟遂初書目及梁溪稿一卷行世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樗汪應辰遊則先生又爲玉山之門

尤延之語

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補

附錄

孝宗將內禪先令皇太子議事遂初以常少兼諭德上書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所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合大小一稟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閒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章令德太子答曰可謂見愛之深補

師川門人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貍別見紫微學案

西山家學

隱君李濟軒先生呂

李呂字濱老一字東萊西山先生郁之再從子也學于西山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百家無所不觀而尤留意通鑑手鈔至數四于其中興衰得失論著又數百篇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事堂前後寢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先生曰身率猶忽況自怠邪爲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爲獻薦拜飲福秩然可觀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教人循循善誘故不喜言貨財苟可用物利人則勇爲之如立社倉養下戶不舉之子創屋瘞旅病朱子嘗爲之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而不遇也所著有澹軒集十五卷子閎祖見朱子弟子學案修

附錄

先生晚與朱子契其學甚著有周易義說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眞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則反害易矣

龜山續傳

宣教黃先生樵別見紫微學案

逸平門人胡周五傳

州守鄭先生升之

鄭升之字公明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除學官嘗言學術之害莫甚于老莊乞勿命題召試館職累官吏部郎守賀州所著有鄭賀州集

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江介字邦直德興人少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爾亟走謁徐逸平于常山而師之官進賢令以旱賑䘏有勞旁縣吏多受賞先生曰子饑而母乳之何賞爲會詔獨民田半租先生以爲輸租之弊雖合勺必取盈若但獨其半僅有利于大戶彼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仍一升也不若取貧民二升以下者悉蠲之部使者程大昌以聞從之大昌嘗曰君雖官止百里而惠加一路隆興帥守龔茂良尤重之改興國令陳其邑五事時不能用轉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東川大饑總領主餉不豫民事先生請以庫之羨錢賑之遂昌守李燾亦亟稱之通判恭州卒所著有玉汝堂集先生敏察敦重有得于龜山之傳其于逸平諱日爲不御酒食者終身兩宰縣可比古之循吏門人以程端蒙爲最

漕使柴退翁先生瑾

柴瑾字懷叔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倅番陽歲饑便宜以常平米發賑太守難之答曰設有咎下官嘗自受之入爲殿中侍御史福建漕使有退翁集

鄭先生雍

陸先生律合傳

隱君江先生琢合傳

柴先生衛合傳

鄭雍字德和陸律字子通西安人也江琢字元璵柴衛字元忠江山人也曾師逸平 補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江元適墓云世居衢之開化元適蓋在南渡之門得其傳而不仕者南塘謂逸平也

周先生賁

周先生孚 合傳

周賁字彥約與其弟孚字彥信亦事逸平 補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載二周先生皆江山人

嬀齋家學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說齋家學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治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碧溪門人

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特進嘗娶鄭汪氏女因家焉建炎三年生先生于莆化少長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由管庫兼檢討官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先生嘗舉事之辟先生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先生以身許魏公魏公察無懼色嘆曰仁者之勇也卒成禮而還爲御史奏言李燾莫濟宜召用又上選武臣恤士卒寬通負省羨贓諸疏凡有所聞抗言無避先生五綰郡組仕至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事君臨民自信無媿慶元三年卒于家諡文懿先生學問深醇文辭溫潤周益公尤愛重之嘗薦于孝宗曰臣交遊多矣耐歲寒者惟陳居仁一人歷仕中外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公退則便坐蕭然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喜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有奏議制稿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學者稱菊坡先生 參樓攻媿集

管庫張雪窗先生亘臣

張亘臣字武子一字漢卿襄邑人家于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從魏文節史忠定遊二公薦士如林先生獨芒屩藤杖日與高逸往來其閒不復以名宦爲念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而病不可爲矣著有雪窗集先生試南省文節爲參詳官擬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羣許之撤試果先生也文節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 參延祐四明志

持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氏家學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沙隨門人

高萬竹先生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閒衣冠南渡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于沙隨程氏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由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屬書樓攻媿以歐陽子南省白檟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先生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歸 參延祐四明志

祖望謹案萬竹先生遇老校退卒與之談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

謝山高氏春秋義宗序曰端叔受學于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于周易于毛詩于論語皆有撰著而撫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

御史宋先生元之

宋先生元龜 合傳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也與弟元龜同受易于沙隨舉進士光宗受禪求直言先生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倚阿佛老蠹氏武事廢弛皆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得劇邑自效知弋陽輔臣薦其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擢御史抗章言蘇師旦不法以中旨罷 補

曹无妄先生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澹軒家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先生相祖

縣尉李先生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玉汝門人 胡周六傳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菊坡家學

清敏陳先生卓

陳卓字立道文懿公菊坡第五子壯歲登進士第宦意泊如也其守寧國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先生謝不往爲翰苑官草詔告中外讀者咸感動端平二年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槩世綸堂退居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諡清敏樓攻媿稱菊坡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于再世見之矣參延祐四明志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陳允平字君衡文懿之孫清敏之弟之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先生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訐且言禮部尚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聯署時張宏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責供解之得釋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著詩辭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參袁清容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陳西麓亟入慈湖然考其事略絕不言其師承不如附列陳氏家學爲得

菊坡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雷窗家學

張先生時

張時一名鄖字居卿雷窗先生艮臣子瑞子徽補

遂初續傳

倘書尤木石先生熁別見水心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廌山學案表

游酢（附兄醇。明道伊川門人。安定濂溪再傳。）
- 呂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 曾開 —— 從孫集
- 陳侁 —— 子長方、子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 江琦（別見武夷學案）

胡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並廌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廌山學案

祖望謹案廌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廌山學案（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盧氏所藏稿底作文肅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譌）

二程門人（胡劉再傳）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附兄醇）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世所交皆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移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丁憂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特修奉祠館編摭困於征調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雲濠案據廌山集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詩書外復有廌山集十卷攷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書合爲四卷）

廌山遺文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二義之有隆汙三極之道皆原于易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翻其義自伏羲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于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莘老易傳序）

（梓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書原底必有廌山粹言而今亡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附錄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雲濠案此條爲楊文靖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閒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于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攷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閒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廌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廌山門人 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曾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從學廣平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錄事陳先生侁

陳侁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 雲濠案先生嘗為洪州錄事本于官 與陳了翁善了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雖以了翁故被譴不改其節晚年遣其二子與王信伯遊所稱唯室先生者也 補

教授江先生琦 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 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曾正中字致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 吏部侍郎曾楙之孫也紹興閒累官知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仁賢先生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于東萊為中表又從南軒 梓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移入以其本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 並見震澤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和靖學案表

尹焞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再傳

- 呂和問 —— 李繒 —— 子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呂廣問
-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 呂稽中
- 呂堅中
- 呂晰中
  - 子大器
  - 子大倫
  - 子大猷
  - 子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 馮忠恕
- 祁寬
- 王時敏
-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 徐度 —— 林憲
- 陸景端 ——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 虞仲琳
- 高材 —— 子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高選
- 韓元吉 —— 子淲 別見清江學案
- 邢純
- 程疇
- 蔡迨 —— 子武子
- 蔡仍
- 徐正夫
- 黃循聖
- 沈晦
- 口伯充

羅靖

羅竦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夫學侶

私淑 高閌 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繹

馮理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學案語略今移于和靖傳後

伊川門人胡邵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爲洛人叔材亦以學行顯遊于司馬温公邵康節之門梓材案此下原有温公入相材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已爲材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先生既家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爲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爲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闔門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不然好善優于天下乃爲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沖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焞可依例令宣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于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于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焞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州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秘書郎八年除秘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于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焞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焞日閱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學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于檜檜大怒既除徽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蔑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還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于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卽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于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爲和靖集八卷

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可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于此則不可爲

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于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皺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謹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釐爲二條

某昔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愧于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于己自此亦嘗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少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說乃所謂真知爾

梓材謹案原本和靖師說二十四條今別標和靖文集者一條移爲附錄者五條移爲程氏師說者二條移爲王氏師說者八條

和靖文集

程先生遺書雖以講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無益害又甚焉進論語序

慈溪黃氏曰程門之傳惟先生最得其正其餘率染異論先生此語蓋有爲而發

宗羲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處也以識仁篇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卽在敬內又可知也今粗視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于師門血脈固絕無走作也

附錄

先生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教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爲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焞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于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聞寺寺叩鐘和靖曰說着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靖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是悞他一生伊川領之

初奔蜀止于涪涪爲伊川讀易之地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能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于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鞓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

紅經紅經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于熱中則無不爲矣

李泰發曰和靖之學直所謂絜靜精微(者)

朱子曰和靖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如此便是平日缺卻諭父母于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黃東發曰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絕口未嘗談禪斯道之碩果不食者也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極尊先生謂其能守師門之說而不變也獨其論先生之辭官則曰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于無過使嘗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一時大臣方且連年趣迫强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尙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是黃氏頗以先生之短于經世爲惜也予則謂不然先生之才未必肆應然使高宗果用先生爲相必不斥趙忠簡張忠獻李莊簡及韓劉諸驍將而殺鄂王矣則于恢復何難之有朱子之論龜山與黃氏之論先生大略相同夫欽宗何嘗能用龜山若能用之則龜山便能用李忠定种忠憲而于攘復何難之有惟其用之不固而但欲置之朝列希太平之自致是則可爲太息者也

和靖講友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思叔先生繹

馮東皋先生理(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和靖門人(胡邵三傳)

呂節夫先生和問

呂和問字節夫文靖公夷簡從曾孫舅廣問仁夫主婺源簿奉先生以俱又有維揚羅靖仲恭竦叔恭亦來客焉于是李仲參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學焉(參朱子文集)

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呂廣問字仁夫和問之弟南渡始家寧國之太平先生自少倜儻能文年二十鄉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廣辟主管機宜文字尋罷屏居黃山之陽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選主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官至權禮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池州徽州先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參南澗甲乙稿)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計議呂先生稽中

呂稽中字德元本中兄弟行也張公浚宣撫川陝辟爲計議官尹和靖入蜀先生是依和靖謂之曰吾老矣此事當屬之子學者來問和靖以屬之先生曰不殊于吾和靖卒爲誌其墓

縣令呂景實先生堅中

呂堅中字景實本中兄弟行也其官祁陽令胡致堂爲作學宮記稱其服勤和靖左右有年今試之政事先生與馮忠恕祁寬同記和靖語

駕部呂仁武先生弸中

呂弸中(梓材案弸中原作朋中誤)字仁武東萊郡侯第三子累官駕部員外郎嘗從其兄遊于和靖之門東萊之大父也

知軍馮先生忠恕

馮忠恕字貫道汝陽人也其父東皋處士理與和靖同學于洛至必同處靖康初和靖被召赴闕先生從之遊紹興中先生爲黔州節度判官和靖寓涪遂畢所學後知梁山軍

隱君祁先生寬

祁寬字居之均州人(雲濠案均州一作均陽)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和靖作論語解稱先生與王呂諸公與有力焉王樞密庶與之善

祁氏師說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于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梓材謹案此條前後皆載伊川學案百家謹案云此條當爲和靖之

所紀乃稱先生則尹和靖也今併歸于此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于理未精失于機會則暗于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隱君王先生時敏

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有師說三卷記和靖之語和靖卒先生爲之立後其教人云學者要識一媿字與恥字一日問難紛然先生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卻不見朱子嘗以書問和靖之學于先生

王氏師說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嘵嘵無益不幾于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曰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偲偲是朋友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嘗執經法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學者但一說提其要而已

時時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粗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其粗糲先生大笑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歸伊川時敏歸語呂丈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邪其人大慚

呂紫微書問釋氏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于生死輪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賢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先生愛潔淨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邪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衲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雲濠謹案諸條所謂先生皆稱和靖蓋德修與韓尙書元吉同師和靖尙書子號著澗泉日記謂德修云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江西通志云嘗從東萊呂氏遊謂大東萊

爾儒林宗派以爲小東萊門人誤矣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睢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譽不終先生獨刻意爲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于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和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爲問和靖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諫上光堯尊號長于典故之學

雲濠謹案先生嘗著卻埽編三卷陸放翁劍南集有是書跋語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國紀五十八卷陳直齋曰其書詳明顧得中而不大行于世鄭學有錢邸舊書傳得之是吾鄭藏書之最先者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陸景端字子正本海寧人其後居吳父韶之任察官以風流文采爲時所宗先生學于和靖學問精深造履清白橫浦極稱之其任監稅時嘗以書託之常中丞同曰謂稅場體例多貪饕此郎乃能孤立其閒中丞試引之座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先生官位所至無可攷晚年以和靖之學傳林艾軒見于宋史艾軒傳而失載其名子讀

施彥執北窗炙輠乃得之因并得其說經之言二條亟喜而傳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于艾軒學案序錄首陸氏亦從信伯遊是先生亦震澤門人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子正謂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為句以伊川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為句直字方有力予深喜其說

又曰子正論易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閉書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其一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說也舊說君子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其實不然甚與予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國任先生材合傳

節推葛德舉先生選合傳

虞仲琳餘姚人為永嘉教授和靖云虞君鄉論甚美于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乃此同邑高材字國任高選字德舉皆登和靖之門

梓材謹案孫燭湖集有云吾鄉之吉村子曰高國任及登和靖尹公思齋葛公之門思齋當作思齊傳寫之誤耳

雲濠謹案先生與弟選皆紹興間登第先生官武當軍節推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少師維之元孫學于和靖而友朱子東萊其壻也徙居上饒前有澗水自號南澗翁累官守建州大興學校召為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潁川郡公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于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衰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其權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于尉橋矣有近衄于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為擬議之策以守為自強之計以戰為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沒彼嘗先遣使于我今又一再遺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魏公不聽所著有南澗集其輯河南師說以和靖右卷首雲濠案先生著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子淲別見清江學案

補

梓材謹案先生子澗泉日記云張子韶在道山時先公得從其門是先生嘗從橫浦遊矣

安撫邢先生純

邢純字叔端和靖壻也為浙東安撫官時和靖依之因卒于會稽

縣令程先生暐

程暐梓材案先生乃伊川之孫和靖壻也為桐廬令和靖嘗依之

縣令蔡先生迨附子武子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識南澗典銓日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為桂陽令以卒其子武子亦俊爽好文參澗泉日記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合傳

黃先生循聖合傳

蔡仍與蔡迨為二蔡及徐正夫黃循聖不可攷或曰皆從和靖于虎邱補

直閣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張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因得還真為給事中高宗即位歷知信州明州處州移守婺州又知宣州建康鎮江府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蓋其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參史傳

附錄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梓材謹案朱子此語則知元用之于和靖固在答問之列故錄補其傳云

口先生伯充

伯充侯其氏嘗問學道緊要于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曰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伯充嘗作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壁閒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說話了

二呂講友

教授羅仲恭先生靖

羅叔恭先生竦合傳

羅靖字仲恭其弟竦字叔恭故開封人也徙居江都私淑程氏之學南渡初東萊呂和問廣問兄弟以和靖弟子講學婺源先生兄弟適往從焉淵源相合以河洛微言共相發明婺源人呼爲四先生仲恭嘗官教授予讀周少隱太倉稊米集與二羅倡和詩極多且備述其避兵遇賊被毀諸事李似之竹谿集亦有與二羅往還詩然究之莫知先生所以私淑程氏者自何人也而攷之志乘竟無有及之者向非朱子之文則先生兄弟泯然矣補

節夫學侶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幼穎悟好學邑簿呂廣問兄和問尹和靖高弟也客于此先生與爲師友紹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以禮樓差考南康軍假道歸迎母就養卒于道朱子稱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甚惜之參姓譜

和靖私淑

憲敏高息齋先生閌別見龜山學案

節夫門人胡邵四傳

隱君李鍾山先生繒

李繒字參仲婺源人絕意科舉築室鍾山朱子嘗與程洵過之講論極稱其文卒表其墓著有論語西銘解子季札從朱子學參江南通志

仁武家學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呂先生大猷

呂先生大同並見紫微學案

惇立門人

林雪巢先生憲

林憲字景思魯人也初寓吳興後寓臨海從徐惇立遊工詩學韋蘇州尤延之楊廷秀嘗極稱之所著雪巢小集二卷先生貧甚壻于賀氏顧辭匳田不受則有得于和靖之教者矣補

子正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國任家學

高先生公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南澗家學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別見清江學案

南澗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鍾山家學胡邵五傳

李先生季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兼山學案表

郭忠孝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續傳

　子雍

　　謝諤

　　　歐陽朴

　　　孟程

　　　左揆

　　　曾震

　　　　子克己

　　　　子克允

　　　　子克寬

　　　　子克家

　　　曾機

　　　曾寧

　　蔣行簡

黎立武　二郭續傳

邵伯溫　兼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兼山學案

祖望謹案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梓材案兼山白雲父子及謝先生傳黃氏補本附列伊川學案謝山則別爲兼山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閱宣和中爲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與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子雍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郭立之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和靖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于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于師者初年之論也

兼山同調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兼山家學（胡周三傳）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兼山之子幼傳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徵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問侍講謝諤曰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所傳蓋得于父于是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淳熙中封頤正先生又令部使者就問先生所欲言時年八十有三學者述其言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包犧氏之畫得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包犧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則是以四德爲二義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言之則元亨陽之類利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卒年九十七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槩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閒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秖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

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閑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殆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五百行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殆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適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傳家易說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不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嘗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變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有四卦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焉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咸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易之皇道備于帝帝之道備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閒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高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于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爲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各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卦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才之體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考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畫而無書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書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耦故有乾坤耦則變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夫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畫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地道存焉三耦爲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耦終不可以成卦也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畫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夫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

生備以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則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以上卦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爻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兼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六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爻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蓋以孔子不嘗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稱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彖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觀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蓋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爻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皆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不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註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獨文言雜之爻中也其彖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以上象

易有彖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習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文言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

繫辭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　以上繫辭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　說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尙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序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　雜卦

附錄

葉水心爲將行簡志曰郭白雲言艮者限也夫艮有止而無限苟虞其未至于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然非止之正也

白雲門人　胡周四傳

學士謝艮齋先生諤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也幼敏慧而愿愨過目不忘有志聖賢之學成紹興進士攝樂安尉境內多盜先生條上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盡散移吉州錄事參軍初吉因死者裹以蕨先生請取船官棄材爲櫝以斂之吉因無暴骨自此始陳氏訴其童竊財匿民家辭頗過實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先生列其不然陳氏得免而茂良亦以是知先生乾道四年廬陵饑老幼萬餘守譙門求振廩官吏失措先生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分宜縣縣負郡十萬緡而歲常賦外又征月樁緡錢二萬先生請于監司免之未得報以丁艱去服除三遷至監察御史卒請免分宜月樁幷秀之華亭亦減之力陳義役之便湖州安吉稅絹向用粗絲名曰屑絹有司欲更之先生言安吉已輸綢又輸綾宜稍寬其絹得如故遷殿中侍御史言士大夫習貪恣而廢廉謹習刻薄而鮮寬厚習汰侈而耻節儉習輕率而昧詳審習詐僞而罕真實習隱蔽而忘忠純宜如成湯制官刑以儆之淳熙十四年除侍御史淮湘夏旱條政事十二失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榷酤之擾如經總月樁之算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陳論已然之惡爲易見未然之奸爲難知奸者冥于心而晦于迹者也上賑濟七策時孝宗重言路嘗曰學術正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公于是以先生恬靜正大除右諫議大夫次年兼侍講先生奏帝王之學稽古爲先六經皆古也而尙書爲先可以證後世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自怠如唐太宗功非不高恨不知學先生因言事無大小在乎立本救弊而已陛下每言執中果中則自然本立而弊除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先生曰伊傅

固善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嘗因夕對及邊事上有棄機會之論先生對曰機會雖不可失亦戒輕舉上再三稱善一日與先生論性上曰朕每愛孔子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簡而易明知御嘗從郭雍有得于此郭雍會見程頤乎對曰雍父忠孝嘗事頤時雍尚幼蓋得其傳于父耳于是加賜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二曰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三曰畏天之威立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四曰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五曰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六曰貪吏虐民戒在莫聽獎廉以激捷于號令七曰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月問猶恐或遺八曰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九曰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詔諛尤害于國十曰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害又論治天下必有家法乃爲長久之計時李后尚未有形迹彰著而先生若有以默識其微者又乞舉人望以聳民聽又陳二節三近之說所當節者宴飲也妄費也所當近者執政大臣也舊學名儒也經筵列職也還御史中丞會薛叔似等補卿監因言壽皇復置補闕拾遺之官用意甚遠今各遷之而實棄之非新政所宜權工部尚書力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得請奉祠紹熙五年卒先生慈祥孝友助以學力志于仁勇于義躬自厚而不責于人雖臧獲亦以忠恕待之嘗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終身用之不盡其在言路務持大體不輕言人過而各德之重人自服之楊公誠齋少許可其所重者晦庵南軒之外必曰艮齋先生是時伊洛之說盛行各有門牆先生爲郭氏世嫡顧不言而躬行弟子數百人隨材教之而未嘗與世之講學者角異同然學者無不稱爲艮齋先生周益公嘗于孝宗前薦先生上曰是所謂艮齋者邪對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知之其爲文得歐曾之法所著有艮齋集四十卷詩書解各二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左氏講義二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孝史五十卷其餘百數十種晚年嘗居桂山學者或亦稱爲桂山先生朱子嘗過之見其破屋蕭然歎息以爲不可及

艮齋先生語

艮者聖人之止无妄聖人之動

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聖賢相似

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則易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辭爲常所以治多而亂少

艮齋二銘

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于行

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无妄

知州蔣先生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也于薛公艮齋爲寮壻在婦翁孫汝翼帥幕中亦嘗聞袁氏之學而其後歸于郭氏以進士累官滁州判完顏亮南下督運天長或言敵兵至矣同行者欲棄芻茭而逝先生曰毋遽走急燔之敵見火大起不進已而有以擅焚檄劾之者制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知海鹽縣太守謂曰縣壞久應輸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儻補足乎先生正色拒之已而一切節省舊欠竟補而新錢亦且有餘及季年餘錢逾萬通判行縣知之促令具鈔先生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通判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君何必留錢爲後人先生贓曰善理財豈美名歟通判慚而止還朝上所著樞言五十篇通判興國大旱且疫空常平以救之徧施醫藥嘗夜半宿村舍累官知沅辰灃靖峽五州王周兩丞相皆知其惠政欲留爲郎先生辭曰重內輕外今之陋也吾老矣不任朝謁知常德府入對爲光宗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閱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數于五等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臟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糴紐貫錢此類聞一知十民何以堪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狠心不厭雖與數州窘自若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于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者一切論奏蠲除光宗首肯之令送中書會留衛公去不行已而知處州以忤權貴人貶二秩罷論者謂使先生入對之言得行不僅一方之利也而弃一州亦不得伸其志可悲矣初郭白雲隱長陽先生將出峽邀之相見于白羊問以得于兼山最要者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先生謝教有白羊問答

艮齋門人 胡周五傳

縣令歐陽先生朴

歐陽朴新喻人也艮齋高弟知衡陽縣嘗作艮齋事實者也

孟先生程

孟程豐城人也少時筆力豪俊艮齋諭之曰詩辭特游士之雄耳先生盍改事經術卒爲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永新人也嗜學進進艮齋爲作務本齋銘

司戶曾東老先生震

曾震字東老吉水人也結髮不弄不妄艮齋雅稱許之晚以試集英得官艮齋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爲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累調廣州司戶而卒所著有臺玉集

梓材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曾其姓括其名爲任其字也一字伯貢後更名震字東老據此則伯虞名機者當即其弟霈之原名蓋伯虞仍以原名行耳

曾靜庵先生機

曾機字伯虞吉水人也艮齋嘗稱之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既累試未有遇曰舉之弗殖則我咎殖而弗穫誰咎哉所居對玉笥諸峯怡然觴詠揭其居曰靜庵周益公銘之曰不出戶庭能定能應晚得末疾謂來問者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所著有靜庵集十卷最稱艮齋高弟云

曾先生雩

曾雩與霈皆東老震之弟東老築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躬率二弟與其子問業楊誠齋稱其父子兄弟講書醲郁誦音弦聲洋洋如也惟先生早卒 參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霈蓋靜庵之改名謝山據底子艮齋傳尚未據云三曾兄弟當是指子司戶靜庵而外其一即先生也

東老家學 胡周六傳

曾先生克己

曾先生克允 合傳

曾先生克寬 合傳

曾先生克家 合傳

曾克己克允克寬克家東老子皆嗜學 參楊誠齋集

二郭續傳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尙書艮齋仕武夷嘗傳其學先生由謝溯郭以嗣其傳號元中子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淳四年進士累官文華閣待制嘗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自號寄傲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疊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震澤學案表

- 王蘋 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再傳，陸學之先
  - 陳長方
  - 陳少方
  - 楊邦弼
  - 章憲
  - 章蒞
  - 周憲
  - 范如圭 別見武夷學案
  -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 陸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 施庭先
    - 方疇 見上震澤門人
  - 宋宜之
  - 曾逮
  - 方疇
    - 附 曾深父
    - 從子 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林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 陸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 並次雲講友
    - 附 晏明中
    - 陳戍

- 尹焞 別為和靖學案
- 張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並震澤講友
-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 李子勉
- 並震澤學侶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 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 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徙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 雲濠案謝山劄記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祕制曰爾學有師承觀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

高宗親征駐驆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愜人望推是心以見於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如天無用心於其間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帝每憚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於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于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祕書省正字金師既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罪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頹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 雲濠案先生著又有易傳見尹和靖書時曾館于書也 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第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偉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邪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昔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甚詳曰中無倚著若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

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爲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

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梏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閑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卽羣后德讓之心卽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憒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似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予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閒曰洞達無閒豈止塞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繆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繆

震澤文集

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想所謂曉也于道旣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尙存則不密矣如釋氏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繆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約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爲附錄又一條移爲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論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卽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

苑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苑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以上記善錄

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謹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錄之上半截也移入于此謝山原底于王學士旁注云王蘋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而其所以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爲誠

林拙齋紀聞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旣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僧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閒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畫筆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梨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別爲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繹別見伊川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錄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予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爲而爲之未若無心而柔嘗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渟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子嘗有意于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 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 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第侁之子也紹興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母爲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游隱居步里閉戶研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于自得所著書曰步里客談尚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上蔡語論辯證學者稱爲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以先生爲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爲江表民語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爲一帙者遂幷以爲上蔡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尚有其書而今亡矣弟少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閑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悶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釋褐太學博士踰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漕節不務鉤致其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吳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逖 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爲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尤重之邃于春秋學者稱爲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爲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逖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勤而求之子子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永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埽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尚未敢今二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爲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並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 雲濠案當作族姪 德操與橫浦爲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輠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

如此也惟命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又曰庭先見子曾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真踐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宮教宋先生宣之

宋宣之字□□不知其何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録其語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爲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附翁深父

方翥字次雲莆田人也元寀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慕嵇阮之爲人先生笑曰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到官三百日而去自是闔門佚宕于風煙無人之處已而有薦之者召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罷遂乞外先生吐棄一切章句大略與艾軒等亦不肯著書有所嘯詠出于偶然艾軒以爲孟浩然一種詩也周教授伯忱見之亦以爲豪傑之士其卒也艾軒爲之受弔

附錄

從兄略爲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語先生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先生既第不涉仕途凡十八年盡讀之

教事臺官施庭先而與陸子靜林謙之爲友朱子過莆謁先生甚禮敬之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次雲先生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時一點也無

次雲講友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施氏門人 胡氏四傳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見上震澤門人

次雲家學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晏先生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陳先生戊

陳戊字可行

梓材謹案晏陳二先生謝山稿底附載震澤學案中未詳其里居師承姑附以俟攷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劉李諸儒學案表

劉絢

李籲

侯仲良
- 胡寅 別為衡麓學案
-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 胡宏 別為五峯學案

劉立之

朱光庭
- 朱右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邢恕 並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 子 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張繹

馬伸
- 何兌
  - 子 鎬 別見晦翁學案

吳給

周孚先

周恭先

晏敦復

袁溉 附師薛翁
- 薛季宣 別為艮齋學案
- 蔣行簡 別見兼山學案

焦瑗
- 沈銖
  - 子 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 子 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 舒烈
  - 孫允
    - 子 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沈鏗
- 沈銘
- 高閌 別見龜山學案

周純明
- 趙敦臨 別見龜山學案
- 童大定 別見龜山學案

孟厚

馮理
- 子 忠恕 別見和靖學案

范棫

謝湜

李參

譙定
- 劉勉之
- 胡憲 並為劉胡諸儒學案
- 張浚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 馮當可
  - 李舜臣
    - 子 心傳
      - 高斯得 別見鶴山學案
    - 子 道傳
    - 子 性傳
- 張行成 別為張祝諸儒學案

翟霖

趙彥道

唐棣

暢大隱

范文甫

暢中伯

李處遜

林大節

張閎中

邵溥

李處廉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李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梓材案程子門人自滎陽上蔡龜山廌山和靖兼山震澤各立學案外並入是卷

表劉李諸儒學案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先生以祖蔭爲壽安縣主簿移獄之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十二三先生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鄭公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侍郎韓公維樞密王公巖叟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二先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齓時卽事二程受學焉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爲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少通春秋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作傳未就旣病與李端伯言曰每瞀閱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爾

附錄

先生歿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曰質夫沛然

侯仲良曰明道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謝上蔡曰朱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爲多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李籲字端伯緱氏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先生與劉質夫才器志尚頗相同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又云明道語錄只有端伯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端伯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先生歿追悼之曰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附錄

呂正字祭先生文曰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李校書嘗記二程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道之說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侯荊門先生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子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欲館先生于其門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先生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先生先生不往或問之先生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嘗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權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遣子宏從之遊

附錄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說侯子論語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濃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略時有罅縫不得于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承議劉先生立之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嘗宦晉城爲承議郎敘述明道事迹者其父

與二程子有舊先生早孤數歲即養于二程家娶二程叔父朝奉之女郭白雲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參伊洛淵源錄

雲濠謹案宋劉氏名立之者二人其一臨江人字斯立衛者主客郎中叢公是公非二先生之父

學士朱先生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嘉祐二年進士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垣曲以樞密臣薦召對呂汲公大防守長安辟簽書判官司馬文正薦召爲左正言歷左司諫右諫議給事中出知亳州復召爲給事中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受學于泰山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終身力行之雲濠案范內翰爲先生墓誌云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云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云云此傳似誤合爲一後從二程于洛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其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于流俗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原本先生傳在泰山學案其後補本又有傳在伊川學案一人不載兩傳先生爲程門大弟子故于泰山卷標其目而傳與附錄併入于此

附錄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

神宗召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閑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論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咎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出知亳州

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閒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原注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胡文定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閒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加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宗羲案朱子言公掞文字有尺幅是見得明也然攻蘇子瞻策問有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公掞爲左司諫即奏學士院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此等舉動與孔文仲實在百步五十步之閒洛蜀相持使小人收漁人之利只是見不明也

尙書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其行事詳具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會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閒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參伊洛淵源錄

附錄

上蔡語錄曰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伊川門人

張思叔先生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初以文聞鄉曲一日以科舉之學不足爲適小程子歸自涪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往受業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歎曰人能如此則無不可爲之事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先生與和靖也

張采謹案思叔大約英分多故有得孟子此兩句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即授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張橫浦曰惠即吉逆即凶非于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閒規規以疾人爲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即惠吉逆凶之意

侍御馬東平先生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伊川程子時學禁方興伊川固辭先生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伸朝聞道夕死何憾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先生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同院無肯連名者先生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先生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于強寇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爾忠臣義士未即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即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否則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伸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孟后垂簾追還僞赦遣使往迎康王既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乃先奏孫覿謝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又奏黃潛善汪伯彥罪惡摭其所爲貽辜倚任陛下隱忍不肯斥逐中原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恚甚必欲殺之責以言辭不實降監濮州酒稅濮逼近敵境先生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廣陵陷黃汪始以誤國竄殛乃召先生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文定安國言贈諫議大夫先生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于爲義而所蘊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山東已擾家倘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門人何兌爲辰州通判覩鄆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他人莫預兌即徑取先生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待制吳先生給

吳給字敦仁□□人嘗爲左司郎官見建炎時政記

梓材謹案先生爲伊川門人官至徽猷閣待制見道命錄

鹽場周先生孚先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雲濠案伊洛淵源錄作毗陵人與弟伯溫俱從伊川學伊川嘗謂先生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太學先生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伯溫終坑冶官

坑冶周先生恭先

周恭先字伯溫伯忱之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先生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伊川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兄弟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釋褐授坑冶幹官每以沽名爲戒謂子孫曰吾歿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終身恬于進取參

侍郎晏先生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臨川人元獻公殊之曾孫也少學于小程子第進士累官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除給事中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真拜吏部侍郎檜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先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檜倡屈己詐和之說先生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檜使所親諭曰能曲從兩府地旦夕可至先生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卒不能屈先生靜默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鯁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謂無

忝爾祖矣

進士袁道潔先生溉 附師薛翁

袁溉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于河南二程先生舉進士免官避地□州西山中建炎初羣盜劫山先生又避于京房山谷閑王彥卿卽其廬就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轉徙山南時進士屢試宣撫司或勸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鄰里莫詳其蹤步先生以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縱論六經薛翁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謹受教薛翁喜因以所學授之自是先生所爲益純粹近古由關至夔口岳閑府飛欲延致幕下先生見而出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難乎免矣因家于荆州往來夷陵稀歸諸郡與士大夫言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病作歿于二聖寺年七十無子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于易理尤精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與王樞密庶故舊樞密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樞密死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遽行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鄉社義兵所在聚保先生累以奇計破賊蓋先生嘗爾才之際文章智略皆足以資世用乃百不施一竟以窮死是可哀已薛艮齋季宣其高弟也嘗爲之傳且曰先生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忘之矣 參薛浪語集

梓材謹案此傳本艮齋所作先生傳少學于河南二程則本之艮齋學案主一案語第攷呂范諸儒學案明傳云從二程受學二程謂小程子蓋以明道爲大程卽以伊川爲二程也此二程則亦小程之謂耳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東人也嘗遊伊川之門以避地至鄞高憲敏公趙庇民童持之輩以其所得共講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是日益講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史忠定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塘譽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溧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執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涵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寬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 補

進士周先生純明

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都官長孺之子也長孺受業康節早卒康節撫先生如子教之讀書因爲求昏于伊川康節歿先生從伊川卒業喪其嫡母又有所生母之喪疑于爲服爲□伊川亦未決康節之子伯溫以問司馬溫公溫公答曰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所謂遭同月者也今律令嫡繼慈養諸母皆服齊衰三年則固當同服而設位則當于他所蓋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是其尊卑不可混也伯溫以語先生遵而行之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冀機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二公皆同齒也先生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固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先生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馮東皐先生理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皐居士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和靖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和靖稱東皐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伊川問之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頤亦有一奇特事請問之伊川曰每食必飽 參伊洛淵源錄

范先生棫

范棫 雲濠案一作域 洛陽人程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二程遺書伊川祭文後載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棫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云

博士謝先生湜

謝湜字持正，金堂人。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小程子之高弟也。著有易記。

謝山答臨川雜問曰：謝湜于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讀。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實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為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李先生參

李參

梓材謹案：先生塙信之弟學于伊川者，觀程氏春秋說附見武夷學案茅堂傳。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氏。郭氏世家為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先生後至京，聞伊川講道于洛，特往見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靖康初，中丞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即位，許翰又薦，實甚與中貴人鄭鑽以衣食不受，會金去，先生袖而歸之。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復歸蜀，愛青城大峨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後以易學授劉白水勉之、胡籍溪憲，而湯時行、張行成則得先生之餘意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二云：有及相隨從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于程門是也。是先生在程門私淑之列，于諸弟子當分別載之。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與白水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儒言魏公常從譙天授遊，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萬氏儒林宗派圖以先生為程子門人。

翟先生霖

翟霖，正叔先生之徒也。嘗送正叔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正叔令轉倚勿背。乃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或因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梓材謹案：此段本在龜山語錄，移以立傳。

承議趙先生彥道

趙彥道，程氏弟子。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蓋字景平，取王道平平之義。有問答語，見程氏遺書。

雲濠謹案：邢居之譖尹和靖之說云：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承議當即先生。

祕書唐先生棣

唐棣，字彥思，宣興人。雲濠案：一作咸陵人。官祕書丞。有語錄一卷，見遺書。參伊洛淵源錄。

暢先生大隱

暢大隱，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言先生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同上

范先生文甫

暢先生中伯 合傳

范文甫、暢中伯二人，不詳其名。見唐彥思錄。同上

舍人李先生處遯

李處遯，字嘉仲，洛人。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揚。同上

林先生大節

林大節，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言其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同上

張先生閎中

張閎中，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伊川文集。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蓋皆伊川之徒。

待制邵澤民溥

邵溥，字澤民，百源之孫，子文之子也。進士第。靖康初，為戶部侍郎。高宗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晁崇福。梓材案：原文作師事崇福十二父。崇福蓋晁子止從父說之之道，奉祠崇福宮而終，故謂之崇福云。詩文早有能聲。有邵氏集十二卷。參鄭樵書志。

梓材謹案：澤民嘗及伊川之門，謝山學案劄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開基所創也。國城中副留守邵溥取而藏之。發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以為獻，故序錄言其委蛇僞命，則有補

于師門家學者矣

縣令李□□處廉

李處廉者永嘉令也紹興七年以贓敗詔貸死籍其貲論者以之攻伊川補

梓材謹案是條本係謝山學案劄記以之爲傳列于小程子門人之末亦瑕瑜不妨並見也

荆門門人胡周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和叔家學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東平門人

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何兌字太和武陽人官于辰陽始爲小吏南方會東平馬先生以御史寘尉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中庸于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東平以言事謫死先生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端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于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晚以東平移書爲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遂繫詔獄削籍投荒終不自悔以卒其身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爲之記參朱子文集

雲濠謹案學案東平原傳以先生爲邵武人邵武府志則謂上蜀人宣和元年進士謝山底本劄記載何兌龜津易傳龜津其自號也易傳今佚見朱氏經義攷

道潔門人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知州蔣先生行簡別見象山學案

公路門人

簽判沈公權先生銖

沈銖字公權定海人紹興五年進士簽書鎮東軍判官終承務郎嘗學于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篤實莊敬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悌于家行著于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先生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先生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先生家法子煥炳補

沈先生鏜

沈先生銘合傳

沈鏜沈銘簽判弟兄弟皆焦先生公路之高弟也其事公路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而假借公路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補

梓材謹案此傳自謝山所作焦先生傳分立之原文但云沈簽判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二先生之名據沈氏譜補之

憲敏高息齋先生閌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並見龜山學案

東皐家學

知軍馮先生忠恕別見和靖學案

天授門人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

馮時行字當可蜀人嘗從譙天授遊紹興閒以奉禮郎召對言和議不可信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忤旨秦檜遂謫先生知萬州尋抵以罪參史傳

梓材謹案程沙隨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又案先生之文號縉雲集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龜津家學胡周四傳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別見晦翁學案

公權家學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公權門人

進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縣人乾道八年進士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其先人懶堂中丞亶也補

梓材謹案此傳謝山兼敘頫堂今節之爲立傳于士劉諸儒標氏門人之末

教授孫先生允

孫允鄰縣人監嶽吉甫之父也從鄉先生沈簽判學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 參至正四明志

縉雲門人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紹興末張魏公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有治聲教授成都府改知饒州德興縣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閒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先生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二篇朱子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參史傳

梓材謹案黃勉齋爲寶之道傳墓志云自宗正公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諸子必以聖賢爲法

教授家學 胡周五傳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思家學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初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以薦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爲工部侍郎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于此極也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初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長齋項平甫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辯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參史傳

微之語

陳瑩中諸公但攻荆公坐象爲僭不知三代典禮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視人主之拜跪爲逆禮此學術不醇之過也

梓材謹案盧氏藏鈔謝山于是錄標云入微之學案是謝山本爲先生立一學案而序錄無之故以其家學並入于此

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道命錄序

嘉定十七年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喟息痛恨于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譏詆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閒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也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

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于道學也其庶幾乎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雲濠案：先生由隆州徙居吳興。先生少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由進士第調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先生先生以義折之棄官歸曦平詔以先生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時累遷著作佐郎首言人才之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義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語侵先生先生不爲動以著作郎出知真州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真西山賑饑窮冬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子社倉法入除兵部郎官辭未就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賜謚文節先生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于正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于踐履氣節卓然于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西山造焉臥榻屏閒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爲虞先生剛簡墓志云：壽鈞應壽李陽，又得與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約虞黃李愚叔廷平程子眞漢嘉薛仲章同鄭程叔達李微之貫之廣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與切磋于義理之會，是先生兄弟固二江諸子學侶也。

雲濠謹案：謝山李臨川帖子云：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審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之于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于朱子是也。文惠當是文節傳寫之譌，四川通志作文靖。又案宋史端州李衍書大性錄，文惠孝宗朝與陳止齋等以言事去，然未言其私淑朱子也。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之季子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示過其實帝曰實者何在先生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參史傳。

秀巖門人。胡明大傳。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別見鶴山學案。

朱氏續傳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

呂范諸儒學案表

- 呂大忠 汲公兄
  - 馬涓
  - 張曙
- 呂大鈞
  - 子 義山
- 呂大臨 並汲公弟
  - 周行己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 許景衡
  - 沈躬行
  - 謝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 蘇昞 並橫渠明道伊川門人安定高平濂溪再傳
- 范育
- 游師雄
  - 子 [illegible]
- 种師道
- 潘拯
- 李復
- 田腴
  - 呂好問
  - 呂切問 並見滎陽學案
- 邵清
  - 子 整
    - 蘇大璋
  - 從子 景之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張舜民
- 薛昌朝 並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宋元學案卷二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呂范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會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案黃氏本以三呂及其門人別爲藍田學案今從序錄別呂范諸儒學案之首

張程門人 范周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呂大忠字晉伯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家焉父比部郎中蕡六子五登科先生其長也皇祐中第進士歷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遼使屈乃移次于長城城北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時先生晉秘書丞丁艱議奪情副常鄉劉忱報使先生辭未行忱已使回遼使又至召同忱入對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如何神宗曰是何言也先生曰然則安可以代北啓其侈心忱曰大忠之言社稷至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先生之不可奪也先罷忱先生遂乞終喪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先生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傳城安西王文郁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先生議不合紹述黨禍起降待制第汲公大防連遭貶謫先生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致仕卒復龍圖直學先生性剛毅質直勇于有爲與其弟和叔大鈞與叔大臨俱遊于張程之門伊川曰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橫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之既多且貴而皆賢者呂氏也先生爲從官歸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于學者多面折其短而樂于成人雖汲公未嘗少假顏色也嘗坐堂上汲公夫人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邪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爲之媿謝每勸汲公辭位以避滿盈之禍云

附錄

上蔡語錄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圖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知力行近乎仁力行關甚愛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上蔡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晉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三原縣移巴西侯官涇陽以父老皆不赴丁艱服除以道未明學未優不復有仕進意久之大臣薦爲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元豐五年卒疾革內外灑埽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歿先生爲人剛質常言始學行其所知而已道德性命之際躬行久則自至焉橫渠倡道于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于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于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子義山

呂氏鄉約

德業相勵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 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

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進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正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于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送迎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柬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皆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監司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間置大杯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儀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

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用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厚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可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贈賻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繼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百家謹案朱子有增損呂氏鄉約改德業相勵爲德業相勸

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庶人相襚又有含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椁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食老聃曰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祖而賵焉賵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帛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于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平日見客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引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饋奠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

無受焉必以他辭者免異衆嫌庶幾其可也

附錄

先生少時贍學治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其師說遂還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反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爲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皆可推行

丁比部憂自始喪至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一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百家謹案先生比部蕢之第三子也既事橫渠卒業于二程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橫渠嘆以爲秦俗之化和叔與有力焉又嘆其勇爲不可及也爲宜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使李稷檄爲從事既出塞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經略安撫使种諤諤素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先生告以稷言諤曰吾受將命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正色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意折乃竟許稷還是非先生之剛折不撓正氣屈諤稷雖免矣彼平居高談性命臨事蓄縮失措視先生直如豘豕耳橫渠之嘆爲勇不可及信哉

眞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弟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廕入官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姜定庵曰朱子評此銘謂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曾說著本意今細玩之立己與物私爲町畦此言未克以前事似亦無傷

未發問答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與叔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梓材案子居和叔子傳見後

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爲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

百家謹案此條卽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子劉子曰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真消息也又曰一喜怒哀樂耳自其蘊諸中言則曰未發自其見諸外言則曰已發蓋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又曰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于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而愼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于後世而聖學晦矣

語錄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云赤子之心視聽言動與心爲一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世故日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爲不失獨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紅萬紫總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講求則翦綵作花終無生意此說可謂盡赤子之心矣百家因思前未發問答中伊川云赤子之心不可謂中一語反不如先生之語無病蓋赤子之心如穀種滿腔生意盡在其中何嘗虧欠極大人之能事豈能于此穀種之外添得一物

我心所同然卽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卽天心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閒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

自灑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所得亦有大小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坼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呂博士說 補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田誠伯曰讀呂與叔中庸解想見其人 補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宗羲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爲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亦云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卽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又曰與叔之文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百家謹案先生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悉實可施行也呂氏六昆汲公旣爲名臣更難先生與晉伯和叔三人同德一心勉勉以進修成德爲事而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嚴異端之教富鄭公致政于家爲佛氏之說先生與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哉鄭公謝之其嚴正如此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書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爾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善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四箴但緩散舉固講學中事也曾子仁以爲己任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呂大臨克己銘方以不仁爲有己所致其意鄙淺乃釋老之下者 補

博士蘇先生昞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學于橫渠最久後師二程和靖初爲科舉之學先生謂之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抑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和靖未達他日會茶先生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和靖有省先生令詣二程受學 梓材案和靖本從明道此二程當作小程 元祐末呂晉伯薦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卒

百家謹案先生得罪遭貶行過洛館和靖所頗以遷謫爲意和靖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當欣然赴饒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先生渙然冰釋孫鍾元先生曰季明能成彥明于始彥明能成季明于終朋友之益大矣哉

附錄

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是修省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讀書卻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橫渠學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論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橫渠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支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輕用之爾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知韓城縣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

州危則熙河有腹脅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受學橫渠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還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羌搆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先生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先生欲先發以制之請于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先生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卒破洮州擒鬼章捷聞百寮表賀遣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爲徼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權副陝西轉運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河之役可謂高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惟將士勳勞未錄此爲歉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之後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先生之學以經世安攘爲主非瑣瑣章句矇瞳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氣豪邁于事功多所建立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修

謝山游景叔墓誌跋曰游先生墓誌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龢其篆則章公楶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此爲之喜而加餐 梓材案宋史云學于橫渠

忠憲种先生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少從橫渠學以祖世衡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臧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之盡護諸將諫曰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乎貫不能對先生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溝帝思其言召用之已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先生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至洛陽以其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後加贈少保諡忠憲 修

祖望謹案橫渠弟子埒于洛中而自呂蘇范以外寥寥者呂蘇范皆以程氏而傳而南渡後少宗關學者故洛中弟子雖下中之才皆得見于著錄而張氏諸公泯然可爲三歎予于宋史得游种二公于晁景迂集得張舜民于童蒙訓得田腴于程子語錄得薛昌朝于閩志得邵清而潘拯乃關中一大弟子竟莫得其詳

潘康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關中人嘗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于不同不知如何持守程子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參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遺書卷十五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伊川先生語或云明道先生語又案伊洛淵源錄龜山誌銘辨云凡公卿大夫之賢者于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進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尙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子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據此則先生之事橫渠可知矣

修撰李潏水先生復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 雲濠案先生世居開封祥符以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關人蓋傳寫之誤 學者稱爲潏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生于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略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先生方爲熙河漕使詔下委之先生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二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鵲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非若古時之

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崤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僦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略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荊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譬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先生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修）

祖望謹案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洪文敏公特載二疏于隨筆中稱其忠鯁然似未知先生之死事者若知之則宋史曾經文敏之手不應但附見之邢恕傳中也予讀樓宣獻公集始得之先生論孟子集義養氣之旨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稱其能得大旨所著有潏水集今無傳予從三館中得見永樂大典則先生之集在焉（雲濠案潏水集四十卷乾道間刻于姚郡郡朱子所謂信州本後多散佚今存十六卷其間有經解易象算術五行律呂及所上奏議詩則失傳久矣）大喜欲鈔之而予罷官遂不果

梓材謹案宋有兩李復一即先生一字信仲見水心集謝山答臨川雜問云潏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

太學田畯伯先生腴

田腴字畯伯安邱人也後徙河南從橫渠學而與虔州宿儒李潛善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尤不喜佛學力詆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建中靖國間以曾子開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先生之叔明之安定先生高弟也其學專讀經書不治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皆不足治而先生不以爲然曰博學詳說然後反約如不偏覽非博學詳說之謂也先生嘗言近世學者無如橫渠先生正叔其次也蓋其守關學之專如此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之（補）

田先生說（呂紫微居仁記）

予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嘗使氣勝之自知如此未得爲善

祖望謹案此不免把捉故未善

居敬行簡之言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

祖望謹案李君行亦然

公羊不知聖人之意立言多害如母以子貴及人臣無將至令兩漢時尊丁傅及誅大臣蓋用公羊之說

讀經自當先看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

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

祖望謹案先生叔明之謂讀經不必看諸家故先生有前一條之說而又以此一條防其弊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田先生說凡六條其一條移爲藍田附錄

太學邵彥明先生清

邵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諸生有十奇士號先生與焉嘗從張橫渠學易遂不復出有故人任河南尹召之先生曰子以富貴驕我耶卒不往（參姓譜）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慶歷中范文正公見其所作異之舉進士爲襄樂令新法行先生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已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坐軍中作詩訕謗謫監郴州酒稅以赦得原元祐初司馬溫公舉先生才氣秀異剛立敢言召試得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疏論西夏強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左遷判登聞鼓院臺諫交章爭之請還先生職名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還除直祕閣陝西路運使俄知陝州徽宗即位韓儀公忠彥爲左相除諫議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極陳陝西之弊河北

之困尋爲吏部侍郎兼侍講時儀公引范恭獻公純禮爲右丞而召劉公安世呂公希純還禁從以先生列九卿朝班有起色門下侍郎李清臣恨之首罷右丞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使不得入朝又出先生以龍圖閣待制知眞定儀公不能遏也曾布爲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二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報罷而先生亦以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逐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謗落職知鄂州然清臣亦爲布陷出守北京先生遂坐元祐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尋復集賢殿修撰致仕其歸也杜門自守不見賓客時爲山游跨一羸馬葛巾道服飢則啖麥一甌人皆服其清德紹聖中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少慷慨論事其使遼也見邪律延禧爲皇太孫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姬侍因著論以爲他日必有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朝者當不四十年見之其文豪邁有理致而尤長于詩自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雲濠案畫墁集今存八卷先生之從橫渠學見于晁景迂集中他書無所攷也攷橫渠之卒先生爲之乞贈于朝以爲孟軻楊雄之流且景迂及與先生遊者必不妄惜乎畫墁集今世無是本予雖曾從永樂大典中見之而未得鈔其論學之緒言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呂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澹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今檢謝山補撰張先生傳已入其中則此乃采入諸學案而未刪去者也故予從紫微學案節之

殿丞薛先生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程子嘗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于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陳古靈嘗薦先生于朝曰才質俱美持法端直可置臺閣時先生爲殿中丞充秦鳳熙洛路句當補

晉伯門人范周三傳

臺諫馬先生涓

馬涓字□□南部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娶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晉伯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以爲得師焉後立朝爲臺官有聲崇寧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參姓譜

附錄

□□□曰馬涓官南京元城在焉涓廷試日元城作詳定官所取也而涓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涓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于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懽補

太學張先生瞻

張瞻字景前□□人晉伯爲秦帥先生之父爲倅遣之聽講及入太學晉伯曰微仲弟不必見不如見與叔弟其時汲公爲宰相而晉伯以爲不必見則知先生蓋亦有志于實學者也

和叔家學

呂先生義山

呂義山字子居和叔先生之子也范侍郎育稱其能紹家學亦嘗請業于程門與叔嘗致書伊川先生書曰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唯望乘閒口論義山傳誨一二幸甚是先生能傳程門講席往復之語其有得于學可知矣伊川與與叔先生解中字不可即謂之性先生對以中者性之德伊川以爲近之補

祖望謹案和叔止一子見行狀則義山之卽爲子居無疑程子集中註云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夫和叔之子卽義山也一云二字蓋門人不知而誤增之胡文定公又疑其爲邢子居則尤無稽之言關中自南渡後道梗不通接藍田學派遂至無徵今僅得列名學案而其生平之詳不可得而攷矣

藍田門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閤門謝先生天申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景叔家學高平三傳

運使游先生巇

游壜殿院師雄子也知眞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先生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柰何諸縣且行矣先生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先生乃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先生曰不然吾所以不徵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先生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貲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斂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坌集米價頓落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遺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先生爲河北運使參北盟彙編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標目有先生之名而未爲傳其名作議蓋本施氏北盟彙編也近得游景叔墓誌石刻于諸味青學博星村叢景叔諸子名皆從立先生爲景叔第三子舉進士則作[illegible]爲是云

誠伯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彥明家學

邵蒙谷先生整

邵整字宋舉彥明子自號蒙谷遺老與從□景之以家學自相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邑人蘇大璋從之遊終其身先生少嘗從合沙鄭少梅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參姓譜

教授邵先生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蒙谷門人高平四傳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顯之古田人也學于蒙谷先生少穎悟年十二通周易成慶元進士爲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爲己任召試館職除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歸自號雙溪補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 族孫 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表臣
- 子 松年
  - 曾孫 濚

王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 潘凱
-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伯熊 浮沚私淑
- 弟 伯英
- 從弟 伯謙
-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 朱伯起
- 木待問 別附艾軒學案
- 胡一桂 別見木鍾學案
- 節鄉續傳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並公叔講友

郎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淳 別見艮齋學案 並景望同調

許景衡
- 李迎
- 林季仲
- 林叔豹
- 林仲熊

謝天申 並伊川藍田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再傳 高平三傳
- 林季貍 別附 蕭振

沈躬行 伊川藍田塘與深父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荊公管氏再傳 高平古靈三傳
- 從弟 琪
- 從子 大廉
  - 從孫 季豐
- 從子 大經
- 從曾孫 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劉安節
- 弟 安禮

劉安上

戴述
- 弟 迅

鮑若雨

潘閔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郛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趙霄
- 弟 霑

張煇
- 子 孝愷
  -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 諸葛純
  - 子 說

蔣元中 並周許講友

蔡元康

潘安固 並周許學侶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軫——子天益 並平陽續傳

[seal]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嘗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為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為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第也其學亦頗啓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永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爲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 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清敏公爲司業一日騶從閧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清敏爲巽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糴場以便從學先生未達時從母有女爲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瞽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當慎之其後先生嘗屬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是擺脫不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劾先生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爲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鄆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案陳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雲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萬歷溫州府志攷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溫志蓋傳譌也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予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嬪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譏然攷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尙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晛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修

浮沚語

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學得鄭伯熊爲之弟子梓材案鄭先生爲浮沚私淑弟子其後葉適繼興經術文章質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煇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爲張南軒高第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僦室浮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蕞然小洲緣以勺水予視吾生若漚起滅不常若萍去留無止于是名之曰浮沚其西爲閣名曰漚閣其東爲軒名曰萍軒其北爲室名曰桴室室者窒也窒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引舟而渡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爲洲因洲而爲室因室而爲名因名而爲義皆浮義也故吾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生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爲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歷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賦平依舊徵之先生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爲歲額之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童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譚稹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

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祗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祿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切省絶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黼亂政日甚先生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虛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數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愼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適知洋州吳嚴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之賢而誤達于黼以是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鯁直之士李光程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南仲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爲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爭之不報已而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絶高宗即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撼之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愼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申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旣降請授以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幸建康黃潛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尚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尚書之命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當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閒爲上極言之潛善等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奈何遂止有從臣汙僞命者宰相以其有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請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簡公謗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謗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位議亦罷而忠簡累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鎭未復不宜居危地南陽漕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汜水高宗尚在廣陵先生請幸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棣將入洛者高宗懼遂下還京之詔汪黃實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暍疾舟至京口而卒夷攷當時之議自以李宗之北面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怵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太息者且汪黃之主東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牧圉之備羽書猝至狼狽渡江然後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遜而小人當媿死矣故先生旣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慤許景衡者賜諡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僦官屋詔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三十卷雲濠案橫塘集四庫書著錄二十卷予從永樂大典中曾見之以下補

先生論學詩

咨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閤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以賢良薦知閤門

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佃豈其人有二名邪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旣而許公景衡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繼從程呂二氏問學此即謝山所謂止齋集名佃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也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奧先生林石遊安定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爲依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句舊仍稱水心之說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何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

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搨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庋焉子爲名曰探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案慈湖作探明閣記謂彬老爲仲一族曾王父則仲一乃彬老從曾孫非其孫也詩曰嘗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焚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荊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荊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之矣且荊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荊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謹案浮沚爲先生父子正墓誌云洛陽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實終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據此則先生又爲龔氏門人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率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嘗句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卽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爲宮官所誣劾謫守饒州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闢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慼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之矣所著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許橫塘銘先生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數琢始乎致知物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迫隘獨恢廓衆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

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害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條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卽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睿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爲死黨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鉗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己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豫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廷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薿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瞑目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待制歷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陞壽州爲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

卷今止五卷非足本

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語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爲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二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爲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決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尙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

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

教授戴先生述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之得其卷以爲老儒擢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爲小劉先生妹壻遂同遊于程門求爲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爲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爲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遷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沚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既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爲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二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敬亭先生張思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友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錄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邪或告曰公之族兄弟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喩

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謂爲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

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閔

潘閔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爲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黨錮之禍正烈遂隱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合傳

陳先生經德合傳

陳先生經邪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邪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曰盈天地閒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邪爲洛學私淑然攷溫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邪永嘉鮑若雨俱受業二程之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爲程門弟子第以經邪爲經邦弟經德爲經邪弟許橫塘爲其祖宗偉墓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邪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邪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謂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親許某則其同在程門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霄附弟霖

趙霽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爲洛學成崇寧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爲之丕變時稱爲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霑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爲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節而不撓視古人爲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煇

張煇字子充永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識之曰是自衙也與橫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爲洪州教授以薦爲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爲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卽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淑也然永嘉之爲洛學者尚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

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慨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邪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邪馳歸果父病尋愈學以誠正爲本龜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生之說幷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曰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爲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頤平陽人也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巾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以上補）

浮沚門人（胡瑗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清約宋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爲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修）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苕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遊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爲永嘉周浮沚先生壻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苕上□□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槀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蘆山老人嘗稱寓暨陽竹軒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弟叔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躬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郎官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爲郎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令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雲濠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聞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貍（合傳）

林仲熊季貍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

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墉故，少受業于許氏。成重和進士，爲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見蔡令。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廣陵，東南警擾，一日發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不調。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外補。已而復召爲祕書郎。當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傳弟子最有聲者，上蔡之門則朱震，龜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樗、高閌，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翬以私淑起。見李心傳道命錄 未幾宰相趙鼎爲秦檜所擠，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煒，再謫池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敷文閣學士卒官。雲濠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文公蕭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爲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冠昏飲食皆放古制。學者稱爲嘉慶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 附子季豐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爲樞密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溪輓之曰：「能將一鍼字了卻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豐字儉先，亦篤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重之。

論辭說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

宰予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爲宰予好內，而懷安竊以爲不然。宰子固不至是，聖人亦不探人之微至是也，但昏惰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爲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論爲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專爲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石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尤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累舉恩主潼川鑄，奉南嶽祠。沈氏自石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 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宣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糾義兵禾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略，盜至，共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寒疾，遂卒。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以上補

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永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鄉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嬋媛云。參陳止齋集

浮沚續傳 胡周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澹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爲有孫覿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暇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課政以最入朝政府將以爲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閒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慤而澹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 補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淳夫舅甥之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縮再役先生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諡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小鄭公喜賢借一介之善雖聲行縣絕必引進之乾淳之閒永嘉學者連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率嘗見張宣公之文謂歸愚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嘗納交焉呂成公尤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悃愊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顧徇道寖實視退如進敭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逮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書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己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冗官也吾方譏當省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戇語有記聞 雲濠案先生集已不傳今惟敷文書說一卷行世 判官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 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郎先生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別見艮齋學案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夔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傑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 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 附子天益

劉軫字德輿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益傳家學有錡坡集嘗應嘉泰賢良上書極陳時政不報 補

梓材謹案是傳原底有舉于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徐子宜之徒又標題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列徐子宜爲平陽續傳而以先生次之于張忠甫亦不相遠云

景望家學 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鄭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著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衞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術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承嘉周浮沚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沚以歸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爲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謝山劄記謂先生著有陰陽精義二卷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參葉水心集

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永嘉人也隆興癸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然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荊溪吳氏言其貴後頗侮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靡也補

石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量先生濼

吳濼字子量表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閒葉味道陳埴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弟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濂登淳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育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量門人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永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丐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參溫州府志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別見木鍾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二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杜可大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張嵲

張峋

周長孺——子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寶——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楊國寶

姜愚

張仲賓

侯紹曾

鄭夬

秦玠

並百源門人

宋元學案卷三十三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崏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受辟咡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案王張諸先生傳原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爲康節弟子學案後又定爲王張諸儒學案伯溫爲邵子家學已見百源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瓌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蓋康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劉復之亦作劉復初彭復傳傳立皆能前知云

宗羲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

常簿張先生崏

張崏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纔一二而已足以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峋

張峋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春走謁京師雲濠案先生嘗官太常博士康節慨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相見也及秋而卒補

祖望謹案子堅嘗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崏與其弟峋同登進士第嘗從邵康節學是子堅乃子望之兄然直齋言崏從康節而不及峋亦屬抵牾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爲衛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過事即發既從康節即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爲普城令卒其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補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懇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頗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以道于紹聖間遇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溫得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易修

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人其爲人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于朝雲濠案先生官至學士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黄氏本在伊川學案爲程門弟子攷邵氏聞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故謝山移本條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於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爲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爲康節備聘娶夫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曾

侯紹曾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

方知武陟縣（雲濠案先生官至殿丞）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為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夬

兵部秦伯鎮玠（合傳）

鄭夬字揚庭江南人為孟縣主簿時司馬溫公以其明易薦之所著易傳十三卷夬與秦玠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夬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玠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豫獨傳康節之學夬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夬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為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等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即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玠夬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偏投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玠玠僞不知者駭然曰此人何處得此法予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溫因力辯之謂玠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玠字伯鎮（補）

梓材謹案伯鎮嘗官兵部見邵氏聞見錄晁子止郡齋讀書志于鄭夬周易傳云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祕祕授之夬是鄭氏固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志又引邵伯溫言夬竊其學於王豫沈括亦言夬之學似康節則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辨秦玠與鄭夬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答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交之門人之末可也

都官家學（百源再傳）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為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別見張祝諸儒學案）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上蔡龜山廌山講友　朱氏靳氏門人　二程私淑　泰山再傳

- 子 寅 別爲衡麓學案
- 子 寧
  - 孫 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 子 宏 別爲五峯學案
- 從子 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茅堂續傳
- 江琦
- 曾幾
  - 子 逢
  - 子 逮 別見艮齋學案
  - 從孫 集 別見廌山學案
  - 呂大器 別見東萊學案
  - 陸游 別見荊公新學略
- 范如圭
  - 子 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薛徽言
  - 子 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 胡銓
  - 子 泳
  - 子 澥
  - 楊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 周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 胡襄
- 譚知禮
- 韓璜
- 李椿
-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 黎明 附師 湯昕
- 向沈

-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 曾開 別見廌山學案
- 劉燮
- 向子韶
  - 子 沈 見上武夷門人
- 唐肇
-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略 並武夷講友
- 葉廷珪 武夷同調
  - 黃祖舜
  - 葉顒 附兄 頫
  - 陳俊卿
    - 子 守
    - 子 定
    - 子 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鄭丙
- 張默
- 曾漸 並武夷再傳

-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 向涪
-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 楊訓
- 黎邱昕
- 彪虎臣
  - 子 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 附父 約 張昕
- 樂洪
- 徐時動
- 王樞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廣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梓材案梨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爲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間而梨洲從後人又有疑之者蓋武夷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靳門人孫復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除荊南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繪鄧璋爲范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尚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除中書舍人爲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爲給事中論故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于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先生自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棋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弈邪後不復弈爲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以是爲急乎遂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荊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爲樂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于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叙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事應物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著有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子致堂以弟子爲子本見衡麓學案本傳黃氏補本並以致堂爲從子誤宏寧從子憲

宗羲案先生爲荊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荊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卻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爲多蓋先生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悶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梨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門人之目非也文定嘗曰吾于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嘗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爲然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于上蔡可知矣梨洲謂先生得力于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間也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爲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朱靳固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爲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矣

胡氏傳家錄補

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爲高

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持養之

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
學以能變化氣質爲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爲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干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陳仲舉于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爲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爲劉君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錄文定語三條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宗羲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間採數則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定計論

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設險論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于戎務必本于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養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于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閒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尚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日事勢只要高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閒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㮚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內重遭變則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鄧野爲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補

高宗謂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實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

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
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
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
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
謀於席益目先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於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
類然當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
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疏詆假託
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
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
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
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
先生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
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學官下逮崇寧防禁
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
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自壯
年卽服膺於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
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
不屢書而致詳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
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
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
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
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 補
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
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
只此是道 補
又嘗問曰某已承感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 補
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
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
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說且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說還須
於易中求之四十九筮蓍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
也如嚮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
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爲泰而泰五
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
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才於定夫首以秦
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
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
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
論國政康侯有詞被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
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
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靖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
　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
　卽自屬稿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
　檜檜猶豫時中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檜迫於馬
　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爲檜欺矣
　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爲公意思蜡
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
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眞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
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講友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別爲漢上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別見廌山學案

劉先生夔

劉瑩字君曼河清人與胡文定遊（參斐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曼字君弈其人有相業（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強學自勵永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喻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參楊龜山集）

唐先生耋

唐耋字處厚荊南人與胡文定情義最篤（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楨（別見蘇氏蜀學略）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秘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顒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誨錄二十卷（參姓譜）

武夷家學（孫程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故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雲濠案仁甫一作仁輔即江漢先生）胡氏春秋遂頒學宮惜乎今之不可復見也（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伯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隨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梓材案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逢時與朱張有辯論當非受業弟子）可謂盛矣茅堂還朝秦相問曰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秖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謹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遊孜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稟學于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圖書徑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于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于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二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令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追吏而畢輸移永豐丞歷任邵武軍永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爲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於游楊之門卒業胡氏深於春秋嘗以所學正於龜山龜山撫書而嘆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永豐丁喪事東萊友賻之甚厚先生曰大事嘗自盡矣敢爲諸公費致堂推以爲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於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爲亦趨空寂僧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爲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校書郎爲應天少尹高宗即位歷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爲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祕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頗嗟皓白衣冠儼然每會同舍多談前

聲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曾吉甫周易釋象五卷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羲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卽如此住了蓋亦入於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

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

在己爲忠推己及物爲恕合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茶山語四條今移入元城學案者一條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曰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有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蓋紫微之別稱此條前段問辭卽茶山故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荊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卽位以布衣上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遺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湢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強志勤政君子小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鎭以固離落從之東宮虛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宗春秋方富莫敢言者言之自先生始于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召宗室二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熒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心于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佞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頤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且請令大將岳飛鎭定湖南薦憲司呂祉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劾去貪墨吏謝徽等時折彥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成效不應遽易頤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擅易守臣於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興國軍張魏公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訃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治軍刑侍奏有父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弒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趙豐公之三入也先生以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視政豐公不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永嘉故君助之邪由是稍疏之而不知先生之忠于己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己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罔上一事入告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嘆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戲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己先生乃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桮羹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眞僞莫辨已而直前與檜廷辯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乎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日卒遺疏猶詆秦計甚力故事左右史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次子季宣別爲學案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荊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幷言孫近傅會檜議檜以先生狂妄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

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于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待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魏文節杞使於金金人留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冰皆合先生持鐵鏈鏈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淳熙七年卒謚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於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事蕭三顧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爲之後序其謫新州時作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于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劄記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澹庵學案之目知其于澹庵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稿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辜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卒先生早學於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餘年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于胡氏固巳一出于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誠謂舊推樹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勣之族子生長市廛閉硋硋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盡掃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其家遽還衡山居嶽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壞器盛粗飯菜羹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補

諫院韓先生璜

韓璜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尤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築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統光大之呂氏則滎陽學於伊川紫微偏學於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於和靖梓材案仁武謂中字德元謂中字而韓氏則德全學於元城先生學於武夷元咎學於和靖東萊又元咎之壻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於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李壽翁於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於易顧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崇儒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附師張昕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荊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於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昕昕託其母至是陷於賊先生閉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先生曰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悍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即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薦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耆亦侯無可之流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餘年莫能舉其姓氏者予從薛常州集魏泰公集得其厓略亦稍足以傳矣補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知淮寧府諡忠毅子韶子也故開封人南渡後家衡山忠毅死難其家幾無噍類先生以逆婦於胡文定公家得免先生痛心家國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讎之說而時方主和議無路自申積憂羸心早衰多病遂於祿仕泊如事其叔父秘閣子忞如父其監南嶽廟也湖南安撫劉昉嘗以時宰意劾子忞先生義不爲昉屈遂引去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追制服言者以忠毅淮寧之節當用其後人尚書下符促召先生嘆曰時方多難無辱其先人足矣餘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南嶽廟以右通直郎致仕初朝議官忠毅後六人先生以其一奏季弟鴻其餘悉以叔父子忞之命與諸族人其後叔父亦以郊恩先畀先生之子而後其孫世以爲義門云 補

通判向先生浯 別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涪

向涪薌林之少子也從文定 補

梓材謹案樓攻媿跋薌林家規云薌林遺誡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猶聚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于鄉又刻之石貳車當是先生又案朱子序薌林文集後序云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于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概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愼行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於新經之教以太學進士爭能否於筆舌間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於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於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第 補

淸簡閭邱先生昕

閭邱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諡淸簡受業胡文定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於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孱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彊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 父約附發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尙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有不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壻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爲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態湘也先生一見有得於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 補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第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 雲濠案一本作四十 西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 補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雲濠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庭訓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樂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衆譁於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岳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寇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絕茶或欲官自收鬻先生定議特爲長短引之法以便負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 補

向氏家學

通直向先生沈 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淸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易若要成郡守出判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

以名聞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帝嘉納之卒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 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廉嘗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易說詩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謹案先生論語說其爲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膚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犂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之不繫于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爲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

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

正簡葉先生顒 附兄顗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閒與兄顗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顗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嘗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謚正簡 參姓譜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黜秦檜黨既言張浚忠藎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爲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謚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過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于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 參朱子文集

尙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閒吏部尙書嘗言僞學不宜信用 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觴于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淸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嘉許又力言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彼猖睽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概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茅堂家學 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曾氏家學

司農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文淸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 參史傳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 別見廌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荊公新學略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泳

胡泳字季永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謫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處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 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澥

胡寧忠節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爲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靜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參誠齋薦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緜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于胡文定公所至作吏皆有聲見楊文節公薦士錄 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爲魏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薦士錄本云館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于文定也爲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甫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謚文莊詳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

宗羲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闢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于禪何也朱子曾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爲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已其後吾儒門中人逃至于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爲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真以爲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於紹興八年鴻甫得及其門則當生於增廣以前豈有紹熙中尚存者豈別一人邪抑或私淑之學邪當俟博物者更考之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有中奉曾公墓誌云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當在乾道元年乙酉距文定之卒紹興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業文定可知又案文莊與韓侂胄同時朱子所論弁有號人鵝山疑爲私淑當是也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事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陳鄒諸儒學案表

- 陳瓘　豐氏門人，元城同調，涑水百源二程私淑，鄒江西湖再傳。
  - 子 正彙 —— 孫 大方
  - 從孫 淵　別爲默堂學案
  -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 曾恬
  - 詹勉　並見上蔡學案
  - 廖剛
  - 林宗卿
  - 李郁　並見龜山學案
  - 蔣璨　父浚明
  - 蔣琬
  - 張琪
- 鄒浩　豐氏門人，了翁講友，伊川私淑，荊公再傳。
  - 子 柄
  - 黃樵　別見紫微學案。了翁續傳。
- 唐廣仁　陳鄒同調，涑水私淑。
  -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 關治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 陳正
- 夏侯旄
- 唐恕
- 胡宗伋
  - 子 沂
    - 孫 拱
    - 孫 撙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 孫 嶠

- 孫介　倩父子昇　附屬傳補
  - 子 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劉若川　父陶
  - 子 充實
  - 周必大
  - 周必剛
  - 周必彊
- 鄒名世　並元祐之餘
-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鄒氏續傳。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陳鄒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皆洛學私淑而亦各有師承其爲元祐之餘者附入是卷

清敏門人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學者稱爲了齋先生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爲湖州教授元祐初蔡卞帥越州先生爲簽判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且來越卞留先生少須之先生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章惇入相先生道謁惇聞其名詢當世之務先生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惇卞主紹述之論追貶溫公上謗宣仁后先生奏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攷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悅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先生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暗昧之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先生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又以言京罷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罷監揚州糧料院先生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先生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正彙願得書先生書曰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出知泰州尋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開封獄併逮先生對簿先生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聞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固嘗論之於諫省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嘆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先生亦安置通州先生嘗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先生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先生曰某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乎終不能害又移楚州先生篤學有識通於易數言事多驗然持論一衷於理初蔡京知其才待之加禮先生不肯附麗恬於進取及居言職疏劾奸慝卽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謚曰忠肅參史傳

祖望謹案了翁最宗元城則以爲涑水私淑弟子可也每得明道之文衣冠讀之以爲二程私淑弟子可也精於皇極之學以爲康節私淑弟子可也然而其淵源則出於豐氏而豐氏出於樓氏當安定泰山古靈倡學時四明五先生隱約里巷講學獨善耳遠非諸公比也一傳而豐氏其傳已光大於世再傳而遂得了翁先之二人然則椎輪爲大輅之始其功不可誣也了翁弟子遍東南其後多歸龜山之門

梓材謹案先生爲清敏墓志自稱門人敘復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敘次是先生爲豐氏門人之證顧清敏兼事鄒江王氏則先生不獨爲樓氏再傳也

陳右司說

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習其所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稽乎其閑奚以相遠其道莫先於學務學在於求師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瑩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曰我爲孩童豈敢學也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必不肯與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過而不知悔悔而不知改皆下等人也聞下等語爲下等事譬如坐於房室之

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並錄自小學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人之大惡雖至於誅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祖望謹案此亦爲王氏執迷不悟而發

君子與人爲善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則法後之人急急然惟欲己爲是也恐其叛己以利誘之以害毆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管仲生平多違禮不若晏子之有節然孔子稱晏子不過謂其善與人交而盛稱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獨善其身

學者非徒讀誦言語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如是故能畜其德

今有人曰仕宦而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人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

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

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則自得之如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皆自得之語孔子則幷自得處亦無

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未免乎鑿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思湯雖其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見善必遷有過必改也語道則損懲忿窒欲也二卦未嘗偏廢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本呂氏童蒙訓第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者二條

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於文字

至於皇極或以爲考數之書

　祖望謹案以下邵氏聞見後錄皆答楊游二公書

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

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於迷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

康節非數學其學在心若欲觀休咎則自有八卦可玩吉凶何必更求之皇極之書

　祖望謹案先生晚年私淑康節最深故予於康節學案以景迂與先生牽連列之先生之集五十卷今不傳予從呂文清童蒙訓及邵博聞見後錄中撫拾節略得二十餘條列之於此先生所以論康節之學者楊游二公不謂然但其中精語不可沒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輯撫拾二十餘條蓋併所節行略諸條而言耳又案謝山所節邵氏聞見後錄五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忠肅文集

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嘗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　梓材案以上三十六字從明道學案梨洲所節附錄併入

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者久之曰不知有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　貴沈文述經孫龕覺

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閒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之木合抱之材非一朝一夕之可俟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異於彼哉　同上

漢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使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　上曾子宣論日錄書

　祖望謹案此指紹述諸公

列子方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爲其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　上呂吉甫書

　祖望謹案紫微曰此誘吉甫使之爲善也然愚謂其言稍不醇

所買書必以漸觀考鄉居應務當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

麻然雖或放手勿埋其緒斷則續之忙復暫舍久久不輟積成長條
豈有閑斷處也與李光祖書
資治通鑑曾留意否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承辨凡如讀
習篇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
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倘不
如老子之有益於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
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
依自教則本不相妨矣冠員冠履方履而鉢食膜拜者是舍吾教也
舍經史可離之實而說誕放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
若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行聖教爾如稽古之事載於六經六經之
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此英祖神考之所
以賜後學也與鄭志完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採忠肅文集七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雜說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見樹欄集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見龜山集
金可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
天下之死一耳死於瘴癘死也死於囹圄亦死也死於刀鋸亦死也
吾今一視之俱無所擇
子路死衛不忘結纓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耳
吾生平學佛故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
佛爲覺禪爲定
於苦處中習行安樂法以上見默堂集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亦不離於文字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
大夫無嘗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
要處只九字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
此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於虛妄其所建立獨此
九字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紀數之一也是不誠無物
之物非萬物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卽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
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早知則早得力文獻通考
吾前此困於患難他無所懼所懼者死今則死亦不懼
李梁溪曰此可以見不動心之難
梓材謹案忠肅此說謝山未標所出恐是梁溪集中所引耳

附錄

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累日曰吾嘗有欺於
人邪何爲有此問也以下行略
公有斗餘酒量然每飲不過三爵恐廢事也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
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卽興未嘗偃仰枕上每夜必置
行燈於牀側自持就案或問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
則必勤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吾性安之不欲勞人
公疏文有云在彼如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
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
祖望謹案此言蓋爲曾子宣發也與上曾子宣書同
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是非長短利害雖常言
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所以無過
祖望謹案此言未當若不言長短利害則可矣豈有不言是非
者乎殆記者之誤也
又云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
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將必以荒唐亂
天下
祖望謹案先生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一似王衍
又云北人始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
祖望謹案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張天覺好佛亦好道公雖被其薦引未嘗相識亦未嘗通書但以詩
柬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業地無媿是神仙
祖望謹案此則知先生之學佛亦其寄也所謂儒其行而墨其
言
公通易數如靖康建炎及隆祐垂簾事皆豫言之以上行略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謝山底稿於陳右司說書達書之今以其
餘自行略例附於此
劉元城談錄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
尊堯集先評荊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
術不粹也
呂氏童蒙訓曰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尊重北人以北人可有爲南人
輕險易變也不可以有爲
謝山陳忠肅公祠堂碑銘曰忠肅著尊堯集於合浦以闢新學
尙不慊意迨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爲
倅居南湖之南盡而西湖十洲題詠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又

曰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衰蔓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溫然感德之容了無含慍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邪

龔氏門人（荊公再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正獻公范忠宣公爲守皆禮遇之忠宣屬撰樂語先生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答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哲宗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先生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時上廢孟后而賢妃劉氏立先生上章切諫以萬世公議爲辭帝變色持其章凝然若有所思付外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疏請黜陟人材一由獨斷宜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請稽考先朝威德以盡繼述之孝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忌之求其諫立劉后疏不得乃爲僞疏宣示中外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方先生之除諫官也恐貽親憂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何憂及先生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寢疾危甚楊適過省之猶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先生淵源伊洛而特嗜禪理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荊舒之學前後立論不無岐出然以大節觀之要爲不負師承矣文字小疵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與遊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著有道鄉集若干卷（參史傳〇雲濠案鄒道鄉集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四庫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合東都事略以爲三十卷非）

祖望謹案南軒嘗言道鄉晚與程子論道以予考之似未及過從也特道鄉早歲與劉斯立田明之固嘗講學而受業於龔深父之門雖未承濂洛之統固非絕無淵源者晚乃遊於楊文靖公胡文定公之閒得伊川之傳嘗曰吾雖未見先生之面然識先生之心矣故伊川私淑弟子先生與了翁其最也特二公皆未能不染於佛老之學是則聞知之所以終不逮見知也與然當時見知者之多所陷溺也亦十九矣

道鄉語錄

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爲要切

修學易進道難何爲進道愼獨是也

某爲諫官秪是說理不徼訐

爲善如著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爲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

過相褒貶便入於巧言輕重須合宜

雖居軒冕之閒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之氣卽純古之氣也

達於命者不以得失爲休戚

思慮不淸便乖愼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爲本舍民事無可爲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下達一家亦只如厭俗事皆生於怠惰淸虛澹泊皆悠悠之詞試問淸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爲人乎有此二者旣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姦爲善大抵有山林氣卽佳事可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

祖望謹案先生語錄秪此一十七條不深於講學而拈出愼獨爲宗旨由其言可以入聖矣予故備錄之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七條中移入高平學案二條又一條引范丞相云惟儉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與忠宣傳答諸教者語複節之）

雜記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而訛

事至於如之何如之何者固不能爲之於未然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

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指其心而言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此條見宋史本傳）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見胡氏傳家錄）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

矣

梓材謹案此從鄮山所節晁氏客語錄入

附說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雙寂庵記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邪非吾法邪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邪非吾形邪所謂嗚呼合與天地合者與叙言集序

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不如忘言

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

祖望謹案此先生之不能自拔於異端者姑舉一二條見之

附錄

林謙中與書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

錢濟明與書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不爾則日月之徙烟雲之變皆吾方冊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

張牧之與書云患固不可爲爲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

祖望謹案先生詩注中有二條乃謫昭州時諸公所與書附錄於此皆傳人之言也

晁氏客語曰志完雖遇咒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恆雜而不厭

陳鄒同調

監稅唐先生庚仁

唐庚仁字充之內黃人也少有志於聖學聞司馬溫公所以教劉公元城者曰生平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遂私淑之元城亦稱先生才用有餘以進士官乾寧司法參軍改常州能決疑獄元符末上書入邪籍時方當改官遂不用已而監蘇州酒稅蘇人朱氏有勢焰太守以下皆承奉之而先生一切自異素惰慢之迹太守不能堪以事下之獄無所得然竟廢乃居寶應其被斥也元城則曰充之尚少保身之道太爲崖異欲立名先生自是益讀書講道所得愈邃呂公居仁嚴事之宣和中卒遺言所以教子者惟溫公語他不及焉陳公了翁志其墓

附錄

呂氏童蒙訓曰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

又官箴曰唐充之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汪玉山跋先生帖曰唐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信持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予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館職關先生治

關治字止叔杭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嘗爲館職學於龜山嘗語呂紫微曰楊先生有力量紫微因亦學於龜山然讀紫微與先生詩則亦頗耽禪悅蓋其時儒者多蹈此病也不知其官秩所至

附錄

呂氏官箴曰關止叔積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官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黃氏補本

元祐之餘

陳先生正

陳正字端誠亦元祐中通儒也呂氏童蒙訓引其言曰易須是說到可行處方可

梓材謹案是傳首二句從安定學案謝山所作田呼之傳尾移入以呂氏童蒙訓足之

幕官夏侯先生旄

夏侯旄字節夫京師人年長業儒以倍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頒即日尋書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安惇也卒不改官浮沈京師至死不屈

縣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處厚□□人崇寧初知荊南縣新法既行即致任不出者幾三十年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以謝山所錄呂氏童蒙訓爲之二先生事並無考文則皆崇儒前輩也

監嶽胡定翁先生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童時如成人及長刻意於學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里學者多從之游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先生爲歸依高宗御極授房州文學調瀏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先生操行方軌篤於道德性命之旨其交遊子弟非是莫敢史稱爲醇儒參兩浙名賢錄

迪功劉先生若川 父陶附子充實

劉若川字朝宗始名武字定功廬陵人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先生刻意讀書會朝廷改科取士人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爲吾徒師會助學官師表多士踰四十年後補右迪功郎致仕爲鄉先生周必大兄弟嘗受業焉子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 參周益公集

删定鄧先生名世

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天資篤實爲文長於敘事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獨酷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同舍又告毋藏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爲諸儒所未到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得所著春秋四譜等書薦之命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進治人務實等說上嘉納尋賜出身除敕令所删定官兼史館校勘時紹興四年也所著書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國朝宰相年譜古今姓氏辯證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共合二百餘卷 參姓譜

梓材謹案厚齋衍書譜言先生春秋辯論譜說十篇一卷辯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云

了翁家學 王樓三傳

龍圖陳先生正彙 附子大方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遂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既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竄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至沙門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欽宗卽位召歸而忠肅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擢其子大方爲郎 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忠肅長子官龍圖閣直學士志節不忝忠肅因疾丐閒高宗御札賜白金以旌其行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爲默堂學案

了翁門人

文淸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監揚詹先生勉 並見上蔡學案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知州林先生宋卿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並見龜山學案

中奉蔣先生璿 父浚明

宣奉蔣先生珖 合傳

蔣璿蔣珖兄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子忠肅弟子也謝山蔣金紫園廟碑曰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鄞之湖上金紫爲豐淸敏所薦士官尙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竄遠州毋老淸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珖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紫卽遣二子事之未幾成進士忠肅爲書璉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宣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爲不負 梓材案謝山又答蔣丈雪日瀾故事問目中奉大夫作左朝議大夫引淸容作蔣號書舫有曰忠肅陳公謫明越間俾子允師璉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聽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

州佐張先生琪

張琪字□美京畿人官衢州陳公瑩中爲守禮遇獨異衆人先生感之而不知所以獨異之意泉寓中先生官宿州諸貴人招致之先生感陳公意終不肯畫先生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異待之者欲以堅其節而先生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呂紫微童蒙訓已足爲張先生小傳且足見了翁教術之多方故刊於此

道鄉家學 鄒公三傳

州守鄒先生柄

鄒柄字德久道鄉先生長子也剛梗有父風未冠棄舉子業從龜山遊手葺伊川語錄一卷靖康初自布衣薦除樞密院編修疏請昭雪父寃且言本非朝廷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賜諡典禮優渥官終給事中台州守

唐氏門人

文淸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定翁家學

獻肅胡先生沂

胡沂字周伯定翁子紹興五年進士孝宗受禪擢殿中侍御史言守

粲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又言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
用也今除高第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酤征商所養非所用願詔
大臣羣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從之時龍大淵曾
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先生論其市權請屏遠方不聽先生以
言不行請去乾道元年召爲宗正少卿除吏部侍郎先生奏七司法
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
所官討論章旨將現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
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進禮部尚書上有大用意而先生資性恬退
無所依附數請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謚獻
肅 參史傳

定翁門人

孫先生嚞 伯父子昇

孫嚞字壽朋餘姚人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胡定翁以學行講
授閭里伯父子昇俾先生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先生立
志剛遠慕先聖賢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
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先生學勇進矜
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 參沈定川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 附屬德輔

孫介字不朋餘姚人燭湖先生之父也號雪齋封承務郎自誌其墓
有曰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於鄉先
生胡定翁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倀倀無相幾不自立因從
畏友屬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務爲
實學受人子弟之託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云 參
樓攻媿集

劉氏門人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除祕書
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
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
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謚文忠祠於學
有文集行世先生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
去其可爲有立乎哉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平園其省齋稾胡忠簡神道碑有曰某自少
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閒郊居從遊幾十年則先生
嘗遊諸廬之門矣

周先生必剛

周必剛字子粟益公之弟也益公謂其仁而剛敏而和敏而好學事
母孝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卒年三十二 參益公集

周先生必彊

周必彊字子柔益公之弟剛明孝友爲詩文皆驚人語與文忠嘗別
其集曰假之以年必將追騷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進矣 參吉安府
志

了翁續傳

宣教黃先生櫄 別見紫微學案

獻肅家學 定翁再傳

中散胡先生拱

提舉胡先生撙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雪齋家學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紫微學案表

呂本中　滎陽孫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震澤門人安定泰山涑水百源二程橫渠清敏焦氏再傳廬陵濂溪鄭江西湖三傳

- 從子大器——從孫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 從孫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 從子大倫
- 從子大猷
- 從子大同
- 林之奇——從子子沖
  -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 劉世南　別見豫章學案
- 李楠
- 李樗
-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 王時敏　別見和靖學案
- 章憲
- 章𧺆
- 周憲　並見震澤學案
- 王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 曾季貍
- 方疇
- 方豐之——子士繇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 黃樵　三山學侶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許忻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並紫微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紫微學案

祖望謹案大東萊先生爲滎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梓材案紫微與及門諸傳本在和靖卷中自謝山始別爲學案）

滎陽家學（胡程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父好問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先生以正獻公恩補承務郎紹聖閒黨事起正獻追貶先生亦坐黜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爲泰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以不答學師成大著名紹興六年自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先生奏曰當今之計必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政刑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權直學士院初先生與秦檜同爲郎意歡甚秦又先生父所薦御史也趙忠簡鼎耳熟先生名亦大欽嚮之先生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爲左右揆論議多不諧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先生爲陳同人于野亨之義檜不然之又力勸檜不可汲用親黨除目下先生即奏還之檜勉其書行卒不從會哲宗實錄成忠簡除特進先生草制有曰會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卒于上饒年六十二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先生少從游定夫楊龜山尹和靖遊而于和靖尤久和靖之致仕也先生問曰伊川歸田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得還初服爲榮今先生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和靖曰居仁責我則是但焞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雜物今解孟子以進當俟書成隨納章服耳先後之閒非有異也從孫祖謙祖儉（參）

祖望謹案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爲最久故梨洲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爲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再傳而爲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爲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爲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啓伯恭焉

梓材謹案先生主濟陰簿時滎陽門人饒衷仲贈詩有同升夫子堂句先生罷官留別亦云昔日同升夫子堂知先生固從學滎陽兼聞父祖之訓者第以爲滎陽家學可也

西垣童蒙訓（補）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是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于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置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蓋前輩專以風節爲己任其于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

齊晏子納邑衛公孫免餘辭邑鄭子張歸邑此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分別沃土瘠土之民以爲聖王勞其民而用之左傳亦言民生在勤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然萬事不舉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嬾惰者必有饑寒之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可不以勤勞爲先乎

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范辨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于養資考求外進也爲之學士者皆利于歲月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于本亦已錯更不須言也

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李自明云此事閑時說甚易在臨事要執得定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一諫官以言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語昔

人倫如此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徒成己也將以成物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但行之有先後耳若以莊子爲我之說爲在其學聖人也

祖望謹案紫微所作切要于童蒙訓一書其所述諸大儒言行予已采入諸學案其未盡者列于此卷而官箴見于成公集中者亦備引之

梓材謹案童蒙訓謝山列入于此者四十二條尚有可入諸學案者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十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又一條附入案稀又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滎陽學案三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附入呂范諸儒學案稀者一條又移入陳鄒諸儒三條移入荊公新學略一條又一條分列泰山學案高平學案滎陽學案陳鄒諸儒學案而仍列于此者九條

謝山跋宋槧呂西垣童蒙訓曰紫微先生師友雜志雜說諸書大略與童蒙訓三卷互相出入無甚異同也記晁公武讀書志曾引童蒙訓中語謂秦淮海自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其舊作不同而今無之然則尚非足本邪然讀樓迂齋序則是本乃紫微從子倉部嗣中所手鈔大愚子喬年所是正不應尚有脫落或者公武誤指紫微詩話以爲是書未可知也雲濠案嗣中爲紫微姪倉部乃嗣中子大器其云從子倉部嗣中誤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于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邪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事可移于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多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于今者必有垂報于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黃氏補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黃氏補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多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司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監司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黃氏補

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黃氏補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聞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一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黃氏補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

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
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
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
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
爲心鮮不濟矣 黃氏補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于人殊不
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
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誣人欲
置于死地是也 黃氏補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于道理
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
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
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
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
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
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人
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
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
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官箴十八條今移入滎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又從黃氏補本錄入者十一條其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滎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

紫微說 補
世之學者忘邇而趨遠忽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適實雖始就學
則先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違節行權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
必果守節共學行仁義之爲先務也故修其身者先唐觀然之說施
于事者顛倒雜亂而卒無所正也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
實法言也以上見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錄紫微童蒙訓外又錄其說三條云見文集蓋見成公集耳今移一條于元城學案

雜錄
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 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引呂居仁雜錄如是師謝山所謂與童蒙訓互相出入者也深寧補二語本魏李秉家誡
祖望謹案紫微之學本之家庭而徧叩游楊尹諸老之門亦嘗
及見元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之先河實自此出顧世
以其喜言詩也而遂欲以江西圖派擠之不知先生所造甚高
成公詩云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鑾朝罷歸朝飯而薇蕨
峨峨李杜壇鶻角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賣名章與俊
詞鋒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稿乾圩事業有來媚學子讀叩無
不竭辭受去住閒告戒意尤切可以知先生晚年之養矣惟是
其于釋氏之學有未盡斥者則滎陽之遺風也然學者讀其童
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于其佞佛姑置之可也

附錄
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嘗言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
徧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尹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
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驛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
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爲根本之地
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爲根
本之兵者禁衞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
之要而力行之
苗亘監階州倉草場以贓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
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
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
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
聖以來憸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防處常罰以稱陛下仁

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儻有水旱乏絶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
復請于九江鄂渚荊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藩表今二處正在荊峽閒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爲備矣
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爲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爲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學要其視權抑屏棄爲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公器蘊宏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閒與人忠信樂易卽之藹然莫見其喜慍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爲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補

紫微講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別見武夷學案

吏部許先生忻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紫微家學 胡程三傳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合傳

呂先生大猷 合傳

呂先生大同 合傳

呂大器字治先謝中子紫微從子累官尙書倉部郎東萊之父也兄弟四人曰大倫字時敘大猷字允升大同字逢吉梁豹隱堂以講學汪文定公稱之嘗謂呂奉議時敘貧甚閉廢日久可惜而尤愛逢吉謂其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蓋皆有得于家學者也治先爲曾文清公壻兼得其傳兄弟中惟逢吉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逢吉書謝山節錄六條于玉山學案其五條今分移高平淶水元城景迂諸學案

紫微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侯官人從居仁遊教之以廣大爲心以踐履爲實稱高第紹興丙辰西上應進士行至北津而返曰未忍舍吾親也益肆力于學及門嘗數百人學者稱爲三山先生成紹興己巳進士由長汀尉薦除正字遷校書郎入對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于忠實次言無尙老莊之學高宗嘉納之御製損齋記先生奏言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朝議欲兼用王氏新經先生言晉人以王何淸談之罪深于桀紂胡蝗內食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先生嘗言欲圖中原必自巴蜀若浮江絶淮下梁宋以圖中原必不能也故赤壁淝水雖一勝而卒不能長驅而前符離之捷中外稱賀先生獨貽書幕府戒以持重已而果覆以病乞去除宗正丞使泉舶奉祠尋卒三山之門當時極盛今其弟子多無可攷而呂成公其出藍者也先生所著有尙書周禮論孟楊子等講義又拙齋集二十卷今惟尙書與集存 修 ○雲濠案尙書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內府藏本爲四十卷

拙齋紀聞 補

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兩次未達此非能領解者然亦可謂善問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的人豈可一槪謂之仁亦有一種愚戇直行之人豈可一槪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以爲之難內省不疚
論語一部聖人之心體在是須是不釋手看始得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矣更有什麼往
易理無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
陳會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雨心月狐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予因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意
革已日乃孚䷰其卦兌上離下離爲日在兌下日已西矣故爲已日之象
謝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期喪不輟音樂攜妓遊東山此豈可以教兒
魏幾道云天乃錫予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之所以能敘彝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順焉觀其冀州旣載蓋始于北方乃始及兗青徐又次及荊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方而東自東而南乃及于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爲敘彝倫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于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是他原不會有立若實有所立如何放

得倒

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

喻居中云詩尙不愧于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吏倨此不愧屋漏所以謂戒謹之至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十干除戊己不在四時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爲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甲後乙丙丁爲庚庚後辛壬癸爲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但看甲庚蓋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

梓材謹案拙齋紀聞亦稱道山記聞謝山所錄十九條今移入和靖學案者二條移入武夷學案者二條移入漢上學案者一條移入衡麓學案者一條

鄉貢李和伯先生楠

李楠字和伯侯官人也與其弟樗並有名呂居仁入閩先生兄弟與林少穎首事之遂得伊洛之傳少穎謂先生如元紫芝其弟如黃叔度其論學之言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曰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爲之至夢寐閑則毫髮不可揜君子以夢爲鑑自知心之誠僞又曰道有並行而不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己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己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己不可以自矜又曰吾于甫田得爲學之道于衡門得處世之方又曰陳平燕居深念陸賈至前而不見吾欲以是愼吾思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怒邪吾欲以是懲吾忿又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于象數苟惟取必于例與杜後惠文何異哉先生尤精于春秋旁搜衆說以會其趣衆說所未安然後斷以己意其書未成而卒年止三十有七論者惜之 修

鄉貢李迂齋先生樗

李樗字迂仲侯官人自號迂齋與兄楠俱有盛名並以鄉貢不第早卒臨終謂林少穎曰空走一遭勉齋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爲學者宗師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所著有毛詩解博引諸說而以己意斷之學者亦稱爲三山先生 雲濠案閩書言先生有毛詩註解學者稱迂齋先生 于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隱君王先生時敏 別見和靖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悊

周先生憲 並見震澤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貍

曾季貍字裘父臨川人南豐先生弟宰之曾孫先生嘗遍從南渡初年諸名宿而學道以呂舍人居仁爲宗乾淳諸老多敬畏之嘗勉張宣公爲范堯夫而戒以勿輕言兵隱居蕭然布衣劉共父張于湖爭薦之謝不出其師友尺牘舍人居第一先生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有艇齋雜著一卷乃議論古今之文陳振孫稱其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蓋有所傳于伊洛之統者也 補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宰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貍其子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遊是先生又爲徐氏門人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方疇字耕道弋陽人也學者稱爲困齋先生受業于紫微而偏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紫微嘗述顏子教語以告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守正曰觀養且曰吾將朝于斯夕于斯以無忘呂公之賜建炎中成進士紹興中上書有四宜憂謂女眞詭計盜賊猖獗藩鎭跋扈將帥畏怯十宜行講征伐理財用擇人才明賞罰重臺諫抑奄寺議詔令卹凶荒訓鄉兵寬民力一宜去則宰相秦檜也通判武岡太守宋若樸希宰相意言先生與胡忠簡公爲姻家以深文貶零陵忠簡自嶺外貽之書曰君取易困卦[illegible]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先生于是名其所居曰困齋其讀易也謂之困交其自稱曰困叟張魏公雅重之先生才氣抗邁閨門雍睦之行甚篤出處又不苟謫居好學不倦汪文定公嘗曰幸聞耕道之風庶取則不遠且足令吾同學者有所興起後赴判建康卒于官有集二十卷 補

監鎭方先生豐之

方豐之字德亨莆田人也從紫微呂公學于信州其後辭歸紫微以詩送之有云子學既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在不倦是也仕至監鎭先生後以婦家遂遷建陽工詩蓋亦紫微之餘風朱子與放翁皆嘗序之子士繇則朱子之門人孫丕父則勉齋之門人 補

三山學侶

宣教黃先生櫄

黃櫄字實夫（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櫄）漳州人櫄仲之弟淳熙中舍選入對大廷獻十論升進士丙科調南劍州教授三山講學之侶二李與林其屬目而先生亦翹楚也迂仲解毛詩先生足之兼傳龜山了齋之學官終宣教郎有詩解中庸語孟解（修）

倉部家學（胡曾四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林氏家學

主簿林先生子沖

林子沖字通卿拙齋猶子主南豐簿能世其學（補）

林氏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司理劉先生世南（別見豫章學案）

方氏家學

方遠庵先生士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漢上學案表

沈□ 漢上門人
劉長福 別見□□學案
余畸
吳棐 別見艮齋學案

安定□□□□傳

朱巽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並漢上學侶

沈該 漢上同調
田疇 沈氏續傳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漢上學案

祖望謹案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二易象數之說未嘗見于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 梓材案漢上傳本在上蔡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上蔡門人 二程再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累仕州縣胡文定安國大器之薦召爲司勳員外郎趙忠簡鼎復薦其廉正守道士人冠冕使備講讀必有裨益再召始至首問易春秋之旨上悅改除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侍經筵轉起居郎兼建國公贊讀與翊善范元長沖人謂極天下之選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累遷翰林學士太常吳表臣議行明堂之祭先生言王制國有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譏吉禘于莊公謂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合祀天地遂享太廟時真宗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在今日行之則非矣其言不用紹興七年謝病丐祠卒上慘然曰楊時物故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錄其子官先生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种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程邵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故其于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亦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雲濠案四庫書目經部收錄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祖望謹案漢上謂周程張劉邵氏之學出于一師其說恐不可信其意主于和會諸家而反不免于晁氏所譏舛錯者也然漢上之立身則粹然真儒也

漢上易卦圖說

列禦寇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李泰伯曰伏羲觀河圖而畫卦禦寇所謂變者諭此圖也一者太極不動之數七者大衍數九者玄數也泰伯謂畫卦亦未盡其實大衍五十之數寓于四十有五之中黃帝書土生數五成數五太玄以五五爲土五卽十也

王洙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斯乃杜子春之所憑抑知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武攻之涉于率肆 以上河圖說

洛書劉牧傳之一與五合而爲六二與五合而爲七三與五合而爲八四與五合而爲九五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十卽五五也洪範曰一五行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曰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合二十有五所謂天數二四六八十耦數合三十所謂地數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惟十卽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 洛書說

伏羲八卦圖王豫傳于邵康節而鄭夬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奧 坤 初艮初兌初 坎 初離初釐 震 初巽卦皆六畫卽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

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其說源于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坎與離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夬曰乾之初交于坤之初得震故爲長男坤之初交于乾之初得巽故爲長女乾之二交于坤之二得坎故爲中男坤之二交于乾之二得離故爲中女乾之上交于坤之上得艮故爲少男坤之上交于乾之上得兌故爲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于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于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于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于復之二得二陰

復之三爻于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爻于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爻于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爻于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爻于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爻于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爻于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爻于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太極卦圖說

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謂山也以應天時也置乾于西北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退坤于西南歸藏之初經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蓋千是矣故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既濟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恆為下經之首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李挺之變卦反對圖說

往來者以內外言也以消息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于柔言來則知剛之往于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其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皆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言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矣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外卦乾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自卦外來乎。六十四卦相生圖說

律歷之元始于冬至卦氣起于中孚其書本于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于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東壁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于辰為亥于律為應鍾于時為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太玄準易圖說

夫六十卦乾貞于子而左行坤貞于未而右行屯貞于丑閒時而左行蒙貞于寅閒時而右行泰貞于寅而左行否貞于申而右行小過貞于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放之黃鍾乾初九也大呂坤六四也太簇乾九二也應鍾坤六五也無射乾上九也夾鍾坤六三也夷則乾九五也仲呂坤六二也蕤賓乾九四也林鍾坤初六也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故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謂之合聲。十二律相生圖說

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是時豈惟無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于下驗之于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于坤之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坤初六圖說

乾坤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為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坎離天地之中圖說

夫陽生于子陰生于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為歲者有以爻為月者有以爻為日者以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為歷數之微明是也。復七日來復圖說

自初數之至上為六或以一爻為一歲一年同人三歲不興坎三歲不得凶豐三歲不覿既濟三年克之未濟三年有賞于大國或以一爻為一月臨至于八月有凶或以一爻為一日復七日來復或以一爻為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來損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或以一爻為一物訟鞶帶三褫晉晝日三接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睽載鬼一車田獲三狐損二簋可用享萃一握為笑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獲三品。爻數說

漢上易叢說

歸藏之乾有乾大赤乾為天為君為父又為辟為卿為馬為禾又為血卦

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莧陸澤草也生于三月四月莧葉柔根堅而赤陸大于莧葉柔根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赤者乾之色也

易有以一策當一日者乾坤之策是也有以一爻當一日者七日來復是也有以策數七八九六言日者勿逐七日得是也易之取象豈一端而盡六十卦直日兩卦相去皆七日其實則六日七分猶書稱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猶言三年

之褎其實二十七月詩言一之日二之日其實十一月十二月之日何于此六日七分而疑之乎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已取重離之象何則離麗也離爲目巽爲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爲網罟之象也網罟目也離爲雉巽爲魚以佃以漁之象也

彖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于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謂曷以乾彖釋元亨利貞文言又從而釋之疑其重複謂非孔子之言且引穆姜之言證之此又不然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以垂後世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以文言名其篇

如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之大象也何以明之且以復卦大象言之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矣以是知繫大象之辭非周公作也

說卦脫誤比于諸篇特多荀氏易本乾後有四象坤後有八震後有三巽後有二坎後有八而又以揉爲撓離後有一艮後有三兌後有二虞氏易本以龍爲駹反爲阪尃爲專寡爲宣科爲折羊爲羔鄭本以廣爲黃乾爲幹黔爲黜京氏本以異爲末贏爲螺果蓏爲果墮其餘陸續王肅姚信王廙偏傍點畫亦或不同蓋焚書之後周易雖存至漢已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而上之故三篇之文容有差誤

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于口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于世以自利爲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然物之乘閒而出豈離乎五行哉

陰陽用也剛柔體也用之謂道體之謂德體用無閒和會爲一順而行之則動靜語默皆得其宜故曰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天地萬物共由一理其理順而不妄深明其源乃能一天人合內外體用無閒矣此之謂盡性盡性則通晝夜之道而知其于窮達壽夭以正受之不貳其心矣

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盂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離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附錄

先生初爲胡文定所薦稱疾不至會趙忠簡公鼎爲參知政事高宗諮以當世人才趙曰臣所聞朱震學術深博乃召用是時虔州民爲盜先生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選良太守慰撫之且使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使之

林拙齋紀聞曰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息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今瀘敘獠俗多衣統裙猶是古法

漢上學侶

朱先生巽

朱巽字子權文定第亦富學號二朱參姓譜

梓材謹案姓譜原作字公權文定名震字子發先生名巽當字子權上蔡監西京竹木場文定與之往謁事見上蔡附錄則亦上蔡弟子也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漢上同調

僕射沈先生該

沈該字守約吳興人登嘉王榜進士紹興二十六年以右僕射兼修國史嘗撰易小傳其說以左氏卦變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參朱氏經義考

漢上門人二程三傳

宣教劉先生長福別見廌山學案

隱君徐天民先生畸

徐畸字南夫一字叔範蘭溪人也漢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禮記湛深經術文得歐曾筆外法而弓兩斛力射命中隱居講學人莫知者東陽吳文炳獨知之延以教其子于時婺中之以師道興起後進者曰東萊曰同甫曰說齋曰先生學者稱爲天民先生其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徐氏門人二程四傳

主簿吳先生葵別見說齋學案

沈氏續傳

田輿齋先生疇

田疇號輿齋華亭人嘉定閒嘗設講席于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著有學易蹊徑二十卷參姓譜

謝山田氏學易蹊徑題辭曰宋人之言互體者棃洲秖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輿齋之說又有出于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其所自出則吳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互爲兌即輿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輿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嘗聖人作象辭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尚未及成輿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默堂學案表

陳淵了翁從孫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清敏再傳涑水節江西湖三傳三傳——沈度

羅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范沖別見華陽學案

並默堂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默堂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偏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梓材案：默堂傳本在龜山學案，自謝山鈔別立學案。）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初名漸，字幾叟。（雲濠案：忠肅言行錄附載默堂先生行實云忠肅公之從孫也。楊誠齋序先生集作猶子，誤。）早年從學二程，（梓材案：此所謂二程，蓋亦指伊川而言。）後學于龜山。紹興五年以胡文定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忠定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右正言。面論程王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三經義辯甚當理。則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安石穿鑿。對曰：穿鑿之過尚小，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對曰：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又論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乞罷職名，爲檜所惡，以宗正少卿去位。紹興十五年卒。嘗謂羅仲素曰：聖道甚微，有能于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于此，庶幾得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先生爲龜山之壻，卒能傳龜山之學，學者稱之爲默堂先生。其門人曰沈度，序先生集。（雲濠案：先生行實，忠肅嘗扁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卷行世，今四庫書目二十二卷。）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默堂集，謝山特爲先生立一學案，凡集中師近于禪者，當必采錄而辨正之，惜盧氏所藏原底未全。）

附錄

先生幼穎悟異常，兒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籍甚，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文靖得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先生與邑人羅仲素爲同門友，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嘗詣仲素，必竟日迺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

紹興九年除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執事入對，上曰：昔陳瓘爲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事，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遠謫廉之難，無一不驗。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墜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又嘗以語宰執曰：御史陳某老成有學，嘗聞講論語中庸，可令進用。其眷遇如此。先生感上恩厚，侃然守正，每因奏事及治亂之本原，學術之邪正，君子小人朋黨之分，中國夷狄逆順之理，必反覆爲上言之。

嘗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錫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

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自少即爲忠肅所知，常侍左右，踰三十年，忠言讜論，得之爲多，及從文靖學，涵養薰陶，義理步趨，矩度是以行己立朝，具有本末。或勸其遷就以隨世立名，先生歎曰：吾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子孫榮枯不暇計也。

默堂講友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別見華陽學案）

默堂門人（胡程三傳）

尚書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池州主簿播曾孫也。先生從學默堂幾二十年。紹興閒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閑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即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鄕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先生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尚書。（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豫章學案表

羅從彥（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 李侗
  -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 羅博文
  - 劉嘉譽
    - 子 世南
      - 孫 砥
      - 孫 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朱松（別見龜山學案）
  - 子 熹（別爲晦翁學案）

廖衡（別見龜山學案，豫章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豫章學案

祖望謹案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閒一傳為延平則邃矣再傳為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為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梓材案李文靖以下龜山始稱道南學案後改延平與文質合稱豫章延平學案定序錄則專稱豫章故延平亦不別為標目云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附師吳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為學先生師之宗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雲濠案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即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為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閒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為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目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淳祐七年賜謚文質

宗羲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燄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聞不聞君子不以為意而尚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嗜進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于其閑蓋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姧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于所習見其善則習于為善見其惡則習于為惡習于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為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于為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為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于外則其違道不遠于斯時也苟有皋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于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御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景慕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篤恭而天下平易簡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爲申韓不可不辨也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閒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其幾于道者與

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降生爲宋第四帝古之燧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徵不信者也

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于利不屈于欲道之于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于科舉自童稚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旦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

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補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

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豫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爲兩條

附說補

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

外于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

吾道當無疑于物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著于問答之後

附錄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摳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會也

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補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

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補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補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雖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補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淸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嘗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羲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政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爲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爲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于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于庚子若見龜山始于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

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秖在善人有恆之閒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湍石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背于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于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幷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豫章延平學案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衙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胡程三傳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于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于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也旣得其本則凡出于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帥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于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尙自見問于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

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于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于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于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于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昔令人淒然某中閒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卽于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尙昧于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于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閒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于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緖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閒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于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于學者甚有力蓋尋常于靜處體認下工夫卽于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于日用處下工夫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

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已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道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槪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于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邪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于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密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于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勸論吾儕正要如此

梨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閒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即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

志即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捉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聲破其學術詖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于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陷如入于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持闔飛箝離遠于正道遁辭炙轂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詖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閒延平云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略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論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于外而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于理則敬特出于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于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閒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

謂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卽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于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卽夜氣淸若旦晝閒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傍無人傳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梨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反似暫求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獵心陽明之隔瘧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菴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于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霞覺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

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閒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旦晝梏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于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上俱師說

婁定菴曰旦晝存養則旦晝之氣亦淸又何但夜氣邪正嫌梏亡者夜氣亦能自淸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閒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閒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於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甚是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

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穎微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猶不敢必覬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閑更體此意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作取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閒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窘束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承來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殞得胸中若如此即于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為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于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于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為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便示報為望

朱子注曰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便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于此若以為隨所寓而安之即于此驗䏲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耳

宗羲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為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于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為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為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為是言于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于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為殊殊亦殊箇甚麼為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旱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嘗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己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于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于前也又有坐處壁閒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于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于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爲政和尉父森卒于官邸貧不能歸葬卽葬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鎭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于賈誼陸贄之通達治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劍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義利之閒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于機括之閒則差尋丈于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鄧啓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屛山子翬將卒屬其子元晦稟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

韋齋文集

頃來尤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于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學于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于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

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吳歈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晉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躪中庸之庭也答汪德輔書

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之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憊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二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于治道皆卓然有功于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于師友而聞其略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于奧窔之閒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于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于四方而朝廷尊燕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堇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于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溱洧之上時方冥惷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上謝參政書

韋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閑者未嘗一日少忘

士溺于俗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閒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闇于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沉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宗羲案豫章稱韋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故朱子之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槪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閒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于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

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珵共疏曰彼方吞噬未饜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紐于威以侮我耳又慮我畜銳而爲和之說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斃羽于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于義理之微而放意于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先生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奸佞嵬瑣媚賢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于屏山籍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由濂溪而繼孟氏朱韋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千古矣

延平門人胡程四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汪玉山應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郞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于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于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羲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爲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于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于途中此言遂成虛語可歎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宗約年未三十一榻蕭然屏遠聲色大爲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于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韋齋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爲友秉禮蹈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砥礪參閩書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橫浦學案表

- 張九成（龜山門人，二程再傳，安定、濂溪三傳，陸學之先）
  - 韓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 凌景夏
  - 樊光遠
  - 汪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 沈清臣
    - 趙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 方疇（別見紫微學案）
  - 于恕
    - 郎煜（見上橫浦門人）
  - 于憲
  - 徐椿年
  - 倪稱
    - 子思
  - 劉荀（別見衡麓學案）
  - 郎煜
  - 史浩
    - 子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 孫守之
      - 孫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 張良臣（別見龜山學案）
  - 郭欽止
  - 喻樗（別見龜山學案）
  - 張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 姚述堯
  - 葉先覺
  - 施德操（並橫浦講友）
    - 族孫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 楊璿（橫浦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梨洲原本其爲謝山所補者皆爲注明）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鎮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翕然雲集多執贄門下入爲太常博士改著作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論災異忤時相秦檜謫守邵州何鑄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杲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卽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磚痕雙趺隱然廣帥致贐金先生曰吾雖遷徙困乏何敢苟取卒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雲濠案先生著有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錄橫浦心傳攷四庫書目采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眞味遂致誤人一生

或問學者多爲閑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烈未有敢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眞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卽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貫結纓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躐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邪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人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鋤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決之君子而孰決之乎

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理矣

晉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真謹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真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真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真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諂僞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卻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遠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尤爲活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舉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是泛語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略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鬭則憾力未屈則爭鬭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鬭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會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邪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黜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黜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千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髣髴形似所可得者邪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真難其人也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

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

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聲自

不相投

或問慮人疑者常爲人疑欲防人者必爲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冊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閒稍有餘地則亦汩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爲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爲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如何是閒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即知爲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侍孔子行便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蚿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兔能望蚿能擾蚓首不銳而能

食壞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爲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而吾切切乃欲斂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疏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真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則物初無柰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惡暴橫以泄吾之怒爲之諛佞倩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嬾人自會頓留閑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讖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詳且以警貪愚不安分之人褒廉恥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于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閒亦有偶然成名無貨得貲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忽其所不可而覬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橫浦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靈四先生學案者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橫浦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補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幼喜放壯喜鬭老喜愛補下同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退謂退避己以爲是衆以爲非己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補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爲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蓋善猶利也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匼苟容無不爲矣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補

梓材謹案橫浦日新梨洲所錄十二條今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劉李諸儒一條謝山補錄八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實大編若與神明爲伍更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蜀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王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開各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也賢士大夫寡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閒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

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對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曰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宦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曰只此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閌卻理會得上曰朕要卿講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曰無愧此心足矣奚必令人

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郎逝公曰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邪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予姑俟之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嚅嚅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曰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于此人亦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汙敝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敝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當弗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慎言之予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辭及讀龍川別志悚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 補

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遊杲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僞易眞鮮不惑矣

宗羲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閒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案橫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淸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并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橫浦講友

提舉喻湍石先生樗 別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進士姚先生述堯

姚述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邪先生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 參北窗炙輠

梓材案先生與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北窗炙輠跋語

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者稱爲持正先生與橫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躄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著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云 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窗炙輠二卷

謝山題北窗炙輠曰持正先生顛末略見于竹垞檢討之跋梓材案竹垞跋云彥執張子韶之友也病瘳而沒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慶先亡公雖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閱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龔先覺也然未足以發其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牘挾徒黨鴐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之旨果不詭于六經孔氏之說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啓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曰無分于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爲性者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于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嚚狠瑣昏愚横陋皆得爲道德之歸與向之爲善惡之論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闕然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于日用間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聖賢所以爲聖賢以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彊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爲大以凌暴爲剛以悻悻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真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閒古人之大有爲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于天地則日用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祆祥疾癘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並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破壞而已至于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辯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破使天下後世人倫不隳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

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爲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煨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秉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邱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闡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非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無不慊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顙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觳觫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將之以學問而漸摩之以師友則庶乎眞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瑨

楊瑨字子平豐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橫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橫浦門人（二世三傳）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尚書凌先生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橫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第二官至吏部尚書

附錄

子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閒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橫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過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澄進之門勿責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鼓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爲嚴州教授後召爲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參咸淳臨安志）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祕監沈巖晦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豐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壻可爲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爲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謫封州益勵風

節晚乃召爲敕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宮發引始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既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二日引見于德壽宮素幄是謂傳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遭國有喪至柳河而還國主不見也夷狄尙知有禮中原乃不如邪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側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嶷云聞之上目留先生令弗卻又良久嶷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就館津遣金使卻其書幣金使感嘆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破滿朝淺薄之說者庶案一人而已尋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諒稱尋遷祕書監光宗卽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宵人側目被章去黨論起有造爲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忠定曰外閒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尋卒先生少學于橫浦既自嶺南歸還居苕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同時如玉山忠甫皆能幹師門之蠱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大節則不愧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頒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脫略不爲先生立傳今捃摭諸書以補之補○

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樂齋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干先生恕

干先生憲（合傳）

干恕字求甫□□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予與弟憲甥自幼承訓頗以譽黄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款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子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書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子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平日之教矣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實日加而日嘗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邪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尙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甥每有懸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主簿徐先生楷年

徐楷年字壽卿永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宣黃主簿橫浦弟子所著有尙書本義補

常簿倪綺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擧（雲濠案稱一作偁）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酒友善芮祭酒嘗曰文擧吾藥石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曄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簡同譜曰我家白屋豈可

妄舉辭實

梓材謹案于忠肅稱先生爲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業于于氏者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爲皇子進封建王以先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爲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先生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知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浚乞幸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遂予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黜實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覿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書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謚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邪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先生尤甚先生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參史傳

謝山題忠定鄭峯真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愛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審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既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勦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擲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鞏及忠定孫親奉守之並見慈湖學案獨善孫蒙卿自爲靜清學案

郭先生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參東陽縣志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郎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旱上封事請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遷者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

百吏各有統紀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輭美胥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請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言高宗揖遜父子無閒今陛下承孝尤當過之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速按壽皇聖政爲成規裁罷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嗣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璘不可爲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爲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爲權邪于是眞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伶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讀其春以大雷震雹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瀆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暱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與鑄鐵未什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罷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戚畹韋璞除待制潛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留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干請潘景珪之潛結近倖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宣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祕書監楊萬里求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留錄黃欲繳之萬里聞之亟辭先生曰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爲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里又止之曰幸幷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書行猶望陛下留之不報時美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于陰陽易位甚則離閒父子漢之呂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胡晉臣尤袤黃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愈疾遂使父子之閒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悚然四年兼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正使先生言陛下累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曰旦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章寘座右至是章良能劾先生以敵脅君以孝經謗訕不報先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寧宗立七月得請奉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俄起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柟劾之罷開禧二年參政李璧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柟所劾柟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柟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閒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蘇師旦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尙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屬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璧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予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請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且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即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給事中內侍有久竄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尙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

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驗譬
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黜陟遂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
聽彌遠自辯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頁
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與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
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
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
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册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
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
朝制命書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
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
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尙言事也御史石宗萬劾之降二官永不用
八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
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謚文節
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閒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
爲眞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咸也朱子
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
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
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援之以自助遺第仰胄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
太平之讁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補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眞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
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
又不止於橫浦之所溺也然知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
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略其言可也昆命元龜之說宋家
制誥文字用之頁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
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
四百一十二卷今多不傳

經鉏堂雜志

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之而已矣惟
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爲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
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
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彼過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
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尙多又
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於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
之

父母笞怒其子不以爲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
亦笞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此夫子教
由求之法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汨於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
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二
傑矣然齊齋之佞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
極也其中亦有粹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鉏堂雜志十條其一條移入荊公新學

略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窗先生貢臣 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

衡麓學案表

胡寅（文定長子，龜山、荊門門人。二程、朱氏所傳，再傳。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 子 大原（別見五峯學案）
- 從子 大正
- 毛以謨
- 劉荀

胡寧（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別爲五峯學案）

樂觀國（並衡麓學侶）

江琦

胡襄

韓璜（並見武夷學案）

劉衡（別見百源學案）

張祁（並衡麓講友）
- 子 孝祥

趙鼎（衡麓同調。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高登
- 林宗臣
  - 陳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元中（並梁氏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覆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卓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梓材案：衡麓學案，謝山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劉鄭稱致堂學案，後定序錄又易其稱。又案衡麓爲武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得不顯然標之，曰衡麓學案，五峯倣此。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雲濠案：陳直齋云明仲文定兄子也，本其兄子。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秘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爲祭酒，薦爲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生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茲，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既張忠獻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差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訃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緣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墨衰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既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爲所忌。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推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釋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蟻蟲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舉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興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衆，則釋氏必以爲信檀家根源愛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於如來塔命終生兜率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皆隨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爲業，向塚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狸飛鳥，草木荊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壽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爲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誘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兜率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欲黑爲白，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瘠啞聾瞶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昔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誘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顏之推曰：信毀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乃爲欺誑，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鑠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夭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齊，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書命庸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旦暮者，何乃稱于君子之前

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簞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爲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蠢蠢焉千百其羣者爲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諳理窮神及閱釋宗反同儕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修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于是焉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剷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戸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感詐昧無稽之言所不能鉗卓然自信罷斥不疑使後嗣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傚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戮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皆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僧周武毀滅教從儒禮秉操蹇然守死無憚帝嘉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賢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瞞矣此亦啓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眷言眞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遂下詔命顧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開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勸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儻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蹇淺守正不固乃奉承辭命參勸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嚮思暴卒見二子持簿引嚮庭對官聽案覆罪怨官吏傍有舊識者擾思舉手招嚮曰吾爲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贖餘祐卻放還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于無間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爲人庇覆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絏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僞之家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曾此造經鑄鐘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僧元果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儒問其是非儒曰佛力不可測陛下譯子般若會中歸然不一更況注經自發現行帝歎然若悔嗟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體所欲而萌爲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誑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況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摇翰于至誥之場冥心于真常之境非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于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真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齊譽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毋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方善能治制何必縱情于細近邪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埽除泯滅而不可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過聖賢因其真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閔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僧閔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邪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隨手煨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邪自達摩而後凡叅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奪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兄弟哀訴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真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即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埽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係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儒儒小智嘗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很慘酷虺豹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慨慕出世年二十三剃髮其父于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擗重關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訴見子無期鑿井通道託事興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閒或見或聞動心興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水之溼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埽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

釋惠豫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

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闇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簀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旣不以死爲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于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爲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尙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邪旣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决必傳之以爲美談今觀其告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愛衆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澆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踣于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爲障謂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卽是理理卽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執而足行者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刲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衆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闊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有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塞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闊于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闢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歎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奧阼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奧阼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闢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尙書李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聞遂謂眞宗可了何異鸚鵡見金寶之堪貪乃言崑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是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要褭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操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爲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

違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違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攘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者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晦然賴先聖之說尙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蹤于孟子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于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辯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惛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是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背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信邪

釋明瓚于衡嶽閒居李泌隱南嶽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嶽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旁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往來此見之于傳記乃事之實不知明瓚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謁瓚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爲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辭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禮哉以鄴侯氣宇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相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閒有名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己人人同轍家君棠窗中官遊湖南偶與一僧倡酬一絕詩句尋卽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鐘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攀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後足以誑惑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聖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挂于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子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既爲揖敬或謂滯于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于巖穴之閒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國王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增滯寵之譏慨然著論秖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華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華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華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誓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辭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眞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然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于得正正則無此矣得正則所見亦正

東晉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應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常人假飾服以傲憲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修善之俗廢于聖世臣所未安詔曰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既擬人倫而于世主略其禮敬邪卑尊不

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率上崇順出于自然臣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議遂寢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于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遺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于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國大臣反主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夭壽稟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燒香祝壽曰無量壽佛者蓋所諂諛世主稱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齋素豈不深受回向其終何如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何病其賢其德不修雖期頤如莊蹻何救其惡故詩人詠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問其賢不肖苟于己有分毫之利則焚香唄贊書榱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豈彼不知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爲言利與善之閒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爲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祝之曰今上萬歲當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宗羲案吳必大問崇正辯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釋亦爲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迹上斷畢究其迹是從那裏出來明仲說得明白某案致堂所辯一部書中大概言其作僞雖有然者畢竟已墮儻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閒其徒報應變化之論後來愈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說增益之牛毛繭絲辯之所以益難也

梓材謹案謝山于崇正辯標目上記云宜再采擇如其修補宋元又案五峯文集謝山節錄之致堂集亦當補采惜盧氏藏底宋參

附錄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人也

衡麓學侶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梁歸正先生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俾無父無君之術侵蠹人紀會所在道梗阻于上聞紹興壬戌聞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陽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鄒魯而無趣竺乾也詒書致雜文一編致堂稱而揚之後三年卒年五十九著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較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書教十五卷卒之踰月其友人陳元中率其門人約古禮葬之而致堂誌其墓蓋其所與遊獨高陳二子云 參斐然集

梓材謹案謝山爲端溪書院先師祠記云梁先王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然其年長致堂十二歲止稱學侶可爾

衡麓講友

教授江先生琦

直閣胡先生襄

諫院韓先生璜 並見武夷學案

庶官劉先生衡 別見百源學案

直閣張總得先生祁

張祁字晉彥歷陽人以兄邵使金恩補官先生負氣高義工詩文趙豐公張魏公皆器遇之與胡致堂交最善時秦檜疑之會其子孝祥擧進士第一誣先生以罪付大理檜死獲免累官遷直祕閣淮南轉運通判以孝祥仕獲顯不復干進卜居蕪湖晚嗜禪學號總得翁 參史傳

附錄

林拙齋紀聞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閒如食飲衣服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

晉補

衡麓同調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梁氏講友

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臨漳人號東溪先生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招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譏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湘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淅水沴之所由而遂被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先生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 參朱子文集

陳先生元中

陳元中閩人居番禺

梓材謹案周益公誌胡忠簡長子承務墓云隨忠簡謫新州時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元忠蓋即元中傳寫之異

衡麓家學 二程三傳

胡伯逢先生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簽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誠崇安人致堂先生從子也以任入官累遷泉州簽判賊有逼臨漳者泉爲鄰境城門晝閉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邏卒捕之同官欲斬以徇先生不可曰賊豈無攻具乃以短斧思破城邪訊之果樵者時人稱之 補

衡麓門人

毛先生以謨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爲題其齋曰不息而五峯爲之記 補

知軍劉先生荀

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横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二卷都梁記聞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 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忠肅公蓋忠肅摯之後于子駒爲兄弟行又稱嘗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横浦二侍郎冀不棄四墉五典以示爲子駒見元城學案

張氏家學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直秘閣祁之子也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祕書正字初對首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今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累遷起居舍人罷知撫州平江張魏公自蜀還朝薦之召赴行在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卒孝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 參史傳

高氏門人

主簿林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登之門登乾道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近思錄北溪卒爲儒宗實先生啓之也 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伯澡爲北溪敘述云高東溪門人林主簿宗臣鄉之先儒也一見奇之是道南源委所本唯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晦翁之門

林氏門人 東溪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別爲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五峯學案表

胡宏 文定季子龜山荊門門人二程朱氏靳氏再傳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 從弟實
- 子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從子大原
- 從子大本
  - 楊大異 胡氏所傳
- 張栻
- 彪居正
  - 劉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吳翌
- 孫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 趙師孟
- 趙棠
  - 子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 向浯
- 蕭□
  - 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樗
彪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並五峯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梓材案五峯傳與及門諸子梨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爲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堂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嗚呼此眞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爲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爲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爲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爲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乎物各得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爲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感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閒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衞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

學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于事物之閒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閒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朱子自註書說本明今別改定如此○呂東萊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雜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東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朱子曰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于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汩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朱子曰案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乎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

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横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事言未曾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生死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必別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悉刪去○朱子曰某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閒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于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

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求心之問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閑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閑此心遂成閑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略于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若邪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朱子曰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南軒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朱子曰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案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宗羲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閑愚以爲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爲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爲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五峯先生語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南軒張子序胡子知言所述五峯先生之言從謝山補錄南軒文集移入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辯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眞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眞心邪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答曾吉甫

魏鶴山曰胡五峯此等語直是廣大而精微某亦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梓材謹案此條與鶴山語從梨洲所錄鶴山師友雅言移入

五峯文集

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爾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者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句斷與曾吉甫

梓材謹案此條上半截九十八字移入震澤學案

河南先生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屬昏之事室家之好嗣續之託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于是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百姓則日用而不

知爾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絶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未知其所指之心何以爲心所見之性何以爲性兒得毋未之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仁爲體要義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此道所以爲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爲事絶滅天倫屏棄人理然後以爲道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吾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以事爲障以理爲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與天下大同言雖精微行則顚沛若大本旣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詖淫遁奇衺流遁之辭善迷人意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以上與原仲兄

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欲復古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于郡縣之閒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掃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今保伍之法猶在就其中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日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爾

祖望謹案此條惟論田制曰且井之可也此句觸突不可行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足乃是自暴自棄左右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今且當以速成爲戒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亦不爲無益若篤實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其說夫子弃軼絶塵事類如此矣

爲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以上與張欽夫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五峯與南軒書六條其二條移入南軒學案

吾徒幸不溺固于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忘于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

書靜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之心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

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

前輩凋零殆盡續之使不絶正在後輩其可聽此事若存若亡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于流俗不可不戒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卻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

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三種人蓋修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于修短亦聽之未嘗別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在衆人則不奈何著死爾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疏水曲肱安靜中樂未是眞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是眞樂此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汩沒終身永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

嘗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于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儔乃自棄于一物可惜哉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有益若見一義卽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閒以上與彪德美

聞公每言總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鉏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淸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

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欽夫之言眞有益便可于此痛加工夫

辱許顧我少留幸甚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眞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亦空相守也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于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于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眞見光陰不易得擢穎之人亦

有望于審策也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頽吾徒當以死自擔 以上與孫正孺

附錄

紹興閒先生書上書略云徽欽二帝劫于讐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庶得復還父子兄弟得重相見引領南望九年于茲矣陛下乃北面事仇偷安江左亦何誤邪又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何權中正之易去姦邪之難

高閑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大上皇劫制于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傷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遂遠引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天罔人孰甚焉

勸樊茂實沈元簡二御史請立國本 補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于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于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後從事于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個敬此爲名論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于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閒而已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于議論之閒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于文字閒者復止于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閒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後來翻閱所知終是短底向來見其短而忽其長正是識其小者 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周禮不可信王畿之外甸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湊合豐洛之地方得千里甸稍縣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爲劉歆蓋起于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者大半然紀綱制度纖密處亦多看周禮須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引後世之法便不是 補

五峯學侶

開府胡籍溪先生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侍郎李先生椿

彪先生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五峯家學 二世三傳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五峯之從弟也先生年十五初習時藝五峯謂之曰文章小技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爲聖賢也先生曰竊有志于此願有以詔之由此就學以門蔭補將仕郎不就銓選以講道爲事晚得欽州靈山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卒年三十八與考亭南軒皆有辯論未嘗苟合也

廣仲問答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憒驕險薄之有

復卦下面有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之心乎

以覺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胡廣仲不起可傷渠邇來雖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之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伯逢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逢五峯之從子也雲濠案伯逢爲致堂先生長子先生與廣仲澄齋守其師說甚固與朱子南軒皆有辯論不以知言疑義爲然

梓材謹案龜山語錄陳幾叟羅仲素與先生所錄豈先生嘗及龜山之門邪或先生諸父從龜山遊有所傳錄而先生錄之邪

伯逢問答

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傳道端的之語恐不可爲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爲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何病之有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爲近也

觀過知仁云者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也

胡季立先生大本

胡大本字季立茅堂次子伯逢弟也梓材案先生乃伯逢從弟與南軒共學于嶽麓補

五峯門人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彪先生居正

彪居正字德美湘鄉人也其父虎臣從胡文定公遊先生因事五峯五峯疾病先生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于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著述雖不傳然觀五峯所答先生書皆志其學之大者蓋南軒之下即數先生當時有彪夫子之稱參

梓材謹案先生問心與爲仁于五峯見上知言

吳澄齋先生翌

吳翌字晦叔建寧府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五峯歿又與張南軒胡廣仲胡伯逢遊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無不從之參決所疑築室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九朱文公集有行狀

澄齋問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于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于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爲之主而心根于性是情亦同本于性也今曰若既發則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爲主于中乎

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還將孰爲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爾

姜定庵曰人心道心同是一心正謂此也

孫先生蒙正別見元城學案

監嶽趙先生師孟

趙師孟字醇叟□□人以蔭入官監永州酒稅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從五峯遊餘三十年自以爲未有得其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累未遣頗以爲病一日晨起洒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而不答已而語其友人曰吾今而後始爲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凍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乾道八年卒年六十四

趙先生棠

趙棠衡山人少從五峯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魏公于督府魏公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乃命子南軒與先生交先生之子方又從南軒學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

向浯字伯源薌林侍郎仲子也從胡文定公遊卒業于五峯端重有父風以邵陽通判掛冠歸補

蕭先生□

蕭□南軒高弟定夫之父也魏鶴山述定夫之言曰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云參鶴山文集

胡氏所傳

修撰楊先生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從五峯授春秋梓材案當作從胡氏授春秋嘉定中進士授衡陽主簿調龍泉尉召對極言時政進直祕閣

謝山跋宋史列傳曰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除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尙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于五峯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閱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殊于嶽麓弟子吳趙輩尙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茅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碩果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梓材謹案五峯兄弟致堂以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卒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衡山謂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蓋與籍溪前後卒若廣仲之卒在乾道九年癸巳值後十一年又七年而南軒亦卒茅堂未詳其年其卒亦未必在廣仲之後縣橋先生所從受春秋者倘在五峯之子孫暨兄弟也

彪氏門人二程四傳

提刑劉退庵先生強學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家學

忠肅趙先生方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氏家學

蕭定夫先生佐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劉胡諸儒學案表

- 劉勉之 元城龜山譙氏門人涑水二程再傳安定濂溪三傳
  -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 胡憲 文定從子譙氏門人伊川再傳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 魏掞之
  -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 劉懋
    - 子 爚
    - 子 炳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邵景之
  - 方耒 見下屏山門人
- 劉子翬 洛學私淑
  - 從子 珙
  - 從子 玶
  -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 陸祐
  - 劉懋 見上籍溪門人
  - 方耒
  - 黃銖
    - 陳以莊
  - 詹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林之奇
  - 李楠
  - 李樗 並見紫微學案
- 方德順
-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並劉胡學侶

宋元學案卷四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胡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所以表晦翁之師也內胡籍溪傳本在武夷學案黎序錄移入之

劉楊門人馬程再傳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少以鄉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元祐書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于篋底深夜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學易于譙天授定已而厭科舉業南歸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結茅別墅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籍溪劉屏山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閒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劉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先生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韋齋卒屬以後事且戒子受學焉故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卒年五十九雲濠案是傳原題聘君劉致中先生諡簡肅

附錄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竊竊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倈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于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柄國政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下不顧利害敢蓋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識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歿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于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林少頴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采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槧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遭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遭迍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從黃氏補本錄入

武夷家學伊川再傳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文定從父兄子也從文定學即會悟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先生獨與鄉人劉白水勉之陰講而竊誦焉既而學易于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日棄諸生歸隱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遊日衆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學教授先生猶不起郡守魏矼手書勸始就職迪諸生以爲己之學諸生爭化共留七年不徙以母老監南嶽廟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先生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召爲祕書正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顧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無有敢顯言者先生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左宣教郎主崇道觀歸初先生與劉白水俱隱又與劉屏山子翬朱韋齋松交韋齋將沒特屬其子文公熹並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最久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號者也年七十七卒諡簡肅

胡籍溪語補

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祖望謹案時范伯達被召問之先生不應再三叩之答以此語

附錄

先生歸隱故山決意不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賢士大夫皆注心高仰之于是朝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呂公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于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折公入西府又言于高宗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郡守魏公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始不得已出拜命

紹興己卯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詩云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後又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時劉珙自祕書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靈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塗塵埃山更好

先生資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榻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

先生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謝山書文定傳後曰宋史別列籍溪于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檜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又曰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尙有胡居士熟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洛學私淑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忠顯公鞈仲子以父死靖康之難痛憤廬墓三年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通判興化軍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閉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珙斂而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名士韋齋朱先生且以子文公托之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于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文公嘗請益先生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己所葬處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雲濠案先生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子珙編朱子序之

聖傳論

吾觀古聖賢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晦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悟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循以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

附錄

先生學尤深于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撓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翼翼以養其聖邪

或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朱子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劉胡學侶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陸祐字亦顏侯官人也以進士爲主簿尋爲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又任福建茶鹽公事官所至盡心職事察冤獄有惠政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者笑而不答其守身持家不隨俗爲好惡不顧人之是非一準禮經沈酣經學篤信自守閩中自古靈先生倡道其後游楊胡三子得程氏之傳先生則自得之者也東萊呂居仁入閩福州諸子如李楠林之奇李樗輩皆從遊焉居仁歸浙之奇輩無所卒業適先生自楚中歸大喜遂造其門居仁寄詩有云時從陸丈人共此一篇書者也里人乞爲本州添差教授葉石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學者稱爲支離先生其晚年所自署也 補

附錄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尙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于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觀此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

從黃氏補本錄入

庶官方先生德順

方德順莆陽人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時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遇以卒 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方德順侯官人呂東萊祭林少穎文有云屢膺之貢者方若論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此原注方德順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白水門人爲楊三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籍溪門人伊川三傳

直閣魏艮齋先生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寧人嘗師籍溪胡先生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艮齋先生乾道中詔舉遺逸力辭陳相魏公俊卿雅知先生招致甚力乃以布衣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亦不報喟然歎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不足以感悟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曾覿召還復累疏諫遺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救正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先生始或嘗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浼我素與朱文公遊趣向相同召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祕閣

附錄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聞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于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于學無不講而尤長于前代治亂興衰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故相趙忠簡謫海上歸葬常山衞守章傑雅怨忠簡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識者先生適客衞獨慨然以書譙傑傑亦不能害也

先生諫曾覿事又以書切責陳魏公魏公亦不堪乃因其告歸罷爲台州教授覿時至龍山已久候先生去然後入

朱子記先生贈告後曰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竭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何如邪因書所記幷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其子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于忠讜云

張采謹案君子難進易退大約綽有餘地若待上厭而始歸則斥逐隨之矣功名中一輩所以昧昧爾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屏山胡籍溪學以文林郎奉祀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爚其子也

縣令邵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季山古田人横渠弟子彥明之姪早負文名登第後攝教建寧受業于籍溪胡氏之門官止莆田令先生幼喪母事繼母以孝聞所著有玉披集參補

縣令方先生耒見下屏山門人

屏山家學

忠肅劉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安撫使子羽之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屏山先生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先生不至檜卽諷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終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與南軒晦翁訣皆以未能爲國雪讎爲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先生事繼母以孝聞功緦之戚必素服以往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鎭民愛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共父今日違官似皆不遠之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于兄愛之尤深責之尤重補

祖望謹案是時共父以憂歸

又曰前書勸共父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竊惟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辨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君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實有所妨害兄其以此意開廣之補

從事劉七者先生玶

劉玶字平甫屏山之子仕爲從事郎自號七者翁每與朱晦庵諸名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少傅公子羽之幼子也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娶范直閣如圭之女

附錄

朱子與平甫書曰學問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補

又曰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補

屏山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見上籍溪門人

縣令方先生耒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也曾祖元寀曾共學于伊川從父藏則王信伯之私淑也先生爲南軒之客亦與朱子共講學雲濠案一本云少孤貧苦學游建安參謁朱子乾道中登第爲番化尉以直道待南軒在幕府中無阿辭南軒嘗曰友朋之足與共死生禍福者耕道也已而以先生與游九言並薦爲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者官終連江令後村以先生置朱張弟子之列非也觀勉齋跋先生遺墨則可見矣先生有弟曰禾亦講學補

梓材謹案方耕道有二一名疇弋陽人一名耒莆田人謝山始并爲一人而立之傳云疇從橫浦籍溪晦庵屏山遊既復抹而分爲之傳于弋陽耕道傳云疇從胡文定父子與橫浦諸公遊于是傳云與朱子共講學籍溪爲文定從子與屏山皆朱子師弋陽耕道既從胡氏遊則莆田耕道必屏山門人而與朱子同學矣

隱君黃穀城先生銖附門人陳以莊

黃銖字子厚建安人也隱居不仕從劉屏山遊屏山門下朱子最爲大儒而先生亦其眉目也屏山歿遺文散落晦翁與先生讎校以傳國朝而卒所著有穀城集五卷朱子序之謂其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曹劉棘古皆得魏晉以前筆意而西山後序述其詩曰先生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此不愧爲屏山之徒矣有高弟曰陳以莊字敬叟其甥也亦工詩修

總領詹元善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氏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李和伯先生楠

李迂齋先生樗並見紫微學案

恆軒家學伊川四傳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三

趙張諸儒學案表

- 趙鼎　子文門人，百源、伊川再傳，安定、濂溪三傳
  - 子 謐
    - 曾孫 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王大寶
    -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 張浚　譙氏門人，伊川、東坡再傳，安定、濂溪、老泉三傳
  - 子 栻　別爲南軒學案
  - 子 杓
    - 孫 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 王十朋
    - 子 聞詩
    - 子 聞禮
  - 楊萬里
    - 子 長孺
    - 宋晉之
      - 弟 習之
    - 劉儼
    - 呂陟　別見南軒學案
  -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 陸游　別見荊公新學略
-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 陳良翰
- 芮燁
  -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 蔡幼學
  -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 陳鵬飛　並趙張同調
  - 黃補
  -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游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游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於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序錄原底作趙張二公學案後定序錄刊本並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子文門人　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先生言自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先生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乞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先生言企宗非軍功特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蜀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瑗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沖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閒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幸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先生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譏其無所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嘗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顧先生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先生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先生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執先生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

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爲檜可共大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沒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人之明顧竟爲檜所斯斥逐流離齎志以歿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參史傳

天授門人程林同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卽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與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檄秦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問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先生怒令責狀既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皆降金先生退入閬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鼎薦除知樞密院事卽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鎭江節度之兀朮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么先生奏遣武穆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偪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爲沂中所敗遁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回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卻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讎恥上未嘗不改容流涕酈瓊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治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徙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淩哲論先生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

生迎拜道左衞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累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生所規畫浩每沮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栻赴行在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爲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隆興二年奉詔行視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卽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諡忠獻先生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生行實或以所述事止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祔廟議配享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瀆之辱然和尙原宿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者矣嘗與趙忠簡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允文汪文定應辰王忠文十朋劉忠肅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閒謂韓蘄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爲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 參史傳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 見鶴山集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曾暢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瞿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尙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眞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擧江州太平興國宮旣爲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擧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 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芮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爲仁和尉荒歲戢道匿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郎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簡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謗訕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爲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責也對簿力辯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誣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壓埃奔走人之句以爲怨望竄化州檜死召用爲監察御史其爲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舊例供饋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盡以領犒郡尉之缺于月給者時謂其淸不近名利不違衆尙書左僕射葉顒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蹶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爲學官樞衣講學昌明斯道先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闕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太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

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爲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思也行當報卿已而上約略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爲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還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燁至尙書

祖望謹案芮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采其說易之句曰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餘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爲小人言也離之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感感則凶矣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熺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爲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賵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興于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荊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熺爲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熺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熺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子奪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覩妖星聚飲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濠案直齋書錄解題作書解詩解謝山劄記亦然）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戍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端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關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得全家學（邵程三傳）

知州趙先生謚

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永州太守楊東山言某初筮爲零陵主簿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敎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型（參鶴林玉露）

得全門人

尙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建炎初廷試第二差監登聞鼓院奉祠趙豐公謫潮先生從之遊日講論語後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即命其子敬夫從之學改知袁州召爲國子司業孝宗時遷禮部侍郎諫議大夫上疏劾宰相湯思退主和誤國罪改兵部侍郎力乞祠後召爲禮部尙書（參姓譜）

紫巖家學（程蘇三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張杓字定叟（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杓）魏公次子而南軒先生之弟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先生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改知衢州南軒之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糴先生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㸑先生分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侍以恣橫先生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届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累遷至戶部侍郎面對言事忤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

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貪緣宣諭求免先生奏論如律孝宗觀湖先生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繳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聞道疾馳以聞先生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先生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先生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先生爲首次子忠恕 參史傳

祖望謹案定叟力排同甫

紫巖門人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先生以攬權對高宗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先生裁決如神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先生身兼四者以應詔召爲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先生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奏解楊存中兵權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先生以爲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扶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歷除侍御史論史丞相浩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亂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及楊存中復用出知饒州丞相洪文惠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先生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復知泉州入爲太子詹事禮遇有加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曰忠文先生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歿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武侯顏平原寇萊公范文正韓魏公自比朱晦翁張南軒雅敬之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尚多有聞先生風聲皆服其行事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先生爲第一先生之學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尚書論語解梅溪集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張魏公所薦當以紫巖爲受知師其劾史忠定也謝山謂其直稱過云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杜門謝客先生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魏公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魏公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縣以大治以薦召爲國子博士南軒以論張說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除提點刑獄請于湖憲二州築外砦俄以憂去召爲尚左郎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累累數千言請以選將備敵爲事又言天下事有本根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爲本根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先生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官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先生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先生上疏力諫高宗未葬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先生上疏劾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無形之禍起于朋黨積於近習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先生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先生以失職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先生當奉進孝宗猶不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先生疏其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開禧初召復辭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節先生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文忠必大文忠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先生爲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先生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

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先生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載誠齋易傳二十卷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子長孺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誠齋集有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嘗從學故自稱門人則又在胡門矣

庸言

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淑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程子謂君無旅也流于汾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作易與說易者諱之耳非諱也不忍言也

趙簡子問史墨以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說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意如何人而干之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詩云無教猱升木

禮者免刑之大閑

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

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容而無敵

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臧堅以齊侯遣奄人唁己爲恥後世以閹人薦己而不恥袁盎以宦者參乘爲恥後世以宦者參國而不恥

人之爲不善一而足爲善百而不足

博愛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是離婁可譬也趾焉而已是師冕可恥也目趾具而已矣

張敞不貸昌邑王以警其身可謂賢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仁可譏也建恭爲子職而可譏乎

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見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寒暑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矣是數者非人告也心告也

引重者先進之戚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惟道義之氣塞乎天地

惟受責者能爲君子

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子路不悅宜何從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爲也夫子不可爲也

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二謂老釋

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秦人之尙功術猶人之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其究則死也忽焉

見乎表者作乎裏形于事者發于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

學者莫上于敏莫下于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不可恃者天不可畫者人

禮義廉恥柳子以爲二其實一而已矣恥是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龜山學案

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

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

有敗詐無敗誠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于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嘗失旦于昧爽

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中和之功至于位育若是其大乎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乎城之役一怒萌于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

水能湮夫火而隔之以土則蹙者爍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水在其內而壹之警外違善之出而不揜者肯之日月在其外而騙之輝內違善之入而不拒者肯之

始會而陽之終也旣會而寒陰之窮也

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精氣爲物神而明也游魂爲變明而神也

湯至熱也久激而涼泉至寒也條咽而溫

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于大法

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

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曰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神領意會者見譏于滕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見誹于開門授徒之師噫

橫渠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然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何謂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噓吸乎

或問仕曰事長官莫太親任事莫太專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楊雄氏之論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孟子之時已有二家者流之說

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爲非禮勿履之事

宮之奇與百里奚臣子宜孰則曰宮之奇哉爲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宮之奇與日月爭光矣

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古之所謂爲人者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將以其止于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而遽自以爲足乎

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故不可須臾離

水爲冰雨爲雪精氣爲物也冰爲水雪爲雨游魂爲變也

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爲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云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又以諛湯者諛禹而何以爲堯地聖人未嘗諱天災

何謂安其身而後動安在動後非變則悔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慮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文集

士窮于窮亦通于窮達于達亦病于達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其曲學阿世之資飲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後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爲心齋坐忘之地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轂粟上張子韶書

文子道未爲窮固也然嘗之璞璞爲器璞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璞就而不成童則又毀之毀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于斯答朋子和書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先生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大節固卓然然豈不前知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答余侍郎書

謝山敗楊誠齋易傳曰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于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眞漢水盎而寒潭清之會也中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邃子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

承議羅先生博文別見豫章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荊公新學略

國器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祕監陳先生武並見止齋學案

少南門人

縣尉黃吾軒先生補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莆田人紹興中從父宦遊惠州得禾嘉陳少南師友之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艾軒講學城南先生在城東幾與齊名官至高要縣尉有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元龜門人胡楊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定叟家學 梭齋四傳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梅溪家學

提刑王先生聞詩

王聞詩字興之梅溪長子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始從梅溪遊太學梅溪于法當任子先生曰二父老矣請先及梅溪卒而先生爲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忠定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世未獲論建然正學讜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搖 參葉水心集

運判王先生聞禮

王聞禮字立之梅溪次子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惠安丞時禁私庵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姦先生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之薦其賢先生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 同上

梅溪門人

朝散宋樟坡先生晉之 附弟習之

宋晉之舊名孝先字舜卿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遊學徒數百人獨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經魁南省歷知臨海光化奉化縣通判信州以朝散郎致仕自號樟坡居士著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弟習之少先生四十歲亦恭謹好學事先生猶父也 參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先生梅溪題名賦稱名孝先字舜卿

毓齋家學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楊長孺字伯大毓齋長子號東山以父蔭守湖州彈壓豪貴治聲赫然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擢經略廣東以己俸代下戶輸租遷福建安撫使真西山入相理宗問當今廉吏以先生對端平閒加集英殿修撰年七十餘致仕卒謚文惠 參江西通志

毓齋門人

劉先生儼

劉儼字子思安福人也學於毓齋益公有序贈之嘆其才名二十五年而不遇者也

監司呂先生陟 別見南軒學案

得全續傳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范許諸儒學案表

范浚（默成講友）
- 從子 端臣——范處義
- 虞唐佐
- 柴詰
- 陳九言
- 邵恂
- 高栴（父廉）
- 張龜年

許翰（梁溪講友）
- 高元之（梯老續傳）

許忻（紫微講友　並程學同調）
- 陸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蕭楚（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 胡銓（別見武夷學案）
- 馮澥（父山）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范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 梓材案是卷諸儒各別爲一家者謝山特立學案以類敘之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也世世家賸仕先生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 雲濠案香溪集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註孟子 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朱子謂先生不知從誰學案先生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孑孑爲世俗趨慕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也顧當南北宋之交關洛之書盛行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先生所爲文集若未嘗見關洛諸公書者故絕口不及也而其言則多與之合先生又及與默成交此事之不可解者要之是時學者如閩之支離先生陸亦顏屏山先生劉彥沖以及先生皆承伊洛之風而出者雖不在見知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二十二卷 雲濠案香溪集二十二卷爲其門人高栴所編其姪端臣稱之收入四庫集部 抑子讀先生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則甚有志于用世特以其時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石隱者流也

香溪文集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心箴

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 進學齋銘

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于危微之際得之 舜跖圖說

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癯然見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恥之爲義不大哉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所恥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故于穿窬則恥于穿窬之類則不恥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孟子亦云以言餂以不言餂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于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恥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于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然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于心則卽悔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 悔說

高帝誅項籍圍魯魯諸儒尚講習絃歌不絕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死且不奪更何物足以移之逮魯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魯人于是多歆慕之去文學而趨利至使世謂魯人好利甚于周人利之能敗人也如此 題貨殖傳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也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性論

祖望謹案此于意之義未融然亦自有見

守約是儉德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凡儉皆可以悠久而無窮 太甲三篇論

人誰不欲使人謂正人君子而卒不免爲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于自欺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而勿爲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殫言而悉數也彼欲以欺人而不知一日之閒自

欺者實多而欺人者不能十一且未能欺人而先自欺幾何不陷于大惡邪夫人有殺心輒形于聲有欲炙心輒形于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甚微而形于外者已不可掩如此乃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孰甚焉是以古之學者必慎獨不覩不聞所謂獨也 慎獨齋記

今人平旦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怱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生者殆有甚于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夫人受命于天正性本具君子保之饞而後己由是則可以無愧于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于蒙曰養正于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爲物穉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于海言水者必期于海學未必遽至于聖言學者必本于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 養正齋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于斷潢絕港以爲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于蹄涔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 拙瀨軒記

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吏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惠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或我欺乎 不畜不欺堂記

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渾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斂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鮮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懸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 自牧齋記

凡益之道非能資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得之裕皆所固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于自知故友直不足于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皆在我不在彼也 三益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缺望很忿怵迫憂懼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于中汩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憒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使不誘于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于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于勿忘勿助之閒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凡學始于存心中于盡心終于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 存心齋記

古之學者用心于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何暇事無益之言哉 訥齋記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于山樂其高于水取其有本于易之象詩之比興凡物理之見于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于老彭下而于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常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于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于是乎失言 答胡英彥書

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怠居困而心事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隕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塗況外物乎 答羅駿夫書

槃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進士第宣和中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舍人孫傅論高麗于

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傳坐罷先生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上疏陳決勝之策种師道罷先生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先生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高宗即位以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宗忠簡澤論車駕不宜南幸且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忠簡先生極論以爲不可李忠定綱罷先生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恐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先生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先生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忠忱發臆不脫儒者本色顧以薰蕕異味斥逐而死君子惜之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參史傳

梓材謹案樓攻媿撰高端叔墓云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是先生爲吾鄉高氏春秋學之所從出也又案吏部員外郎忻乃其弟嘗撰右丞行狀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紫微講友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許忻字子禮梓材案宋史本傳未稱其字此據朱子文集補之襄邑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極論和議不便請正王倫賣國之罪以圖興復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同上

雲濠謹案復齋學案本傳云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見復齋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偉度軌轍皆舉言之可以見所得中原文獻之傳矣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蕭楚字子荊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專國先生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建炎四年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于世雲濠案經義考載鈇胡澹庵序當作春秋辨疑大旨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其門人胡澹庵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先生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後澹庵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于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參四庫書目提要

香溪家學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香溪先生從子也范氏子弟多從學于香溪者而先生最有名于時成紹興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酷嗜學雖入官不少怠書法歷游篆隸以來諸體無弗工學者稱爲蒙齋先生所著有蒙齋集

香溪門人

虞先生唐佐

虞唐佐字堯卿盈川人也從學于香溪者十年中淳而外謹刻意學問善領略香溪稱其十年不異一日也

柴先生喆

柴喆字吉卿永豐人也東書從學于香溪得聞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于治心養氣蓋惓惓也

陳先生九言

陳九言字永叔義烏人也香溪之兄孫壻因從之學養親讀書香溪稱其有志而能勉于行亦自修之士也

邵先生恂

邵恂字子信壽昌人也香溪稱其趨向甚端植志甚篤用力于存心之學

高先生梅父康

高梅蘭溪人也其父康善訓子嘗謂香溪曰兒材下所望先生教以行己之一二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也香溪稱其知本而先生持身謹愼卒爲范門高第

張先生龜年

張龜年諸暨人也香溪稱其胸中易直無歧徑服習不懈爲同舍生所推重

子禮門人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三顧門人 胡周三傳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別見武夷學案

樞密馮先生澥 父山

馮澥字長源安岳人爲清節先生高弟嘗請列春秋于學宮似不負師門之託顧其後位至執政無可稱者惟張才叔死象州獨爲卹其家稍可稱云鴻碩先生馮山精于春秋其父也 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馮鴻碩先生春秋通解文定取之

梓材謹案陳直齋云蔡京用事蕭子荊與其徒馮澥言蔡將爲宋王莽澥不復仕是澥爲三顧高弟故與言時事如是惜其不副所重也

蒙齋門人 香溪再傳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范處義字逸齋香溪先生之族也以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于經學所著有詩補傳解頤新語等書 雲濠案詩補傳三十卷新語佚私淑于蒙齋之門者也

崧老續傳

高萬竹先生元之 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五

玉山學案表

汪應辰 武夷石微横　湍浦紫門人　元城龜山講　山了翁和靖　賈濂再傳　安定泰山焦　氏荊公涑水　百源二程横　渠清敏三傳　高平廬陵濂　讓鄭江西湖　四傳

子 伯時

子 逵

尤袤 別見龜山學案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章穎

張杰

趙焯

鄭僑 附從父厚、樵

　子 寅

王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趙汝愚 父善應

　子 崇憲 —— 孫 必愿 —— 曾孫 良淳 別見雙峯學案

　子 崇度

　子 崇模

　子 崇實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陸九齡 別為梭山復齋學案

並玉山學侶

陳峴 忠定同調

　子 昉 —— 孫 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玉山學案

祖望謹案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於湍石其本師爲横浦又嘗從紫微然横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於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梓材案玉山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其稿尚存）

呂張門人（劉楊再傳）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也本農家子喻湍石爲玉山尉一見奇之許以女以書充匱遂聞伊洛之學已而趙豐公鼎帥江西辟喻爲傔先生從之豐公亦奇焉置之館塾先生由湍石以從諸前輩湖南則胡文定公浙東則呂舍人居仁皆奇之勉以正學年十八成進士高宗覽其對以爲陛下勵精圖治求復父兄之仇亦歷年而駐蹕無一定之地戰守無一定之策進退無一定之人所施行事無一定之規畫何以奏功是在陛下反求諸己而決定之高宗意以爲老儒擢置第一及唱名則少年大喜特書中庸以賜豐公出班謝先生本名洋至是改賜名將即除館職豐公請且歷外任以老其才乃授鎭東簽判待闕狀元故事無待闕者而先生省試亦居前列合以陞甲轉官豐公又令姑已之先生感豐公意厚聞張横浦講學又往從之横浦故與湍石善見先生來喜曰少年登上第乃急忙來就學邪豐公出帥紹興先生始之任幕府事皆諮焉方旱令先生禱之而即應越人歌之曰此相公雨豐公笑曰此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金人方歸河南地先生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今雖通好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乃方且肆赦褒寵以爲遂休兵息民矣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日意外之患乎此所謂因循無備者也力排羣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于是輕躁者阿諛以取寵畏懦者循默以固位忠臣正士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閒此所謂上下相蒙者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此其時矣秦檜大怒出爲建州判遂請祠寓居常山之蕭寺饘粥不給處之裕如益以講學爲事已改判袁州以趙豐公喪經其郡遣兵三十人護行祭文有忌諱爲衞守章僚所發被訊祭文已火胡致堂爲言之檜得不竟及爲廣州判檜將興大獄以趣張魏公連逮者數十家先生與焉獄甫具檜死先生幸免明年召爲尚書吏部郎遷右司先生流落嶺嶠十有七年至是賜環方向用顧以親老乞外知婺州丁艱服除以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尋權吏部尚書奏敎李顯忠冒賞尋權戶部侍郎兼侍讀力裁冗費時方內禪一時大典禮多出先生先生故與張魏公相知及魏公三出師先生卻以爲未可謂魏公曰相公不如且爲上正心誠意以固其本然後議邊事魏公不能用會議上皇尊號先生謂元豐所罷不當復舉又謂光堯二字之非堯豈可光上皇聞之不喜先生乞外知福州未幾召爲敷文閣待制請以朱子自代二年以敷文閣直學士充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時蜀困于徵求民力且竭先生撫循甚至盆除百方詳見樓宣獻公所作行實文繁不載（雲濠案宣獻攻媿集無文定行實）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言應辰與陳良翰張栻臣所不及有旨召還道中再乞祠不許入對以畏天愛民爲言幷爲上言蜀弊政之未盡去者請幷除之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幷侍讀數陳六事顧望議者多不合皆忌之而先生嘗爲上言陳良祐在蜀多譏良祐聞而譖之良祐故亦負時名至是以私憾進閒言上遂疑之先生多革夙弊中貴人尤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皇指以示上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先生知之力求去已而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乃力爭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以捷馬過平江先生簡其禮玉歸復譖之遂以平江米綱有數貶秩先生力請祠自是臥家不起尋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三年卒又七十三年賜諡文定先生于學博綜諸家其知福州也延致李延平講道甫至而卒其骨鯁極似横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嘗佞佛粹然爲醇儒高孝二宗皆知之而卒不能竟其用爲可惜學者稱爲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雲濠案先生文集散佚四庫重輯爲二十四卷）

玉山文集

君子不願乎外是以不怨天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答徐漢英）

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義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

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季札觀韶箾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與汪叔書

天下之事常傷于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愨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矣則笑矣然出于銳氣非出于誠心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交友間苟見其過猶爲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君臣乎答徐知止

文潛性論爲謂善惡混固非然彼蓋質之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曷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答葉南英

天下之禍有養成者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此激成者也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伊川嘗曰中則正矣正或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謂之不正答梁子輔

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終不相妨與方叔與

示喻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然方其未至雖欲便造乎易而勢有未能與朱元晦

陰陽隔屏理有常數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求多福弭禍于未形起福于將來與程尙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迄之放棄典刑闊略世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讀歐陽公書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玉山文集二十九條今移二條爲家學立傳于後又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移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移入衡麓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蜀學略二條又一條分作兩條移入高平講友學案各一條

附錄

呂東萊與端明書曰侍郎丈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

朱子祭之曰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

玉山學侶

呂先生大同別見紫微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父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宗室楚恭憲王七世孫居餘干縣父善應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篤行聞于世先生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靑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轉著作郎知信州台州除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奏撤內侍陳源總戎之任自是內侍不復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分羌勢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尙書上以貴妃黃氏暴薨得疑疾不朝重華宮先生往復規諫帝后皆悟乃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先生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宗室不爲執政詆先生植黨沽名臺諫陰附疏入不報上爲黜義端補郡未幾遷知樞密院事五年孝宗崩先生以上有疾乞太皇太后垂簾且請攝行祭禮又以國本係乎嘉王奏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懼佯仆于庭密爲去計先生與徐子宜葉水心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憲聖乃命皇子卽位卽與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先生兼權參知政事先生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與彭忠肅皆以言去侂胄勢益張引其黨謀擯先生指當時賢

者姓名爲先生之黨上意不能無疑于是陳止齋吳畏齋劉後溪各先後斥退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先生以同姓謀危社稷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博士楊敬仲太府丞呂子約亦以爲言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訴先生之忠侂胄忌先生益甚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御史胡紘連疏妄劾竄永州安置先生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所窘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先生學務有用常以司馬溫公富鄭公韓魏公范文正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南軒朱晦翁呂子約汪玉山王梅溪胡澹庵李巽巖林艾軒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先生既沒黨禁漫解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於朱張行輩相等大愚已後之玉山以至艾軒其年皆長于朱張先生于玉山里居爲近雖斷爲汪氏弟子列爲學侶可也又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趙忠定公家登學案者四世六人先生四子及孫必愿見本卷其一人則先生曾孫良淳也見雙峯學案

附錄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子直庶幾善道而于事物似未盡諳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辭翰倫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棄瑕使過亦何妨公與子直厚胡不語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忠定同調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陳峴字壽南溫之平陽人以祖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辭科賜第歷還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先生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最聞以祕郎召累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卒贈宣奉大夫開禧初韓侂胄將啓兵端欲用其親吏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先生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躐遷遙郡者先生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歐死獄事劾之以免士論高之著有東齋集三十卷（參真西山集）

玉山家學（劉楊三傳）

汪先生伯時

汪伯時玉山子其在官也玉山與之書云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愧又云韓忠憲公家書曰答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八子貴顯其報也今豈求干福但求免禍用刑尤宜哀矜

尚書汪先生逵

汪逵字季路玉山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用事斥僞學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眞僞所逐多名士先生入劄子辯之德秀以先生爲妄言幷斥之閑居七年參政李壁力言于朝嘉定初召爲太常卿遷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爲玉山次子樓攻媿題其所藏高宗宸翰言其能繼世科恪守家法博學多識雄有父風

玉山門人

文簡尤遂初先生袤（別見龜山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章穎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先生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濂溪祠以平宜章寇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先生始累遷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當國先生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先生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寧宗立韓侂胄用事先生以侍御史兼侍講論趙汝愚無罪其去御史劾先生阿黨罷先生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考訂甲寅龍飛誣謗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先生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嘗論方興朱子遺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邪贈光祿大夫諡文肅（參史傳）

附錄

張南軒答先生書曰汪端明以正大二字奉告此意固美然要須有下手處宏毅乃學者下手處也學者用功常患于偏宏則懼夫肆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功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功

縣令張先生杰

張杰字孟遠衢州人也大父澄從韓蘄王討閩死王事先生明雋閎達才氣橫厲嘗遊張魏公之門魏公奇之乾淳閒遍與張朱呂三公交而師事者爲玉山以上書見忤于趙衛公知安吉大水獨民租太守不可先生力與之抗太守上章求避先生亦請祠終身不出亦不媿師門者也觀東萊所以稱先生其人大類同甫一流

司直趙先生焯

趙焯字景昭開封人也東萊介之以見玉山曰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從遊有志于正學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謦欬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亦季路同年也先生復師事玉山最與張杰善官司直

忠惠鄭先生僑 附從父厚樵

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曰厚曰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于玉山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德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羣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爲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閤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訖得成禮累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入劄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圖以先生爲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爲侂胄始于錮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諡忠惠

趙氏家學

安撫趙先生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忠定長子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對第一人者邪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忠定既貶卒先生闔門自處後復忠定官升先生爲籍田令先生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之意復引陳了翁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辯其誣蔑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明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幷請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累遷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因閔雨上封事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疏蠲和糴以紓民困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追及子孫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其議遷轉運判官兼帥漕司事初忠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寖移爲他用先生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並收鞠棄兒更定社倉利弊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減平賦稅嚴民夷交通之禁條上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先生天性篤孝父歿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都監而後累世以孝行聞時人難之參史傳

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號節齋忠定子由承務郎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終朝散大夫先生自少聰穎年十六謁朱文公于考亭文公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修己治人之法不出此書後忠定歸臥里門又授以通鑑曰讀是可以見古今興壞存亡之故先生天才逸發落筆娓娓動人而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先生衣被父師之教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真西山銘其墓稱先生勁氣直節實似忠定疑諸忠宣昆季各得文正之一體著有礬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閒記等書參真西山集

機幕趙先生崇模

趙崇模者忠定子也劉後溪帥荊襄辟爲機幕時亦辟趙師劭之弟先生以師劭官藥局時請斬忠定以謝天下義不與其子弟接草箋辭謝後溪遽勸回師劭之弟

京幕趙先生崇實

趙崇實者忠定少子也敝模出于天性遊京幕爲元寮有聲早卒

直閣趙先生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忠定孫安撫子勉齋之徒也初以恩補承務郎登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鄉選善士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居父喪從學于勉齋服除知全州訪立周濂溪後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建陳了翁祠政教兼舉累遷至戶部侍郎同詳定敕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尚書抗言全蜀遺燼靡有孑遺君臣動色太平自賀又以

吉忤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凡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早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士之言淵源有自故所立卓然可稱參史傳

知州趙先生艮淳別見雙峯學案

陳氏家學

清惠陳先生昉

陳昉字叔方宣奉峴之子以父任知浦城縣盜起鄰郡先生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饑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真西山爲之朝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累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蠲宿逋卻例冊去郡之日帑庾充牣閩人論良牧必以先生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知建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謚清惠參福州舊志

承旨陳公齋先生均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鄭氏家學劉楊四傳

直閣鄭先生寅

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冤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燔陳宓皆重之

鄭氏門人

忠簡王潭尺先生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六

艾軒學案表

- 林光朝 陸子正門人。和靖、震澤再傳。伊川三傳。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四傳。
  - 林亦之
    - 陳藻
      - 林希逸
      - 劉翼
  - 劉夙
    - 子 彌正
      - 孫 克莊
        - 洪天錫
        - 邱葵 別見北溪學案
      - 孫 克遜
  - 劉朔
    - 子 彌邵
    -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子 起晦
    -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陳士楚
  - 黃鈞
  - 林阿盥
  - 黃叔盥
  - 魏幾
- 陳俊卿 別見武夷學案
-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 方翥 別見震澤學案
- 陳昭度
  - 黃鍾

並艾軒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艾軒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於是紅泉雙井之閒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於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於和靖者反少而本於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於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梓材案艾軒傳錄自黃氏補本梨洲原本或有之其學派則謝山修補頗詳

子正門人尹王再傳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於尹和靖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咸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覿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廣東荊襄茶寇爲亂先生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徙轉運副使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封還曾覿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謚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先生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然未嘗著書雲濠案先生著有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於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腳梓材案艾軒家傳一卷其從子成季所述見直齋書錄解題說者謂南渡後倡伊洛之學於東南者自先生始云

艾軒語

不亦說乎說不繹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何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繹矣乃知不繹即爲說

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閒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即不足觀此語久久乃如一泓秋水鑑眉自見梓材謹案以上三條蓋皆艾軒與楊次山書中語

世閒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附錄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即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夾漈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一日著腳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様中乃無愧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姜桼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雖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闌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毋語劉郎神仙本是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詩序不出於子夏亦未必出於毛公非溪西艾軒二先生未有具此眼者補

艾軒講友

正獻陳先生俊卿別見武夷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陳昭度字元矩仙遊人與林艾軒方次雲友善自號西軒子爲滕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教學者終長樂令補

艾軒門人尹王三傳

文介林網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作龍江人艾軒嘗講學於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先生繼其席趙忠定帥閩嘗以先生之行業上於朝未幾卒

學者稱綱山先生景定閒贈迪功郞有集（雲濠案綱山集非復原本四庫書目稱掇拾叢殘姑備梗槪）（梓材謹案圖書言先生師艾軒三十餘年篤學一本躬行能繼其師說藏忠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又云景定閒林希逸薦其賢賜謚文介）

著作劉先生夙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也生數歲日讀千字嘗時時習誦其所記憶者同門黃紹笑曰患健忘邪答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偕其弟朔受業艾軒之門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溫州教授永嘉人才正盛陳止齋葉水心方爲諸生先生一見卽奇之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敝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爲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曰子爲執中乎爲子厚乎則艴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二人所不爲者時傳誦之除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乞侍養不就陳良祐周操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郞孝宗銳意恢復內廷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覿龍大淵挾寵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言言輒逐隆興二年七月先生輪對奏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曰天下事可言者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二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兩中爲異尤大在廷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左右近習盜陛下權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閣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先生又上封事曰陛下引耆寮謀政事得如張闓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寵幸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徼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梁珂一年三受賜賚他內臣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御監郞曹數十員昔姚崇以十事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不可稱親今么麼如楊皎輩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今徒用之以監謗豈可不畏又曰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遊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過御幸無節其終爲人欲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日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參議不行乾道元年奉祠三年覿大淵出起先生知衢州復奏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州人繪像祠之會覿副賀金正旦使道衢入謁先生不內移知溫州會旱全家淡食請命雖奉母亦以素饌已而以病奉祠州人爲之出涕其歸也莆亦大旱手條救荒十餘事行之得以不饑孝宗之志恢復也士無不以此說進雖朱子亦言之嘗過先生於李侍郞浩座上先生弗是也侍郞亦如先生意他日朱子謂人曰吾乃爲賓之傳遠夾攻南軒張子尤重先生曰王龜齡弗遠也先生兄弟並以名德重於朝顧皆不得大用乾道六年其弟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次年亦卒年四十八四方悲之如親戚艾軒皆爲位而哭周益公因率諸朝士哭之於其邸艾軒曰吾爲國愛毛也又曰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所著有春秋解（修）

附錄

乾道五年曾覿召歸過衢州守臣劉賓之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覿乃取道城外

眞西山序春秋講義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於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傳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旨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人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正字劉先生朔

劉朔字復之（雲濠案先生名一作翔攷閩書翔字圖南福州水口人紹興十五年進易解者別一人）著作弟也天下稱爲二劉以紹興二十年進士爲溫州司戶少治易其兄謂曰春秋爲王氏矛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名其家溫州大饑繼以大疫先生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糜粥日有常數同僚以及富人爭效之親爲病者切脈施藥晨往晏罷徑入餘出或謂之曰將毋爲堂上憂曰此吾老母意也所全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乳媼飼之鞠無子者攜取比滿秩災疫尙未盡消民泣曰司戶去吾儕且死先是著作以先生迎養於溫故亦求其教授於溫既召試先生攜學事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與有

力爲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慣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成敗得失因言曾覿龍大淵罪狀以是不得留先生乞奉嶽祠孝宗念之猶得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先生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大帥感其言爲幷旁縣俱寬之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縣庭常空不復知械索所在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倨屬卑屈甚先生以友誼責之之望不悅也於是復請祠歸再召對虞允文贊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先生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輒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敵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冀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敵人儲聚而糧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竦然除正字時朝列之以持重觀望爲詞者惟先生兄弟既而允文卒無功先生又言歸附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處甸從之以疾求福建參議行至信安卒自先生去溫其兄復守溫惠政相埒溫人念念不置每見莆人輒問二劉公安否聞其相繼卒也哭之失聲先生與其兄齊名著作挺特不肯輕以聲色假人先生稍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分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公是非勵廉隅則所同也嘗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又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網山永夕篝燈共語嘗聞鐘聲未已其卒也家無留貲所著有春秋紀年圖著作二子其著者曰彌正彌邵正字二子其著者曰起晦修

附錄

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及曾龍罪惡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

侍講陳先生士楚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從林艾軒遊乾道中登第淳熙末召爲國子監簿光宗立除司封郎兼嘉王府直講遷軍器少監出使江東寧宗朝歷起居舍人明年除侍講嘗講周書無逸篇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之意上嘉納之未幾卒補

縣丞黃先生鈞

黃鈞字季野艾軒門人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爲一等而夭竟止懷安縣丞修

林先生阿盟

陳先生叔盟合傳

林阿盟字載德福清人與同邑陳叔盟並遊艾軒之門閩人謂之二盟阿盟聞六經根源無所入而欲投江艾軒稱之爲漁鹽中膠鬲叔盟少從於紅泉出揖客面容頳然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赧容叔盟悟而自力遂以行義名參福清縣林傳

魏先生幾

魏幾字天驥福清人受學艾軒以克己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頓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同上

西軒門人

縣尉黃定齋先生鐘

黃鐘雲濠案鐘一作鍾字器之興化人號定齋從陳昭度遊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尉講學授徒里人服其教調漳州錄事參軍先生喜著述有周禮集解荀楊續註杜詩註釋史要諸書補

網山門人尹王四傳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居福清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閉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而以樂軒自扁此固先生所聞於師者與著有論語解雲濠案先生尚有樂軒集八卷論語解佚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言先生家貧篤學不求人知課妻子耕織務本節於網山得艾軒經學之傳一時學者多從之遊既卒門人林希逸請于朝賜迪功郎謚文遠

附錄

後村劉氏作三先生祠堂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艾軒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軒之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邪

雲濠謹案三先生謂艾軒網山樂軒也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退之送文暢序先師樂軒云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補

又曰虞翻以坤艮爲虎馬融以兌爲虎郭璞以兌艮爲虎坤爲虎坤交乾也艮爲虎寅位也天文尾爲虎艮也兌爲虎參伐之次也龍德所衡爲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以理言象八卦之外

不書穿鑿曰乾爲馬坤爲牛而牝馬地類坤彖辭也論易象者嘗以爲法 補

又序樂軒詩筌曰在昔隆乾閒士之師道立淅有東萊呂氏建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黄儀安谿最高第最先夭二劉著作正字雖皆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閒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橋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旣不適時閒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子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爲乎長曰奚短哉爲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詣鄙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飲眠乎鬼神兄老而第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艴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踵文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竢之柰何乎噫

著作家學

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劉彌正字退翁著作夙之長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爲學貧不能得書火旁爇夜續有光射牖輒攜書就之以進士入官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鋒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知臨川縣太守責畸零之稅先生以爲於法不當徵不奉行也太守械其胥而廷詬之先生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稅不可得入爲太常寺簿纍遷寺丞時方啟邊禍使先生行兩淮議用鐵錢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宰相怒不聽已而果敗先生言今金頓兵要我復和彖之則權在人矣緩敵莫難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督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需而宮掖之奉吏胥之羣食悉加裁撙使國用未甚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陳自強惡其不附己時方以軍敗復議和欲陷之死地乃以爲賀金國生辰使議和未定詔使者留潤州以俟傳言金且復犯淮於是通泰提舉鹽運官皆遁乃即京口用先生爲淮東提舉亦自強困之也先生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即金不至亦剽奪盡矣遂渡江貸亭戶積舟相接數千里費之而鹽運之利得如故乃爲淮東諸城具樓櫓儲粟麥而眞州以北漸安集明年即用爲運判議和亦定以運司留錢護使者往來至再又以先生爲接送伴留遣使召入朝累遷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出爲兩浙運判遷運副自渡江後帥漕二司爲應辦官日不暇給先生一清如水無敢以私相干者內臣往來不與相見又入朝累遷起居舍人遂爲吏部侍郎甫一月以病乞身朝議方向用之不許然竟卒自先生二父以威名不競其施先生兄弟世其家學稍濟通顯者惟先生而亦未究其用君子惜之 補

祖望謹案退翁定朱子謚

劉習靜先生彌邵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專業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於學晚舍去幷學俸卻之郡守楊棟即學創尊德堂以處先生僅一至後棟使本道又論薦於朝未報卒有易稿漢考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 補

著作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正字家學

正字劉先生起晦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朔之子登第歷貴溪令召爲祕書省正字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其父云 補

正字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樂軒門人 尹王五傳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端平進士淳祐中遷祕省正字景定中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有鬳齋集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 雲濠案鬳齋前集六十卷易講春秋傳俱佚鬳齋續集三十卷考工記解二卷行世

鬳齋學記 補

和靖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和靖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和靖嘗以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如太洩露天機問於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悟因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太息也雖然天機正何嘗漏洩得

渴忠恕嘗問於和靖曰某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辟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從俗何害此更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祖望謹案此說雖是然卻啓人沈溺術數之學

和靖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於後學亦有論伊川於榮陽者榮陽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以小信大只是啓詐僞之端今人正有此弊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廣齋學記十二條今移爲艾軒附錄一條樂軒附錄二條又移入震澤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劉先生翼

劉翼字躔文福唐人與膚齋同登樂軒之門著有心游摘稿從黃氏補本錄入

退翁家學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劉克莊字潛夫彌正子官至工部尙書龍圖閣學士謚文定補

梓材謹案先生嘗受業于真西山萬姓統譜謂先生生有異質日誦萬言爲文援筆立就真西山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進之著有後村文集名大全集

知州劉先生克遜

劉克遜字無競彌正子以父任入官知潮州初銀買未昂每丁賦錢五百後以買昂加至四倍下令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終於知泉州清貧有守工詩爲水心南塘所稱許補

後村門人尹王六傳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威氣待僚屬先生糾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改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通判建寧府擢諸司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宮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會天雨土先生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劉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齡等列訴宋臣奪其田先生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先生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擅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先生之力也而先生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起知潭州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遷廣東轉運判官召爲秘書監兼侍讀以瀆辭升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閱監察御史張材劾罷之少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爲刑部尙書不起屢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先生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誌劉後村墓自稱門人又爲後村謚議稱先師則先生後村弟子也

陽巖門人尹王七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七

晦翁學案表

朱熹 韋齋子延平白水籍溪屏山門人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再傳濂水明道伊川三傳安定泰山濂溪四傳

- 子 塾 — 孫 鑑
- 子 埜
- 子 在 — 曾孫 浚
- 從孫 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 蔡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 李燔
-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 輔萬 別見潛庵學案
-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 杜煜
-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 蔡淵
- 蔡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 蔡沈 別爲九峯學案
-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 廖德明
-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余元一
-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 趙崇憲
- 趙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 趙蕃
- 宋之源

- 劉黼
- 許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 彭龜年
- 趙善佐
- 張巽
- 潘友端
- 胡大時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 王瀚
- 王洽
- 詹儀之
- 李大同
- 周介
- 鄒補之
- 黃謙
- 王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 傅定 別見蛻齋學案
-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 傅夢泉
- 孫應時
- 諸葛千能
- 周頁
- 包揚
- 包約
- 包遜
- 石斗文
- 石宗昭

趙師可
趙師藏
趙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九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淑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柔勝
　子　淵
　子　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illegible]口
陳縝
　子　□
　孫　□
柴中行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illegible]初　別見絜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生　別見木鐘學案
陳均
趙汝騰
　孫　必㬚
　　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
　黃奇孫　別見深寧學案
熊朋來
　子　太古
俞琰　並朱學續傳
　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為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靚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方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石斅
　杜煜
　杜知仁　並為南湖學案
何鎬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樵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孫　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孫　汝讜　別見水心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為清江學案
劉光祖　別為邱劉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偏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　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為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為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為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為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為龜山門人亦衹再傳耳

延平門人楊胡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嘗為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生先生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為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為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于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

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于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參其閒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于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輭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閒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爲輭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甚書閑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

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二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閒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䧟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使粗可居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閒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忠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其廟制以辯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忠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宣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洲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先生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

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于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攷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温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塾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百家謹案紫陽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姤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閒才失腳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閒世之鉅儒復何言哉

中和說一 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劉蕺山曰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于一時拘于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答張敬夫曰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見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閒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乃在于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劉蕺山曰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劉蕺山曰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

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閒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審也

劉蕺山曰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儱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指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閒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謂未發者存乎其閒卽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爲儱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爲一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卽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爲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平遊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靜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于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于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證而後有此定論則朱子生平學力之淺深固于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于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爲善學濂溪者

百家謹案中和舊說序先生自敘幼從學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閒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沈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平正明白如此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主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于物者邪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閒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邪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邪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說

百家謹案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爲序今正之

語要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畢竟理從氣而見說不得理在先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陽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梓材謹案此條梨洲錄自文集答楊元範書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旣分中間放得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祗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

子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
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
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
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
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
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
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
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
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天地初閒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
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
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婺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
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
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
到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
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
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一
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
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
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
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
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
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
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尚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
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
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
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也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
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閒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
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
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
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
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爾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
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
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
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運
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
有魄邪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噓吸聰明及其發而易見者
爾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
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
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邪曰將魂
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爾問以
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
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月不可以體
言只有魂魄爾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梨洲破邪論論魂魄篇曰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
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
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者陽之盛也魄者陰之盛也延陵
季子之葬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不言魄
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
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
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
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如石皆
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
與焉譬之于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
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哀之說是也有魄已落
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

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遞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理以為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戶居餘氣精神懵懂即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蟲之中牛象蟣蝨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為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凡愚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為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厲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閒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陰厭陽厭又立一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孝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閒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閒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衛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于壁閒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閒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殺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是上蔡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閒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命于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

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于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覩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幾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吳伯豐書

問鬼神恐有兩様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之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底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藍田傳後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百家謹案泰西人分人物三等人爲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諦當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梓材謹案此下有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則生矣三十八字蓋梨洲案語然與後問覺是人之本心條心字以下複刪之

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心無間于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爾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縣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邪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腳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腳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百家謹案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誠若經營往來是好色有不好惡臭有不惡之意矣所患不誠者謂其欺也欺則謂人不己知而可己欺也究之揜不善而著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謂人能己欺故著之總是知不致故不誠耳不誠意謂不著實去正心上用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橫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

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去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非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串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善于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所謂穀種之說愛之理者則正爲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于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卻未會有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于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卻包得數者又卻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于仁上見得盡須知發于剛果處亦是仁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

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譬乎若春陽之溫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于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收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閒早閒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閒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鋒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閒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陳器之書其全篇載木鐘學案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

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用處看便省力爾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林德久書

仁只是一箇理理孿著便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滄洲精舍又諭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于閒事卻熟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爾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爾

理義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閒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爾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

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閑漫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便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于日用閒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若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覩截邪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卻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爾

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功此卻不枉費心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全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體認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爾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爾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皋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腳與他捱捱到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曰同行異情只如渴飲饑食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矣說得名義盡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錮蔽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閒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隨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是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櫱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問父母之于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決審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閒誠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訬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盡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便要養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閒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近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

問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近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于平居靜處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處閒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于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自于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卽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自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爲閒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己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靈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汚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劉平甫書一條移入劉胡諸儒學案分作兩條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梓材謹案此下有李伯諫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何叔京書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爾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事亦兀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無端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邪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道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

嘗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擴撥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殺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殺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會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惷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梓材謹案此條朱有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至說得來大段精切

八十六字移入橫渠學案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地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閒秖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無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賸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嘗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似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閒爾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旣是自然便卻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耨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會下得種子如何會熟

問爲學道理日用閒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閒千頭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于天理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就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認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

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曰此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卻在心意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梨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即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梓材謹案此下有洪慶將歸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會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見道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道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關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原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見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卻不是以意逆志卻是

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挨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爾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辯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于解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梓材謹案此下有廖晉卿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又方伯謨一條移爲附錄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盡力除非無了此氣道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閒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閒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致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閒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于讀書攷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于孝弟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

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率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率養備者賊之而已
矣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
至于過當便是偏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粗心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
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
服皆是合避處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于苟
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
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爲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哉恥
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
錯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
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
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
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于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
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只緣不見道箇
道理若眞見道箇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邪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
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
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
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
所懾懼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以上梨洲原本
宗羲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鵠也考亭守而勿失
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
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然考亭之悟畢竟在晚
年陽明子爲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則灼然
不失也一輩學人胸無黑白不能貫通朱子之意但驚怖其河漢
執朱子未定之論不敢信孔孟幷不敢倍朱氏是豈朱子之所欲
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晦翁學案下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訓詁文辭之閒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存齋記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答程次卿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答陳才卿

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答張敬夫

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答黎叔權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梓材謹案主一所纂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着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主鐵中之金若皆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閒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曾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豈尤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辨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

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爾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答方賓王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有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媿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舊傳攷古今然後知

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却于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閒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

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于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以上答吳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答許順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答林德久

梓材謹案此下答嚴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閒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乃是自然之事無容造作者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閒驗之蓋天地鬼神幽

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億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答江彥謨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邪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邪若于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諭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爲枯槁無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幷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以上答王子合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答胡伯逢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幷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卽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

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答游誠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嚴時亨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下不容說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不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膚仲

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甫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于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幷說也答李晦叔

百家謹案性卽氣之有條理者是非別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爾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辟如欲觀水之必淸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淸可知矣答宋深之

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爾辨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眞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甫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附錄

先生之父韋齋建炎閒爲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遂寓于陽溪鄭氏之書室于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異之韋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事籍溪最久

孝宗卽位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人有不共之讎萬無可和之理卽參以利害亦有百害而無一利次年趨召命又極言之

乾道四年建州饑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多免死社倉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餘商訂近思錄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六年知南康軍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洞書院

十二年入對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紹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

光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信于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冑于太皇后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冑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涕泣固請太皇許之命呼侂冑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冑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爲憂因疏寓其意且進對面陳之又數戒忠定勿使預政而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使其黨謀去先生乃于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與祠先生去國矣

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爲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遯翁朝廷時治黨人方急趙相死于道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遯翁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閒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所與廣仲書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從共甫詳問日用閒事使人歎服處固多但其間于氣質偏處似未能盡變乎舊蓋自他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亦是爭氣病痛元晦要學顏子卻不于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于平時以爲細故者作九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 以下補

又曰聞兄行社倉一鄉之人賴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爾[illegible]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是則過矣王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前輩辯之甚悉其與元晦今日社倉之意義則相異固亦曉然元晦初豈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幷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訾之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于是復就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雖爲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則懼其有害爾

又曰又慮元晦學行爲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處多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縱有所疑不敢以請訣言多而拂論少所偏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與共甫書似乎逆億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問所條晰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不辯但一二辨晰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

又曰或問書未須出極力辯說恐使輕易趨薄

又曰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

又曰聞刊小書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文字取其贏以自助竊恐聞者別生思維愈無靈驗爲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穩

又曰太極圖解後面不必辯論如此之多只于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卻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汩

又曰得伯恭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卻有大容耐處吾曹氣質之偏乘閒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

又曰山中諸詩其閒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氣稟發處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與呂伯恭書曰濂溪自得處誠渾全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牽強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議論商確閒終是有意思過處

又答胡季隨書曰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于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閒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要當以致遠自期而于人則一善之不廢元晦名臣言行錄編得未精細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校勝負者頗似未宏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邪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說固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閒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于

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樂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于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

又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爾

陳龍川復先生書曰浙閒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梓材案陳一之當是陳谷之止齋從弟也）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異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門下士亦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于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紆餘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閒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新安朱元晦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趣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其不得見于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抱大不滿于秦漢以來諸君子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皆存而信之豈悅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盡白也

祖望謹案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

又志錢叔因曰朱元晦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學士大夫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予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子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

陸復齋與趙景明書曰元晦論語集解已脫稿此書必傳于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

祖望謹案論朱子學庸章句詩傳一條黃氏蓋亦非之而愚以爲其說不爲無見

沈叔晦曰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舒廣平答袁恭安曰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補）

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

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槪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于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于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羣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剛中退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鑑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

謝山書朱子綱目後曰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

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爾

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教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如顏子之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如曾子之所以爲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爲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從容和樂之論又不同　以下補

又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爲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又答陳伯澡曰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爲精密如論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爲定論

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又答郭子從曰尙書先師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閩皆各自爲一家昨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爲說中閒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又見蔡伯靜易解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晰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元妙不脫莊列之習直卿去年南康講乾三坤二爻義似舉子時文態大義殊不出則眞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

劉漫堂同湯德遠書曰朱氏書年來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謂嘗登先生之門而趣向舛錯使人太息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晦翁講筵劄子貼黃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明柔強節注謂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果于自棄爲不仁某因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

黃東發日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于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于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于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于是教學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閎肆落筆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　以上補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于冀也湯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于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瀍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諧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

充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前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歆然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祠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閑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冑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物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于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玆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眞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劒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于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于當代公之身雖詘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于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冑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俟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派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于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實終始之義學創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墍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記

晦翁講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別爲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汝靚

趙汝靚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干有東山書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者祀朱子以先生配 補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知軍石克齋先生𡼖

石𡼖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儒始遷臨海先生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

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參台學源流）

附錄

子重問止于至善至善乃極則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于此乎出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朱子稱其可傳（參閩大紀）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墓志云予獲從之遊相好也是先生與朱子爲友之證而或以爲朱子門人誤

晦翁學侶

龍圖項平菴先生安世

項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不報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先生應詔言當省兵及宮掖之費時朱子召至闕未幾予祠先生言朱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卽位未數日召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不知所措願留朱熹使輔聖學不報俄以僞黨罷先生素善吳文定獵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文定起帥荆諸先生起知鄂州淮漢師潰以文定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先生權宣撫使陞太府卿因私忿殺文定客王度坐免繩以道誼之交先生不能無遺議也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運判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等書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儕有所師又案謝山學案原底于嶽麓諸儒序錄有項平甫三字後定刊本抹之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最愛項平甫季齋詩云乳鷇中函天渾沌浮鴝破處玉嶙峋

錄參黃敬齋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龍溪人御史預之孫號敬齋登淳熙第居家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人未嘗見其有笑容鄉里有爲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禮延入學滕云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譏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及講小學文公每稱善初尉永福再調汀州錄參咸有善績自書于屏云篤行儉亦足宦卑清自尊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于世

侍郞陳先生景思

陳景思字思誠弋陽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孫也用丞相恩補承奉郎仕至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謝闕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于嗜欲水心客錢塘不擇晨暮過從爲僚于餘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牘續簡無曠時時攻僞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先生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文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先生之力爲多（參葉水心集）

晦翁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

趙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見公晚自見公從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今觀其行尤合因上疏請用之又乞賜南軒張子諡累官大宗正封崇國公諡宣簡（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當從宋史宗室傳作不㥣其字仁仲㥣爲憂之古文字當作㥣因㥣而傳寫爲息蓋取仁者不憂之義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系表已誤作不息又載長子善應善應子汝訓汝讜汝貼汝淡汝繡汝演汝鏞師汝鐵汝讀之屬也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晦翁家學（楊胡三傳）

中散朱先生塾（附子鑑）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東萊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參姓譜）

朝奉朱先生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蔭補官歷朝奉郎（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附孫浚）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補承務郎歷官至工部侍郎經筵日讀父四書玉音訪問不已因請黜楊雄乞以二程張載從祀帝嘉納之

孫浚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節（同上）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引龔紹翁曰考亭子在趙婣時好迸階法從視其父異矣）

朱小翁先生洪範（別見介軒學案）

晦翁門人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別爲勉齋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輔先生萬（別見潛庵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別爲木鐘學案）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別見木鐘學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後之先生易（別見北溪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帥趙先生師恕（並見勉齋學案）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並見玉山學案）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劉先生黼

許先生子春（並見清江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知州趙先生善佐

張錦溪先生巽

學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隨先生大時（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翰

縣令王先生洽

侍郎詹先生儀之

尙書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鄒先生補之

黃先生謙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教授高先生松（別見止齋學案）

傅先生定（別見說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進士諸葛先生千能

進士周先生頁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

包先生遜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喻先生仲可（別見象山學案）

趙先生師蔵

直閣趙先生師雍（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晦翁弟子甚衆自別見諸學案外百餘人並入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父口）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淳熙中進士調都昌簿差嘉興教授御史湯碩劾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趙

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學不可爲師儒自是閑居十餘年嘉定初歷國子正以晦庵四書與諸生誦習于是士知趣向後以祕閣修撰奉祠卒諡正肅參史傳

特奏陳先生纘附子口孫口

陳纘字德容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擢第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時淳熙八年也子孫世其家學參道南源委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別見勉齋學案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別見北溪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別見木鐘學案

迪功陳先生均

陳均字平甫興化人俊卿從孫安貧力學以累舉當奉大對不就參稽宋史及司馬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子綱目義例提要備言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時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賜迪功郎不受補

雲濠謹案宋陳均有二一先生爲朱子私淑一字子公平陽人以祕閣修撰致仕真西山門人爲朱子三傳弟子見西山真氏學案

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居福州寶慶初舉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嘗入奏言前後姦諛興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學士後辭歸累召至闕復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宗正事卒贈四官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庸齋亦有南塘之稱與朱子門人文獻汝談之號同又案何北山有繳回太守趙庸齋詩蓋先生知婺州時嘗請北山與王正敍也

克齋門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宣簡家學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趙蠡庵先生汝讜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家學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別見介軒學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也以開慶進士歷官御史初爲賈似道所排其後王爚引而入臺而論者謂王私其鄉人先生亦以三疏時事不報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門講學宗師朱子學者稱爲致曲先生雲濠案學案底本列傳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學篤行審言莊重介潔宋亡杜門著書學者稱爲默翁先生所著有六經審問離騷審問韓文舉隅集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而越中獨少李莊簡公後惟新昌石子重石天民石應之黃文叔呂聲之呂沖之其眉目也姚江孫燭湖師象山孫偉夫師水心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韓莊山父子繼起世守劉子澄之教其後上虞劉習甫學于何氏唐忠介學于牟氏而先生復出于新昌最爲有光黃東發陳本堂皆重之補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附子太古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元世祖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爲南臺御史先生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與人談經義日益不倦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爲閩海廬陵教授所至效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爲考官先生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浙湖廣率卑辭致禮先生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尤鮮先生屢以爲言蓋先生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

宗始親祀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先生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樠山著書以老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黃氏補本熊先生朋來列胡熊諸儒學案俞先生琰列李俞諸儒學案謝山序錄並無其目以皆爲朱學入是卷

隱君俞石澗先生琰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生宋寶祐間以辭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拆獨先生持論謂尙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崘產玉河源出崐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集說十三卷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同上

周易集說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易爲書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嘗知辭本于象象本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于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尙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柰何世之尙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尙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程邵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程邵之未發辭必歸于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爲周易集說云

庸齋續傳

祕書趙大蓬先生必曅

趙必曅字伯燁晉江人濮安懿王八世孫補承務郎悵望中原懷古賦詩慨然有祖逖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蒲壽庚爲福建廣東安撫使發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壽庚作亂以田真子降元先生逃螢龜村真子遣兵勦還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七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縛先生將斬之鎭曹參軍吳伯厚以計出之遂居泉之東陵參姓譜

梓材謹案吳禮部序陳監丞衆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蓬名必曅者爲多必曅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從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則先生之家學可見矣宋史宗室世系自濮安懿王歷建孝旦王宗蓋安康郡公仲郵豫章侯士澂直祕閣不敵善雄汝騰凡七世汝騰子崇堂崇堂子必曅必曅蓋曅字之譌又案先生官至祕書宋潛溪云南塘趙氏之孫二陳之外王父也故謝山于陳衆仲謂其先世得于趙南塘云

默翁門人

隱君黃先生奇孫別見潛菴學案

石澗門人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別見魯齋學案

大蓬門人庸齋三傳

縣尹陳先生仁伯

陳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先生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出于南塘趙氏參宋文憲集

監丞陳先生旅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張栻 紫巖子五峯劉氏王氏門人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傳全再傳二程元城子文三傳安定泰山濂溪涑水百源四傳
　從子 庥 —— 子 圮
　附 師孫松壽
　從子 忠恕 —— 從子 洽
　張唐 張氏續傳

胡大時
彭龜年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並爲嶽麓諸儒學案
宇文紹節
陳槩
楊知章
李修己
張仕佺
范仲黼
范子長
范子該
范蓀
宋德之 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曾集 別見廬山學案
陳孔碩
龔蓋卿
吳必大
王遇
呂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並南軒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胡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張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呂陟
並南軒學侶

曾夢泉
詹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又二十八人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私淑 趙昱
虞剛簡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木天駿 張學續傳
　方敏中 張學之餘

趙不息別見晦翁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邱鑄並南軒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南軒學案

祖望謹案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

梓材案是卷南軒文集並謝山所補其餘則梨洲原本也

五峯門人楊胡再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于衡陽父浚故丞相魏國公謚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峯胡先生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閒忠獻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闋長沙郴桂帥守劉公珙薦于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閒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為吏部郎兼侍講時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為歎息褒諭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為言上閱其實即詔罷之除左司員外郎仍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責宰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嘗與朱子書曰郭杲問此閒得毋為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閒出門即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得定折衝捍蔽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教賊入肝脾裏人心瓦碎何守備為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謬也賊到此地何以為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渠為悚然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義勇所可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雲濠案與朱子書一節謝山稿從南軒集中摘錄標識此節當移載傳內今為補入湖北故多盜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報即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閒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修

宗羲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于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南軒答問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辟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為一相識所刊其閒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若于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于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于拘迫從容則失于悠緩此學者之通患于是二者

之閑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處若曰窘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于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葉六桐曰主一從敬字用功始敬久則誠而一在是矣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論雖閑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捉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捉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揜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于可不可之閑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與橫渠又曰明善必明于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于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于可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功宜莫若養其源先于敬用功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發見之際辨擇其可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略于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省察正涵養之得力緊處

垂論忿慾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懲忿窒慾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慾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婁定庵曰正當發時亦能覺著本心畢竟人欲居勝此處惟用懲窒之力方能挽回終不若平日涵泳不使私意相參之爲得也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心竊疑焉曰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也此意甚精蓋中字作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

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卻有病不若云所貴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蕃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閒斷則發見于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于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于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所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只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論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始動而言只可謂志之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于內屹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能自然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從此用功由誠之進于誠殺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能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義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梨洲孟子師說曰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于事行所無事則即事即義也心之集于事者是乃集于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而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所謂欲事事皆合于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辯哉

問心無內外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于浮夸不穩帖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探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即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違矣曰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即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于此體認便不差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與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己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知義而不

分人欲天理于毫釐之閒此不可不知也

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審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當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殺有工夫又云儘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居敬窮理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閒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于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于所當有而不知有也于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閒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閒眼前常見光爍爍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閒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閒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閒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感不是先已感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與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于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自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年餘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閒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某嘗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于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于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于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于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于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異于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于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于薄甚至于爲忮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鶻突恍惚矣

梨洲答晏定庵問觀過知仁曰黨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人之氣質剛柔狂狷各有所偏而過亦從之而生過則不仁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仁知工夫有閒斷知閒斷便是續故觀

過斯知仁此南軒章齋記意如此晦翁以爲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殊不知不知仁亦無從有下手處果視其所知者縣空測度只在影響一邊便是禪門路徑若觀過知仁循融氣質正下手之法明道之識仁獨非知乎

垂論仁之說若只做周流無滯凝氣象看了卻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與願只于日用閒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日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禮論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淸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淸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淸忠玆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于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淸忠之說不同請問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淸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淸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淸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淸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卽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若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閒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謂主于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于性相去如何思慮之于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聲音盡之爾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于物而欲隨之欲雖萌于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于是心之存物來心應理在于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于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于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嘗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于因其流激汨于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于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于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于國治天下平其閒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于齊家之條引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補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南軒文集補

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事親之道所以事天潔白堂記

漢儒之言曰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

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儒所能言黃鶴樓記

時習之功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每以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自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消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則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遇境自疏時習之功始專名軒室記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王者以義伯者以利孟子講義序

人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趙氏行實序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南嶽唱酬序

所謂致知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送張荊州序

梓材謹案東萊遺集載張荊州書及言張荊州教人皆類南軒此張荊州則別一人也

爲仁莫要乎克己仁說

學之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與劉共甫

曉覺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蔽如所受胡文定春秋論此今日爲甚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識聞一言半句反害事耳學者倘各忘實此真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噎廢食是因盜儒爲害者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以上答周子充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如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末差則在彼有尺尋之差答曾士毅

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答潘端叔

來者多云會聚之閒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惟書雖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

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然虛心平氣非特觀書當然某既已承命因敢復以爲獻也

君臣之際須是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其閒縱意未盡恐能有動二賢雖補外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病根猶在二賢去後二賢復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爲惡若得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拔根塞源庶有瘳乎

近世議論直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于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愧也吾曹當相與講明聖學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

近事使人憂心不違假寐伏思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于義理之所在而徒遑回于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

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

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覆剖判庶幾萬一言至此不覺酸鼻

仲冬以後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覆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

某日被命出守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于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他皆無足言惟是憶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

日閱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朝夕從事于此而未之有進也

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爲贅欲下手痛加刪正以官守事冗不敢草草

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靡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

年來務欲收斂于本原處下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過

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豈獨說書爲然理道本平鋪放

著只被人起意自礙
英州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閉中讀書之意又恐爲釋氏乘
此時引將去
古人居是邦卽誹是邦蓋無處無可誹之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
之說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 以上與朱元晦
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存養處
不深厚故省察少力
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
不從固不可必若必欲救正便有偏推此可見
自歸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
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閒竊發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
容止之閑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
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于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
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閒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
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始可
與講習也
以不當憂責爲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爲多此意殊不厚惟先自
隔絕無所感通存心旣爾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詳味考槃之詩與
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嘆
嘗論教人以詩爲先蓋興起情性使人篤于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
教存忠厚之心
平日頗恃嗜慾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
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
相識閒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只是
爲身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于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終不
免爲姦而已矣 以上與呂伯恭
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
形氣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所謂欲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其中者也 與
魏儒英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于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
處自然有力
平時病痛所貴銷磨矯揉之不可徒自悔恨于胸中反添一病 遺書

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于東而生于西要
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滅
侍旁子職所當任不可少有厭煩忽細之意 以上與呂子約
二程遺書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幾愈晦無怪其然只靠言語上求
解總未是須玩味其旨于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歲月易邁人
心易危華盛之地尊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業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乎卑近不爲
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沈潛縝密之功
夸勝爲害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于根原上用功銷磨乃善
若只待其發見而後自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
士子實作工夫耐久者難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
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 以上答胡季隨
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求以治之病之在心獨不思所以治
之乎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稽天則若人
雖生無以異于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所由起審處其方
而藥之則病可去去則仁仁則生矣 答謝夢得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此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于中節若還
就回互于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
乃終墮于姦邪之域人欲愈肆天理愈滅與觀伊川解過主于巷一
爻意極明切 答喻郎中
儒者之政以護養邦本爲先 與施蘄州
近世學者之弊剿莊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
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
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
日新誠至言哉 答周允升
無欲者無私也無私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
所存直則其發見也 [illegible] 若異端之謂無欲則是批根拔本
泯棄彝倫淪實理于虛空之境何其[illegible]之異 [illegible]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瀟灑世間所說不得放過一一教分
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事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
引去 答萬仲秉
箋註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

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閒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答陸子壽

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于久答喬德瞻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濅有味答潘叔昌

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答周頵叔

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金縢冊祝之詞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答俞秀才

鬼神之說六經所稱莫非造化之迹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于怪誕怵于恐畏胥靡而從之至于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閒無是事委諸茫昧于是交于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樂廢浮僞日滋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題鬼神說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南軒文集一百單四條今移為附錄三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上蔡學案三條龜山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又一條分作五峯語二條又移入劉胡諸儒二條玉山學案一條晦翁學案十四條東萊學案六條艮齋學案二條止齋學案一條滄洲諸儒二條嶽麓諸儒二條槐堂諸儒二條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謫籍都督諸軍事即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寅寅直以君父之讎為己憂閒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忘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生疏言我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為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乎兩陳決機之日為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使必勝之形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之嘆息哀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閒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先生寢疾微吟曰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乃自作遺表勸帝親君子遠小人絕己偏公好惡拳拳不已云

五峯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顏錄足見稽考之勤先賢之語去取大是難事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楊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亦未免于陋

又曰某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

嘗與朱子書曰祈請竟出疆顛倒紕悖極可憂某決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

又曰聞建寧書坊將孟子解已刻板極皇恐見今刪改不定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已移文漕司毀板矣更望力主張

又曰舟中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正當深培其本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吾丈世道所繫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閒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于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補

又與朱侍講書曰張荊州從遊之士往往不得力不知何故如此蓋荊州不能察人情處實其教未必能有益中庸論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補

又與陳同甫書曰張荊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尚多至于不自是不倚同則相機中未見兩人也補

又麗澤講義曰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語言補

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

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語類曰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陳龍川志何茂宏曰朱元晦論張敬夫不惑于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 補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啓發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于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于人者教人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 補

又曰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爲非 補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宗羲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禪惟于南軒爲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也

宗羲又案南軒受教于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卽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衆乃無一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衆寡爾

梓材案梨洲未及廣輯嶽麓二江諸儒學案故有是語

南軒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別見玉山學案

南軒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見止齋學案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知軍張先生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監司呂先生陟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也累官監司與南軒遊而受知于誠齋 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作呂陟云楊誠齋萬里爲丞時因督糧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誠齋曰所過知有文才否答曰有桂里得一呂昇卿飽學之士卽召致鄉校領袖諸生卽謝山補傳所謂受知于誠齋者列之誠齋之門可也蓋誠齋爲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南軒實從故先生得與南軒遊爾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之門誤矣謝山學案底本標南軒弟子亦數先生當係未爲補傳之筆也

南軒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 別見晦翁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先生崈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南軒家學 楊胡三傳

張先生庶 附師孫松壽子圯

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愛嘗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于文辭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蘄過時日又曰親良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之先生再拜受教而是時宣公已成醇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說先生遂師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牧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牧齋亦待之絕異忠獻將官之會薨不果先生護喪歸長沙因侍宣公者九

年請學嶽麓書院先生執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而先生所私記
者曰敬心法宣公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
宣公弟杓以兵部尚書鎮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尚書必成
其父兄之志矣然君老尚爲吏邪曷以子君子先生曰然已而尚書
果推恩先生辭之尚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
又課之學二年尚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圮就之鶴山魏文靖公
嘆曰范宣子尚以世祿爲不朽睎顏眞知義利之分者邪補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先生墓云惟張氏遠有世緒祈公文矩始
從綿竹生咸舉賢良方正科累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滉以
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
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
先生於忠獻爲從孫故於宣公爲再從子而其父名杓宣公弟
端明殿學士杓亦有傳寫作杓者可知其誤矣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杓子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以祖任入
官歷任至權發遣澧州籍田令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以太府丞
權發遣湖州以司農丞權發遣寧國府忤監司奉祠起知鄂州凡所
至皆有聲入爲戶部右曹郎首陳司馬光仁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
不肖賞功罰有罪寧宗是之次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
弗寧山東之地既歸而未棄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在社自如得之
無補秖以示弱而況殘金易爲外示安靜縱遣俘掠議遣行人安知
不以怠我輸之來也實與我使偵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于我
非必有畏慕之誠意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
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次言薦舉科舉之弊互送苟且之弊苛斂
虐征賄訟粥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輸不然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理宗即位先生
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
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
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時宰相請太后同聽政先生復貽書謂英宗以
疾仁宗哲宗以幼垂簾有不容已欽聖出于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
父名不慶生日不御前後殿半載即辭今吾君長矣姑援舊請亦中
策耳先生蓋有深慮而太后卒卻垂簾之請集議廟制先生謂九廟
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之今日于禮無稽還希作監寶
慶元年下詔求言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其一曰天人之際捷于影
響今自冬徂春雷電非時積陰久雨西蜀東淮狂悖洊興彗者客星
爲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
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詔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
祖宗定爲宮中之禮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寧考以嫡
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礮方張
莫有言者去秋禮侍受成胥吏閒端驟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
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寮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
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
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無異常日是有
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故有五日一
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夕夕而無故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
母后之賢本朝爲盛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慶壽前期陛
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
儀天下者爲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四曰夫
婦人倫王化之基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及然非豫講夙
定竊恐俗說乘間而入所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五
曰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
外邸不擇牧守混之民舍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所以自處者
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于含糊而猶
不是之思臣所不解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正言直論率指爲好名
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若首萌逆
億厭惡之心則言者莫不望風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
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
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
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來何緩
若精于史筆如李心傳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偏舉姑有不及知
者乎邇來世俗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
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強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
任事正士不過小才日親譏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
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貿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
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薦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
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鬻爵獄訟軍役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
可以得賄者無不爲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

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朝野傳誦爭錄之交口稱魏公有後又以輪對述世父宣公之語謂嘗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不求犯顏敢諫之臣一日問天子之學諸臣爭言天子之學與人臣異先生獨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曰修身蓋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天子之學與人臣異者吁其亦異乎大學之道矣先生素聞修世不知所造之深至是連入對乃知其學魏文靖公嘆曰畢竟張氏子弟有真傳也洪舜俞丁文伯皆求見焉一時名流無不傾心而枋臣積惡之先生知不為所容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次年以朋比罷先生歸講學于嶽麓書院益求為己之功志益厲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紹定三年復官晉直寶章閣奉祠請老許之是秋卒得年五十有七魏文靖公嘗曰行父孜孜體國似魏公撥煩劇似端明而中年斂華就實則有得于宣公之學惜其不待年而卒也補

祖望謹案中興四大儒之後先生最有光于世學陸伯微呂喬年亦足並驅乃有叨其先世之庇得列清班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誚令人短氣然則張氏之世澤長矣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上初即位二從官輪日上殿曹衡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為此說張忠恕行父劉卻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修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畢竟有家學淵源云

參軍張先生洽

張洽宣公孫也父偉早夭宣公之亡育于從祖端明而學于端明之子直閣參揚州司理軍事有兄弟爭財者諭之曰訟于官是吏胥之利也官法求勝孰若全手足之愛訟者感悟後為白鹿書院山長昌明家學補

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文定吳晏齋先生獵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進士陳平甫先生概

楊蟹山先生知章

知州李先生修己

通判張先生仕佺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別見鶴山學案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正言夔先生蓋卿

右司王東淵先生遇

縣丞吳先生必大

朝請呂濱川先生勝己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詹先生儀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南軒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及二江學案外並入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私淑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趙昱字希光衡文定公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嘗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嘗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文定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先生獨與其高第議論多合說者以為呂正獻公之于范歐諸老為親炙而先生之于南軒為私淑然其善于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文定嘗為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為然為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難略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先生性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二年及以廣安守家居無復宦情閑穡丁卯吳曦之變作先生每念文定之言輒

投身大慟或至氣絕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于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楊輔謂逆雖驕豎于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爲敵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閒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先生遂絕粒浸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于外置一劍枕閒每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閒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吳文定獵疏上其事且乞以先生故追予其父恩澤以昭世臣之賞詔衛公賜謚文定而先生亦予贈卹如制讀鶴山魏公集稱滄江虞氏之向道審由先生而岳倦翁言其兼治養生術或先生少年之所爲與要其舍身取義不愧先人則眞儒者也宋史旣不列之忠義又不附之文定傳未可爲太息補

梓材謹案謝山敍宋史趙雄列傳述程史言先生事與此傳略同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漕使程先生遇孫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張學續傳

宗丞木先生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少傳止齋之學成嘉熙進士教授永州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醉焉日與諸生講明求仁之旨累官建昌守有聲除大宗正丞卒補

梓材謹案嘉熙元年丁酉去止齋之卒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五年當是止齋再傳也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張唐潭人廣漢張敬夫後也景炎二年與趙璠張虎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閒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文丞相明年十二月丞相見執先生與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死焉參史傳

梓材謹案督府忠義傳載先生云長沙人先儒栻諸孫官朝奉郎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數宋儒講學家死節云南軒之後有唐是也一統志仍湖廣舊志作張鏜云衡山人儀射波之後也益王即位於揚州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州移檄安化諸猺得民兵數千文天祥督兵梅嶺相與接應旣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殺之觀其罵語與督府忠義傳所載略同其即先生無疑也宋史忠義傳九有張鏜之目而闕其傳其作唐者附見文丞相傳蓋本一人不復重載其傳耳

張學之餘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方敏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惜其莫可考見先生當元世私淑南軒之學自年十二輒通春秋厲志以傳墜緒書其室曰明軒高尙不仕從遊者教以克己爲要顧其詳不可得聞僅見臨川江漢敍錄而已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大器子紫微從孫白水玉山三山芮氏門人元城龜山雋氏武夷橫浦再傳涑水二程滎陽了翁廌山和靖三傳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橫渠百源淸敏四傳高平廬陵鄭江西湖五傳

弟　祖儉——子　喬年
　　　　　從子　康年
　　　　　從子　延年——羊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張渭　別見慈湖學案

從弟　祖泰

葉邽
樓昉
葛洪
喬行簡　並為麗澤諸儒學案
趙焯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為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爚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甡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　李大有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續傳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畤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為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劉淸之　並為淸江學案
邱崈　別為邱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子　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子　江
　　　　　從子　溥
並東萊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本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illegible]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大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鑒父喪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傾覆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其所能平殄則無功之不就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之尋除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祕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閒除著作郎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益公以大官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註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睹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當有覺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弒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鬭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即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奪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泯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于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于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暴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

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勝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爲可畜不善畜者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自度臣當佈難君之患常在于太自任臣之患常在于不自任

君臣之閒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驕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茍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歇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 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樅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濯濯翯翯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爲立子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鴟鴞之詩 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于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于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爲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閒豈可不知天地閒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存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閒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 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養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愨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

孔門惟顏子少有意而不乞之意子貢即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允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于前言往行

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齊雅舊說為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禮記說

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體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會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為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會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為辭命不自夸張也

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會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既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會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處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為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秖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為學閭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驗見與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

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于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

父子之閒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讐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為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聲芒自然啓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于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

楊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議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于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蕃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周公之士則漢不至于亡蓋中亦嘗因蕃下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故雖然有了俞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

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處無忌憚為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為技能所使者難與起以此教要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嘗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劃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數擾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為轉移之理以上史說

國語稱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

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
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二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
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于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保不得後來
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
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日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
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
有用看故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
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
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
與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于要的處或鹵莽領略于疑滯
處或蘊蓄蘊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
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
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于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
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
人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旅屬義有所止易傳隨手于嘉義最
實體玩蓋恐爲其操善矣意所移易得使過耳又賓主賓東皆明快
則欠相滯之義尤易得使過也
後得書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
操存涵養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蚤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體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
層層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
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荊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懂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
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
視其偏而用力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
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人此有
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久翻騰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
日省所未至不敢躁其責于人
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然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
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
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
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
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
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
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
天本非君子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
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
習敎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
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衆自當是恐須
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
存
前此雖名爲講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
觀書粗得味即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
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用處極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
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

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閒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于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閒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緒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于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遠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己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凋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

保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循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論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悖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 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

循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 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 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 以上與潘叔玠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晦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路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私意之根若尚有秋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害事則方寸不寧是故擇義不精衞生不謹 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奇之病如歐陽永叔書說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願更留意于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于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擧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涖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孑孑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于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然于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優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有味

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

諺曰赤梢鯉魚就蠶蠖裏漫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 以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 與陳正己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葉正則

門內若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勵終于無力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 與章仲至

散漫歇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于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于此也 與周允升

日用閒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爲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

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芰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

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

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

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嬈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閬溪醫者嬈一兩耳傳聞過
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
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略去拘忌乃
易就

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
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

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
體不相違背

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
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
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
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
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于用心剛而進學勇以上答潘
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己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
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
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汩汩無所底止是
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
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
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耻所當耻持身謙遜遇事
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內弟曾德寬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
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二字
更無別法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
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
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
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薰蒸上騰亦有轉移之
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
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于苦玩養不可至于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
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
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
有窒礙齟齬即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
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
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
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閒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
招咈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
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于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
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
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條武夷學案一條五峯學
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
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複
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尤切
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于異端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
于遽已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即象山謂伯恭在衰絰中而戶外之屨恒滿者也
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
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五日而張丈去國臺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數迫而出亦唯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于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頹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于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于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于姑息雖是過于厚傷于慈爲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于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于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于治道于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于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知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兼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閱逍遙以曳杖悅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詩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騤所詆其後侂冑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騤言詆之然伯恭既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

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于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 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 謂湖湘性無善惡之說 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藐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 謂東萊留心文辭 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惕然屏去故習道紫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于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于詖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 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尚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于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曾有此等語東萊于皐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並補

黃東發日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閒有功于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秘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秘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于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 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並爲淸江學案

忠定邱宗卿先生崈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澄江皆好學 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 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于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沚沈端憲講于竹洲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卽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于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

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著有大愚集謚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官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閒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濟敏之里求了翁寓溪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齋芼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于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閑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有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幷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氍氃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于太白鄮山之閑刻日康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李叔翟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于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旣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貶所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于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旣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于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枏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邽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焯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菴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並見慈湖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于正心修身至于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慶元權臣創道學名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于科舉而幸中于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以卒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

爲東方學者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隆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劉胡四傳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絜齋稱其克肖厥父讜論勁正不阿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未墜先生甲戌廷對眞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縉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于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張先生淵別見慈湖學案

寺丞門人劉胡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艮齋學案表

薛季宣　徽言子。袁氏門人。二程、武夷再傳。安定、濂溪三傳。泰山四傳。

- 從子叔似——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 徐元德
- 王柟
- 沈有開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艮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艮齋學侶

張淳　艮齋同調

敖繼公　忠肅諸傳

- 倪淵
  - 楊維楨
  - 鄭真　別見深寧學案
  - 趙孟頫　別見雙峯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永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第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荊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溉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除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溉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于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既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于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埽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間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辨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徧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毫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通（疑動字）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

宵行而讐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末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 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眞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眞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 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敘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渙漫以爲其游謾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尙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實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河圖洛書辨

宗羲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

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于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嶽，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閉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書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沖佑觀。累除祕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尙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改諡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于創爲緜蕞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檐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于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枏

王枏，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

戊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糴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寃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堨六陂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閼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既見清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騃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壕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冑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善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減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子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寮屬如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詩四卷

梓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柟字和叔永嘉人嘗以經世之學授樓攻媿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鼎極經世之書于王木叔柟是和叔卽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艮齋之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　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寶謨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于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于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商顒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

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于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于放縱而憚于檢束于是惡典籍之不便于己而皆去之則其歸之受于王朝者不復藏于有司矣歸之藏于有司者或私傳于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首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

諸侯亦嘗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于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于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卽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旣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可勝歎哉繼公平生游學晚讀此書沈潛旣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閒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于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于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茲以其為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旣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于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于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攷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諭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旣老千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于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別見雙峯學案

倪氏門人 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貝清江所作傳云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為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于文章纂鋟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淛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于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先生為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為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 敖氏三傳

教授鄭先生真 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止齋學案表

- 陳傅良　艮齋鄭氏芮氏門人袁氏徐氏再傳二程武夷三傳安定濂溪四傳泰山五傳
  - 從弟 說
  - 蔡幼學
    - 子 範
    -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 曹叔遠
  - 呂聲之
  - 呂沖之
  - 章用中
  - 陳端己
  - 林頤叔
  - 林淵叔
  - 沈昌
  - 洪霖
  - 朱黼
  - 胡時
  - 高松
  - 倪千里
    - 虞復
  - 徐雲
  - 黃章
  - 袁申儒
  - 林子燕
  - 吳漢英
  - 吳琚
  - 沈體仁
  -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趙希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 陳武　芮氏門人
  - 陳謙
  - 黃度
    - 子 章　見上止齋門人
    -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 鄭鑑　並止齋學侶
  - 唐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 錢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 戴溪　並止齋同調
    - 胡大時
    - 周奭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 宋之源　別見淸江學案
- 木天駿　止齋續傳　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閒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艮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為然然考艮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為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致敬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　寶餘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艮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東書屏居艮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艮齋曰吾懼子之累于得也于是往依艮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閒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蓋從游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廌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艮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于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為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判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為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二年授寶謨閣待制卒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于東萊南軒為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為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于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于太陽江漢之于海鳥獸之于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于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

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廏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于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絶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絶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供養幼者相撫字敵己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于□□□□□□□□□□□□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轉授以爲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是說也在于人心則不見之于行事斯已矣苟見之于行事則必害及于其事不施之于有政斯已矣苟施之于有政則必害及于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于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于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閑爲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爵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于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于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幷也言幷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荊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于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于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于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况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于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于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于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閒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于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于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慮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鎭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繁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于孔孟且夫天命之難堪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截有見于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刖人君臣相勑甚敬其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于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導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于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鎭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于異姓取士及于特奏養兵及于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于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于是爲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于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截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于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于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閒剏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請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閑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閑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于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于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于理矣夏休井田譜序

盧鎬跋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辭古經腴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嗜之手鈔口誦舉筆輒摹篇章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者殆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鄖思購之猶邑而書板遺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丞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鄞城風雨瀟瀟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譜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有關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宋伯碩士師與富海鳳中丞重刊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馮君雲濠閒預校讎旋據月船生盧氏跋語知前人多惓惓于是集有如此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截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爭格君舉近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

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鄭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耳子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曙色此是逼攏到緊切處子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于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于書無所不讀尤長于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譪然時名退之方誨于諸生下惠濠甘于三黜逮改紘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諧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齋之其論文不喜南豐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詁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讀周禮說讀毛詩解讀春秋後傳讀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歷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遺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于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褒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二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爲我王以子考之說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騤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胄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先生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諡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于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于世壻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會先生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幷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僞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齋扉友朋道之又案梨洲原表列先生于艮齋之門而儒考載精緣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爲止齋學侶可也其諡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于朝以喜事嫉邪取名于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

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還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尙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宜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謚文端（參史傳）

○（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齋對牘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永嘉人從學于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閩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黃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說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育德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志五百卷謝山學案劄記以爲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于徐忠文公而下至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于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祖非朱右祖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塔少即從監嶽之兄數文講學而止齋乃數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閒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鐫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度守遂寧嘗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又著永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沖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于陳蔡之閒者也嘉定閒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沖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

萊之婺州依薛艮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主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壙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逝（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于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于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僦旁舍不去永嘉宗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于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修）

朱文昭語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補）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奩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嘗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貴州教授（補）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于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洊丁艱益肆力于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歎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雲濠謹案萬季野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合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于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抹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絡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趨向竟誰同一第收身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註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于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牘不入門私書不出閫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于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入上庠月書輒列學者宗之）

知州徐先生鈞

徐鈞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二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補）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于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于道德性命應事以通于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水心爲銘其墓（補）

貢先生申儒

貢申儒者建陽人也學于止齋爲其詩傳序（補）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壻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孝行（補）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

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即位有旨減湖南月樁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于朝謂篤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于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洶洶先生懼爲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竄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于郊邸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鏹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媟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于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 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即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論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閒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二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尚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于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于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關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死謂其從子崇猷曰悔不用居父以至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既起先生畏遠權勢委曲避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于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祗書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于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閒問先生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荊襄鄂三路終于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謚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先生子鋼亦以密奏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 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 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 彬老自汴都搨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輟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貳歲或饑即發施或有所建置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諂詣首議者雅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 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錧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 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欽齋先生奭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郡守宋先生之源 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 黃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 參溫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于倪起蔚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劾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黃文清公槐相力薦于朝改尙書郎官輪對與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懥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

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三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 陳耆卿
  - 吳子良
    - 舒嶽祥
      - 戴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 林處恭
    - 劉莊孫
  -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 王象祖
- 王汶
- 丁希亮
- 方來
- 周南
- 孫之宏
  - 從孫　嵊叟
- 林居安
- 趙汝鐸
- 王植
- 滕宬
- 孟猷
- 孟導
- 邵持正
- 陳昂　祖堯英
- 趙汝讜
- 夏庭簡
- 王大受
- 鄧傳之　附師曾丰
- 宋駒

- 王度
- 厲仲方
- 戴栩
- 孔元忠　父遺
- 袁聘儒
-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葉紹翁
- 毛當時
- 張垓
-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 陳韡
- 戴許
- 蔡仍
- 吳子良　見下篔簹門人
-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 劉愚
  - 余嵘
- 項安世
- 陳景思　並見晦翁學案
- 王綽　並水心學侶
  - 尤焴
  - 薛蒙
  - 戴許　見上水心門人
  - 蔡仍　見上水心門人
  - 王汶　見上水心門人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閒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季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郞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郞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郞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

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嘗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嘗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冑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眞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眞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閒歲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黷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覩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講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事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豪楮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畏縮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閒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識切會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聘齋修外蠟兵革宣和之後方臘南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作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

矣而國用置司偶嘗嘗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尙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滅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彊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閒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尙二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二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扞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壕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殲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宬計搞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眞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宜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宜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閒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幷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眞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祚威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汸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誣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
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九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
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
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皐
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皐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鄉
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
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
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
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皐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
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傅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見亦入雝雝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
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
之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
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
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
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
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
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
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
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
聞者故以爲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
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
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
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
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
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
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
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
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
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
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
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
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
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
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
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
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
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彖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
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
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
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
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

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爾在校是非角勝負哉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緼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爲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决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未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

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子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捷出爲偽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閎極有嘗論者堯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子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邪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爲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二章真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閡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賁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涖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欲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

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愼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閑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各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篰以成功者君臣不篰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卽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雜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峯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于人臣倘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

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肅虛僞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卽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嘗察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頮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

農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宣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論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尙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于經傳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揜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當孔子時魯衞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著繘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尙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茇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習者將棄之矣賁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粗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幷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衞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離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

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己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愼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閒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教世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闕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斷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紆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汙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扶築者不受德與郤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名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敵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邱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剸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

民可以坐猾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明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幷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欄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譬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閒差不甚遠無隆尊絶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尙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鱄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籍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絶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

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冶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擧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剽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愠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認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揩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愼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擧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顯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
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
足與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
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
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嘗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
皆已改物舊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
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
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
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
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永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
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
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
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
善尚不爲悖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
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
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
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
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
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
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
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
有　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詆其南蠻鴃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嚮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
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
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撰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
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
擇則易爲不度其君桀嘗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
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
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
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
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
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
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
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
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
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皋
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曾子尙權謀子思子孟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
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
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
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
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
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
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
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千言天地則
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卽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書
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變亦能通吉凶之變
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
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
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
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
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厲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
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
罪而區區血氣之鬬何敢擬于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
如此夫育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
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
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

張弓則是天常以權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沖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爲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聞者有風輪維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卽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籍乖異無所統一轉相疑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紬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柰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淸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敝而終不以爲僞則敝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賦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辭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苑臺舉觴晉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偪側于秦彊之閒而不足自立邪

唐雖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嘗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遺禮儀廢縱詭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苟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動行則擾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

羲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皋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奇禍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皋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殖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尙有義若善之以自利何名爲抑

周人崇尙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教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猶敝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會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爲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異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變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剴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敍各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可為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脩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舉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為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為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譏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盡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趙廣漢尤為民所稱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眾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眾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鐘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酌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譏杜安于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寔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徹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

之流尙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尙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權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厭襲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敘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壟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愼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會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獨以爲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行歔僅之閒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尙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臯陶以爲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鼂錯尙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尙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尙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尙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尙書由外達尙轉尙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己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壽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尙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稍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

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寡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陁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實通觚無閑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輔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褒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眞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卽心也心卽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旣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盡人力之所能爲抉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旣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卬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實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許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卽枝葉也使其是則涉枝葉卽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忘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計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欲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曾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觖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郤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僥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秖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爲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推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嘗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賈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爲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幷道詆斥瘳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語關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僅

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卽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控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彊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末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横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壞盡秦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楊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楊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柰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楊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選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察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最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

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鬭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爲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爲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子

之類或者君臣之閒罾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蕩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羣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僞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蝎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威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瓊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抽荆楚之鹿戲詞謬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復用兵者也

楊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子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尚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繼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即握

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誕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卽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

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齋竇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搨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槃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闊閱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嘗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僅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錄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晉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著萬晉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稿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 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賴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于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蓋是覺也何道將一趨于問學而不變責難于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于自爲而不苟于爲人于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汩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闖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于是獨悟特見之士覺于道而違于世昏然爲天下大迷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鬬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于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于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賴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于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汩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 指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 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後能敬 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

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于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 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者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于人者偏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于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堅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 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 風雩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

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未至于聖人未有不滯于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實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溫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餒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 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存焉故也與此複出刪之

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 長溪學記

魏材類質將進于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 宜興縣學記

學之高深無窮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爲知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習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 劉東溪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陰陽精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

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送林子柄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穢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于文字愈多予所不解法明寺教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卽己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己之果爲佛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于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于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于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茫昧蕩逸縱恣終于不返宗記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廬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陳叔向志

寵蘊夫婦破家從禪至實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鮑清卿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象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宋廠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聞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與戴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論道學名實眞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與吳明輔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老子說

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于道鮮矣題張君所注佛書

梓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于此乎八十九字移入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舉世共習其魁偉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支離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題周子實所錄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于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桀行者乃或叩闇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治勢篇

　慈溪黃氏曰此陰不滿于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于檇李無救于國今其氣燄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兵權

王政之壞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

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過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 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于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 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 皇極
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 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于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頑惰餘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至于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以相讐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邪水心先以溫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畚箕苕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謂可永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摧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衛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廳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于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廝必于勢要挾書求爲司閽爲斂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于水事者云 補

附錄

先生嘗言于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于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于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施行者有次第焉 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于伯恭如何餘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 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讀說能自淺入深荊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 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龍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 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鹹叟先生綽

王綽字鹹叟永嘉人也有氣節于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汶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精秘書薛象先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 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鹹叟集 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 補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著之也故列徵君于葉氏門人之前

水心門人 學節三傳

司業陳篔牕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牕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閑驪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巋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篔牕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篔牕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僅錄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于水心水心所謂壓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篔牕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邃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眞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稿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龎德公魯仲違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舉變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輿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于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汝

王汝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彖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閒所著有東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于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于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傲侹屬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于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擧擧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邪又未幾從東萊于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糲手鈔成屋于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倏博文倏工瘠纖棘智麤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卒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層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閒秖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于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秖以長傲見理之明秖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永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幹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于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梓材謹案先生本永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閭學止科擧心陋之一往句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于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廛肆無不及也而最切于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屬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擧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實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

于道學而終于皇極矣考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黃文叔者其魁也而先生其壻罷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心惜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無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繫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廬兒干政接踵樂酒醬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政府怒悔召之然尙除正字將逐之會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議起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卒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既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周南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削稿之心南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敕後曰右周正字山房稿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誥敕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勳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冑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敕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于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于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之論如此其于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學敵垂亡邊方數警別有後總秘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郎諡忠敏嶸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于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邪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宬

滕宬雲濠案一作宬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于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冑又忌之先生知其意曰吾焉用溟涬風波閒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廉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于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淸語終日不及私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會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于心身所覺知皆反于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于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永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錮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尙右郎兵議起永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于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

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屨恆滿水心于先生之學惜其尚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于內者雖源流出于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 修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良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封門紅藥被野如菜後流數十論難捷至良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閒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逮門者而敏甚鮮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爲諱以察寃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于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唔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遺家多難再興家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麤糲適口則膏粱疏毳褐附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 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于歌詩駢體沈淪下吏不永其年水心深痛惜之 修

陳先生昂 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 修

知州趙蠖菴先生汝譡

趙汝譡 雲濠案譡一作讜 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倜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在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寃侂胄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溫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 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 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瑀客之以異姓恩澤奏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淨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于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也卿且弗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即令瑀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于憲聖調劑其中事秘無人知者徐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強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避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即先生也于是吳鋼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于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于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于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鋼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于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 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 附師曾丰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曾丰幼度遊所稱撙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于內收放心于外又曰博約即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稿易繫辭說一卷 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庭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閒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于水心乃從事于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 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于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于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屨恆滿侍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閤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冑謀開邊諜妄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饑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諜者之導以用兵也侂冑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于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閤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懇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驍將于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淸水水心帥建康訪士于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壻又從水心素留意于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侂冑死凡豫于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擊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于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于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于周南仲以世勳入仕累調含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已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樂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十二律之外有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淸聲而他律無之淸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鐘之林鐘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于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鐘大呂爲角角長于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鐘爲宮則黃鐘大呂爲商太蔟夾鐘爲角商角並長于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釐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攷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雲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宗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既嗣于葉始居龍泉其學出于水心而西山眞氏與之最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祠朱子嘗學于水心補

張先生垓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徽菴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別爲木鍾學案

忠肅陳先生韡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閫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槌新勝于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琸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之捷差知真州提點淮東刑獄還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于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閩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寧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瓦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翼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討慮精審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謚忠肅 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汶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戢叟學 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見下篔窗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于劉靖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真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 參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與人之謫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己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 補

梓材謹案謝山鈔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之蓋卽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尚書尤木石先生焴

尤焴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袤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尚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 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尤焴並王戢叟門人戢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于學 參溫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 並見水心門人

篔窗門人 [illegible]節四傳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幼從篔窗學亦曾登水心之門篔窗之統傳于先生所著有荊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于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于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

學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倘何彼此戶庭
之別哉 修
謝山跋木鐘雜鈔後曰木鐘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
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
事者則陳質廬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廬袖以示
水心水心曰得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
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
書乃質廬表弟當即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
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靑出于藍自一家倘意祥麟來泰時安
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韓他日史官
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
作傳可怪也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
太子賓客卒諡忠敏著有讀易管見 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 季節五傳

承直舒閬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
于吳荊溪荊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
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
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隸 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 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閬風集 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閬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 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于
篔窗以至荊溪文勝于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 修
祖望謹案荊溪序閬風集以所傳屬之棄閬風臺讀書其上人
稱閬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閬風齊名亦荊溪弟子所著
有劉賓陜集 雲濠案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後著論語案指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稿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 與閬風同避地于奉化今但存姓氏于剡源
集而已 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清容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爽惠清和之號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自註云劉號樗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悅字正仲攷任松鄉集謹齋記云上虞劉悅疇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悅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說以正之

舒氏門人 季節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于舒閬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
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閬風師弟後無復存矣 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鄭氏黃氏門人，徐氏再傳，安定四傳
- 喻民獻
- 喻偘
- 喻南強
- 吳深
  - 子 邃
    - 孫 思齊　附從父天澤
      - 黃景昌
- 方鳳
  - 子 樗
  - 黃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吳萊
    - 宋濂
    - 胡翰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柳貫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黃景昌　見上
- 謝翱　父鑰　並全歸講友
  - 吳貴　全歸門人
  - 黃景昌　見上　全歸門人
- 林憕
- 陳頤
- 錢廓
- 郎景明　父[illegible]
- 方坦
- 陳檜
- 陳猛
- 金濂
- 淩堅

- 何大猷
- 劉範
- 徐碩
- 孫貫
- 章湜
- 章濤
- 章渭
- 章海
- 樓應元　父氏範
- 胡括
- 章椿
- 章與
- 章允
- 周擴
- 呂約
- 盧任
- 周作
- 何凝
- 厲仲方　別見水心學案
-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 陳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龍川同調）——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爭為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為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為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為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為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葉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素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為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興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為渺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為學者學

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全氏補）

張釆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値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于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餖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晚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

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某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絜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閒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閒以何爲真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閒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閒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閎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

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閉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還着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 送王仲儀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陳傅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類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于其中受無類之禍尤慘 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騖諸公閒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 與韓无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閒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擩弄于李希烈也 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祇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即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 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諳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

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 補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 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 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尙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覿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策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吏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掉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尙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尙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舂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狠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閒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鄭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況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别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别爲艮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别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略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無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嘗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荊襄一軍出陳蔡以擣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諧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寒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饒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幾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鑒轍錄五卷以痛國家僥倖用兵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皋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蹤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曾蟻聲矣向使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遽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哂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

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盲之而不詳是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撫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稽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爲實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聚之地故基遺迹據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橫各丈餘號之曰歷歷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恩一敵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淵卑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略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饒鹿至請賦之分韻得方字先生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爲馬寶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慍壓客多恐先生欽啖自若乾道四年識遺歸正人先生伏闕二上書言今內空無實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靖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即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讜臨安尹遣曉事人諭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尚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蘭薦召赴都堂未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更孝微賤何自得此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番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壞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識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荊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贖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懸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賞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卽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閒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鄰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務合事宜各其軍曰衞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衞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并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闕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衞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卽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衞之軍滿天下矣然又嘗遍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實爲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衞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

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魏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處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衞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領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邇觀上欲即用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極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邵州蔡必勝陛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閑去之明年通判鄞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邠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略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遽不然則又非同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學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義烏人與從子偘入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喻蘆隱先生偘

喻偘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游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稿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嘗乾道淳熙閒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陳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修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偘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籙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閒獨能探索隱語發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稟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厲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寃水心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寃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偘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偘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偘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即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偘有寬而無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齋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椹

林椹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閒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水心甚惜之修

鄭先生景明父鵬舉

鄭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鶚鵬舉其字也遠先生從同甫遊卒年

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予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濾

金濾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嘗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嘗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鄉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沖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湜

章先生濤合傳

章先生潤合傳

章先生海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潤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舉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合傳

章先生允合傳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合傳

何先生凝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領衛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濬

吳濬永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松淵家學季節五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倣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用國禮又言御史俞淅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

無償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閉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埏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遷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爲人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尚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父鑰附門人吳貴）

謝翱字皐羽長溪人父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嚴有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酹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即著遊錄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翱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閒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學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書使讀之方韶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謹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稿）宋景濂胡仲子皆師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百家訂）

文瀞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 道鄉子 庸齋弟
└ 嚴松

陸九齡 庸齋弟 表陵門人
├ 徐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沈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 曾滂
│　└ 子極
├ 李緣
│　└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曾建
├ 萬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 饒延年
└ 劉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

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谿學案之一復齋爲金谿學案之二謝山則幷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皋號庸齋次卽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求益不復致辯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補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

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況旣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

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爲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己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靑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己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況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

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盧喧嚷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閒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以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即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閒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諟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諟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之數，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眾人而往，後眾人而歸，有勞為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升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為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尚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畫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既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為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盧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狹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閭，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為後法，而里中盜賊畢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冠昏伏臘，奉盥請祀，觴豆饗獻，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眾，司業汪文定公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畬罕志學，先生不以職閑自逸，端栗纓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各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攷，先生為嚴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聞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閒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平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平平至極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第曰沈煥。

復齋文集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與張欽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訣，往往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艱難困厄憂戚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竊日以汩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于其間。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illegible]謝山[illegible]入[illegible]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勉而行之。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為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為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埽平生紕繆意見。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毫忽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命矣。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受，于是有淨巧之民能為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攬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攬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illegible]補

團結隊伍須最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若縱賊前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學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地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晚以戴之蓮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閏爲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子維之閒于辰或以爲前或以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閒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歷中文淵閣尚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省占荀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其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亙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論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以上與李宰書

雖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于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與王順伯

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閒有古今

百家謹案鵝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誚疑紫陽爲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考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諟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鵝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鵝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皆書爲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要其操持

讀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
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
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
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諟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即將流于異學也特嫌
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
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
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
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備宣聖業陽豈專重致知而
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
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
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
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
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
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
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
獨疑而未安始聽熒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
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
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遠子辭官
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
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
索居儀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
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
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玆之歲
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厲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
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
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
晚年合一即是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
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
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
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
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乎
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補）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
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嘗今
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
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
謂窮天地亙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
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
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僅在于是乎然
形色固天性也而睟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
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
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
者殆確論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
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謚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
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
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
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
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
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
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
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
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
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
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

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
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
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教之簒奪乎梭山曰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
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
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潸泗沾襟少閒又歌東
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罷

徐先生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 高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 附子極

李先生纓 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文達
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
首師文達與李緩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
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歸在宋史羅必元傳卒于謫所李微之爲
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 參

曾元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先生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高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庸齋梭山復齋弟　艾軒講友　上蔡震澤橫浦林竹軒續傳）——子 持之——葉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琥
　舒琪 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 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蔣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曾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敘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 趙彥肅——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巾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劉清之 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子 蕭
　　　——鄧約禮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子 簡 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子 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 別見廬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胡長孺 別見木鐘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為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為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　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為金谿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為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為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為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既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令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道觀既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荊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嘗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實至即見持牒即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為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謚文安　雲濠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既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真體不言者不為少言之者不為多先生為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為譏己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　梓材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己亥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梨洲說未免倒置　于是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墜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為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況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稍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比年以來觀省加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蓋自述其過于鵝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紫陽之親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

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爲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閒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書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閒更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撙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鬬很于其閒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奈何獨不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眯目強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陸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己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歷階升堂捽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撻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謹案子輿氏後千有餘載纘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滃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韶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辯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即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子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語錄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閒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閒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閒如何植立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閒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儘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閒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閒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彝雖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過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顧諟謹案爲學之要首在立志志不立是猶欲築室無其基也縱與之言學無處可說所謂朽木糞土不可雕杇第懼人患此病證故須先激發其志氣使之知自奮厲而後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聳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啓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人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閒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閒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箇甚麽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行與事之閒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心不可汩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閒非無有志爲學之士顧往往有拘牽于文義依傍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昧卻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吾人爲學究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

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微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閒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閒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宜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所存少思慮亦不正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即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閒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仁守之功徒憑藉虛見儵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利滌濯刷其始也望空捉影畫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幽莽猖狂認野葛爲滋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綴人語俾人知即知即行而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錄爲語錄者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三條移入槐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白鹿洞講義 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于此而不能自拔

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其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辨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言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閒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嘗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

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言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幷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幷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

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閒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閒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閒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閒宜正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嘗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豐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

朱未遠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遠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旣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泄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旣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閒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忽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

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抉區區于此亦願明者有以探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于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攷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駡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至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至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于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爲中至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說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至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執古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云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爲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顚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

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閒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舛氣象麤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于誤況其差有在于毫釐之閒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閒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節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陛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二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顧諟謹案以上共七書梓材案七書幷朱子所答梭山二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于此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二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蚤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辯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蚤歲之事考紫陽他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曰無極而太極實即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

顧諟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略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為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故茲

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以昭朱陸相異之始也梓材案姚江原本以朱子象山之書並附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

楊開沅謹案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複以晦翁之高明二十四字刪之此象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閒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箇簡易字道了徧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閒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

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 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幷其理而疑之 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爲其學者澄坐內觀 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于寡淺缺陋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爲流俗 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擾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爲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爲性指氣爲理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大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迷揺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彷彿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鯗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 補

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曾子 補

車玉峯鄮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無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 補

黃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闔闢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既沒千五百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讀學者爲僞習未幾韓侂胄何澹諸人實就爲僞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 補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于道璧立萬仞

趙寶峯示子弟曰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 補

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侍郎李橘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曹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橘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案）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梓材案象山先生爲復齋行狀云娶王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琥之長女先生蓋通州子行舊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荅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閒有威名于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于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穢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一夕被盜翼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篋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即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舒廣平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敘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敘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耋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

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閒常論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邪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心吉則百事皆吉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己已凶矣

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閒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人爲舍字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閒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嘗帶一世閒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即住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于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

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曰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閒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倘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矣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己尚不識更向何處施爲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塡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卽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大舜之心卽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卽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鏊復一鏊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爲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訓列于傳後

附錄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閒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拌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謂曰余卽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淸敏公稷之曾孫也以父死難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被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衢州皆有惠政隆興元年遷戶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爲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諡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

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其家人耳妄分儒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梨洲原文攷袁絜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蹤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奉臨川帖子謂以兼中傳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其子爲再傳之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温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補

黃壺隱先生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恭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冑將用兵先生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險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輒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子宜憮然又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荆謁吳畏齋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戇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燮薦于朝謂先生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先生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先生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鄉貢舒先生琥

舒先生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黃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松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敘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綦繁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周益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遂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息閒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彌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悶殺會中叟笑倒壕上人閑居善誘學體叩輒鳴自卦書象數儀象律歷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播索以俟能者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參姓譜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姚省元過溫陵得欵曲講論有疑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剗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勁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皷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微門人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別見鶴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本傳稱其蚤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別見木鐘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少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真揚二州閒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鞭飭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輾轉沈痼幾于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遺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奧推攷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于是朝臣以先生薦于太學或曰先生之學陸學也非朱學也遂寢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著祖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斫頭之禍觀胡澹庵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永宅無他求

也陳定宇曰世以先生之學出于陸子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亦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補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 晦翁南軒東萊同調

族子 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趙蕃

子 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璉亨

韓冠卿

子 燮

從子 境

韓宜卿

子 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從孫 忼

從曾孫 耘之

從元孫 諤

從孫 性 別見潛庵學案

韓淲

宋之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壆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彭龜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父滁）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毀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雖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閑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辨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廳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

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濁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滁亦好學修飭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于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儆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傳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爲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謝安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事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

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善士大夫是攀是慕與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貪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亶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書實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頗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逵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晉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飡秋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

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歎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嘗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閑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間薛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游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二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嘗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巋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稿二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郞致仕仍推恩于其子景定二年門人祕閣修撰鄭𡌴協爲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晉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八十餘輔以祕閣正郞聊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宣卿 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膺冑次直祕閣膺冑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淸江劉子澄之門淸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淸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宣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戴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師靜春弟子

隱君韓戴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戴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

韓淲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卽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璽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𡌴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貢州不謂遽上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貢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卽劉黻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卽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日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稿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 孝敬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徽菴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魏鶴山真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亨

施霆亨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蘧山先生度（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忼（附子耘之孫鑄）

韓忼字義行（梓材案蘧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允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據史彌鞏靖亭集蘧山相韓君墓記云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忼不名允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書墓記云莊節兄忼亦與）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略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鑄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說齋學案表

- 唐仲友 父堯封 永嘉同調
  - 傅寅
    - 子大東
    - 子大原
    - 從子定
    - 傅芷
  - 吳葵
  -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朱質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 金式
- 唐仲溫
- 唐仲義 並說齋學侶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于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中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尙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寃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幷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爲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嘗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且蕊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楊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章晦翁雖大賢于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姻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嫉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藉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二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幷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愚書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翦其根如滋蔓何防微
消萌力少而功多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　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
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
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興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
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書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誥未恤
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　以上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傴存小節而喪大
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教者反諸身　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敵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
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
使兵自衛之甘心也　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
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
天性乃見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微而
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咈其情逆其勢忘其分闔門
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爲同墨氏之
同秖以爲異
德莫先于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
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要祿命之說勝則人事
怠失之己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
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曰
益新理日益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　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者惟
聖人乎　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閑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
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
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楙楙官功楙楙賞惟陛下防私如禦
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
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
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　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楊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
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
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
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
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
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
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
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
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
性者當于復觀之　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
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
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

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邪將在內邪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爲惡覩所謂誠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辯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荀卿論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強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卽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閒而輕受愚夫之誑乎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鵝會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絶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温
主簿唐先生仲義 合傳

唐仲温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閒自相師授仲温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平齋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 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降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偏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閒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閱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愧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閭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承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閒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既作先生杜門不出其詩閒適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于東萊亦絕不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于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斜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刺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教授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葵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傳經彙史尤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閒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傅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導民大冶監利淸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侍郎朱先生質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淸貧如一日羣豐狀其行謂金華之人傑 參嘉靖金華志

杏溪家學 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 參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與吾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讀錄

宋元學案卷六十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　永嘉金溪同調
- 趙希錧
- 丁黼　父泰亨
- 黃中
-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錢文子　永嘉同調
- 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丁黼　見上宏父門人
- 曹豳
-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二先生學案定刊本則稱徐陳諸儒蓋忠文後並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歷濟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諡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館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衷學象山有嘗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與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者是說欲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底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略而不書得閣下表而出之蓋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黃氏日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永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也乾淳之際永嘉諸儒林立先生偏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巋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箚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曰喬行簡丁黼曹豳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既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考驗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啟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揞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嘗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于其師者與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底稿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館

趙希館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閫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

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即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闕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即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承免例已陞內舍冑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于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蠲禁衞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臥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夔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盡馳諸所親曰有毋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馳之時人兩賢之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升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謝氏所藏齋居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閑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館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爲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儒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眞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忤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躓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贈詩所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泣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碩儒講學者亦閒或得大用于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且盡而先生獨存又棄之嚴疆以陷之死時蜀事已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榜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官全計先生笑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謚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偏侯諸儒伯仲眞魏之閒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略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忘不能追憶僅約略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爾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舉賈閣之怒而未嘗少怠其呵護善類之心于義利界限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口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口

鋭口汝鄰慘恍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于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數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御前後三十餘疏言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懿丁延溪先生黼 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曾東畝先生畾

曾畾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近旨還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實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于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云 參喬孔山文集

梓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使云訪求于湯尹之經略大傳備詁纂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西山蔡氏學案表

- 蔡元定　父發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濂溪二程四傳
  - 子 淵
    - 孫 格
    - 陳光祖——子 沂 別見北溪學案
    - 翁泳
    - 熊剛大
    -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 熊慶胄
    - 徐幾 並見西山真氏學案
    - 熊酉
    - 何雲源 別見九峯學案
  - 子 沆
  - 子 沈 別爲九峯學案
  - 朱塾
  - 朱埜 並見晦翁學案
  - 楊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 劉爚
- 劉炳
- 劉砥
-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梓材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子淵沆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之實第二（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
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
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
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
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
以倍者（卽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卽算
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
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
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
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
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
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
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
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
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
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二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
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
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
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
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算　半二寸三分三
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生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變律朱書　半聲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	黃鍾宮						
六月	林鍾宮	黃鍾徵					
正月	太蔟宮	林鍾徵	黃鍾商				
八月	南呂宮	太蔟徵	林鍾商	黃鍾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宮徵	太蔟商	林鍾羽	黃鍾角		
十月	應鍾宮	姑洗徵	南宮商	太蔟羽	林鍾角	黃鍾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鍾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蔟角	林鍾變宮	黃鍾變徵
十二月	大呂宮	蕤賓徵	應鍾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蔟變宮	林鍾變徵
七月	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鍾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蔟變徵
二月	夾鍾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鍾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	無射宮	夾鍾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鍾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徵	夾鍾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鍾變徵
	[illegible]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鍾羽	夷則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illegible]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鍾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illegible]			仲呂羽	無射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illegible]				仲呂角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illegible]					[illegible]變宮	[illegible]變徵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九（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鍾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角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仲呂徵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羽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宮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商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角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蕤賓徵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羽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宮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商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角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林鍾徵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羽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宮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商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角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夷則徵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羽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宮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商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角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南呂徵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羽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宮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商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角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無射徵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羽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宮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商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角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應鍾徵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羽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宮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商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夾鍾角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黃鍾徵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羽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宮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商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姑洗角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大呂徵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羽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宮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商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仲呂角	仲正	林變	南變	應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太簇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鍾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夾半	仲半	林半變
蕤賓角	蕤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鍾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變	夷正	無正	黃半變
應鍾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案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

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于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奧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徧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為樂別後乃覺關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為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邪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邪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玉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補

西山學侶

官獻樓攻媿先生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 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為訓解意言辭象分為四卷董氏真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 雲濠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 開禧乙丑自序云

梓材謹案節齋兄弟皆朱子門人而實本于家學故以家學標之

易象意言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 -- 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 -- 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為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為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為貞而上三畫為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為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无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

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具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

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間也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

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遊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

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離坎陰陽相戛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霓凡卦柔近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

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象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无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

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閒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茍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爻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

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

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爲事故繫之于蠱彖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

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二以象言之則圜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横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蓍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横圖（始乾夬大有終觀比剝坤）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横圖（始乾坤屯蒙終既濟未濟）以對待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復置左揲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揲而復置揲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无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象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間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真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

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邪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遯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愼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靜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注 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沆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爵秩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舉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郎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別爲九峯學案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埜 並見晦翁學案

楊先生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 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 參蔡氏九儒書

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禮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積官朝奉郎 參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古老通春秋三傳學又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衷一遵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韶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蓋作于提刑廣東時其贊先生文亦止云有同窗之契未見其爲師徒唯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泳

翁泳字永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釋河洛講義 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 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別見木鐘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並見西山真氏學案

熊先生酉

熊酉蔡節齋弟子也嘗爲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辯明尙見尅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眞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間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眞卽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酉不敏不足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

補

何雲源先生□ 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 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二

勉齋學案表

- 黄榦　父瑀　晦翁清江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 子輅
  - 子輔
  - 何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方暹
    -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 張元簡
  - 趙師恕
  -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劉子玠
  - 吳琢　別見鶴山學案
  - 吳昌裔
  - 黃師雍
  - 黃振龍
  - 陳如晦
  - 梁祖康
  - 曾成叔
  - 陳象祖
  -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 鄭鼎新
  - 李鑑
  - 薛師邵
  - 葉士龍
  - 陳倫
  -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 家擴

- 李燔
- 張洽
- 劉剛中
- 李方子
- 楊楫
- 楊仕訓
- 王遇
- 劉砥
-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胡伯履
- 詹初
-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 余崇龜　景思學侶

- 李武伯
- 李晦
- 方丕夫
- 袁俊明
- 葉真
-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 宋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謝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父瑀）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受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榦也顓蒙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獲友趙陽履閣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

戒此又孟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于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卽體體卽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要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于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既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淩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既明且盡矣至于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

于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大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未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謹獨于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于擇善固執之始而成于無聲無臭之極蓋至于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于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于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于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于中者而言昭著指發于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閒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于世閒利害得喪乃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榦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于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閒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旣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邪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邪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如曾皙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于此有未灑然者邪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觸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邪

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圜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閒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邪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于有則之上加一故字于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餘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閒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

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于人心爲未嘗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于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于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于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于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閒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既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餘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淸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于夏秋之閒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畫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各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閒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閑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于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曉曉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于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此蓋疑于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閒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邪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于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閒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閒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于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邪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邪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于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于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于此故欲樂此以終身知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于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倘佯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于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後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冀誄之文定爲草稿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于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大訐者實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隱于後先生敢陳于當世而學者反欲諱于將來乎人之有過或見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

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于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邪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于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邪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于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于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衞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于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請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于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于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于堂據案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鐵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荊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第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眞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于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于事而愼于言以愼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愼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于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于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規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于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遊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眞切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于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淸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淸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嘗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于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閒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 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威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予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爲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于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 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閒

流塘集 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爲君需之下爲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着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于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于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于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于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于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于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大夭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婿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知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贄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 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于兵部侍郎 補

勉齋家學 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真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 參真西山集

黃先生輔

黃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筆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 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河南拔先生口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暹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于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于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于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于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于事，明甫見事而中于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帥董槐、荊南帥孟珙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珙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珙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第。勉齋嘗貽之書曰：「榦歸鄉兩年有餘，偏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于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于鶴山集中，稱其知荊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埴，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口口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于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于朝，故鶴山師友雅言有曾答趙漕趙師恕之帨，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林宗派兩列先生于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于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遂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尚書吳鶴林先生泳 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閬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與元帥趙彥吶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敷，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既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險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還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行于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纂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于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仲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曰昭，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真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于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
李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于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邪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 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 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嘗是先生之字 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于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 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 梓材案一作仲實 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于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 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于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于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 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篤實儒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敎誘之旨歸創六經堂杜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于長溪黃幹言先生爲勉齋營墓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踏襲語 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 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于勉齋 補

梓材謹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擴

家擴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秖一李貫之可望乃止于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于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眞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 補

附錄

眞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擴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 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晦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興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于勉齋 補

方先生丕父

方丕父 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于勉齋

黃先生俊明

黃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皆本散逸先生重其輯而行之 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 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建寧門人 李椈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別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潛庵學案表

- 輔廣　晦翁東萊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玉山三山芮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豫章橫浦三傳　涑水二程華陽了翁廌山和靖四傳
  - 董槐　父丞　附師葉師雍
  - 朱鵬飛
  - 余端臣
    - 王文貫
      - 汪元春
        - 徐天錫
        - 徐天彝
      -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 韓翼甫
      - 子性
        - 黃奇孫
        - 李齊
        - 王霓
        - 夏泰亨
      - 從子恍　別見清江學案
      - 陳普
        - 韓信同
          - 王禮翁
          - 黃寬
          - 張以寧
          - 林文珙
          - 鄭轅
        - 楊琬
        - 黃裳
        - 任士林
        -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 並莊節學侶
        - 劉敬堂
          - 熊禾
            - 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 安寶
        -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 輔萬　晦翁門人
-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魏了翁　別為鶴山學案
  - 並潛庵學侶

並輔氏所傳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尙澥盦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

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逵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于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柟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雒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生平所得于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于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衞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羲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攷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間出他書者爲

輔潛庵傳

宗羲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于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買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尙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邪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梓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于曾子而有小德出入之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得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饜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于言下局促褊淺

羞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然

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于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

狂者于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于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于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于剛毅墨氏資質偏于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于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于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

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于小序傅會于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算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辯說于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于彝倫也哉

宗羲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陳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遠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東尚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闊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晉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遠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為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槃堂先生槐（父丞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丞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于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為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治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唯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為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後因劾丁大全袞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屏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孺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事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于輔潛庵學者稱為訥庵先生

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者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號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于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于輔氏言為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于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貫

文詞不急祿仕眞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漢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

劉□號敬堂□□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于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爲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尙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諡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于朝諡莊節然攷之元史爲先生請諡者月魯不花也則黃氏誤節史文矣此傳作私諡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戴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廝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中見其集

韓義行先生忱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尙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翕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鰲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鐃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于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于此亦嘗致思怳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閑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覩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于氣而則與性卽太極之各具于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于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而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明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一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嘗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愳恨未及與

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知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既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于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于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邪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邪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于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邪非邪可有邪不可有邪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識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之辭六經註我而我于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于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于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淸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騖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怳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于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邪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緜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誌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

既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皐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董學侶也

教諭黃顏庵先生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于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于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于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別東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鼇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于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尚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于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于六經秖儀禮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裒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于火今所傳者易義大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于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偷薄綱常埽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蕕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于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尚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于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佚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送詹君履學正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于雲谷之陽鼇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于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閒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榦子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廣齋趙氏凡五人皆

學于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眞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于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于文公者乃偕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于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曰無先師則合于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于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于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于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于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于二程皐比之撤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于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于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緜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戈莫不倒指于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愼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于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于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于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于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于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卻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于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于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眞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閒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蠁豈易遠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于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

本言十哲世俗之論子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于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為十哲果何義邪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晳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于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閒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于春秋王弼尚老莊之學自背于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撿綱目莽大夫之書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楊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濂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尚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為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操行一出于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三山郡泮亦為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為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于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楊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為安而以毀撤為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為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閒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為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齎緣一證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護殘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為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為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晳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為斷矣學莫大于明人倫人倫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于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于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于顏孟之閒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攷正今宜改為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兗國公顏氏西一郕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袞冕執鎮圭遷為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為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為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于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

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歉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恝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攷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傳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為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為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冑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于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為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于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親臨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為法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于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為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不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為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曆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于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于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為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又分為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為置閏以應周天之度于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為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于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驟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之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遯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罔為臣僕者去而避紂虐耳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關世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尫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汪氏門人　李旺大傳

鄉貢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于鄞先生與弟天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溪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

莊節門人（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尙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于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于朝會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即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倣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謹案）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附門人王稼翁）

楊先生瑰（合傳）

黃先生寔（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嘗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瑰白圭黃寔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目未興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于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己問孔孟所答爲己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于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邪又謂性道教不嘗兼以物言者彼于性善之與萬物一原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讀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稼翁字馬山其壻也曰黃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仁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

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

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于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實字子仁本姓哀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潔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補）

古遺門人（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于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犧

鄭犧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于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彝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犧不知何所人亦見梨洲序目梓材案謝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宋元學案卷六十四

木鐘學案表

陳埴　父煋　晦翁水心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鄭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徐氏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 翁敏之
- 翁巖壽
  - 胡一桂
    - 從子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 子瑢
- 車安行
  - 從子若綰
  - 從孫惟賢
- 董楷
- 徐霆
- 趙復齋
  - 賈漢英
    - 嚴侶
- 子采

葉味道　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 繆主一
- 王夢松
  - 余學古
    - 胡長孺　祖[illegible]起　父居仁
      - 陳剛
        - 章瑤
        - 洪濤
        - 林溫
        - 陳善
        - 李時可
        - 王清
        - 謝暉
        - 吳雄
        - 李康
        - 文誠　別附
      - 章仕堯
        - 彭庭堅
        - 趙次誠
        - 蔣允汶
-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王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謝夢生　潛室西山講友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 徐宗實
  - 黃淮
- 徐興祖
  - 張文選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蓋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幷入此卷

朱葉門人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涇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游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龍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麇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愼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謹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既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既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賭一箇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卽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既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敝屣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塡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癖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既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既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蔽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閒無非眞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絶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卽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靑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淸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卽是上達無兩箇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是那一箇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卻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遲一貫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閒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形色天性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

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感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閒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

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會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愼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

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秘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兩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廬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于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于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于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邪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凊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涙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于無有然生氣之分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

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汚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為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繼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即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即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即不須千條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為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遺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為何物不知事箇甚麽到得知天卻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汚者為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為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為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為水之流不可為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為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

為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即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即上智下愚意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即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孟子只為他認生處為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為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欲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淸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淸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淸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閒相近者乃是中人淸濁在四六之閒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纔動首先撤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蹟太極之後漸次成就者卽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

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問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會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

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于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幷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既略頭正了只劃定脚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橫

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漑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翦斷密察之閒有味卽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 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閒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閒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雲濠案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旣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社外傳諡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 李鄭三傳

祇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淳祐進士官至閤門祇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衆

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韶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韶溪黄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尢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鐽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軍守徐先生霆

徐霆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口

趙口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維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一人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躐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斂鋒鋩俛意信向駸駸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案學案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誤而爲邵武人歟

平翁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譏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尙曾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劉洲所節車氏脚氣集增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躐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

車玉峯脚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子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入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與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閒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尙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愼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靑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愼齋先生參栝蒼彙記

梓材謹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鄭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

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字義口義講義人齋存稿學者稱爲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傳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韶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邃于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琛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琛雙峯子車惟賢韶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傳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琛字大雅年譜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閱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其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爲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于朱子參桐廬縣志

愼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賈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辯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游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皐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皐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楨志其墓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懷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日具酒食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稾門人謚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鄉人倡海內重購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永康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躐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邪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嘵辯譊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子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予自燕還與金溪傅斯正再見先生傅之曾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櫝而少濯其心邪補

石塘門人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

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瞽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鑄 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濤傳寫之誤 林溫陳善李時可王清 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永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勸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閒淡雋永人以得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秘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 參成化四明志

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里書卜筮考

徵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永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 補

別附

浮屠文皦

浮屠文皦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淮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皦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于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皦之輩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 補

鄉貢章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皦蔣允汶 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闡奧又言其累舉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 補

潛齋門人 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閒浙省右丞季朵兒只奉旨命儒士陶凱韓大理釐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 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溫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壬畏憚云 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恒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清

王清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陞福建都帥遇害賜謚忠愍 參姓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皦

趙次皦字學之樂清人也章清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 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庸詳說 參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蓋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垕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咸尊之曰橫陽先生

靜齋門人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謚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參史傳

雲濠謹案萬曆溫州志稱先生優游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補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

南湖學案表

- 杜煜 晦翁石克齋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 從孫 範
    - 車若水
      - 戚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潘希宗
      - 金叔明 附董華翁
  - 邱漸
    - 戴亨
    - 方儀
  - 胡常
  - 王貢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沈可亨 並玉峯講友
  - 蔡希點
    - 潘希宗 見上玉峯門人
  - 戴良齊 並玉峯同調
    - 吳澄 別為草廬學案
- 杜知仁 南湖弟。晦翁、石克齋門人。
  - 從孫 範 見上南湖家學
- 車瑾 南湖同調
  - 子 似慶
    - 孫 倬
      - 曾孫 若水 見上清獻門人
  - 子 似度
    - 孫 景山
      - 曾孫 若綰 別見木鐘學案
    - 孫 安行 別見木鐘學案
  - 蔡夢說
    - 黃超然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高耕
    - 方儀 見上木居門人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南湖學案

祖望謹案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亘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賓隐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

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分立底稿未全移入車玉峯脚氣集例

有黎洲原本

朱石門人　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𡡉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即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拱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裒次而卒

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車瑾字敬齋林學蒙說之師也誤以其號爲字劄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即安行否又云敬齋當是脅齋弟子玖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果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脅齋之門者玉峯爲先生曾孫亦嘗學于脅齋則先生之不得爲脅齋弟子明矣

南湖家學　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濠案一作成己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歷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幷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復言時相橫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即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既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會劾鳴復不屑與共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先生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悱惻懇到于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參史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清獻集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清獻文集補

老氏宗虛無尙柔謙傷周衰文敝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錄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隆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隆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石卿號隆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前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

有五經論閑居錄險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篔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强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志誤作車鄉字似慶今據謝山節錄杜清獻文原注云險軒名似慶字石卿改正

附錄

杜清獻曰車險軒閑居錄于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上諂下淩弱畏勢等語皆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之嚴補

車先生似度

車似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于儒參柳待制集

車先生倬

車倬字章甫險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于家同上

車韶溪先生安行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見下立齋門人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別見木鐘學案

敬齋門人

蔡起巖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閉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于家補

立齋門人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篔窻陳耆卿之門篔窻學古文于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篔窻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篔窻于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冗稿修

梓材謹案玉峯傳及脚氣集黃氏原本在金華學案今據序錄入是卷

玉峯脚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祖望謹案所謂揠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于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癡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摶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箇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撅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潙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潙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令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何如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挽合交道而自謂高于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于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于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于諸儒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

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議緯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謾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于古時經註格至也是舜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知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箇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于吾禮自不曾盡朔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居中云鄭憶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 補

魏文侯自請于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 補

穎考叔取蠻弧以登純孝者如此乎 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暢達呈露生意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于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于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于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于正也

梓材謹案玉峯脚氣集龔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沈可亨立傳于後又一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于後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木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附錄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廬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曰且去涵養

宗羲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著者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閒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于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唾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戛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甫親訪其廬洪令燾趙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書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石潭先生貢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也玉峯脚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一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道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道中卻不是道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道濁來若是庶孽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梓材謹案趙幾道說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姊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授教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膴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㒵齋

戴㒵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如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于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有戴㒵齋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蠹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邱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參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蠹翁黃巖戴祕書㒵齋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于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溫厚待人以誠耽思于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參台州府志

起巖門人敬齋再傳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天逸先生耕

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棣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金集參台州府志

方懋翁先生儀見上木居門人

玉峯門人劉李五傳

州判威聖東先生象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

潘希宗字景昭一名𡍼黃巖人從蔡春山車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補

金先生叔明附董華翁

金叔明玉峯之徒也玉峯腳氣集曰周禮冬官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緝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則馮相保章之類皆可附天官邪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董華翁辯俞氏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人之意叔明云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使人自曉自推俞氏乃斷定撥置爲累多矣補

梓材謹案董華翁當是陳潛室弟子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槱正翁見木鍾學案

春山門人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見上玉峯門人

泉溪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九峯學案表

蔡沈　西山學子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谿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誦氏武夷豫章三傳陳水二程四傳

子　模

子　杭

子　權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劉欽——子　涇

何雲源——劉漢傳

劉實翁——子　震

王充耘

黃鎮成

陳師凱　並九峯續傳

黃千能　九峯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九峯學案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梓材案蔡氏自西山先生晦翁講友子若孫入學案者八人九峯二兄並見西山蔡氏學案以九峯皇極自爲一家故別爲九峯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髫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載余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錄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舂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愴悽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顛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牽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諡文正

書經集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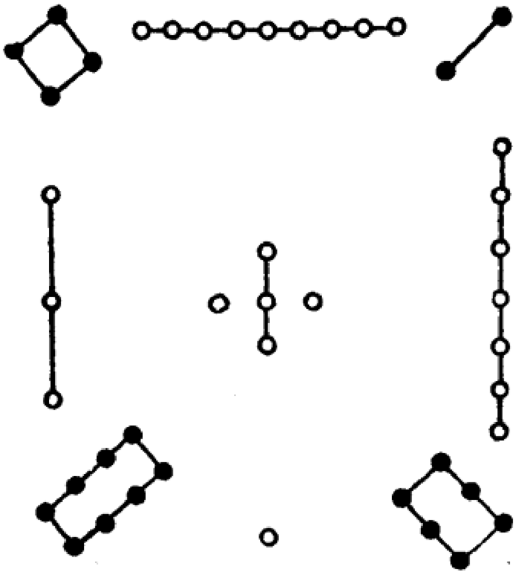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洪範皇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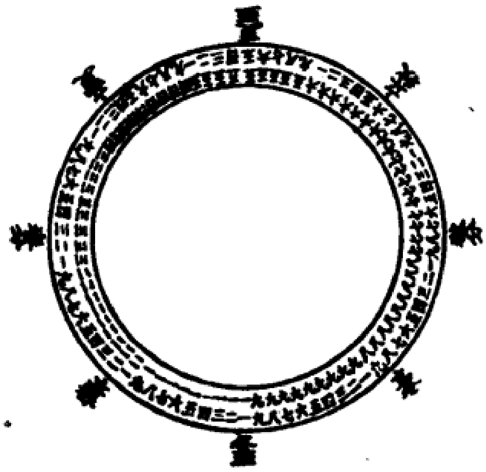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敘秩眞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于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九九行數圖

一	冬至	四一	穀雨	七一	處暑
二		四二		七二	
三		四三		七三	
四	小寒	四四	立夏	七四	白露
五		四五		七五	
六		四六		七六	
七	大寒	四七	小滿	七七	秋分
八		四八		七八	
九		四九		七九	
一一		五一		八一	
一二	立春	五二	芒種	八二	寒露
一三		五三		八三	
一四		五四		八四	
一五	雨水	五五	夏至	八五	霜降
一六		五六		八六	
一七		五七		八七	

二八 驚蟄	五八 小暑	八八 立冬
二九	五九	八九
三一	六一	九一
三二	六二	九二
三三 春分	六三 大暑	九三 小雪
三四	六四	九四
三五	六五	九五
三六 清明	六六 立秋	九六 大雪
三七	六七	九七
三八	六八	九八
三九	六九	九九 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二	十八	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三	二十七	二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七	
四	三十六	三百二十四	二千九百一十六	
五	四十五	四百有五	三千六百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百八十六	四千三百七十四	
七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千一百有三	
八	七十二	六百四十八	五千八百三十二	
九	八十一	七百二十九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眹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寒化醇者隤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淪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暗窒也萬事善于虛明而惡于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

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為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
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
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
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
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姸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
愈巡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
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
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
也歟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
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
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
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
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
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
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
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
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
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
不窮皆與道為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
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
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
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
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
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
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非一則不能成
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
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
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
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
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
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
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
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
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
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
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
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
者不二也
敘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
過不及也存中莫善于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
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
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
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為
而妙于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捲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羌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竅動靜之徼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體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于無五運迭至理藏于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閉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探于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感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感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于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五百六十七五百六

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宮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于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燠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閑數者天地之閑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圍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于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于地而雨暘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縕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威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

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爲曰伐爲士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于氣氣梏于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窒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閉也戎者智之剋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龥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滑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滑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威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于天地之閒矣 中卷

溟漠之閒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立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蕈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

木之物也曰鱖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螻蟻土之物也曰蟾蜍曰鷺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麂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蟲水之物也曰蟹曰蒙曰龜曰鰕曰蚌曰螺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奩曰硏椎曰廁圂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為徵召為科名為赦恩為婚姻為產孕為財帛火為燕集為朝覲為文書為言語為歌舞為燈燭土為工役為尋常為盟約為田宅為福壽為墳墓金為子賜為按察為更革為軍旅為錢貨為刑法水為交易為遷移為征行為酒食為田獵為祭祀逆而凶者木為杌楻為驚憂為醜惡為壓墜為夭折為產死火為公訟為顛狂為口舌為炙灸為災焚為震爍土為反覆為欺詐為離散為貧窮為疾病為死亡金為征役為罷免為責降為爭鬬為損傷為殺戮水為盜賊為囚獄為徙流為淫亂為咒咀為浸溺　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為乎其蓍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于扐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虛待目目一為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為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橫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揲雜而不純承平之事視主釐量凶咎災吝有命不紊

一吉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

元吉　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　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　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　吝心有蓄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　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草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　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　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　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　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

大凶　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〡〡原　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〡〢潛　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墜相對

〡〣守　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〡〤信　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僞相對

〡〥直　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仁相對

〡〦蒙　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囚相對

〡〧閑　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〡〨須　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過相對

〡〩厲　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

〢〡成　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〢〢冲　左二右二曰冲和也與戎相對

〢〣振　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正相對

一九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
二九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强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
三九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賚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
四九
庶左五右一曰庶衆也與寡相對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還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
五九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曰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曰翕合也與闢相對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
六九
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曰競爭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曰訟爭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
七九
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　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　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　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草　左八右五曰草變也與常相對

報　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祈相對

止　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

戎　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沖相對

結　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

八九

養　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遇　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勝　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閑相對

囚　左九右四曰囚困也與蒙相對

壬　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固　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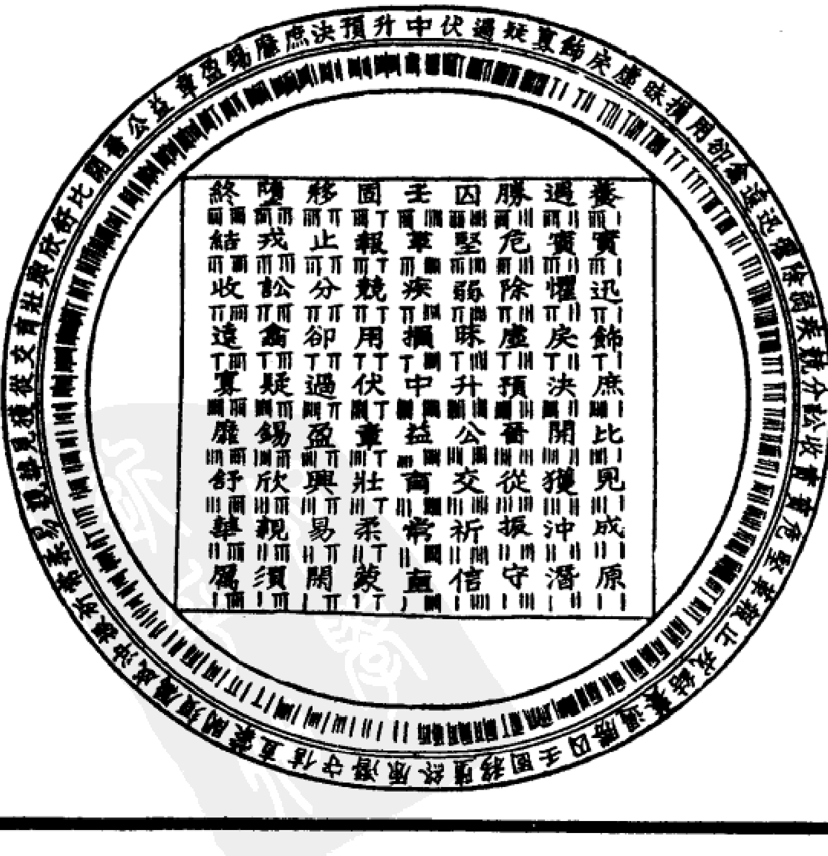
移　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墮　左九右八曰墮墜也與潛相對

終　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原相對

九九

範數之圖



範數八十一章

𝍠𝍠 原 一之一 冬至蚯蚓結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𝍠𝍠 元吉 𝍠𝍡 吉咎 𝍠𝍢 吉祥 𝍠𝍣 吉吝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悔 𝍠𝍦 吉災 𝍠𝍧 吉休 𝍠𝍨 吉凶
𝍡𝍠 咎吉 𝍡𝍡 咎咎 𝍡𝍢 咎祥 𝍡𝍣 咎吝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悔 𝍡𝍦 咎災 𝍡𝍧 咎休 𝍡𝍨 咎凶
𝍢𝍠 祥吉 𝍢𝍡 祥咎 𝍢𝍢 祥祥 𝍢𝍣 祥吝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悔 𝍢𝍦 祥災 𝍢𝍧 祥休 𝍢𝍨 祥凶
𝍣𝍠 吝吉 𝍣𝍡 吝咎 𝍣𝍢 吝祥 𝍣𝍣 吝吝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悔 𝍣𝍦 吝災 𝍣𝍧 吝休 𝍣𝍨 吝凶
𝍤𝍠 平吉 𝍤𝍡 平咎 𝍤𝍢 平祥 𝍤𝍣 平吝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悔 𝍤𝍦 平災 𝍤𝍧 平休 𝍤𝍨 平凶
𝍥𝍠 悔吉 𝍥𝍡 悔咎 𝍥𝍢 悔祥 𝍥𝍣 悔吝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悔 𝍥𝍦 悔災 𝍥𝍧 悔休 𝍥𝍨 悔凶
𝍦𝍠 災吉 𝍦𝍡 災咎 𝍦𝍢 災祥 𝍦𝍣 災吝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悔 𝍦𝍦 災災 𝍦𝍧 災休 𝍦𝍨 災凶
𝍧𝍠 休吉 𝍧𝍡 休咎 𝍧𝍢 休祥 𝍧𝍣 休吝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悔 𝍧𝍦 休災 𝍧𝍧 休休 𝍧𝍨 休凶
𝍨𝍠 凶吉 𝍨𝍡 凶咎 𝍨𝍢 凶祥 𝍨𝍣 凶吝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悔 𝍨𝍦 凶災 𝍨𝍧 凶休 𝍨𝍨 大凶凶

𝍠𝍡 潛 一之二 麋角解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𝍠𝍠 吉吝 𝍠𝍡 元吉 𝍠𝍢 吉咎 𝍠𝍣 吉災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祥 𝍠𝍦 吉休 𝍠𝍧 吉凶 𝍠𝍨 吉悔
𝍡𝍠 咎吝 𝍡𝍡 咎吉 𝍡𝍢 咎咎 𝍡𝍣 咎災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祥 𝍡𝍦 咎休 𝍡𝍧 咎凶 𝍡𝍨 咎悔
𝍢𝍠 祥吝 𝍢𝍡 祥吉 𝍢𝍢 祥咎 𝍢𝍣 祥災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祥 𝍢𝍦 祥休 𝍢𝍧 祥凶 𝍢𝍨 祥悔
𝍣𝍠 吝吝 𝍣𝍡 吝吉 𝍣𝍢 吝咎 𝍣𝍣 吝災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祥 𝍣𝍦 吝休 𝍣𝍧 吝凶 𝍣𝍨 吝悔
𝍤𝍠 平吝 𝍤𝍡 平吉 𝍤𝍢 平咎 𝍤𝍣 平災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祥 𝍤𝍦 平休 𝍤𝍧 平凶 𝍤𝍨 平悔
𝍥𝍠 悔吝 𝍥𝍡 悔吉 𝍥𝍢 悔咎 𝍥𝍣 悔災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祥 𝍥𝍦 悔休 𝍥𝍧 悔凶 𝍥𝍨 悔悔
𝍦𝍠 災吝 𝍦𝍡 災吉 𝍦𝍢 災咎 𝍦𝍣 災災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祥 𝍦𝍦 災休 𝍦𝍧 災凶 𝍦𝍨 災悔
𝍧𝍠 休吝 𝍧𝍡 休吉 𝍧𝍢 休咎 𝍧𝍣 休災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祥 𝍧𝍦 休休 𝍧𝍧 休凶 𝍧𝍨 休悔
𝍨𝍠 凶吝 𝍨𝍡 凶吉 𝍨𝍢 凶咎 𝍨𝍣 凶災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祥 𝍨𝍦 凶休 𝍨𝍧 大凶凶 𝍨𝍨 凶悔

𝍠𝍢 守 一之三 水泉動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𝍠𝍠 吉災 𝍠𝍡 吉吝 𝍠𝍢 元吉 𝍠𝍣 吉休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咎 𝍠𝍦 吉凶 𝍠𝍧 吉悔 𝍠𝍨 吉祥
𝍡𝍠 咎災 𝍡𝍡 咎吝 𝍡𝍢 咎吉 𝍡𝍣 咎休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咎 𝍡𝍦 咎凶 𝍡𝍧 咎悔 𝍡𝍨 咎祥
𝍢𝍠 祥災 𝍢𝍡 祥吝 𝍢𝍢 祥吉 𝍢𝍣 祥休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咎 𝍢𝍦 祥凶 𝍢𝍧 祥悔 𝍢𝍨 祥祥
𝍣𝍠 吝災 𝍣𝍡 吝吝 𝍣𝍢 吝吉 𝍣𝍣 吝休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咎 𝍣𝍦 吝凶 𝍣𝍧 吝悔 𝍣𝍨 吝祥
𝍤𝍠 平災 𝍤𝍡 平吝 𝍤𝍢 平吉 𝍤𝍣 平休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咎 𝍤𝍦 平凶 𝍤𝍧 平悔 𝍤𝍨 平祥
𝍥𝍠 悔災 𝍥𝍡 悔吝 𝍥𝍢 悔吉 𝍥𝍣 悔休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咎 𝍥𝍦 悔凶 𝍥𝍧 悔悔 𝍥𝍨 悔祥
𝍦𝍠 災災 𝍦𝍡 災吝 𝍦𝍢 災吉 𝍦𝍣 災休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咎 𝍦𝍦 災凶 𝍦𝍧 災悔 𝍦𝍨 災祥
𝍧𝍠 休災 𝍧𝍡 休吝 𝍧𝍢 休吉 𝍧𝍣 休休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咎 𝍧𝍦 休凶 𝍧𝍧 休悔 𝍧𝍨 休祥
𝍨𝍠 凶災 𝍨𝍡 凶吝 𝍨𝍢 凶吉 𝍨𝍣 凶休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咎 𝍨𝍦 大凶凶 𝍨𝍧 凶悔 𝍨𝍨 凶祥

𝍠𝍣 信 一之四 小寒雁北鄉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𝍠𝍠 吉咎 𝍠𝍡 吉祥 𝍠𝍢 吉悔 𝍠𝍣 元吉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凶 𝍠𝍦 吉吝 𝍠𝍧 吉災 𝍠𝍨 吉休
𝍡𝍠 咎咎 𝍡𝍡 咎祥 𝍡𝍢 咎悔 𝍡𝍣 咎吉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凶 𝍡𝍦 咎吝 𝍡𝍧 咎災 𝍡𝍨 咎休
𝍢𝍠 祥咎 𝍢𝍡 祥祥 𝍢𝍢 祥悔 𝍢𝍣 祥吉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凶 𝍢𝍦 祥吝 𝍢𝍧 祥災 𝍢𝍨 祥休
𝍣𝍠 吝咎 𝍣𝍡 吝祥 𝍣𝍢 吝悔 𝍣𝍣 吝吉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凶 𝍣𝍦 吝吝 𝍣𝍧 吝災 𝍣𝍨 吝休
𝍤𝍠 平咎 𝍤𝍡 平祥 𝍤𝍢 平悔 𝍤𝍣 平吉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凶 𝍤𝍦 平吝 𝍤𝍧 平災 𝍤𝍨 平休
𝍥𝍠 悔咎 𝍥𝍡 悔祥 𝍥𝍢 悔悔 𝍥𝍣 悔吉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凶 𝍥𝍦 悔吝 𝍥𝍧 悔災 𝍥𝍨 悔休
𝍦𝍠 災咎 𝍦𝍡 災祥 𝍦𝍢 災悔 𝍦𝍣 災吉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凶 𝍦𝍦 災吝 𝍦𝍧 災災 𝍦𝍨 災休
𝍧𝍠 休咎 𝍧𝍡 休祥 𝍧𝍢 休悔 𝍧𝍣 休吉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凶 𝍧𝍦 休吝 𝍧𝍧 休災 𝍧𝍨 休休
𝍨𝍠 凶咎 𝍨𝍡 凶祥 𝍨𝍢 凶悔 𝍨𝍣 凶吉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大凶凶 𝍨𝍦 凶吝 𝍨𝍧 凶災 𝍨𝍨 凶休

𝍠𝍤 直 一之五 鵲始巢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貞凶利見大人

𝍠𝍠 吉平 𝍠𝍡 吉平 𝍠𝍢 吉平 𝍠𝍣 吉平 𝍠𝍤 元吉 𝍠𝍥 吉平 𝍠𝍦 吉平 𝍠𝍧 吉平 𝍠𝍨 吉平
𝍡𝍠 咎平 𝍡𝍡 咎平 𝍡𝍢 咎平 𝍡𝍣 咎平 𝍡𝍤 咎吉 𝍡𝍥 咎平 𝍡𝍦 咎平 𝍡𝍧 咎平 𝍡𝍨 咎平
𝍢𝍠 祥平 𝍢𝍡 祥平 𝍢𝍢 祥平 𝍢𝍣 祥平 𝍢𝍤 祥吉 𝍢𝍥 祥平 𝍢𝍦 祥平 𝍢𝍧 祥平 𝍢𝍨 祥平
𝍣𝍠 吝平 𝍣𝍡 吝平 𝍣𝍢 吝平 𝍣𝍣 吝平 𝍣𝍤 吝吉 𝍣𝍥 吝平 𝍣𝍦 吝平 𝍣𝍧 吝平 𝍣𝍨 吝平
𝍤𝍠 平平 𝍤𝍡 平平 𝍤𝍢 平平 𝍤𝍣 平平 𝍤𝍤 平吉 𝍤𝍥 平平 𝍤𝍦 平平 𝍤𝍧 平平 𝍤𝍨 平平

𝍥𝍠 悔平	𝍥𝍡 悔平	𝍥𝍢 悔平	𝍥𝍣 悔平	𝍥𝍤 悔吉	𝍥𝍥 悔平	𝍥𝍦 悔平	𝍥𝍧 悔平	𝍥𝍨 悔平
𝍦𝍠 災平	𝍦𝍡 災平	𝍦𝍢 災平	𝍦𝍣 災平	𝍦𝍤 災吉	𝍦𝍥 災平	𝍦𝍦 災平	𝍦𝍧 災平	𝍦𝍨 災平
𝍧𝍠 休平	𝍧𝍡 休平	𝍧𝍢 休平	𝍧𝍣 休平	𝍧𝍤 休吉	𝍧𝍥 休平	𝍧𝍦 休平	𝍧𝍧 休平	𝍧𝍨 休平
𝍨𝍠 凶平	𝍨𝍡 凶平	𝍨𝍢 凶平	𝍨𝍣 凶平	𝍨𝍤 大吉	𝍨𝍥 凶平	𝍨𝍦 凶平	𝍨𝍧 凶平	𝍨𝍨 凶平

𝍠𝍥 蒙 一之六 雉始鳴

蒙小事吉內明外蒙迫則凶利斁學

𝍠𝍠 吉休	𝍠𝍡 吉災	𝍠𝍢 吉吝	𝍠𝍣 吉凶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元吉	𝍠𝍦 吉悔	𝍠𝍧 吉祥	𝍠𝍨 吉咎
𝍡𝍠 咎休	𝍡𝍡 咎災	𝍡𝍢 咎吝	𝍡𝍣 咎凶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吉	𝍡𝍦 咎悔	𝍡𝍧 咎祥	𝍡𝍨 咎咎
𝍢𝍠 祥休	𝍢𝍡 祥災	𝍢𝍢 祥吝	𝍢𝍣 祥凶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吉	𝍢𝍦 祥悔	𝍢𝍧 祥祥	𝍢𝍨 祥咎
𝍣𝍠 吝休	𝍣𝍡 吝災	𝍣𝍢 吝吝	𝍣𝍣 吝凶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吉	𝍣𝍦 吝悔	𝍣𝍧 吝祥	𝍣𝍨 吝咎
𝍤𝍠 平休	𝍤𝍡 平災	𝍤𝍢 平吝	𝍤𝍣 平凶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吉	𝍤𝍦 平悔	𝍤𝍧 平祥	𝍤𝍨 平咎
𝍥𝍠 悔休	𝍥𝍡 悔災	𝍥𝍢 悔吝	𝍥𝍣 悔凶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吉	𝍥𝍦 悔悔	𝍥𝍧 悔祥	𝍥𝍨 悔咎
𝍦𝍠 災休	𝍦𝍡 災災	𝍦𝍢 災吝	𝍦𝍣 災凶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吉	𝍦𝍦 災悔	𝍦𝍧 災祥	𝍦𝍨 災咎
𝍧𝍠 休休	𝍧𝍡 休災	𝍧𝍢 休吝	𝍧𝍣 休凶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吉	𝍧𝍦 休悔	𝍧𝍧 休祥	𝍧𝍨 休咎
𝍨𝍠 凶休	𝍨𝍡 凶災	𝍨𝍢 凶吝	𝍨𝍣 大凶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吉	𝍨𝍦 凶悔	𝍨𝍧 凶祥	𝍨𝍨 凶咎

𝍠𝍦 閑 一之七 大寒雞始乳

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𝍠𝍠 吉祥	𝍠𝍡 吉悔	𝍠𝍢 吉凶	𝍠𝍣 吉咎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休	𝍠𝍦 元吉	𝍠𝍧 吉吝	𝍠𝍨 吉災
𝍡𝍠 咎祥	𝍡𝍡 咎悔	𝍡𝍢 咎凶	𝍡𝍣 咎咎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休	𝍡𝍦 咎吉	𝍡𝍧 咎吝	𝍡𝍨 咎災
𝍢𝍠 祥祥	𝍢𝍡 祥悔	𝍢𝍢 祥凶	𝍢𝍣 祥咎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休	𝍢𝍦 祥吉	𝍢𝍧 祥吝	𝍢𝍨 祥災
𝍣𝍠 吝祥	𝍣𝍡 吝悔	𝍣𝍢 吝凶	𝍣𝍣 吝咎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休	𝍣𝍦 吝吉	𝍣𝍧 吝吝	𝍣𝍨 吝災
𝍤𝍠 平祥	𝍤𝍡 平悔	𝍤𝍢 平凶	𝍤𝍣 平咎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休	𝍤𝍦 平吉	𝍤𝍧 平吝	𝍤𝍨 平災
𝍥𝍠 悔祥	𝍥𝍡 悔悔	𝍥𝍢 悔凶	𝍥𝍣 悔咎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休	𝍥𝍦 悔吉	𝍥𝍧 悔吝	𝍥𝍨 悔災
𝍦𝍠 災祥	𝍦𝍡 災悔	𝍦𝍢 災凶	𝍦𝍣 災咎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休	𝍦𝍦 災吉	𝍦𝍧 災吝	𝍦𝍨 災災
𝍧𝍠 休祥	𝍧𝍡 休悔	𝍧𝍢 休凶	𝍧𝍣 休咎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休	𝍧𝍦 休吉	𝍧𝍧 休吝	𝍧𝍨 休災
𝍨𝍠 凶祥	𝍨𝍡 凶悔	𝍨𝍢 大凶	𝍨𝍣 凶咎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休	𝍨𝍦 凶吉	𝍨𝍧 凶吝	𝍨𝍨 凶災

𝍠𝍧 須 一之八 征鳥厲疾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𝍠𝍠 吉悔	𝍠𝍡 吉凶	𝍠𝍢 吉休	𝍠𝍣 吉祥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災	𝍠𝍦 吉咎	𝍠𝍧 元吉	𝍠𝍨 吉吝
𝍡𝍠 咎悔	𝍡𝍡 咎凶	𝍡𝍢 咎休	𝍡𝍣 咎祥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災	𝍡𝍦 咎咎	𝍡𝍧 咎吉	𝍡𝍨 咎吝
𝍢𝍠 祥悔	𝍢𝍡 祥凶	𝍢𝍢 祥休	𝍢𝍣 祥祥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災	𝍢𝍦 祥咎	𝍢𝍧 祥吉	𝍢𝍨 祥吝
𝍣𝍠 吝悔	𝍣𝍡 吝凶	𝍣𝍢 吝休	𝍣𝍣 吝祥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災	𝍣𝍦 吝咎	𝍣𝍧 吝吉	𝍣𝍨 吝吝
𝍤𝍠 平悔	𝍤𝍡 平凶	𝍤𝍢 平休	𝍤𝍣 平祥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災	𝍤𝍦 平咎	𝍤𝍧 平吉	𝍤𝍨 平吝
𝍥𝍠 悔悔	𝍥𝍡 悔凶	𝍥𝍢 悔休	𝍥𝍣 悔祥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災	𝍥𝍦 悔咎	𝍥𝍧 悔吉	𝍥𝍨 悔吝
𝍦𝍠 災悔	𝍦𝍡 災凶	𝍦𝍢 災休	𝍦𝍣 災祥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災	𝍦𝍦 災咎	𝍦𝍧 災吉	𝍦𝍨 災吝
𝍧𝍠 休悔	𝍧𝍡 休凶	𝍧𝍢 休休	𝍧𝍣 休祥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災	𝍧𝍦 休咎	𝍧𝍧 休吉	𝍧𝍨 休吝
𝍨𝍠 凶悔	𝍨𝍡 大凶	𝍨𝍢 凶休	𝍨𝍣 凶祥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災	𝍨𝍦 凶咎	𝍨𝍧 凶吉	𝍨𝍨 凶吝

𝍠𝍨 厲 一之九

厲征鳥厲疾無初有終吉

𝍠𝍠 吉凶	𝍠𝍡 吉休	𝍠𝍢 吉災	𝍠𝍣 吉悔	𝍠𝍤 吉平	𝍠𝍥 吉吝	𝍠𝍦 吉祥	𝍠𝍧 吉咎	𝍠𝍨 元吉
𝍡𝍠 咎凶	𝍡𝍡 咎休	𝍡𝍢 咎災	𝍡𝍣 咎悔	𝍡𝍤 咎平	𝍡𝍥 咎吝	𝍡𝍦 咎祥	𝍡𝍧 咎咎	𝍡𝍨 咎吉
𝍢𝍠 祥凶	𝍢𝍡 祥休	𝍢𝍢 祥災	𝍢𝍣 祥悔	𝍢𝍤 祥平	𝍢𝍥 祥吝	𝍢𝍦 祥祥	𝍢𝍧 祥咎	𝍢𝍨 祥吉
𝍣𝍠 吝凶	𝍣𝍡 吝休	𝍣𝍢 吝災	𝍣𝍣 吝悔	𝍣𝍤 吝平	𝍣𝍥 吝吝	𝍣𝍦 吝祥	𝍣𝍧 吝咎	𝍣𝍨 吝吉
𝍤𝍠 平凶	𝍤𝍡 平休	𝍤𝍢 平災	𝍤𝍣 平悔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吝	𝍤𝍦 平祥	𝍤𝍧 平咎	𝍤𝍨 平吉
𝍥𝍠 悔凶	𝍥𝍡 悔休	𝍥𝍢 悔災	𝍥𝍣 悔悔	𝍥𝍤 悔平	𝍥𝍥 悔吝	𝍥𝍦 悔祥	𝍥𝍧 悔咎	𝍥𝍨 悔吉
𝍦𝍠 災凶	𝍦𝍡 災休	𝍦𝍢 災災	𝍦𝍣 災悔	𝍦𝍤 災平	𝍦𝍥 災吝	𝍦𝍦 災祥	𝍦𝍧 災咎	𝍦𝍨 災吉
𝍧𝍠 休凶	𝍧𝍡 休休	𝍧𝍢 休災	𝍧𝍣 休悔	𝍧𝍤 休平	𝍧𝍥 休吝	𝍧𝍦 休祥	𝍧𝍧 休咎	𝍧𝍨 休吉
𝍨𝍠 大凶	𝍨𝍡 凶休	𝍨𝍢 凶災	𝍨𝍣 凶悔	𝍨𝍤 凶平	𝍨𝍥 凶吝	𝍨𝍦 凶祥	𝍨𝍧 凶咎	𝍨𝍨 凶吉

𝍡𝍠 成 二之一 水澤腹堅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毀成凶

𝍠𝍠 吝吉	𝍠𝍡 吝咎	𝍠𝍢 吝祥	𝍠𝍣 吝吝	𝍠𝍤 吝平	𝍠𝍥 吝悔	𝍠𝍦 吝災	𝍠𝍧 吝休	𝍠𝍨 吝凶
𝍡𝍠 元吉	𝍡𝍡 吉咎	𝍡𝍢 吉祥	𝍡𝍣 吉吝	𝍡𝍤 吉平	𝍡𝍥 吉悔	𝍡𝍦 吉災	𝍡𝍧 吉休	𝍡𝍨 吉凶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
𝍠吉𝍡咎𝍢祥𝍣吝𝍤平𝍥悔𝍦災𝍧休𝍨凶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𝍡𝍡 **沖** 二之二　立春東風解凍

沖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
𝍠吝𝍡吉𝍢咎𝍣災𝍤平𝍥祥𝍦休𝍧凶𝍨悔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𝍢𝍡 **振** 二之三　蟄蟲始振

振宜布文德率作怠慢不恭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
𝍠災𝍡吝𝍢吉𝍣休𝍤平𝍥咎𝍦凶𝍧悔𝍨祥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𝍣𝍡 **祈** 二之四　魚上冰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𝍠咎𝍡祥𝍢悔𝍣吉𝍤平𝍥凶𝍦吝𝍧災𝍨休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𝍤𝍡 **常** 二之五　雨水獺祭魚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𝍠吝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元𝍡吉𝍡吉𝍡吉𝍡吉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𝍢咎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𝍣災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𝍤平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𝍥祥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𝍦休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大𝍧凶𝍧凶𝍧凶𝍧凶
𝍠平𝍡平𝍢平𝍣平𝍤吉𝍥平𝍦平𝍧平𝍨平　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𝍨悔

𝍥𝍡 **柔** 二之六　候鴈北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休吝　災吝　吝吝　凶吝　平吝　吉吝　悔吝　祥吝　咎吝
休吉　災吉　吝吉　凶吉　平吉　吉元　悔吉　祥吉　咎吉
休咎　災咎　吝咎　凶咎　平咎　吉咎　悔咎　祥咎　咎咎
休災　災災　吝災　凶災　平災　吉災　悔災　祥災　咎災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祥　災祥　吝祥　凶祥　平祥　吉祥　悔祥　祥祥　咎祥
休休　災休　吝休　凶休　平休　吉休　悔休　祥休　咎休
休凶　災凶　吝凶　凶大　平凶　吉凶　悔凶　祥凶　咎凶
休悔　災悔　吝悔　凶悔　平悔　吉悔　悔悔　祥悔　咎悔

易　二之七　草木萌動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吉元　吝吉　災吉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祥凶　悔凶　凶大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親　二之八　桃始華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寧

悔吝　凶吝　休吝　祥吝　平吝　災吝　咎吝　吉吝　吝吝
悔吉　凶吉　休吉　祥吉　平吉　災吉　咎吉　吉元　吝吉
悔咎　凶咎　休咎　祥咎　平咎　災咎　咎咎　吉咎　吝咎
悔災　凶災　休災　祥災　平災　災災　咎災　吉災　吝災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祥　凶祥　休祥　祥祥　平祥　災祥　咎祥　吉祥　吝祥
悔休　凶休　休休　祥休　平休　災休　咎休　吉休　吝休
悔凶　凶大　休凶　祥凶　平凶　災凶　咎凶　吉凶　吝凶
悔悔　凶悔　休悔　祥悔　平悔　災悔　咎悔　吉悔　吝悔

華　二之九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往不利折獄木道乃行

凶吝　休吝　災吝　悔吝　平吝　吝吝　祥吝　咎吝　吉吝
凶吉　休吉　災吉　悔吉　平吉　吝吉　祥吉　咎吉　吉元
凶咎　休咎　災咎　悔咎　平咎　吝咎　祥咎　咎咎　吉咎
凶災　休災　災災　悔災　平災　吝災　祥災　咎災　吉災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祥　休祥　災祥　悔祥　平祥　吝祥　祥祥　咎祥　吉祥
凶休　休休　災休　悔休　平休　吝休　祥休　咎休　吉休
凶大　休凶　災凶　悔凶　平凶　吝凶　祥凶　咎凶　吉凶
凶悔　休悔　災悔　悔悔　平悔　吝悔　祥悔　咎悔　吉悔

見　三之一　倉庚鳴

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睟面盎背德潤厥隱匿凶

吉災　咎災　祥災　吝災　平災　悔災　災災　休災　凶災
吉吝　咎吝　祥吝　吝吝　平吝　悔吝　災吝　休吝　凶吝
吉元　咎吉　祥吉　吝吉　平吉　悔吉　災吉　休吉　凶吉
吉休　咎休　祥休　吝休　平休　悔休　災休　休休　凶休
吉平　咎平　祥平　吝平　平平　悔平　災平　休平　凶平
吉咎　咎咎　祥咎　吝咎　平咎　悔咎　災咎　休咎　凶咎

〡吉〧凶 〢咎〧凶 〣祥〧凶 〤吝〧凶 〥平〧凶 〦悔〧凶 〧災〧凶 〨休〧凶 〩凶〧大
〡吉〨悔 〢咎〨悔 〣祥〨悔 〤吝〨悔 〥平〨悔 〦悔〨悔 〧災〨悔 〨休〨悔 〩凶〨悔
〡吉〩祥 〢咎〩祥 〣祥〩祥 〤吝〩祥 〥平〩祥 〦悔〩祥 〧災〩祥 〨休〩祥 〩凶〩祥

〢〣 獲 三之二 鷹化為鳩

獲氣質形色自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〡吝〡災 〢吉〡災 〣咎〡災 〤災〡災 〥平〡災 〦祥〡災 〧休〡災 〨凶〡災 〩悔〡災
〡吝〢吝 〢吉〢吝 〣咎〢吝 〤災〢吝 〥平〢吝 〦祥〢吝 〧休〢吝 〨凶〢吝 〩悔〢吝
〡吝〣吉 〢吉〣元 〣咎〣吉 〤災〣吉 〥平〣吉 〦祥〣吉 〧休〣吉 〨凶〣吉 〩悔〣吉
〡吝〤休 〢吉〤休 〣咎〤休 〤災〤休 〥平〤休 〦祥〤休 〧休〤休 〨凶〤休 〩悔〤休
〡吝〥平 〢吉〥平 〣咎〥平 〤災〥平 〥平〥平 〦祥〥平 〧休〥平 〨凶〥平 〩悔〥平
〡吝〦咎 〢吉〦咎 〣咎〦咎 〤災〦咎 〥平〦咎 〦祥〦咎 〧休〦咎 〨凶〦咎 〩悔〦咎
〡吝〧凶 〢吉〧凶 〣咎〧凶 〤災〧凶 〥平〧凶 〦祥〧凶 〧休〧凶 〨凶〧大 〩悔〧凶
〡吝〨悔 〢吉〨悔 〣咎〨悔 〤災〨悔 〥平〨悔 〦祥〨悔 〧休〨悔 〨凶〨悔 〩悔〨悔
〡吝〩祥 〢吉〩祥 〣咎〩祥 〤災〩祥 〥平〩祥 〦祥〩祥 〧休〩祥 〨凶〩祥 〩悔〩祥

〣〣 從 三之三 春分元鳥至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〡災〡災 〢吝〡災 〣吉〡災 〤休〡災 〥平〡災 〦咎〡災 〧凶〡災 〨悔〡災 〩祥〡災
〡災〢吝 〢吝〢吝 〣吉〢吝 〤休〢吝 〥平〢吝 〦咎〢吝 〧凶〢吝 〨悔〢吝 〩祥〢吝
〡災〣吉 〢吝〣吉 〣吉〣元 〤休〣吉 〥平〣吉 〦咎〣吉 〧凶〣吉 〨悔〣吉 〩祥〣吉
〡災〤休 〢吝〤休 〣吉〤休 〤休〤休 〥平〤休 〦咎〤休 〧凶〤休 〨悔〤休 〩祥〤休
〡災〥平 〢吝〥平 〣吉〥平 〤休〥平 〥平〥平 〦咎〥平 〧凶〥平 〨悔〥平 〩祥〥平
〡災〦咎 〢吝〦咎 〣吉〦咎 〤休〦咎 〥平〦咎 〦咎〦咎 〧凶〦咎 〨悔〦咎 〩祥〦咎
〡災〧凶 〢吝〧凶 〣吉〧凶 〤休〧凶 〥平〧凶 〦咎〧凶 〧凶〧大 〨悔〧凶 〩祥〧凶
〡災〨悔 〢吝〨悔 〣吉〨悔 〤休〨悔 〥平〨悔 〦咎〨悔 〧凶〨悔 〨悔〨悔 〩祥〨悔
〡災〩祥 〢吝〩祥 〣吉〩祥 〤休〩祥 〥平〩祥 〦咎〩祥 〧凶〩祥 〨悔〩祥 〩祥〩祥

〤〣 交 三之四 雷乃發聲

交倡而和感而應渙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〡咎〡災 〢祥〡災 〣悔〡災 〤吉〡災 〥平〡災 〦凶〡災 〧吝〡災 〨災〡災 〩休〡災
〡咎〢吝 〢祥〢吝 〣悔〢吝 〤吉〢吝 〥平〢吝 〦凶〢吝 〧吝〢吝 〨災〢吝 〩休〢吝
〡咎〣吉 〢祥〣吉 〣悔〣吉 〤吉〣元 〥平〣吉 〦凶〣吉 〧吝〣吉 〨災〣吉 〩休〣吉
〡咎〤休 〢祥〤休 〣悔〤休 〤吉〤休 〥平〤休 〦凶〤休 〧吝〤休 〨災〤休 〩休〤休
〡咎〥平 〢祥〥平 〣悔〥平 〤吉〥平 〥平〥平 〦凶〥平 〧吝〥平 〨災〥平 〩休〥平
〡咎〦咎 〢祥〦咎 〣悔〦咎 〤吉〦咎 〥平〦咎 〦凶〦咎 〧吝〦咎 〨災〦咎 〩休〦咎
〡咎〧凶 〢祥〧凶 〣悔〧凶 〤吉〧凶 〥平〧凶 〦凶〧大 〧吝〧凶 〨災〧凶 〩休〧凶
〡咎〨悔 〢祥〨悔 〣悔〨悔 〤吉〨悔 〥平〨悔 〦凶〨悔 〧吝〨悔 〨災〨悔 〩休〨悔
〡咎〩祥 〢祥〩祥 〣悔〩祥 〤吉〩祥 〥平〩祥 〦凶〩祥 〧吝〩祥 〨災〩祥 〩休〩祥

〥〣 育 三之五 始電

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

〡平〡災 〢平〡災 〣平〡災 〤平〡災 〥吉〡災 〦平〡災 〧平〡災 〨平〡災 〩平〡災
〡平〢吝 〢平〢吝 〣平〢吝 〤平〢吝 〥吉〢吝 〦平〢吝 〧平〢吝 〨平〢吝 〩平〢吝
〡平〣吉 〢平〣吉 〣平〣吉 〤平〣吉 〥吉〣元 〦平〣吉 〧平〣吉 〨平〣吉 〩平〣吉
〡平〤休 〢平〤休 〣平〤休 〤平〤休 〥吉〤休 〦平〤休 〧平〤休 〨平〤休 〩平〤休
〡平〥平 〢平〥平 〣平〥平 〤平〥平 〥吉〥平 〦平〥平 〧平〥平 〨平〥平 〩平〥平
〡平〦咎 〢平〦咎 〣平〦咎 〤平〦咎 〥吉〦咎 〦平〦咎 〧平〦咎 〨平〦咎 〩平〦咎
〡平〧凶 〢平〧凶 〣平〧凶 〤平〧凶 〥吉〧大 〦平〧凶 〧平〧凶 〨平〧凶 〩平〧凶
〡平〨悔 〢平〨悔 〣平〨悔 〤平〨悔 〥吉〨悔 〦平〨悔 〧平〨悔 〨平〨悔 〩平〨悔
〡平〩祥 〢平〩祥 〣平〩祥 〤平〩祥 〥吉〩祥 〦平〩祥 〧平〩祥 〨平〩祥 〩平〩祥

〦〣 壯 三之六 清明桐始華

壯于正有攸往無不利

〡休〡災 〢災〡災 〣吝〡災 〤凶〡災 〥平〡災 〦吉〡災 〧悔〡災 〨祥〡災 〩咎〡災
〡休〢吝 〢災〢吝 〣吝〢吝 〤凶〢吝 〥平〢吝 〦吉〢吝 〧悔〢吝 〨祥〢吝 〩咎〢吝
〡休〣吉 〢災〣吉 〣吝〣吉 〤凶〣吉 〥平〣吉 〦吉〣元 〧悔〣吉 〨祥〣吉 〩咎〣吉

𝍣𝍠 休休	𝍣𝍡 休災	𝍣𝍢 休吝	𝍣𝍣 休凶	𝍣𝍤 休平	𝍣𝍥 休吉	𝍣𝍦 休悔	𝍣𝍧 休祥	𝍣𝍨 休咎
𝍤𝍠 平休	𝍤𝍡 平災	𝍤𝍢 平吝	𝍤𝍣 平凶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吉	𝍤𝍦 平悔	𝍤𝍧 平祥	𝍤𝍨 平咎
𝍥𝍠 咎休	𝍥𝍡 咎災	𝍥𝍢 咎吝	𝍥𝍣 咎凶	𝍥𝍤 咎平	𝍥𝍥 咎吉	𝍥𝍦 咎悔	𝍥𝍧 咎祥	𝍥𝍨 咎咎
𝍦𝍠 凶休	𝍦𝍡 凶災	𝍦𝍢 凶吝	𝍦𝍣 大凶	𝍦𝍤 凶平	𝍦𝍥 凶吉	𝍦𝍦 凶悔	𝍦𝍧 凶祥	𝍦𝍨 凶咎
𝍧𝍠 悔休	𝍧𝍡 悔災	𝍧𝍢 悔吝	𝍧𝍣 悔凶	𝍧𝍤 悔平	𝍧𝍥 悔吉	𝍧𝍦 悔悔	𝍧𝍧 悔祥	𝍧𝍨 悔咎
𝍨𝍠 祥休	𝍨𝍡 祥災	𝍨𝍢 祥吝	𝍨𝍣 祥凶	𝍨𝍤 祥平	𝍨𝍥 祥吉	𝍨𝍦 祥悔	𝍨𝍧 祥祥	𝍨𝍨 祥咎

𝍢𝍦

興

三之七　田鼠化爲鴽

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無度凶

𝍠𝍠 災祥	𝍠𝍡 災悔	𝍠𝍢 災凶	𝍠𝍣 災咎	𝍠𝍤 災平	𝍠𝍥 災休	𝍠𝍦 災吉	𝍠𝍧 災吝	𝍠𝍨 災災
𝍡𝍠 吝祥	𝍡𝍡 吝悔	𝍡𝍢 吝凶	𝍡𝍣 吝咎	𝍡𝍤 吝平	𝍡𝍥 吝休	𝍡𝍦 吝吉	𝍡𝍧 吝吝	𝍡𝍨 吝災
𝍢𝍠 吉祥	𝍢𝍡 吉悔	𝍢𝍢 吉凶	𝍢𝍣 吉咎	𝍢𝍤 吉平	𝍢𝍥 吉休	𝍢𝍦 元吉	𝍢𝍧 吉吝	𝍢𝍨 吉災
𝍣𝍠 休祥	𝍣𝍡 休悔	𝍣𝍢 休凶	𝍣𝍣 休咎	𝍣𝍤 休平	𝍣𝍥 休休	𝍣𝍦 休吉	𝍣𝍧 休吝	𝍣𝍨 休災
𝍤𝍠 平祥	𝍤𝍡 平悔	𝍤𝍢 平凶	𝍤𝍣 平咎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休	𝍤𝍦 平吉	𝍤𝍧 平吝	𝍤𝍨 平災
𝍥𝍠 咎祥	𝍥𝍡 咎悔	𝍥𝍢 咎凶	𝍥𝍣 咎咎	𝍥𝍤 咎平	𝍥𝍥 咎休	𝍥𝍦 咎吉	𝍥𝍧 咎吝	𝍥𝍨 咎災
𝍦𝍠 凶祥	𝍦𝍡 凶悔	𝍦𝍢 大凶	𝍦𝍣 凶咎	𝍦𝍤 凶平	𝍦𝍥 凶休	𝍦𝍦 凶吉	𝍦𝍧 凶吝	𝍦𝍨 凶災
𝍧𝍠 悔祥	𝍧𝍡 悔悔	𝍧𝍢 悔凶	𝍧𝍣 悔咎	𝍧𝍤 悔平	𝍧𝍥 悔休	𝍧𝍦 悔吉	𝍧𝍧 悔吝	𝍧𝍨 悔災
𝍨𝍠 祥祥	𝍨𝍡 祥悔	𝍨𝍢 祥凶	𝍨𝍣 祥咎	𝍨𝍤 祥平	𝍨𝍥 祥休	𝍨𝍦 祥吉	𝍨𝍧 祥吝	𝍨𝍨 祥災

𝍢𝍧

欣

三之八　虹始見

欣氣和時平萬物何榮君子樂道小人樂生淫于酒喪其朋凶

𝍠𝍠 災悔	𝍠𝍡 災凶	𝍠𝍢 災休	𝍠𝍣 災祥	𝍠𝍤 災平	𝍠𝍥 災災	𝍠𝍦 災咎	𝍠𝍧 災吉	𝍠𝍨 災吝
𝍡𝍠 吝悔	𝍡𝍡 吝凶	𝍡𝍢 吝休	𝍡𝍣 吝祥	𝍡𝍤 吝平	𝍡𝍥 吝災	𝍡𝍦 吝咎	𝍡𝍧 吝吉	𝍡𝍨 吝吝
𝍢𝍠 吉悔	𝍢𝍡 吉凶	𝍢𝍢 吉休	𝍢𝍣 吉祥	𝍢𝍤 吉平	𝍢𝍥 吉災	𝍢𝍦 吉咎	𝍢𝍧 元吉	𝍢𝍨 吉吝
𝍣𝍠 休悔	𝍣𝍡 休凶	𝍣𝍢 休休	𝍣𝍣 休祥	𝍣𝍤 休平	𝍣𝍥 休災	𝍣𝍦 休咎	𝍣𝍧 休吉	𝍣𝍨 休吝
𝍤𝍠 平悔	𝍤𝍡 平凶	𝍤𝍢 平休	𝍤𝍣 平祥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災	𝍤𝍦 平咎	𝍤𝍧 平吉	𝍤𝍨 平吝
𝍥𝍠 咎悔	𝍥𝍡 咎凶	𝍥𝍢 咎休	𝍥𝍣 咎祥	𝍥𝍤 咎平	𝍥𝍥 咎災	𝍥𝍦 咎咎	𝍥𝍧 咎吉	𝍥𝍨 咎吝
𝍦𝍠 凶悔	𝍦𝍡 大凶	𝍦𝍢 凶休	𝍦𝍣 凶祥	𝍦𝍤 凶平	𝍦𝍥 凶災	𝍦𝍦 凶咎	𝍦𝍧 凶吉	𝍦𝍨 凶吝
𝍧𝍠 悔悔	𝍧𝍡 悔凶	𝍧𝍢 悔休	𝍧𝍣 悔祥	𝍧𝍤 悔平	𝍧𝍥 悔災	𝍧𝍦 悔咎	𝍧𝍧 悔吉	𝍧𝍨 悔吝
𝍨𝍠 祥悔	𝍨𝍡 祥凶	𝍨𝍢 祥休	𝍨𝍣 祥祥	𝍨𝍤 祥平	𝍨𝍥 祥災	𝍨𝍦 祥咎	𝍨𝍧 祥吉	𝍨𝍨 祥吝

𝍢𝍨

舒

三之九

舒兩露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惟仁之腴無不利迫近凶

𝍠𝍠 災凶	𝍠𝍡 災休	𝍠𝍢 災災	𝍠𝍣 災悔	𝍠𝍤 災平	𝍠𝍥 災吝	𝍠𝍦 災祥	𝍠𝍧 災咎	𝍠𝍨 災吉
𝍡𝍠 吝凶	𝍡𝍡 吝休	𝍡𝍢 吝災	𝍡𝍣 吝悔	𝍡𝍤 吝平	𝍡𝍥 吝吝	𝍡𝍦 吝祥	𝍡𝍧 吝咎	𝍡𝍨 吝吉
𝍢𝍠 吉凶	𝍢𝍡 吉休	𝍢𝍢 吉災	𝍢𝍣 吉悔	𝍢𝍤 吉平	𝍢𝍥 吉吝	𝍢𝍦 吉祥	𝍢𝍧 吉咎	𝍢𝍨 元吉
𝍣𝍠 休凶	𝍣𝍡 休休	𝍣𝍢 休災	𝍣𝍣 休悔	𝍣𝍤 休平	𝍣𝍥 休吝	𝍣𝍦 休祥	𝍣𝍧 休咎	𝍣𝍨 休吉
𝍤𝍠 平凶	𝍤𝍡 平休	𝍤𝍢 平災	𝍤𝍣 平悔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吝	𝍤𝍦 平祥	𝍤𝍧 平咎	𝍤𝍨 平吉
𝍥𝍠 咎凶	𝍥𝍡 咎休	𝍥𝍢 咎災	𝍥𝍣 咎悔	𝍥𝍤 咎平	𝍥𝍥 咎吝	𝍥𝍦 咎祥	𝍥𝍧 咎咎	𝍥𝍨 咎吉
𝍦𝍠 大凶	𝍦𝍡 凶休	𝍦𝍢 凶災	𝍦𝍣 凶悔	𝍦𝍤 凶平	𝍦𝍥 凶吝	𝍦𝍦 凶祥	𝍦𝍧 凶咎	𝍦𝍨 凶吉
𝍧𝍠 悔凶	𝍧𝍡 悔休	𝍧𝍢 悔災	𝍧𝍣 悔悔	𝍧𝍤 悔平	𝍧𝍥 悔吝	𝍧𝍦 悔祥	𝍧𝍧 悔咎	𝍧𝍨 悔吉
𝍨𝍠 祥凶	𝍨𝍡 祥休	𝍨𝍢 祥災	𝍨𝍣 祥悔	𝍨𝍤 祥平	𝍨𝍥 祥吝	𝍨𝍦 祥祥	𝍨𝍧 祥咎	𝍨𝍨 祥吉

𝍣𝍠

比

四之一　穀雨萍始生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龍見雲升君子以衆小人勿用

𝍠𝍠 咎吉	𝍠𝍡 咎咎	𝍠𝍢 咎祥	𝍠𝍣 咎吝	𝍠𝍤 咎平	𝍠𝍥 咎悔	𝍠𝍦 咎災	𝍠𝍧 咎休	𝍠𝍨 咎凶
𝍡𝍠 祥吉	𝍡𝍡 祥咎	𝍡𝍢 祥祥	𝍡𝍣 祥吝	𝍡𝍤 祥平	𝍡𝍥 祥悔	𝍡𝍦 祥災	𝍡𝍧 祥休	𝍡𝍨 祥凶
𝍢𝍠 悔吉	𝍢𝍡 悔咎	𝍢𝍢 悔祥	𝍢𝍣 悔吝	𝍢𝍤 悔平	𝍢𝍥 悔悔	𝍢𝍦 悔災	𝍢𝍧 悔休	𝍢𝍨 悔凶
𝍣𝍠 元吉	𝍣𝍡 吉咎	𝍣𝍢 吉祥	𝍣𝍣 吉吝	𝍣𝍤 吉平	𝍣𝍥 吉悔	𝍣𝍦 吉災	𝍣𝍧 吉休	𝍣𝍨 吉凶
𝍤𝍠 平吉	𝍤𝍡 平咎	𝍤𝍢 平祥	𝍤𝍣 平吝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悔	𝍤𝍦 平災	𝍤𝍧 平休	𝍤𝍨 平凶
𝍥𝍠 凶吉	𝍥𝍡 凶咎	𝍥𝍢 凶祥	𝍥𝍣 凶吝	𝍥𝍤 凶平	𝍥𝍥 凶悔	𝍥𝍦 凶災	𝍥𝍧 凶休	𝍥𝍨 大凶
𝍦𝍠 吝吉	𝍦𝍡 吝咎	𝍦𝍢 吝祥	𝍦𝍣 吝吝	𝍦𝍤 吝平	𝍦𝍥 吝悔	𝍦𝍦 吝災	𝍦𝍧 吝休	𝍦𝍨 吝凶
𝍧𝍠 災吉	𝍧𝍡 災咎	𝍧𝍢 災祥	𝍧𝍣 災吝	𝍧𝍤 災平	𝍧𝍥 災悔	𝍧𝍦 災災	𝍧𝍧 災休	𝍧𝍨 災凶
𝍨𝍠 休吉	𝍨𝍡 休咎	𝍨𝍢 休祥	𝍨𝍣 休吝	𝍨𝍤 休平	𝍨𝍥 休悔	𝍨𝍦 休災	𝍨𝍧 休休	𝍨𝍨 休凶

𝍣𝍡

開

四之二　鳴鳩拂其羽

開析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耀藏葬凶

𝍠𝍠吝咎 𝍡𝍠吉咎 𝍢𝍠咎咎 𝍣𝍠災咎 𝍤𝍠平咎 𝍥𝍠祥咎 𝍦𝍠休咎 𝍧𝍠凶咎 𝍨𝍠悔咎
𝍠𝍡吝祥 𝍡𝍡吉祥 𝍢𝍡咎祥 𝍣𝍡災祥 𝍤𝍡平祥 𝍥𝍡祥祥 𝍦𝍡休祥 𝍧𝍡凶祥 𝍨𝍡悔祥
𝍠𝍢吝悔 𝍡𝍢吉悔 𝍢𝍢咎悔 𝍣𝍢災悔 𝍤𝍢平悔 𝍥𝍢祥悔 𝍦𝍢休悔 𝍧𝍢凶悔 𝍨𝍢悔悔
𝍠𝍣吝吉 𝍡𝍣吉元 𝍢𝍣咎吉 𝍣𝍣災吉 𝍤𝍣平吉 𝍥𝍣祥吉 𝍦𝍣休吉 𝍧𝍣凶吉 𝍨𝍣悔吉
𝍠𝍤吝平 𝍡𝍤吉平 𝍢𝍤咎平 𝍣𝍤災平 𝍤𝍤平平 𝍥𝍤祥平 𝍦𝍤休平 𝍧𝍤凶平 𝍨𝍤悔平
𝍠𝍥吝凶 𝍡𝍥吉凶 𝍢𝍥咎凶 𝍣𝍥災凶 𝍤𝍥平凶 𝍥𝍥祥凶 𝍦𝍥休凶 𝍧𝍥凶大 𝍨𝍥悔凶
𝍠𝍦吝吝 𝍡𝍦吉吝 𝍢𝍦咎吝 𝍣𝍦災吝 𝍤𝍦平吝 𝍥𝍦祥吝 𝍦𝍦休吝 𝍧𝍦凶吝 𝍨𝍦悔吝
𝍠𝍧吝災 𝍡𝍧吉災 𝍢𝍧咎災 𝍣𝍧災災 𝍤𝍧平災 𝍥𝍧祥災 𝍦𝍧休災 𝍧𝍧凶災 𝍨𝍧悔災
𝍠𝍨吝休 𝍡𝍨吉休 𝍢𝍨咎休 𝍣𝍨災休 𝍤𝍨平休 𝍥𝍨祥休 𝍦𝍨休休 𝍧𝍨凶休 𝍨𝍨悔休

𝍢𝍣 **晉** 四之三 戴勝降于桑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蠶桑吉

𝍠𝍠災咎 𝍡𝍠吝咎 𝍢𝍠吉咎 𝍣𝍠休咎 𝍤𝍠平咎 𝍥𝍠咎咎 𝍦𝍠凶咎 𝍧𝍠悔咎 𝍨𝍠祥咎
𝍠𝍡災祥 𝍡𝍡吝祥 𝍢𝍡吉祥 𝍣𝍡休祥 𝍤𝍡平祥 𝍥𝍡咎祥 𝍦𝍡凶祥 𝍧𝍡悔祥 𝍨𝍡祥祥
𝍠𝍢災悔 𝍡𝍢吝悔 𝍢𝍢吉悔 𝍣𝍢休悔 𝍤𝍢平悔 𝍥𝍢咎悔 𝍦𝍢凶悔 𝍧𝍢悔悔 𝍨𝍢祥悔
𝍠𝍣災吉 𝍡𝍣吝吉 𝍢𝍣吉元 𝍣𝍣休吉 𝍤𝍣平吉 𝍥𝍣咎吉 𝍦𝍣凶吉 𝍧𝍣悔吉 𝍨𝍣祥吉
𝍠𝍤災平 𝍡𝍤吝平 𝍢𝍤吉平 𝍣𝍤休平 𝍤𝍤平平 𝍥𝍤咎平 𝍦𝍤凶平 𝍧𝍤悔平 𝍨𝍤祥平
𝍠𝍥災凶 𝍡𝍥吝凶 𝍢𝍥吉凶 𝍣𝍥休凶 𝍤𝍥平凶 𝍥𝍥咎凶 𝍦𝍥凶大 𝍧𝍥悔凶 𝍨𝍥祥凶
𝍠𝍦災吝 𝍡𝍦吝吝 𝍢𝍦吉吝 𝍣𝍦休吝 𝍤𝍦平吝 𝍥𝍦咎吝 𝍦𝍦凶吝 𝍧𝍦悔吝 𝍨𝍦祥吝
𝍠𝍧災災 𝍡𝍧吝災 𝍢𝍧吉災 𝍣𝍧休災 𝍤𝍧平災 𝍥𝍧咎災 𝍦𝍧凶災 𝍧𝍧悔災 𝍨𝍧祥災
𝍠𝍨災休 𝍡𝍨吝休 𝍢𝍨吉休 𝍣𝍨休休 𝍤𝍨平休 𝍥𝍨咎休 𝍦𝍨凶休 𝍧𝍨悔休 𝍨𝍨祥休

𝍣𝍣 **公** 四之四 立夏螻蟈鳴

公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𝍠𝍠咎咎 𝍡𝍠祥咎 𝍢𝍠悔咎 𝍣𝍠吉咎 𝍤𝍠平咎 𝍥𝍠凶咎 𝍦𝍠吝咎 𝍧𝍠災咎 𝍨𝍠休咎
𝍠𝍡咎祥 𝍡𝍡祥祥 𝍢𝍡悔祥 𝍣𝍡吉祥 𝍤𝍡平祥 𝍥𝍡凶祥 𝍦𝍡吝祥 𝍧𝍡災祥 𝍨𝍡休祥
𝍠𝍢咎悔 𝍡𝍢祥悔 𝍢𝍢悔悔 𝍣𝍢吉悔 𝍤𝍢平悔 𝍥𝍢凶悔 𝍦𝍢吝悔 𝍧𝍢災悔 𝍨𝍢休悔
𝍠𝍣咎吉 𝍡𝍣祥吉 𝍢𝍣悔吉 𝍣𝍣吉元 𝍤𝍣平吉 𝍥𝍣凶吉 𝍦𝍣吝吉 𝍧𝍣災吉 𝍨𝍣休吉

𝍠𝍤咎平 𝍡𝍤祥平 𝍢𝍤悔平 𝍣𝍤吉平 𝍤𝍤平平 𝍥𝍤凶平 𝍦𝍤吝平 𝍧𝍤災平 𝍨𝍤休平
𝍠𝍥咎凶 𝍡𝍥祥凶 𝍢𝍥悔凶 𝍣𝍥吉凶 𝍤𝍥平凶 𝍥𝍥凶大 𝍦𝍥吝凶 𝍧𝍥災凶 𝍨𝍥休凶
𝍠𝍦咎吝 𝍡𝍦祥吝 𝍢𝍦悔吝 𝍣𝍦吉吝 𝍤𝍦平吝 𝍥𝍦凶吝 𝍦𝍦吝吝 𝍧𝍦災吝 𝍨𝍦休吝
𝍠𝍧咎災 𝍡𝍧祥災 𝍢𝍧悔災 𝍣𝍧吉災 𝍤𝍧平災 𝍥𝍧凶災 𝍦𝍧吝災 𝍧𝍧災災 𝍨𝍧休災
𝍠𝍨咎休 𝍡𝍨祥休 𝍢𝍨悔休 𝍣𝍨吉休 𝍤𝍨平休 𝍥𝍨凶休 𝍦𝍨吝休 𝍧𝍨災休 𝍨𝍨休休

𝍤𝍣 **益** 四之五 蚯蚓出

益朋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

𝍠𝍠平咎 𝍡𝍠平咎 𝍢𝍠平咎 𝍣𝍠平咎 𝍤𝍠吉咎 𝍥𝍠平咎 𝍦𝍠平咎 𝍧𝍠平咎 𝍨𝍠平咎
𝍠𝍡平祥 𝍡𝍡平祥 𝍢𝍡平祥 𝍣𝍡平祥 𝍤𝍡吉祥 𝍥𝍡平祥 𝍦𝍡平祥 𝍧𝍡平祥 𝍨𝍡平祥
𝍠𝍢平悔 𝍡𝍢平悔 𝍢𝍢平悔 𝍣𝍢平悔 𝍤𝍢吉悔 𝍥𝍢平悔 𝍦𝍢平悔 𝍧𝍢平悔 𝍨𝍢平悔
𝍠𝍣平吉 𝍡𝍣平吉 𝍢𝍣平吉 𝍣𝍣平吉 𝍤𝍣吉元 𝍥𝍣平吉 𝍦𝍣平吉 𝍧𝍣平吉 𝍨𝍣平吉
𝍠𝍤平平 𝍡𝍤平平 𝍢𝍤平平 𝍣𝍤平平 𝍤𝍤吉平 𝍥𝍤平平 𝍦𝍤平平 𝍧𝍤平平 𝍨𝍤平平
𝍠𝍥平凶 𝍡𝍥平凶 𝍢𝍥平凶 𝍣𝍥平凶 𝍤𝍥吉大 𝍥𝍥平凶 𝍦𝍥平凶 𝍧𝍥平凶 𝍨𝍥平凶
𝍠𝍦平吝 𝍡𝍦平吝 𝍢𝍦平吝 𝍣𝍦平吝 𝍤𝍦吉吝 𝍥𝍦平吝 𝍦𝍦平吝 𝍧𝍦平吝 𝍨𝍦平吝
𝍠𝍧平災 𝍡𝍧平災 𝍢𝍧平災 𝍣𝍧平災 𝍤𝍧吉災 𝍥𝍧平災 𝍦𝍧平災 𝍧𝍧平災 𝍨𝍧平災
𝍠𝍨平休 𝍡𝍨平休 𝍢𝍨平休 𝍣𝍨平休 𝍤𝍨吉休 𝍥𝍨平休 𝍦𝍨平休 𝍧𝍨平休 𝍨𝍨平休

𝍥𝍣 **章** 四之六 王瓜生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𝍠𝍠休咎 𝍡𝍠災咎 𝍢𝍠吝咎 𝍣𝍠凶咎 𝍤𝍠平咎 𝍥𝍠吉咎 𝍦𝍠悔咎 𝍧𝍠祥咎 𝍨𝍠咎咎
𝍠𝍡休祥 𝍡𝍡災祥 𝍢𝍡吝祥 𝍣𝍡凶祥 𝍤𝍡平祥 𝍥𝍡吉祥 𝍦𝍡悔祥 𝍧𝍡祥祥 𝍨𝍡咎祥
𝍠𝍢休悔 𝍡𝍢災悔 𝍢𝍢吝悔 𝍣𝍢凶悔 𝍤𝍢平悔 𝍥𝍢吉悔 𝍦𝍢悔悔 𝍧𝍢祥悔 𝍨𝍢咎悔
𝍠𝍣休吉 𝍡𝍣災吉 𝍢𝍣吝吉 𝍣𝍣凶吉 𝍤𝍣平吉 𝍥𝍣吉元 𝍦𝍣悔吉 𝍧𝍣祥吉 𝍨𝍣咎吉
𝍠𝍤休平 𝍡𝍤災平 𝍢𝍤吝平 𝍣𝍤凶平 𝍤𝍤平平 𝍥𝍤吉平 𝍦𝍤悔平 𝍧𝍤祥平 𝍨𝍤咎平
𝍠𝍥休凶 𝍡𝍥災凶 𝍢𝍥吝凶 𝍣𝍥凶大 𝍤𝍥平凶 𝍥𝍥吉凶 𝍦𝍥悔凶 𝍧𝍥祥凶 𝍨𝍥咎凶
𝍠𝍦休吝 𝍡𝍦災吝 𝍢𝍦吝吝 𝍣𝍦凶吝 𝍤𝍦平吝 𝍥𝍦吉吝 𝍦𝍦悔吝 𝍧𝍦祥吝 𝍨𝍦咎吝
𝍠𝍧休災 𝍡𝍧災災 𝍢𝍧吝災 𝍣𝍧凶災 𝍤𝍧平災 𝍥𝍧吉災 𝍦𝍧悔災 𝍧𝍧祥災 𝍨𝍧咎災

𝍠休𝍨休 𝍡災𝍨休 𝍢吝𝍨休 𝍣凶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吉𝍨休 𝍦悔𝍨休 𝍧祥𝍨休 𝍨咎𝍨休

𝍦𝍤 盈 四之七 小滿苦菜秀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𝍠祥𝍠咎 𝍡悔𝍠咎 𝍢凶𝍠咎 𝍣咎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休𝍠咎 𝍦吉𝍠咎 𝍧吝𝍠咎 𝍨災𝍠咎

𝍠祥𝍡祥 𝍡悔𝍡祥 𝍢凶𝍡祥 𝍣咎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休𝍡祥 𝍦吉𝍡祥 𝍧吝𝍡祥 𝍨災𝍡祥

𝍠祥𝍢悔 𝍡悔𝍢悔 𝍢凶𝍢悔 𝍣咎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休𝍢悔 𝍦吉𝍢悔 𝍧吝𝍢悔 𝍨災𝍢悔

𝍠祥𝍣吉 𝍡悔𝍣吉 𝍢凶𝍣吉 𝍣咎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休𝍣吉 𝍦吉𝍣元 𝍧吝𝍣吉 𝍨災𝍣吉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凶 𝍡悔𝍥凶 𝍢凶𝍥大 𝍣咎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休𝍥凶 𝍦吉𝍥凶 𝍧吝𝍥凶 𝍨災𝍥凶

𝍠祥𝍦吝 𝍡悔𝍦吝 𝍢凶𝍦吝 𝍣咎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休𝍦吝 𝍦吉𝍦吝 𝍧吝𝍦吝 𝍨災𝍦吝

𝍠祥𝍧災 𝍡悔𝍧災 𝍢凶𝍧災 𝍣咎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休𝍧災 𝍦吉𝍧災 𝍧吝𝍧災 𝍨災𝍧災

𝍠祥𝍨休 𝍡悔𝍨休 𝍢凶𝍨休 𝍣咎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休𝍨休 𝍦吉𝍨休 𝍧吝𝍨休 𝍨災𝍨休

𝍧𝍤 錫 四之八 靡草死

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

𝍠悔𝍠咎 𝍡凶𝍠咎 𝍢休𝍠咎 𝍣祥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災𝍠咎 𝍦咎𝍠咎 𝍧吉𝍠咎 𝍨吝𝍠咎

𝍠悔𝍡祥 𝍡凶𝍡祥 𝍢休𝍡祥 𝍣祥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災𝍡祥 𝍦咎𝍡祥 𝍧吉𝍡祥 𝍨吝𝍡祥

𝍠悔𝍢悔 𝍡凶𝍢悔 𝍢休𝍢悔 𝍣祥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災𝍢悔 𝍦咎𝍢悔 𝍧吉𝍢悔 𝍨吝𝍢悔

𝍠悔𝍣吉 𝍡凶𝍣吉 𝍢休𝍣吉 𝍣祥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災𝍣吉 𝍦咎𝍣吉 𝍧吉𝍣元 𝍨吝𝍣吉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凶 𝍡凶𝍥大 𝍢休𝍥凶 𝍣祥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災𝍥凶 𝍦咎𝍥凶 𝍧吉𝍥凶 𝍨吝𝍥凶

𝍠悔𝍦吝 𝍡凶𝍦吝 𝍢休𝍦吝 𝍣祥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災𝍦吝 𝍦咎𝍦吝 𝍧吉𝍦吝 𝍨吝𝍦吝

𝍠悔𝍧災 𝍡凶𝍧災 𝍢休𝍧災 𝍣祥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災𝍧災 𝍦咎𝍧災 𝍧吉𝍧災 𝍨吝𝍧災

𝍠悔𝍨休 𝍡凶𝍨休 𝍢休𝍨休 𝍣祥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災𝍨休 𝍦咎𝍨休 𝍧吉𝍨休 𝍨吝𝍨休

𝍨𝍤 靡 四之九

靡亨上下離違來庭來賓勿徇其名大人吉小人吝疾病凶

𝍠凶𝍠咎 𝍡休𝍠咎 𝍢災𝍠咎 𝍣悔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吝𝍠咎 𝍦祥𝍠咎 𝍧咎𝍠咎 𝍨吉𝍠咎

𝍠凶𝍡祥 𝍡休𝍡祥 𝍢災𝍡祥 𝍣悔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吝𝍡祥 𝍦祥𝍡祥 𝍧咎𝍡祥 𝍨吉𝍡祥

𝍠凶𝍢悔 𝍡休𝍢悔 𝍢災𝍢悔 𝍣悔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吝𝍢悔 𝍦祥𝍢悔 𝍧咎𝍢悔 𝍨吉𝍢悔

𝍠凶𝍣吉 𝍡休𝍣吉 𝍢災𝍣吉 𝍣悔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吝𝍣吉 𝍦祥𝍣吉 𝍧咎𝍣吉 𝍨吉𝍣元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大 𝍡休𝍥凶 𝍢災𝍥凶 𝍣悔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吝𝍥凶 𝍦祥𝍥凶 𝍧咎𝍥凶 𝍨吉𝍥凶

𝍠凶𝍦吝 𝍡休𝍦吝 𝍢災𝍦吝 𝍣悔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吝𝍦吝 𝍦祥𝍦吝 𝍧咎𝍦吝 𝍨吉𝍦吝

𝍠凶𝍧災 𝍡休𝍧災 𝍢災𝍧災 𝍣悔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吝𝍧災 𝍦祥𝍧災 𝍧咎𝍧災 𝍨吉𝍧災

𝍠凶𝍨休 𝍡休𝍨休 𝍢災𝍨休 𝍣悔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吝𝍨休 𝍦祥𝍨休 𝍧咎𝍨休 𝍨吉𝍨休

𝍠𝍤 庶 五之一 麥秋至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𝍠吉𝍠平 𝍡咎𝍠平 𝍢祥𝍠平 𝍣吝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悔𝍠平 𝍦災𝍠平 𝍧休𝍠平 𝍨凶𝍠平

𝍠吉𝍡平 𝍡咎𝍡平 𝍢祥𝍡平 𝍣吝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悔𝍡平 𝍦災𝍡平 𝍧休𝍡平 𝍨凶𝍡平

𝍠吉𝍢平 𝍡咎𝍢平 𝍢祥𝍢平 𝍣吝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悔𝍢平 𝍦災𝍢平 𝍧休𝍢平 𝍨凶𝍢平

𝍠吉𝍣平 𝍡咎𝍣平 𝍢祥𝍣平 𝍣吝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悔𝍣平 𝍦災𝍣平 𝍧休𝍣平 𝍨凶𝍣平

𝍠吉𝍤元 𝍡咎𝍤吉 𝍢祥𝍤吉 𝍣吝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悔𝍤吉 𝍦災𝍤吉 𝍧休𝍤吉 𝍨凶𝍤吉

𝍠吉𝍥平 𝍡咎𝍥平 𝍢祥𝍥平 𝍣吝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悔𝍥平 𝍦災𝍥平 𝍧休𝍥平 𝍨凶𝍥平

𝍠吉𝍦平 𝍡咎𝍦平 𝍢祥𝍦平 𝍣吝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悔𝍦平 𝍦災𝍦平 𝍧休𝍦平 𝍨凶𝍦平

𝍠吉𝍧平 𝍡咎𝍧平 𝍢祥𝍧平 𝍣吝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悔𝍧平 𝍦災𝍧平 𝍧休𝍧平 𝍨凶𝍧平

𝍠吉𝍨平 𝍡咎𝍨平 𝍢祥𝍨平 𝍣吝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悔𝍨平 𝍦災𝍨平 𝍧休𝍨平 𝍨凶𝍨平

𝍡𝍤 決 五之二 芒種螳螂生

決八元舉用四凶竄殛羣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艱貞

𝍠吝𝍠平 𝍡吉𝍠平 𝍢咎𝍠平 𝍣災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祥𝍠平 𝍦休𝍠平 𝍧凶𝍠平 𝍨悔𝍠平

𝍠吝𝍡平 𝍡吉𝍡平 𝍢咎𝍡平 𝍣災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祥𝍡平 𝍦休𝍡平 𝍧凶𝍡平 𝍨悔𝍡平

𝍠吝𝍢平 𝍡吉𝍢平 𝍢咎𝍢平 𝍣災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祥𝍢平 𝍦休𝍢平 𝍧凶𝍢平 𝍨悔𝍢平

𝍠吝𝍣平 𝍡吉𝍣平 𝍢咎𝍣平 𝍣災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祥𝍣平 𝍦休𝍣平 𝍧凶𝍣平 𝍨悔𝍣平

𝍠吝𝍤吉 𝍡吉𝍤元 𝍢咎𝍤吉 𝍣災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祥𝍤吉 𝍦休𝍤吉 𝍧凶𝍤吉 𝍨悔𝍤吉

吝平 吉平 咎平 災平 平平 祥平 休平 凶平 悔平
吝平 吉平 咎平 災平 平平 祥平 休平 凶平 悔平
吝平 吉平 咎平 災平 平平 祥平 休平 凶平 悔平
吝平 吉平 咎平 災平 平平 祥平 休平 凶平 悔平

豫 五之三 鶡鳴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吉 吝吉 吉元 休吉 平吉 咎吉 凶吉 悔吉 祥吉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災平 吝平 吉平 休平 平平 咎平 凶平 悔平 祥平

升 五之四 反舌無聲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吉 祥吉 悔吉 吉元 平吉 凶吉 吝吉 災吉 休吉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咎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凶平 吝平 災平 休平

中 五之五 夏至鹿角解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吉平 平平 祥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平平 休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祥平 休平 平平 悔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休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悔平 祥平
平平 祥平 悔平 吉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休
平吉 平吉 平吉 平吉 吉元 平吉 平吉 平吉 平吉
休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平平
祥平 悔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休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悔平 平平 休平 祥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平平
平平 休平 平平 悔平 吉平 平平 祥平 平平 吉平

伏 五之六 蜩始鳴

伏不聞不睹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吉 災吉 吝吉 凶吉 平吉 吉元 悔吉 祥吉 咎吉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過 五之七 半夏生

過罔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吉元 吝吉 災吉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疑　五之八　小暑　溫風至

疑有閑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吉 凶吉 休吉 祥吉 平吉 災吉 咎吉 吉元 吝吉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悔平 凶平 休平 祥平 平平 災平 咎平 吉平 吝平

寡　五之九

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吉 休吉 災吉 悔吉 平吉 吝吉 祥吉 咎吉 吉元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凶平 休平 災平 悔平 平平 吝平 祥平 咎平 吉平

飾　六之一　蟋蟀居壁

飾華文郁郁貌恭作肅君子謹獨

吉休 咎休 祥休 吝休 平休 悔休 災休 休休 凶休
吉災 咎災 祥災 吝災 平災 悔災 災災 休災 凶災
吉吝 咎吝 祥吝 吝吝 平吝 悔吝 災吝 休吝 凶吝
吉凶 咎凶 祥凶 吝凶 平凶 悔凶 災凶 休凶 凶大
吉平 咎平 祥平 吝平 平平 悔平 災平 休平 凶平
吉元 咎吉 祥吉 吝吉 平吉 悔吉 災吉 休吉 凶吉
吉悔 咎悔 祥悔 吝悔 平悔 悔悔 災悔 休悔 凶悔
吉祥 咎祥 祥祥 吝祥 平祥 悔祥 災祥 休祥 凶祥
吉咎 咎咎 祥咎 吝咎 平咎 悔咎 災咎 休咎 凶咎

戾　六之二　鷹乃學習

戾厲吉曲能有畝君子克明

吝休 吉休 咎休 災休 平休 祥休 休休 凶休 悔休
吝災 吉災 咎災 災災 平災 祥災 休災 凶災 悔災
吝吝 吉吝 咎吝 災吝 平吝 祥吝 休吝 凶吝 悔吝
吝凶 吉凶 咎凶 災凶 平凶 祥凶 休凶 凶大 悔凶
吝平 吉平 咎平 災平 平平 祥平 休平 凶平 悔平
吝吉 吉元 咎吉 災吉 平吉 祥吉 休吉 凶吉 悔吉
吝悔 吉悔 咎悔 災悔 平悔 祥悔 休悔 凶悔 悔悔
吝祥 吉祥 咎祥 災祥 平祥 祥祥 休祥 凶祥 悔祥
吝咎 吉咎 咎咎 災咎 平咎 祥咎 休咎 凶咎 悔咎

虛　六之三　大暑　腐草為螢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徇欲惟凶不利爭訟

𝍠𝍠 休災	𝍠𝍡 休吝	𝍠𝍢 休吉	𝍠𝍣 休休	𝍠𝍤 休平	𝍠𝍥 休咎	𝍠𝍦 休凶	𝍠𝍧 休悔	𝍠𝍨 休祥
𝍡𝍠 災災	𝍡𝍡 災吝	𝍡𝍢 災吉	𝍡𝍣 災休	𝍡𝍤 災平	𝍡𝍥 災咎	𝍡𝍦 災凶	𝍡𝍧 災悔	𝍡𝍨 災祥
𝍢𝍠 吝災	𝍢𝍡 吝吝	𝍢𝍢 吝吉	𝍢𝍣 吝休	𝍢𝍤 吝平	𝍢𝍥 吝咎	𝍢𝍦 吝凶	𝍢𝍧 吝悔	𝍢𝍨 吝祥
𝍣𝍠 凶災	𝍣𝍡 凶吝	𝍣𝍢 凶吉	𝍣𝍣 凶休	𝍣𝍤 凶平	𝍣𝍥 凶咎	𝍣𝍦 大凶	𝍣𝍧 凶悔	𝍣𝍨 凶祥
𝍤𝍠 平災	𝍤𝍡 平吝	𝍤𝍢 平吉	𝍤𝍣 平休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咎	𝍤𝍦 平凶	𝍤𝍧 平悔	𝍤𝍨 平祥
𝍥𝍠 吉災	𝍥𝍡 吉吝	𝍥𝍢 元吉	𝍥𝍣 吉休	𝍥𝍤 吉平	𝍥𝍥 吉咎	𝍥𝍦 吉凶	𝍥𝍧 吉悔	𝍥𝍨 吉祥
𝍦𝍠 悔災	𝍦𝍡 悔吝	𝍦𝍢 悔吉	𝍦𝍣 悔休	𝍦𝍤 悔平	𝍦𝍥 悔咎	𝍦𝍦 悔凶	𝍦𝍧 悔悔	𝍦𝍨 悔祥
𝍧𝍠 祥災	𝍧𝍡 祥吝	𝍧𝍢 祥吉	𝍧𝍣 祥休	𝍧𝍤 祥平	𝍧𝍥 祥咎	𝍧𝍦 祥凶	𝍧𝍧 祥悔	𝍧𝍨 祥祥
𝍨𝍠 咎災	𝍨𝍡 咎吝	𝍨𝍢 咎吉	𝍨𝍣 咎休	𝍨𝍤 咎平	𝍨𝍥 咎咎	𝍨𝍦 咎凶	𝍨𝍧 咎悔	𝍨𝍨 咎祥

𝍥𝍣 **昧** 六之四　土潤溽暑

昧幽人貞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𝍠𝍠 休咎	𝍠𝍡 休祥	𝍠𝍢 休悔	𝍠𝍣 休吉	𝍠𝍤 休平	𝍠𝍥 休凶	𝍠𝍦 休吝	𝍠𝍧 休災	𝍠𝍨 休休
𝍡𝍠 災咎	𝍡𝍡 災祥	𝍡𝍢 災悔	𝍡𝍣 災吉	𝍡𝍤 災平	𝍡𝍥 災凶	𝍡𝍦 災吝	𝍡𝍧 災災	𝍡𝍨 災休
𝍢𝍠 吝咎	𝍢𝍡 吝祥	𝍢𝍢 吝悔	𝍢𝍣 吝吉	𝍢𝍤 吝平	𝍢𝍥 吝凶	𝍢𝍦 吝吝	𝍢𝍧 吝災	𝍢𝍨 吝休
𝍣𝍠 凶咎	𝍣𝍡 凶祥	𝍣𝍢 凶悔	𝍣𝍣 凶吉	𝍣𝍤 凶平	𝍣𝍥 大凶	𝍣𝍦 凶吝	𝍣𝍧 凶災	𝍣𝍨 凶休
𝍤𝍠 平咎	𝍤𝍡 平祥	𝍤𝍢 平悔	𝍤𝍣 平吉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凶	𝍤𝍦 平吝	𝍤𝍧 平災	𝍤𝍨 平休
𝍥𝍠 吉咎	𝍥𝍡 吉祥	𝍥𝍢 吉悔	𝍥𝍣 元吉	𝍥𝍤 吉平	𝍥𝍥 吉凶	𝍥𝍦 吉吝	𝍥𝍧 吉災	𝍥𝍨 吉休
𝍦𝍠 悔咎	𝍦𝍡 悔祥	𝍦𝍢 悔悔	𝍦𝍣 悔吉	𝍦𝍤 悔平	𝍦𝍥 悔凶	𝍦𝍦 悔吝	𝍦𝍧 悔災	𝍦𝍨 悔休
𝍧𝍠 祥咎	𝍧𝍡 祥祥	𝍧𝍢 祥悔	𝍧𝍣 祥吉	𝍧𝍤 祥平	𝍧𝍥 祥凶	𝍧𝍦 祥吝	𝍧𝍧 祥災	𝍧𝍨 祥休
𝍨𝍠 咎咎	𝍨𝍡 咎祥	𝍨𝍢 咎悔	𝍨𝍣 咎吉	𝍨𝍤 咎平	𝍨𝍥 咎凶	𝍨𝍦 咎吝	𝍨𝍧 咎災	𝍨𝍨 咎休

𝍥𝍤 **損** 六之五　大雨時行

損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斲遇雨吉藥餌有喜

𝍠𝍠 休平	𝍠𝍡 休平	𝍠𝍢 休平	𝍠𝍣 休平	𝍠𝍤 休吉	𝍠𝍥 休平	𝍠𝍦 休平	𝍠𝍧 休平	𝍠𝍨 休平
𝍡𝍠 災平	𝍡𝍡 災平	𝍡𝍢 災平	𝍡𝍣 災平	𝍡𝍤 災吉	𝍡𝍥 災平	𝍡𝍦 災平	𝍡𝍧 災平	𝍡𝍨 災平
𝍢𝍠 吝平	𝍢𝍡 吝平	𝍢𝍢 吝平	𝍢𝍣 吝平	𝍢𝍤 吝吉	𝍢𝍥 吝平	𝍢𝍦 吝平	𝍢𝍧 吝平	𝍢𝍨 吝平
𝍣𝍠 凶平	𝍣𝍡 凶平	𝍣𝍢 凶平	𝍣𝍣 凶平	𝍣𝍤 大吉	𝍣𝍥 凶平	𝍣𝍦 凶平	𝍣𝍧 凶平	𝍣𝍨 凶平
𝍤𝍠 平平	𝍤𝍡 平平	𝍤𝍢 平平	𝍤𝍣 平平	𝍤𝍤 平吉	𝍤𝍥 平平	𝍤𝍦 平平	𝍤𝍧 平平	𝍤𝍨 平平
𝍥𝍠 吉平	𝍥𝍡 吉平	𝍥𝍢 吉平	𝍥𝍣 吉平	𝍥𝍤 元吉	𝍥𝍥 吉平	𝍥𝍦 吉平	𝍥𝍧 吉平	𝍥𝍨 吉平
𝍦𝍠 悔平	𝍦𝍡 悔平	𝍦𝍢 悔平	𝍦𝍣 悔平	𝍦𝍤 悔吉	𝍦𝍥 悔平	𝍦𝍦 悔平	𝍦𝍧 悔平	𝍦𝍨 悔平
𝍧𝍠 祥平	𝍧𝍡 祥平	𝍧𝍢 祥平	𝍧𝍣 祥平	𝍧𝍤 祥吉	𝍧𝍥 祥平	𝍧𝍦 祥平	𝍧𝍧 祥平	𝍧𝍨 祥平
𝍨𝍠 咎平	𝍨𝍡 咎平	𝍨𝍢 咎平	𝍨𝍣 咎平	𝍨𝍤 咎吉	𝍨𝍥 咎平	𝍨𝍦 咎平	𝍨𝍧 咎平	𝍨𝍨 咎平

𝍥𝍥 **用** 六之六　立秋涼風至

用利貞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𝍠𝍠 休休	𝍠𝍡 休災	𝍠𝍢 休吝	𝍠𝍣 休凶	𝍠𝍤 休平	𝍠𝍥 休吉	𝍠𝍦 休悔	𝍠𝍧 休祥	𝍠𝍨 休咎
𝍡𝍠 災休	𝍡𝍡 災災	𝍡𝍢 災吝	𝍡𝍣 災凶	𝍡𝍤 災平	𝍡𝍥 災吉	𝍡𝍦 災悔	𝍡𝍧 災祥	𝍡𝍨 災咎
𝍢𝍠 吝休	𝍢𝍡 吝災	𝍢𝍢 吝吝	𝍢𝍣 吝凶	𝍢𝍤 吝平	𝍢𝍥 吝吉	𝍢𝍦 吝悔	𝍢𝍧 吝祥	𝍢𝍨 吝咎
𝍣𝍠 凶休	𝍣𝍡 凶災	𝍣𝍢 凶吝	𝍣𝍣 大凶	𝍣𝍤 凶平	𝍣𝍥 凶吉	𝍣𝍦 凶悔	𝍣𝍧 凶祥	𝍣𝍨 凶咎
𝍤𝍠 平休	𝍤𝍡 平災	𝍤𝍢 平吝	𝍤𝍣 平凶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吉	𝍤𝍦 平悔	𝍤𝍧 平祥	𝍤𝍨 平咎
𝍥𝍠 吉休	𝍥𝍡 吉災	𝍥𝍢 吉吝	𝍥𝍣 吉凶	𝍥𝍤 吉平	𝍥𝍥 元吉	𝍥𝍦 吉悔	𝍥𝍧 吉祥	𝍥𝍨 吉咎
𝍦𝍠 悔休	𝍦𝍡 悔災	𝍦𝍢 悔吝	𝍦𝍣 悔凶	𝍦𝍤 悔平	𝍦𝍥 悔吉	𝍦𝍦 悔悔	𝍦𝍧 悔祥	𝍦𝍨 悔咎
𝍧𝍠 祥休	𝍧𝍡 祥災	𝍧𝍢 祥吝	𝍧𝍣 祥凶	𝍧𝍤 祥平	𝍧𝍥 祥吉	𝍧𝍦 祥悔	𝍧𝍧 祥祥	𝍧𝍨 祥咎
𝍨𝍠 咎休	𝍨𝍡 咎災	𝍨𝍢 咎吝	𝍨𝍣 咎凶	𝍨𝍤 咎平	𝍨𝍥 咎吉	𝍨𝍦 咎悔	𝍨𝍧 咎祥	𝍨𝍨 咎咎

𝍥𝍦 **卻** 六之七　白露降

卻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勿恤

𝍠𝍠 休祥	𝍠𝍡 休悔	𝍠𝍢 休凶	𝍠𝍣 休咎	𝍠𝍤 休平	𝍠𝍥 休休	𝍠𝍦 休吉	𝍠𝍧 休吝	𝍠𝍨 休災
𝍡𝍠 災祥	𝍡𝍡 災悔	𝍡𝍢 災凶	𝍡𝍣 災咎	𝍡𝍤 災平	𝍡𝍥 災休	𝍡𝍦 災吉	𝍡𝍧 災吝	𝍡𝍨 災災
𝍢𝍠 吝祥	𝍢𝍡 吝悔	𝍢𝍢 吝凶	𝍢𝍣 吝咎	𝍢𝍤 吝平	𝍢𝍥 吝休	𝍢𝍦 吝吉	𝍢𝍧 吝吝	𝍢𝍨 吝災
𝍣𝍠 凶祥	𝍣𝍡 凶悔	𝍣𝍢 大凶	𝍣𝍣 凶咎	𝍣𝍤 凶平	𝍣𝍥 凶休	𝍣𝍦 凶吉	𝍣𝍧 凶吝	𝍣𝍨 凶災
𝍤𝍠 平祥	𝍤𝍡 平悔	𝍤𝍢 平凶	𝍤𝍣 平咎	𝍤𝍤 平平	𝍤𝍥 平休	𝍤𝍦 平吉	𝍤𝍧 平吝	𝍤𝍨 平災
𝍥𝍠 吉祥	𝍥𝍡 吉悔	𝍥𝍢 吉凶	𝍥𝍣 吉咎	𝍥𝍤 吉平	𝍥𝍥 吉休	𝍥𝍦 元吉	𝍥𝍧 吉吝	𝍥𝍨 吉災
𝍦𝍠 悔祥	𝍦𝍡 悔悔	𝍦𝍢 悔凶	𝍦𝍣 悔咎	𝍦𝍤 悔平	𝍦𝍥 悔休	𝍦𝍦 悔吉	𝍦𝍧 悔吝	𝍦𝍨 悔災

翕　六之八　蟄蟲鳴

翕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遠　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人

迅　七之一　雷乃發聲

迅吉雷風之歘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懼　七之二　天地始肅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讌樂凶

除　七之三　禾乃登

除稗稗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

𝍤𝍠 平災	𝍥𝍠 休災	𝍦𝍠 吉災	𝍧𝍠 吝災	𝍨𝍠 災災
𝍤𝍡 平吝	𝍥𝍡 休吝	𝍦𝍡 吉吝	𝍧𝍡 吝吝	𝍨𝍡 災吝
𝍤𝍢 平吉	𝍥𝍢 休吉	𝍦𝍢 元吉	𝍧𝍢 吝吉	𝍨𝍢 災吉
𝍤𝍣 平休	𝍥𝍣 休休	𝍦𝍣 吉休	𝍧𝍣 吝休	𝍨𝍣 災休
𝍤𝍤 平平	𝍥𝍤 休平	𝍦𝍤 吉平	𝍧𝍤 吝平	𝍨𝍤 災平
𝍤𝍥 平咎	𝍥𝍥 休咎	𝍦𝍥 吉咎	𝍧𝍥 吝咎	𝍨𝍥 災咎
𝍤𝍦 平凶	𝍥𝍦 休凶	𝍦𝍦 吉凶	𝍧𝍦 吝凶	𝍨𝍦 災凶
𝍤𝍧 平悔	𝍥𝍧 休悔	𝍦𝍧 吉悔	𝍧𝍧 吝悔	𝍨𝍧 災悔
𝍤𝍨 平祥	𝍥𝍨 休祥	𝍦𝍨 吉祥	𝍧𝍨 吝祥	𝍨𝍨 災祥

𝍦𝍣 弱　七之四　白露鴻鴈來

弱丈人厲小子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艱貞無咎

𝍠𝍠 祥咎	𝍡𝍠 悔咎	𝍢𝍠 凶咎	𝍣𝍠 咎咎	𝍤𝍠 平咎	𝍥𝍠 休咎	𝍦𝍠 吉咎	𝍧𝍠 吝咎	𝍨𝍠 災咎
𝍠𝍡 祥祥	𝍡𝍡 悔祥	𝍢𝍡 凶祥	𝍣𝍡 咎祥	𝍤𝍡 平祥	𝍥𝍡 休祥	𝍦𝍡 吉祥	𝍧𝍡 吝祥	𝍨𝍡 災祥
𝍠𝍢 祥悔	𝍡𝍢 悔悔	𝍢𝍢 凶悔	𝍣𝍢 咎悔	𝍤𝍢 平悔	𝍥𝍢 休悔	𝍦𝍢 吉悔	𝍧𝍢 吝悔	𝍨𝍢 災悔
𝍠𝍣 祥吉	𝍡𝍣 悔吉	𝍢𝍣 凶吉	𝍣𝍣 咎吉	𝍤𝍣 平吉	𝍥𝍣 休吉	𝍦𝍣 元吉	𝍧𝍣 吝吉	𝍨𝍣 災吉
𝍠𝍤 祥平	𝍡𝍤 悔平	𝍢𝍤 凶平	𝍣𝍤 咎平	𝍤𝍤 平平	𝍥𝍤 休平	𝍦𝍤 吉平	𝍧𝍤 吝平	𝍨𝍤 災平
𝍠𝍥 祥凶	𝍡𝍥 悔凶	𝍢𝍥 大凶	𝍣𝍥 咎凶	𝍤𝍥 平凶	𝍥𝍥 休凶	𝍦𝍥 吉凶	𝍧𝍥 吝凶	𝍨𝍥 災凶
𝍠𝍦 祥吝	𝍡𝍦 悔吝	𝍢𝍦 凶吝	𝍣𝍦 咎吝	𝍤𝍦 平吝	𝍥𝍦 休吝	𝍦𝍦 吉吝	𝍧𝍦 吝吝	𝍨𝍦 災吝
𝍠𝍧 祥災	𝍡𝍧 悔災	𝍢𝍧 凶災	𝍣𝍧 咎災	𝍤𝍧 平災	𝍥𝍧 休災	𝍦𝍧 吉災	𝍧𝍧 吝災	𝍨𝍧 災災
𝍠𝍨 祥休	𝍡𝍨 悔休	𝍢𝍨 凶休	𝍣𝍨 咎休	𝍤𝍨 平休	𝍥𝍨 休休	𝍦𝍨 吉休	𝍧𝍨 吝休	𝍨𝍨 災休

𝍦𝍤 疾　七之五　元鳥歸

疾節飲食謹起居無攸害

𝍠𝍠 祥平	𝍡𝍠 悔平	𝍢𝍠 凶平	𝍣𝍠 咎平	𝍤𝍠 平平	𝍥𝍠 休平	𝍦𝍠 吉平	𝍧𝍠 吝平	𝍨𝍠 災平
𝍠𝍡 祥平	𝍡𝍡 悔平	𝍢𝍡 凶平	𝍣𝍡 咎平	𝍤𝍡 平平	𝍥𝍡 休平	𝍦𝍡 吉平	𝍧𝍡 吝平	𝍨𝍡 災平
𝍠𝍢 祥平	𝍡𝍢 悔平	𝍢𝍢 凶平	𝍣𝍢 咎平	𝍤𝍢 平平	𝍥𝍢 休平	𝍦𝍢 吉平	𝍧𝍢 吝平	𝍨𝍢 災平
𝍠𝍣 祥平	𝍡𝍣 悔平	𝍢𝍣 凶平	𝍣𝍣 咎平	𝍤𝍣 平平	𝍥𝍣 休平	𝍦𝍣 吉平	𝍧𝍣 吝平	𝍨𝍣 災平
𝍠𝍤 祥吉	𝍡𝍤 悔吉	𝍢𝍤 大吉	𝍣𝍤 咎吉	𝍤𝍤 平吉	𝍥𝍤 休吉	𝍦𝍤 元吉	𝍧𝍤 吝吉	𝍨𝍤 災吉
𝍠𝍥 祥平	𝍡𝍥 悔平	𝍢𝍥 凶平	𝍣𝍥 咎平	𝍤𝍥 平平	𝍥𝍥 休平	𝍦𝍥 吉平	𝍧𝍥 吝平	𝍨𝍥 災平
𝍠𝍦 祥平	𝍡𝍦 悔平	𝍢𝍦 凶平	𝍣𝍦 咎平	𝍤𝍦 平平	𝍥𝍦 休平	𝍦𝍦 吉平	𝍧𝍦 吝平	𝍨𝍦 災平
𝍠𝍧 祥平	𝍡𝍧 悔平	𝍢𝍧 凶平	𝍣𝍧 咎平	𝍤𝍧 平平	𝍥𝍧 休平	𝍦𝍧 吉平	𝍧𝍧 吝平	𝍨𝍧 災平
𝍠𝍨 祥平	𝍡𝍨 悔平	𝍢𝍨 凶平	𝍣𝍨 咎平	𝍤𝍨 平平	𝍥𝍨 休平	𝍦𝍨 吉平	𝍧𝍨 吝平	𝍨𝍨 災平

𝍦𝍥 競　七之六　羣鳥養羞

競鳥走兔從麥生茸茸老夫丰容爭訟逆凶

𝍠𝍠 祥休	𝍡𝍠 悔休	𝍢𝍠 凶休	𝍣𝍠 咎休	𝍤𝍠 平休	𝍥𝍠 休休	𝍦𝍠 吉休	𝍧𝍠 吝休	𝍨𝍠 災休
𝍠𝍡 祥災	𝍡𝍡 悔災	𝍢𝍡 凶災	𝍣𝍡 咎災	𝍤𝍡 平災	𝍥𝍡 休災	𝍦𝍡 吉災	𝍧𝍡 吝災	𝍨𝍡 災災
𝍠𝍢 祥吝	𝍡𝍢 悔吝	𝍢𝍢 凶吝	𝍣𝍢 咎吝	𝍤𝍢 平吝	𝍥𝍢 休吝	𝍦𝍢 吉吝	𝍧𝍢 吝吝	𝍨𝍢 災吝
𝍠𝍣 祥凶	𝍡𝍣 悔凶	𝍢𝍣 大凶	𝍣𝍣 咎凶	𝍤𝍣 平凶	𝍥𝍣 休凶	𝍦𝍣 吉凶	𝍧𝍣 吝凶	𝍨𝍣 災凶
𝍠𝍤 祥平	𝍡𝍤 悔平	𝍢𝍤 凶平	𝍣𝍤 咎平	𝍤𝍤 平平	𝍥𝍤 休平	𝍦𝍤 吉平	𝍧𝍤 吝平	𝍨𝍤 災平
𝍠𝍥 祥吉	𝍡𝍥 悔吉	𝍢𝍥 凶吉	𝍣𝍥 咎吉	𝍤𝍥 平吉	𝍥𝍥 休吉	𝍦𝍥 元吉	𝍧𝍥 吝吉	𝍨𝍥 災吉
𝍠𝍦 祥悔	𝍡𝍦 悔悔	𝍢𝍦 凶悔	𝍣𝍦 咎悔	𝍤𝍦 平悔	𝍥𝍦 休悔	𝍦𝍦 吉悔	𝍧𝍦 吝悔	𝍨𝍦 災悔
𝍠𝍧 祥祥	𝍡𝍧 悔祥	𝍢𝍧 凶祥	𝍣𝍧 咎祥	𝍤𝍧 平祥	𝍥𝍧 休祥	𝍦𝍧 吉祥	𝍧𝍧 吝祥	𝍨𝍧 災祥
𝍠𝍨 祥咎	𝍡𝍨 悔咎	𝍢𝍨 凶咎	𝍣𝍨 咎咎	𝍤𝍨 平咎	𝍥𝍨 休咎	𝍦𝍨 吉咎	𝍧𝍨 吝咎	𝍨𝍨 災咎

𝍦𝍦 分　七之七　秋分雷乃收聲

分長短均平潮馭月盈君子利貞小人勿乘

𝍠𝍠 祥祥	𝍡𝍠 悔祥	𝍢𝍠 凶祥	𝍣𝍠 咎祥	𝍤𝍠 平祥	𝍥𝍠 休祥	𝍦𝍠 吉祥	𝍧𝍠 吝祥	𝍨𝍠 災祥
𝍠𝍡 祥悔	𝍡𝍡 悔悔	𝍢𝍡 凶悔	𝍣𝍡 咎悔	𝍤𝍡 平悔	𝍥𝍡 休悔	𝍦𝍡 吉悔	𝍧𝍡 吝悔	𝍨𝍡 災悔
𝍠𝍢 祥凶	𝍡𝍢 悔凶	𝍢𝍢 大凶	𝍣𝍢 咎凶	𝍤𝍢 平凶	𝍥𝍢 休凶	𝍦𝍢 吉凶	𝍧𝍢 吝凶	𝍨𝍢 災凶
𝍠𝍣 祥咎	𝍡𝍣 悔咎	𝍢𝍣 凶咎	𝍣𝍣 咎咎	𝍤𝍣 平咎	𝍥𝍣 休咎	𝍦𝍣 吉咎	𝍧𝍣 吝咎	𝍨𝍣 災咎
𝍠𝍤 祥平	𝍡𝍤 悔平	𝍢𝍤 凶平	𝍣𝍤 咎平	𝍤𝍤 平平	𝍥𝍤 休平	𝍦𝍤 吉平	𝍧𝍤 吝平	𝍨𝍤 災平
𝍠𝍥 祥休	𝍡𝍥 悔休	𝍢𝍥 凶休	𝍣𝍥 咎休	𝍤𝍥 平休	𝍥𝍥 休休	𝍦𝍥 吉休	𝍧𝍥 吝休	𝍨𝍥 災休
𝍠𝍦 祥吉	𝍡𝍦 悔吉	𝍢𝍦 凶吉	𝍣𝍦 咎吉	𝍤𝍦 平吉	𝍥𝍦 休吉	𝍦𝍦 元吉	𝍧𝍦 吝吉	𝍨𝍦 災吉
𝍠𝍧 祥吝	𝍡𝍧 悔吝	𝍢𝍧 凶吝	𝍣𝍧 咎吝	𝍤𝍧 平吝	𝍥𝍧 休吝	𝍦𝍧 吉吝	𝍧𝍧 吝吝	𝍨𝍧 災吝
𝍠𝍨 祥災	𝍡𝍨 悔災	𝍢𝍨 凶災	𝍣𝍨 咎災	𝍤𝍨 平災	𝍥𝍨 休災	𝍦𝍨 吉災	𝍧𝍨 吝災	𝍨𝍨 災災

𝍦𝍧 訟　七之八　蟄蟲坏戶

訟內訟吉勿有言不利有攸往

𝍠𝍠 祥悔
𝍠𝍡 祥凶
𝍠𝍢 祥休
𝍠𝍣 祥祥
𝍠𝍤 祥平
𝍠𝍥 祥災
𝍠𝍦 祥咎
𝍠𝍧 祥吉
𝍠𝍨 祥吝

𝍡𝍠悔悔 𝍡𝍡悔凶 𝍡𝍢悔休 𝍡𝍣悔祥 𝍡𝍤悔平 𝍡𝍥悔災 𝍡𝍦悔咎 𝍡𝍧悔吉 𝍡𝍨悔吝
𝍢𝍠凶悔 𝍢𝍡大凶 𝍢𝍢凶休 𝍢𝍣凶祥 𝍢𝍤凶平 𝍢𝍥凶災 𝍢𝍦凶咎 𝍢𝍧凶吉 𝍢𝍨凶吝
𝍣𝍠咎悔 𝍣𝍡咎凶 𝍣𝍢咎休 𝍣𝍣咎祥 𝍣𝍤咎平 𝍣𝍥咎災 𝍣𝍦咎咎 𝍣𝍧咎吉 𝍣𝍨咎吝
𝍤𝍠平悔 𝍤𝍡平凶 𝍤𝍢平休 𝍤𝍣平祥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災 𝍤𝍦平咎 𝍤𝍧平吉 𝍤𝍨平吝
𝍥𝍠休悔 𝍥𝍡休凶 𝍥𝍢休休 𝍥𝍣休祥 𝍥𝍤休平 𝍥𝍥休災 𝍥𝍦休咎 𝍥𝍧休吉 𝍥𝍨休吝
𝍦𝍠吉悔 𝍦𝍡吉凶 𝍦𝍢吉休 𝍦𝍣吉祥 𝍦𝍤吉平 𝍦𝍥吉災 𝍦𝍦吉咎 𝍦𝍧元吉 𝍦𝍨吉吝
𝍧𝍠吝悔 𝍧𝍡吝凶 𝍧𝍢吝休 𝍧𝍣吝祥 𝍧𝍤吝平 𝍧𝍥吝災 𝍧𝍦吝咎 𝍧𝍧吝吉 𝍧𝍨吝吝
𝍨𝍠災悔 𝍨𝍡災凶 𝍨𝍢災休 𝍨𝍣災祥 𝍨𝍤災平 𝍨𝍥災災 𝍨𝍦災咎 𝍨𝍧災吉 𝍨𝍨災吝

𝍦𝍨 **收** 七之九

收一氣翕聲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

𝍠𝍠祥凶 𝍠𝍡祥休 𝍠𝍢祥災 𝍠𝍣祥悔 𝍠𝍤祥平 𝍠𝍥祥吝 𝍠𝍦祥祥 𝍠𝍧祥咎 𝍠𝍨祥吉
𝍡𝍠悔凶 𝍡𝍡悔休 𝍡𝍢悔災 𝍡𝍣悔悔 𝍡𝍤悔平 𝍡𝍥悔吝 𝍡𝍦悔祥 𝍡𝍧悔咎 𝍡𝍨悔吉
𝍢𝍠大凶 𝍢𝍡凶休 𝍢𝍢凶災 𝍢𝍣凶悔 𝍢𝍤凶平 𝍢𝍥凶吝 𝍢𝍦凶祥 𝍢𝍧凶咎 𝍢𝍨凶吉
𝍣𝍠咎凶 𝍣𝍡咎休 𝍣𝍢咎災 𝍣𝍣咎悔 𝍣𝍤咎平 𝍣𝍥咎吝 𝍣𝍦咎祥 𝍣𝍧咎咎 𝍣𝍨咎吉
𝍤𝍠平凶 𝍤𝍡平休 𝍤𝍢平災 𝍤𝍣平悔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吝 𝍤𝍦平祥 𝍤𝍧平咎 𝍤𝍨平吉
𝍥𝍠休凶 𝍥𝍡休休 𝍥𝍢休災 𝍥𝍣休悔 𝍥𝍤休平 𝍥𝍥休吝 𝍥𝍦休祥 𝍥𝍧休咎 𝍥𝍨休吉
𝍦𝍠吉凶 𝍦𝍡吉休 𝍦𝍢吉災 𝍦𝍣吉悔 𝍦𝍤吉平 𝍦𝍥吉吝 𝍦𝍦吉祥 𝍦𝍧吉咎 𝍦𝍨元吉
𝍧𝍠吝凶 𝍧𝍡吝休 𝍧𝍢吝災 𝍧𝍣吝悔 𝍧𝍤吝平 𝍧𝍥吝吝 𝍧𝍦吝祥 𝍧𝍧吝咎 𝍧𝍨吝吉
𝍨𝍠災凶 𝍨𝍡災休 𝍨𝍢災災 𝍨𝍣災悔 𝍨𝍤災平 𝍨𝍥災吝 𝍨𝍦災祥 𝍨𝍧災咎 𝍨𝍨災吉

𝍧𝍠 **實** 八之一 水始涸

實碩果于叢仁復于宮應感不窮永貞吉

𝍠𝍠悔吉 𝍠𝍡悔咎 𝍠𝍢悔祥 𝍠𝍣悔吝 𝍠𝍤悔平 𝍠𝍥悔悔 𝍠𝍦悔災 𝍠𝍧悔休 𝍠𝍨悔凶
𝍡𝍠凶吉 𝍡𝍡凶咎 𝍡𝍢凶祥 𝍡𝍣凶吝 𝍡𝍤凶平 𝍡𝍥凶悔 𝍡𝍦凶災 𝍡𝍧凶休 𝍡𝍨大凶
𝍢𝍠休吉 𝍢𝍡休咎 𝍢𝍢休祥 𝍢𝍣休吝 𝍢𝍤休平 𝍢𝍥休悔 𝍢𝍦休災 𝍢𝍧休休 𝍢𝍨休凶
𝍣𝍠祥吉 𝍣𝍡祥咎 𝍣𝍢祥祥 𝍣𝍣祥吝 𝍣𝍤祥平 𝍣𝍥祥悔 𝍣𝍦祥災 𝍣𝍧祥休 𝍣𝍨凶祥
𝍤𝍠平吉 𝍤𝍡平咎 𝍤𝍢平祥 𝍤𝍣平吝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悔 𝍤𝍦平災 𝍤𝍧平休 𝍤𝍨平凶

𝍥𝍠災吉 𝍥𝍡災咎 𝍥𝍢災祥 𝍥𝍣災吝 𝍥𝍤災平 𝍥𝍥災悔 𝍥𝍦災災 𝍥𝍧災休 𝍥𝍨災凶
𝍦𝍠咎吉 𝍦𝍡咎咎 𝍦𝍢咎祥 𝍦𝍣咎吝 𝍦𝍤咎平 𝍦𝍥咎悔 𝍦𝍦咎災 𝍦𝍧咎休 𝍦𝍨咎凶
𝍧𝍠元吉 𝍧𝍡吉咎 𝍧𝍢吉祥 𝍧𝍣吉吝 𝍧𝍤吉平 𝍧𝍥吉悔 𝍧𝍦吉災 𝍧𝍧吉休 𝍧𝍨吉凶
𝍨𝍠吝吉 𝍨𝍡吝咎 𝍨𝍢吝祥 𝍨𝍣吝吝 𝍨𝍤吝平 𝍨𝍥吝悔 𝍨𝍦吝災 𝍨𝍧吝休 𝍨𝍨吝凶

𝍧𝍡 **賓** 八之二 寒露鴻鴈來賓

賓俊用民用章觀國之光利用于王大有吉慶

𝍠𝍠悔吝 𝍠𝍡悔吉 𝍠𝍢悔咎 𝍠𝍣悔災 𝍠𝍤悔平 𝍠𝍥悔祥 𝍠𝍦悔休 𝍠𝍧悔凶 𝍠𝍨悔悔
𝍡𝍠凶吝 𝍡𝍡凶吉 𝍡𝍢凶咎 𝍡𝍣凶災 𝍡𝍤凶平 𝍡𝍥凶祥 𝍡𝍦凶休 𝍡𝍧大凶 𝍡𝍨凶悔
𝍢𝍠休吝 𝍢𝍡休吉 𝍢𝍢休咎 𝍢𝍣休災 𝍢𝍤休平 𝍢𝍥休祥 𝍢𝍦休休 𝍢𝍧休凶 𝍢𝍨休悔
𝍣𝍠祥吝 𝍣𝍡祥吉 𝍣𝍢祥咎 𝍣𝍣祥災 𝍣𝍤祥平 𝍣𝍥祥祥 𝍣𝍦祥休 𝍣𝍧祥凶 𝍣𝍨祥悔
𝍤𝍠平吝 𝍤𝍡平吉 𝍤𝍢平咎 𝍤𝍣平災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祥 𝍤𝍦平休 𝍤𝍧平凶 𝍤𝍨平悔
𝍥𝍠災吝 𝍥𝍡災吉 𝍥𝍢吝咎 𝍥𝍣災災 𝍥𝍤災平 𝍥𝍥吝祥 𝍥𝍦災休 𝍥𝍧災凶 𝍥𝍨災悔
𝍦𝍠咎吝 𝍦𝍡咎吉 𝍦𝍢咎咎 𝍦𝍣咎災 𝍦𝍤咎平 𝍦𝍥咎祥 𝍦𝍦咎休 𝍦𝍧咎凶 𝍦𝍨咎悔
𝍧𝍠吉吝 𝍧𝍡元吉 𝍧𝍢吉咎 𝍧𝍣吉災 𝍧𝍤吉平 𝍧𝍥吉祥 𝍧𝍦吉休 𝍧𝍧吉凶 𝍧𝍨吉悔
𝍨𝍠吝吝 𝍨𝍡吝吉 𝍨𝍢吝咎 𝍨𝍣吝災 𝍨𝍤吝平 𝍨𝍥吝祥 𝍨𝍦吝休 𝍨𝍧吝凶 𝍨𝍨吝悔

𝍧𝍢 **危** 八之三 爵入大水爲蛤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懼不失正自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𝍠𝍠悔災 𝍠𝍡悔吝 𝍠𝍢悔吉 𝍠𝍣悔休 𝍠𝍤悔平 𝍠𝍥悔咎 𝍠𝍦悔凶 𝍠𝍧悔悔 𝍠𝍨悔祥
𝍡𝍠凶災 𝍡𝍡凶吝 𝍡𝍢凶吉 𝍡𝍣凶休 𝍡𝍤凶平 𝍡𝍥凶咎 𝍡𝍦大凶 𝍡𝍧凶悔 𝍡𝍨凶祥
𝍢𝍠休災 𝍢𝍡休吝 𝍢𝍢休吉 𝍢𝍣休休 𝍢𝍤休平 𝍢𝍥休咎 𝍢𝍦休凶 𝍢𝍧休悔 𝍢𝍨休祥
𝍣𝍠祥災 𝍣𝍡祥吝 𝍣𝍢祥吉 𝍣𝍣祥休 𝍣𝍤祥平 𝍣𝍥祥咎 𝍣𝍦祥凶 𝍣𝍧祥悔 𝍣𝍨祥祥
𝍤𝍠平災 𝍤𝍡平吝 𝍤𝍢平吉 𝍤𝍣平休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咎 𝍤𝍦平凶 𝍤𝍧平悔 𝍤𝍨平祥
𝍥𝍠災災 𝍥𝍡災吝 𝍥𝍢災吉 𝍥𝍣災休 𝍥𝍤災平 𝍥𝍥災咎 𝍥𝍦災凶 𝍥𝍧災悔 𝍥𝍨災祥
𝍦𝍠咎災 𝍦𝍡咎吝 𝍦𝍢咎吉 𝍦𝍣咎休 𝍦𝍤咎平 𝍦𝍥咎咎 𝍦𝍦咎凶 𝍦𝍧咎悔 𝍦𝍨咎祥
𝍧𝍠吉災 𝍧𝍡吉吝 𝍧𝍢元吉 𝍧𝍣吉休 𝍧𝍤吉平 𝍧𝍥吉咎 𝍧𝍦吉凶 𝍧𝍧吉悔 𝍧𝍨吉祥
𝍨𝍠吝災 𝍨𝍡吝吝 𝍨𝍢吝吉 𝍨𝍣吝休 𝍨𝍤吝平 𝍨𝍥吝咎 𝍨𝍦吝凶 𝍨𝍧吝悔 𝍨𝍨吝祥

𝍧𝍣 堅 八之四 鞠有黃華

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陳凶

𝍠咎 𝍠悔	𝍠咎 𝍡凶	𝍠咎 𝍢休	𝍠咎 𝍣祥	𝍠咎 𝍤平	𝍠咎 𝍥災	𝍠咎 𝍦咎	𝍠咎 𝍧吉	𝍠咎 𝍨吝
𝍡祥 𝍠悔	𝍡祥 𝍡凶	𝍡祥 𝍢休	𝍡祥 𝍣祥	𝍡祥 𝍤平	𝍡祥 𝍥災	𝍡祥 𝍦咎	𝍡祥 𝍧吉	𝍡祥 𝍨吝
𝍢悔 𝍠悔	𝍢悔 𝍡凶	𝍢悔 𝍢休	𝍢悔 𝍣祥	𝍢悔 𝍤平	𝍢悔 𝍥災	𝍢悔 𝍦咎	𝍢悔 𝍧吉	𝍢悔 𝍨吝
𝍣吉 𝍠悔	𝍣吉 𝍡凶	𝍣吉 𝍢休	𝍣吉 𝍣祥	𝍣吉 𝍤平	𝍣吉 𝍥災	𝍣吉 𝍦咎	𝍣吉 𝍧元	𝍣吉 𝍨吝
𝍤平 𝍠悔	𝍤平 𝍡凶	𝍤平 𝍢休	𝍤平 𝍣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災	𝍤平 𝍦咎	𝍤平 𝍧吉	𝍤平 𝍨吝
𝍥凶 𝍠悔	𝍥凶 𝍡大	𝍥凶 𝍢休	𝍥凶 𝍣祥	𝍥凶 𝍤平	𝍥凶 𝍥災	𝍥凶 𝍦咎	𝍥凶 𝍧吉	𝍥凶 𝍨吝
𝍦吝 𝍠悔	𝍦吝 𝍡凶	𝍦吝 𝍢休	𝍦吝 𝍣祥	𝍦吝 𝍤平	𝍦吝 𝍥災	𝍦吝 𝍦咎	𝍦吝 𝍧吉	𝍦吝 𝍨吝
𝍧災 𝍠悔	𝍧災 𝍡凶	𝍧災 𝍢休	𝍧災 𝍣祥	𝍧災 𝍤平	𝍧災 𝍥災	𝍧災 𝍦咎	𝍧災 𝍧吉	𝍧災 𝍨吝
𝍨休 𝍠悔	𝍨休 𝍡凶	𝍨休 𝍢休	𝍨休 𝍣祥	𝍨休 𝍤平	𝍨休 𝍥災	𝍨休 𝍦咎	𝍨休 𝍧吉	𝍨休 𝍨吝

𝍧𝍤 革 八之五 霜降豺祭獸

革利貞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

𝍠平 𝍠悔	𝍠平 𝍡凶	𝍠平 𝍢休	𝍠平 𝍣祥	𝍠平 𝍤平	𝍠平 𝍥災	𝍠平 𝍦咎	𝍠平 𝍧吉	𝍠平 𝍨吝
𝍡平 𝍠悔	𝍡平 𝍡凶	𝍡平 𝍢休	𝍡平 𝍣祥	𝍡平 𝍤平	𝍡平 𝍥災	𝍡平 𝍦咎	𝍡平 𝍧吉	𝍡平 𝍨吝
𝍢平 𝍠悔	𝍢平 𝍡凶	𝍢平 𝍢休	𝍢平 𝍣祥	𝍢平 𝍤平	𝍢平 𝍥災	𝍢平 𝍦咎	𝍢平 𝍧吉	𝍢平 𝍨吝
𝍣吉 𝍠悔	𝍣吉 𝍡大	𝍣吉 𝍢休	𝍣吉 𝍣祥	𝍣吉 𝍤平	𝍣吉 𝍥災	𝍣吉 𝍦咎	𝍣吉 𝍧元	𝍣吉 𝍨吝
𝍤平 𝍠悔	𝍤平 𝍡凶	𝍤平 𝍢休	𝍤平 𝍣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災	𝍤平 𝍦咎	𝍤平 𝍧吉	𝍤平 𝍨吝
𝍥平 𝍠悔	𝍥平 𝍡凶	𝍥平 𝍢休	𝍥平 𝍣祥	𝍥平 𝍤平	𝍥平 𝍥災	𝍥平 𝍦咎	𝍥平 𝍧吉	𝍥平 𝍨吝
𝍦平 𝍠悔	𝍦平 𝍡凶	𝍦平 𝍢休	𝍦平 𝍣祥	𝍦平 𝍤平	𝍦平 𝍥災	𝍦平 𝍦咎	𝍦平 𝍧吉	𝍦平 𝍨吝
𝍧平 𝍠悔	𝍧平 𝍡凶	𝍧平 𝍢休	𝍧平 𝍣祥	𝍧平 𝍤平	𝍧平 𝍥災	𝍧平 𝍦咎	𝍧平 𝍧吉	𝍧平 𝍨吝
𝍨平 𝍠悔	𝍨平 𝍡凶	𝍨平 𝍢休	𝍨平 𝍣祥	𝍨平 𝍤平	𝍨平 𝍥災	𝍨平 𝍦咎	𝍨平 𝍧吉	𝍨平 𝍨吝

𝍧𝍥 報 八之六 草木黃落

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

𝍠休 𝍠悔	𝍠休 𝍡凶	𝍠休 𝍢休	𝍠休 𝍣祥	𝍠休 𝍤平	𝍠休 𝍥災	𝍠休 𝍦咎	𝍠休 𝍧吉	𝍠休 𝍨吝
𝍡災 𝍠悔	𝍡災 𝍡凶	𝍡災 𝍢休	𝍡災 𝍣祥	𝍡災 𝍤平	𝍡災 𝍥災	𝍡災 𝍦咎	𝍡災 𝍧吉	𝍡災 𝍨吝
𝍢吝 𝍠悔	𝍢吝 𝍡凶	𝍢吝 𝍢休	𝍢吝 𝍣祥	𝍢吝 𝍤平	𝍢吝 𝍥災	𝍢吝 𝍦咎	𝍢吝 𝍧吉	𝍢吝 𝍨吝
𝍣凶 𝍠悔	𝍣凶 𝍡大	𝍣凶 𝍢休	𝍣凶 𝍣祥	𝍣凶 𝍤平	𝍣凶 𝍥災	𝍣凶 𝍦咎	𝍣凶 𝍧吉	𝍣凶 𝍨吝
𝍤平 𝍠悔	𝍤平 𝍡凶	𝍤平 𝍢休	𝍤平 𝍣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災	𝍤平 𝍦咎	𝍤平 𝍧吉	𝍤平 𝍨吝
𝍥吉 𝍠悔	𝍥吉 𝍡凶	𝍥吉 𝍢休	𝍥吉 𝍣祥	𝍥吉 𝍤平	𝍥吉 𝍥災	𝍥吉 𝍦咎	𝍥吉 𝍧元	𝍥吉 𝍨吝
𝍦悔 𝍠悔	𝍦悔 𝍡凶	𝍦悔 𝍢休	𝍦悔 𝍣祥	𝍦悔 𝍤平	𝍦悔 𝍥災	𝍦悔 𝍦咎	𝍦悔 𝍧吉	𝍦悔 𝍨吉
𝍧祥 𝍠悔	𝍧祥 𝍡凶	𝍧祥 𝍢休	𝍧祥 𝍣祥	𝍧祥 𝍤平	𝍧祥 𝍥災	𝍧祥 𝍦咎	𝍧祥 𝍧吉	𝍧祥 𝍨吝
𝍨咎 𝍠悔	𝍨咎 𝍡凶	𝍨咎 𝍢休	𝍨咎 𝍣祥	𝍨咎 𝍤平	𝍨咎 𝍥災	𝍨咎 𝍦咎	𝍨咎 𝍧吉	𝍨咎 𝍨吝

𝍧𝍦 止 八之七 蟄蟲咸俯

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思出位越常凶征吝

𝍠祥 𝍠悔	𝍠祥 𝍡凶	𝍠祥 𝍢休	𝍠祥 𝍣祥	𝍠祥 𝍤平	𝍠祥 𝍥災	𝍠祥 𝍦咎	𝍠祥 𝍧吉	𝍠祥 𝍨吝
𝍡悔 𝍠悔	𝍡悔 𝍡凶	𝍡悔 𝍢休	𝍡悔 𝍣祥	𝍡悔 𝍤平	𝍡悔 𝍥災	𝍡悔 𝍦咎	𝍡悔 𝍧吉	𝍡悔 𝍨吝
𝍢凶 𝍠悔	𝍢凶 𝍡大	𝍢凶 𝍢休	𝍢凶 𝍣祥	𝍢凶 𝍤平	𝍢凶 𝍥災	𝍢凶 𝍦咎	𝍢凶 𝍧吉	𝍢凶 𝍨吝
𝍣咎 𝍠悔	𝍣咎 𝍡凶	𝍣咎 𝍢休	𝍣咎 𝍣祥	𝍣咎 𝍤平	𝍣咎 𝍥災	𝍣咎 𝍦咎	𝍣咎 𝍧吉	𝍣咎 𝍨吝
𝍤平 𝍠悔	𝍤平 𝍡凶	𝍤平 𝍢休	𝍤平 𝍣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災	𝍤平 𝍦咎	𝍤平 𝍧吉	𝍤平 𝍨吝
𝍥休 𝍠悔	𝍥休 𝍡凶	𝍥休 𝍢休	𝍥休 𝍣祥	𝍥休 𝍤平	𝍥休 𝍥災	𝍥休 𝍦咎	𝍥休 𝍧吉	𝍥休 𝍨吝
𝍦吉 𝍠悔	𝍦吉 𝍡凶	𝍦吉 𝍢休	𝍦吉 𝍣祥	𝍦吉 𝍤平	𝍦吉 𝍥災	𝍦吉 𝍦咎	𝍦吉 𝍧元	𝍦吉 𝍨吝
𝍧吝 𝍠悔	𝍧吝 𝍡凶	𝍧吝 𝍢休	𝍧吝 𝍣祥	𝍧吝 𝍤平	𝍧吝 𝍥災	𝍧吝 𝍦咎	𝍧吝 𝍧吉	𝍧吝 𝍨吝
𝍨災 𝍠悔	𝍨災 𝍡凶	𝍨災 𝍢休	𝍨災 𝍣祥	𝍨災 𝍤平	𝍨災 𝍥災	𝍨災 𝍦咎	𝍨災 𝍧吉	𝍨災 𝍨吝

𝍧𝍧 戎 八之八 立冬水始冰

戎貞吉戰血元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臧惟智之藏利征伐

𝍠悔 𝍠悔	𝍠悔 𝍡凶	𝍠悔 𝍢休	𝍠悔 𝍣祥	𝍠悔 𝍤平	𝍠悔 𝍥災
𝍡凶 𝍠悔	𝍡凶 𝍡大	𝍡凶 𝍢休	𝍡凶 𝍣祥	𝍡凶 𝍤平	𝍡凶 𝍥災
𝍢休 𝍠悔	𝍢休 𝍡凶	𝍢休 𝍢休	𝍢休 𝍣祥	𝍢休 𝍤平	𝍢休 𝍥災
𝍣祥 𝍠悔	𝍣祥 𝍡凶	𝍣祥 𝍢休	𝍣祥 𝍣祥	𝍣祥 𝍤平	𝍣祥 𝍥災
𝍤平 𝍠悔	𝍤平 𝍡凶	𝍤平 𝍢休	𝍤平 𝍣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災
𝍥災 𝍠悔	𝍥災 𝍡凶	𝍥災 𝍢休	𝍥災 𝍣祥	𝍥災 𝍤平	𝍥災 𝍥災
𝍦咎 𝍠悔	𝍦咎 𝍡凶	𝍦咎 𝍢休	𝍦咎 𝍣祥	𝍦咎 𝍤平	𝍦咎 𝍥災
𝍧吉 𝍠悔	𝍧吉 𝍡凶	𝍧吉 𝍢休	𝍧吉 𝍣祥	𝍧吉 𝍤平	𝍧吉 𝍥災
𝍨吝 𝍠悔	𝍨吝 𝍡凶	𝍨吝 𝍢休	𝍨吝 𝍣祥	𝍨吝 𝍤平	𝍨吝 𝍥災

𝍦𝍠咎悔　𝍦𝍡咎凶　𝍦𝍢咎休　𝍦𝍣咎祥　𝍦𝍤咎平　𝍦𝍥咎災　𝍦𝍦咎咎　𝍦𝍧咎吉　𝍦𝍨咎吝
𝍧𝍠吉悔　𝍧𝍡吉凶　𝍧𝍢吉休　𝍧𝍣吉祥　𝍧𝍤吉平　𝍧𝍥吉災　𝍧𝍦吉咎　𝍧𝍧元吉　𝍧𝍨吉吝
𝍨𝍠吝悔　𝍨𝍡吝凶　𝍨𝍢吝休　𝍨𝍣吝祥　𝍨𝍤吝平　𝍨𝍥吝災　𝍨𝍦吝咎　𝍨𝍧吝吉　𝍨𝍨吝吝

𝍧𝍨 結 八之九

結百穀其成庶績其疑履霜堅冰婚媾吉爭訟凶

𝍠𝍠悔凶　𝍠𝍡悔休　𝍠𝍢悔災　𝍠𝍣悔悔　𝍠𝍤悔平　𝍠𝍥悔吝　𝍠𝍦悔祥　𝍠𝍧悔咎　𝍠𝍨悔吉
𝍡𝍠大凶　𝍡𝍡凶休　𝍡𝍢凶災　𝍡𝍣凶悔　𝍡𝍤凶平　𝍡𝍥凶吝　𝍡𝍦凶祥　𝍡𝍧凶咎　𝍡𝍨凶吉
𝍢𝍠休凶　𝍢𝍡休休　𝍢𝍢休災　𝍢𝍣休悔　𝍢𝍤休平　𝍢𝍥休吝　𝍢𝍦休祥　𝍢𝍧休咎　𝍢𝍨休吉
𝍣𝍠祥凶　𝍣𝍡祥休　𝍣𝍢祥災　𝍣𝍣祥悔　𝍣𝍤祥平　𝍣𝍥祥吝　𝍣𝍦祥祥　𝍣𝍧祥咎　𝍣𝍨祥吉
𝍤𝍠平凶　𝍤𝍡平休　𝍤𝍢平災　𝍤𝍣平悔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吝　𝍤𝍦平祥　𝍤𝍧平咎　𝍤𝍨平吉
𝍥𝍠災凶　𝍥𝍡災休　𝍥𝍢災災　𝍥𝍣災悔　𝍥𝍤災平　𝍥𝍥災吝　𝍥𝍦災祥　𝍥𝍧災咎　𝍥𝍨災吉
𝍦𝍠咎凶　𝍦𝍡咎休　𝍦𝍢咎災　𝍦𝍣咎悔　𝍦𝍤咎平　𝍦𝍥咎吝　𝍦𝍦咎祥　𝍦𝍧咎咎　𝍦𝍨咎吉
𝍧𝍠吉凶　𝍧𝍡吉休　𝍧𝍢吉災　𝍧𝍣吉悔　𝍧𝍤吉平　𝍧𝍥吉吝　𝍧𝍦吉祥　𝍧𝍧吉咎　𝍧𝍨元吉
𝍨𝍠吝凶　𝍨𝍡吝休　𝍨𝍢吝災　𝍨𝍣吝悔　𝍨𝍤吝平　𝍨𝍥吝吝　𝍨𝍦吝祥　𝍨𝍧吝咎　𝍨𝍨吝吉

𝍨𝍠 養 九之一 地始凍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𝍠𝍠凶吉　𝍠𝍡凶咎　𝍠𝍢凶祥　𝍠𝍣凶吝　𝍠𝍤凶平　𝍠𝍥凶悔　𝍠𝍦凶災　𝍠𝍧凶休　𝍠𝍨大凶
𝍡𝍠休吉　𝍡𝍡休咎　𝍡𝍢休祥　𝍡𝍣休吝　𝍡𝍤休平　𝍡𝍥休悔　𝍡𝍦休災　𝍡𝍧休休　𝍡𝍨休凶
𝍢𝍠災吉　𝍢𝍡災咎　𝍢𝍢災祥　𝍢𝍣災吝　𝍢𝍤災平　𝍢𝍥災悔　𝍢𝍦災災　𝍢𝍧災休　𝍢𝍨災凶
𝍣𝍠悔吉　𝍣𝍡悔咎　𝍣𝍢悔祥　𝍣𝍣悔吝　𝍣𝍤悔平　𝍣𝍥悔悔　𝍣𝍦悔災　𝍣𝍧悔休　𝍣𝍨悔凶
𝍤𝍠平吉　𝍤𝍡平咎　𝍤𝍢平祥　𝍤𝍣平吝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悔　𝍤𝍦平災　𝍤𝍧平休　𝍤𝍨平凶
𝍥𝍠吝吉　𝍥𝍡吝咎　𝍥𝍢吝祥　𝍥𝍣吝吝　𝍥𝍤吝平　𝍥𝍥吝悔　𝍥𝍦吝災　𝍥𝍧吝休　𝍥𝍨吝凶
𝍦𝍠祥吉　𝍦𝍡祥咎　𝍦𝍢祥祥　𝍦𝍣祥吝　𝍦𝍤祥平　𝍦𝍥祥悔　𝍦𝍦祥災　𝍦𝍧祥休　𝍦𝍨祥凶
𝍧𝍠咎吉　𝍧𝍡咎咎　𝍧𝍢咎祥　𝍧𝍣咎吝　𝍧𝍤咎平　𝍧𝍥咎悔　𝍧𝍦咎災　𝍧𝍧咎休　𝍧𝍨咎凶
𝍨𝍠元吉　𝍨𝍡吉咎　𝍨𝍢吉祥　𝍨𝍣吉吝　𝍨𝍤吉平　𝍨𝍥吉悔　𝍨𝍦吉災　𝍨𝍧吉休　𝍨𝍨吉凶

𝍨𝍡 遇 九之二 雉入大水爲蜃

遇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爲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𝍠𝍠凶吝　𝍠𝍡凶吉　𝍠𝍢凶咎　𝍠𝍣凶災　𝍠𝍤凶平　𝍠𝍥凶祥　𝍠𝍦凶休　𝍠𝍧大凶　𝍠𝍨凶悔
𝍡𝍠休吝　𝍡𝍡休吉　𝍡𝍢休咎　𝍡𝍣休災　𝍡𝍤休平　𝍡𝍥休祥　𝍡𝍦休休　𝍡𝍧休凶　𝍡𝍨休悔
𝍢𝍠災吝　𝍢𝍡災吉　𝍢𝍢災咎　𝍢𝍣災災　𝍢𝍤災平　𝍢𝍥災祥　𝍢𝍦災休　𝍢𝍧災凶　𝍢𝍨災悔
𝍣𝍠悔吝　𝍣𝍡悔吉　𝍣𝍢悔咎　𝍣𝍣悔災　𝍣𝍤悔平　𝍣𝍥悔祥　𝍣𝍦悔休　𝍣𝍧悔凶　𝍣𝍨悔悔
𝍤𝍠平吝　𝍤𝍡平吉　𝍤𝍢平咎　𝍤𝍣平災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祥　𝍤𝍦平休　𝍤𝍧平凶　𝍤𝍨平悔
𝍥𝍠吝吝　𝍥𝍡吝吉　𝍥𝍢吝咎　𝍥𝍣吝災　𝍥𝍤吝平　𝍥𝍥吝祥　𝍥𝍦吝休　𝍥𝍧吝凶　𝍥𝍨吝悔
𝍦𝍠祥吝　𝍦𝍡祥吉　𝍦𝍢祥咎　𝍦𝍣祥災　𝍦𝍤祥平　𝍦𝍥祥祥　𝍦𝍦祥休　𝍦𝍧祥凶　𝍦𝍨祥悔
𝍧𝍠咎吝　𝍧𝍡咎吉　𝍧𝍢咎咎　𝍧𝍣咎災　𝍧𝍤咎平　𝍧𝍥咎祥　𝍧𝍦咎休　𝍧𝍧咎凶　𝍧𝍨咎悔
𝍨𝍠吉吝　𝍨𝍡元吉　𝍨𝍢吉咎　𝍨𝍣吉災　𝍨𝍤吉平　𝍨𝍥吉祥　𝍨𝍦吉休　𝍨𝍧吉凶　𝍨𝍨吉悔

𝍨𝍢 勝 九之三 小雪虹藏不見

勝厲貞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𝍠𝍠凶災　𝍠𝍡凶吝　𝍠𝍢凶吉　𝍠𝍣凶休　𝍠𝍤凶平　𝍠𝍥凶咎　𝍠𝍦大凶　𝍠𝍧凶悔　𝍠𝍨凶祥
𝍡𝍠休災　𝍡𝍡休吝　𝍡𝍢休吉　𝍡𝍣休休　𝍡𝍤休平　𝍡𝍥休咎　𝍡𝍦休凶　𝍡𝍧休悔　𝍡𝍨休祥
𝍢𝍠災災　𝍢𝍡災吝　𝍢𝍢災吉　𝍢𝍣災休　𝍢𝍤災平　𝍢𝍥災咎　𝍢𝍦災凶　𝍢𝍧災悔　𝍢𝍨災祥
𝍣𝍠悔災　𝍣𝍡悔吝　𝍣𝍢悔吉　𝍣𝍣悔休　𝍣𝍤悔平　𝍣𝍥悔咎　𝍣𝍦悔凶　𝍣𝍧悔悔　𝍣𝍨悔祥
𝍤𝍠平災　𝍤𝍡平吝　𝍤𝍢平吉　𝍤𝍣平休　𝍤𝍤平平　𝍤𝍥平咎　𝍤𝍦平凶　𝍤𝍧平悔　𝍤𝍨平祥
𝍥𝍠吝災　𝍥𝍡吝吝　𝍥𝍢吝吉　𝍥𝍣吝休　𝍥𝍤吝平　𝍥𝍥吝咎　𝍥𝍦吝凶　𝍥𝍧吝悔　𝍥𝍨吝祥
𝍦𝍠祥災　𝍦𝍡祥吝　𝍦𝍢祥吉　𝍦𝍣祥休　𝍦𝍤祥平　𝍦𝍥祥咎　𝍦𝍦祥凶　𝍦𝍧祥悔　𝍦𝍨祥祥
𝍧𝍠咎災　𝍧𝍡咎吝　𝍧𝍢咎吉　𝍧𝍣咎休　𝍧𝍤咎平　𝍧𝍥咎咎　𝍧𝍦咎凶　𝍧𝍧咎悔　𝍧𝍨咎祥
𝍨𝍠吉災　𝍨𝍡吉吝　𝍨𝍢元吉　𝍨𝍣吉休　𝍨𝍤吉平　𝍨𝍥吉咎　𝍨𝍦吉凶　𝍨𝍧吉悔　𝍨𝍨吉祥

𝍨𝍣 囚 九之四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囚厲利用獄不利有攸往

𝍠𝍠凶咎　𝍠𝍡凶祥　𝍠𝍢凶悔　𝍠𝍣凶吉　𝍠𝍤凶平　𝍠𝍥大凶　𝍠𝍦凶吝　𝍠𝍧凶災　𝍠𝍨凶休
𝍡𝍠休咎　𝍡𝍡休祥　𝍡𝍢休悔　𝍡𝍣休吉　𝍡𝍤休平　𝍡𝍥休凶　𝍡𝍦休吝　𝍡𝍧休災　𝍡𝍨休休
𝍢𝍠災咎　𝍢𝍡災祥　𝍢𝍢災悔　𝍢𝍣災吉　𝍢𝍤災平　𝍢𝍥災凶　𝍢𝍦災吝　𝍢𝍧災災　𝍢𝍨災休

壬 閏九墨之而五成冬

壬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

固 大九雪之鴉六旦不鳴

固正靜而一爲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吉

移 虎九始之交七

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

墮 蒸九挺之出八

墮物極于上必復于下君子下下吉

終 九之九

終吉茲闔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

𝍠𝍠 大凶	𝍡𝍠 休凶	𝍢𝍠 災凶	𝍣𝍠 悔凶	𝍤𝍠 平凶	𝍥𝍠 吝凶	𝍦𝍠 祥凶	𝍧𝍠 咎凶	𝍨𝍠 吉凶
𝍠𝍡 凶休	𝍡𝍡 休休	𝍢𝍡 災休	𝍣𝍡 悔休	𝍤𝍡 平休	𝍥𝍡 吝休	𝍦𝍡 祥休	𝍧𝍡 咎休	𝍨𝍡 吉休
𝍠𝍢 凶災	𝍡𝍢 休災	𝍢𝍢 災災	𝍣𝍢 悔災	𝍤𝍢 平災	𝍥𝍢 吝災	𝍦𝍢 祥災	𝍧𝍢 咎災	𝍨𝍢 吉災
𝍠𝍣 凶悔	𝍡𝍣 休悔	𝍢𝍣 災悔	𝍣𝍣 悔悔	𝍤𝍣 平悔	𝍥𝍣 吝悔	𝍦𝍣 祥悔	𝍧𝍣 咎悔	𝍨𝍣 吉悔
𝍠𝍤 凶平	𝍡𝍤 休平	𝍢𝍤 災平	𝍣𝍤 悔平	𝍤𝍤 平平	𝍥𝍤 吝平	𝍦𝍤 祥平	𝍧𝍤 咎平	𝍨𝍤 吉平
𝍠𝍥 凶吝	𝍡𝍥 休吝	𝍢𝍥 災吝	𝍣𝍥 悔吝	𝍤𝍥 平吝	𝍥𝍥 吝吝	𝍦𝍥 祥吝	𝍧𝍥 咎吝	𝍨𝍥 吉吝
𝍠𝍦 凶祥	𝍡𝍦 休祥	𝍢𝍦 災祥	𝍣𝍦 悔祥	𝍤𝍦 平祥	𝍥𝍦 吝祥	𝍦𝍦 祥祥	𝍧𝍦 咎祥	𝍨𝍦 吉祥
𝍠𝍧 凶咎	𝍡𝍧 休咎	𝍢𝍧 災咎	𝍣𝍧 悔咎	𝍤𝍧 平咎	𝍥𝍧 吝咎	𝍦𝍧 祥咎	𝍧𝍧 咎咎	𝍨𝍧 吉咎
𝍠𝍨 凶吉	𝍡𝍨 休吉	𝍢𝍨 災吉	𝍣𝍨 悔吉	𝍤𝍨 平吉	𝍥𝍨 吝吉	𝍦𝍨 祥吉	𝍧𝍨 咎吉	𝍨𝍨 元吉

附錄

黃東發曰鈔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書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揮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于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真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九峯同調

黃先生千能

黃千能字必強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無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參江西通志

九峯家學劉李三傳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即乞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雲濠謹案萬曆金華志云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遊于婺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重建北山書堂二先生之門精舍主教嚴課督齋一出而婺之禮俗興

山長蔡靜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錄易傳集解大學衍說河洛探賾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生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閭講明義理獨處靜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靜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嘗學授廬峯書院山

長訓疇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劉欽字子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廕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諡忠簡著尚書衍義補

何雲源先生□

何□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何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靈源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其一爲靈源靈源何氏豈即北山何氏邪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啓蒙通釋曰書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菴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燼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謹案潛庵學案陳石堂傳云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純父蓋卽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戶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奧旨初先生以祿不逮親絕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陛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搖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獎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閑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奧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寶翁附子震

劉寶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質先生竹坪蒼質治尚書有名王充耘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質與宗畜義日夜戰其鄉閭門多戰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黃存齋先生鎮成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卽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曆二年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諡曰貞文處士從黃氏補本錄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匯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同上

宋元學案卷六十七

北溪學案表

陳淳 李氏壻，晦翁、林氏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 子 榘
- 陳沂
- 楊昭復 — 呂大圭 — 邱葵 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 呂椿
- 王昭 — 呂大圭 見上楊氏門人
- 蘇思恭 祖尊己
- 黃必昌
- 黃以翼
- 卓琮
- 梁集
- 王雋
- 鄭思忱 見下白石門人
- 鄭思永
- 王次傳
-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 邵甲
-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 張應霆
- 李弇
- 朱右
- 鄭聞
- 謝升賢 實齋講友

陳易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復之學侶

- 蘇思恭
- 黃必昌
- 黃以翼
- 卓琮
- 王雋 並見北溪門人
- 鄭思忱
- 鄭思永
- 王次傳
-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稿具存

朱林門人 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附子榘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榘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 修

北溪語錄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眹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眹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于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道流行天地之閒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于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閒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

夫盈天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

少工夫唯嘗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閒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千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閒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以上黎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 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 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雖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閒于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廣騎衷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爲天地閒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體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強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去者

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冥冥之閒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尚爲主天理尚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略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眞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礙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恭 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觀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強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 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閒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于冥漠之閒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于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于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閒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禍可以禱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于方寸之閒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潭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淸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 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 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強聒之也 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猝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如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眞須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

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閑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慴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于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滾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于杳冥昏默之表特于人事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于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閒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箇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 以上答陳伯謙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攷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關奧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貫異時盛大之用 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聚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鹹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 與姚安道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于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于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 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戶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喚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此物光輝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內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于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

其徒一二老輩閒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于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 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蕩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于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于迷錯箇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咈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于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

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心不能無思所思出于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以上答西蜀史杜諸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于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礱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答陳遂父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霆李莘立傳于後一條附錄鄭聞傳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徽菴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喻可中顯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錄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興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號蔡白石

北溪門人 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濬用功懇切蓋高第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稿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偏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說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偏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嗜學師事焉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祖尊己

蘇思恭字欽甫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稿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于陳宓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藁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驀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錫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錄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別見木鐘學案
邵顧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韓
張應霆李韓嚴州人並學于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韓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 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韓而與鄭行之書作李發發與韓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韓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 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于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鄭先生聞
鄭聞字行之 補
雲濠謹案北溪文集載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剝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爲足以知之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瀝耆德音爲之剖晰于此間得四人若張應霆朱右李韓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于一方非細事也 補
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嚴陵識頭鄭生聞者已倜儻于道左叩其所學素歷平日愴在婺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師好觀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謂主象山其根原甚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訣不肯其先學爲異端之趨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于濂泉書院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雋 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 雲濠案閩書先生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常百數 嘉定中登第爲新興令除遺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籍面錢市糴實之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苟且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卹貧節用蓄力除盜登聞院 參姓譜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 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忱鄭思永蘇思恭卓琮王雋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 補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鄭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嘗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 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 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

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猶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夬剝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 謝李五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 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沒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 補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于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閒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也嘉熙閒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于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于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並從黄氏補本錄入

邱氏門人 謝李六傳

呂先生椿

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尙書直解春秋精義 從黄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滄洲諸儒學案表

- 李燔
  - 子 塈
    - 孫 鐮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趙范
  - 趙葵
    - 子 溍
  -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 宋斌 見上晦翁門人
  -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 張洽
  - 子 櫧
  - 子 樫
- 廖德明
  - 鄒應博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方子
  - 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 葉采
    - 陳天澤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文子
- 徐僑
  - 王世傑
    - 石一鼇
      - 子 定子
      - 陳取青
        - 子 樵
      - 黃溍
        -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禕
        - 戴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陳基
        -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蔣允升
        - 高明

- 劉爚
  - 子 垕
    - 孫 欽 別見九峯學案
    - 從孫 應李
    - 熊慶胄
    - 熊禾
    -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朱元龍
- 葉由庚
- 朱中
- 劉炳
- 劉剛中
- 程洵
  - 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 曹彥約
- 曹彥純
- 詹體仁
  - 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 林夔孫
  - 江萬里 父燁
    - 陳偉器
    - 趙介如
      - 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 燕公楠

- 李直方 纖翁同調
  - 附錄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陳樵 見上纖翁家學
  - 胡淺
    - 李思齊
    - 徐鼏
    - 胡太和
    - 陳士允

傅伯成 — 子 壅
　　　 — 子 康
劉南甫 古心學侶 — 從子 由聖
　　　　　　　　 —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黃灝
度正 — 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黃㽦
陳孔碩 — 子 韡 別見水心學案
祖禧 父衡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 — 黃績 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 從子 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 董琮
　　 —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珙
晏淵 — 陽枋
　　 — 陽岊 — 子 恪
　　　　　　 —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 韓居仁
方士繇 — 子 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 — 衛炳
湯泳 — 衛翼
劉黻
李耆壽
趙綸
林湜 父師中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僩
張宗說 — 江塤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李如圭
郭磊卿
趙汝談
潘植
潘柄 — 黃績 — 子 仲元
　　　　　　 — 鄭獻翁
　　 — 蘇國台
滕璘 — 趙雷 — 子 順孫
滕珙 — 子 鉛 — 黃智孫 — 陳櫟 — 倪士毅
　　　　　　　　　　　　　　 — 朱升
　　　　　　　　　　　　　　 — 程存
　　　　　　　　　　　　　　 — 葉大有
　　　　　　　　　　　　　　 — 吳彬
　　　　　　　　　　　 — 程顯道
陳源長 草窗同調 — 子 櫟 見上草窗門人

胡琢——黃輔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胡淳
陳駿——子成父
歐陽謙之——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敎學
孫嗣
李閎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儆
鄭可學
許升
劉炎——王侃

黃士毅——王似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鑑
傅誠
黃寅
梁𤣱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聞中
吳英
黃孝恭
邛珏
饒幹
楊履正
孫枝——子起予
　　——子顧賢——孫璿
周謨
余宋傑
李煇
劉賁
李杞

李雄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斿
杜旝
鄭昭先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驤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陳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必大
劉砥——子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吳壽昌
甘節
曾祖道
吳昶
陳文蔚——徐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湜——子采見上果齋門人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曾建
詹淵
符敘
童伯羽
龔蓋卿
李宗思
黃學皐
黃榦——饒魯別為雙峯學案
　　　李鑑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韞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邱富國 晦翁再傳 ── 張諒

張貢

鄭儀孫 ── 張復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菴木鐘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附子壆孫鑛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沒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怵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澇有備洪州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產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劄爭之漕司即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真文忠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謚文定錄其子壆補下州文學孫鑛亦登第方明父遇饒伯輿魯趙忠靖葬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附子櫄樾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于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鄧寇作亂雲濠案鄧寇史傳作鄒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官詢利害禱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子櫄樾賜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憲見金仁山告王魯齋先生謚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潯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秘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修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延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于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尚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雲濠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真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閬潼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

梓材謹案公謹號耘叟真西山題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輭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麾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略于事而急于闡性與天道者亦不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看他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邽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剽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秘書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忤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還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欲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敝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嗇育執政大臣戕時蠡賊比之于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于外忤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謚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梨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于東萊學案謝山序錄于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于晦翁爲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務稱朱學則文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爲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還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于歷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賜謚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精溪高弟恆軒先生𤍠之子真西山爲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翟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獨歸之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從四方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爚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閱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向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于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于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漢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秖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卽聞旨否入口卽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略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尚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閒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柰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真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真有箇義欲爲禮便認真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真有箇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倀倀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卽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于無形無迹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沛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于忿激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槪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自思尊聞行知柰一日之閒聞而知之者分數多算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擎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于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于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惡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憮然爲閒曰先生何以敎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地有神相契合柰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栴檀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痹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

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痺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卽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墨田雲峯山下易簀屬後人曰聞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卽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錄

文簡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于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于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頁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襄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絕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土豪得許尙傅總民兵趙觀傅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實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略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閒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棄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棄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棄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荊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窟其閒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南吉西逞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明廷調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迫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沘州牧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閒令友睦圖而殺之世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于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來無一字到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祇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縶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長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

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于怙勢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誅貨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閒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于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于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戶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于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歷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宜敕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于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于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于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鄧舒知伯盆成括皆以才稱卒于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苟且公行于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于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于朝入爲太常博士擢金部郎官光宗即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謂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閼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治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僕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 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閩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傳竹隱先生伯成

傳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間爲太府寺丞力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于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黷軍政曰啓邊釁朝議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嘗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卽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內祠胡夢昱坐論濟王寃狀貶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纂戶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諡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修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邑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沒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幄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濠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貫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後周諡元程諡純諡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諡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㽦

黃㽦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閒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卽以聖賢自期既從南軒東萊學後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韡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蠹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蠹隱其先洛陽人居崐山博洽經史講學于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郞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濟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郞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于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

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幹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謂朱
鄱陽墨屬陰以蔭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
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二事一宮闈儀範未正二朝
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
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
復大旱竭倉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
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眞卿居家期
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
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
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贊究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其中又築滄州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眞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見龜山學案已而受業于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節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曠然無私是之謂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興人學于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濠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衩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敧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閒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為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槃澗第一程次之其一即先生也學者稱為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珙
程珙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晏蓮塘先生淵
晏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岊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為事六經皆通尤長于易紹熙閒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禍未幾偽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為詩尤溫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謨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于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謨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為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　合傳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為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即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貧窶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竇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于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既而始悟其為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即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　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琭
湯琭字叔永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州學者自竇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為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巽　補

劉靜春先生黻
劉黻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于朱子之門真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嘗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為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為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為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　補
梓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

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是廬陵劉氏育兩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闚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餉緡以給之斥關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捄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尤崇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汊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 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肅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于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肅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白上以忠肅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袁海于囚拔董思明于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援胄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翅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堧閒出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廾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又明年淨光寨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脣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閒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東馬山谷閒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二十餘里設伏于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爇其酋之臥帳金人蒼黃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淨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 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 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即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戚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奬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 補

梓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講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敢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 合傳

應先生茂之 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全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入寇力戰死之 補

沈先生僴

沈僴字仲莊永嘉人學于朱子精地理 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于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于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壻即江塤也 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密緻而惜其鄉貫之官是信 補

正肅郭兌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既即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 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兌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溫州守汝讜之兄也 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 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溫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尚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御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 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謚文懿 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真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 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于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礲暇則接武林壑閒徜徉觴詠怡怡如也 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與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 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邃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冑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爲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嵊縣值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 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珙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與德粹齊名 同上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柏先生桐柏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閒由進士

累官秘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謚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縉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

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附門人胡淳）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于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腳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汩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淳嘗從之予每書此句于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玠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第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二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于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咨以臺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黄勉齋李安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爲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真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于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黄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于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置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考校殿廬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識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象山語錄）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責獎廉靜之操絶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于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爲高第時號三楊楊方見後慈湖則非朱子門人謝山李臨川帖子云嘗讀文愍公點勘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備有過從而遂爲著錄幷列文愍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

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攷黃勉齋記楊恭老敎義堂云吾與通老從遊于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于吾十年而嘗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于朱門矣恭老通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贑州閉門讀書自號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于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真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日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　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動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　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　同上

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閒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合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于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　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壙誌趙宜人壙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與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　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咨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徽　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　雲濠案敬仲名徽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達叔　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

切始能安如今抉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數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于朱子以稟性卞急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于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雲濠案閩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撝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凜然若衡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曰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第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還知萬安縣黃勉齋以書薦于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寀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于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愆之不復蹈其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于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謐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綠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琢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從遊于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輯文公語錄濬臺石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于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心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嘗廣明之亂以勳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祉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黃榦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于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靈芝產于庭

知州俞先生閎中

俞閎中字學達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略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榦

饒榦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即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琢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恒赫而丹吾之轂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 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簽判銖學先生與簽判子煥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

梓材案柳待制貫爲先生孫臨海令墓志云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推其所受深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稿

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即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予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尙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略自秦隴荊湘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于邊事軍謀尤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祿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譟于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 參至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嘗比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幷千康廬閉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迭爲季集彼此規正緜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

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廢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煇

李煇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于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于世參四朝聞見錄

梓材謹案朱子實紀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巽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于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于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于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于朱子爲江淮宣撫使司幹參會稽續志

秘閣杜先生斿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秘閣校書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高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旟

杜先生旝

杜旝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裘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于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游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謚文靖有日湖遺稿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于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僚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嘗從學于子澄亦嘗學于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攽之元孫于靜春爲族子蓋始學于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鑑年朝奉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參戴氏鈍說

雲濠謹案眞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二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雲濠謹案鮚埼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埜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參溫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繒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參徽州府志）

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于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膚膚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殼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有箇是與不是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進取

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梓材謹案此節第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裨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喻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喻縣志）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于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略二十卷（參蘭溪縣志）（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朱子門人楊驥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蘭谿人當卽一人而分爲之）

楊先生驥

楊驥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梓材謹案朱子嘗敎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參朱子文集）

婁先生大中

婁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問必記其辯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言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是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參台學源流）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探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慷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敎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稿（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于朱文公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黃直卿最友善及禁僞學志尙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餞贈甚厚年四十七卒（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略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第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

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俗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學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千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昶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爲學蔡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敘錄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薄進取徵爲郎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尚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閑身目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于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　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人朱子弟子著經說　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　合傳

孫先生自任　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難之朱子嘗貽書閔權傳訓既沒先生追記師說一卷附載朱子語錄　參姓譜

縣令蔡先生淏

蔡淏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游朱文公之門得以真積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真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居官有守操介直剛毅私過事無難易處之不苟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于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于真公者也吾其敢違邪　參真西山文集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　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敘所聞曰先師傳言　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即來受學旋事文安公于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于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于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議論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于是盡叛某之說卻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于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于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辨蓋亦其一事云

附錄

曹立之有書于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象山語錄

幹院詹景淵先生淵

詹淵字景淵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尚囂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于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于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官至差監東幹院　梓材謹案真西山集先生墓誌云景淵少時嘗欲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大致

符先生敘

符敘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于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咎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童敬義先生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參閩書

正言龔先生蓋卿

龔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于周子靜條亦云龔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閑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蘄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皐

黃學皐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著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于家郡守屈置于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論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參道南源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蘄州李丈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于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綱目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滄州諸儒學案下

宏齋門人　劉李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年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閒嘗與忠靖殲金人于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後爲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諡忠敏　參姓譜

忠靖趙信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諡忠靖子溍　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父方辟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運雲先生暹　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　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于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于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爲真西山所薦云

果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清忠李存齋先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壻于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參真文忠集

梓材謹案學案原底于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使事方子方子即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因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邑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先生則有得于文清者也　參黃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內官寵貴節鉞雖出于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柰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子祠　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嘗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袁公燮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嗣其子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勵志先生勵志一作厲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蔽于文字閒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清弟子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補）

雲濠謹案先生宋鄉貢進士爲文清高第弟子見宋潛溪所銘先生孫裕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靜齋先生垕

劉垕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靜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鑿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燡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燡始業儒先生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閒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還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爲部郎官召還尙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既而坐騰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于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尙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卽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卽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言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俟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旣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閒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旣而脫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尙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絕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于從子□□字由聖號方壺先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讀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壅

傅壅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徽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劍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綜練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贛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閒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

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毋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懸霤山每進謁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于赤城桐柏之間采樂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于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于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于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彗出于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閑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巽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編五邑坊場河渡續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韡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並見介軒學案

達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案大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岊

陽岊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靜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靜清學案靜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寶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寶兄弟游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寶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顧早卒君子惜之補

靜一門人

衛先生巽

衛巽字巽之句容人從湯靜一遊卽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其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壎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黃德遠先生績

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偏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績田于官以祀之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于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邵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霤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有源委注尚書行于世（參姓譜）

滄源門人

黃先生輔（別見勉齋學案）

監稅李先生仁垕

李仁垕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煥章閣駿之子官鎮江都稅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清公志其墓曰載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斂衽謝惟謹平生所見後生敬事師友未有如載叔者伯量去人謂載叔稍自適矣載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輒醉醉而安寢恃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羣索居爲樂也哉其初至金壇得一室蕭寺中僅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蕭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求益于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佳子弟哉（補）

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書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撝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顯質（附子璿）

孫顯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子璿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敏徐先生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見上果齋門人）

尚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簽判邱行可先生富國

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簽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濠案道南源委云登淳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參修）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冰壺先生淯

趙淯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痾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

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鼇

石一鼇字晉卿義烏人秘書丞王世傑弟子（雲濠案黃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于王君著論甚又從秘丞游）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重）思子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補）（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僊堂記）

靜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榮登咸淳進士調建陽主簿
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于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
化龍書院于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靜齋之門蓋以爲仲之孫而受
學于靜齋者也

靜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靜深有本登寶祐進士通
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恪

陽恪號以齋蜀人理宗二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
子高弟涪陵譙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二十四條其說
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
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
參陽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靜清師之見宋史史彌鞏
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靜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靜清先生蒙卿別爲靜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于小陽先
生已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袪破
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于慶元嘗
周視城渠水脈疏之瀹之既西至乇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遂無旱
澇之患深寧王尚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黃四如先生仲元

黃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
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閣廣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
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
而以韻鄉黃翁彥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
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黃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
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于溪齋滕氏授以尊
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讀朱子之微言奧旨散出于門人所記
錄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咸傳之淳祐十年進士
自秘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雷水火爲災必
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說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
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二謂周官九式冢宰實
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真宗常令三司具中外
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
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
又言內廷之帑不可輕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
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
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呂圻歐
陽守道呂大圭劾龔日升昏鄙笑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先
生言當念其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貴得過卒哭者久之謝
堂與其弟壘皆以戚畹驕橫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壘以節度使罷
奉朝請度宗雅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累陳買田變楮之弊
又劾罷其姪賡德守耆世似道怒甚先生乞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
之建議毀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
怒上章乞斥先生亦丐去除吏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
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
使時以夏初即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糶二千萬斛以入庾而緩徵之

法以免棄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尙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憮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稅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宮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 補

萬菊門人

黃草窗先生智孫

黃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于萬菊滕氏而定宇之師也 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略云後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納子之體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冏安仁今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 參定宇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略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 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于邱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二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邱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說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吳某率幕屬迎于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 劉李五傳

孝子石先生定子

石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鰲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慍色者二十年 參兩浙名賢錄

蟠松門人

國學陳巖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石一鰲慷慨有志節子樵 百家記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太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考亭之學自號閑巖翁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二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閒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鼇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濂撰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太學內舍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維楨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

巖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尚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澱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窗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時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閒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遺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常甫游

定宇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于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于敬求道于心之敬求道于治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于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于墓書銜恤二字于扇蔬食終三年定宇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邱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樵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盧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百家記）

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閒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于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延方先生鱗李先生亦于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于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歿先生東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黃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稿 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黃文獻公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 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羈縶強留幕下力辭不從臥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 參姓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東海趙汸嘗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爲傷黃文獻蓋亦黃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見上巖翁家學

徵君胡蕉庵先生奫 附門人李思齊徐龢胡太和

胡奫字景雲號蕉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于詩賦尤善表啓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龢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于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爲隱君子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傖鳴集 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戶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註 同上

定宇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于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 修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奮不待贅惟凡例世尚罕傳學者于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錄之本謂得于趙公繼清賀翁之子嘉績疑始獲披閱遂節錄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錄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鋟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于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朱子此書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錄以附于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備傳之茍能相與講習則朱子繼春秋之筆煥然以明其于世教豈曰小補

學士宋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 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黃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別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 雲濠案先生明徵薦侍講學士 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說 修

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

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閒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閒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閒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閒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閒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閒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一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閒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于此詩過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爲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 三十六宮圖說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閒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于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于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閒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說易也 八卦納甲圖說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 補

吳先生彬

吳彬字仲文定宇之甥其問答見定宇集 補

則誠門人 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

嶽麓諸儒學案表

- 胡大時
- 彭龜年
  - 子 欽
    - 孫 浤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 子 鉉
- 吳獵
- 游九言
  - 劉宰
    - 黃復
  - 王遂
    -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 竇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鄭節夫
- 游九功
- 周奭
- 趙善佐
- 簡克己
- 吳倫
- 蔣復
- 陳琦
- 鍾如愚
- 張巽 父寓
- 王居仁
- 趙方
  - 子 范
  - 子 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梁子強
- 鍾炤之
- 蔣元夫 一
- 沈有開
- 曾撙 父伯道

- 宋文仲
- 宋剛仲
- 吳儆
- 曹集
- 蘇權
  - 子 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周去非
  - 從子 端朝
- 謝用賓
- 蕭佐
- 李壁
  -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 李堊
- 劉強學
- 宋甡
  - 子 自適
-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三傳二程元城子文四傳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嶽麓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勳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續學蜀中爲異耳

南軒門人 胡澂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錄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晦叔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說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荊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荊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嶽麓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咈戾處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眞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閒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之求只得持且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却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釋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于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于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于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于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王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條之下者即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關文也又言大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焞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焞乃大會將士錄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接六州八縣盡平磔接于

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焞責
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焞且
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焞上疏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焞亦改鎮湖北刑
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焞罷之焞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焞
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焞乃
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漵浦令以焞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
趣之乃赴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學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
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焞之義桂陽荒政之
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于交病之
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
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
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
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
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
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
于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
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
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
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
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
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
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
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
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俄除御
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
徽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
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
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
先生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
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
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
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卽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閒必有幾微曲折非外
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
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

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
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
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
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閒
輕易快意尋駮史浩謚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
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
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
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
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
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
議金人諜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埸刺
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
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
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宜有儲峙乃幷輸湖南米于襄陽得
五十萬石荊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
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其後
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
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
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蒐收人才簡練軍實
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召募
明閑諜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于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閑探擇
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
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胄方銳意刻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
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
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
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
辰長林藥山龜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奬之流由寸金隄
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爲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
湖獄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
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險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
東至竟陵北窺荊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荊
岳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荊
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棗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
三百人會百項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

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涎灘又使馬瓘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逵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于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黄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衛士趙師濟令往說夔州爲帥祿禧于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殿荆湖人情岌岌微先生支拄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論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丙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謚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于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二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于妄賞闕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賞俱高每歲衣給增添倍舊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絶地遠者出夫雇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論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顧廟堂之上明詔侍從臺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覈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于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于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體國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二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實償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嘆曰吾昔守此正南圍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即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謚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威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盡餘寮之有善不翅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絶每旦即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攷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書賁于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略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于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于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從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葉方殿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清先生始學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

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閩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書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岣山跋擷山游文清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欽齋先生奭

周奭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閒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欽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餙不妄費公帑千緡所屬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于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閒先生克己

閒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蛻人欲之私舂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東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于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褌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欄署曰羅仲實乃驛之衞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邪先生即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實齎倍于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圈而飼之瘠者止負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轉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衞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榷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十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衞公憂之謀于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說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錄

口口口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

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于所聞所知尚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龔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欵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于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書儀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靑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屬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贈太師謚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歿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于劉靜春淸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強

梁子強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淸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于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尙少先生首執贄爲時呂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于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渙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于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兼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卽位先生與于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宜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閒疾苦于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坐云外閒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撫以入告于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彭龜年徐誼曾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衒于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撙父信道

曾撙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閑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第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于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士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譏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

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獨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 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 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

吳儆初名偁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嘗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餞別既又以書相勞于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謚文肅 參竹洲集附錄

雲濠謹案謝山序錄列先生于南軒門人程篁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廣右而先生親受教焉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曾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輟郡庫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實可知矣因嘆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 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于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 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于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 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晞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 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于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于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後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謚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𡎺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涓塵錄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閣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謂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錄

□□□曰大參龔肯海內概氣方其壯年銳于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于大義無媿中閒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于淹貫古今臨事商榷憂國愛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 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𡎺

李𡎺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于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于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擢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瀘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

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強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慨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爲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于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讒以分責尙謹旃哉然先生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謚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謂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曉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于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襄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嘗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堡壕設木陽磚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威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眞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于城外邪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從鶴氏所藏聖處錄入

附錄

□□□曰侍郎嘗言立朝稍稍附敎則立致卿相在鄂諸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綏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愧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李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冀嚴所嘗治也又案時漫堂爲荊門張元簡荊湖機幕羅

參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衞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旣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熾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僇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敎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刓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徼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于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于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附子自適

宋甡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于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藺邱公密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邱公使金引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鹽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于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閑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郎從張呂補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胡劉三傳

知州彭滄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擧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于科擧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兼軍實歲附諜數盜魁正和與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

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滄自鏡一卷、愛
蓮堂官箴一卷。（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鼒，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為寧都幹辦，累知贛州，歷通
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冠議事錄。（參臨
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于南軒學案卷端標記云：廣東提刑彭鉉
歸仲誠否。

彭先生鉉（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
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
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
奏事，辭不為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
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旦，雖博考創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集、
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
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予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
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實文卿兄弟、湯叔承，
皆嘗從晦翁游，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為同年，
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于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于其
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嘗為南軒再傳也。
（先生文集序中俱是[illegible]矣說邁不知何故）觀先生于默齋稱夫
子，于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略其隸史、鄭二相之大節，而
序其任卿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
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與禮部師道書跋之，而惜文集
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錄，未有得也。漫塘尚有
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為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
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所謂貴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
未然。人能止于至善，則妄去矣，如何？（回林主簿）

世間無求于人，亦有兩：有可為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
用而不敢求者。若其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回趙制帥）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
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傅上舍）

世通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
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少
有長慮却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
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
（回文）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
乃得。（回文）

惟今之士，巧于進而拙于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
黃大著書）

文以氣為主。年來士大夫苟于榮進，冒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
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回徐審）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適，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
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
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貢士）

□□□焉而不□□□，無謂去□□而不計後來。（贈權溧水錢倅）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
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
人至今傳以為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為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
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訴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
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
因循于可以輸納之時，而須須于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
或至于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于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為欺；
吾拳拳于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
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欺，民不能乘。（致說）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敍于天、四
端之根于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
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于
天理之自然，本于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
見末也；獻馘必于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
過矣。（[illegible]學記）

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祟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黔默齋附錄一條王實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教授立傳于後又移入絜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繫其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于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顒顒謂且留相天子會未幾時即榮袞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于人臣德業勳勞傳于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嚷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咈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則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于意料之表嘗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直致其辭者寡輒因敘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衽褐拜謁道左以自附于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于陶成惟少殫于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凜乎乏饗之憂況遲之經久之給諉曰及此閑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閑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宜敕臨邊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脣吻之閒而閑謀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濟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尚書埴曰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須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柔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邪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怳若有悟自是遂絕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尚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謚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尚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諛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于程門爲穎叔戒

實先生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游劉漫塘送之曰子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別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似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于疑乃

之閑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憂者乎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持者只是一個死敬所苦者只是一個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已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造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戴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戴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于蔡行之于百氏無不通尤熟于典故又學于葉水心又嘗學于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兩血京師人以錢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伲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于衢州已次半道伲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于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詔聽自便伲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伲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于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俾各令訴于臺罷先生所居官于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邊力爭之于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于伲胄再不合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謚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于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于目前而取舍定于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㑹及于寠屨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程公說
　　　　　程公碩
　　　　　程公許

陳槩附兄渠

楊知章——子子謨

李修己——子義山——彭泓

張仕佺

范仲黼——蘇在鎔
　　　　張鈞
　　　　師遇
范子長——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冶范氏續傳

范蓀

宋德之——高崇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龜山和靖謙氏武夷得全三傳二程元城子文四傳

虞剛簡——從子銑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汲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並南軒私淑

黃裳——楊泰之父虞仲
平甫講友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黄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爲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憫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冑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諂于侂冑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侂冑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冑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概 附兄粟

陳概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艮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粟同刻志于聖賢之道子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尙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攷見而兼山黄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賡續燈兩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于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參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于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于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感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眞參焉尋知成州韓侂冑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羲山

通判張先生仕佺

張仕佺字子眞延平人南軒高弟

雲濠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墓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屢與權幸忤致仕卒子士佺通判融州從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淵源可攷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于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于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

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佺亦同游吉其門。修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梨洲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冑之惡以爲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冑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冑尙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酋長楊粲請開白綿堡爲錦州前帥許弈持之未得寢而弈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語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嘆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范蓀字季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于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遷篠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釁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埜薦士于朝曰黃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鴟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于士多指平原之橫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冑惡之先生請外有留之者遷太常丞次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冑殛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于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涖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嘆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于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于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嘆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二路饋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遯去天水一帶

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帥前進人心恟恟先生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勤敵聞會居諳召還先生亦抵閬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閬大書其幟曰破閬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閬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阜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贇敵之堠也先生得阜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劉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背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于是先生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二年之間團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蘩（梓材案蘩當作蔡卽華陽先生謝山稿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處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夫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顧未嘗得從輔一展其抱負君子于是知宋之終于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寶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嘆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于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附兄壬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于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壬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于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秘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于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于黃棘之杜策以爲策杖黃塵荊棘之閒笑曰楚王初盟秦于黃棘再盟于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于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痾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與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竊嘆揭堂闢斯則絕識陋察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秘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于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于趨向其于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奏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秘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尚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子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

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閬州新井尉未赴擢

外鄭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卽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十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總宜以心爲嚴師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少瘥卽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頷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渾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賁近一限以法後值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寧宗卽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尙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黃先生裳有二一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尙書所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宇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于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于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尙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碩

程公碩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尙書生平沖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嗾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擧常擬諡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祕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學莫大于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于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

詔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于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專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塡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糴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于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閑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損內帑以充糴緡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貪緣勢要有拂拭敘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蹙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秘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數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于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幷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嘉姓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偕林宗派因之以列于朱張之門梨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于南軒門人孜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彭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于慶元閒而朱子卒于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于淳熙庚子其不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于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鎔

蘇在鎔字和父郫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斂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顧反以是忌之先生卽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寃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教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勍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餕狠境內稱治通判瀘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卽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憒塞乎天地之內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湮主竊于前僕貨于後而爵賞之原湮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盡壞陛下卽其所湮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掊斅六者振厲士夫以補權臣之斲喪則原之湮者微何物驕敵能勝陛下

濬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壓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于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糜煩取之無錙粒之積調夫繫穀倍于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于餒或死于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荊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于一身以起忠孝之心于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旱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竆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秘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而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年被貢以母疾不就嘗禱于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齒名于進士籍則貤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強之乃受官歸而得疾嘆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

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 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虞氏家學

虞先生兟 別見鶴山學案

費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 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秘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于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臥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獵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既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于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即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于私意奪于邪說以救蠱敝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真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首及之言事者稍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說有三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棱也更化則紛政尚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于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竆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遷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臺臣諛曰雷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哉又言疫氣僨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徽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于違羣臣而輕于絕友愛不思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于後固不若舉行于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即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甫且復見于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伏台鼎既閣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

甸饑餒接二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絶可憐先生之得罪于權相者非一而獨免于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曾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于其大節亦尚未詳爲可惜也

伯高門人　胡劉四傳

彭先生泫

彭泫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即忠肅長子欽壻而先生又爲義山壻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冶

范大冶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曆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

麗澤諸儒學案表

- 葉邽
  - 子 棨發
    - 孫 霖
      - 曾孫 審言
- 樓昉
  - 徐僑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壁
  - 李埴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王撝
    - 子 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子 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 鄭清之
    - 趙范
    -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應傜 附弟傑
- 樓昞
- 葛洪
- 喬行簡
- 李誠之
- 王介
  - 子 埜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 喬夢符
- 王瀚
  - 子 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洽
- 石範
- 朱質
- 葉秀發
- 潘景憲
- 潘景愈
- 潘景夔
- 潘景尹
- 郤補之
- 杜旟

- 戚如琥
  - 孫 紹
    - 曾孫 象祖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元孫 崇僧
- 戚如圭
- 戚如玉
- 夏明誠
- 鄭宗強
- 汪淳
- 汪大度
  - 孫 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汪大章
- 汪大亨
- 汪大明
- 黃渙 父教授
- 黃謙
- 陳鱗
- 詹儀之
- 邢世材
- 郭澄
- 胡子廉
- 康文虎
- 康文豹
- 趙善談
- 趙彥秬
- 羊永德
  - 子 哲
- 李大同
- 時瀾
  - 子 少章
- 時澐
- 郭頤

鞏豐
鞏嶸
鞏峴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琯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愷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口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旋
徐文虎
父[illegible]乂
陳錫
徐侃
徐偉
王深源——鄭聞 別見北溪學案

並東萊門人 白水玉山三 山陶氏再傳 元城龜山續 氏武夷業徵 横靖三傳一 滕水二德粱 陽丁稱庸山

和靖四傳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麗澤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 林汪再傳

主簿葉先生邽

葉邽字子應金華人大冶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于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 參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宋舉先生之字其季子應見與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稿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昞 合傳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昞俱以文名 雲濠案先生弟字季文 從東萊于婺書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尚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尚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三十四年且其父撝州已是幼從迂齋尚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尚書之父之譌脫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尚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謚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蟠室叢稿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讀理宗即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謚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于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于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

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詆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庚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學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譏于妄人可爲軒渠

忠簡王潭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以忤韓侂

實坐劾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謚忠簡子埜從真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鄞人徙居會人出知嘉興府又尹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于呂東萊從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埒汪玉山應辰故其問學有源委蓋本真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埜真其平生所爲詩文纂議外制春秋聽說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逵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菴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逮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會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錄標贊靡盡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即先生翰澣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當塗縣真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石先生範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樁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貴州峒獠弄兵責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于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鄭安晚袁絜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謚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既而學于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爲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于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二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于教子越數百里遣從東萊遊且謀徙家于婺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衮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參浙江通志

縣尉杜橘齋先生旟

杜旟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閒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橘齋集參姓譜

知州戚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于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貴州政績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

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 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 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毋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既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 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黃文獻志浦江一山長戚君基言二先生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吳禮部敬卿特稱之 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 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淳

汪淳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于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 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 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于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淩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獎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 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敘汪元思國聞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罷舉業徒步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六澤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與汪端履尚書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雅大度大明久從予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于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亨

汪先生大明 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 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渙 父敦義

黃先生謙 合傳

黃渙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權傳獨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 補

著作陳先生鱗

陳鱗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僦居永康以終 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宮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 補

附錄

□□□曰詹體仁愨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等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

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

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趣向甚正□□□學 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長者遊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于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于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于家年三十七 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

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悃頼，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僎鄰哀詞云：僎鄰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僎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淳安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合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僊濤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永德

羊永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尚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澐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澐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鞏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鏜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合傳

鞏嶸字仲問，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于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是楊止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即栗齋之改名邪？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疑楊夫人爲鞏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于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于永康。先生徧遊其閒。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

高者出屋地殺稼禍人行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任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即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數都數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方積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令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墾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于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趣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懋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 補

盧先生汝琰

盧先生汝瑨 合傳

盧汝琰汝瑨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 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 合傳

樓先生叔愷 合傳

樓先生季愷 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 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于東萊 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 父口

主簿郭先生敏中 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 合傳

鄉貢郭先生時中 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 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 同上

徐先生文虎 父時乂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乂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 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于東萊 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偉 合傳

徐侃徐偉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于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 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爲學 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嶽祖泰傳稱其友王深厚深厚當作源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耳

葉氏家學 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 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闔咸敬禮爲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擠陷之使者得其冤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年請老留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實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

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于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柳待制貫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簡李悅齋先生埴（並見[illegible][illegible]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撝

王撝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于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第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盤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處因受賕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于官改秘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秘閣知溫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斬許可先生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被先生無荅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即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真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埴徐文清僑趙御書汝談尤御書焴游清獻似洪忠文咨夔王正肅遂李文清宗勉杜清獻範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微文韶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潰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乞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剎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書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理宗驟躋至宰輔然端平之閒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葦芷先生䌛（附[illegible]傳）

應䌛字之道昌國人刻志于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秘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荅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閒邊兵敗先生預識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于家弟㒞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爲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儆之兄弟感悟爭遜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葦芷由昌國遷鄞其實也建翁洲書院于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葦芷于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于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覬覦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嚮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于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于安晚其與葦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哲

羊哲永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問學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于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遠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別見北山學案

王氏家學林汪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參黄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于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乾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

慈湖學案表

- 楊簡（老楊子，象山門人）
  - 子 恪
  - 五世孫 芮
  - 六世孫 伯純
  - 七世孫 圭
  - 袁甫（別見絜齋學案）
  - 馮興宗
  - 馮國壽
  - 史彌忠（父漸）
  - 史彌堅
    - 子 賓之（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 史彌鞏
    - 孫 蒙卿（別為靜清學案）
  - 王撝（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史彌林（父涓）
  - 錢時
    - 子 濰
    - 從子 允文
  - 洪揚祖
  - 夏希賢
    - 子 溥
      - 鄭玉（別為師山學案）
      - 趙汸（別見草廬學案）
      - 汪汝懋
      - 沈源
      - 唐棣
  - 子 淸之
  - 子 潸之
  - 吳暾
    - 鄭玉（別為師山學案）
    - 汪汝懋（見上大之）
    - 門人
  - 洪夢炎
    - 族孫 曠
      - 汪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 史守之
  - 史定之
  - 陳塤
    - 子 蒙
    - 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 全謙孫（父汝梅，兄鼎孫，附弟頤孫）
      - 從子 耆
    - 全晉孫
      - 子 彥
        - 黃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 族子 璧
  - 桂萬榮
    - 從子 錫孫
    - 四世孫 同德
    - 桂彥良（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 呂人龍
    - 洪震老（並大之同調）
      - 鄭玉（別為師山學案）
      - 方道睿
    - 陳苑（別為靜明寶峯學案）（以下慈湖續傳）
    - 宋夢鼎
    - 會淵
    - 張復（宋會同調）
    - 洪源
      - 子 璵

桂璟 並石坡續傳

董居易 附師李燮、王休
　子 鐘 ── 孫 金
　子 鉉
曾漢炎
嚴畏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曾嚴諸友

趙彥悈
曾熠
鄒近仁 ── 子 曾
鄒夢遇
葉祐之 ──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曾鳳
張潤
張紛
孫明仲
沈輦
許季
朱介
魏梁
沈民獻 ── 四世孫 輝卿
　　　　 五世孫 源 見上遯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 ── 子 燮 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之
馬燮
王琦 ──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墳
吳坰
余元發
鍾宏
曹正
邵甲 ── 子 大椿 ──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徽菴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 ── 子 據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槱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簒 ── 孫 偕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私淑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舒璘　　劉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煥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別為絜齋學案
韓宣卿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子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列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曈曈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憂去官營葬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嵊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二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溫州實職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鐘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鼓即引入剖決無時縣官賢否即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皆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詣于庭者無問雖何即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谿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者吾之⚋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己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

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彖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二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閒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閒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閒有微疵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閒爲之顛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況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

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于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尙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尙無而況于固乎尙無所知而況于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尙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尙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

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湮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梨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尙多采錄蓋其稿未全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眞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贓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闢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特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於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淸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琚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閭歌有省德性淸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淸遯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淸遯居士以奧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補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淸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競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列先生傳於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並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

引胡一桂說言先生文於楊慈湖者有周易啟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於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蘄山先生度 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 象山再傳

承務楊磬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 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絜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 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于書無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啓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 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即國壽否 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 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達戶豐牖氣治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尚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韡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 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浩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續守鎮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諡忠宣吳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之于大防 同上

附錄

□□□曰予嘉定初年宦浙東鹺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尚書處滄洲畝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郡所抑自他人處之于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 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 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衞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埴開鄂閫辟諸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嶄然不污有如此 參史傳

附錄

□□□曰溧水惠書敍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 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 父漸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

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
貤其子先生又辭不拜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貴門人之傑然者見
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卽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于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天下歸仁亶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俍俍然中無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旣以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略無倚仗而斷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卽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各四實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聽無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特宣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無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贊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於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閒禁軍搆逆命先生撫諭旣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閫帥趙葵詭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閩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議三卷高沙撫錄荊襄語稾各一卷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鄞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並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郎璞實蒙齋誌

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游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作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 雲濠案一作十二郎 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杜門讀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閒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 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塤

陳塤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謚餘皆闔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淅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溫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沒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於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錄爲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

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謚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曰榮愿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建運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於朱呂陸三家之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 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秘閣遷尚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 梓材案是語本孔叢子 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 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子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藻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于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衞民爲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乞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于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附師李肇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肇學古文又學小戴禮于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擧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閫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橐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既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二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 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尚書趙先生彥悈

趙彥悈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于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閒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閑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即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汩沒斲喪僨利欲之塗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馳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即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 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即了然無疑淳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 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 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 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二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諸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永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尚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尰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蹙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 補

鄉貢鄒良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 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 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沒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良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閒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

卒歌曰嘉木扶疏兮烏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閑閑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摳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鵜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臆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廁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瓌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于詩其書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略偏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皆譏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乞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真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千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事如此如此者閱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篔

沈篔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季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榘合傳

許季字□□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榘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淸遐居士文彪子淸遐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淸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治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溫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書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二紀凡懼災異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閽投匭應詔來諫不知幾疏求言於今日人未必不指爲玩獻言於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於用算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鯁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

假更求本無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 合傳

馬先生燮 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俱受學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於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體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己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 補

縣令洪先生閒

洪閒字子斐 雲濠案一作子裴 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於道有覺若在孔門曾晳父子之儔也 補

舒先生衍 別見蒙齋學案

吳先生壎

吳先生堈 合傳

吳壎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堈俱學於慈湖嘗曰壎斂不踰月而至矣堈踰年亦嘗知德堈字仲郊 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於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於士大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僣於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臟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廬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遺患而已後以薦入仕 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 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求放心門貴靜齋表諸說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輒告省親累擢皆不起 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稾

縣尉曾先生正

曾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第也

官丞明尉 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 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稿底載先生號願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案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願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願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刪黃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諱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說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於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 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韻所之以贈之 參北溪文集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 補

鄭先生節夫 別見徽菴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於吳即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於荊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蝶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誦著其圃曰江湖旦過用浮屠家所謂旦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

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子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十卷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於浮屠之言耳 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廉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 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羆書懷愴之論固也詩曰兒寬在經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嘆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沒絕口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以銘爲請 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能肖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爲慈湖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慈湖弟子矣慈湖集中有贈先生詩勉其嗜學慈湖之學類齋又跋子湖兄弟行實有子湖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厚稍續無有間斷云云

傅先生大原 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二百年先生學於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僕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 參林蔚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嚴之作伊洛源流詩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閒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坦吾道方屯殆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蔚山集末言其名與字即據吹劍錄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澉甫先生概 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𥲅

趙與𥲅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羲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史所載趙與𥲅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糴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無不中者乃於豐橋置平糴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賤平糶之竟十二三年中民食其惠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𥲅責部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𥲅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鄭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收然大書但與𥲅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其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其嘗遷居從學是專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皆志并鄞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𥲅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𥲅原籍青田永

樂處州府志有與纂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部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于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清退家學

沈先生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 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櫄

錢櫄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 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閒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閒先生 梓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於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讀學正心誠意爲啓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 修

梓材謹案謝山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 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 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 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灑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 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籙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真志先生謙孫 父汝梅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 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於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叔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二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 補

杜洲家學

童松詹先生鍾

童聲伯先生鉉 合傳

童鍾號松詹杜洲子也弟鉉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二 參鮚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詹蓋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曾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詹弟鉉也曾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嘗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閒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歸所居曰一閑卽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

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 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 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 參鮚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 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 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顧齋 梓材案謝山原稿作顯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 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 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於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語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 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審省交薦賜出身嘗薦

天保采蘋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 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於淳安自言得大之啓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皺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 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 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曦

吳曦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士貢皆以金然非涙中棄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於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鎭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於淳安也受業二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 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於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威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於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 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 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拔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於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於白石源先生吟咏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 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璵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闢道須行無騖於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嚴侍郎璵其子也補

宋會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為學宮司訓學者稱為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齋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蹟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為慈湖高第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為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為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於杭越之閒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為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蹤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於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即燼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為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為學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為學當以求仁為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為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燮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於錢唐師山已為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書

全書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遯翁先生彥

全彥號遯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為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於稚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於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尚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為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楊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時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為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為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為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冤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於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

圖攷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稾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遯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于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寶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瑮

桂瑮字懷英慈溪人倜儻不羈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褚潛閣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業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遯齋門人

遯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壻皆事汪遯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壻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汝懋以叡之門後又延致以敎子家俾子若壻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遯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事其舅輪字仲規叡字叔直輻字季齊學于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權以擅匿官鹺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楷叔直又尋兩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絜齋學案表

袁燮 東萊、復齋、象山門人。白水、玉山、三山、芮氏、襄陵再傳。元城、龜山、雙氏、武寒、紫徵、橫浦三傳。涑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廌山、和靖四傳。

- 子 肅
- 子 甫
  - 孫 傒
    - 曾孫 裒
  -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 陳宗禮
  -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史彌忠
- 史彌堅
- 史彌鞏
- 史彌林
- 史守之
-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 胡誼
- 胡謙
- 朱寰
- 徐愿
- 舒衍
-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朱介
- 魏榘
- 洪揚祖
-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 袁韶
  - 曾孫 桷 別見深寧學案
- 真德秀 私淑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 舒璘
-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生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謹案：絜齋梨洲本亦附金谿學案，謝山始別為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錄表亦作潔齋文集。

呂陸門人 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轂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盆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為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即位，為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闢愷切，崇獎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為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為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為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即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為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諡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著絜齋家塾所聞錄，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絜齋集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為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為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也。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雖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偏行而厚于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

人心至神，昏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纂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無有也，即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

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齋明嚴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幷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間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槪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嘗謂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予曾見其遺牘所評一書神韻稍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行之實非徒治聞者比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碑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 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鋤稱勤倣歌詩來章補兄書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 參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藻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旣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閒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書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旣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

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閒無體無方無不周偏人惟恐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閒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閒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閒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淸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己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 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閒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覲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業平楊文元公遺書闕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肯較之

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爲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
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顧自二公
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
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
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 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 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
式

宗羲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爲丈人行而于其傳學則
願師焉是絜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
問之 梓材案謝山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絜齋門
人故有是補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官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
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聞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閒自見或
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illegible]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
有益泉集二十卷 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第蒙齋
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勸定貴易之難所至
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 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勝衣
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弃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
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
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
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摛藻華繪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
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閒
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
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
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於色表
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 參絜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槃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淳韶

袁韶字彥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伴官使者不敢
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韶列傳曰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
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
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
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請任以闢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
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歸是傳出
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
築射圃以爲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請時相不發兵
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illegible]者幾欲承受風旨[illegible]事以
報私怨然則史實相[illegible]有不可言者而宋史者所不知也越
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illegible]史氏以至二府[illegible]晚節
思掩其功而代之[illegible]所[illegible]山陰[illegible]史[illegible]以越
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絜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illegible]

蒙齋門人 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 參史傳

監稅袁先生志道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裒 父徯

袁裒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徯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桷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閒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識曰宦族久當圮宜新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于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温雅簡潔粹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 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寅有贈仇仁近詩改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有文

彥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廣平定川學案表

- 舒璘 徽觀子。宣持之增。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老楊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五峰、業錄鹿民息齋、劉氏、王氏、玉山、三山荀氏再傳。元城、龜山、和靖、錄氏、武夷、得金業衛錄章、横浦三傳。陳水明遺伊川錄、陽丁肯鄞山子文四傳。
  - 子 鉼
  - 子 鉦
  - 子 銑
  - 子 鐺
  - 子 鐮
  - 李元白
    - 從孫 津
      - 李循孫
    - 從孫 澥
    - 子 以稱
    - 子 以制
    - 安劉
    - 王貫學 別見深寧學案
  - 袁肅 別見絜齋學案
  - 羅子有
  - 鄧夢真
  - 汪行簡
  - 戴琢
- 舒琥 廣平兄
- 舒琪 廣平弟，並象山門人
  - 諸葛生
- 沈煥 公權子。復齋門人。大湖東陵再傳。伊川三傳。
  - 子 傳曾
  - 子 參曾
  - 子 省曾
  - 子 敏曾
  - 竺天年
  -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 舒鉼 見上廣平家學

- 沈炳 定川弟，象山門人
- 楊簡 別為慈湖學案
-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 廣平、定川講友
- 楊璨 廣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覆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illegible]舒沈而其傳反滅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illegible]沈之平實又過于[illegible]也四先生中[illegible]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

沈二先生[illegible]謝山[illegible]立[illegible]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illegible]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歸翁爲同里童大定甥文靖公第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illegible]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illegible]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曾真友時發實公官中都請公會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illegible]林既席豐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璣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志之者望風心識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息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渠獲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逵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

論[illegible]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雷甚異大防當思所以[illegible]久[illegible]不敎以貸詞進[illegible]宗即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illegible]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縱間[illegible]國之命搖搖如縣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illegible]枯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illegible]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猶泮渙事固不可以[illegible]大約回轉之功多而鍼實之意少上焉者[illegible]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術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illegible]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己而朱文公[illegible]曰吾嘗[illegible]短氣矣呂忠公南寶先生貽之書曰所[illegible]力[illegible]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講[illegible]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illegible]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葛[illegible]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illegible]矣己[illegible]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返之於是有龍斷之喻墻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心而世[illegible]上之所謂考求俊彥既褒下之所謂[illegible]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illegible]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illegible]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illegible]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旣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撫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illegible]本心[illegible]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

詩禮講解廣平類稾（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新安時今佚）

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楷子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舒鉦銑鍇鐻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舒爲沈端憲壻鉦爲楊文元壻（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歸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稿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篾箍桶如藤束薪一日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開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閒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閒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妝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稱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羲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輪常平茶鹽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倘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廣平類稿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莫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錄墨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閒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數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於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遇答都清）

吳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比屬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忘憤閟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惛（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於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謝傳清篤舉料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啓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

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徒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頹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壟妾偷知羞又豈可乞墦閒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淺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稿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第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識論質實足以消詭疑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綴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拔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篤晉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覲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儻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矍矍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 象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銖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即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蓄於末習頎而美鬚儀觀尊瞻視音吐鏗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緒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賓判性嚴不合意即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抉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備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敘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二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秖決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感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喉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競競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過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爲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非

食自安不煩彈劾糾察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早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旒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尊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書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卦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於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閑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嘗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頹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威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修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閑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 黄正獻公所編　補

吾儕生長偏方閑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竊得美名謂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寠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閑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儕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獨寓於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廣平學案

附錄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淸風振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覆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於日進其德孜孜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淸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常頻蹙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儕之學在植根本無妄傚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棼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閑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於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周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　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　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

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扁以題之即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楊木爲製船每忠公與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恣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者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璪

楊璪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冑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 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 補 陸三傳

學士舒先生鈃

舒鈃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礱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宜以程氏經學致力耳 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鶩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鉦

舒先生銑 合傳

舒先生鐺 合傳

舒先生鐄 合傳

舒鉦舒銑舒鐺舒鐄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 參寶慶四明志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誠仲者未知于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附子以釋以制

李元白字叔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份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剿洪道寇走鄞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份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戩共起義兵於奉化之泉口女眞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術起初受業於袁文懿公紡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份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於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氏義塾爲先生講學之地元時猶存鄞眞嘗言於當事復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釋以制以益從弟□伯時伯森皆登世科而以釋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稱今輒得其端的 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合傳

戴先生泳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太愚遊侯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猶也攷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即其人

定川家學槐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會會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會合傳

沈先生敬會合傳

沈傳會會會省會敬會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會會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會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貢叢齋書贈以序稱吉端憲之姪智甫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賭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識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舒先生銑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澥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還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澥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二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黃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畏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戸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生修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子琢
　　　　傅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黃棠

彭興宗——陸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鍾穎
　　　　石余亨石氏續傳
　　　　黃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孫應時——史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見下柴禮家學

胡拱

胡撰——子衛

陳剛——子衍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蔵

包揚——子恢

包約

包遜——羅必元見下危稹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羅晉君 見上槐堂門人

馮會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子 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弟 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桴 父文晟

黃楷

黃槩

俞廷椿

邵叔誼——子 會子

鄒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稹——[illegible]炎元

槐堂學侶

羅晉君 並見槐堂門人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會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尠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絜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咸融堂爲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為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于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為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于官。所著有石鼓文書講學。會潭之衍學者稱會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卽聞艮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于荊州，見朱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祝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于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閒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琢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于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于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篤理凋瘵，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于庸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己者，但推其說以告于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琢，字德裁，嘉定十二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于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荊

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承新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捧濟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舉大對葛丞相邲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傅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歸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二陸祠于金溪以先生配 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 合傳

熊先生鑑 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傳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暂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荊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荊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傳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閒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窠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濟叟字廉夫熊鑑字□□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 修

郡守黃先生嶪

黃嶪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偉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既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 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于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閒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眞 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嘗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鄒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道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

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
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
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

諸葛受之先生□（合傳）

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
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
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
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
之（修）

宗羲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
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
友間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袁獻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錄

□□□曰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亦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
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
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
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執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
入一旦疑守者而擅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
（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
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
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
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
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抉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
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
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第以
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
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
受邱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
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感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
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遺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
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
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捃摭之謂其負倉粟
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
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
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
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羲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
復見于今
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
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胡撙字崇禮達材之弟資性類于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
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衎（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
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
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學
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
書正己者何事業賀孫曰書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爲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桴

朱桴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卽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又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于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 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于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爲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釋然卽以訟貲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删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敘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羲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于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閒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

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閒方得歇息若夜閒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閒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劃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于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竝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 雲濠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從壻也 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畜育不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識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閽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郴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于本州以象山謚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牕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 修

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卽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剡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封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閒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還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 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于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于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

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于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真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于此矣棒斗概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于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于金陵雲濠案梨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趺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于寺哭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于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第尋得鄉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汝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于讙以叛遄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尋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閒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于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于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稱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稿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蔵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作道官至朝散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蔵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于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于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于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敝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卽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季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禍福已定不必徒加勞擾朱子善之然先生嘗錄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閒有先生平日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穽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眞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羲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于朱陸而趨向于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幷其兄復齋集于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閒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幷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籍閑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于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鬭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渙

孟渙字濟父自澶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蠲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

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于臨汀楊方又學文于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于象山先生常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纛移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續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尚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鄜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亂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旣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于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絕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個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于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爲率真會所著有巽齋集驪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閒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曰浸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朱陸辭異

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 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尤深于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譏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童從軒與先生爲著 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于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　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未考 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 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橘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邪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據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薛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讀其父學于象山 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 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剛易力學嘗纂象山講集義幾讚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縣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論邊防著外治論十二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屬統領萬文勝司用逆全寇淮欲窺淳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監轄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于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 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 雲濠案西江人物志作伯談 字元默臨川人太中大夫詠之曾孫深于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舂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于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 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于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涼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于京師具劄顧寃攻媿爲請于上得邀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稿 補

黃先生栩 父文晟

黃先生椿 合傳

黃先生榘 合傳

黃栩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榘字彥文並學于象山先是壺隱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 補

梓材謹案先生父子世成象山銘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啟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擢懷安兩易古田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委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倜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于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大官之稿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

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閱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傅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于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于目亦然何獨于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閒如此廣闊吾身立于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人嘗請教于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閒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愼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輊何不發揚

邱先生元壽

邱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旣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旣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閒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閒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閒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太狼狽其過易于拯救卻是好人剗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至是忽局蹐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耆默然愈恐遜辭松剔之元耆自述自謂教于先生甚嚴今錄中恐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求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員位外廷有員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尊學禪遂爲僧陸子深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案齋集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瘍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閒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學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董所作井案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于親師有德嗣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撤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疏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猖狷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石應之曾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槐堂學侶

主簿危螗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槐堂之甥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爲闢祠宇廣養士員眞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閑靜居士 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螗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曾潭家學 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 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傅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 補

傅先生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槐堂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黃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廬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 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虞號石林書同袁多貴文案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象山文于郡庠

世昌門人

通判陸先生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挽回者初間相訪開口便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謙情與他詳細剖析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默信未嘗死全用佛氏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即詹也 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嘗爲說先生爲之敘言復齋病革時入省復齋瞿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過端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熏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又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書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書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熏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叉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 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齋之門力行所聞晚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游咸喜其志業 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遽其陽人也石應之之弟子從事于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復帥淮西辟其疆教康自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歸應之士責其效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餉不足乃創屯田以待之俟道遇易以官帑已而金人至內圍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 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 見下柴禮家學

柴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 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撙子 補

梓材謹案衛道一字晉道孫燭湖先生之壻也並師受學于燭湖胡兵部撙其舅嘉定辛未進士知漢陽軍事但嘗贈中散大夫撙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冒哀求榮大節掃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賙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祲因先生全活又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賚纈堂宋勳樓大字進爵爲公丐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 參史傳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吳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

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邊事當鑒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事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舉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實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申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摸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縮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概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餘庾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盡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濟始上爲之斂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嘗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卽闡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毀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不變教廣東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盜獄課盆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諡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懇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章精甚晚登仕籍凡爲功業所施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微帚稿略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真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驪塘危公壯歸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輩會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重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稹蟾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于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攷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師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卽後村集之馮會甫

馮先生會

馮會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睿子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覺退縮鬆剔之元壽自述自謂教于先生甚緩今錄中起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求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淸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淸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淸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壽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壁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曰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爲士子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丹霞齋集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頹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背違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者夏之閒某近抵城閒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閒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

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葉廬所作丹霞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逝不得久于親師有愧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石應之曾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槐堂學侶

主簿危蝟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槐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關祠宇廣養士員眞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蝟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曾潭家學 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字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參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傅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曾覺補

傅先生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秘書丞建石林書院延廬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參江西人物志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譙氏門人）——呂凝之

王翔月（並百源續傳）

祝泌——廖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祝氏續傳）——程直方

朱元昇（並邵學之餘）——子仕可
　　　　　　　　　　——子仕立

杜可大（王氏續傳）——廖應淮（附吳浚）——彭復初——傅立（見上祝氏續傳）

荆□（並邵學別派）——李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張祝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爲張祝諸儒學案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閒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進其書中閒著述十年則其丐祠當在紹興閒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揚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共七種凡七十九卷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爲象數之用皆起于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獎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于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于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二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于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閒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于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攷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蓋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儻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二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二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于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于易與汪玉山之言異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譙天授之門蓋因譙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焉先生當逮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尚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于背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所著書盡焚之遂無傳雲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撰其墓誌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

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志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凝之

呂凝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閬州入觀奏陳經世之學阜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凝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留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陽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參袁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涇甫儀真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尚存然攷黄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書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與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且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閒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皇極經世書鈐自序

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鈎元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靜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隱儒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于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粤疏造物之圖達于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尚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夬所謂泄天之蘊豈無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絕學之無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閒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 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即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即春首純艮之義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黄帝易也商人用之黄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巳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巳亥子午之閒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羲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尚矣未有悉以卦爻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子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

邵學別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閒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閒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

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嘗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晝未到者應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宋文憲文集）

隱君荆先生口

荆口

梓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見黄氏補本李鶴鳴傳

祝氏門人

廖溟滓先生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溟滓先生應淮（附吳浚）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溟滓生抱負奇偉年二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校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譽將脫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卽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鐵按劍自鍛之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爲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吳浚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陣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嘻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罵曰若黄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傳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書前妙旨諸書先生數學雖近于方伎然亦畸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裴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

（謂）以存其別派

雲濠謹案傳與饒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溟滓兼傳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于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廖溟滓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卽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

傅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溟滓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謚文懿學者稱爲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續元元集之作

雲濠謹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聖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蓋先生爲祝氏後人之甥而續其傳又可見饒志所云留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杜氏三傳）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尤深于易入元絕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敎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參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董時乂之說言先生號前村嘗顏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庵傅先生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鈔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于初庵蓋在師友之閒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

邱劉諸儒學案表

邱崈 南軒東萊同調 —— 史賓之

劉光祖 晦翁同調 —— 游似 —— 子 汶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史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柴中行 並晦翁私淑 —— 饒魯 別爲雙峰學案
　　　　　　　　　　湯千
　　　　　　　　　　湯巾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 —— 洪咨夔 ——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柴中守 父世明，攻媿講友 —— 羅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柴元裕 並南溪學侶 —— 饒魯 別爲雙峰學案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 —— 子 似 見上後溪門人

趙鞏 並慶元之黨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邱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䟽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櫄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無幾參史傳以足之

張呂同調

忠定邱宗卿先生崈

邱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論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無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迓客異議抃誣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吳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先生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後侂胄移書欲除先生內職宣諭兩淮先生答以不宜輕舉侂胄不悅陞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金人犯淮南或勸先生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先生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時移金書先生謂彼指侂胄爲元謀宜毅免係銜侂胄大怒罷知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揀爲御前武定軍既成軍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卒謚忠定先生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建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黃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毋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錄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知授之廬尾張呂同歸

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忠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以來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遠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襄州時孝宗不豫上不過宮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又詒書忠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予祠先生言漢武帝于汲黯唐太宗于魏徵仁宗于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既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

潼川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從之陞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謚文節忠定嘗稱先生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參史傳

雲濠謹案真西山誌先生墓云其先句容人居簡州又云公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

論道學疏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閑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敦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閑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槪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閑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緘默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責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黨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黨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毀譽先喧于羣口進退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實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于窮達進退之閑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樓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生舊字啓伯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先生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壅底先生悉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舊職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先生文辭精博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于中原師友所傳悉窺淵奧丞嘉王和叔枏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雲濠案行狀先生官丞嘉時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詣問焉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自號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

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蓋流傳旣久多所佚脫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刪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與鬭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

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閒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閒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寶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戚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于後世罪人期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誚公而不利孺子之譏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譎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跋金縢圖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眞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閒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藴矣跋周氏棣華編

附錄

中教官選調温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獨浮華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藴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折破藩籬即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折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折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

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不闇大原名儒閒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閉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遊之感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戚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公夙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岐是適公所不爲也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

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諸銘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耻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屢試嘗子有挾勢者先生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覆軍實還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遊若東澗湯伯紀雙峯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獻肅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謚端山序錄作獻靖及言三湯源流又稱柴憲敏云三湯之學並出于憲敏固朱學也

攻媿講友

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 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于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帥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召爲禮部尚書又除參知政事進右丞相皆辭不就卒追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與攻媿友善號菊坡見王氏困學紀聞真文忠公自箴量未若南海之寬原注又案魏鶴山簡州三賢祠記云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劉文節公一見異之語人曰是宜配忠定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據此則先生之謚宜與趙公同矣

南溪學侶

柴叢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號叢堂南溪之弟進賢羅晉君早從之學參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劉實山厚南行狀以叢堂爲中行之號蓋誤

柴強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通五經尤長于易以窮理盡性爲本四方從學者衆湯伯紀漢饒伯輿魯李純甫伯玉皆其門人所著春秋尚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宋名臣傳題所居齋曰強恕門人稱曰強恕先生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元祐殆以字近而譌又案袁蒙齋集稱強恕南溪叢堂曰三柴南溪名中行叢堂名中守則強恕必南溪傳所謂中立者矣元裕蓋其改名爾

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雪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剏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鬨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輿郡既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

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邪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尊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先生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卽召見試吏部尙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正惠先生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鏜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遺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謚曰忠參雜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

趙鞏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清閒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衆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賓之

史賓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邱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參清容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尙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曷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汶

雲濠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省齋薛氏孔子集評跋

梓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攷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虛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于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猶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政之潼川郡齋閒誦友讀易偏攷舊說切磋究之又云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于鶴山特其學侶故于序尾亦未自稱門人也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攻媿門人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還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于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翌日與王實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邊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尙書加端明殿學

士卒特贈兩官謚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覽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羅先生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強恕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尙書李斛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尙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忌之尋病卒所著有斛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 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爲福建總管者不就書其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無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 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 別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

鶴山學案表

魏了翁（潛庵、宏齋講友。范氏所傳。晦翁、南軒私淑。）
- 從弟 文翁
- 子 克愚
- 郭黃中
- 吳泳
- 游似（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 牟子才
  - 子 巘
    - 孫 應龍
  - 趙范
  - 趙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唐震
    - 胡應之
    - 毛振
    - 王霽
    - 屠高
- 王萬
- 程掌
- 史守道
- 蔣公順
- 稅與權
- 滕處厚
- 蔣重珍
- 虞兟
- 唐季乙
- 蔣山
- 許月卿（別見介軒學案）
- 史繩祖
- 葉元老
- 許玠
- 嚴植

高載（范氏門人。南軒再傳。五峯、紫巖三傳。）

張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王爚（存齋同調）
- 李芾
- 趙卯發
- 唐震（見上存齋門人）

高稼
- 子 斯得

高崇（宋氏、李氏門人。南軒、清江、迂齋再傳。五峯、紫巖、東萊三傳。）

高定子（並鶴山學侶）

真德秀（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輔廣（別為潛庵學案）

李燔

張洽（並為滄洲諸儒學案）

李坤臣
- 魏文翁（見上鶴山家學）
- 高斯得（見上緒齋家學）
- 郭黃中（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午

李從周（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附見天魯中父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鶴山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梨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 梓材案鶴山學案謝山修補甚備其稿具存

范氏所傳 朱張再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二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諡文靖 雲濠案四庫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于是嘉興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攷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 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蒙齋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蒙齋諱名子長薛名紱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

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 以上梨洲原本 梓材謹案師友雅言梨洲原錄六條今移爲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剝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爲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爲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作巫醫

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虛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謾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說

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于宣王之料民再變于齊桓之內政大壞于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宣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于厲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戰國大壞于秦不能復于漢而盡亡于五胡之亂今從殘編中搜討于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詁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會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羣臣爭之只如講讀是早間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

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

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于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簣桴土鼓皆有存者喪戴片白不茹葷腥二年

敎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敎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敎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己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說修德只在于禳囚負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兩暘偏頗莫慼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悅漢紀田租行百一之稅雖武帝窮兵四夷榷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尚書同鄭駁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于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于五行爲木火金水土于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論塡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塡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說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決非黃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甯有垂有塾有戺有廉其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室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于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錄者四條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峯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梨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原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爲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與真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虞滄洲師恕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錄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閒所謂由元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面請所教聖人言語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飮食閒作去答李侍郎壼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答張大監忠

忽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騖于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于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于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衢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于未濫禁于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威召公猶有一貫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于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于離不言心而于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于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中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送左峯

古來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于浮屠老子之宮乞行禜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歆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于祭大烝誓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蘇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祀于鄭董安子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展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于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卽墓之近立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卽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于其國而祠之倘人心之不可已也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威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自義理不競于是鬼神之說不眩于怪則怵于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中江縣威惠神廟重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迨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教者何如哉利祿之誘梏于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于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于澤不得不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石泉軍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于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于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于是神仙荒誕之說乘間抵巇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未已開元觀者實始于唐之元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忽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說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淸虛澹泊之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風以訖于今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緜緜若存之說蓋有近于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間誠能守澹泊去健羨淪神滌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于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倘庶幾歸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于討賊李特稽于赴援一有瑕纇在所不錄節之難于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梡祿山之氣然既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珙琦未出閣惟璘赴鎭而後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鎭之說豐盛二王年少未嘗

出鎮也而永王一出卽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說惜乎深寧未之見愚謂諸王屏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于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于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于黨鄙乎禜之而治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鄰族乎酺之而治之以師長交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于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諂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于是禳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況泯泯棼棼之民乎　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尤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于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捍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既久故言之有味　敘州廳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邱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威服以禦盜賊坐以受使長嘯以卻胡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邱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　海州太守題名堂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擇于人者擇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慮初釋官矣慮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詭之害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憂世之士所以慨然也　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于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于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抗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　省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卽欲以求諸道至于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于季康子于由求于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　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搬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事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冑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于師子孫之于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典代增則以累謚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未加以左丘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撓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壞田制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詖淫邪遁之言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雖立久之

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昆蟲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于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則生民之類幾何不胥爲夷然則學廢而異廣廟隆而祀煩其起于異端日熾大道寖微之時乎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同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黃弗之聞也是孰爲有益乎靈州學記

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夫使行善于家聲乎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何慶如之是慶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往來無閒然則雖天地閒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耳積善堂記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畧嘗不知辭華之表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于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違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歸陽縣學記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餓之義畜德于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于人歲月悠邁志隳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漫非我有或反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其人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遠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予于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猶賴專門名家之儒聚而教之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則祀是師居是邦則祀是賢記禮之儒習見其事而筆之于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于古猶愈于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雖然比年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騶騶語言輒近似以眩流俗以規取利祿此又予所甚懼者焉六先生祠堂記

子思子于中庸攄易之要而言之乾坤性之體離坎性之用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畢性堂記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廢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各九舛不暇問也六經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元虛以爲天道冥漠以爲鬼神虛無以爲變化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缺望于漢盡覆于典午之亂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祀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實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兼其坐食彀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束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于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雜爲文辭稽世以就功名者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

辭之士有虛憍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強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慆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 鬱攀山房記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于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于是有發焉 比干祠記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致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于文藝泥于佛老汨于功利者尙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麗佛老之弊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尙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也 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 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曰多而說曰明僞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子不以書而以憂 朱文公五書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于中晝安于小成怠于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 跋史觀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于中而無餒則時也 跋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晩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 跋李清臣贊

言貴于有物無物非言也 跋蘇文忠帖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渝違心所安是戲渝也 跋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實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眞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 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傳先傳後一條移附吳獵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 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于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于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與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爛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霆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閉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共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儀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勿勝可以感通而無閒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平虛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歉心有未喻必反

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閒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徵諸庶民以考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尙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巽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託于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揆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埸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于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殲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漫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妾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畫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舉轉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晚學小慧纖能僅于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爲謂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違恤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己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亟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于物而異于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亟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娛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治朝設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怠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事貼黃）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刱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沈吟

應繇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倀倀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于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于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產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黄中無子以其子孝璹後之孝璹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于魏而高魏稱同產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犬噬作賦詈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于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搆訟者呼其父至則寘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于法則

害于教儀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奚翅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于彝也若猶不悛以干于傷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于責敢緩閉閣之思乎于是兄弟感泣而退敎睦如初丁艱去調補瀘州簽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于是朝夕講學知靈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毀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怠 補

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聞道亦最早東叔學于范氏西叔學于李宋之間因以私淑于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illegible]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羣書嘉定進士眞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當[illegible]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復業[illegible]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illegible]西路屯田[illegible]死之詔進七官諡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illegible]先生爲人[illegible]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獎人士惟恐不及著有[illegible]齋類稿三十卷 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產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眞西山爲人言二高不愧列是嘗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嘗從朱子至與其師傳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爲輕重是于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說被抑置下等時稱眉山尉李心傳方家居朱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爲帥知仕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尋爲守兼管內安撫使黎爲夷蠻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邊警以息先生嘗言禍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蠻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謂天也時已得疾歸尋卒先生兄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敎人主于自修嘗因校士論學者宜捨關洛方書以入聖文絕無領會此書實之謬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弊吳侍郎長孺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謂以朱張昌明正學以風人心其在蒙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辭併罷所建也侯復之以講學興植其與長兄東叔俱不永年以歿云著有蜀官傳十二卷 補

[illegible]先生從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郪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字文公紹爲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毀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謫官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卒贈少保諡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教化爲先務嘗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耆齋文集北門類稿徽垣類稿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參史傳

雲濠謹案鶴山學案劄記耆齋高忠襄公嘗時高稼經說考引虞氏稱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耆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諡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嘗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于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賁心爲詩曰吾道由來實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于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參贊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于三禮最能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禮書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下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增所未知觀身于艮觀心于復悠然獨得于義理之奧[illegible]中[illegible]士大夫曾從[illegible]文節公[illegible]父子[illegible]立方虞仲易[illegible]以至鶴山兄弟皆[illegible]之其門人曰魏文[illegible]斯得[illegible]實中 補

教授[illegible]先生仲午

[illegible]仲午[illegible]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魏文靖公居相[illegible]

孚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賁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七歲即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經史，徒勤取伊洛閒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閒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紿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頹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貽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各臣諸論、靚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強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別，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山門人稅與權作雅音類引先生之說，嘗考證經史韻，其謂古無四聲，只共有九韻，力糾吳才老之非。云宋藝文志有其書。補

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 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丱角時嘗欲從之遊，既而僑試于眷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嘗以恩補官，辭不受。于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于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即開禧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默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到此境，從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靜慮。」著語凡數十首，未及孟氏六等之序。卒年八十有二。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卮言、實信心編、雜勵編、日錄諸書。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鶴山誌先生墓如此。又鶴山李中父墓言先生安貧樂道，與中父爲執交。

天啓先語

才智有餘者其陷溺深。補

鶴山家學 朱劉三傳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鶴山先生從弟也。少學舉子業，既而歎曰：「是足爲學乎？」同郡李坤臣中父者，眞儒也，先生從之遊。中父喪明，與居飲食扶持，必親如古師弟子之禮，力從事于正學。成嘉定進士，歷仕至劍制

置司幹，知上津縣。鶴山以父喪家居，讀三禮，招中父與之偕，先生齎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贊于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叔甚焉。」請于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橫江砦之諸蠻，其最著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黠曰隔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于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十戰殲其衆，毀其巢。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狄厚叔者，果有貴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于風洞市以控諸夷，詔可。于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雅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都令郭黃中控于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闢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

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利州安撫正孫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尙書，出知寧國、溫州、泉州而罷。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吳季永昌裔傳云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如先生本勉齋門人，鶴林宗派則列先生于鶴山之門。

附錄

鶴山答吳叔永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釋奠之說；先師之廟，原不出闕里，封禪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工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清忠李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于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尚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清忠

宗羲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于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通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眞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于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卽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于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于死喪之戚致厚于䘏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曰御經帷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旣躬其厚誰忍復趨于薄二曰尊朝廷在于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衆賢聚于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于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閒豈徒誦說詞章擾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擧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擧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闊于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覆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尤切中時務宰相已深惡之其秋輪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于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叩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尚曰沽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尚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避就回曲此模棱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卽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閫寄者閫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旣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翱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領之而宰相益怒于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眞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旣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里逍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歿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淸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于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眞公德秀于浦城車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嘗闡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

高第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頗欠時中強矯磨礱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遲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愛恩亦不可多愛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濟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于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于復下經乾終于姤上經坤盡于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于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于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于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于易學啓蒙而抉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閑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于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楊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牣于天地閒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于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邪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先生又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錄

史子暈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兌耳然則巽甫得于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于六也巽甫以爲如何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濟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林玉露云云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所以發明盡心踐形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體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卽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卽離南坎北是也累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子之不迂耳有謂子迂者予披襟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簀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

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真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務積精神以寤上意後以刑部侍郞致仕諡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子之語 修

虞先生兟

虞兟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壻于鶴山傳其家學又得婦翁之傳 補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產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緜州教授不久卒 補

蔣先生山

蔣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說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圓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數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殊可疑先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卽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于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參和考三才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觀鶴山所以告先生者則其致功于易可知矣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秘監史先生繩祖

史繩祖字長慶官秘監著有孝經解一卷鶴山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稿以遺予予既授梓與學士共之史長慶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予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補

葉先生元老

葉元老吳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嘗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寮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員竊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 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實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臆伯微綿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卽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攷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內綿張荃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爲吳人同爲陸學未知卽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翰稿山筆家至老未衰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于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儻以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 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彼人推許便少譏摩須從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 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爚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于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推抑陰邪之氣毆保護微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淸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于一門可謂抗鑑相承千載猶勁者矣 參史傳

縉齋家學

籛樞高耻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留夢炎，庇護賈似道，遽罷去，而宋亦亡。著有易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耻堂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僴，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讀詩訓云：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鶴山學案劄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為微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籛樞高耻堂先生斯得 見上縉齋家學

存齋家學 朱發四傳

縣令郭先生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提刑牟陵陽先生巘

牟巘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尤雄于文。蜀中自蘇氏父子後，推巽巖李氏父子，繼之者牟氏也。學者稱為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留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為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廣齋先生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為嘗主齋時執弟子禮于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于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謚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李芾字叔章，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即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為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肯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補南安司戶，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謚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即遣他適，未及于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為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謚文節。參史傳

唐氏門人 朱發五傳

忠介唐先生震 見上存齋門人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 合傳

王先生濤 合傳

屠先生高 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嵊縣人也。受業于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為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為王衛公爚，兄弟亦與為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為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翔父。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

西山真氏學案表

- 真德秀 詹氏門人屏山晦翁再傳
  - 子 志道
  - 王埜
    -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馬光祖
  - 金文剛
  - 孔元龍
  - 呂良才
  - 呂徽伯
  - 江塤
  - 劉炎
  - 陳均
  - 周天駿
  - 徐元杰
  - 劉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 王邁
  -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 熊慶胄
  - 徐幾
    -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湯干
  - 湯巾
  -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 劉漢弼 忠愍同調
    - 弟 漢傳 別見九峯學案
  - 陳策
  - 王天與 西山續傳
    - 子 振
-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 李燔
- 張洽

- 李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西山真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錄定本益以真氏所以別于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劉朱再傳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尚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述尙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卽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旣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淸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牀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力之地不致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險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聽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幺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顏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閒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既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埽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埽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卽樂於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閒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卽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卽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說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於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

義而主靜之一語其於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閑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鐫曉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讀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illegible]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錄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換得來攪做一鍋麵（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餘夫（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稿記有之蓋節貴文節所云州吳曾閎知貴集以喧騰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真文忠公曰侍講而弗修職天者也安寵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身病之不知齊而書推[illegible]之曰至[illegible]曰世之[illegible]皆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圖則

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錄者入深寧蓋誤收

西山者也故錄其精語如是

黃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閫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閩延及州兵皆鬨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鬨出院除參政未及拜以疾終（補）

謝山題眞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末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尙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即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賺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邪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曰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題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某銘云銘于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則又自外于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擯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朱三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

眞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於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實之而因爲之說以贈之（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見劉後村所狀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眞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呂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眞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簽書即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眞西山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爲積壁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戶時眞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眞氏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樁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莅官尤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寶祐間眞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絕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尙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稿奏議叢璧等書

雲濠謹案閩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㠯才

呂㠯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尉改京秩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於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要佩服仁敏敬三字終身不忘 梓材謹案先生名中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爲改字也

知軍江先生塤

江塤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永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邇言曰子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邪 梓材謹案學案劉氏名炎者二其一字潛夫邵武人晦翁門人見滄洲諸儒學案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陳均字子公一字公齋平陽人 雲濠案一作永嘉人 資政殿學士昉兄子受學於西山官江東提刑改廣東猺寇犯邊漕臣方擿帥繳功因平民數十先生曰治兵帥職治刑吾職審覈而縱之被中傷去起爲江西提刑兼知贛州以慈祥介潔著咸淳初除檢正賈似道在西湖欲以堂印自隨先生爭之曰堂印無出城之理復坐免尋以樞密都承旨祕閣修撰致仕 修

周敬齋先生天駿

周天駿字子美永豐人也從西山遊稱其質性渾厚若在璞之玉其學以持敬爲主西山字之曰敬齋

忠愍徐先生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爲朱子門人先生往師之後師事西山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先生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者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爲嵩之毒之太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常所給使鞫治獄迄無成謚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爲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憸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爲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麴糵致疾妖冶伐性道路憂疑綱淪法斁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冊免三公乃遙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於是言官李大同將峴希意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疏奏七事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 補

教授程先生掌 別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垕所著有三禮通議 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於易自朱真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閒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 補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稿又稱先生一傳云建安人師蔡氏節齋子也崇政殿說書通判建寧府著有易輯是先生兼受真蔡之學者又案謝山作岡谷三先生書院記引或說云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攷清容居士集陳教授墓志云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辭科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精實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是或說所本然祕書少監徐鳳以嘉定十七年卒深寧以前一年生無師傳之理當爲先生邪

忠愍同調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忠公劉先生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成嘉定九年進士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且言嵩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南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已感疾遂卒謚曰忠先生之歿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上書訟冤程公許著先生墓誌與徐元杰並稱其旨微矣史稱先生學明義利律身嚴正故不容於小人傾軋之世至以微疾暴亡是則可哀也已弟子知名者曰陳策參史傳

王徐門人劉朱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別見九峯學案

劉氏門人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别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爲歸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遵蔡氏而不攻其非閒亦采摭其說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於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從黃氏補本錄入

尚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梅浦傳及尚書纂傳序並從黃氏補本增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北山四先生學案表

何基 父伯熭勉齋門人 晦翁再傳 清江
子欽
從子鳳
王柏
子宗皡
子宗映
子宗瑞 並見白雲門人
弟相
族子侃 見上北山門人
族子傠
從孫珹
子紹孫
孫閑
孫閏
孫闇
孫閲
子雲龍
金履祥 見上北山門人
王賁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周敬孫
子仁榮
周潤祖
黍不華
朱嗣壽 紫巖講友
陶凱
楊珏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孟夢恂
陳天瑞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孟夢恂 見上衢齋門人
黃超然
朱致中
薛松年

汪開之
倪公晦
倪公度
倪公武

張壆
楊剛中
子翮
聞人詵
夾谷之奇
子夢吉
吳履
宋濂
子璲
方孝孺 並見明儒學案
唐以仁
子光祖
胡仕寧
樊萬
戚象翁
陳德永 見下紘齋門人
林紘齋
陳德永
朱右 附師李五峯
張明卿 附師鄧案心
趙宏偉 導江講友
張莘夫 紘齋同調
子明卿 見上紘齋門人
鄧文原
王守誠 別見草廬學案
牟楷 魯齋續傳
陳紹大 靜正同調

- 張潤之
- 王侃
- 李鏞
- 吳梅
- 金履祥
  - 許謙
    - 子元
    - 子亨
    - 范祖幹
      - 邢沂
      - 子旭
    - 汪與立
    - 劉名叔
    - 李國鳳
    - 葉儀
      - 何壽朋
      - 許元 見上白雲家學
      - 許亨 見上白雲家學
    - 敬儼 從祖鉉
    - 唐懷德
    - 揭傒斯 別見雙峯學案
    - 朱公遷 別見雙峯學案
    - 歐陽元 附師張貫之
    - 方用
    - 蘇友龍
      - 子伯衡
    - 胡翰
    - 朱震亨
    - 王餘慶
    - 呂洙
    - 呂權

- 呂機
- 李康
  - 子希明
- 衛富益
  - 沈夢麟
  - 黃彝
  - 鄭忠
- 戚崇僧
- 朱同善
- 劉涓
- 李裕
- 李序
- 蔣元
  - 子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樓巨卿
- 趙子漸
- 張匡敬 大父衍 父主善
- 馬道貫
- 江孚
- 江起
- 王麟
  - 子延齡
- 合剌不花
- 何宗誠
- 何宗映
- 何宗瑞
- 方麟
- 李亦
  - 蔣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鄭謐

何南坡

金麟
張必大
童偕
童俱
余澤
潘墀 魯齋學侶

范蕃學侶

郭子昭
柳貫
宋濂 見下凝熙門人
鄭濤
戴良
李孝謙 父仕開
李愓謙
李忠謙
唐轂 別見慈湖學案
楊遂 附兄琰、弟璘
衛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唐良驥
張樞
吳師道 並白雲學侶
子 沈
胡翰 見上白雲門人
諸葛伯衡
徐原
趙宏偉 白雲同調

葉由庚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山學侶
方鎔 朱學續傳
子 逢辰
魏新之
邵桂士
汪斗建
子 汝懋 別見慈湖學案
孫潼發
袁易 並石川講友
元孫 道罃 別見慈湖學案
子 逢振
族孫 一夔
蔣沐 峻峯同調
孫 元 見上白雲門人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山四先生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梓材案是卷黎洲本稱金華學案謝山序錄始稱北山四先生學案又案方蛟峯父子亦續朱學者其派附此

勉齋門人朱劉再傳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父伯熭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丞臨川而黃勉齋幹知其縣事伯熭使二子師事之勉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通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朱墨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楊與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嘗開門授徒聞而來學者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王魯齋柏登其門先生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閒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閒與魯齋問辯者十八卷蓋一事而至十餘往復先生終不變其說也景定五年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年八十一謚文定居金華山北人稱北山先生

何文定語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別是一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殀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

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眞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宗羲案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爲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于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徧應聘講第恐無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說可謂有漢儒之風焉

百家謹案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第也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卽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北山學侶

漕元何南坡先生□

何南坡北山先生之兄也嘗舉漕元與北山同師黃勉齋其卒也金仁山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鱗余澤童俱等祭之曰考亭洙泗勉齋魯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磐溪之濱傾傾兩公翼翼典刑勉齋遺言被于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峨峨北山道脈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亶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乃聯銘旌令德壽終于公奚憾儀刑俱隔茲之永歎參金仁山集

葉通齋先生由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

方鎔字伯冶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于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登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二子及第後授實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參明

浙名賢錄

北山家學 朱劉三傳

何先生欽

何欽文定公基之子也與王成齋以風流文雅相尙爲忘年交 參王忠文集

何遯山先生鳳

何鳳字天儀號遯山翁文定公之羣從子也潛溪稱其言論風範可以冠冕風俗 參宋文憲集

何先生宗瓛

何先生宗映

何先生宗瑞 並見白雲門人

北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 雲濠案先生之祖師愈爲龜山弟子父瀚東萊弟子 少慕諸葛孔明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黃勉齋通釋尙缺答問乃約語錄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已遇楊與立告以何北山基學于黃勉齋翰得朱氏之傳卽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自是發憤奮勵讀書精密標抹點檢旨趣自見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絕作研幾七十餘圖又作敬齋箴圖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咸淳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文憲 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書疑九卷詩疑二卷韻目四卷

魯齋要語

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世衰道微學絕教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于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心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一移入濂溪學案一移入南湖學案

蘇氏以爲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嘗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知亦卽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

陳恒弑其君蘇氏謂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

尋樂之說似覺求上達之意多于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功決無上達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以至于欲罷不能而旣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有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閑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言意之內尙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明誠指其當知之路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

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于不可相離之中要見未嘗相離之實于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謂純粹峻潔不悖厥旨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于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卽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性此于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以帥乎其中故發而能中節矣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止于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也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使理常爲主而氣常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夭壽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汨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

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耦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宗祖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之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宗祖

乎
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
也以二四易置于東南以七九易置于西北此其妙機也惟如是而
後縱橫相對皆十于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
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
成數而下上之則耦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
洪範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
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
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徵相感舉一隅也今
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焉
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刪容
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
穠矣甘棠于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詩皆所當刪也
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矣豈有魯國之史不
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
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常違聖人欲行夏之時
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
正記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為垂法後世則非也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而不可為目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為附錄于後
百家謹案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于大學則以為格致
之傳不亡無待于補于中庸則以為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
誠明以下別為一篇于太極圖說則以為無極一句當就圖上
說不以無極為無形太極為有理也其于詩書莫不有所更定
豈有心與紫陽異哉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
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
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郛廓寧守注而
背經而昧其所以為說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為攻紫陽矣然則
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既
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于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
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為心喪程子曰師可立服不可立
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顏閔之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

也其成己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于北山受
教為甚深豈可自同于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
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加絰帶又曰
士以緦麻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為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
疑衰十四升即白麻深衣擬于吉物也蓋緦衰服之至輕者也他無
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如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
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
為弔服素冠吉屨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
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絰帶是為疑衰或曰深衣
吉服也而可為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于吉服也況非正為弔服
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為父斬衰尸既襲衣
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
者又曰安知深衣為弔服又為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
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則曰中
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為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
指為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為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耳是服也
勉齋黃先生考之為至詳其書進之于朝藏于祕省板行天下非一
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為過僕于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絰帶
冠加緦武即素委貌屨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為怪越數日通齋葉仲
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僕
加布帶其後共攷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絰帶僕于是釋然知其
無戾于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魯齋經說補五字蓋其稿未全

附錄

理宗時講官徐僑請錫命論語為魯經有詔舉行時議迂之而止先
生以為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可乎
乃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

汪先生開之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東萊弟子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魯齋為
友魯齋稱其堅礪勇往能自拔于困苦之中予為為己之學實開端
于元思云先生嘗自著貧約曰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僱僕從不妄
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于北山為銘其墓參金華府
志

梓材謹案吳禮部正傳敍固窮集云元思力學忍貧爲貧約指心以譬其友胡濟鼎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贈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貨于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據此則先生嘗及北山之門矣

幹辦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傳

倪先生公武合傳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魯齋稱其遷善改過專志于下學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淸廉介直所著有周易管窺先生之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皆受業何氏時稱箕谷三倪孟德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參

張思誠先生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蘭溪人號思誠子從北山學餘二十年盡得其要北山輯敬思錄發揮未就金仁山履祥續成之每條必質于先生而後定北山之葬也先生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仁山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値亂處約蔬薪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斬之不以爲浼冰雪中孤松也許白雲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楪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先生長于仁山二十年與魯齋爲學侶仁山視以前輩稱之爲丈而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魯齋爲北山成服用古禮先生不以爲然獨不赴仁山曰張丈之言自可以爲朋友之糾彈也

王立齋先生侃

王侃字剛仲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初從橋堂劉氏卒業北山與族父魯齋自爲師友有立齋集蔡樞密久軒其契友也補

知州季先生鏞

季鏞龍泉人嘗登北山之門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字伯韶括蒼人淳祐十三年知睦州時戴鐵先生既至慮己闇俗首罷私茶十六力請于朝寬京府樁糧之令蠲歲分聡減之四明覈民業安生

縣尉吳先生梅

吳梅字仁伯麗水人從北山遊咸淳進士官浦江錢塘尉見括蒼彙記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已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北山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受宋季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擣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敍洋島險易歷歷有據時不能用宋亡屏舍金華山中視世故泊如也北山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禮當時議者謂北山之淸介純實似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上蔡先生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于一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謚曰文安所著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參○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尙書注十二卷今存二卷又仁山集六卷

百家謹案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爲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爲科擧之學者于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仁山先生經說補七字而稿亦未全姑錄講義數篇于左

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于復之一卦繫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閉若已絶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闇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醇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眞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

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耦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纔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于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質顛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人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汩于動而不能靜之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復無以長養之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大壯之動以天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實辨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于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孟子性命章講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雖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于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纔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嘗初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辭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于所知厚薄發于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于父子也自至義之于君臣也自盡禮之于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虧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遇聖人而得位得祿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

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糅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糅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過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于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邪曰目之于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于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金先生鏻

金鏻

梓材謹案先生爲仁山先生孫見仁山文集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蓋皆純孝曾孫也

張先生必大

張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澤

余澤

梓材謹案以上五先生皆北山門人見金仁山所作北山與其兄南坡祭文

會齋學侶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

潘墀字經一字介巖金華人會齋之學侶也嘗以李貫之所編朱子語類專取其論語補其不備別爲論語語類行世官至祕書修撰補

李直家學

尚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也學者稱爲蛟峯先生元名夢魁淳祐九年進士第一御筆特賜改名尚未授官適二御史以忤鄭清之去國已而雷震先生上書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以廟堂爲監謗所實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爭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累疏乞閒而未可其請留之益堅攻之愈衆乃所以招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上舉朝偉之釋褐平江簽判講學于和靖書院寶祐元年以正字召海州喪師制使賈似道以捷聞降詔獎諭先生上書海州之事三尺童子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以一去恐朝廷較之楊國忠又甚焉萬事之議郎未暇卹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于是似道之恨先生自此始二年除校書郎理宗信用宦豎儲君尚幼先生疏言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蚍蜉之撼甫節之炎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嘗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于挾小材以濟大貪者于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于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于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伺陛下之好惡以媒其身陛下曰某人能某人廉或畀麾或授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媚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邦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顧其撥而戕之以便吾之私哉邇年爲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誰敢執拗以取禍者仇士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不及他事今此曹皇皇汲汲前之藥稅未休後之丹欃又起陛下方以其勳適吾意而不知此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之不給帑廩赤立廩如垂罄職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何以趣辦何所倚仗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掃除蠹穴然後可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激尤不可偷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豈真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偷古之人有爲之者莫晉于淮淝而談笑于弈棋莫迫于新事而從容于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然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措授之

略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此之謂不以暇而忽天下故處急必以暇處暇必以急不然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貴有以自謀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貴有以自備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還善爲謀者不依于人善爲備者不制于人不然萬一鄰國陽示安枕以紿我而假敵以道騎可嗑乎故不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湖山之役日熾又上疏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我之所築土妖丘山彼之所築金城鐵壁彼之所築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奪民之地爲之又疏云備邊之事必爭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必守襄樊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河也今彼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其生聚教訓于斯日夜出騎以擾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故當盡力以爭浮光使彼不得以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襄樊不守則江陵爲孤注豈尚足恃故當必以死守襄樊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全江陵時不能用訖宋之亡先生之言無不應洪天錫劾內豎不行而去先生貽書宰相勸其行申屠嘉之事又疏言臺臣欲爲國家去厲鬼以除膏上肓下之疾陛下愛國家反不如愛二豎乎漢唐之季閹豎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又曰小人所忌憚在外廷若外廷攻之而絀則此曹無復忌憚而無君之心動矣上以其激烈惡之先生求去董丞相槐留之先生嘆曰丞相且自爲防已而丞相亦被逐除著作郎爲丁大全之黨所論罷未幾程丞相元鳳疏薦知寧國府復以論罷杜門說易開慶元年大全敗理宗強起吳丞相潛首薦先生爲著作郎明年權尙左郎官是時大全之黨有所謂六賊者尙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以謝天下而上庇之宜諭丞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丞相抗疏言之上自是怒先是鄂州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丞相丞相謂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而上不從于是上與賈密相往復丞相不得與聞而反以丞相不知邊報爲罪夜半片紙中出與郡于是先生上疏曰天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寤急而求之一綫而遺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用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先生言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之然未幾似道入朝而丞相終不免有循州之行先生亦論罷矣于是徐庚金招先生講學于金華適有詔以先生知婺州復爲似道之黨所論罷先生歸講學于淳安已而除知嘉興府以論罷知瑞州又以論罷度宗卽位以司封郎召尋兼直舍人院請以朝臣爲知縣如天聖紹興法用胡安國之言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法有詔從之而不行三遷以祕閣修撰提刑江東信州軍亂或語先生無往先生單騎入城密訪亂卒姓名調諸寨銳卒禽之一軍帖然晉集英殿修撰持江西漕節時欲以銅錢一當十令江西先行之疏陳其害得止凡所至輒與諸生講學于是歷權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吏部侍郎賜石峽書院額以丁艱歸自是凡四召至禮部尙書皆不赴而宋亡元人召之亦不赴至元二十八年卒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傳尙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入門一卷蛟峯集六卷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修己之實終身願未嘗有師承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爲別派也梓材案先生爲孝宣長子自承家學別無他師故云爾〇補

石峽書院講義

先儒論仁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木之核種之卽生道以爲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雖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託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萬物皆備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性分之內天高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二物相配之爲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爲人之理人則所以載是理而行之者故曰合而言之道也然則天地以此心寄諸人豈徒然哉許多道理皆要從人心上抽迸出來如草木句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人心不仁則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書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爲憂凡教人曰存曰養曰盡曰求曰心之端曰心之官曰根心曰生心曰物之長短輕重心爲甚直指人之識痛癢有知覺處示之非便以知覺痛癢爲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頑石而已此之謂不仁莊列之徒正坐此病

蛟峯文集

世有以頓悟爲道以鹵莽滅裂爲學者其說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躐等凌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眞積力久爲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爲

聖賢者也勤有堂記
四書爲根本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二程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非元公之書不知所謂太極豈必盡在圖二程教人日用切近莫非太極也故曰道不離器贛州興國先賢祠記
諺曰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墟墓場此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佳水跋地理心機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蛟峯先生弟也景定三年進士官至太府寺簿宋亡蛟峯隱于石峽先生隱于鳳潭元人以淮西北道僉事起之不赴蛟峯卒先生嗣主石峽講席申明蛟峯之學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享書院中補

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時佐蛟峯先生孫也隱居富山學者稱爲富山先生嘗主石峽講席所著有富山集補
雲濠謹案蛟峯外集附先生賀山房入新居詩云吾宗紫陽民秀挺鸞鳳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揭大程蓋指蛟峯願稱山房爲吾宗集中又有先生挽蛟峯詩似非蛟峯之孫

蛟峯同調

主簿蔣先生沐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横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多登許文懿黄文獻二公之門補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載先生云横城卽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迎方蛟峯爲之師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嘗見山陳齋月呂存齋鑑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至元中薦授建昌縣主簿

魯齋家學朱劉四傳

王先生相

王相字元章魯齋之弟也幼爲童子科學問文章望于庠校金仁山吉父取友得之而先生亦深相器許仁山聞何北山得紫陽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乃卽先生而謀之將求書往謁王敬巖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先生曰見敬巖姪不如見魯齋兄仁山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先生卽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仁山于是受業于魯齋參柳待制集

王立齋先生侃見上北山門人

運使王敬巖先生倊

王倊號敬巖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學于撝堂雙峯而卒業于魯齋累官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嘗闢眞西山夜氣歌之說
宗羲案方虛谷云西山婦翁楊圭已以此箴爲不然

修職王成齋先生琙附子紹孫雲龍孫閑閏閣闇

王琙字玉成金華人學者稱爲成齋先生幼穎悟資稟温厚不樂華靡篤志問學不少懈從高叔祖師愈從潘待制良貴及楊龜山呂舍人遊其子瀚受業呂成公之門其孫文憲公柏傳道于何文定得于朱子門人黄文肅公先生于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曾叔祖丞相淮之孫敷文倊其學得于劉撝堂饒雙峯皆本于朱子先生于敷文爲從子又得朝夕承教而無閒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宋亡不復出子二紹孫雲龍梓材案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府君嘗成齋先生雲卿當卽雲龍之字孫四閑閏閣闇並以文學世其家參王忠文集

魯齋門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見上北山門人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

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參兩浙名賢錄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主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焉所著有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補

機宜楊閒齋先生珏

楊珏字君實號閒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補

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臨海人咸淳進士知金華縣宋末隱遯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甲子集五十卷（修）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宋鄉貢進士精于易學所著有周易通義二十卷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壽雲集自號壽雲至治初卒諡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傳）

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受性理之旨（參史傳）

教授張導江先生𣝗

張𣝗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魯齋講學于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至元中中丞吳曼慶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時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四書集註者皆遣從先生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稱曰導江先生朝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其所著書草廬吳氏澄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百家謹案吳正傳言導江學行于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嫡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聞人桂山先生詵

聞人詵（雲濠案凝熙傳云詵老子號老當是先生之字）金華人號桂山翁嘗遊魯齋之門

提舉樊先生萬

樊萬字萬里縉雲人嘗執經魯齋之門元初爲滁州教授入爲應奉翰林文字終江浙儒學提舉（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棃洲原本祇存樊萬縉雲人五字）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也學于車玉峯又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補）

林紘齋先生□

林□號紘齋天台人爲鄉先生（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謝山補陳兩峯傳云有林紘齋者亦魯齋之徒也而宋潛溪銘張務先墓碣作弦齋林氏叢本作紘故亦作弦其作紘者傳寫之誤也）

導江講友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也金末避兵居潁昌其後卜居真州豫于平宋之功官至衡州總管府治中解官一十五年延致導江先生張𣝗講明伊洛之學起爲浙西廉訪使僉事先是鎮江以旱免租九萬五千石已而以飛語復徵民無所出先生卒復之是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居民不粒食先生欲發粟食之有司以未報不敢發先生曰民且死矣如以不待報得罪我當獨坐之不相及也于是全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胔亦俱得掩時以爲汲黯復出遷江南行御史臺都事江南大饑猶徵積逋數百萬先生請弛之行省不可先生力爭之中丞廉公解之先生爭益力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賢佐也卒行之時兩賢之入爲內臺都事尋除浙東海右廉訪副使以許公白雲薦禁越人之傳葬者擢江南治書侍御史延白雲于金陵率子弟師事之白雲爲之強出已而以七十遂致仕先生在都臺有選吏累求用先生不之許也及除官先生亦不以告其人始恨之久而知之乃大媿服學者稱爲松澗先生（補）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卒年七十四追封天水郡侯諡貞獻止載其延致白雲未及導江蓋爲疏漏）

紘齋同調

學正張先生莘夫

張莘夫天台人隱約田里閒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爲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嘗受業焉（參宋文憲集）

仁山門人

文懿許白雲先生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長值宋亡家破力學不已僑寓借書分四部而讀之年踰三十開門授徒聞金仁山履祥講道蘭江乃往就爲弟子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而鹹酸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先生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得其所傳油然融會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閒斷

耳中外列薦皆不應屏迹東陽入華山中學者負笈重趼而至著錄者前後千餘人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強出踰年卽歸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隨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雖身立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變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荅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學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閔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其習于靜定如此至元二年十月病革正衣冠而坐坐呼子元受遺戒元復請所未盡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而逝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諡曰文懿其所論著于四書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哉于書傳與蔡氏時有不合每誦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于是而已于詩則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引而以己意終之于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一書于史則有治忽幾微一書放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于大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許白雲集修

○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先生讀書叢說六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說四卷白雲集四卷

白雲文集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閒致其極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世出而闢邪扶正破蒙徹惑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于是吾儒生于斯時未必能躐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于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讀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于上顧實有益于己而止何用偭強自意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佛老之流之說耳爲佛老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閎宏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說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淑道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與否與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送胡古愚序

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爾講問詰辯朋友之職也至于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賁善之德深矣□□□□

宗羲案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謂朱子也是時朱子好爲儱侗之言故延平因病發藥耳當仁山白雲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爲本體便爲究竟更不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爲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斯言以救時弊此五世之血脈也後之學者昧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閒零星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白雲文集本三條今移一條于滄洲學案

余論太極圖說辨後

臺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仕爲御史臺掾受業于仁山白雲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不汩流俗羣會無長語晝講辯有條夜則執經

問難析理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抵足而臥覺復共索所未悟稍閒
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久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于仁山究其旨趣又徧交故宋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擧爲江山教諭遷昌國學正擢湖廣儒學副提擧未上改國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擧江西儒學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至元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莅任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文肅其文與黄晉卿溍虞伯生集揭曼碩傒斯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雲濠案史傳先生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見下白雲門人

唐先生良驥

唐良驥蘭溪人

梓材謹案蘭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齊芳書院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著書可以知其概矣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仁山之門

白雲學侶

修撰張子長先生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而夙慧外家蓄書萬卷悉取讀之過目輒不忘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脫誤每論及一人則其世系爵閥與材質之良窳歷如指掌一日白雲漫叩以高帝取天下之故子長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諸蟬聯不能休白雲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白雲不可以友待之由是斂華就實而其學益粹至正閒脫脫修三史奏辟爲長史力辭不就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而卒

郎中吳正傳先生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初工詞章及閱眞西山遺書幡然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錄事遷池州建德尹召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一遵許魯齋成法以母憂去職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先生于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鑴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獨處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于授受之際者也

子沈

百家謹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修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爲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閒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白雲同調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見上滹江講友

蛟峯門人章再傳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雲濠案先生號石川桐廬人也受業于蛟峯咸淳七年進士爲鄞教授宋亡隱居不出與同里孫潼發袁易稱爲三先生補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也補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案先生歙人徙淳安倜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參戴九靈集

石川講友

幹官孫盤峯先生潼發

孫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別號盤峯桐廬人登咸淳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蜀名御史繩祖儒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往往聞其緒言有所開悟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宋亡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久之乃歸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元侍御史程鉅夫求遺逸以先生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強慨然以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易魏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參黄文獻集

山長袁靜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樂仕進行中書省署爲石洞山長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爲堂曰靜春先生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其在石洞推明盤峯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所爲詩有靜春堂集同上

子高家學朱劉五傳

待制周先生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敬孫之子也承其家學又師楊珏陳天瑞因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不知學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修）

雲濠謹案葉洲原本傳尾有所著有易象占書補遺春秋類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皆先生之父之書故謝山抹之

醇齋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諸行事四方從遊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禦寇功授常州宜興判官未上而卒年七十四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五經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筆海雜錄（修）

雲濠謹案先生號森碧見台州府志

南村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見上醇齋門人）

導江門人

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附子翮）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奥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說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翮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修）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楊鐵崖所作楊文舉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于世

尚書夾谷先生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家于滕州累官至侍御史吏部尚書政事卓卓可稱雖老于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簡嚴有法元史張𧝉傳言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

宗羲案會齋以下開門授徒惟仁山導江爲最盛仁山在南其門多隱逸導江在北其門多貴仕亦地使之然也

桂山家學

提舉聞人凝熙先生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詵老先生之子詵老學于會齋里中稱爲桂山先生受學家庭七經傳疏皆手鈔成集訓詁牴牾者別白是非使歸于一閉戶討論逾十年不出因薦起歷處州學錄西安教諭昌國學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舉卒年七十門人宋景濂等私諡凝熙先生（修）

聖泉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見下紘齋門人）

紘齋門人

提舉陳兩峯先生德永

陳德永字叔夏黃巖人也杜清碧稱其文章似歐陽子而尤長于理先生少從戚象翁又有林紘齋者亦魯齋之徒也亦從之遊造詣邃密學者稱爲兩峯先生所著有兩峯慚草（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嘗省辟爲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江浙儒學提舉

張務光先生明卿（附師邵素心）

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學正莘夫之子也始成童而學正卒即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先生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斬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閒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于朝既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盍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于賤貧不屈節于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先生長身疏鬚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藝編六卷存蒼錄十二卷尙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于家（參宋文憲集）

學正家學

張務光先生明卿（見上紘齋門人）

學正門人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自父徙錢塘先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使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繼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于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先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一先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有文集內制集至順五年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參史傳

魯齋續傳

隱君牟靜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裴黃巖人也學者稱爲靜正先生刻志正心誠意之學以養母不仕時天台方行王魯齋之學先生不知師傳所出要亦其私淑也所著有九書辯疑河洛圖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門人稱曰牟氏理窟 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九溪教授生徒至數百人

靜正同調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也學者稱爲西山先生以聖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所著有四書辯疑門徒與牟氏並盛 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世以儒業名家其學出于紫陽門人天台潘時舉又稱其從遊者以百計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云赤城新志則言其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白雲家學

祭酒許先生元

許元字存仁金華人父白雲先生 雲濠案原作大父白雲攷諸家文集作父者是 學于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乃驛赴金陵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擢爲祭酒最見禮遇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安置留州遇赦還卒 參儒林錄

梓材謹案白雲之歿以先生屬于數子長先生欲師事之賦以白雲之待己者待焉見黃文獻所作子長墓表

教授許先生亨

許亨字存禮文懿之子學有淵源而工于文辭赴任北平教授宋潛溪作序以送之 參宋文憲集

白雲門人

純孝范柏軒先生祖幹

劉先生名叔 合傳

經略李先生國鳳 合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白雲嘗語人曰吾得劉名叔而學知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先生之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持守之功嘗曰爲學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矣若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聞也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辭歸養親李文忠鎭嚴州修師資之敬郡守王宗顯上其孝行立純孝坊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講學危坐而卒所著有羣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 修

雲濠謹案李先生字景儀山東人官至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

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立志堅苦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質于白雲隨所咨叩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白雲歿先生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多趨之洪武初郡守王宗顯起爲五經師學者稱爲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南陽雜稿 修

文忠敬先生儼 從祖鉉

敬儼字威卿易州人也其從大父鉉精于經學有春秋備忘金人稱爲大寧先生者也先生嘗爲浙東參政治金華受業白雲而以張子長爲友白雲贈之詩曰皇皇駟馬車誤立門外雪者也 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稿作其大父鉉攷元史先生本傳祖鉉同知崇州事鉉其叔祖也據以正之又案先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

卒封魯國公諡文忠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梓材案先生號存齋受業白雲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書無不研究余闕持節海右特容接之或請余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先生曰此出古文苑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景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交擧所疑以質宋推其博先生曰徒博則陸澄之書廚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而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鉤玄集書學指南存齋集共百餘卷修

文安揭先生傒斯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並見雙峯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附師張貫之

歐陽元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瀏陽先生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辭章下筆輒成章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先生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改武岡召爲國子博士初置藝文監文宗親署爲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歸不允拜翰林學士歸復起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擧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拜翰林學士承旨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閒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尋乞致仕將行帝復降旨不允進階光祿大夫十七年卒于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曰文先生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再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二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參史傳

方茗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少負逸才與揭傒斯朱公遷歐陽元同遊于許白雲之門以羽翼斯文相砥礪時稱許門四傑著有先儒宗旨茗谷叢說諸書子二人以詩禮世其家參江南通志

都事蘇栗齋先生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學經于白雲以才推擇爲吏擢令蕭山轉行樞密院照磨陞行省都事多著能績入明而卒子伯衡修

雲濠謹案先生門下侍郎轍之裔宋文憲志其墓云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文定長子遲知婺州因家金華又言先生上距文定蓋九世矣然其子平仲爲待制遲八世孫則先生距文定祗八世耳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從吳正傳師道受經吳立夫萊學古文詞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嘗至京師徧交當世名士而于余闕貢師泰尤善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入明除衢州教授聘修元史賜金繒而歸居長山之陽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仲子文集補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始乎震訖乎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有六年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承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于母女應于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湯治政是爲剛

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毋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于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于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嬴妒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于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于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澷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歿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別定次于篇衡運論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恆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于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閒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宏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汩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汩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擊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秦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恧于唐也楊廣弒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于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謷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處漢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衞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宏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褘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篡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于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于人紀莫嚴于地紀莫尊于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正紀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繫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于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宏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辯

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機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輿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伊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于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非盡出于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過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于商周是也過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于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與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于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于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奮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于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于反掌之間傳世永久嘗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氣崇偶偶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螾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鯤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疎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實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于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于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是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于君子而深難于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于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于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于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于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衡賢論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嗷嗷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二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嗷嗷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救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高擴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頓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

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起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其閑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幷之閑耳非有貲于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徑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時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世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拯于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授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授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驅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謂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采地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各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書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幷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閒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竆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微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閒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

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滿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從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令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井牧論

梓材謹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行然自橫渠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是後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程畏齋讀書工程並取之合之此論可以互相發明矣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識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畚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愚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柰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霸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夷人生于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與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擧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吝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能行之實持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能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

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慎習論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憑憑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朦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礴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于飢寒而不及于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于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于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于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于三皇德著于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于道也包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佃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足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于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于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于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于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進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鶩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棼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于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覈尙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于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王之所尙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準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欲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于桴鼓念慮之孚堅于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霸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皇極論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既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于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汗下由是挾冊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于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閒興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又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隨分可自致者其惟醫乎于是得羅知悌之傳遂以醫名醫家傳之爲丹溪先生其學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奚以多爲浮豔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蟊賊目之

御史王先生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白雲嘗遊京師番僧爲總統欲見之先生曰吾學將以明道寧有屈身異教而道可明邪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

呂竹溪先生溥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學白雲講究經旨爲文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冠昏喪祭一依朱子所定禮行之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集族子權亦許氏弟子早卒（修）

呂先生洙

呂洙字宗魯溥之兄也在白雲門服其精敏未究而卒有周易圖說太極圖說大學辯疑（修）

呂先生權

呂先生機（合傳）

呂權字子義永康人從白雲竟夕不寐嘗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二尋已而二十八歲病卒弟機字審言亦從白雲通春秋左氏尤精于資治通鑑有篤行（補）

教授李靜學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號靜學東陽人從白雲遊爲詩文以理勝一時名輩相推重之仕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集尙絅齋集（修）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衛富益字□□崇德人也從金仁山遊深探易理而卒業于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聞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真齊何人邪瀛道何人邪遂絕意進取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至大中有司薦之不就遂遭擯毀其書院乃遷居湖之金蓋山授徒不輟所著書曰四書考證曰性理集義曰易說曰讀史纂要曰耕讀怡情錄至治中始還故里別署耕讀居士足不入市或有乞詩文者辭曰吾欲涵養德性何口說爲疾篤取所著書焚之曰玄奧處宋儒已盡之安用此糟粕爲九十六歲而卒其門人曰沈夢麟曰黃彝曰鄭忠相率制服葬于金蓋私謚正節（修）

戚朝陽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咸金華人貞孝先生紹之孫也家學出于呂氏先生年二十七始從白雲講道同門推爲高第清苦自處不以時尙改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生之父訪其壻呂汲于永康太平山中愛之先生遂奉父居焉汲之子權亦白雲徒也其諸孫遂從先生學居常默坐一室環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出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先生精于篆學嘗以篆法繕寫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孟子將獻之朝以儀禮一經未及竟不果上又嘗爲書言時政將詣闕陳之亦不果行黃晉卿曰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靜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修）

朱裕軒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聖與義烏人從白雲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劉涓（梓材案金華先民傳作金涓蓋與仁山先生同爲項伯之徒由項而歸姓爲劉與越時又由劉而改姓爲金者故金涓即劉涓也）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于八華山稱爲高第弟子又從黃文獻潛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徙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瀹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饒東陽人從白雲學嘗詣闕上至治聖德頌英宗召見至德殿中書奏補國子生登天曆閒進士第授陳州同知轉道州路總管府推官而卒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弱冠從白雲推爲上第爲文以左國史漢爲標格唐宋以下勿論也宋裴按部以先生自隨危太樸素在史館時歌其詩以爲入格臥東白山中與鹿皮子陳樵相倡和士類皆師表之

貞節郗若晦先生元

蔣元梓材案先生姓原本作薛復抹去改作蔣效先生之祖蔣沐築橫城精舍以延方岐峯則以爲蔣氏者是也華陰薛元字微之號庸齋與辛愿姚樞等講貫古學者別一人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白雲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所著有中庸注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載先生著有學則二十卷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箋疏

樓先生巨卿

樓巨卿東陽青石渡人白雲高弟

趙先生子漸

趙子漸金華人

梓材謹案黃文獻誌退齋山人趙若齋墓言其先自開封徙衢州又自衢徙蘭谿退齋僑居于郡城次子嗣鴻遣之受業于鄉先先許君嗣鴻蓋鄉先生之名子漸其字也

張先生匡敬大父衍父主善

張匡敬字主一金華人也其大父曰頤齋先生衍父曰木齋先生主善皆有學行而先生從白雲遊補

馬一得先生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白雲弟子自號一得叟恬退非公不入城府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一得叟集補

鄉舉江先生季

江先生起合傳

江季江起常山人兄弟並從白雲補

雲濠謹案宏治衢州府志言先生兄弟與伯兄叔載齊名人號曰三江先生但載江季受業于文懿之門以書經中至順壬申鄉第弟起詞氣雄辯云

教諭王先生麟附子延齡

王麟東平人也嘗自廣陵至婺學于白雲期年而歸白雲嘗舉歲以遺之仕終昌平教諭其居廣陵聞白雲歿爲發喪悲不自勝其後凡過白雲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又爲白雲刻尚書大學諸書以傳蓋不負師門者也子延齡爲明翰林補

縣官合剌不花先生

合剌不花蒙古人也官浙之台州達魯花赤已而移徽州嘗遊白雲之門其學以誠意不欺爲主嘗喜挾方冊攜一羊皮坐于山巔水涯歌詠終日野老過者輒呼而問以民閒疾苦以德爲化嘗曰法所以防姦專苟集矣法不必盡用也二州之民化之幾于無訟考續爲天下最元儒惟魯齋之門有以蒙古從學者此外惟白雲而已補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合傳

何先生宗瑞合傳

何宗誠字□□金華人也其父遯山先生鳳隱于醫道君子也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白雲許文懿公方羈孤時落落不偶莫從之遊遯山獨奇之館于家使先生兄弟師之而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于學遯山悉出其藏書使觀之率其鄉之子弟以共師之而文懿之名始盛終身嚴事遯山以爲淵源之自也先生兄弟三人皆學于白雲而其詳不可考補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傳

方麟太末人李亦東陽人與蔣貞節元皆文懿弟子貞節延兩先生于家塾俾其子允升禮而師之參王忠文集

范葉學侶

鄭先生謐

鄭謐字彥淵范祖幹葉儀之學侶也所著心學圖說詳金華先賢傳補

靜儉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見下凝熙門人

博士鄭先生濤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道傳工于詞翰爲丞相脫脫所知授經筵檢討轉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遷太常博士而罷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所居在九靈山下因以爲號好讀書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皆精究其旨棄舉子業學于柳道傳貫道傳之死心喪三年雲濠案朱氏彝尊爲先生擬傳云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學于貫幷從黃溍吳萊遊至正十年余闕僉浙東廉訪行部至浦江先生上謁與之談詩闕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于師友者時以潛溪華川長山與叔能稱四先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婺越攻取不已避兵山中者久之張士誠用至正年號開藩于吳東南之名士多往依之先生受中順大夫淮南行省儒學提舉明伐吳先生從海道求救于山東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山東降

附先生附海舟還定海與東南失職之徒謝肅揭汯丁鶴年歌哭于四明山中其子挽之還家不得也十五年徵至金陵明年欲授以官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修）

謝山九靈先生山房記曰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瘐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

學官楊元度先生璲（附兄瑛弟璹）

楊璲字元度餘姚人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內博洽者辯說數困之註詩傳名物類考待御史姚𢾅剡文上之後以鄉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兄瑛弟璹稱三楊

雲濠謹案瑛一作瑛黄氏補本爲元度傳云兄瑛慶元路學正弟璹縉雲教諭並有文名

正傳家學

閣學吳先生沈

吳沈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正傳之子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先生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已命先生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先生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于朝釐言恐觸上怒先生不從陳請改正帝喜曰𢾅慤人也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先生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先生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錄命先生撰序後改國子博士以老歸先生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先生發之也

正傳門人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見上白雲門人）

參議諸葛先生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吳禮部門人見金華先賢傳（補）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廣東參議卒金華杜楨爲作小傳稱爲清修直亮之士

訓導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吳禮部遊與禮部子沈童稱爲友博覽羣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數卷明太祖取婺州與沈同命爲訓導歷主福建江西考試或云太祖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參金華府志）

汪氏家學

縣令汪遯齋先生汝懋（別見慈湖學案）

蔣氏家學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見上白雲門人）

本心門人（朱鄭六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也學于周待制仁榮與達兼善爲講學友（梓材案達兼善蓋卽泰不華）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召之已卒鄉人卽其所居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集十卷（補）

忠介達先生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錄事遂居于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陞禮部尙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公謚忠介

紫巖講友

隱君朱鞠隱先生嗣壽

朱嗣壽字得仁一字鞠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魯齋而後生徒甚衆先生少以文雄于曹既而喟然曰學不爲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于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于理紫巖周先生潤祖魯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斂衽服曰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內之行泰不華欲薦于朝先生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泰不華重違其意而止晚治別業曰東園蒔鞠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爲鞠隱先生（補）

凝熙門人

知州吳德基先生履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受學于聞人夢吉爲文以選固爲法起家南康丞遷知安化濰州以循吏稱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附子璲）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先生始遷浦江之青蘿山先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溍吳萊學古文詞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辭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啓沃宏多既而念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詔以年老致政還家以長孫愼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二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統中賜諡文憲先生博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數昭皇猷贊翊治化名徧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璲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參金華賢達傳）

百家謹案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

謝山宋文憲公畫像記曰文憲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于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淺漸流于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于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第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幷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于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故尤有耆渾穆之神旁魄于行墨之閒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與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華人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率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因家焉（補）

兩峯門人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附師李五峯）

朱右字伯賢（雲濠案儒林錄作序賢）臨江人程門高第光庭之後學于陳兩峯又嘗受文法于李五峯明初徵赴史局累官至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稿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潛溪子充輩皆朱門之世嫡然漸趨于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匪石門人

左丞王先生守誠（別見草廬學案）

柏軒門人

邢先生沂（附子旭）

邢沂（雲濠案黃氏補本作邢沂）金華人也從范純孝祖幹游以詞翰知名子旭字景暘學于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潦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土司王永壽叢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景暘身詣其寨論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尋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隱君汪先生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受業于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南陽門人

隱君何歸全先生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學于葉儀守道安貧不肯干人明洪武中舉孝廉父歿以所居易地而葬學者稱爲歸全先生（補）

祭酒許先生元

教授許先生亨（並見白雲家學）

栗齋家學

教授蘇先生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父友龍受業許白雲之門先生警敏絕倫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明太祖置禮賢館先生與焉歲丙

午用爲國子學錄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潛溪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辭蔚贍有法太祖即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靜學家學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白雲高弟唐之子也承其父之學洪武初以薦舉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陳友諒餘孽尙蠢動朝議出師勦之先生以爲不若招撫從之仕終刑部侍郎 補

正節門人

縣尹沈先生夢麟

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時以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尹以疾辭洪武間五主文衡于闈浙年九十三卒著有花溪集 參宏治湖州志

黃先生彝

黃彝

隱君鄭先生忠

鄭忠字原凱嘉興人閉門讀書無閑寒暑從衛富益講易一夕夢呑北斗自是時名大著志在恬淡雅好泉石終元世高蹈不仕 參浙江通志

若晦家學

學正蔣先生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李門人

學正蔣先生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九靈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 父仕開

李先生悌謙 合傳

李先生忠謙 合傳

李孝謙鄞縣人父仕開操履方正當元季四方繹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彝台州陸德暘金華戴良永嘉高明慈溪胡舜咨令子弟受學焉先生及弟悌謙忠謙皆孝友嗜學親瘵各求醫藥迭侍床下親食後食不食終弗御七箸及明永樂中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櫃起先生總修郡乘書成而卒 參寧波府志

謝山跋四明文獻錄題詞曰處士讀書歷官受業于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尙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莊意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是錄之後又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

唐先生轅 別見慈湖學案

蛟峯續傳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別見慈湖學案

鞠隱門人

尙書陶耐久先生凱

陶凱字中立臨淸人洪武中薦授翰林應奉歷官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先生應聘而起時國家稽古禮文事多先生裁定詔令封冊歌頌時命先生文章遂盛傳于世 參姓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潛溪門人 朱劉七傳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別見明儒學案

唐氏家學

唐委順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遇金華人以仁子先生承其家傳授徒講學以師道自任所著有委順夫集 修

委順門人 朱劉八傳

胡先生仕寗

胡仕寗字□□永康人也受業于唐仲遇有高節 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

雙峯學案表

- 饒魯（黃勉齋、李宏齋、黃衜實、柴南溪、强恕門人。聯脊清江里傳）
  - 陳大猷 —— 潾
  - 吳中 —— 朱以實 —— 子 公遷 —— 洪初
    - 王逢
    - 何英
    - 李仕魯
  - 羅天西
  - 趙良淳
  - 萬鎮
  - 湯伯陽
  - 魯士能
  - 程若庸 —— 金若洙
    - 范奕
    - 吳錫疇
    - 程鉅夫 —— 揭傒斯
      - 趙孟頫
      - 林夢正（曼碩講友） —— 徐一夔
        - 周棐（始豐講友）
    - 吳存（梧岡同調） —— 劉耳
    - 吳澄（別為草廬學案）
  - 許應庚（附孫應庭）
  - 王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饒應中 —— 熊凱 —— 熊良輔（見下東崖門人）
    - 龔煥 —— 熊良輔
  - 汪華 —— 從子 應昇 —— 從孫 克寬
  - 汪相 —— 從孫 時中
  - 吳迂 —— 汪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 鄭合生
    - 戴璹
  - 蔡汝揆
  - 羅椅
  - 史泳
  - 李實
  - 徐道隆（景程同調） —— 子 戴孫
  - 袁易（私淑。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吳存（見下梧岡同調）
  - 方還（雙峯講友。別見勉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雙峯學案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梨洲原本之舊謝山修補未完

黃柴門人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黃勉齋幹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百家謹案黃勉齋幹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吳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峯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

雙峯語錄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閒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說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纔靜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靜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靜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錄諸條與附錄俱從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錄出謝山于是卷劄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錄

明甫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會如此說來勉齋曰是他道事物靜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遯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峯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黃州

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會通子游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

吳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峯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稅駕其門因質曰論語言心凡幾等即應聲曰簡在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縣令羅柘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加遂不起所著有柘岡集修

知州趙先生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餘干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轄改知分寧劇邑俗尚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爲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爲吳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靜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峯尤愛之嘗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稱魯時齋語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爲公安竹□書院山長不赴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戶參軍著有左傳十辨倣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爲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靜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錄事魯實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間進士從饒雙峯學自號實潭爲監利令辟充沅州錄事兼餉事時呂政帥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螯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呂大怒遣卒毆所掌軍餉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啓之耗五十石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毀出身文字編流沅州六年呂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直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峯及沈毅齋貴珤得朱子之學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爲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說陳定宇極稱其字訓雲濠案黃氏補本續云吳草廬澄其門人也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乎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朕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顯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朕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實通千古無頃刻之間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

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尙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脫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乎大德之敦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說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膚菴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尊其舊習雖有其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即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即此以平天下即知此道是天地閒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膚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說著誠則都在誠上說著仁則都在仁上說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材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錄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

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眹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于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于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于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聚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于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眹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眹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于兩閒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進士許先生應庚 附弟應庭

許應庚字春伯平江人遊李宏齋及雙峯之門與弟應庭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先生尤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州以學行宜列鄉貢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先生應中

饒應中

梓材謹案熊達溪從先生以得雙峯之傳則先生雙峯之高弟也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

汪華字榮夫號東山祁門人與族兄相同事雙峯早歲又從學鄱陽趙介如江古心高弟也與中書右丞燕公楠爲同門友至元初公楠僉江浙行省事道祁門訪先生與論舊故將薦諸朝先生固辭而止從孫克寬知名于世 雲濠案黃氏本云仲孫克寬實能嗣其傳仲孫當是從孫之譌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與弟榮夫皆學于雙峯兩人問難叩擊悉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人發之

逸民吳可堂先生迂

吳迂字仲迂浮梁人從雙峯學嘗應科舉不上遂棄之辟兵橫塘講道不廢皇慶閒浮梁牧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時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 雲濠案黃氏本云同邑鄭合生戴璿皆師事之 所著有四書語錄五經發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綱目使者表其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審新昌人用之七世孫也師饒雙峯得道學之傳門人稱爲愚泉先生所著有希賢錄貫道集友議諸種 修

縣令羅磵谷先生椅

羅椅字子遠號磵谷廬陵人也雙峯弟子寶祐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授改潭州宰贛之信豐遷提轄榷貨 補

史水東先生泳

李先生實 合傳

史泳字自亨餘干人嘗述雙峯之言曰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故人當與天地配不當與萬物倫同門李實嘗曰自亨問答出入微妙學者尊之爲水東先生

梓材謹案李先生實與胡弋溪門人臨川李實同名弋溪已在元之中葉其門人不得與水東同門蓋別一人也

景程同調

提刑徐先生道隆 附子載孫

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以任入官爲浙西提刑元兵至臨平皐亭山令閉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且追兵及先生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

軍盡沒先生見執艦內閉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言于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越三日宋亡參史傳

雙峯私淑

山長袁先生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吳先生存見下梧岡同調

東齋家學朱劉四傳

經師陳雲莊先生澔

陳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東齋先生大猷子于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有禮記集說行于世學者稱爲雲莊先生雲濠案江西人物志作學者稱爲經歸先生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師陳先生墓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先生傳末云明成化七年禮部題請從祀學宮未報宏治十七年巡撫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寶題準別祠祀之

準軒門人

朱梧岡先生以實

朱以實號梧岡樂平人也師事吳準軒以紹朱子子公遷

梧岡同調

教授吳先生存附門人劉耳

吳存字仲退鄱陽人私淑雙峯之學部使者爭勸以仕不答延祐元年設科總管史烜曰是不可無吳先生強起之選授本路學正不及代歸又調寧國教授未久引年七年聘主本省鄉試尋卒先生嘗語門人劉耳曰學非樂不足言學樂在心心誠則樂不然不樂故一言一動不可不誠所著有程朱傳義折衷月灣集補

祖望謹案先生當與朱梧岡父子同輩饒之志乘妄言先生爲王逢原之徒謬矣

徽庵門人

縣令金東園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休寧人受業于程徽庵寶祐閒鄉舉官黟江縣令宋亡不仕歸築東園隱讀其閒所著有東園集四詠吟編性理字訓集文

范先生奕

吳蘭皐先生錫疇合傳

范奕吳錫疇皆新安人程若庸高弟子

梓材謹案吳先生字元倫休寧人竹洲先生儆之從孫隱君壓之子也徽州府志載其研精理學所居藝蘭以自況著有蘭皐集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新建之吳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以城內附先生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召見應對詳明改直翰林授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集賢直學士秘書少監翰林集賢學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求賢于江南有宋遺老網羅殆盡仍拜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二十九年召對明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至大三年廉訪山南江北明年召對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以病乞骸骨居五年而卒年七十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文憲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于族叔徽庵與吳草廬同門友人稱爲雪樓先生因其所居曰雪樓也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應中門人

熊遙溪先生凱

熊凱字舜夫南昌人從饒應中得雙峯之傳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遙溪先生門人同邑熊艮輔最知名參南昌府志

龔泉峯先生煥

龔煥字幼文雲濠案一作右文進賢人通五經師饒應中以明體返躬爲務時科舉未行文章猶尚華靡先生獨與學者議曰苟以科舉必遵朱氏之學其程式皆預爲擬定先生歿而科目興一如其言居泉峯下人稱爲泉峯先生同上

東山家學

汪先生應昇

汪應昇

梓材謹案先生爲環谷之父東山先生從子也俟攷其事實

可堂門人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先生合生

鄭合生字子謙浮梁人

徽君戴先生璹

戴璹字仲才浮梁人學于吳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定賦

稅法浮梁頗重先生上書言之得減及累薦卒不起所著有東山集

梧岡家學 朱劉五傳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

朱公遷字克升梧岡子有家學歷婺處二州教授所至轉徙徽栝歙信之閒已而以病歸里先生有篤行里人乘亂害殺人者聞其來爲之止殺先生曰是可化也力疾訪之其人感悟然病滋以是篤五日而卒先生嘗題其室曰高明之所學者稱爲明所先生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約說餘力稿詩經疏義其高第曰洪初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作其高第曰洪初字士會又案士會通氏分省人物考作仕會

雪樓門人

文安揭曼碩先生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閒出遊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于朝二入翰林仕至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卒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先生於鉅夫謂復出門下受知最深 修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程鉅夫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先生以之入見故終身以師事之 修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引趙譜言敖繼公寓居湖州專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敖氏門人

曼碩講友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林夢正字古泉黃巖人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屠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後歸于儒客吳楚閒以授徒爲業久之去遊京師淸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生皆與之遊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賀丞相當國擢先生教授溧陽其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蘄黃寇起且至先生避居[illegible]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亦遇害 參徐始豐稿

遙溪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見下泉峯門人

泉峯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邊南昌人舉仁宗延祐鄉貢早師同邑遙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于凱友進賢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硏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彖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生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即不合而有得于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明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英宗至治二年鋟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從黃氏補本錄入

周易本義集成自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學者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于無形粗及于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之閒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抵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于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于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傳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曩執經于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壬寅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于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以己意採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閒有鄙見一二附焉竊念理義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于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知者

東山再傳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自歙還居祁門寢泰定三年浙江鄉試歸

以經學教授宣歙閒雲濠案遇氏分省人物考云既與仲廷先生而歸遂有志聖賢之學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閒數與師山鄭公講習論學意氣相得學者稱環谷先生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于家補

經禮補逸後論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穎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于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西漢志于周禮未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閒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于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焚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精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于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于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于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嘗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幷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幷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自序

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惡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嘗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鈔錄傳刊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嚌主堅弑介公闌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隱君汪查山先生時中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博學善吟不樂仕進元季隱查山築書堂與兄環谷克寬講學學者稱查山先生所著有二分稿藏于家參姓譜

明所門人朱劉六傳

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義初樂平人明所朱氏高弟也明所纂詩義先生左右之學者稱爲野谷先生明洪武初以薦知淯川縣

李先生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朱公遷得晦翁之傳千里負笈從之盡傳其所學而歸參分省人物考

古泉門人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博古以詩文擅名于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參姓譜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稿並師林古泉

始豐講友

山長周先生棐

周棐字致堯，四明人。由鄮山書院山長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善。補。

雲濠謹案：先生與始豐俱爲白岑里詩人，見《禾錄》。

野谷門人朱劉七傳

徵君王松塢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樂平人。幼穎異不凡，天性孝友。比長，默契義理之學，師事野谷洪氏，道脈所自，先生以心會焉。乃厭科舉業，研精道理性命之懿，淹貫經史。宣德初，薦授富陽訓，不就。退歸鄉塾，日與門人何英等相討論，道益明，學益成。復以明經辟，及門強起，召見，極論禮樂。二字日晡不徹，明日復賜，堅辭不就職。歸卽杜門，環堵足跡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著有《言行志》，自書其廬曰松塢，學者稱爲松塢先生。

松塢門人朱劉八傳

徵君何梅谷先生英

何英字積中，鄱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學于王松塢之門，造詣益深。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增釋》、《易經發明》諸書。初，松塢嘗贈詩曰：「癯梅谷裏先春意。」先生因遂自署曰梅谷。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表

湯千 父儔底

湯巾

湯漢 從子

徐霖

危復之

謝枋得

徐直方

曾子良

胡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徐炎午

盧舜臣

方南一

李天勇

魏天應

蔡正孫

王清淵

吳定翁 附師甘泳

饒宗魯

敬仲 子 附見草廬學案

胡志仁 饒氏學侶

李實

王觀

胡棟

程紹開 古為同調

吳澄 別為草廬學案

王應麟 別為深寧學案 東澗學侶

湯中 並柴南溪真西山門人詹氏再傳屏山晦翁三傳

宋元學案卷八十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祖望謹案：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畈楊貢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鄭氏二老閣刻本序錄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然息庵乃季庸之號，存齋則升伯之號也。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亦兩相錯互，特釐正之。）

柴貢門人（補氏再傳）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父僑寓）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合傳）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合傳）

湯千，字升伯，饒之安仁人。先生少從鄉先生柴葉謹，求先哲名卿言行，輒慕其為人。登慶元二年進士，調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覩其面。先是，先生父臞齋德威于古學無不通，先生為舉子時，早以語之。至是始發其蘊，先生乃盡得家學之傳。俄居父憂，諸弟皆幼，先生以養以教，俾至有成。服除，調金華主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日與諸生講論道藝，閒造諸齋，為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齋序，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遷迪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五。先生恬靜深德，字粹然，自其少時博參聖賢百論，以為指歸，精思力踐，不進不已。至孝友至情，君國大義，皆至弗懈。嘗從真西山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融會貫通，卒然自有見處。西山韙其用心于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將辨言一卷。弟巾，字仲能，嘉定進士；中，字季庸，寶慶進士；與先生並師柴憲敏公中行。巾又並事西山，仲能之主[illegible]昌簿也，西山作序以送之，官至郡守。季庸官司諫，至工部侍郎。其從子為文清公漢。（參東西山集）

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陸文安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者。案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目擊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為兄弟，誤矣。（梓材謹案：西山林饒有教授序云：饒有受知真西山詩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兄曰仲而弟曰伯，無是行次，必有誤。文又案：湯晦靜官至郡守，見蔡氏九儒書。息庵當作存齋。宋官提領者，存齋也，改作息庵，亦不止可疑也。）三湯子之學並出于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真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乃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于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為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為所齧，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案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同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梓材案：真西山為大湯升伯墓志云：初號繼庵居士，晚更號存齋。是存齋乃升伯，而非季庸也。且升伯知武康，未上而卒，非郡守可知。又謝山奉臨川帖子引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避。淳祐中，饒鄉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今鈔本清容居士集同作湯中，謝山札子易之為晦靜，則湯中氏為湯巾氏傳寫之誤。然檢之真西山集，似知巾身陸學，大湯之季，且云諸弟皆幼，以教俾至有成，又似仲能、季庸皆承大湯家學。況大湯成慶元進士前西山三年，其從西山亦猶講學之侶耳。蔡氏九儒書載湯某聞某久軒提刑江東時二首，註云：淳祐辛亥正月，蔡久軒戈陽訪湯，而湯作詩以贈別。又云：湯弋陽人，進名號息庵，工部侍郎。宦江西通志官至侍郎者為湯中，則息庵乃季庸之號，其非升伯明矣。）

晦靜家學（補氏三傳）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為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懌言：漢今細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故辟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太學博士，遷

祕書郎輪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擢太常少卿後知隆興府度宗卽位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先生嘗自儆曰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王深寧謂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謚文清有文集六十卷今佚

附錄

王深寧桃源世譜引曰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于伊尹高宗學于甘盤曰仁曰敬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正考父校頌以那爲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湯本殷氏故東澗云然

晦靜門人

著作徐徑畈先生霖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先生卽上疏言史嵩之姦深之狀見者吐舌先生亦由是著直聲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會大旱應詔上封事不報去國上遺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高官而自眩于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乃拜受之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月而舉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衢守游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尤大有名今皆不可考矣謝文節公疊山其門人也

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陸學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閒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員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

東澗學侶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門人 曾氏四傳

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事湯東澗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于詩入元累徵不起隱紫霞山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徑畈門人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徑畈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先生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考試建康擿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稾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兵東下屯建康先生與呂師夔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任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鎭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爲元徇定江東地先生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先生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既中流矢死馬奔歸先生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攻信州不守先生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惟取米屨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宋亡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先生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先生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尙書留夢炎薦先生先生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王倫一市井無賴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以求材爲急欲薦先生爲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先生罵曰天祐仕閩無治行顧以我爲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強之而北先生卽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閒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先生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終不食而死 參史傳

疊山文集

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

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于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上程雪樓御史書）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書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學皆大言無當也（與李[illegible]書）

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樂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咻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貴會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

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揚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讀揚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于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哀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于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己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交信錄序）

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臣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于天地

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于人所不見戒懼恐懼常在于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以上東山書院記）

天地閉一年之氣莫淸于秋一日之氣莫淸于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于此時者幸以巍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秋旦說）

憲使徐古爲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廣信人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嘗從徐徑畈遊咸淳進士知淳安縣淸愼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參江西通志）

古爲同調

程月巖先生紹開

程紹開（雲濠案一作曾紹開誤）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

（梓材謹案謝山述草廬學案序錄云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爲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

疊山門人（謝氏五傳）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者永豐人疊山高弟也景定進士累官建寧通判稱循吏

虞先生舜臣

虞舜臣弋陽人也疊山死後二十四年先生爲之築室買田祠于弋陽之東諦之行省得賜疊山書院之名

州判方先生南

方南一者貴溪人疊山高弟也性耿介官至贛州判官

李先生天勇

李天勇者臨川人也從謝疊山學尚氣節元兵迫饒州疊山援之先生以兵會戰于團湖坪軍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魏梅野先生天應

蔡蒙齋先生正孫合傳

王先生濟淵合傳

魏天應號梅野蔡正孫號蒙齋王濟淵字道可俱疊山門人補

梓材謹案魏先生建安人

平山門人

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附師甘泳

吳定翁字仲谷一字北齋臨川人也早喪父鞠于伯氏其歿也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宋亡隱居不出爲辟交至終身不動程鉅夫貽之書以招之竟不答故淳安令平山先生曾子良退居臨川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爲求孔顏樂處平山之學受之徑畈徑畈受之晦靜陸文安公一大支也文安壻于吳踰三世而先生復紹其傳崇仁甘泳中夫者工詩先生亦從之遊其言曰士無求用于世唯求無媿于世而已矣吳草廬極稱之

祖望謹案道園銘仲谷墓但述其先世爲陸氏之姻以志淵源所自出又言其從平山學然似不知平山一支之出于陸子者何也道園雖兼宗朱陸然于其流派不甚了了其稱徑畈爲名士似不知其傳陸學也東發爲端嚴人似不知其傳朱學也

隱君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友生五歲毋歿事繼母孝養備至隱居不仕天曆二年大旱鄉人乏食死者相藉發廩賑之所活甚衆所著有易傳膚言等集參江西通志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于先生傳後言其著稱所聞于曾子貢爲周易輯說是先生亦平山門人也

饒氏學侶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附門人李寶王觀胡棣

胡志仁餘干人延祐戊午進士學有淵源與饒□□遊博洽淹貫踐履純篤判樂平州致仕教授生徒臨川李寶上饒王觀進賢胡棣皆其門人世稱爲弋溪先生

梓材謹案是傳謝山原本在雙峯學案列于雙峯門人且云與饒雙峯遊黃本江西人物志然雙峯受從黃勉齋李宏齋爲朱子再傳弟子其門人許應庚紹定進士曾士龍淳祐進士胡補寶祐進士饒天錫開慶進士皆在宋世先生爲元延祐進士上距許曾諸子近者已六十年遠者幾至百年矣其不得與雙峯遊從明矣蓋由雙峯名魯與饒先生宗魯氏名相同先生殆與饒宗魯遊傳寫者脫去宗字因而譌爲雙峯爾茲據其年世正之移入于此萬氏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之門猶仍學案原本之誤非也

月巖門人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饒氏家學魯氏六傳

饒先生敬仲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四

深寧學案表

王應麟 謙父子王潛齋徐進齋門人迂齋節齋真西山再傳晦翁東萊慈湖舒氏蔡西山三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横浦白水籍溪屏山延平玉山三山林氏象山四傳

- 子 良學
- 子 昌世
  - 孫 厚孫
  - 孫 寧孫
- 胡三省
  - 子 幼文
-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 戴表元
  - 袁桷
- 黄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 鄭芳叔
  - 子 覺民
    - 孫 駒
    - 孫 真
- 袁桷 見下剡源門人
- 王惟賢 附弟惟義

王應鳳

韓性 別見潛庵學案 並深寧學侶

黄震 別爲東發學案 深寧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深寧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梓材案：深寧學案原本附眞西山學案，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氏大宗，故據以補呂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

王徐門人　樓眞再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埜受學。淳祐元年舉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劃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諱言邊事，於是先生罷。未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說，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俄使命再召，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黃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眞爲肖子矣。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少師迂齋，蓋因溫州而親，說詳見迂齋學案。

困學紀聞（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也。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於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illegible]

而焦雉文而斃是以衣錦尚絅闇然而推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絶惡念於履霜之萌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易說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小雅盡廢其禍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飢

有言遜於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以上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書說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凡百君子各敬其身胡不相畏宗周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歸於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則維衞武公無不柔嘉體會柔而不犯以上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詩說七條今移入横浦學案一條

禮學不可不講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以上禮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禮說十一條今移入黄氏學案一條移入慈湖學案一條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智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

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鄭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

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惑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叔向爲平公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可以格君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自反而不縮矣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春秋傳說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譏之斯人淸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汚視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淸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 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論語說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敎習日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 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孟子說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眞氏一條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諸子

楊倞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 天道

世說其言淸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韓子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荀爽御于李膺殷陶黃穆侍衞於范滂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以上攷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攷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艾軒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又一條云李誠之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麗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刪之

梓材又案謝山又錄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深寧學案一條又錄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呂諸儒一條殺祝諸儒一條寧學略二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澤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刪之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顚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尙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

深寧文集 補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淸明虛靜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

以仁存心以心合天(習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嚬堂下萬休戚繫焉(重修鄞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黨之簉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虔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言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獻訓粲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魯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豈一人之力哉(漢制攷序)

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匪徒辨疆域也(詩地理攷序)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深寧文集九條今移入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一條)

附錄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淸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眞儒也

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閒更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帥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譏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淸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幷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馬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與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顰眉惆悵端居不樂其嘗杜門謝客之際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矻矻忘寢食嘗纘心文圖根柢左氏班馬寶祐閒登文文山榜進士廷對披瀝姦言中甲科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盍以異科自見開慶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黔齋稿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靜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深寧家學(樓真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尙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宋社已墟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先生甫十歲穎悟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編纂考訂實助爲多著書萬餘卷燬於火更鈔冒暑至忘寢食盡以復先尤精於易筮占驗如神(參黃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於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踵門之袁淸容栴自翰林

歸里閭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眞傳嘗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黄文獻溍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即解官歸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擢用遺逸有司以先生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辟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汚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於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皋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載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雲濠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黄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從黄氏補本增入原列胡餘諸儒學案致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黄叔雅史晏卿史蒙卿趙孟僖楊溍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案台州府志載先生銜朝奉郎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黄帝以來牒紀猶存具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諸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鑒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黄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閒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

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書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書官是其得溫公辟咡又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通鑑音注序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閒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僞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注雖眡史炤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舊書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其眞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欲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使從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於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無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繆皆略而不錄云　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磵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案梅磵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旣成進士即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禮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書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淸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淸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邪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別爲靜淸學案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屬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鄞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於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 參寧波府志

處士黃先生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師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於鄭宋亡遍從遺老游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與篤秘帙將自錄爲積數十百卷爲文絕去浮靡之習一根於理兩任郡學訓導教厚嚴重以道自尊晚署郡學錄未上卒 參四明文獻錄

梓材謹案先生遍從宋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當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見下剡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 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惠甫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說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未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 補

梅磵家學 深寧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幹三省之子本堂壻 補

剡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長鄞縣人越公韶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燔燎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祭而言之非禮祀而合稱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實而祭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 參史傳

清容答問 言禮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書事之非常者誅於冊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邵子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獎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於許又如葵邱之盟同盟於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本錄而羿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說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善邵子知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揜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啓後世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說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曰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桓之事言之桓之殺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諷之會於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絕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邱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邱之說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螟饑見於十五年螽見於大年大旱見於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其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說儒者謂世有讚喻其所長

太玄以擬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蓋象天之說也起於牛宿

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內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於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温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說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於中孚者未究其理

易起中孚先儒之說甚詳今欽其說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邪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十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爲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小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於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尙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啓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強以必今之言命者悖於此至若不保其身死於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虛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沒於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於午

數起於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於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於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於午由靜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郡舊有鄉飲酒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瞽日以舌舐之即愈後母病痱至刲股和肉以進父嘗葬適病痁甚親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即道死無憾返而瘥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即棄官歸經略使徵

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錄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温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林歸里見即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眞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驥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眞

鄭眞字千之求齋覺民之子研窮六籍尤長於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吳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答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撫鄉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錄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說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祭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東發學案表

黃震（王貫道王實齋門人歐齋納庵再傳南軒潛庵三傳五峯紫巖劉氏王氏晦翁東萊四傳）
- 子 夢騄 —— 孫 正孫 —— 曾孫 玠
- 子 叔雅
- 子 叔英 —— 黃珏
- 岑士貴
- 王士毅
- 楊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 （以下東發續傳）陳桱（見下本堂家學）

黃翔鳳 —— 陳深（見下本堂家學）

陳著（並東發學侶）
- 子 深
- 子 泌 —— 孫 桱
- 從子 洙
- 趙炎
- 吳漢
- 吳應奎
- 黃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 胡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東發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東發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錄始稱東發學案

二王門人謝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先生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先生擅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僞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生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尊王臨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於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還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岐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時補救視其已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於文潔而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即於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澹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淸容則但稱先生之淸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東發講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

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卽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卽性性之所稟者卽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於其切實而獨於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序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於言語閒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誦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尙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尙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諮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閒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以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於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於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奈何異端之學既與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卽理也粲然於天地閒者皆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講之學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既衰學校既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橫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清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誕謾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於

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喝佛爲祖者自以爲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卽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世正使於衆說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詁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于子貢之敏悟而啓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于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于此章節略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于言而敏于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于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于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儒學自爲儒學以僞易眞是非瞀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于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于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于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東發日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于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犂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贅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讀論語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

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補足矣

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于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讀毛詩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于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為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為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書旨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為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兌巽為東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為先天者邪圖方書于康節何以明其為伏羲者邪然聞先天為演數設也夫易于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為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犂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

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撫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于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讀周禮

孔子之言散見于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觀相魯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捃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間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夫去聖已遠何從質證千載而下儒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別爲一書其有功于聖門匪淺鮮矣 讀家語

本朝理學闡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穆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脫塵滓而鵬運青冥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爲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卽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謂勞者耳

孔子于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于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

本朝理學發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于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于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辯程門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辯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于見聞其說尤的今觀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

氏既沒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辯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略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于濂溪終于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爲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學雖易流于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閒爲效驗以脫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 以上續本朝諸儒理學補

謝山東發先生史稾跋曰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于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 補

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 梓材案謝山甬上族望表習庵爲同谷陳氏本堂爲冥亦陳氏世系已建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編修府志雜問云清容作陳觀墓誌謂陳氏自居孝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 文天祥榜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嵊縣時嵊爲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嚴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肅然及還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帳塞路至城國犢上因名曰陳公犢後知台州 補

梓材謹案本堂先生傳不言其師承謝山學案劄記云陳本堂嘗入習庵學案以其爲習庵姪也第考其集稱述輔潛庵先生之說蓋亦爲輔氏之學者其不合于賈相與東發同故列于東發之後云

本堂文集 補

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于固固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 贈吳安仲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滔滔于中與俗俱流日蕩而遠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 贈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 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矣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極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按鯉吁有是哉 題洞眞觀石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虛則易放閑則易怠 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 與俞縣丞浙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凜乎莫續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 招畢君龍教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于此可以觀人 答許宮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 紹學講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洙

立傳于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范榭有探幽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同調

吏部安先生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家學 辦余三傳

黃先生夢幹

黃夢幹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沉潛汲古天性淡靜文潔峻簡于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丈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illegible]學未[illegible]而病亟退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黃先生叔雅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于史辨韞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瀏麗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延祐七年卒年五十有四 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黃晉卿誌先生弟叔英爲文潔三子俱克紹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黃贛庵先生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閩與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贛庵先生有贛庵雜著二十卷贛庵暇筆三卷

隱君黃尚絅先生正孫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壻有學行 補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即隱君玠也又稱其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于仕進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

隱君黃先生玠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尚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稿

處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 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 合傳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桱獲視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秘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二韻七篇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于少年如此又道嗣子桱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 參夷白齋集

梓材謹案泌泉先生名一作泌淳官饒州教授蓋本堂諸子皆克承家學先生其季也

陳先生洙

陳洙本堂之姪本堂嘗與書曰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稽所許可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 補

學士陳先生桱

陳桱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教尤長于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illegible]二十四[illegible]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刪定爲通鑑前編[illegible]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嵊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illegible]嘗薦之趙汝楳 補

吳先生漢

吳先生應奎 合傳

吳漢字叔度吳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吳皆居白巖而學于本堂 補

隱君黃尚絅先生正孫 見上東發家學

胡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慈庵門人謝余四傳

教授黃菊東先生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從慈庵受蔡氏尙書旣有所得郡邑爭致于師席教授者餘四十年尤喜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徵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奧歟邪與太原王萬石上虞謝肅爲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號菊東修

縣官岑栲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尙周餘姚人也從黃彥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彥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氍毹四設先生年最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緣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急扶之然頗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飮無何卒不起先生旣得薦禮部任官黃巖有大姓李者肩輿自甬道入先生詰之吏曰是家素能執持州縣短長者先生素惡強禦乃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賕驚獄等罪丹書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遽以食過毒死吳淵穎痛惜之爲作哀誄補

典史王東皐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爲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于正學黃慈庵講道于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爲祿仕者不爲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淸坐相對終無戚容久而鄉里亦凜然異其爲人有岑栲峯者亦黃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山閉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皐因自稱東皐處士戴九靈銘其墓補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樞見上本堂家學

宋元學案卷八十六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獨善孫小陽深寧門人運塘潛齋進齋再傳晦翁迂齋慈湖節齋真西山二傳白水籍溪屏山延平東萊貪山詹氏蔡西山四傳）

- 程端禮
  - 蔣宗簡
  - 樂良（附從弟衎復）
    - 張信
    - 陳韶
  - 戚秉肅
  - 王楚鼇（父起宗）
  - 徐仁
- 程端學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清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曼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

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謝山序錄改爲靜清學案

陽王門人曼徐再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鞏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爲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始黃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靜清處士有靜清集參

百家謹案四明自楊袁舒沈從學于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曼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于王埜埜從學于真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語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幷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錄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曼氏之學傳于陽氏陽氏之學傳于吾鄉史氏即靜清也梓材案宋史儒林附先生傳云早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小陽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畏齋親及先生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纖工程綱領後云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陽先生師諸陵曼先生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事袁清容誌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昌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肯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曼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昌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謝山靜清書院記曰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生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

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靜清墓志于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奧窔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書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

靜清門人晏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宋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于慶元得史靜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于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却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箇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覈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其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與蓋盈天地閒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之于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博文各

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齋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爲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顧不美哉

存存齋銘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予其全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閒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強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後使之記說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讀二三十徧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說小學書卽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辦徧數卽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一每夙興卽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徧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閒補正徧數其閒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閒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温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温倍漸疏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温故知新以異于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一師試倍讀昨日書○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卽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于簿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黃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放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于內分作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簿還按每細段讀二百徧內一百徧看讀內一百徧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徧數他日信口難擧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徧足卽以墨銷朱點卽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徧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徧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幷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徧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卽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卽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一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于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徧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

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間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illegible]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illegible]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illegible]與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真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于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偏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偏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續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註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偏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并書日揭之于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自要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此書銓定性理語約而該備如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看葉氏解）續近思錄（蔡氏編見性理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書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于師前試驗親筆句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末欲以此閑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于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幷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幷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偏倍讀百偏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温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卽當尙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温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偏倍讀百偏並如前法○一夜潮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謂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于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精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玆在玆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啓蒙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于卷首圖在啓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啓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治尙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

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卷首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并疏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或二三冊○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說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說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冊或二三冊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溫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雖不必如讀經之徧數亦虛心反覆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冊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徧○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通鑑畢

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徧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干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名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于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

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後○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閒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後○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間讀看玩溫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略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尙書中星閏法詳說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酈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禋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精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說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羣經音辯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曆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略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學作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曾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間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于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當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于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無以荅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荅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荅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略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賦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原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胸中所學耳柰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略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略衍

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之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于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閒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于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繼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曾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弁得其編定事料爲用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立定主意便布置閒架以平日所見一篇補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閒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温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史夜閒考索制度書温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于前稱讀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書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于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昔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冊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真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愼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偏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本此下續云予餘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無之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

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爲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貴其奉命賵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襃貶賊經之弊愚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毋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閒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閒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書史有詳略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亂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書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書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書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貍亦爲惡乎況取者書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閒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襃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豈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閒求襃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盡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爲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辭則書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辯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恝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餘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因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書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桓多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家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于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

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于事觀之不可于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閒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于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辯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于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閒晦盲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于譽且有所試其于毀肯誣之哉楚之于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于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于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辯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爲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畏齋門人 婁餘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畏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留其舍

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梓材謹案成化四明志先生爲宋衛書獻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艮附從弟衍復

樂艮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閒以賢良徵至京與黃溍王禕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于大浹小浹之閒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衍承嘉丞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娛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礪齋先生秉肅

戚秉肅號礪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于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于畦罾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芼野蔬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章嘗記其事補

臺臣王先生楚鼇父起宗

王楚鼇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畏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先生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于程敬叔卒爲乞銘于黃文獻溍補

仲本門人晏徐五傳

侍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畝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宁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韶

陳韶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巽齋學案表

- 歐陽守道 劉氏門人 晦靜再傳
  - 文天祥
    - 王炎午
      - 劉省吾
    - 謝翺 梅邊同調
  - 劉辰翁
    - 子 尚友
  - 鄧光薦
    - 張珪
  - 羅開禮
  - 張千載 並文山講友
- 歐陽新 巽齋學侶
  - 子 必泰
  - 子 逢泰
    - 孫 龍生 附師田口
      - 曾孫 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尹穀
- 邢天榮
- 董景舒 並忠肅講友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巽齋學案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黃氏補本亦因序錄而補之然攷巽齋爲劉月澗門人月澗則江古心學侶也而序錄疑其爲歐陽希遜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于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梓材案此下有案人仲齋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仲齋父子立傳）于後子良請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呂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先生與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將軍哉幸書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黃氏補本錄入）

附錄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而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韶百世而奚疑

巽齋學侶

講書歐陽先生新（附子必泰）

歐陽新字仲齋巽齋先生宗人也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巽齋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巽齋即請于吳子良禮先生爲嶽麓書院講書先生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巽齋起曰長沙自有仲齋吾何爲至此踰年先生卒巽齋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于當道（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之父安時自廬陵從歐陽之馬嶺遂爲瀏陽人先生以經學著元時以曾孫元官贈中奉大夫追封冀國公又案張文穆起巖爲歐陽龍生神道碑以先生之字爲仲齋荊溪吳公以禮聘爲講書因寓長沙云

巽齋門人（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素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真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

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從黃氏補本錄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于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于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閒神釆灌注于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為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置賢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為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狄為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二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閒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祝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閒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數降是而王非固

勞于帝者也太樸曰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疑之以政士不得不疑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邪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閒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閒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則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于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眞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慾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于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閒于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閉于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

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

贖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校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于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既仕之後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黄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韓章何武以之典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于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于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彜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廪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貧能免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幷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强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口肝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饋糧費于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巵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于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邪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强矣

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閒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𤫊不能制時僞齊挾敵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内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敵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很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illegible]然洞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者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柂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于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爨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賣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于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内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閒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

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閒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貪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蔀星日燭幽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師躐級閣職超遷亦以貪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皁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閒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閒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閒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給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己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輪優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譏臺吏至于重乾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閒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玆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糴臺爲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于無一之不善

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于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于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卽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爲言辭發于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閒只一箇誠字更顚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于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于其心而害于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于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眞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于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于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于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于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于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于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紿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于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善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于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于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于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幷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淸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靑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

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 附子尙友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買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尙友世其學 從黃氏補本錄入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崖山不數日崖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蹶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囚丞相于驛中而寓先生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眞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 參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齋劉會孟皆出巽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齋當卽中父父訛爲乂又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郞權直學士稱隨至厓山所授邪

文山講友

教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運兵邵飄駐師永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脫大索先生坐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 同上

雲濠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輕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太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潛出相見曰丞相往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安葬 參輟耕錄

仲齋家學

學錄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齋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爲潭州學錄安撫司檄履學田堙沒者發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曆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脫稿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 參張文穆文

忠叟講友

知州尹務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

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景舒合傳

邢天榮董景舒皆潭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出一篇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晦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汶稿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睎㚖先生翱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濟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端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命先生受學中父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之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歷拜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住問宰相之體何先先生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語又拜中書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先生領之先生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濟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齋蓋鄧中父之號也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口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

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貴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廬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元揭傒斯從之得吾汶稿參遺民錄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

介軒學案表

董夢程 槃澗從子，勉齋、康齋門人，晦翁、清江、江氏再傳。
- 族弟鼎 — 族子真卿 見下雙湖門人
- 沈貴瑤 — 胡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 范啓
  - 程若庸 別見雙峯學案
- 胡方平 — 子一桂 — 董真卿 — 子僎
- 許月卿 — 江凱 附汪炎昶
  - 程榮秀

齊眘瞻 山屋講友

董琮

程正則 並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 程時登 — 許瑞

余季芳 介軒同調
- 子芭舒 — 孫濤 — 曾孫仲敬
- 王希旦

朱烘範 附師胡師夔 — 胡斗元 — 子炳文 附族子淀
- 程仲文
- 陳廷玉
- 王偁 — 張以忠
  - 鄭四表
  - 趙謙 別見明儒學案

曾溼 並晦翁續傳
- 子希文
- 馬端臨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介軒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槃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爲介軒

黃程門人朱江再傳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銖之從子也初學于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于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尙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爲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于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徽榮于祿實非初心卽輟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緖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尙書義桃谷集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于先生參史劉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附子希文

曹涇字淸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議四卷書稿文稿韻稿儷稿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管見泣血錄過庭錄課餘雜記曹氏家錄古文選等書藏于家子希文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鑑當是其字能著書有時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參姓譜

介軒家學朱江三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雲濠案一作介軒徒其自序曰鼎生也晚于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于勉齋槃澗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別號深山所著尙書輯錄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采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說有功于尙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書詩二經訓釋孝經大義深山書院崇祀之子真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貴珤

沈貴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說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修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于董介軒繼師沈貴珤精硏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意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于圖書而形于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于無體數衍于蓍策而達于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無用于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于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戶參軍歷本州教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嘗事有戒以和平勿過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能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羲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爲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凜不可犯則知斯之爲嫡傳也彼以爲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體俗爲得眞邪說之惑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海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于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贍

齊魯贍字興龍徽州人也咸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徽州府志齊有齊與監字昕翁景定進士精於令元兵南下偶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說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興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皆）著周易啓蒙輯錄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陳圖通釋律呂新書贅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閫法贅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爲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鄱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侶也時稱信儒四家曰雙湖胡一桂定宇陳櫟其一卽先生其一爲王埜初希旦）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閑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會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辭補學錄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靜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絕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籍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于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靜爲本嘗曰未有憧憧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于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書日錄靜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埜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埜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于宋不可忘所自長于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食倦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尙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肇遠婺源人也受易學于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出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諳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書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尙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

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戸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閒雖復竭老蠶氣聯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黃氏補本列胡梅磵諸儒學案以其與穆堂廣友善而並爲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 朱江四傳

董先生真卿 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道先生啓

范啓字彌發一字求道□□人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錄管錐志井觀雜說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别見雙峯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啓蒙翼傳序

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于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惕愚不敏既爲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繞

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尙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于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于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逾于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于咸恆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于頤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當有得于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于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尙此

文王作易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務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于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于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犧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則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皆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蓋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荄兹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父當晦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辯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于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二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辯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于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于左傳乎抑左傳有取于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夸戴其文多出于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

等語抉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與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皞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矼先生凱 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求仕進所居號雪矼有潤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內附將致之仕版力辭而去乃從山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錄嘉興教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 晦翁四傳

許先生瑤

許瑤時發之徒 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附族子淀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 雲濠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 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閉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 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書假伏羲以書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則是羲文周孔之書之言皆天也易言于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于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豈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畫程子于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于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譚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于本義則亦將有得于羲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于至大而析之極于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于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于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于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饒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說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悉取纂疏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于其後

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于此

雙湖門人 朱江五傳

董先生真卿

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僎

雲峯門人 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偁

王偁字伯武□□人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 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案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真家學 朱江六傳

董先生僎

董僎季真子季真著易會通嘗供檢閱參校之職 參周易會通跋

王氏門人 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于王伯武 補

張氏門人 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于張以忠 補

鄭氏門人 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 詳見明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

魯齋學案表

趙復
　程學朱學續傳

許衡
　江漢所傳
　子　師可
　子　師敬
　姚燧
　　字朮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耶律有尚
　呂堅
　劉宣
　賀伯顏
　徐毅
　白棟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永
　高凝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李僯吉解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姚樞
　從子　燧

　從子　燉　並見魯齋門人

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
　董朴
　　附師葉舜咨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奐
　雪齋學侶
　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
　並江漢學侶
　弟　庸　別見靜修學案

荀宗道

硯彌堅
　附師王登　劉仁卿
　江漢同調
　子　禹功
　子　禹謨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宋元學案卷九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梨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蓋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脫屨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強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歷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閒者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愼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

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着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富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過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嘗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庚申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譖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張文謙定官制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擇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

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錄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徹曳杖于門曰子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諸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體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尙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曰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說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

祖望又案退齋記子固疑靜修譏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邪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矣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

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謚文獻

梓材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錄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蒙古伊囉斡齊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幷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 附師謝獻子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南北歸隱于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後世祖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 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閒二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敷析司馬温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 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忌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後拜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追封魏國公謚忠宣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義理之學云

雲濠謹案先生號頤齋見王秋澗集

附錄

魯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倖臣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旣懲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雪齋學侶

文憲楊紫陽先生奐

楊奐字煥然奉天人蚤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鄠縣講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以邪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卒謚文憲所著有還山集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閒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先生當國世家傳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膺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墨蹟云嘗聞其妙時文巳書古歌白水潏讓于紫陽閒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更爲奐後受太宗詔文判誤奐爲英不敢私更始就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 參郝陵川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

宋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襟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貴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窨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真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謚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遺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屨則先生遊及元劉之門又聞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硯鄖城先生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硯彌堅字伯固應城人硯氏莫究其始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于黃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中選家真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爲業先生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于章句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授經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爲本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數其教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別爲靜修學案

魯齋家學 江漢再傳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尚節概克有父風同上

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于蘇門十八始受學于長安爲文法昌黎魯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魯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謚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予觀先生之文類宋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邪律先生有尚

邪律有尚字伯強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邃于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自先生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文穆呂先生壄

呂端字伯充河內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卽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伴讀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卽呂端善耶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潞山處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也魯齋高弟方正嚴重）累官吏部尚書諫伐交趾日本遷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刎死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賀伯顏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顏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太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守上都爲世祖所倚任先生初入宿衛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奸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護典屬國仁傑卒卽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罷之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其冤始雪贈太傅泰國公諡惠愍（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雲濠案梨洲本傳云父德舉提舉太原雲織使）少受業于許文正公清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蠲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綱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徵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又言四川妄起邊釁交趾處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書經承襲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苛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寶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啓奸覦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卽位首請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顏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選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赦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詆之者卽謝去已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尚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後入爲刑部尚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卽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諡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棟

白棟字彥隆太原人許文正教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俞）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尚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時追封閩國公諡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愕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諡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聲轟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卽知所趨向中尤致力于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予之嘆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

爲說以命之又曰毓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鄭汴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秦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永

韓思永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內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錄

魯齋爲字說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于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于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閑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具用行而于出處漸遠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人

僉事姚先生燉

姚燉河內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常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許圭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內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秦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王季憐吉甫先生

河南王季憐吉甫嘗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補）

知州王先生寬

秘監王先生賓（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齋遊（補）

梓材謹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曆之傳于家學一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一由保章副累遷秘書監

雲濠謹案秘監字子立見蘇滋溪集

雪齋家學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僉事姚先生燉（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從黃氏補本錄入）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別見靜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苟先生宗道

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補）

鄆城門人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別見靜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靖宇尤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

靜修學案表

- 劉因（硯鄖城門人　江漢別傳）
  - 烏沖
  - 郝庸
  - 李道恆
  - 劉君舉
  - 李天麟
  - 林起宗
  - 杜蕭
  - 安熙（私淑）
    - 煦（弟）
    - 李士興
    - 蘇天爵
    - 楊俊民

- 滕安上（靜修講友）
  - 王文淵
    - 復（子）
      - 秉鈞（孫）
      - 秉彝（孫）
    - 構（子）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梨洲本附北方學案謝山序錄始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至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倘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宰相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魯齋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國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竊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後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嘗曰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

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譏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檝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則擬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驪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詩送緝熙硯揮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二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硯瀾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鷄溪膠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蹤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歸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淸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笑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岷峩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檮擣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無沒矯激非夭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靈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秦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旣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靈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楊雄羨曾臯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箕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灞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梓問何年過李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鋼狄逸史訪金源上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耆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維州詩曰漂落

規模餘韻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畫竹曰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為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徹屣去之此其實也遺山後渠所云不皆成讐語哉

靜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為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為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文穆有東庵稿行于世 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為先生墓碣云姚李夫人嫁君時曰爾性質開朗記識絶人且金名士趙閑閑孫不可以貪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書見靜修書篇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 趙硯再傳

秘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為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牓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真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 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 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人靜修之吏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 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為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即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偽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麟

李天麟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會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會庵家說 補

提舉杜先生肅

杜肅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為誌其壙 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 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為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侶而不得徑謂為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 鄆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 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為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閒藹如也書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諡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彝俱世其學 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 趙硯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為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

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藁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二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真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既而去爲御史正傳爲作靜思齋記（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滹川學者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草廬學案表

吳澄　程徽庵紫泉溪程月巖門人　雙峯再傳　勉齋宏齋南溪三傳　晦翁清江四傳　象山私淑
- 孫 當
- 元明善
- 虞集
  - 陳旅　附師傅古直
  - 王守誠
  -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 劉霖
  -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 烏本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 衆仲講友
- 貢師泰
  - 鄭桓　別見師山學案
- 鮑恂
- 藍光
- 夏友蘭
- 袁明善
- 黃極
  - 子 寶
- 李本　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 李棟
- 朱夏
- 黎仲基
- 王彰
- 王梁
- 楊準

- 李心原
- 皮溍
- 解觀
- 黃盅
- 潘音
- 趙宏毅
  - 子 恭
- 王祁
- 李擴
- 陳伯柔
- 黃曻
-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 包希魯
- 熊本　父紹
- 丁儼
- 許晉孫
- 饒敬仲
- 鄭真　別見深寧學案
- 杜本　道園講友
  - 張理
- 王科
  - 子 梁　見上草廬門人
- 虞汲　並草廬講友
  - 子 集　見上草廬門人
  - 李尤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 歐陽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貢奎　父士讀
  - 子 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 黃澤　附李淑之
  - 趙汸
    - 倪尚誼

武恪
並草廬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草廬學案

祖望謹案草廬出於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黃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吳澄字幼淸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於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閒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淸從學于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旣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旣認得日用之閒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卽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閒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見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旣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卽二氣二氣卽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卽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淸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淸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淸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眞無所汙壞此堯舜之聖所以爲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淸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爲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之說性者言也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

反爲所感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淸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淸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

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

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靜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靜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靜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靜而指其靜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閒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閒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別有一理在氣中也

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

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虛虛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虛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

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堅起之謂立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敬者心之一

主于天理則堅徇於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顔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于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于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秘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眞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于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實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實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于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靜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顔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

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儕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儕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

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

見有得可立而竢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數識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於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靜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靜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靜無以成學此靜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此靜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靜而后能安之靜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靜也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說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曰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

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沒于方技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 以上易序錄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脫稿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爲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妄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蒸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脫稿而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於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亦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爲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惜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閒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缺誤顚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

異何哉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幷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幷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錄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強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詩序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

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經灼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冀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分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閒書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春秋序錄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閒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稿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稿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稿本而已若以稿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綴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附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勸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脊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衞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妄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閒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書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以上三禮序錄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

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閒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閒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閒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邵庵之父也嘗為黃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吳伯清為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　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嗣龍之從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亟仲兵部侍郎嘗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郎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為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為雍公行狀以先生為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為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井齋先生是郎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 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　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　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一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仕元為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數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　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 附李溉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閒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

之學推爲第一吳草廬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稚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溉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鑿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敝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書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 從黃氏補本傳入

九江經說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 忘象辨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 象略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于異而自異 辨同論○以上易說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 元年春王正月辨

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 纂削本書

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 以上春秋說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 易象春秋說

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嘗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討武王興周殷諸侯尙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 周禮說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注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幷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王室財匱大禮遂廢所僅存惟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殘闕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嘗欲以圜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

一祭矣蕭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蕭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崐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崐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崐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幷崐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辨王肅說）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辨感生說）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元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說如此（辨胡仁仲說）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圜轉之天總南北極貫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崐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邱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嘗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辨趙伯循說）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

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主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王室也辨成王賜魯天子禮樂

○以上戴記說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是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詩說

梓材謹案趙達及東山黃氏補本別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錄兼之以趙達爲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草廬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鎭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命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瘍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草廬家學 雙峯三傳

廉訪吳先生當

吳當字伯尚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既歿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朵歹方駐兵于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搆爲飛語譖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朵歹方公牘先至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爲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初先生爲江西省掾吳草廬講于郡學先生問以易書詩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

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中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送李擴序

雲濠謹案先生自題其稿曰道園學古錄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稿十二卷在朝稿二十四卷歸田稿三十六卷方外稿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實清容爲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戶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爲性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錄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內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仁宗于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貢樓山先生明善

貢明善字敵夫臨川人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附子寶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永樂閒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黃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盡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服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澹軒表其墓父伯源爲寧都學正草廬歿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爲之記棟父季淵嘗二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劄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于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蘄黃盜起常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黃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黃昇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子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溥化

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稿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吳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說

通判皮先生溍

皮溍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歷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尙字觀我入試名觀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爲分曆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鋟諸梓又言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黃先生盅

黃盅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吳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淸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淸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 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吳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省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尙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褒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吳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爲文 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受業其門爲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 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冔

黃冔字殷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于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 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 雲濠案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 及卒門人私謚之曰文忠 補

熊萬初先生本 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澹軒轍熊天傭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爲忘年交吳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閱論古文尙書疊疊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于虞文靖公文靖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摛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菁雨集五十卷外有嗽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錄文靖之文也 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吳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毋病侍湯藥不解帶者

兩月及衷衷衷數幾絕手編金陵舞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昌府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曾晉卿所爲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予在京師聞貢乃歸葬卸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竊重之願從之遊沛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賓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聖賢經書之旨于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書矣子爲我記之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從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李九會先生耕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嘗受業于九江黃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嘗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嘗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嘗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楚望爲易置其說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雲濠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于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晚年屛迹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爲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其門人倪尙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黃氏補本錄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迫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

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隱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

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卽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荊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實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

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是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爲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博諸同志焉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于三代盛事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淩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閒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註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辯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錄無之而并失其稱茲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菴門人雙峯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附師傅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別見靜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菴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補

李先生擴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並見草廬門人

衆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 別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余諸儒學案圖書說。先生嘗從杜清碧子武夷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為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說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奇耦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以達意，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奇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偶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圖，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畫之為六位而三極備，斂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脈而神氣完，衷之為六經而治教立，論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奠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感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爻重反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斂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

趙氏門人 書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齎志以歿，先生繼以屬辭義例，質以平日所聞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

靜明寶峯學案表

- 陳苑（慈湖曾孫續傳／象山四傳）
  - 祝蕃
    - 危素
  - 李存
    - 何淑
    - 張翥
    - 涂幾（附鄒炬）
    - 張率
    - 王延
    - 徐震
    - 上官邑
    - 李綱
    - 劉禮
    - 危素（見上蕃講門人）
- 趙偕（慈湖三傳／象山四傳）
  - 舒衍
  - 吳謙
  - 曾振宗
  - 閔甲
  - 陳麟
  - 桂彥良
    - 從子宗儒
    - 從子宗蕃
  - 烏本良
  - 烏斯道
    - 子熙
  - 向壽
    - 子權
  - 李善
  - 羅拱
  - 方原
  - 王樞
  - 葉心

- 時觀
- 王約（並寶峯講友）

- 李徵
- 鄭原殷
- 馮文燦
- 王真
- 顧韋
- 羅本
- 俞旭
- 洪璋
- 徐君道
- 方觀
- 吳善麟
- 俞昉
- 岑仁
- 王楨
- 董恩
- 王權
- 高克柔
- 顧勳
- 王直
- 吳重
- 周士樞
- 鄭模
- 李南生
- 胡舜咨（[illegible]為講友）
  - 李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楊芮別見慈湖學案
賓峯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明寶峯學案

祖望謹案：徑畈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序錄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黃氏本全謝山續傳靜明與門人祝李二先生並附金谿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別爲學案。

楊傅續傳 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梨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學書 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尙，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閒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第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云：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元儒知草廬調停朱陸之閒，石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于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得于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節齋續傳 慈湖三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憲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尙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二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入大都，寄書危素曰：疇昔所言聖賢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擾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閒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墮于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尙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鱗樸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續宜補入寶峯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等于宋元儒之末補而附之，且所補四傳世續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于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祖望謹案：靜坐本于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于禪，非延平宗旨。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閒，未能無閒斷，勿忘可也。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于今日。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題修永齋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于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閑，有意于閑便不閑。安閑吟

祖望謹案無動靜之說陷于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壽陂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于不義者所幸山林閑逋今遠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宮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于政事政事實出于學校不致虛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于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被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絕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開過之潛果喜聞過則納忠者衆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子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己過詢同寮及吏貼乃至鄉都里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于櫃五日一啓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爲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吝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

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僞私以爲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于羣小人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但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啟以禮于來使不出于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

寮佐洎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吾耳目者是用禮請各都鄉知禮義學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庠一會欵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俗則俯首問高見之人然各里正既無祿養又有奔走之費凡有科差宜量優恤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畏而不怨縱以寬必違有規矩止立必峻方民之論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責庶幾公應處諸事井井和且吾心靜正可燭是非于其言不可有私

各房事各置一簿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循虛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能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戶到宜先體察各都鄉某人于人倫正某人于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獎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于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綱學校官教戒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怙終以嚴其刑罰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繼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句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爲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賞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誑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甚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于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絕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卽與受狀外立一杜妄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暇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虛重治誑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簿書其名有十一曰願聞過二曰採公論三曰體訪四曰彰善五曰癉惡六曰均賦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置句銷夫拘于今世之選法難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許各辟其屬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乃欲行所不可行責人于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布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略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先生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illegible]一條入[illegible]又采子第二條其一條入[illegible]

山[illegible]其一條入[illegible]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觀

時觀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翱翔乎山水之閒而同登楊夫子之門擒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 參寶峯堂集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于寶峯爲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略見于祭寶峯文 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 別見慈湖學案

靜明門人 象山五傳

經歷祝蕃遠先生蕃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從貴溪從遊靜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篤于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即引而登之 雲濠案謝洲原傳云因讀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發明此道朋友知向慕者援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 靜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州高節書院山長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菜焉求文安之後而資給之且爲之娶累遷至饒州教授 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擧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調衆慶學正 未幾湖廣平章買住辟之蘇參政天爵一見器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罪徙厚賄求徙近地拒之播州宣慰入朝謝其贄曰非所以懷遠人也尋遷潯州總管經歷以同知保童殺不辜請于帥推問即訊藤州保童以賂遷延不即赴辯卒緣赦免而先生卒于邸舍先生雄于文今遺集不傳靜明高座四子首推蕃遠始及仲公而遺集一傳一否則命也 修

徵君李侯庵先生存 附門人何琛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爲侯庵先生生有異稟弱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者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爲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之子以慈資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于靜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靜明告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靜明告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嘗一應科擧不利即爲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爲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邱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擧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葺講堂曰竹莊恆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于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顏清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豎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于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侯庵集 修○雲濠案侯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子事所編

侯庵文集 補

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紐揉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爲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猫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曠職者則皆知棄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擧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絕如綫者賴遺經而經之義蕪于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 以上上陳先生書

謂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不可心其心則豈言行相顧之義哉

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孝友睦婣任卹皆此心之推也

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強者爲驕爲亢爲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挂冠而已耳

此心之靈不可欺 以上俱與友人書

分教成均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與張孟循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修然而談囂然而居弗之省也戊申友人舒衍謂存曰吾嚮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從陳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末屑也焦心竭神敝亦甚矣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夕忘之既而共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于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惝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觀仲公之自述而知先生聞道之早矣補

吳先生謙

吳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而與祝李齊名簞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羲案祝蕃李存舒衍吳尊光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于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豐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宿學舒衍吳謙皆在其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靜明之門嘗攜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即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戶輸租已去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濱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于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渙然矣其寢疾也拱手而臥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魯單懷人也遊于靜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爽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帥聘之主學宮從遊者甚衆補

寶峯門人 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溫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尤邃于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內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缿筩處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嵐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先生于塘五尺外楗木籠竹加之土而甃以石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瀕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釱足以徒先生言于司聽民相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尤以教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說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于是沿海被兵山澤之閒亦竊起先生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禿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內凡盜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樞淅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說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即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鬬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畏之置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即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葺圃種牧自給國珍時時遣人偵之以爲真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會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尚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

爲戶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擴廓亦聞先生名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于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清溪慈溪人梓材案儒林錄先生故慶元府判欒同子也生之夕火光如晝星毋謂不祥棄勿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閒徵詣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于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容問曰人有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將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先生荷帝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于歷代治忽啓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調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于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既而請告歸卒追諡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惠錄名臣錄先生與禹文裕疑是私諡先生在鄉里與王子俊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舊志

雲濠謹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儒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餘建博皆出寶峯趙氏之傳宋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沒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皆齔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曰與秋霽徐先生衆仲陳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遂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卽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啓慈谿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尙體要尤長于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淘湧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尤精書法明初用薦起爲永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稿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生而靜愨八歲喪母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絕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尤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略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篇行于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簀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啓之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濠案吾邑天啓志先生父灝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崇陽稿人雖侮之不慍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于今日絕無高遠難行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脫之訓如脫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彥威慈之杜湖人也寶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于寶峯之門與羅彥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彥貞慈溪人從寶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于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好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尙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

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閒教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鬩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連日不坐聽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于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于家參天啓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寶峯教以靜坐補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恆

李恆字可道慈溪人寶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錄

寶峯識李可道事曰可道日閒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閉則不如是終二而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先生原殷

鄭原殷

馮先生文榮

馮文榮

王先生真

王真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有畫簾集詩序言沈師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拱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善緝

裘善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慎

王慎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題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重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慎

鄭慎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祭寶峯先生文自爲春風本頁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溪居多

桂爲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于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于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彥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彥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真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閒挾二三子憩山石間參寧波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于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請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累官承旨國亡將殉難不果入仕于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懷敬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案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二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于刀劍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教授名於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懷或是其字再跋曰學士曾受業于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于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矣

俟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也少時負其才儁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兒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于江東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說遵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起爲翰林編修與于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于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厭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既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工及卒國亦遽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蛻庵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仲揚劉祁歸潛志稱其詩多浮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附鄒矩

涂幾字守約宜黃人也工于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于李仲公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所著有東遊集涂子類稿其里人曰鄒矩字元方與先生齊名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導有集

張先生率

張率字孟循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胸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埏

王埏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穆寡言笑喜怒不外見官道州永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勉以毋芥蔕先生欣然領之而逝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騶上饒人也仲公稱其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于道園云

上官先生昷

上官昷字伯升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于寡欲

李先生綱

李綱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內後外不容有毫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于仲公以上並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上書遠門人

清溪家學慈湖五傳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豫修永樂大典書成授蘄州同知弟宗蕃亦膽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參慈谿縣志梓材謹案湖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即文藪傳寫之誤

樂齋家學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先生應詔授歙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荊榛奮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歙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于難歙民哀之參天啓慈谿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

師山學案表

- 鄭玉 夏大之吳朝陽洪復翁門人融堂三傳慈湖四傳象山五傳晦翁續傳
  - 弟 璉
  - 族孫 忠
  - 鄭潛
    - 子 桓
    - 鮑頫 見上師山門人
  - 鮑元康
  - 鮑深
    - 子 頫
    - 子 祼 並見師山門人
  - 鮑浚
  - 鮑淮
  - 鮑頫
  - 鮑觀
  - 鮑僧
  - 鮑祼
  - 汪自明
  - 王友直
  - 洪斌
  - 洪杰
  - 洪宅
  - 吳虎臣
- 鮑同仁
  - 子 深
  - 子 浚
  - 子 淮 並見師山門人
- 鮑棻
  - 子 觀
  - 子 僧 並見師山門人
-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 唐仲實 附師錢水村 師山學侶
- 王廷珍
- 胡默
  - 鮑頫
  - 洪斌 並見師山門人
- 程文
  - 王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 並師山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師山學案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其稿具存

夏吳門人淵堂三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于春秋絕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卒雲濠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梓材謹案楚湖學案洪隱君傳謂先生學于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後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朝陽爲吳先生暾大之爲夏先生溥後翁即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曩歲憒然日用心于句讀文辭之閒而無有得其後優游饜飫爲日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聞者繹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閒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

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董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閒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溺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閒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教世之意其得罪于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說横于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已以冀于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于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以敬爲主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閒斷而自強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以上與汪眞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春秋經傳闕疑序

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爲道餘力稿自序

士君子在天地閒惟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

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送徐推官序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頹惰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為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敬字序

為學之道用心于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說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跋大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強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也先跋四碑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為王處士立傳于後

附錄

先生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閒而具于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之人矣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性慧巧旁通鍼砭之術參姓譜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注二卷經驗鍼法一卷

鮑先生藥

鮑藥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徵君唐白雲先生仲實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歙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鑒咸折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歙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為罷役賜尊酒粟帛撫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稿白雲集略行于世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參歙縣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大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聳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真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言表豈拘拘注腳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閒

胡石邱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邱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于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換也子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為詩文若干篇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黟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東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平章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愛知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黃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內艱廬于墓側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為臨清漕運萬戶教授考滿御史臺辟翰林院文書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

爲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賫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臥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臥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牀下面內臥不回視復還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蚊雷小稿師意集黟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略自遭喪亂追隨師山于患難不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既不能脫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仕至歙縣尹潛從弟誌其墓云至正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黟祁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照充行軍都鎮撫是年予轉浙任邑丞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爲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邪先生後以薦爲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樗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于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州所著有白沙稿樗庵集子桓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岐黃醫書孫吳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已而學于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于大經四書而尤盡心于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即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說謹嚴簡略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于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地者于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嘗卿籌治生仲安代之承家曰先人將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述之乃以其歲所入爲十分其三以爲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姻鄰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粥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挈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于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璉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彌留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破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梓材謹案謝山于是卷札記云尙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即鮑仲安也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淩合傳

鮑先生淮合傳

修撰鮑先生頫合傳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淩淮並學于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購也仲安爲行賕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應之時人稱爲鄭門二鮑仲安死于行閒先生爲主其喪出其柩于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遁去而使己子頫代入獄榜掠百聲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署先生躃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頫字尙褧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邱先生胡默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尙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諶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尙褧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蓋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邱也

附錄

新安再陷元軍復至伯原被執其帥欲殺之伯原從容言曰山林遺民捍禦鄉井將軍奈何不撫綏之而反殲之乎帥乃釋之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 合傳

鮑觀字以仁仲安之從子也其父葉亦師山老友先生與其弟偕並學于師山孝友稱于鄉里嘗築堂以奉親師山名之曰亦政師山將死先生流涕而言曰觀願得一言以自警則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不然死且不瞑先生幸哀之師山援筆書曰子之以亦政名子堂也其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祿治民之事而後爲政子兄弟其勉之師山之死先生周旋最力

鮑先生褋

鮑褋亦伯原子也師山被囚日侍側一日請曰先生素愛靈山之秀近得西山釣石極佳當俟先生事定後築草堂以講學師山歎曰吉且死矣子好爲之嘗考乾淳之際東陽郭氏吳氏何氏皆以富家子興起于學徧遊東萊同甫說齋止齋水心諸公之門父子兄弟交馳講舍可謂一時之盛師山之講學亦資鮑氏之力顧東陽諸子尚在承平之時而鮑氏當喪亂其崎嶇百死以衛其師蓋有古人之風後世之泊然于師友之際者足以感媿也夫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歙縣人也師山之死以孤達辰託之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温婺源人也初師黟南已而黟南令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則執弟子禮相隨六年師山愛之如骨肉師山蒙難自始囚至就死未嘗一日舍去時黟南避地越中師山以所著春秋闕疑屬之使歸請序于黟南而傳之顧新安文獻志不載其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 合傳

洪先生宅 合傳

洪斌字節夫歙縣人也師其弟曰杰字仲傑曰宅字季安並學于師山師山嘗登天目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見城南覆船山遠候險易爲一郡最勝處自是每夏攜書避暑山中先生因爲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師山偕黟南諸公賦詩爲先生亦嘗師石邱先生胡默

吳先生虎臣

吳虎臣字道威歙縣人也師山先生之妹夫因從學焉家于縣南其地曰富登有一石巖然出江上勢若飛入江中師山每過之輒坐釣其上徘徊不能去人因稱爲鄭公釣臺淮閫余闕聞之以篆書鄭公釣臺寄之鮑以仁輩乃建草堂以爲講學之地

國良家學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淩

鮑先生淮 並見師山門人

君茂家學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 並見師山門人

石邱門人

修撰鮑先生頫

洪先生斌 並見師山門人

黟南門人

王先生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樗庵家學 融堂五傳

參政鄭先生桓

鄭桓字居貞歙縣人同知濳子先生從父官閩中從貢泰甫遊明初以碩儒與唐仲實等召對官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後坐方正學黨死 參補

樗庵門人

修撰鮑先生頫 見上師山門人

伯原家學

修撰鮑先生頫

鮑先生褋 並見師山門人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

蕭同諸儒學案表

- 蕭𣂏
  - 孛朮魯翀 附師蕭克翁
    - 子 遠
    - 賈伯輝
  - 呂思誠 附[illegible]
    - 和希文
  - 第五居仁
  - 賈仲元 並見榘庵門人
- 同恕 並晦翁續傳
  - 第五居仁
  - 賈仲元
    - 石伯元
- 韓擇
- 侯均 並勤齋同調
- 趙世延 榘庵同調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蕭同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尚未替上雖賤之下自邇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榘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所以歸元儒之未詳師承者）

晦翁續傳

貞敏蕭勤齋先生𣂏

蕭𣂏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衆世祖分王秦辟先生與韓擇同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史先諸先生舍時先生方汲水灌園從史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客從史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旨遠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貞同榘庵先生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先生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閒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先生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歷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時祀齋祓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邇冀乎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惟斗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先生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榘庵集二十卷（同上）

勤齋同調

徵君韓先生擇

韓擇字從善與蕭惟斗同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先生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同上）

博士侯先生均

侯均字伯仁亦與惟斗同邑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徧終于己無益名震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同上）

榘庵同調

文忠趙先生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邇幼孤鞠于外大父尤要申講爲趙家因氏爲趙後家成都先生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歷拜平章政事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至元改元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魯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七謚文忠先生歷事九朝歇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參史傳）

勤齋門人

文靖李允魯菊潭先生耕（附師蕭克翁子遠）

李允魯耕字子翬順陽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父居謙辟掾江西先生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已復從蕭貞敏遊（梓材案以上二十八字從黃氏補本節入）其爲學一本于性命道德文章典雅深合古法累官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時諸生素已望先生至是私相歡賀先生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居遂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先生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卒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蔭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未行南陽賊起明道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遂被害

梓材謹案先生傳向列北方學案魯齋門人中而不詳師承黃

忠肅呂先生思誠　附翟彝　氏補本則祔之故合訂之以入是卷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文昌星而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勤齋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擢泰定元年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改景州蓨縣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有翟彝者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先生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累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大夫出僉廣西廉訪司事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先生劾之先生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閩行省平章應吉貪墨浙民多怨之先生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歷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官至光祿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五先生三爲祭酒一法許文正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太繁魏鶴山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參史傳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賈先生仲元　並見槃庵門人

槃庵門人

靜安第五先生居仁

第五居仁字士安□□人幼師蕭惟斗弱冠從同氏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謚靜安先生　從黄氏補本錄入

賈先生仲元

賈仲元□□人學于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于正者也　參王忠文集

菊潭門人　勤齋再傳

博士竇先生伯輝

竇伯輝中山人師國子祭酒李九會先生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實祭酒所命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子弟　同上

忠肅門人

侍郎和先生希文

和希文平定人學行過人洪武中擢用治職勤能官至刑部侍郎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贊善時北歸養母宋景濂送之以序言先生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又言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

賈氏門人　槃庵再傳

鄉貢石先生伯元

石伯元京兆人嘗舉鄉貢進士爲陜西第一已而隱不仕其學受于賈仲元氏所著周易演說謂易道不可以傳注求求易傳于傳注則其道愈不明于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怳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說專以明象爲要非苟爲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爲十二圖以發揮其要指云　參王忠文集

宋元學案卷九十五

元祐黨案表

曾任宰相者七人
司馬光（別爲涑水學案）
文彥博（別見泰山學案）
呂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呂大防（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劉摯（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
韓忠彥（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內除鄭雍李清臣
梁燾（別見泰山學案）
王巖叟（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王存
傅堯俞（別見涑水學案）
趙瞻（別見涑水學案）
韓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孫固（別見涑水學案）
范百祿（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胡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蘇轍（別見蘇氏蜀學略）
劉奉世（別見廬陵學案）
范純禮（別見高平學案）
陸佃（別見荊公新學略）
安燾（別見安定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內除楊畏
蘇軾（別見蘇氏蜀學略）
范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王欽臣
姚勔
顧臨（別見安定學案）
趙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馬默（別見泰山學案）
孔武仲（別見濂溪學案）
王汾
孔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朱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別見蘇氏蜀學略）
孫覺（別見安定學案）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餘官三十九人
秦觀（別見蘇氏蜀學略）
湯馘
杜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馬康（別見涑水學案）
宋保國（別見荊公新學略）
吳安詩
張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歐陽棐（別見廬陵學案）
呂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劉唐老
晁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黃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黃隱（別見涑水學案）
畢仲游（附弟仲愈）
常安民（別見范呂

又侍從官二人
岑象求
上官均（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孫諤
范柔中
鄧考甫
江公望
又曾任執政一人
蔣之奇（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龔原（別見荊公新學略）
又餘官九人
鄧忠臣
馬涓（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尹材（別見涑水學案）
李深（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之儀
范正平（並見高平學案）
蘇昞（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周鍔（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昭玘（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晁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李勉（附見范呂諸儒學案）

孫升
李周（別見涑水學案）
劉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韓川
賈易
呂希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曾肇（別見廬陵學案）
王覿
范純粹（別見高平學案）
呂陶（別見蘇氏蜀學略）
王古
陳次升
豐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謝文瓘
鄒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張舜民（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諸儒學案
孔平仲（別見濂溪學案）
王鞏（別見蘇氏蜀學略）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別見荊公新學略）
常立
程頤（別爲伊川學案）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別見蘇氏蜀學略）
商倚
張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祉
陳祐
任伯雨（別見蘇氏蜀學略）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家愿（別見蘇氏蜀學略）

龔夬

呂希績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歐陽中立 別見涑水學案

吳儔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元祐黨案

祖望謹案：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為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跡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詈諸儒者，皆附之。梓材案：元祐慶元黨案，爲謝山所特立，其稿無存。今順序錄完，冀俾覽者可攷兩宋道學之興廢所由。是卷先譜元祐黨籍，以紹興攻專門之學者附之。

元豐八年乙丑

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太后高氏同聽政五月時相王珪卒蔡確韓縝相起司馬溫公光知陳州以宗正丞召程明道顥未行而卒七月以呂申公公著為尚書左丞溫公申公韓康公絳等薦程伊川頤十一月除伊川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十二月開經筵

元祐元年丙寅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修神宗實錄伊川至京師授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臺諫孫覺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交論蔡確章惇罷閏月蔡確罷溫公相三月章惇罷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命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詔伊川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四月韓縝罷申公相溫公請起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是月故相王荊公安石卒伊川受經筵之命六月庚辰以呂惠卿惡首罷黜竄之命伊川同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八月差判登聞鼓院九月溫公卒是年調楊龜山時徐州司法以憂去

元祐二年丁卯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申公並相詔蘇軾劉攽編次神宗御製二月伊川差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伊川乞歸田里四月詔潞公十日一議事都堂八月孔文仲劾伊川

元祐三年戊辰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伊川又乞致仕章五上不得命四月申公懇乞辭位孔文仲卒呂汲公大防范許公純仁並相韓孫固劉摯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時元祐之治比隆嘉祐無何黨議復冀宗愈進君子無黨論十二月頒元祐敕令式范蜀公鎮卒

元祐四年己巳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申公汲公許公並相二月申公卒三月趙樞密瞻卒四月孫樞密固卒五月蔡確安置新州六月許公出知潁昌府是年李端伯籲卒

元祐五年庚午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汲公並相二月潞公致仕伊川以父喪去官四月館講讀官御經筵自溫公卒後王安石之徒稍稍飛語以撼動在位汲公許公畏之欲參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十一月傅侍郎堯俞卒

元祐六年辛未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劉忠肅摯相三月汲公上神宗實錄十一月忠肅罷行元祐觀天曆是年賜進士馬涓第一

元祐七年壬申

宣仁太后臨朝三月除伊川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六月蘇子容頌相七月詔修神宗史

元祐八年癸酉

宣仁太后臨朝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蔡確死于新州三月蘇頌罷六月中書省上元祐在京通用條貫七月許公復相九月宣仁太后崩十月哲宗始觀政事十一月楊畏疏言神宗立法更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用成繼述之道十二月除章惇資政殿學士呂惠卿中大夫王中正遙郡團練使

紹聖元年甲戌

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三月來之邵疏罷汲公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詆元祐諸臣議尹和靖焞不對而出自是紹述之論大興范淳夫乞復召伊川還經筵四月章惇相以曾布爲翰林學士張商英爲右正言布請改元以順天意明紹述許公求罷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是月章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錄

紹聖二年乙亥

章惇專政正月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十一月貶故相許公

紹聖三年丙子

章惇專政二月罷富鄭公弼配享

五月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臣僚章疏及更改事條　鄧潤甫死　七月奪溫公申公贈諡王巖叟贈官貶呂汲公劉忠肅蘇轍梁燾等　十二月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汲公等

紹聖四年丁丑

章惇專政　哲宗心惡元祐宰執二月命追貶溫公申公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置汲公許公劉摯蘇轍梁燾于循雷化永新五州又安置劉安世梅州韓維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希純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判峽衡蔡秉單魏均汝信和金光衛達橫等州居住王汾孔平仲簿瞻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書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孔文仲並追貶降潞公太子少保伊川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　閏月張君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死　徙蘇軾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高賓二州　三月命蹇序辰編類司馬溫公等事狀沒臣僚章疏人籌一帙凡一百四十三軼來上歸辨由是無得賦積者　四月復追貶溫公朱里中公昌化王峻公葛安皆司戶參軍　汲公卒于虔州　五月潞公卒　十一月伊川送涪州編管　十二月劉忠肅卒于新州

元符元年戊寅

章惇專政　三月同文館獄起蔡京與安惇同訊極意羅織遠錮宰執劉摯梁燾子孫置徒諫官范祖禹劉安世殺內侍陳衍俾王籍更朱光庭諸子不敘遣呂升卿董必盡殺元祐流人　四月梁況之暴卒于化州　七月復寓鄭俠除蔡觀名編曾晉州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范淳夫祖禹卒于化州　十一月除元祐餘黨沒特旨行遺者並與量移

元符二年己卯

章惇專政

元符三年庚辰

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　二月進章惇特進封申國公以韓儀公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赦復黨人范許公以下劉安世呂希純王覿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和瑾醜安州呂希哲希績呂陶陳祐並宮觀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孫康衡英峽等州王古勝賢王欽臣范純禮純粹罷補之和澗襄兗亳信等州張秦河中府劉唐老武勝單鄉浩貴隱黃庭堅賈易王固並與監當堂鄭佚任便居住　四月伊川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儀公相許公等十九人再敘曾布相　五月上從儀公言元祐臣僚生著彥周宣觀死者留復文潞公王岐公司馬溫公呂申公汲公劉忠肅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鍾粹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姚勔威陶趙禹孫覺杜純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蔣之致仕遺袁周澤皆進遷之貶邪想均州安惇臺序展除名放歸　十二月復伊川適宣鄭權判西京國子監方提舉告請還先年所奉伊川田土宋行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正月許公卒　趙挺之建議紹述復攻元祐舊臣罷范純禮豐稷任伯雨陳瓘江公望傳樸出呂希純罷補之　二月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　五月蘇子容卒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二月詔復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宮觀

崇寧元年壬午

三月儀公罷　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伊川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敷榜朝黨拜籍元祐元特黨人新舊合五十餘人　閏六月曾布出知潤州　七月蔡京相變元祐法創講議司京自領之　九月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中書奏正上鍾世美等六人正中耿穀等十三人正下許章世等三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殖域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章等三百十二人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文至任宰執文潞公等二十四人任待制以上蘇文忠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以下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買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皆御書深刻異罪狀列爲蘇黨　十月進貶李清臣黃履寬曾肇以下十七人于遠州貶韓儀公忠彥梁蘇曾布范純禮

崇寧二年癸未

蔡京專政　正月竄任伯雨等九人　四月范致明論伊川入山著書覺琢三十日伊川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　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刻石凡九十有七　十一月言者論伊川學

崇寧三年甲申

蔡京專政　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　八月蔡京上神宗史　十二月安惇死

崇寧四年乙酉

蔡京專政　正月蔡卞出知河南府　三月趙挺之相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挺之罷　九月遷黨人貶籍者以次徙近地　十一月章惇死

從傳授乞禁總伎之是年有元祐學術黨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崇寧五年丙戌　正月以星變毀元祐黨人碑劉忠書黨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以差伊川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二月蔡京罷三月詔黨人許到闕祭伊川于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　正月蔡京復相五月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七月伊川卒八月曾布死

大觀二年戊子　三月依辭敘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黨祖給等六人留並出籍六月復依敘看詳到韓餘等九十五人留並出籍

大觀三年己丑　六月蔡京罷七月詔黨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敘用

大觀四年庚寅　三月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敘官升任並免檢舉闕八月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辛卯　十一月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政和二年壬辰　蔡京復相正月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十二月蘇子由卒

政和三年癸巳

政和四年甲午

政和五年乙未

政和六年丙申

政和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正月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九月禁黨臣朋黨

宣和元年己亥　王黼自中書侍郎加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十二月召龜山爲祕書郎

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蔡京罷

宣和三年辛丑　王黼專政正月鄧洵武死

宣和四年壬寅　王黼專政二月陳了齋瓘卒于楚州十一月上書邪上等人特甄錄勸

宣和五年癸卯　王黼專政五月楊龜山爲崇政殿說書七月禁元祐學術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宣和六年甲辰　十一月王黼罷十二月蔡京依前太師領三省事

宣和七年乙巳　四月蔡京罷劉器之安世卒十二月欽宗即位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金人犯邊以龜山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張邦昌相二月詔元祐學術政事並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龜山兼祭酒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种師道薦尹焞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焞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蔡京死于潭州十月种師道卒

謝山宋元祐黨籍碑跋曰元祐黨人碑記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別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

又跋元祐黨人碑曰張章簡公綱在紹興中奉詔看詳元祐黨人名籍狀云臣等看詳黨人碑刻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于蔡京私意而九十八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曾任宰相者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七人曾任執政者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者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三十五人庶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三十九人所有三百九人欲除九十七人其餘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此外二百餘人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年遠別無文字考究難以曾同開具是後推恩指揮止此一百三家以章簡之奏也予讀元城語錄云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其中以予所知如李清臣豈應在元祐之內鄭雍亦附章惇而陸佃雖在荊公弟子

中爲較勝然要不得云元祐之人也楊畏之惡當爲李清臣而上之至庶官中亦多庸人厠其閒然則章簡以前碑爲定者亦非不易之論也後碑正自多賢人特混入者亦不可不考耳

元祐黨籍

曾任宰相者七人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忠烈文寬夫先生彥博 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正愍呂微仲先生大防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忠肅劉莘老先生摯 別見泰山學案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僕射韓先生忠彥 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 內除鄭雍李清臣二人

左丞梁況之先生燾 別見泰山學案

端明王彥霖先生巖叟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尚書王先生存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歷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累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趙康靖公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歷知太常禮院先生故與王荆公厚荆公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閒復徙之兵部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先生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既而降通議大夫先生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先生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云 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懿簡趙先生瞻 並見涑水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溫靖孫先生固 別見涑水學案

資政范先生百祿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尚書胡先生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別見蘇氏蜀學略

端明劉先生奉世 別見廬陵學案

恭獻范先生純禮 別見高平學案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別見荆公新學略

樞密安先生燾 別見安定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 內除楊畏一人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別見蘇氏蜀學略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待制王先生欽臣

王欽臣字仲至宋城人文公洙之子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兗公兗公器重之用蔭入官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先生對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先生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先生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參史傳

祭酒姚先生勔

姚勔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初召爲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俛仰無所建明遷起居郎改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參嘉泰會稽志

雲濠案先生名一作勔紹聖四年衢州居住

學士顧先生臨 別見安定學案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轉運馬先生默 別見泰山學案

待制孔先生武仲 別見濂溪學案

侍郎王先生汾

王汾字□□鉅野人翰林學士禹偁曾孫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舍人孔先生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待制吳先生安持

吳安持字□□浦城人同平章事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仕終天章閣待制參史傳

龍圖錢先生勰

錢勰字穆父吳越王之後知諫院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荊公惡孔文仲策遂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古靈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古靈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荊公使弟和甫來見許用御史先生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荊公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先生方居喪帝于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先生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詞辭權而求去帝曰豈非缺缺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閒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先生答詔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學士同上

尚書李先生之純別見蘇氏蜀學略

龍圖孫莘老先生覺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鮮于先生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旱詔求言先生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調黟令通判綿州簽書永興軍判官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介甫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先生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介甫介甫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介甫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疏在介甫乃不敢言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闕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文忠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西路後兩路合爲一以先生爲轉運使時王呂當路正人多不容先生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文忠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過揚先生往見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于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先生使京東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先生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景仁孫之翰推許孫泰山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于楚辭蘇文忠讀九誦謂近于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參史傳

學士趙先生彥若

趙彥若宗室子官翰林學士紹聖初章惇當國惡元祐黨人以先生預修神宗實錄謫澄州參明一統志

梓材謹案先生臨淄人宋史附其父師民傳僅云試中書舍人

端明趙先生卨

趙卨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累遷至樞密直學士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其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參史傳

待制孫先生升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于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閒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撫其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

知房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其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別見涑水學案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待制韓先生川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及舜民爭之先生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先生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君孚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參史傳

待制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十錢使從學先生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申公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眞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頗切直然志于抵死時事無他奇書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眞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同上

待制呂先生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別見廬陵學案

學士王先生觀

王觀字明叟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先生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劾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先生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公掞光庭訐東坡試館職策問呂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先生言蘇某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先生淸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別見高平學案

修撰呂先生陶 別見蘇氏蜀學案

尙書王先生古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文正公旦曾孫太常少卿靖之子也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留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和甫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其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尙書蔡京不合詔徙兵部尋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尙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其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參史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之爲三百九人者有兩王古其一在餘官宋史無傳茅山志所云崇寧五年爲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者當是也

待制陳先生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介甫字說招諸生訓之先生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

非素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先生言陛下初卽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于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惇卞乘閒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濬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呂升卿察訪廣南先生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遂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先生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修撰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先生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元城安世稱其有功于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同上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修撰謝先生文瓘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貽呂申公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適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參史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餘官二十九人

寶文蔡太虛先生觀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湯先生馘

湯馘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侍郎杜先生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庶官宋先生保國別見荊公新學略

諫官吳先生安時

吳安詩字傳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參史傳

龍圖張先生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直閣歐陽先生棐別見廬陵學案

侍講呂滎陽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校理劉先生唐老

劉唐老官祕閣校理紹聖四年落職監桂陽鹽稅務以其爲元祐姦黨故也參續資治通鑑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附見陳忠肅傳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別見涑水學案

郎中畢先生仲游附弟仲愈

畢仲游字公叔鄭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輩東坡爲考官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徽宗時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子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伯魚子思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先生早受知于司馬溫公呂申公不及用范堯夫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先生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參史傳

諫議常先生安民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郎中孔先生平仲別見濂溪學案

宗丞王先生鞏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張先生保源

張保源字澄之□□人元符元年三省言其與王定國鞏累上書譏訕朝政詔特勒停峽州居住參續資治通鑑

朝散汪先生衍

汪衍□□人官朝散郎元符元年詔除官勒停永不收敘送昭州編管同上

校書余先生爽

余爽字荀龍分宜人知宣州良肱子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先生尙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訐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其不附己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參史傳

朝奉郎一㳘先生俠 別見荆公新學略

諫官常先生立

常立字□□汝陰人秩之子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諫官會布欲傾卞貶監酒稅而卒 參宏簡錄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別爲伊川學案

修撰唐先生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江陵人質肅公介之次子善文辭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質肅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句文字累擢湖南轉運判官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用文潞公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卽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參史傳

奉議余先生卞

余卞字洪範分宜人校書爽之兄也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使司句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設方略復平之五溪蠻叛斷渠陽道先生適使湖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卽位復奉議郎管句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于家崇寧中入黨籍 同上

員外李先生格非 別見蘇氏蜀學略

博士商先生倚

商倚字□□淄川人官太學博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集 參宋詩紀事

正言張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庶官李先生祉

李祉

正言陳先生祐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陳祐 雲濠案碑刻作祜史作祐 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先生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參史傳

忠敏任先生伯雨 別見蘇氏蜀學略

朝請陳先生郛

陳郛字彥聖建陽人第進士知岷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先生曰歲歉而賦不蠲饑莩滿壑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請大夫卒先生性清儉歷官五十年猶爲寒士 參姓譜

通判朱先生光裔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通判府事 參草堂寺題名

梓材謹案先生疑是公掞光庭兄弟行

庶官蘇先生嘉

蘇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諫議龔先生夬

庶官呂先生希績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別見涑水學案

承議吳先生儔

吳儔建安人正肅公育之孫官承議郎名在黨籍紹興五年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 參續資治通鑑

又侍從官二人

待制岑先生象求

岑象求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 參宋詩紀事

待制上官先生均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司諫孫先生諤

孫諤字元忠雎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殁謚慈靜居士少挺特不羣爲張文定方平所器重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先生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先生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左司諫俄以疾卒參史傳

博士范先生柔中

范柔中字元翼南城人舉進士官至宣德郎太學博士其學長于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行于世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祐閒上書言事後被禁錮還謫死紹興初朝廷崇尚節義追贈直祕閣得官一子參江西人物志

提點鄧先生考甫

鄧考甫雲濠案碑刻作考甫史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先生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管均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先生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均參史傳

諫議江先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了翁瓘同贈右諫議大夫同上

又曾任執政一人

文穆蔣穎叔之奇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侍郎龔先生原別見荊公新學略

又庶官九人

考功鄧玉池先生忠臣

鄧忠臣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參宋詩紀事

梓材謹案范忠宣文集補編載先生覆忠宣謚議駁云因覆謚忠宣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舉自號玉池先生

臺諫馬先生涓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別見涑水學案

朝散李先生深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縣尉范先生正平並見高平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銀青周鄭江先生鍔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縣令李先生勉附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家先生愿別見蘇氏蜀學略

附攻元祐之學者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　左僕射　專以紹述爲事

安惇字處厚廣安人　同知樞密院事　議閱訴理書牘

蔡京字元長浦城人　左僕射　籍元祐黨籍自書其碑

蔡卞字元度京弟　知樞密院事　章惇引居要地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　待制　與惇卞謀陷元祐舊臣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　右僕射　贊章惇紹述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　尚書左丞　附章惇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　中書侍郎　發策紬元祐之政

楊畏字子安洛陽人　禮部侍郎　陰結章惇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　右僕射　建議紹述復排擊元祐諸人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　尚書右丞　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　右僕射　力攻元祐大臣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　同知樞密院事

來之邵字祖德延平人　御史

周秩字□□泰州人　京西轉運使

翟思字□□□□人　□□□□□　以上四人章惇引居要地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　蘇州守　議閱訴理書牘

吳材字聖取處州人　□□□□

王能甫字□□□□人　□□□□　以上二人排斥元祐諸賢

強浚明字□□錢塘人　□□□□

葉夢得 字少蘊，吳縣人。戶部尚書。以上二人蔡京客與定

黨籍

呂惠卿 字吉甫，晉江人。參知政事。阿附新法，攻擊善類

建炎元年丁未 四月欽宗北狩　五月高宗即位改元　十二月權楊龜山時工部侍郎兼內殿侍講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座右正誣謗宣仁太后之拜追貶蔡確蔡卞邪郎等官子孫不許入朝仕宦

建炎二年戊申 十二月黃潛善汪伯彥並相

建炎三年己酉 二月潛善伯彥俱罷　三月朱勝非相　四月呂頤浩相

建炎四年庚戌 五月范宗尹相　十一月詔追封贈故相呂汲公申公范許公

紹興元年辛亥 七月高宗論張守秦檜黨籍至今追贈未畢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郎褒贈　八月秦檜相　贈伊川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殿赴行在

紹興二年壬子 四月賜進士張橫浦九成第一　八月秦檜罷　九月朱勝非復相

紹興三年癸丑 四月朱勝非以母憂去位　七月勝非復相　九月呂頤浩罷

紹興四年甲寅 四月范元長沖直史館　五月元長薦尹和靖授和靖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　九月趙豐公鼎相　十一月邵伯溫卒

紹興五年乙卯 二月張魏公浚相　四月魏公出行邊　楊龜山卒　九月賜進士汪玉山應辰第一

紹興六年丙辰 魏公豐公並相　朱內翰震論孔孟之學傳于二程　五月謝上蔡良佐子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十二月豐公免相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紹興七年丁巳 魏公豐公並相　正月周秘劾董弁沮格詔令九日董弁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呂祉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三月胡文定安國乞封爵邵張二程列于從祀魏公奏入報聞陳公輔周秘石公援共劾文定學術頗僻行義不修敢文定提舉太平觀　四月和靖以師程手之久辭經筵　九月朱漢上震卒　和靖至國門命壽穀即兼說書力辭詔不受

紹興八年戊午 二月除和靖秘書少監進除太常少卿　三月秦檜復相　六月以呂東萊本中直學士院　十月豐公免相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議起直學士院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行趙雍皆極言不可和許吏部忻胡忠簡銓並抗疏

魏公罷謫居永州　豐公復相

紹興九年己未 秦檜專政　正月和靖辭免待制侍講差提舉江州太平待制如故　四月呂頤浩卒

紹興十年庚申 秦檜專政　四月錄用伊川孫暘補將仕郎　八月貶梗和議者張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陳剛中知安遠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紹興十一年辛酉 秦檜專政

紹興十二年壬戌 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靖卒

紹興十三年癸亥 秦檜專政　五月張橫浦坐豐公黨南安軍居住

紹興十四年甲子 秦檜專政　四月秦檜乞禁野史　八月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十月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橫渠之學自是又被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十一月朱勝非死

紹興十五年乙丑 秦檜專政　四月秦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乃封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勸會教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禁稚黜浮拘其專門獄者以鎬程宋以來來有此比董欲天下戶知之也　六月呂東萊本中卒于上饒

紹興十六年丙寅 秦檜專政

紹興十七年丁卯 秦檜專政　八月豐公卒于吉陽軍

紹興十八年戊辰 秦檜專政　四月賜進士得朱晦庵熹　十一月竄胡忠簡于海南　潘舍人良貴卒

紹興十九年己巳 秦檜專政　九月劉白水勉之卒

紹興二十年庚午 秦檜專政　正月竄胡致堂寅于新州　九月曾諭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秦檜專政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秦檜專政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秦檜專政　十一月鄭仲熊論豐公立專門之學爲爲國家慮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秦檜專政鄭仲熊復論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三月賜進士王梅溪十朋第一

秦檜專政十月發覆乞申劾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秦檜死士大夫之攻伊川者自是少息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六月葉伯益譏論經學不當一切擯秦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自檜專國柄程學禁世大秦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十月安置魏岙于永州

附攻專門之學者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左僕射。首唱和議。

陳公輔 字國佐，臨海人。吏部員外郎。乞屏程學。

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曰：玉山汪應辰文定公曾孫也，其跋王信伯集云：尹和靖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公進朱子發、范元長于資善堂，朱嘗奏疏以爲伊川之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官謝顯道之子，而尹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行誼可稱而尙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蓋指和靖。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眷獨存。公輔遂上言伊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絕。于是朱公震求去，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侍。既書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消偏黨，可爲嗟歎。案公輔之爲小人，至此宋史未能盡抉其前後情狀，予故特表而出之。

周祕 字□□，泰州人。御史中丞。

石公揆 字道任，新昌人。侍御史。以上二人劾胡文定。

汪勃 字彥及，黟縣人。簽書樞密院事。乞去專門。

何若 字□□，□□人。右正言樞密。乞黜程頤之學。

曹筠 字□□，□□人。□□□□。請劾專門之學。

鄭仲熊 字行可，西安人。權參知政事。論專門之學。

張震 字□□，□□人。□□□□。乞申劾專門之學。

慶元黨案表

曾任宰執者四人
趙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留正
周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王藺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徐誼（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彭龜年（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薛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章穎（別見玉山學案）
鄭湜
樓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林大中（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黃由
黃黼（別見涑水學案）
何異
孫逢吉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呂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楊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項安世（別見晦翁學案）
李埴
沈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曾三聘（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仲鴻（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獵（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祥
楊簡（別爲慈湖學案）
趙汝讜（別見水心學案）
趙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峴（別見玉山學案）
范仲黼（別爲二江學案）

武臣三人
皇甫斌
范仲壬
張致遠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張衜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蔡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呂祖泰（別見東萊學案）

諸儒學案
汪逵（別見玉山學案）
孫元卿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陳武（別見止齋學案）
田澹
黃度（別見止齋學案）
詹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蔡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黃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南（別見水心學案）
吳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王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孟浩
趙鞏（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白炎震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慶元黨案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見上卷元祐黨案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八月陳魯公康伯言朱晦庵熹之賢召赴行在晦庵辭不出九月魯公相

紹興三十年庚辰 魯公相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魯公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魯公相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十二月胡籍溪憲卒

隆興元年癸未 正月史忠定浩相以魯公言再召晦庵晦庵旣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四月賜進士得呂東萊祖謙五月忠定罷十二月張魏公浚相陳龍川亮上中興論魯公罷

隆興二年甲申 十一月魯公復相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魯公卒促晦庵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

乾道二年丙戌 十二月魏文節杞相

乾道三年丁亥 陳正獻俊卿劉忠肅珙初參政晦庵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九月丁母憂

乾道四年戊子 十月陳正獻相

乾道五年己丑 春釋奠先聖太學錄魏元履掞之白宰相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宰相不可八月虞雍公允文相是年賜進士鄭僑第

乾道六年庚寅 五月正獻罷

乾道七年辛卯 雍公獨相

乾道八年壬辰 八月梁儀公克家相九月雍公罷

乾道九年癸巳 五月晦庵主管台州崇道觀

淳熙元年甲午 二月雍公卒十一月葉衡相

淳熙二年乙未 葉衡獨相

淳熙三年丙申 二月汪玉山卒龔莊敏行丞相事薦晦庵除秘書郎後奉祠

淳熙四年丁酉 六月龔莊敏罷趙侍郎粹中奏乞去王雱而鄉本朝名儒列于從祀孝宗論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趙衛公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參政龔茂良幸書額不以爲可乃不行秋去王雱畫像

淳熙五年戊戌 三月史忠定復相薦召晦庵東萊張南軒栻致會逢南軒不至趙衛公雄執政忠定薦晦庵差知南康軍十一月忠定罷衛公相

除呂東萊秘書郎國史院編修

淳熙六年己亥 衛公獨相

淳熙七年庚子 衛公獨相二月南軒卒晦庵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除直秘閣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九月陸復齋九齡調全州教授未上卒十二月胡忠簡卒

淳熙八年辛丑 二月象山訪晦庵于南康五月以史忠定爲少師六月忠定薦薛象先楊慈湖陸象山陳益之石應之宗昭葉水心袁絜齋趙靜之善舉張子留等十五人七月東萊卒八月王魯公淮相是年賜進士黃由第

淳熙九年壬寅 魯公獨相正月除象山國子學正八月晦庵以浙東賑濟有勞進徽猷閣

淳熙十年癸卯 魯公獨相正月晦庵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六月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十二月象山遷敕令所刪定官

淳熙十一年甲辰 魯公獨相十一月令峽州歲時存問郭白雲雍

淳熙十二年乙巳 魯公獨相

淳熙十三年丙午 魯公獨相十一月除象山將作監丞王給事信論駁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二月陳魏公卒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周益公必大相六月梁儀公卒七月晦庵除江西提刑力辭魯公秉政日久士多失職益公相拱歡無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五月魯公罷詔晦庵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辭職依舊直寶文閣八月晦庵除兵部郎官

所預曾元贊體仁奉同志者請于益公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君舉傳賈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十二月郭白雲卒

未供職林栗劾晦庵奏狀兼水心適為晦庵辯經沒翰陳實封事晦庵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十月差知漳州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留魏公正相擢何澹為諫官攻益公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五月益公罷八月王淮死九月劉子澄清之卒太學博士沈應元有開力勸魏公以拔用知名之士魏公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十二月詔起象山主荊門軍

紹熙元年庚戌

魏公獨相正月起陳止齋為吏部員外郎二月劉文節光祖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貴掄愉黜佐柔清議所非出實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紹熙二年辛亥

魏公獨相春晦庵除秘閣修撰奉祠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差知靜江府辭差知潭州冬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于是過重華之禮始廢

紹熙三年壬子

魏公獨相十一月羅銜書點尤給事袤黃舍人裳黃御史度兼郎官趙等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

紹熙四年癸丑

三月葛邲相五月賜進士陳龍川第一授建康簽判未至卒六月胡簽樞晉臣卒

紹熙五年甲寅

六月孝宗崩七月寧宗即位尊光宗為太上皇授黃直卿榦為迪功郎八月晦庵除煥章閣待制侍講魏公罷趙忠定汝愚相擢徐子宜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韓侂胄用事九月張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偽侍羅樞密點卒十月辛卯晦庵入見又約彭子壽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黃正言度欲論侂胄謀擢以內批斥去閏十月晦庵除宮觀忠定獨袖內批還上樓宣獻鑰封還錄黃勤舍人聊面奏乞留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劉文節光祖又言之陳文節傅良再封還錄黃除晦庵寶文閣待制與郡劉文節

慶元元年乙卯

侂胄用事三月忠定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而罷章茂獻穎上疏留之李沐劾其附下罔上與郡徐子宜亦上疏祈留之子宜罷李元德祥楊敬仲簡復疏留忠定沐又劾之元德敬仲俱罷四月呂子約祖儉又疏留忠定併晦庵彭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子約詔送韶州安置鄭舍人湜封還錄黃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衙林仲鱗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六月詔宏中等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劉德秀又劾孫東伯元卿實知叔楚陳蕃叟武皆罷去汪李路建入劉手辯之亦罷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七月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森詐宣餘真去偽詔榜朝堂于是忠定引用之人一網盡矣十一月責忠定永州安置徐子宜南安軍安置十二月晦庵罷待制仍舊宮觀

慶元二年丙辰

侂胄用事正月京鏜相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偽學之禁者凡六年忠定至衡州服藥而卒劉德秀論留魏公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偽學之稱自此始二月省闈知貢舉葉翥等奏論文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七月呂子約卒于筠州八月胡紘論偽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沈繼祖以胡紘藁劾晦庵十二月蔡西山元定編管道州

再上疏留行不報樓宣獻再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孫待制逢吉上疏留晦庵吳文定獵人劉子乞留不報晦庵在朝甫四十六日自是陳文節吳文定劉文節各先後斥去十一月晦庵差知江陵府再辭提舉鴻慶宮是年貴削書棠亦卒

慶元三年丁巳

侂胄用事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說不是偽學如是偽學甘伏朝典二月邵褒請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梓材案邵褒道命錄作趙褒然三月劉三傑論偽學黨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留魏公送邵州居住六月言者楊實論廷省鵠兩優郡楊皆偽徒不可輕召十二月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于是著籍者宰執則有趙忠定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晦庵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文節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是年蔡西山卒于春陵

慶元四年戊午

侂胄用事四月姚愈論森偽之

慶元五年己未

侂胄用事正月詔彭子壽追三

慶元六年庚申

侂胄用事閏二月謝深甫相

徒濫名欺世乞定國 是 五月命高文虎草詔 論告僞邪之徒改視 回聽 十二月晦庵乞致仕

官勒停曾無逸三聘 追兩官 二月詔劉文節落職 房州居住 五月賜進士得真西 山德秀魏鶴山了翁 九月逸士呂泰然祖 泰擊登聞鼓上書論 不當立僞學之禁送 達州拘管又配欽州 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者乞盧僞 之徒姑與外祠使宿 道向方 晦庵依所乞守朝奉 大夫致仕

三月晦庵卒于考亭 八月京鏜死 言者施康年論僞徒會 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 行約束

嘉泰元年辛酉

侂胄用事 二月議者又言僞學 之徒未能盡革顧于 用人聽言之際防微 杜漸 貶益公爲少保 八月李肅簡穆卒

嘉泰二年壬戌

侂胄用事 正月言者論習僞之 徒唱爲攻僞之說乞 禁止 二月詔以張孝伯陳 景思言追復趙忠定 資政殿大學士黨人 之見在者徐子宜誼 劉德修光祖陳止齋 傅良章茂獻穎薛象 先叔似葉水心適林 正甫大中詹元善體 仁蔡行之幼學曾無 逸三聘項平甫安世 范文叔仲黼黃商伯 灝游子正仲鴻之輩 咸先後復官自便或 與州郡宮觀又削薦 牘中不保僞學一節 俾毋復有言 十月除晦庵華文閣 待制與致仕恩澤 十二月周益公復少 傅留魏公復少保自 是學禁稍稍解矣

嘉泰三年癸亥

侂胄用事 五月陳自強相

嘉泰四年甲子

侂胄用事 十二月益公卒

開禧元年乙丑

侂胄用事 七月留魏公卒 侂胄以太師保寧軍 節度使平原郡王平 章軍國事

開禧二年丙寅

侂胄專政 七月楊誠齋萬里卒 十二月吳曦受金命稱 王 彭子壽龜年卒

開禧三年丁卯

侂胄專政 十一月三日定計侂 胄伏誅 十二月錢象祖相

嘉定元年戊辰

二月詔趙忠定盡復 原官賜謚 六月林正惠大中卒 七月邱忠定崈卒 十月史彌遠相 晦庵有旨賜謚 詔褒錄上書六士 趙忠定特贈太師追 封沂國公 十二月象祖罷 是年號爲更化

嘉定二年己巳

史彌遠獨相 正月以樓攻媿爲參知 政事 十二月晦庵賜謚文公 博士章徽猷謚文忠劉 考功彌正去忠肅文子 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 儉以大賜謚 蔡西山特贈迪功郎

嘉定三年庚午

彌遠獨相 五月追贈晦庵中大 夫寶謨閣直學士

嘉定四年辛未

彌遠獨相 十二月李仲貫道傳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 朱子四書定周邵程 張五先生從祀未行 是年呂泰然卒

嘉定五年壬申

彌遠獨相 劉晦伯爚乞以晦庵語 孟集註列于學官從之

嘉定六年癸酉

彌遠獨相

嘉定七年甲戌

彌遠獨相 八月衛實致堙奏請 張南軒請謚

嘉定八年乙亥

彌遠獨相 六月知婺州奏儔奏請 呂東萊請謚 八月賜南軒 煒議謚曰宣謚博士孔 明覆議從之楊考功汝

嘉定九年丙子

彌遠獨相 正月賜東萊謚孔煒 議謚曰成丁考功端 祖覆議從之 魏鶴山了翁爲周濂 溪請謚 十一月任伯起希夷 爲二程請謚

嘉定十年丁丑

彌遠獨相 魏鶴山爲周二程張 四先生請謚 賜謚象山九淵謚曰 文安 是年賜進士吳潛第 一

嘉定十一年戊寅

彌遠獨相

嘉定十二年己卯

彌遠獨相

嘉定十三年庚辰

彌遠獨相 六月臧太常格議謚 濂溪曰元明道曰純 伊川曰正樓考功觀 覆議從之

嘉定十四年辛巳

彌遠獨相 三月李蘄州誠之死節 十二月魏鶴山再爲橫 渠請謚

嘉定十五年壬午

彌遠獨相

嘉定十六年癸未

彌遠獨相 五月賜進士蔣重珍 第一 博士議謚橫渠曰達 種鄒侍郎議謚于明 誠中三字取一字用 之鶴山謂用誠字議 者以爲不可○雲濠 案道命錄自註云國 史本傳稱謚曰明誠

嘉定十七年甲申

彌遠獨相 正月錄用伊川後人補 伊川曾孫觀之登仕郎 六月詔補伊川元孫源 迪功郎 八月寧宗崩理宗即位

氏去非性理羣書稱諡曰獻未知孰是○梓材案謝山入籍太常少卿定諡曰明然最後定諡曰獻

慶元黨禁

曾任宰執者四人

忠定趙子直先生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晉江人鄂國公從效六世孫紹興十二年第進士孝宗朝除給事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府後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簡素化民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乞斥逐上意猶未決特立謁之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選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先生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拜少傅封魯國公力辭孝宗疾篤數請車駕過宮先生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迺退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率同列乞早正嘉王儲位不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寧宗卽位遣使召還進少保封衞國公積數事失上意韓侂冑從而間之詔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又以張叔椿言落職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量移南劍州詔復元官職致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寶慶二年賜諡忠宣 參史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獻肅王軒山先生藺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累除武學諭孝宗幸學先生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出守舒州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駁繳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先生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里居家廟力爭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鎭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卽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先生盡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軒山集十卷言先生任經帷論宮僚攀附而登輔佐遁訐淸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諡至端平乃得諡獻肅云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正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別見玉山學案

文肅鄭補之先生湜

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卽位爲祕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 參姓譜

謝山答臨川論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愚攷福建通志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冑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枏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好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做而遽出亦無此例枏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

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淳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淳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淳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旣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卽韋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淳之于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尙有見于他書宋史自荒陋耳梓材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三云鄭淳之卽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卽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顚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卽此帖也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正惠林先生大中 並見邱劉諸儒學案

少師黃先生由

黃由字子由平江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侍御史張巖奏其植僞黨與遂奉祠嘉定閒起爲浙東安撫使仍官刑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卒贈少師參姓譜

侍郎黃先生黼 別見涑水學案

尙書何月湖先生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之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于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先生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累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冑率百官觀焉先生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冑不悅又以劉光祖于先生交密言者遂以先生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先生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權工部尙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先生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參史傳

獻簡孫先生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縣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薦以學官先生竟就常德教授以歸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藏貯親講讀伸規諫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元晦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後溪光祖與先生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論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先生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卽有講義已而聞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論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元晦事相類先生欣然代之講因于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先生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復失上意會彭忠肅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先生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趙丞相旣罷侂冑專國出知太平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同上

餘官三十一人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別見晦翁學案

文肅李悅齋先生埴

龍圖沈先生有開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節曾先生三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公游先生仲鴻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肅簡李先生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調濠州錄事參軍累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趙丞相以言去國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

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運副言者劾罷之于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祐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參史傳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讜 別見水心學案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別見玉山學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別爲二江諸儒學案

尙書汪先生逵 別見玉山學案

國博孫先生元卿

孫元卿字東伯□□人國子博士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知州陳先生武 別見止齋學案

宗丞田先生澹

田澹字□□南劍人官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別見止齋學案

龍圖詹先生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 別見晦翁學案

寶文王先生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直閣孟先生浩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進士知武寧縣有聲累遷知湖州以忤權貴罷後復起官至直祕閣爲人廉介一毫不妄取與爲文章有法度所著有驪技集 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晉州人成都府通判

武臣二人

統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華山人官池州都統制

鈐轄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人贈太保瑑之第璨四世孫寥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至右武大夫先生其從孫也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後爲利路鈐轄燦尙使氣鄉里敬服故其後以武聞云 參氏族譜

鈐轄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南劍人江南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知軍楊先生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忠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忠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歷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忠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捄爭俱被斥先生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疏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于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章穎力辯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旣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于今日邪陛下屬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先生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

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于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先生一秩亦不拜累改宣教郎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二 參史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徽國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衜

張衜字用叟侯官人官終泰和令嘗同楊宏中上書 參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福建通志作道道與衜古今字爾宋史忠義傳稱先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周端朝同登進士第

太學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寧德人倜儻有大志淳熙五年試太學第一慶元中與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趙忠定韓侂胄怒送毗陵編管先生毅然不少詘時有慶元六君子之稱 參姓譜

太學蔣先生傳

蔣傳字象夫信州人先生久居太學忠鯁有聞叩閽之事皆其屬稿云 參宋元通鑑

朝奉徐先生範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趙丞相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閽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閽士怖請削名其友亦勸止之先生曰業已書名矣倘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謫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先生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歷知邵武軍遷國子監丞從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參史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監嶽呂先生祖泰 別見東萊學案

附攻慶元僞學者

韓侂胄字節夫安陽人 平章軍國事 力攻僞學

京鏜字仲遠洪州人 右丞相 實發僞學之名

何澹字自然處州人 樞密 與京鏜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 諫議大夫 首論留忠宣引僞學之罪

胡紘字□□處州人 御史 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李沐字□□湖州人 正言 論罷趙定忠又劾留忠宣

劉三傑字□□婺州人 正言 論僞學黨變爲逆黨

施康年字□□通州人 正言 乞嚴行約束僞徒逸辭

姚愈字大愈平江人 大諫 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

陳賈字□□舒州人 兵部侍郎 乞擯斥道學

楊大法字元範婺州人 侍御

張釜字□□鎮江人 大諫 指劉文節滄州學記爲謗訕

錢象祖字□□錢塘人 參政

葉翥字□□處州人 尚書 奏禁語孟學庸等書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人 樞密

張巖字□□揚州人 侍御 奏貫少師由植僞黨

陳讜字□□興化人 侍御

傅伯壽字□□泉州人 侍郎

汪義端字子充黟縣人勅孫 中書舍人

高文虎字炳如明州人 直院 草僞徒改視回聽詔

張伯垓字□□秀州人 察院

糜師旦字周卿平江人 吏部侍郎

趙善堅字儒固宜春人 婺州簽判

林采字□□□□人 監察御史

沈繼祖字□□興國人 監察御史 以胡紘奏藁劾晦庵

丁逢字□□常州人 川秦都大

邵褒字□□秀州人 司直 請僞學不得除在內差遣

王沇字□□□□人 衢州守 乞著僞學籍

錢鍪字□□□□人 衢州守

余嘉字□□漳州人 新州教授 上書乞斬晦庵

趙師召字□□□□人 迪功郎

張貴謨字子智處州人

黃掄字□□□□人 右正言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 淳熙閒吏部尚書 言僞學不宜信用

林栗字黃中福州人 淳熙閒兵部尚書 劾晦庵不供職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閒右丞相 實始慶元僞學之禁

趙彥逾字德老明州人 資政殿大學士

謝山跋趙彥逾傳曰深寧先生所著四明七觀甚稱彥逾之清

節不惠大儒立言亦尙有阿私也彥逾之爲人尙足道乎案彥逾晚與樓林二參政並召右司諫王居安言樓鑰林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豈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引入政府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薰蕕共器非所以示趨向于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居安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時爲諫官才十八日居安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此足爲彥逾定案矣彥逾之子欽夫實有清節乃幹蠱之子也

寶慶元年乙酉　史彌遠專政　八月賜張橫浦諡曰文忠

寶慶二年丙戌　彌遠專政　正月賜陸復齋九齡諡文達沈定川煥諡端憲　召布衣李心傳赴闕

寶慶三年丁亥　彌遠專政　正月贈晦庵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元年戊子　彌遠專政

紹定二年己丑　彌遠專政　九月晦庵改封徽國公

紹定三年庚寅　彌遠專政　五月蔡九峯沈卒

紹定四年辛卯　彌遠專政

紹定五年壬辰　彌遠專政　是年賜進士徐元杰第一

紹定六年癸巳　十月鄭忠定清之相　彌遠卒　十一月召陳和仲塤爲樞密院編修官

端平元年甲午　忠定獨相　五月召徐文清僑爲太常少卿　九月召眞西山爲翰林學士魏鶴山直學士院

端平二年乙未　正月詔議胡安定孫泰山邵康節歐陽永叔周濂溪司馬溫公蘇東坡張橫渠程明道伊川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眞西山參知政事　五月西山卒　六月喬文惠行簡相　八月以趙忠定配享寧宗廟廷　十二月知沔州高稼死節

端平三年丙申　九月崔與之相

嘉熙元年丁酉　八月詔趙忠定追封福王

嘉熙二年戊戌

嘉熙三年己亥　正月喬文惠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相　十二月崔清獻與之卒　以陳和仲爲國子司業

嘉熙四年庚子　閏月李文清宗勉卒

淳祐元年辛丑　史嵩之專政　正月周二程張朱列于從祀濂溪封汝南伯明道封河南伯伊川封伊陽伯橫渠封郿伯　二月喬文惠卒　五月賜進士得王厚齋應麟

淳祐二年壬寅　嵩之專政

淳祐三年癸卯　嵩之專政

淳祐四年甲辰　嵩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十二月范文肅鍾杜清獻範相

淳祐五年乙巳　四月杜清獻卒　六月徐侍郎元杰暴卒　十二月游似相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四月鄭忠定復相

淳祐八年戊申　忠定獨相

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范文肅卒　閏二月趙葵相

淳祐十年庚戌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第一

淳祐十一年辛亥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相

淳祐十二年壬子　方叔獨相

寶祐元年癸丑　方叔獨相

寶祐二年甲寅　八月董槐相

寶祐三年乙卯

寶祐四年丙辰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元鳳獨相　八月嵩之死

寶祐六年戊午　四月丁大全相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吳潛復相　賈似道相

景定元年庚申　四月吳潛罷

景定二年辛酉　似道專政　正月加封張南軒華陽伯呂東萊開封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五月吳毅夫潛暴卒于循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布衣徐霖並授迪功郎

景定五年甲子

咸淳元年乙丑

咸淳二年丙寅

似道專政 九月竄建寧教授謝疊山枋得于興國軍 十月度宗即位	似道專政	似道專政
咸淳三年丁卯 似道專政 三月程元鳳復相 八月葉夢鼎相	咸淳四年戊辰 似道專政 十二月程元鳳卒	咸淳五年己巳 似道專政 三月江萬里馬廷鸞相
咸淳六年庚午 似道專政 正月江萬里罷	咸淳七年辛未 似道專政	咸淳八年壬申 似道專政
咸淳九年癸酉 似道專政	咸淳十年甲戌 似道專政 七月瀛國公即位 十一月王爚相 十二月章鑑相	德祐元年乙亥 二月似道罷 四月陳宜中留夢炎相 五月賜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事郎 九月似道拉殺于南劍州 十一月以謝疊山爲江西招諭使
德祐二年丙子 正月吳堅文天祥相 李芾死節 趙貝淳死節		

附晚宋詆訾諸儒者

周密

字公謹吳興人嘗爲令自號弁陽老人又號四水潛夫

梓材謹案周公謹先爲齊人後徙湖其著齊東野語云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而已此外有橫浦張子韶象山陸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又云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襃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人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由前之說尙爲平允之論由後之說不無有所詆訾故其癸辛雜識後集譏饒雙峯自號爲黃勉齋門人雜識別集目王厚齋爲形拘言餘徑庭沾激太過且謂其無忌憚云至其浩然齋雅談有云宋之文治雖盛然諸公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且引葉水心洛學興而文字壞爲至言意欲伸文詞以抑道學與野語前說不自相矛盾邪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荊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廬陵門人

子 雱

龔原 ——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沈銖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 子 宰 —— 孫 游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汪澥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 弟 暘

許允成

別附 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馬希孟

方慤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

王安禮 —— 元孫 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荊公弟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荊公講友

宋保國 荊公學侶

王學餘派

集說略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荊公新學略

祖望謹案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無繼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爲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論罷黜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二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計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荊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雲濠案荊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荊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于曹沬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

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愼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愼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爲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　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畀宰予曰予予與何誅畀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絶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陋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與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

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諭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欲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于法令誥戒之閒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圉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

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梓材謹案元城語錄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實數對韶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見晁氏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為擧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擧者顧掌之所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為賢不能者為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為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詆惡謂其為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為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為一說辭章必為一體以為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寶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為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理使斯士浮偽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詆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嘗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皐曰荊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對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

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荊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世不知此乃謬舉 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矣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荊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爲徇也若其閑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爲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爲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于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爲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荊公堅守以爲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荊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爲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後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貪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卻深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荊公罪冤矣然亦荊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爲穿鑿許愼識文識字而求義太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二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眞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荊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荊公子元澤所述而荊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荊公之筆蓋荊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絛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荊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荊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該惟其牽纏于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荊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荊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荊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荊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尚書推四家荊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

亦棄荊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于和靖語錄中所辯予觀宋志荊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荊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具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荊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荊公三經新義事曰荊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于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于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荊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于朝召對適荊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參史傳

秘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荊公弟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初呂惠卿諂事荊公先生惡之一日荊公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荊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秘閣校理 參東都事略

荊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秘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 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錄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稱王令偉揚州人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卞急至于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爲劉子和傳首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客揚州母親歿之又云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即先生矣

荊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荆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倘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于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 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荆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荆公家學 廬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荆公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荆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荆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荆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參史傳

荆公門人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 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 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爲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徽宗初爲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 參東都事略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爲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荆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荆公爲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荆公言論莫逆也荆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參史傳

縣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 雲濠案曾鞏撰晏純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殊其叔祖也則當爲姪孫 幼學于王荆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于京先生寬厚好學安于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倶胝集一卷 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于王荆公入京適荆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荆公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衮先生攷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卽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尚書右丞譏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于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 同上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于荆公熙寧太學成分錄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穎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于新經之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卒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荆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羣姦切齒荆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子學紹熙初詔贈朝奉

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門而能遇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荆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衞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荆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變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尙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愨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于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于道鄉鄒公而託于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說祥道疵纇獨寡爲可喜也況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細爲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于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荆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荆公嘗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閒場屋舉子宗之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荆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荆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荆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幷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荆公曰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荆公不悅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荆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荆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又惡馮京異己而荆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面辱之于是乘勢幷昭三人皆獲罪荆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鎭南徙爲杭州復知大名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貴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溫公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爲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尙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

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屢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閒元長再涖其事成于反掌議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承旨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布爲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略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異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頒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閒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委決于季子絛未幾褫絛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卽位邊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 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荊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荊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荊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卞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繼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于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鎭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貶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于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 同上

州守寋授之序辰 父周輔

寋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曙翁少與范鎭何郯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廬州卒強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

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温公稱其威德温公卒復言其不知道呂正愍大防劉忠肅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愍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爲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爲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遺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同上

爲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案一作晞孟字彥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慤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荊公而加詳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荊公三經嘗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荊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荊公周禮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歷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試太子詹事欽宗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其爲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至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先生所作也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傳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爲名而字其名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寔先生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于曾茶山又嘗從張紫巖游貝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胄固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詞云參四朝聞見錄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翰林李屛山先生純甫別爲屛山鳴道集說略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

蘇氏蜀學略表

蘇洵 廬陵學侶

子 軾
- 孫 邁
- 孫 迨
- 孫 過
- 從孫 元老——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 晁補之——李植 父中行
- 秦觀
- 張耒
- 李廌
- 王鞏
- 李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 孫諤 別見高平學案
- 孫勰 別見高平學案
- 蔡肇 別見荊公新學略
- 李格非

子 轍
- 孫 遲
- 孫 适
- 孫 遜
- 張耒 見上東坡門人

鏜
- 鏜
- 槃
- 槃

蘇友龍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潁濱續傳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家勤國 附師剡豆——子 愿

家安國

家定國 並二蘇講友

呂陶 東坡同調

李之純 潁濱同調——從弟 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任孜——子 伯雨——孫 象先——曾孫 盡言 附見賢言

孫 申先——五世孫 希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任汲 並老泉講友

蘇學餘派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溪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蘇氏蜀學略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統見上卷荆公新學略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戸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時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歐陽兗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書既出公卿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召試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荆公名始盛兗公勸先生與之遊而荆公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荆公用事其言乃信先生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先生言于韓魏公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曷若遂先帝恭儉之德紓百姓目前之患魏公謝之爲省其過盛者禮書既成未報而先生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先生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著有謚法文集若干卷

參史傳○雲濠案先生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梓材謹案張樂全文集載先生墓志題曰文安先生文安其爲主簿時名也其謚曰文見宋文鑑文集

老泉文集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則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攷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于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不窮也易論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于其旁且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

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于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禮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樂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淫怨爾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

矯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譬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某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

敗壞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春秋論）

附錄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老泉上歐公書如曰近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以爲己爲人之訓參之無乃不可

老泉講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伋（合傳）

任孜字遵聖眉山人以問學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明允埒累官至光祿寺丞與弟伋知名于蜀東坡時稱爲大任小任伋字師中通判黃州郡人爲作師中庵任公亭後知瀘州不主開邊之議（參姓譜）

（梓材謹案宋詩紀事黃州集表云與兄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是先生兄弟皆老蘇友也）

老泉家學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蘇軾字子瞻老泉長子生十年老泉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兗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曾子固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兗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若驟用天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荊公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荊公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有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時荊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例司青苗等法不便于民且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荊公怒唆御史誣奏其過窮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知密州再徙徐州河決曹村先生築隄障之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累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濬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先生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毋進好利之臣輕有變改願虛心循理區別邪正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以爲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有六先生與弟轍夙承家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老泉作易傳未成命述其志先生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卷和陶詩四卷（雲濠案郡齋讀書志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先生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擠排不得安于朝廷鬱鬱無聊之甚轉而逃入于禪斯亦通人之蔽也累贈太師諡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

文參史傳

蘇氏易解

朱子曰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太甲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辯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

朱子曰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為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所以為利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此所以為貞也

朱子曰此釋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　并言之也

朱子曰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為貞也

朱子曰品物流行莫非乾道之變化而于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朱子曰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為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于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為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偽之始也于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朱子曰蘇氏以性存于吾心則為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偽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致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于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于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于性也至焉而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為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于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朱子曰如蘇氏之說則命无所容命无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為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傅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于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无病然其于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陰陽盈天地之閒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閒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无有之際也始離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治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于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謂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无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知夫仁知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謂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繆乎
昔于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于立說非特不察于易又不及詳于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屬目于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朱子曰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顧以仁知爲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朱子曰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于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于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于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

之知其溺于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于聖人之意則昧矣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于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梓材謹案東坡易解與潁濱老子解即謝山序錄所謂蘇氏之學雜于釋者故特爲著錄朱子以是二解與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並駁之謂之雜學辨而門人臺溪何鎬爲之跋云

附錄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于事必求其實于理必求其正東坡謂賈誼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所欲爲賈生痛哭之時灌已死矣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之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荊公得以藉口

又與朱元晦曰東坡初年亦闢禪學其後乃溺之謂其不知道可也概與王氏同貶恐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

劉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尚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于東坡宜若無罪焉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

車玉峯腳氣集曰東坡萬言書前面說時事儘好至于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澹泊枯槁蓋其本原處歉所以如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東坡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榮此尹和靖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蘇轍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與文忠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因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爲尤切授商州軍事推官時老泉救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師既爲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荊公執政呂惠卿附荊公先生與論多相牾荊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荊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荊公合青苗法遂行荊公召用謝卿材等訪求四方遺利先生力陳其不可荊公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溫公以荊公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先生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至于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急難施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遷起居郎中書舍人呂汲公爲相先生條論部事多所建白代兄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又奏導河築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李清臣爲中書鄧潤甫爲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絀元祐政先生諫曰先帝之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疏中引漢武事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諡文定先生性沈靜簡

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王偁稱其心閑神王學道有得又曰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而世事愈淡蓋其名迹與兄東坡相上下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于世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

蘇黃門老子解

朱子曰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朱子曰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亙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說無一辭之合學者于此先以予說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朱子曰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朱子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

朱子曰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邪然則道豈眞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朱子曰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說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槩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朱子曰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邪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塗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于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朱子曰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于蘇氏遠矣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朱子曰有彼有此則天下當有二道也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朱子曰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

達道固如是邪

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閒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于世而世何所貴于道邪王氏有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于蘇氏亦云

老泉門人

鍾先生棐

鍾先生概合傳

鍾棐字子翼虔州人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叕蘇明允歸自江南南遊至虔先生與其弟概從之遊時明允未爲時所知放遊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先生獨知敬異之參東坡文集

二蘇講友

家先生勤國附師劉巨

監郡家先生安國合傳

司法家先生定國合傳

家勤國眉山人慶歷嘉祐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東坡兄弟爲同門友王荊公廢春秋學先生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先生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驚歎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晚監郡定國官永康司法參軍宋史著錄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東坡同調

修撰呂先生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侍郎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侍郎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之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具之遂書以獻不繆一字第進士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歎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于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閒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數人相繼罷去先生謁告歸還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蘇東坡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辯不已先生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漸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後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爲川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黃司業闢欲火王氏三經板而先生攻之其持平又如是

潁濱同調

尚書李先生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先生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矣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三遷御史中丞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先生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端叔之儀其從弟也亦與黨籍同上

任氏家學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寺丞孜子累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先生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先生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先生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夫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先生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諡忠

敏同上

東坡家學老泉再傳

員外蘇先生邁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綽有父風以政最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駕部員外郎參姓譜

承務蘇先生迨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同上

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郎東坡累遭貶謫獨先生侍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先生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先生于東坡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初之海上爲文一篇曰志隱東坡覽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有二叔父欒城每稱其孝以訓宗族參晁景迂集

少卿蘇先生元老

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幼力學善屬文黃山谷奇之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時禁元祐學術東坡方在黨禁先生亦罷提點明道宮先生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坐豈不榮哉有詩文行世參姓譜

東坡門人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景迂先生說之從兄也聰明強記自幼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文忠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俊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官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累除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斂迹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秩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會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靖節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先生才氣俊逸嗜學不倦文章溫潤典縟其淩麗奇卓出于天得尤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官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云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虛先生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喜讀兵家書嘗介其詩于王荊公荊公謂其清新似鮑謝又見東坡于徐爲賦黃樓東坡謂有屈宋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于朝累除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滕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先生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東坡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同上

龍圖張先生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爲文十七作函關賦已傳人口遊學于陳學官蘇潁濱愛之東坡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先生感切知己因從之遊由進士歷官太學錄以范忠宣薦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先生在潁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先生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于騷辭尤長時二蘇及黃晁輩相繼殁先生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同上

鄉舉李先生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先生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文忠東坡于黃州贄文求知東坡謂其筆墨瀾翻有飛

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先生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爲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蔵其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于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二十餘柩歸葬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東坡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東坡與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汲公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東坡與范正獻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東坡卒先生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爲間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先生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幷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先生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蓋先生經濟博通言達于行不得僅以經生目之矣 同上

宗丞王先生鞏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尙書素之子也長于詩從東坡遊東坡守滁州先生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待之于黃樓上謂先生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東坡得罪先生亦竄賓州數月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譏故終不顯 同上

附錄

劉元城談錄曰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知州孫先生勰

孫先生勱 並見高平學案

待制蔡先生肇 別見荆公新學略

員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先生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郞遷著作佐郞禮部員外郞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先生工于辭章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文章受知于東坡娶王氏宣徽使拱辰孫女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並見宋史本傳

潁濱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遲字伯充文定長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婺州奏減稅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 參金華賢達傳

蘇先生适

蘇适

蘇先生遜

蘇遜潁濱之子潁濱改定春秋集解顧謂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于子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于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載之後學傳在于是也 參春秋集解自序

潁濱門人

龍圖張先生耒 見上東坡門人

家氏家學

知州家先生愿

家愿字處厚勤國之子紹聖初舉進士廷問力詆元祐之政先生對策惟以守元祐已行者爲言任普州樂至令元符初應詔論時政凡萬言後入黨籍禁錮凡十年大觀中始知雙流縣高宗時擢知閬州移彭州初蘇子由讀先生策謂異時當以直道聞至是果驗 參姓譜

李氏家學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忠敏家學

司戶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 合傳

任象先忠敏長子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弟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 參史傳

少卿門人 老泉三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晁氏門人

忠襄李先生植父中行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東坡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盜起餉絕，使督犒師，卒以計達。高宗大悅，授承直郎。三上表勸進，爲汪、黃所忌，出知湘陰縣，歷尚書戶部員外郎。秦檜當國，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杜門不仕十九年。檜死，子諲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先生姓名，除戶部郎中。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淮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乾道二年，以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府本路安撫使，以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文定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諡忠襄。參史傳

司戶家學

庶官任先生盡言附兄質言

任盡言，字元受，華亭人。象先之子，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爲臺官，先生投啓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斲棺。」上聞，始黜檜朋黨，釋趙豐公子汾罪。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蓋自眉山徙華亭者，著有小醜款。

蘇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舍人續傳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賴濱續傳

都事蘇先生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

屏山鳴道集說略表

李純甫 王學淥餘派
—雷淵—子膺
—宋九嘉
—張瑴
—李經
—王權
—張瑴英
—周嗣明 雷宋同調—王德元—劉世安
張居禮
郝守寧

趙秉文 屏山講友—張邦直

劉從益 李趙學侶—子祁—郝經 別見魯齋學案
子郁
張邦直 見上滏水門人
王鬱

董文甫 滏水同調—子安仁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屏山鳴道集說略

祖望謹案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為無忌憚之言盡取濂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為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梓材案是卷與上兩卷皆謝山所特立以闢釋學者不曰案而曰略蓋示外之之意云

王蘇學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屏山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愛左氏春秋更為經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為文師法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值元兵起復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屏山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以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屏山幼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梓材案先生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有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瑴李經王權雷淵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稿其餘應物文字為外稿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參史傳

謝山跋鳴道集說曰屏山鳴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雲濠案汪堯峯文鈔鳴道集說序云其說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為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為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為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為雄辭怪辯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詆毀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于程朱無得免者又云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間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敢于偭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誕而翦吾儒之藩籬如是之嚴且力哉其說辨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偶閱湛然居士所為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嘲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卽或其言間為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迨為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為例可為一笑

又跋雪庭西舍記曰屏山為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而今不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為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為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為致堂崇正辯之作滿紙罵破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

鳴道集說

學者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辯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雲濠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錄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能屈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學至于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為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教云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潁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荊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虛無不縛于形器相為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為內稿可以概見其

所謂無忌憚之說也

屏山講友

資善趙滏水先生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老人滏陽人幼穎悟弱冠登進士第調安塞主簿歷官至同知制誥以言事坐免起爲北京路轉運判官泰和初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出爲寧邊刺史改平定州所至有治聲入爲兵部郎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言天變當國者怒爲妖言章不得達貞祐初請守殘破一州上以先生宿儒當在左右不許乃除侍講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致仕雖已家居朝廷恩遇如故先生亦願開忠讜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天興改元京師戒嚴上命先生爲露布士氣爲振是年夏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雲濠案史傳與墓誌合歸潛志作七十三歲積官資善大夫封天水郡開國公元遺山誌其墓稱其不汨于利欲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自任故其文辨析義理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喜觀佛老之說以窮其指歸然晚年自編詩文凡涉二家者概不存錄而以中和誠諸說冠之集首以擬退之明道則猶有扶教傳古之意焉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孟解各十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贊六卷文中子類總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資暇錄十五卷詩文號滏水集者前後二十卷參元遺山集○雲濠案滏水集二十卷別有十卷則其外集也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原底謝山本爲滏水別立學案而百卷序錄編之董已歸併屏山之後矣

滏水文集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達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達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五事繫諸道德仁義信闢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以道德爲虛位闢佛氏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爲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流爲申韓也與過于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爲孔子原教

祖望謹案總妙體三字便夾雜佛老家矣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出者必直閑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日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祕奧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愼恐懼于不見于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遊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愼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與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于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傳註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性道教說）

祖望謹案此章最斷得平允盡宋人之得失

蘇黄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云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邪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爲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中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只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邪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尚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如是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閒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閒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爲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黄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周）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上中說）

夫道何謂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

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道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誠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 見中庸解 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糲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曾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邪聖人有時乎淸淸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 庸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而名之也譬如陽升于陰則喜陰毗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于上下之閒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故此和之致也 和說

祖望謹案建炎南渡學統與之俱遷完顏一代遂無人焉元裕之曰國初經術祖金陵之餘波槪可知已垂晚始得滏水子初讀其論學諸篇所得雖淺然知所趨向蓋因文見道者其亦韓歐之徒歟及讀其論米芾臨終事而疑之則仍然佞佛人也迨取歸潛志攷之乃知滏水本學佛而襲以儒其視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雖然猶知畏名教之閑則終不可與屏山同例論也劉從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謂豪傑之士顧其書無傳焉董文甫者亦滏水之亞也皆附見之聊爲晦冥中存一綫耳

李趙學侶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後寓居淮陽最爲滏水屏山所重工詩文滏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興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滏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諧屏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眞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門集子祁

滏水同調

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 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也以進士累官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醇謹篤實循循嘗道不喜高遠奇異其于六經語孟之書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其所爲文亦皆論道者居多晚年自稱無事老人然稍參老佛二家臨終豫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子安仁傳其學

屏山門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臣 參歸潛志

雲濠謹案先生別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也 雲濠案歸潛志云從屏山遊元氏屏山傳亦云李經宋九嘉皆從之遊 文章有奇氣學宋祁與雷淵李經埒以進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歷甚著風采以不能事權要累躓晚得風疾遭亂北歸道病卒猶未五十性不喜佛雖與屏山以文相契而時與之爭在關中有楊奐者赴舉貽書屏山薦之曰楊郎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嬈之 雲濠案知不足齋校歸潛志云二句似有脫誤 屏山出其書示人以爲笑以爲挺特守道不回之士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又言其歿于癸巳之變

太學張先生瑴

張瑴字伯玉，許州人，運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學，有聲，從李屏山遊，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參歸潛志

州倅李先生經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盛稱諸公閒，再舉不第，拂衣歸。同上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王先生權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博學無所不覽。同上

司直張無著先生毅英

張毅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遊，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自號無著道人。同上

雷宋同調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名士德卿從子。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爲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主滹水簿。

滏水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張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性樸淡，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閑閑本注太玄，先生嘗言親受于關中羅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先生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劉蓬門入翰林，先生從之遊。後蓬門下世，有挽詩，爲諸公所稱。同上

蓬門家學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劉祁字京叔，御史從益子。以文與元裕之齊名，亦見賞于滏水諸公。傳其父學，終身不談佛。歸潛志，其所作也。

雲濠謹案：歸潛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爲名。謝山鮚埼亭集外編有讀歸潛志跋，論其與元遺山互委撰崔立碑事。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少舉進士不第，後居南京，卒年四十八。見王秋澗集

御史劉歸愚先生郁

劉郁字文季，御史從益次子，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參王秋澗集

蓬門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見上滏水門人

隱君王先生鬱

王鬱字飛伯，初名青雄，大興府人也。少居釣臺，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與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去釣臺，放遊四方，又務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遊京師，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俠。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偏，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惑。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蹈蒙，行道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願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完顏璹、閑閑趙秉文、劉從益、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遊從最久者，李汾、元好問、杜仁傑、雷琯、劉源、楊奐、劉郁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遂隱名山，不知所終。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神川歸潛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謁公

書來投先子畀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是先生可稱劉氏門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又言其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云

雷氏家學屏山再傳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彥正修撰淵子幼孤篤學以文章稱中統初爲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累遷至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致仕徵拜集賢學士卒諡文穆參姓譜

周氏門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旣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至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先生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于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採問無閒貴賤許人化之年八十而卒參道園學古錄

神川門人蓮門再傳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別見魯齋學案

王氏門人放翁再傳

劉先生世安

張先生居禮合傳

郝先生守寧合傳

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皆許人王仲元門人仲元卒葬諸姚苑之村而私心時祀之參道園學古錄

宋元學案卷一百